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九冊目次

施註蘇詩四十二卷總目二卷 （宋）蘇軾撰 施元之 顧禧註 （清）邵長蘅 顧嗣立 宋至刪補
蘇詩續補遺二卷 （宋）蘇軾撰 （清）馮景補註 王註正譌一卷 （清）邵長蘅撰
東坡先生年譜一卷 （宋）王宗稷撰 （清）邵長蘅重訂 清康熙三十八年宋犖刻本 〇〇一

施註蘇詩四十二卷總目二卷

（宋）蘇軾撰　施元之　顧禧註　（清）邵長蘅　顧嗣立　宋至刪補

蘇詩續補遺二卷

（宋）蘇軾撰　（清）馮景補註

王註正譌一卷

（清）邵長蘅撰

東坡先生年譜一卷

（宋）王宗稷撰　（清）邵長蘅重訂

清康熙三十八年宋犖刻本

施註蘇詩四十二卷、東坡年譜一卷、王註正譌一卷、蘇詩續補遺二卷、（內府藏本）

宋施元之註。元之字德初、吳興人。陸游作是書序、但稱其官曰司諫。其始末則無可考矣。其同註者爲吳郡顧禧。游序所謂助以顧君景繁之賅洽也。元之子宿、又爲補綴。書錄解題所謂其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也。吳興掌故但言宿推廣爲年譜、不言補註。與書錄解題不同。今考書中實有宿註、則吳興掌故爲漏矣。嘉泰中、宿官餘姚、嘗以是書刊版、緣是遭論罷、故傳本頗稀。世所行者惟王十朋分類註本。康熙乙卯、宋犖官江蘇巡撫、始得殘本於藏書家。已佚其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卷八、卷九、卷二十三、卷二十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犖屬武進邵長蘅補其闕卷。長蘅撰王註正譌一卷、又訂定王宗稷年譜一卷、冠於集首。其註則僅補八卷、以病未能卒業。更倩高郵李必恒續成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卷。犖又摭拾遺詩爲施氏所未收者得四百餘首、別屬錢塘馮景註之、重爲刊版。乾隆初、又詔內府刊爲巾箱本。取攜既便、遂衣被彌宏。元之原本註在各句之下。長蘅病其間隔、乃彙註於篇末。又於原註多所刊削、或失其舊。後查愼行作蘇詩補註、頗斥其非。亦如長蘅之詆王註。然數百年沈晦之笈、實由犖與長蘅復見於世、遂得以上邀

乙夜之觀。且剞劂棗梨、壽諸不朽、其功亦何可盡沒歟。

施註蘇詩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性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非性使然耶予自齠齔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爲人心竊慕效之及就傳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縣座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徧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烏虖豈非天哉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閒鏤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闕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芟複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洎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註先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諸譌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注矜博雅者摟畢方鼮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注則非是之謂蓋以既慕其人則嗜

其言既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繆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所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闕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烏虖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閒論新法遲羣姧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爲糟醨也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題舊本施註蘇詩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版於宋嘉泰閒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絕少商丘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闕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注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註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它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亡疑商丘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闕也進門下士邵長蘅屬以訂補爲之綴闕正譌芟蕪省複而所爲四十二卷者犂然復完可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梁搯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覩施氏父子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貒貉吻中抉而出之而厪厪不泯蓋其傳之之難如是而註蘇之剳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與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儵歸烏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

近而貴於遠或晦於昔而大顯於今雖經蟲齧蠹蝕之餘而若有物焉馮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廢其徼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矣康熙己卯孟陬六日毗陵邵長蘅題

註蘇姓氏

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司諫吳興施元之德初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見文獻通考）

司諫施元之字德初註東坡詩四十二卷年譜目錄各一卷與吳郡顧景蕃共爲之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陸放翁序（見吳興掌故按二書則施氏當別有年譜今所傳年譜乃五羊王宗稷編紀年錄乃僊谿傅藻編施氏譜無考）

施宿字武子知餘姚縣興廢舉墜加意風教市田置書教誨學者姚北瀕海歲役民脩堤民甚苦之宿爲石隄建莊田二千畝以備脩堤之役功與前令謝景初同稱（見浙江通志名宦傳萬姓統譜亦云按蘇詩第二十卷別子由三首註題下有云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乃知武子又嘗守都梁而傳未之及云都梁山在今盱眙）

顧禧字景繁吳郡人祖沂知龔州父彥成兩浙運使禧不求祿仕居光福山閉戶誦讀著述甚富紹興間有司以遺逸薦不起隱居五十年築室邪村表曰漫莊嘗與吳興施元之註蘇子瞻詩行世（見府志隱逸傳）

放翁陸氏（游）序略曰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

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巳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説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巳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名元祐諸人故曰巳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不敢承命也昔祖

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於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名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緣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

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見渭南集又見文獻通考）

註蘇例言（十二則）

邵長蘅子湘篹

詩家編年始於少陵當時號爲詩史少陵以後惟東坡之詩於編年爲宜常跡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其間新法之廢興時政之得失賢姦之屢起屢仆按其作詩之歲月而考之往往槩見事實而於出處大節兄弟朋友過從離合之踪跡爲尤詳更千百年猶可想見故編年宜也吳興施氏生南宋之初去公之世未遠其詮訂先後頗爲精當卷端數語厪識大畧不屑屑排纘年月如黃鶴魯訔之編杜取識後世識者謂自有蘇註來最稱善本云

施註佳處每於註題之下多所發明少或數言多至數百言或引事以徵詩或因詩以存人或援此以証彼務闡詩旨非取汎濫間亦可補正史之闕遺卽此一端迥非諸家可及

施氏註蘇原釐四十二卷世傳之者絕少商丘公購得宋槧舊本闕十二卷僅存三十卷而蟲蠹腐蝕脫簡又幾什二是書於闕卷則參酌王註徵引羣書以補之脫行殘幅可補者補之不可補則闕之至舊註所

未收不敢輕有增益懼失實也

計闕（一卷　二卷　五卷　六卷　八卷　九卷　二十三卷　二十六卷　三十五卷　三十六卷　三十九卷　四十卷）

註家於詩中引用故事每見輒註有尋常習見語而再註三註或至十餘註施氏亦同此弊數見不鮮累紙幾成駢拇甚無謂也是書力爲搔除複出則刪有語非複出而於文義宂庬者亦從刪蓋一書爲補爲刪之大指如此

詩家援据該博使事奧衍少陵之後厪見東坡蓋其學富而才大自經史四庫旁及山經地志釋典道藏方言小說以至嬉笑怒罵里媼竈婦之常談一入詩中遂成典故故曰註詩難而註蘇尤難施氏合父子數十年精力成是一編徵引必著書名詮詁不涉支離詳贍而疏通它家要難度越故註之幸存而於詩意有當者大都不敢輕去王本有可采者間取補入仍標王註以別之是書出而永嘉王氏舊本僅當先揚之糠粃亦大類已陳之芻狗矣

永嘉王氏註本孤行最久幾千家有其書顧其失大要有三不能曲爲諱也一曰分門別類失之陋西蜀趙堯卿（夔）舊序自言此書分五十門金華呂氏省爲三十二門而王氏因之其間篇章割裂首尾衡決有一

人一時之酬贈而强分數卷者有一題數詩而强分數卷者玩其標目了無意義且就分門之中亦必顛倒次第晚年之詩或雜於少作鳳翔之什可厠於嶺南每一繙閱輒爲惛惛讀未數篇遽思掩卷此弊最甚所當急爲疏瀹或疑詩賦分類始於昭明何獨於蘇詩苛爲責備予曰分類用之文選已厭餖飣施之杜蘇確乎不可其故好學深思者能知之

一曰不著書名失之疎王註所引故事不標出某書者十之四五僅著書名不標篇名者又居什一中間援引詳明俾覽者展卷瞭如屢屢及半耳如此註詩寧免疎漏之誚

一曰增改舊文失之妄王本所引每因蘇詩句字有改竄古詩以傅會之者有改竄子史他書以傅會之者魯魚亥豕觸手紛然今直古學振興之日而仍訛襲舛無一人能取而正之可嘅也其顯然謬誤者疏錄如干條名曰王註正譌附例言後

李善註選分疏句下後來註家多宗之施王二家皆然余以謂詩之有註原屬筌蹏既得之後筌蹏可棄況大家之詩每篇有全篇之構法有全篇之神味快讀徐噍乃能得之今以故實橫隔句下使讀者之心目

多所扞格因而作者之精神亦爲晦蔽僅資漁獵奚裨風雅此不善誦詩者也是書變兩家舊例輒倣須溪劉氏虞山錢氏註杜例離註於全詩之後閱之心目開明覺蘇詩壁壘爲之一變商丘公欣然擊節曰此舉足當玉局功臣抑不愧吳興益友矣

引詩註詩始於宋人余謂作者興會偶至暗合古人大家往往有此一經註出翻似有意顧近來風尚如是予亦不能盡畧也第取其雅馴者存之聊資吟諷

註經刪汰而重複仍有覽者或以爲疑不知詩中用事有正用有旁用旁用先註則正用必須再註亦有在此卷證某字在彼卷則證某字事須兩見者亦有此詳彼畧義貴互明或單詞片語偶爾失檢者重複要是不免較之原本十損其七矣

是書編纂開於五月蕆事於臘月發凡起例商丘公實總其成其間綴殘葺舊則顧子俠君（嗣立）經其始校疑訂譌則宋子山言（至）襄其終至於補者補刪者刪（長蘅）於此不無小補所媿聞見淺尠時日趣迫寧免誤漏請竢後賢是冬（長蘅）適以病歸里末帙闕註四卷（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九 四十）則屬高郵李子百藥（必恒）代箋勞不可沒也乃附著之

王註正譌

分類蘇詩註三十二卷舊刻永嘉王十朋龜齡纂集註中引用故事謬誤實多有極淺陋可爲失笑者王龜齡爲南渡名臣著梅溪集如干卷行世史稱其天資穎悟廷對萬餘言淹通經史學者爭傳誦之以擬鼂董劉氏珙序其集有云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如其爲人又云不爲浮靡之文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世之盡力於文字者或不能及其所註蘇詩雖云百家必經一手采輯何至紕繆乃爾愚意當是賈人俗本版寫諸譌而後生耳食沿踵至今釋氏所謂可憐愍者會予有訂讐之役乃稍加是正隨手繙得如干條略疏出處件繫之如左其它譌處尚多不及枚舉今所抉摘依原註分屬諸家不欲獨令王氏蒙陋名也（長蘅）識

卷之一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詩誰言董公健程氏（績）註引董卓傳卓議廢立（云云）按天下健者何必董公語在袁紹傳非卓傳也註譌今正（王本一卷）

東湖詩江水綠如藍（績）註引李白詩云山光水色綠如藍按白詩山光水色青於藍非綠如藍也註訛今正（王本四卷）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詩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趙氏（堯卿）註云齊宣王好竽而南郭先生不善吹之澀則不能成聲按南郭先生事出韓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以食祿（云云）並無澀不能成聲語註又不著書名似因蘇詩而傅會之者今正（王本十卷）

卷之二

南溪會景亭詩居民惟白帽（堯卿）註云管寧不應州縣之辟嘗著白帽按三國管寧傳寧常皁帽布繻袴布帬又四時祠祭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云云）並無白帽字又寧浮海還郡黃初青龍之閒屢被徵命寧皆堅辭不起從無州縣辟舉事註譌今刪（王本二十八卷）

竹䶉詩鴟夷讓圓滑（績）註引揚雄酒箴云鴟夷員滑腹大如壺按酒箴乃鴟夷滑稽（滑音骨稽音雞）腹如大壺非員滑也註因詩傅會今正（王本三十卷）

和董傳畱別詩厭伴老儒烹瓠葉趙氏（次公）註引劉昆傳云以素米瓠葉爲俎豆按昆傳是素木非素米也註譌今正（王本十六卷）

卷之六

新城道中詩樹頭初日挂銅鉦（次公）註引先生日喻云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鉦按

先生集本日之狀如銅槃非銅鉦也註譌今刪（王本二十九卷）

於潛僧綠筠軒詩不可使居無竹（緕）註云王羲之嘗寄

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按晉書種竹爲王徽之事徽之

字子猷羲之子也世說並同註譌今正（王本二十九卷）

卷之八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叅軍新婦賢相敵李氏（厚）註引

王渾妻鍾氏新婦得配叅軍語叅軍謂渾弟淪（云云）

又孔毅父妻輓詞生子勝王濟（緕）又註曰叅軍爲渾

中弟淪也按世說注渾弟倫字太冲歷大將軍叅軍

年二十五卒三國志魏書渾父昶爲魏司空諸子中

並無名淪者兩引俱訛今正（王本二十卷）

卷之九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詩卻遣姑蘇有麋鹿（厚）註引伍子

胥諫吳王夫差不聽子胥曰臣今見麋鹿遊於姑蘇

之臺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云云）按二語本史記淮

南王傳漢書在伍被傳麋鹿句乃伍被述子胥諫語

宮中荊棘句乃被自諫淮南語故曰今臣亦見宮中

生荊棘（云云）註既不著書名又刪去虛字兩意併作

一語牽合可笑今正（王本二十九卷）

捕蝗至浮雲嶺詩殺馬毀車從此逝（緕）註引後漢周穉

傳馮良年三十（云云）按馮良事見周燮傳非穉也後

漢書列傳並無周穉其人註譌今正（王本十八卷）

聽賢師琴詩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緕）註引管子地負

篇凡聽宮如牛鳴窌（云云）按管子有地員篇無地負

篇又聽徵聽羽每句叶韻故曰凡聽宮如牛鳴窌中

宮與中叶芟去中字不叶韻矣註譌今正（王本七卷）

李行中醉眠亭注引李白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

意抱琴來（厚）註訛作明朝無事抱琴來便爾傖父今

正（王本二十八卷）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詩來依鵬背負青山（次公）註引莊

子鵬背負青山（云云）按此詩山字出韻本應作天莊

子逍遙遊篇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亦無鵬背負青

山句註紕繆杜撰今正（王本十二卷）

謝人見和前篇詩也知不作堅牢玉（次公）註引漢書息

夫躬傳器用鹽惡又引鄧展曰鹽不堅牢也按漢書

乃器用盬惡盬音公戶反非鹽惡也註譌今正（王本二十八卷）

出城送客詩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公自註郡東廬

山絕類峨眉而小（見王本八卷）又有遊廬山次韻章傳道（見王

（本三卷）又有盧山五詠（見王本四卷）按密州有盧山以秦時博士盧敖避難此山得名先生超然臺記曰其東則盧山盧敖之所從遁也卽指此是時先生方守高密數詩所稱乃密之盧山非江西之盧山也王本皆譌今正

卷之十二

子由將赴南都詩會看銅狄兩咨嗟宋氏（援）註引後漢方朔傳（云云）後漢安得有方朔傳按摩挲銅人事見薊子訓本傳於方朔無涉註訛今正（王本十八卷）

卷之十四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援）註云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按漢書郊祀志無此數語蓋出抱朴子及列仙傳而（援）註誤以爲漢書也今正（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

別黃州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厚）註後漢裴楷言浮屠不三宿桑下（云云）三十五卷鬱孤臺詩註亦云按裴楷字叔則乃晉人非後漢也後漢另有襄楷字公矩當桓帝時再疏言災異事浮屠不三宿桑下乃疏中引用四十二章經語（厚）註再引俱訛今正（王本一卷）

卷之二十一

廬山開先漱玉亭王本訛作開元題下註云開元禪院舊傳梁昭明太子之居栖隱也唐玄宗卽位始號開元有招隱橋玄宗所作（云云）按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畧曰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買之萬金以爲書堂及卽位以爲寺以野夫獻地爲已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彌節故榻與畫像存焉又山志稱中主讀書臺在寺後世以爲李後主者誤以爲梁昭明者尤誤又按史南唐中主李景初名景通後更名璟避周諱復爲景廟號元宗開先寺本末甚明無可疑者王本旣訛開先爲開元又訛南唐之元宗爲唐開元天寶之玄宗又云唐玄宗卽位始號開元其杜撰踳駁乃爾梅溪何至是想後人僞託耶今正（王本四卷）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詩飄零高下隨風花（次公）註引南史范績傳對竟陵王（云云）績名凡三見按南史並無范績其人對竟陵王語乃范縝非績也縝字子眞爲范雲從父兄註訛今正（王本三十卷）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遊詩起句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按二公謂滕許野人公自謂也頸聯兩邦旌纛十畝鋤犂正分承起句詩意甚明（次公）

註云兩邦旌纛意者滕元發許仲途皆爲太守乎然破題指之爲許野人未省（云云）註詩如此索解直是兒童之見不待識者方爲盧胡也今删（王本十三卷）

卷之二十五

詩題狄詠石屛按狄詠樞密使武襄公之子與先生同館伴遼使事載年譜中王本訛秋詠石屛今正（王本三十卷）

卷之二十六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詩雙翎決將起（次公）註曰莊子言蜩鷽鳩云我決起而飛也按註意本引莊子逍遙游篇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語乃以意竄改拖沓殊不成句今正（王本二十七卷）

和張耒高麗松扇詩猶勝漢宮悲婕好（次公）註引漢書云班婕好初大幸後趙飛燕寵盛倢仔失寵遂作秋扇詩（云云）按秋扇詩卽樂府怨歌行新製齊紈素一首是也詩不載漢書註誤牽合今正（王本三十卷）

贈李道士詩戲著幼輿巖石裏（次公）註引世說云愷之畫謝鯤在石岩裏人問其故曰鯤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云云）按晉書謝鯤傳明帝在東宮問鯤論者以君方庾亮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世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曰此子宜置丘壑中按此二条各是一事置丘壑中是長康語一丘一壑是鯤對明帝語註以二事牽合語亦拖沓不成文理今正（王本十九卷）

卷之二十七

慶源宣義王丈詩拂衣自註下下考（師）注前漢陽城爲道州刺史（云云）漢唐不辨可爲索笑今正（王本九卷）

卷之三十二

滕達道挽詞雲夢連江雨（次公）註云雲夢澤在湖州常州之地按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本作瞢註曰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杜預注曰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廣輿記雲夢澤在安陸相如傳云楚有七澤其小者曰雲夢方九百里卽指此其與湖常相距二千餘里不知註何所據而云然今删（王本二十卷）

卷之三十五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詩再使魚龍舞洞庭（次公）註莊子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魚龍舞焉按莊子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云云）通篇無而魚龍舞焉句杜誤今正（王本一卷）

新釀桂酒詩酒材已遣門生致（厚）註云周禮酒人篇以式法授酒材按周禮安有篇名式法授酒材亦酒正之職非酒人也今正（王本八卷）

卷之三十六

答周循州詩且覓黃精與療饑（演）註引毛詩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因蘇詩有療饑字輒改竄毛詩樂饑爲療饑此最眼前謬誤而至今仍之不能改豈不可笑（王本十四卷）

小圃五詠甘菊詩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次公）註引左傳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而菊生焉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植並無而菊生焉句註杜撰今刪（王本二十五卷）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詩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援）註引莊子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上有五管也（云云）按此用五管是嶺外地名唐以廣桂容邕南安五府屬嶺南節度使謂之五管詩云五管客公自謂也註引莊子大謬莊註五管五腧也詩意當作何解又按此數語莊子凡再見人間世篇則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大宗師篇則曰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勾贅指天註引顛倒錯亂兩按之俱不合杜撰每每如此（王本二十三卷）

卷之三十七

安期生詩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蠭王本訛作望祖猶蟻蜂按望祀本用漢郊祀志武帝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語故結曰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詩意甚明王本訛作望祖（次公）註乃爲之說曰祖字指言高祖謂高祖尚不見安期而況武帝（云云）詩意上下不屬穿鑿支離今正（王本十九卷）

卷之三十八

畱別廉守詩編萑以苴豬（次公）註編萑綴茅也又引左傳或取一編萑焉（云云）按詩語全用禮記內則編萑以苴之句萑細葦也解作綴茅已誤又左傳昭二十七年或取一編菅焉杜云苫也訛編菅爲編萑尤誤今正（王本十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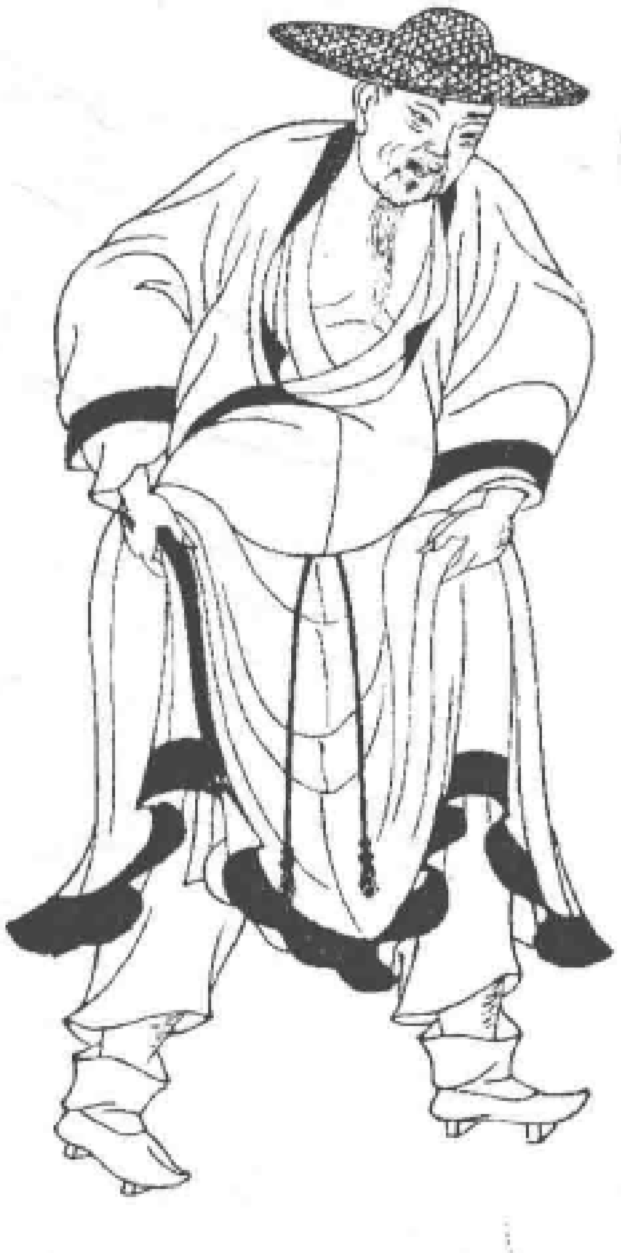
和黃秀才鑒空閣詩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按詩意閣在嶺外甚明胡氏（邦衡）註題乃引杭州圖經（云云）殊無謂今刪（王本二十八卷）

卷之三十九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詩卻下虎頭州（次公註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蓋虎頭顧愷之也愷之晉陵無錫人無錫乃今常州云云）按虎頭州虔州也考之地里志一統志及圖經諸書從無以常州爲虎頭州至謂因顧愷之得名尤支離鑿空當時已有辨其訛者而至今仍之不解（王本十四卷）

王子立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畱別（次公註王子立住鶴田山云云）按王子立名適爲子由之壻第十七卷有贈王郎一首卽子立也又二十七卷有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詩二十八卷有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先生度嶺北歸時距子立之歿蓋十餘年矣是詩畱別乃王子直秀才非子立也王子直名原虔州人先生在惠州子直不遠千里來訪畱七十日去事載年譜先生有贈王子直秀才詩見三十五卷起句云萬里雲山一破裘今用其韻也題與註竝譌今正（王本十六卷）

東坡先生笠屐圖



予家藏絹本東坡先生笠屐圖當是元人筆其上題曰東坡一日訪黎子雲塗中值雨乃於農家假篛笠木屐戴履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倜儻瀟灑出塵之致六百餘年後猶可想見會予訂補施注蘇詩成因摹其像於卷端以識嚮往蓋康熙己卯六月二日也漫堂宋犖題

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勅

朕承絶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覿尚簡策之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肎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更迺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讒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斡造化不可奪者嶢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道闇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故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幷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斡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己出綴詞緝句文之蟊賊手扶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此上

宋史本傳

元史臣脫脫撰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

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名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

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畱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大急聽言大廣

進人大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翫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

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疏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

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科何以異此臣竊以爲

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從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

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

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

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

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

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名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產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啟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使之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

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憫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濬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

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卻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

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

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

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肎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

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畱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

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軍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潤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

時文人如黃廷堅鼂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孝宗寘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篳篴箾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儁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東坡先生墓誌銘

潁濱蘇轍撰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

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伏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賜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

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名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名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旣還朝寘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且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閒常因法以便民民賴

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

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鬭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

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

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閒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饑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郞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

不相入子厚每以詼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卽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揭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

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旣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肎首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

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

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汎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饑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糴常平

米幷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闤闠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

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取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

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卻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

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嶮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

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

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畱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名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肎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贓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閲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

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蜑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竁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

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愼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閒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簞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鈞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

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旣成三書撫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譔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勌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旣除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

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欒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閒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

知我哀

東坡先生年譜

五羊　王宗稷　編

毗陵後學邵長蘅重訂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逵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傅藻紀年錄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公生於眉山縣紗縠行私第）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

常夢游陜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老蘇曾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召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九始娶眉州青神王方女按先生作王氏墓誌云生十有六歲而歸於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於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鼂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紀年錄范文正公文集序云嘉祐元年始舉進士至京師牛口見月詩云忽憶丙申年京師大雨滂）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於興國寺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牓中

進士乙科始見知於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訕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一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紀年錄文忠公嘗合鼂美叔與公定交謂公必名世且以書抵聖俞曰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文忠公未嘗以此許人也）

三年戊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紀年錄是年荊州上王兵部書曰自蜀至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公由水路至嘉州入嘉陵江由瀘渝涪忠夔等州入峽江故作嘉州過宜賓泊牛口望夫臺仙都觀入峽出峽等詩自荊門出陸由宜城襄鄧唐許尉氏至京故作浰陽早發漢水竹葉酒留尉氏阮籍嘯臺許州西湖等詩）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

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名渠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紀年錄過許見范堯夫文正公文集序曰其後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啟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年二十三耳是年十二月赴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又有鳳翔八觀詩及鳳鳴驛記

七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往屬縣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爲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詩考之云顧兔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於鳳翔作思治論（紀年錄英宗即位公在鳳翔覃恩轉大理寺丞）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於鳳翔（紀年錄公在鳳翔磨勘轉殿中丞冬任滿還京至華陰作詩寄子由）

二年乙巳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紀年錄五月二十八日夫人王氏卒六月六日殯於京城外夫人有子邁）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太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文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於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於眉州（紀年錄神宗即位九月十五日題摹本蘭亭記後）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菩薩閣記云載四菩薩版以歸既免喪嘗與往來浮屠人勸某爲先君捨施爲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

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烏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詵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烏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餞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

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王荆公欲變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奏罷買燈疏御史知雜事誣告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各以其字爲韻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於壁（紀年錄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作詩又和李杞幷自和）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較戲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序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於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日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

詩（紀年錄閏七月哭歐陽公於孤山次韻惠思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潮詩寫於安濟亭上及作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畧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畧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修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答章傳道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

思聰（紀年錄正月九日作雜興答鮮于子駿上元祥符寺九曲觀燈作詩二十一日遊古邀城外尋春作詩二十七日遊風水洞作詩又作李泌畱待及和等詩冬以事至姑蘇為王誨作仁宗御飛白記又作三瑞堂詩除夜宿常州城外作詩）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卒於惠州年三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之甲寅至紹聖之丙子恰二十三年乃知納朝雲在是年明矣朝雲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序云子瞻通守餘杭三年不得代以轍之在濟南也

求為東州守既得請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按先生作勤上人詩集序云熙寧七年余自錢塘赴高密又按先生辛未別天竺觀音詩序云余昔通守錢塘移涖膠西以九月二十日來別南北山道友乃知先生以秋末去杭按先生記游松江說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及道過常州為錢公輔作哀辭及有與段屯田詩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

昔人嘆是年又作鳧繹先生文集序又有師子屏風贊云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畱陸探微畫師子版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是年又有潤州道上過除夜詩兩絕詩見續補遺（紀年錄元日以事過丹陽作寄魯元翰及柳子玉鶴林招隱幷與子玉景純唱和等詩是月秀州贈錢端公文長老等詩二十九日過毗陵跋李後主書五月作錢公輔哀詞又次韻周邠詩六月自常潤還所至作詩秋捕蝗至浮雲嶺作懷子由詩至於潛作贈毛國華野翁亭綠雲軒於潛女詩又同年臨安令劇飲井所至諸縣有詩九月移知密州是月作勤上人詩集序十月赴密州早行馬上作沁園春十一月三日到任十二月有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詩衢按是年除夜紀年錄云先生已任密州年譜云在潤州道上各以先生詩為據依然考紀年錄是年起元日至除夜記載特詳先生以十月赴密州年譜亦云秋末去杭不應除夜仍在潤州道中姑存疑俟考）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

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廚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寄劉孝叔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雩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等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

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紀年錄十二月移知徐州除夜留濰州）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按去年十二月先生已離密州當從紀年錄）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顔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紀年錄元日早晴離濰州作詩青州道上大雪作詩二月到京作送范蜀公詩）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迥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

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爲熙寧防河錄云廼卽徐州城之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潛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月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

序及爲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爲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予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栢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

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酒官出獄再次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紀年錄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寮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攝過南京文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爲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有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伋字師中眉州人嘗倅黃州卜居新息又有過淮詩游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爲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辯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曉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顒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作

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懷在徐州與張師厚王子立子敏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幽谷之句按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臯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臯亭詩先生就臨臯亭立南堂有詩五絶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是歲又有答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於臨臯亭按先生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爲畱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

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爲二年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有贈孔毅甫詩云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之作在壬戌歲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蘗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堂以大雪中爲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榜之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蘄水悼徐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蘄水德占惠然見訪又有春夜行蘄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蘄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太守徐君猷分

新火先生有詩謝之有臨臯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則壬戌之冬未還而先生以甲子六月移汝其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臯還雪堂必在壬戌十月後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詩云去年太歲空在酉乃知指去年辛酉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鼓笛慢及記單驤孫兆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羇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紀年錄十二月十九東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求詩作一絶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爲通判孟亨之跋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閏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栢影也及作一絶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汝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紀年錄七月二十七日生小子遯小名幹兒）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菴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畱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詞中有坐見黃州再閏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大白潯陽宮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絶入開先寺主僧求詩作瀑布一絶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橋詩與總老同遊西林有贈總

老及題西林壁皆絶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僊長老其序云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僊公蓋先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後卽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古詩一首按跋李志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州雲菴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尚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往來陝右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适遠三猶子詩端午遊眞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有送沈逵赴廣南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逼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雍熙塔下作如夢令兩闋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畧云今雖已至泗州而貲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候朝旨則是年除夜在泗州明矣（紀年錄云六月九日作石鐘山記畧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二十三日舟過蕪湖七月十八日幼子遯病亡於金陵作詩哭之曰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騾馱鐸試筆云今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一絶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別登州舉人詩有嫌五日怱怱守之句又有贈杜介詩及題楞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居錢公文後（紀年錄哲宗卽位復朝奉郎八月十七日得旨除知登州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二十日召爲禮部員外郎）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鍾銘又作眞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新添修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祈雪祝文五嶽四瀆祈雪祝文及任中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紀年錄正月除中書舍人辭免狀云臣頃自貶所起知登州到任五日而名以省郎半月而擢爲右史云云今又冒榮直授躐等驟遷非惟其人旣難以處不試而用尤非所安九月一日司馬溫公薨作祭文行狀十月十二日書黃泥坂辭遺王晉卿是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十一月供翰林學士職尋除侍讀名入院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作武昌西山詩十二月五日與狄詠同館北客書狄武襄事）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仝寄賀君詩其序云元祐二年仝來京師十數日予畱之不可又有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絶又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國寺六祖畫贊云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院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於是余往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祐丁卯恰三十一年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修神御畢造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五嶽四瀆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眞官祝文（紀年錄九月十五日邇英殿講論語終篇賜御書詩翌日進詩又進讀故事八說是年作司馬溫公神道碑又作富鄭公神道碑又作趙清獻公神道碑鄭公以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一日薨於洛陽至是其子紹庭請於朝命公撰碑清獻公以元豐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杭至是其子屼請於朝命公撰碑又作贈寫眞道士李得素曰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顔記我今如此）

三年戊辰

先生年五十三任翰林學士有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有白髮蒼顔五十三之句是年省試先生知貢舉開院日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又和錢穆父雪中見及有行避門生時小飲之句又充館伴北使按先生與陳傳道書云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乃知先生高文大冊傳播夷夏又豈止及於鷄林行賈而已哉是年作呂大防范純仁左右相制端午帖子詞元祐三年六月德音赦文及作西路闕雨祈雨祝文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云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與魯直蔡天啓會於伯時舍錄鬼仙詩又有

議論作詩付過又有論樂等說及與王晉卿論雪堂義墨及爲文驥作字說又十二月二十一日立延和殿中論盛度誥詞

四年己巳

先生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有東太一宮修殿告十神太一眞君祝文三月內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宣仁心善先生辯蔡持正之謗出郊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先生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耳到任有謁文宣王廟祝文云昔自太史通守是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又有謁諸廟祝文先生之師杭也替林子中先生有和子中詩有江邊遺愛嘑班白之句是年過吳興又作定風波爲六客詞作范文正公文集序及跋邢惇夫賦書米元章又有己巳重九和蘇伯固點絳唇是歲子由使契丹先生有詩送之有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之句先生出牧餘杭子由代先生爲學士

五年庚午

先生年五十五在杭州任有論西湖狀及論高麗公

案有謝元祐五年曆日表有與劉景文蘇伯固遊七寶寺題竹上絕句又有庚午重九點絳唇十月二十六日與晦老全翁元之敎夫遊南屏寺記點茶試墨說十二月遊小靈隱聽林道人彈琴及有乞僧子珪師號狀除夜有和熙寧中題都廳詩序云熙寧中某通守此邦除夜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蓋熙寧辛亥至元祐庚午恰二十年是年又有書朱象先畫後及問淵明說

六年辛未

先生年五十六在杭州任被名按先生作別天竺觀音三絕序云以三月九日被旨赴闕又按先生作參寥泉銘云予以寒食去郡又上元作會有獻剪綵花者作浣溪沙寄袁公濟先生之去杭也林子中復來替先生是以先生與子中啓有適相先後之說過潤州作臨江仙別張秉道旣到京師除翰林承旨復侍邇英按子由所作潁濱遺老傳云先生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元不遑安乞寢臣新命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六月作上清儲祥宮碑其畧云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某上清儲祥宮成當書之石臣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按趙

德麟侯鯖錄云先生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乃益舊擬作衣帶馬表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進數月以弟嫌請郡復以舊職知頴州按先生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紀年錄］四月到闕五月入院八月除龍圖閣學士知頴州）到任有謁文宣王及諸廟文有祭歐陽文忠文及有到頴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數句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六年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先生簡召議事曰某一夕不寐念頴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先生曰吾事濟矣遂草放積欠賑濟奏陳履常有詩先生次韻有可憐擾擾雪中人之句爲是故也由此觀之先生善政救民之饑眞得循吏之體矣又有聚星堂雪詩祭辯才文跋張乖崖文後及志林載夢中論左傳說及論子厚瓶賦又有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

記道人問眞說是年頴州災傷先生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

七年壬申

先生年五十七在頴州任按趙德麟侯鯖錄云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眞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飲先生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花有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之句已而改知揚州先生之在頴也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幾有維揚之命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先生次韻又再和之及作雙石詩示僚友按冷齋夜話云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求解院歸西湖坡與僚佐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有爲東坡而少留之句已而以兵部尚書召有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詩有一味豐年說淮頴之句復兼侍讀是年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尋遷禮部尚書遷端明侍讀學士有讀朱暉傳題文潛語後及作醉翁操任兵部尚書日有薦趙德麟狀（［紀年錄］二月移知揚州淮上早發作詩三月上巳日過濠與迨過游塗山荊山記所見七月和淵明飲酒詩二十首八月作張文定公滕元發誌銘九月以兵

（部尚書名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冬至作郊祀慶成詩又次韻錢穆父從駕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作詩）

八年癸酉

先生年五十八任端明侍讀二學士是年先生繼室同安郡君王氏卒於京師按先生作西方阿彌陀贊序云蘇某之妻王氏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按先生初娶通義郡君王氏乃同安之堂姊先生祭王君錫丈人云某始婚姻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天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罍篚由是推之通義爲同安之堂姊甚明但未能究再娶歲月耳又有八月二十七日建隆章淨館成一絕有坐待宮人畫詔回之句尋

以二學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東府雨中作示子由云去年秋雨時我在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蓋定州之除必在九月內矣到定州任有祭韓魏公文書定州學生硯蓋作中山松醪賦（紀年錄十二月二十三日到定州）

紹聖元年甲戌

先生年五十九知定州就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有辭宣聖文行至滑州有乞舟行赴英州狀云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閒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到任閒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過虔州有記眞君籤說云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與王巖翁同謁祥符宮又有欝孤臺游字韻詩與霍守李倅更和數首又有初入贛作又有題天竺樂天石刻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十七年矣蓋先生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是恰四十七年矣是年以十月三日到惠州寓居嘉祐寺有初到惠州詩當月十二日與幼子過同遊白水佛迹浴於湯池有古詩又按長短句浣溪沙序云紹聖元年十月十三日與程鄉令侯晉叔歸善簿譚汲游大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作此闋余家近釀酒名曰萬家春時有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

里來訪先生畱七十日而去至十一月有戲贈朝雲詩朝雲先生侍妾也又錄三十九歲潤州道上過除夜兩絕付過及有跋朱表臣藏文忠公帖又有與吳秀才書吳乃子野之子其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又就嘉祐寺所居立思無邪齋有贊乃紹聖元年十月二十日作

二年乙亥

先生年六十在惠州有惠州上元夜詩詩云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以歲月

考之去年甲戌上元先生知定州今歲乙亥寓嘉祐僧舍故有雲房寄山僧之句是年遷居於合江亭以先生別王子直語觀之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乃知乙亥歲遷居合江樓明矣又有松江亭上賦梅花詩及先生行年六十化之句三月四日同太守詹範器之柯常林柞王原賴仙芝同遊白水山又有與陳季常書云到惠州將半年先生以去年十月三日到惠州三月恰半年矣又有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記外祖程

公逸事又有朝斗記讀管幼安傳書魯直跋遠景圖北齋校書圖後又有爲幼子過書金光明經後及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及祭妹德化縣君文有葬枯骨銘時詹守議葬暴骨先生詩有江干白骨已銜恩之句

三年丙子

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有和陶淵明移居詩云余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去合江樓迨今一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父老云古白鶴觀也意欣然居之營白鶴新居始於是矣詩中乃有葺思無邪齋之句先生甲戌寓居嘉祐寺已有思無邪齋贊乙亥遷合江樓先有書程公逸事於星華館思無邪齋今丙子欲營新居又曰葺思無邪齋雖三年之間遷居不常意其齋名亦隨寓而安矣當年惠州修東西新橋先生助以犀帶而子由亦以史夫人頃入内所賜金錢數千爲助及橋成日先生有詩落之乃有嘆我捐腰犀及有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之句又有曇秀道人來訪先生而先生題其詩卷云予在廣陵曇秀作詩予和之後五年曇秀來惠州見予先生以壬申知揚州至是恰五年矣時吳遠遊陸道士客於先生歲暮

以無酒爲嘆先生和淵明和張常侍詩云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是年又有丙子重九詩二首及書東皐子傳後祭寶月大師文七月朝雲卒先生有詩悼之及作墓誌又於惠州栖禪寺大聖塔葬處作亭覆之名之六如亭又除夜前兩日與吳遠遊有記食芋說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計其營新居之棟宇必在丙子秋冬之交有白鶴峰上梁文

四年丁丑

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正月六日有題劉景文詩後

按先生和淵明時運詩云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又與張天和長官書云賤累閏月初可到又云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閏月上旬到此也又按先生丙子年與毛澤民書云長子授韶州仁化令中冬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以此考之先生長子自冬挈家至閏二月方到惠州按和時運詩序長子邁與予別三年矣般挈諸孫萬里遠來不能無欣然所謂二月十四日新居成必閏二月也三月先生作三馬圖及作陸道士墓誌五月（紀年錄作四月）先生

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弔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按子由作先生追和淵明詩序云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又至梧州寄子由詩序云吾謫雷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至五月間果遇子由於藤州有藤州城下夜起望月寄邵道士詩自藤出陸六月與子由相別按先生和淵明移居詩序云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謫雷州五月十一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有雷州詩八首有行瓊州儋耳肩輿坐睡中得句而遇清風急雨故作是詩有古詩一首以七月到儋州有儋州謝表按先生夜夢詩序云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紹聖四年先生安置昌化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甓以助之爲屋三間又按先生與程全父推官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又與程

儒書云近與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勞費不貲矣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又云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以意測之先生居在軍城南與天慶觀鄰又有桄榔菴銘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是歲又過海得子由書

律詩一首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年六十三在儋州有過子上元夜赴郡會守舍作違字韻詩及有讀晉書隱逸傳嶺南氣候說錄溫嶠問郭文語又於九月四日遊天慶觀有信道法智

說是年吳子野來訪先生以詩贈之其序云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因往西山叩羅浮道院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又有記筮卦云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得渙六三又有記藷說云海南以藷爲糧幾米之十六今歲藷萊不熟以客舶方至市有米也乃戊寅十月二十一日書又有戊寅十一月一日記海漆說

三年己卯

先生年六十四在儋州有己卯正月十三日錄盧仝杜子美詩遺懣是時久旱無雨陰翳未快至上元夜老書生數人相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先生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歸錄其事爲己卯夜書又有二月望日書蒼耳說又有儋州詩萬戶不禁酒三年夷識翁之句先生丁丑來儋至是將三年矣是歲閏九月有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自瓊州來儋耳從先生學又有作墨說及題程全父詩卷後及有辟穀說又有與姜唐佐簡云已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又有十月十五日與姜君簡

三年庚辰

先生年六十五歲在儋州人日聞黃河復作詩二首至上元又和戊寅違字韻詩題後云戊寅上元余在儋耳過子夜出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從余來此又有五穀耗地說記唐村老人言及養黃中說姜君弼去年閏九月自瓊州來從先生學三月還瓊州有跋姜君弼課策及有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說以贈姜君之行按子由欒城集有贈姜君詩序云子瞻嘗贈姜君弼兩句詩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爲破天荒它日登科當爲子足之必是行以遺之也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安置按先生在儋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作書傳以推明上古之絕學且謙冲下士日與諸黎遊無間嘗與軍使張中同訪黎子雲欲醵錢作屋名之曰載酒堂又上巳日尋諸生皆出獨與老符秀才飲又用過韻與諸生冬至飲酒有愁顏解符老壽耳闘吳公之句注云符吳皆坐客必老符秀才與吳子野也又按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蓋哨遍也饁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媼爲春夢

婆坡一日被酒獨行遍至子雲諸黎之舍作詩云符老風流可奈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是日復見老符秀才言此春夢婆之實也凡此數事皆先生海外逸事雖三年居儋耳未知在某年中今附於庚辰之歲庶以備觀閱云又有儋州與姜君弼書某已得合浦文字又有與少游書自儋之瓊作峻靈王廟碑云元符三年有詔徙廉州向西而辭六月過瓊州作惠通泉記遂渡海有過海詩（紀年錄七月四日記渡合浦曰予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而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舟並海即白石是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連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曰吾何數乘此險也既濟徐聞復厄於此乎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書指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又有烏喙詩序云余來儋耳得犬曰烏喙子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戲作是詩渡海到廉州謝表有許承恩而內徙之句在廉州有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詩又有題少游學書云庚辰八月二十四日書於合浦清樂軒及記蘇佛兒語別廉守張左藏詩此皆在廉州所作詩也又有撫笙詩序云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別東坡中觴聞笙簫聲又有與鄭靖老書云到廉廉守云公已行矣志林未成草得書傳十三卷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作木栰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般家

至梧相會迨亦至惠矣是歲又有移永州之命按先生謝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表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有將至廣州用過字韻寄迨邁二子詩時朱行中舍人知廣州先生有簡與朱行中云欲服帽請見先令吝稟廣州少留而行考先生題廣慶寺云東坡居士渡海北還吳子野何崇道穎堂通三長老黃明達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餞至清遠峽同遊廣陵寺乃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自此舟行清遠過英州拜玉局之除有何公橋詩過韶州有次韻狄守李倅詩及作九成臺銘是年過嶺作詩寄子由有七年來往我何堪之語蓋先生甲戌責惠州已而過海至是爲七年矣次年正月五日過南安軍計先生度嶺必已歲除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先生年六十六度嶺北歸作南華長老題名記按題中載石鍾山記云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南陵還過南安軍舊法掾吳君示舊所作石鍾山銘爲題其末乃知先生首正過南安必矣又有過嶺至南安

作一首正月到虔州有與錢濟明書云某已到虔州二月十間方離此又和舊所作鬱孤臺詩有虔州士人孫志舉從先生游先生有和遲韻贈志舉先輩云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又有和志舉見贈云洒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閽又用前韻謝崔次之見過云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春及發虔州過吉州求和鎮清都觀有謝道士自言丙子生求詩爲賦一首及爲作贊幷寫清都臺三字中途又爲南安軍作學記寫海外所作天慶觀乳泉賦四月舟行至豫章彭蠡之間遇成國程夫人忌日迺寫圓通偈云行當施廬山有道者又有與胡仁修書云旦夕到儀眞暫令邁一至常五月行至眞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按先生寄朱行中詩有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之句先生注云前一日夢中作此詩寄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按近日曾端伯百家詩選至朱行中事迹云東坡夢中寄朱行中一篇南遷絕筆也先生文如萬斛泉源而乃止於夢中寄行中之作此正絕筆獲麟之義惜哉六月上表請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丁亥卒於常州實七月二十八日嗚呼先生文章爲百世之師而忠義尤爲天下大閑加之好賢樂善常若不及是

宜訃聞之日士民惜哲人之萎朝野嗟一鑑之逝皆出於自然之誠不可以强而致也以次年閏六月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紀年錄七月疾頗革折簡錢世雄云昨夜齒中出血如丘蚓者無數若專是熱毒根源不淺即今諸藥盡卻惟取人參茯苓麥冬淪湯渴即飲之莊生云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徑山老惟琳來說偈答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摩什神呪眞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併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命也耶義絕筆於此後二日殆將屬纊而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云端明宜勿忘公云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

（按五羊王氏年譜綜其大端傀翁傅氏紀年核於月日要亦互有得失今以年譜爲主而紀年之可取者節鈔分注以備參考弃瑕存瑜庶幾全璧年譜有數條誤處如臘日遊孤山訪僧詩應在辛亥而悞入壬子遊風水洞諸詩應在癸丑而悞入甲寅又見顧秀才談惠州風物之美詩應在南遷度嶺而悞入北歸之類今俱爲刪正其詩文無大關係而年譜未載者雖歲月可考不更增入以譜年與譜詩異也長蘅識）

施註蘇詩總目上

卷一　詩四十七首（起嘉祐辛丑十二月赴鳳翔任盡壬寅在鳳翔作施註鈌今補）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旣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和子由澠池懷舊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旣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遂竝南山而

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游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太白山下蚤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畱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畱題仙游潭中興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石鼻城

磻溪石　郿塢

樓觀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守歲　別歲

和子由踏青　和子由蠶市

和子由苦寒見寄　和子由論書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和子由寒食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中隱堂詩（幷序）

鳳翔八觀（幷序）

石鼓歌　詛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東湖　眞興寺閣　李氏園

秦穆公墓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

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留
名有懷其人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是日自磻溪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
麓亭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
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卷二　詩四十五首（起在鳳翔至治平乙巳罷鳳翔任還京師作施註缺今補）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
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
也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為
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自清平鎮游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
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樓觀　五郡
授經臺　大秦寺
仙游潭五首
潭　南寺　北寺
馬融石室　玉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缾恐後復取而為使者見
紿因破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
戲謂之調水符
自仙游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
憩其上（自樓觀至此得詩共十一首）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
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
暇特為製名曰招隱仍為詩以告來者庶幾遷
之　凌虛臺

竹䶉　渼陂魚
讀道藏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蚤往南溪小酌至晚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
再游見而錄之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
會獵園下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寄題興州鼂太守新開古東池
華陰寄子由　和董傳留別
次韻柳子玉見寄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石蒼舒醉墨堂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卷三　詩四十五首（起熙寧己酉還京師至辛亥乞外除通判杭州赴任由陳潁過廣陵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次韻子由緑筠堂　送劉攽倅海陵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送呂希道知和州　次韻王誨夜坐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傅堯俞濟源草堂　陸龍圖詵挽詩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陪歐陽公讌西湖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濠州七絕

塗山　彭祖廟
逍遥臺　觀魚臺
虞姬墓　四望亭
浮山洞

泗州僧伽塔　龜山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孫巨源
劉莘老

卷四　詩四十七首（起自京口之錢塘以是年十一月抵任通守錢塘作）

游金山寺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甘露寺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送蔡冠卿知饒州　次韻楊褒蚤春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紙帳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原韻答之

再和

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戲子由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姚屯田挽詞　送岑著作
吉祥寺賞牡丹　吉祥寺僧求閣名
和劉道原見寄　和劉道原詠史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雨中游天竺靈感觀音院
和蔡準郎中見邀游西湖三首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宿臨安淨土寺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游徑山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宿望湖樓再和　夜泛西湖五絕

卷五　詩六十九首（起熙寧壬子以後通守錢塘作施注缺今補）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答任師中次韻

沈諫議名游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監試呈諸試官　望海樓晚景五絕
試院煎茶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幷崔度賢良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牓出與試官兩人復畱五首　秋懷二首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
和陳述古拒霜花　和沈立之畱別二首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客位假寐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

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鵶種麥行
鹽官絕句四首（南寺千佛閣　塔前古檜）（北寺悟空禪師塔　僧爽白雞）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六和寺冲師閘山溪爲水軒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冬至日獨游吉祥寺
後十餘日復至　戲贈
和人求筆跡
用和人求筆跡韻寄莘老
畫魚歌　吳中田婦嘆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游道場山何山　贈孫莘老七絕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宋叔達家聽琵琶

卷六　詩四十九首（時通守錢塘作　施注缺今補）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閲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法惠寺横翠閣　祥符寺九曲觀燈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厨飲湖上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畱風水洞見待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獨游富陽普照寺
自普照游二庵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新城道中二首
山村五絕　湖上夜歸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别之
贈别　次韻代畱别
月兔茶　薄命佳人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於潛女
自昌化雙谿館下步尋谿源至治平寺二首
於潛僧綠筠軒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寶山晝睡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
惟肅義詮同汎湖游北山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汎湖往北山湖
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
服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
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卷七　詩六十三首（時通守錢塘作）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五首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
文殊普賢三首　韓子華石淙莊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病中獨游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
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病中遊祖塔院　虎跑泉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癸丑春分後雪
孤山二詠（幷引）
柏堂
竹閣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有美堂暴雨　八月十五日觀潮五絕

東陽水樂亭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
韻二首
臨安三絕
將軍樹
石鏡　錦溪
登玲瓏山　宿九仙山
陌上花三首（幷引）　遊東西巖
宿海會寺　海會寺清心堂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再遊徑山　　洞霄宮
初自徑山歸述古名飲介亭以病先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九日尋臻闍梨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
首
遊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湖上以
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唱和四絕句戲用其
韻跋之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
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
之

卷八　詩五十九首（熙寧甲寅在錢塘聞移知密州之命去杭經常潤道中作施註缺今補）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贈治易僧智周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寶山新開徑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烈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柳氏二外甥求筆跡二首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古纏頭曲　　刁同年草堂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
劉道原見訪滯畱京口不及赴此會二首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虎丘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
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
書其壁　大風留金山兩日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逸堂　遯軒　遠樓）
游鶴林招隱二首　書普慈長老壁
書焦山綸長老壁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卷九　詩六十五首（起自常潤復還杭州尋去杭之密州任作施註缺今補）

無錫道中賦水車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
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次韻沈長官三首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贈張刁二老
去年秋偶游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闃然無人有一
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
之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
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
壁　聽僧昭素琴
僧惠勤初罷僧職　遊靈隱高峰塔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贈元素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二首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新城陳氏園次鼂補之韻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
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
聽賢師琴　贈寫眞何充秀才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
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

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李行中醉眠亭三首　潤州甘露寺彈箏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次韻陳海州書懷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幷以見寄五絕
王莽　董卓

虎兒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鐵溝行贈喬太博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蘇州姚氏三瑞堂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
送段屯田分得干字　和段屯田荊林館

卷十　詩三十七首（時守高密作）

贈上天竺辯才師　游盧山次韻章傳道
盧山五詠
盧敖洞　飲酒臺　聖燈巖
三泉　障日峯
次韻章傳道喜雨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惜花
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游太山　送春
首夏官舍卽事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西齋　小兒
寄劉孝叔　孔長源挽詩二首
寄呂穆仲寺丞　余主簿母挽詩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答陳述古二首

張安道樂全堂　張文裕挽詞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和梅戸曹會獵鐵溝
祭常山回小獵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過舊游　見題壁
竹閣見憶
和蔣夔寄茶　答李邦直

卷十一　詩六十六首（起守高密至得代歸京師作）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橫湖　書軒　冰池
竹塢　荻浦　蓼嶼　望雲樓
天漢臺　待月臺　二樂榭　灙泉亭
吏隱亭　霜筠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谿光亭　過谿亭　披錦亭
禊亭　菡萏亭　荼蘼洞　篔簹谷
寒蘆港　野人廬　此君菴　香橙徑
南園　北園）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玉盤盂二首（并引）

和潞公超然臺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寄黎眉州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薄薄酒二首（并引）

同年王中甫挽詞　七月五日二首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　蘇潛聖挽詞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送喬施州

雪夜獨宿柏仙菴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　畱別雩泉

畱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游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畱詩屋壁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除夜大雪畱濰州元日蚤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周翰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卷十二　詩四十首（起丁巳春畱京師至四月之官彭城以後作）

送范景仁游洛中　次韻景仁畱別

書韓幹牧馬圖　送魯元翰少卿知衞州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宿州次韻劉涇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和孔密州五絕（見邸家園畱題　春步西園見寄　東欄棃花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堂後白牡丹）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次韻李邦直感舊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　司馬君實獨樂園

送顏復兼寄王鞏　蝎虎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畱題石經院三首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贈王仲素寺丞
陽關詞三首（贈張繼愿　答李公擇　中秋月）

和孔周翰二絕（再觀邸園畱題　觀淨觀堂効韋蘇州詩）
京師哭任遵聖　答任師中家漢公

卷十三　詩四十一首（時守彭城作）

初別子由　次韻呂梁仲屯田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代書答梁先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其韻
河復（幷序）　登望谼亭
韓幹馬十四疋
有言郡東北荊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椁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贈寫御容妙善師　哭刁景純
答呂梁仲屯田　張寺丞益齋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　送李公恕赴闕
春菜　送鄭戶曹
虔州八境圖八首（幷引）　讀孟郊詩二首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送孔郎中赴陝郊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夜飲次韻畢推官

卷十四　詩三十五首（時守彭城洎戊午元豐改元作）

續麗人行（幷引）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起伏龍行（幷引）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送李公擇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和孫莘老次韻
游張山人園
杜介熙熙堂
次韻答劉涇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種德亭（幷引）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
雨中過舒教授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又送鄭戶曹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送胡掾
答仲屯田次韻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答范淳甫
次韻答王定國
芙蓉城（幷引）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卷十五　詩四十二首（時守彭城作）
次韻子由送趙屼歸覲錢塘遂赴永嘉
中秋月三首
中秋見月寄子由
答王鞏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次韻答頓起二首
九日黃樓作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九日次韻王鞏
送頓起
送孫勉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次韻答王鞏
張安道見示近詩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次韻王鞏獨眠　次韻王鞏留別
登雲龍山　次韻僧潛見贈
次韻潛師放魚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
兼簡顏長道二首　滕縣時同年西園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舉進士不得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百步洪二首（并引）　送參寥師
夜過舒堯文戲作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答王定民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
次韻顏長道送傅倅

卷十六　詩四十八首（起在彭城至元豐己未移守吳興作）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和田國博喜雪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豬泉
石炭（并引）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
呼爲韻得鳥字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臺頭寺送宋希元
種松得徠字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
此詩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
亦次韻見寄復和答　雪齋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爲
韻得澤字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
之　答郡中同僚賀雨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次韻曹九章見贈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舟中夜起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游惠山三首（并引）　贈惠山僧惠表
贈錢道人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彦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次韻關令送魚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端午遍游諸寺得禪字
送劉寺丞赴餘姚
卷十七　詩四十一首（起己未守吳興卽以是年八月攝赴臺獄謫黃州庚申春自京師赴黃作）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擇云
王鞏清虛堂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次韻孫祕丞見贈
與客游道場何山得鳥字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詩寄之　舶趠風（并引）

丁公默送蝤蛑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贈王郎一首
次韻李公擇梅花　送淵師歸徑山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趙閱道高齋
送俞節推　次韻答孫侔
重寄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過新息畱示鄉人任師中
過淮

卷十八　詩五十三首（起元豐三年庚申以後在黃州作）

書麐公詩後（并引）　游淨居寺
梅花二首　戲作種松
萬松亭（并引）　張先生（并序）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初到黃州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次韻前篇　安國寺浴

安國寺尋春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次韻樂著作野步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雨中看牡丹三首
次韻樂著作送酒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游武昌寒谿西山寺　武昌銅劍歌（并引）
定惠顒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石芝（并引）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于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遷居臨皋亭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與子由同游寒谿西山
次韻答子由　和何長官六言五首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五禽言五首（并引）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東禪莊院　鐵拄杖（并引）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卷十九　詩七十三首（時在黃州作）

東坡八首　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冬至日贈安節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二首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送牛尾貍與徐使君
四時詞四首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爲誦此句因以爲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次韻和王鞏六首
記夢回文二首（并引）　三朵花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于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余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浚井　紅梅三首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
二蟲　陳季常見過三首
寒食雨二首　徐使君分新火
次韻答元素（并引）　蜜酒歌（并引）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謝陳季常惠一揞巾　贈黃山人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魚蠻子　弔李臺卿（并引）
曹既見和復次其韻
卷二十　詩四十九首（起在黃州盡元豐七年甲子量移汝州作）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食甘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元修菜（并引）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
日日出東門　南堂五首
次韻子由種杉竹　孔毅父妻挽辭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初秋寄子由　和黃魯直食笋
聞子由爲郡僚所捃恐當去官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任師中挽辭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

蟻且頌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鄧忠臣母周挽辭　徐君猷挽辭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和秦太虛梅花

再和潛師　橄欖

海棠　東坡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幷寄茶二十一片

別黃州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卷二十一　詩五十四首（元豐甲子量移汝州起四月以後離黃州至金陵道中作）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思成堂　歸真亭）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初入廬山三首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仍作二絕一以答予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眾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

亦作一絕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羨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贈東林總長老

題西林壁

廬山二勝（幷引）（開先漱玉亭　棲賢三峽橋）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和李太白（幷引）

次韻道潛留別　岐亭五首（幷引）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二古
銅劍　龍尾硯歌（并引）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
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
詩哭之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次荆公韻四絕　張庖民挽辭
次韻葉致遠見贈　次韻杭人裴維甫

次韻段縫見贈　題孫思邈眞
戲作鮰魚一絕　同王勝之游蔣山
至眞州再和二首　次韻答寶覺
眉子石硯歌贈胡誾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帬相報次韻二首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送沈逵赴廣南
豆粥

施註蘇詩總目上（終）

施註蘇詩總目下

卷二十二　詩五十一首（時赴汝留金陵道中作是年先生在泗州度歲）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
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金山夢中作　次韻周穜惠石銚
次韻蔣穎叔　龜山辯才師
贈潘谷　徐大正閑軒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
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王仲父哀辭（并引）
蔡景繁官舍小閣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

和王斿二首　次韻張琬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贈梁道人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蟬　蝦蟇　蜣蜋
天水牛　蝎虎　蝸牛　鬼蝶）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書劉君射堂　孫莘老寄墨四首

畱題蘭皐亭　和人見贈
和田仲宣見贈　和王勝之三首
記夢（幷引）　寄蘄簟與蒲傳正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漁父四首
卷二十三　詩四十八首（起常州居住泊赴登州道中作是歲元豐乙丑先生年五十施注缺今補）
李憲仲哀辭（幷引）　贈眼醫王生彥若
與歐育六人飲酒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王伯敭所藏趙昌畫四首
（梅花芙蓉）　（黃葵山茶）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題王逸少帖
書林逋詩後　和仲伯達
春日　贈袁陟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辭
歸宜興畱題竹西寺三首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次韻答賈耘老
墨花（幷引）　送竹几與謝秀才
谿陰堂　次韻許遵
贈章默（幷引）　送穆越州

贈葛葦　贈王寂
南都妙峰亭　神宗皇帝挽辭三首
金山妙高臺　贈杜介（幷引）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送楊傑（幷引）　次韻送徐大正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追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次韻徐積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
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畱一絕

云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再過常山和昔年畱別詩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卷二十四　詩四十三首（起自登州還朝泊元祐改元在西掖作）
海市（幷引）　登州孫氏松堂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遺直坊（幷引）
次韻趙令鑠
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
次韻趙令鑠惠酒　送范純粹守慶州

次韻王震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次韻周邠
次韻胡完夫　次韻錢穆父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　次韻答滿思復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送陳睦知潭州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次韻王覿正言喜雪　和蔣發運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和人假山
送王伯敭守虢　道者院池上作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書文與可墨竹（并引）
次韻錢舍人病起　次韻和王鞏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虢國夫人夜遊圖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洺州
次韻朱光庭初夏　次韻朱光庭喜雨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卷二十五　詩四十九首（時在翰林作）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送賈訥倅眉二首　送程建用
次韻李脩孺留別二首　次韻黃魯直赤目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戲周正孺二絕
題文與可墨竹（并引）　潘推官母李氏挽辭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杜介送魚　送杜介歸揚州
秋詠石屏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再和　武昌西山（并引）

再用前韻　送楊孟容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次韻三舍人省上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再和二首
次韻貢父省上　再和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和張昌言喜雨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
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次韻劉貢父獨宿省中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
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郭熙畫秋山平遠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卷二十六　詩四十九首（時在翰林作施註缺今補）

書鼂補之所藏文與可墨竹三首
戲用鼂補之韻　書皇親扇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和張耒高麗松扇　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辭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張天覺得山字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贈李道士（并引）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
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
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
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
郎翌日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和王晉卿（并引）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引）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

愧甚作詩送之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和宋肇游西池次韻

卷二十七　詩四十五首（時在翰林作）

書艾宣畫四首
（竹鶴　黃精鹿　杏花白鷴　蓮龜）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爲答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韓康公挽辭三首　柏石圖詩（幷引）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華
次韻許沖元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和錢穆父出守越州二首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送曹輔赴閩漕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送蹇道士歸廬山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同院
送周朝議守漢州　木山（幷引）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送周正孺知東川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

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
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
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
其後
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再和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再和

卷二十八　詩五十八首（起在翰林洎元祐己巳出守錢塘作）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王鄭州挽辭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送呂昌朝知嘉州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次韻錢越州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送子由使契丹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始于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
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其
韻　次韻錢越州見寄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
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
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送鄧宗古還鄉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得
心字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
異鵲（并引）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三首
寄蔡子華　和錢四寄其弟龢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闍黎以詩見招次韻答
之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闍黎詩見贈次韻答之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遊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壽星院寒碧軒

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

書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眞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景文同往賞枇杷　又和景文韻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

贈善相程傑

卷二十九　詩五十八首（時守杭州作）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再和并答楊次公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題楊次公春蘭

題次公蕙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

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袁公濟和復次韻答之

介亭餞楊傑次公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葉教授和溽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遊

次韻林子中見寄　安州老人食蜜歌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送張嘉州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送李陶通直赴清谿　次韻楊公濟梅花十首

贈劉景文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

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谿矣辯才笑曰
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
亭嶺上名曰過谿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寄題梅宣義園亭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
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
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圄皆空蓋
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
二通守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
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
知獨臥朱簾裡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
之子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
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送江公著知吉州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一壺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
次韻二首

卷三十　詩五十七首（起守杭州洎元祐辛未名還尋出守潁州作）

櫻筍（并引）
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次韻參寥同前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次韻答馬忠玉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
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
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
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留別蹇道士拱辰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山陰陳跡　四明狂客）（雪谿乘興　西塞風雨）
破琴詩（并引）　題王晉卿畫後
贈武道士彈賀若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名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
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感舊詩（并引）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
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復次韻謝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泛穎　六觀堂老人草書
次韻劉景文見寄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
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許諾矣復
以此句挑之　贈月長老
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
作詩見寄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
昌其身邪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
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
詩
明日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和趙景貺栽檜

卷三十一　詩三十九首（時守潁州作）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
聚星堂雪（并引）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既去感慨
不已而賦此詩　喜劉景文至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
西湖戲作　送歐陽季默赴闕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和劉景文見贈
和劉景文雪　次前韻送劉景文
以屛山贈歐陽叔弼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
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
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嘆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送王竦朝散赴闕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閻立本職貢圖　次韻王滁州見寄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
和其韻分一壺作潤筆也
洞庭春色（并引）　送路都曹（并引）
次韻陳履常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閱世堂詩贈任仲微
新渡寺送任仲微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贈朱遜之（并引）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卷三十二　詩三十六首（起在潁州洎元祐壬申改知揚州尋以兵部尚書召還作）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遊塗山荊山記所見
淮上蚤發　次韻徐仲車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送張嘉父長官
在潁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
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
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
石塔戲作一詩爲謝　雙石（并引）
次韻鼂无咎學士相迎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聞林夫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
滕達道挽詞二首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石塔寺（并引）
送鼂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王文玉挽辭　送芝上人遊廬山
送程德林赴眞州　谷林堂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

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次韻劉景文贈傳義秀才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九日次定國韻　　名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次韻定國見寄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

次韻錢穆父會飲

卷三十三　詩四十一首（起在兵部洎還禮部尚書作）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郊祀慶成詩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四首（見和西湖月下聽琴玉津園　見和仇池籍田）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于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能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次韻蔣穎叔二首（扈從景靈宮凝祥池）

和叔盎畫馬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觀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次韻

爲謝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次丹元姚先生韻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送蔣穎叔帥熙河（并引）　再送二首
次韻穎叔觀燈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且贈以魚
枕杯四馬箠一　書鼂說之考牧圖後
呂與叔學士挽詞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
次其韻
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寧極齋
王仲至侍郎見惠稚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
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卷三十四　詩五十七首（起在禮部洎元祐癸酉出知定州紹聖改元落職知英州再貶惠州赴嶺道中作）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表弟程德孺生日
七年九月自廣陵名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六
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
東府雨中別子由
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
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詞二首
再和曾仲錫荔支
次韻滕大夫三首（雪浪石　沉香石　同前）
石芝（并引）　鶴嘆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劉醜廝詩　題毛女眞
寄餾合刷缾與子由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紫團參寄王定國
次韻劉燾撫句蜜漬荔支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爲
壽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竹石圖
次韻聰上人見寄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次韻王雄州送侍涇州
臨城道中作（并引）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過高郵寄孫君孚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不可不
一問旣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
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於參寥子各賦數首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贈清涼寺和長老

子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
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
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
此處而作是詩　慈湖夾阻風五首
過廬山下（并引）
卷三十五　詩四十五首（起南遷盡在惠州作施注缺今補）
壺中九華詩（并引）　江西一首
秧馬歌（并引）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鬱孤臺　廉泉

塵外亭　天竺寺（并引）
過大庾嶺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月華寺　南華寺
碧落洞　峽山寺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廣州蒲澗寺　贈蒲澗長老
發廣州　浴日亭
遊羅浮山示兒子過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寓居合江樓　白水山佛迹巖

詠湯泉　自笑

朝雲（幷引）　寄虎兒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再用前韻　新釀桂酒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花落復次前韻

江郊（幷引）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寄鄧道士（幷引）　上元夜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栖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

正月二十六日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媼出應白髮青帬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　贈王子直秀才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

追餞正輔至博羅賦詩爲別

再用前韻

卷三十六　詩四十八首（時在惠州作施注缺今補）

眞一酒（幷引）　遊博羅香積寺（幷引）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幷引）

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

江漲用過韻　連雨江漲二首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子

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遷九疑也　答周循州

與程正輔遊碧落洞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荔支歎　江月五首（幷引）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再和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與正輔遊香積寺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小圃五詠

人參　地黃　枸杞

甘菊　薏苡

雨後行菜　殘臘獨出二首

新年五首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
問疾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卷三十七　詩五十一首（起在惠州泊紹聖丁丑再貶儋耳作）

食荔支二首（并引）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遷居（并引）
兩橋詩（并引）
（東新橋　西新橋）
悼朝雲（并引）　丙子重九二首
白鶴峯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種茶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廼聞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次前韻寄子由　安期生（并引）
夜夢（并引）
聞子由瘦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宥老楮
觀棊　糴米
入寺
次韻子由三首（東亭　東樓　椰子冠）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次韻子由浴罷
借前韻和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獨覺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臥濯足）

子由生日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
卷三十八　詩六十三首（起在儋耳洎元符三年庚辰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北歸抵英州作）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
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幷寄諸子
姪
上元夜過赴儋守名獨坐有感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
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
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新居　五色雀（幷引）
倦夜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
縱筆三首　貧家淨掃地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夜燒松明火
庚辰歲人日作詩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
此今斯言乃驗二首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
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追和戊寅歲上元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
眞一酒歌（幷引）　汲江煎茶
子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
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洞酌亭（幷引）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
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

其韻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
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歐陽晦夫惠琴枕　留別廉守
鉼笙（幷引）
歐陽晦夫遺接䍦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次韻王鬱林
藤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遊東
山浮金堂戲作此詩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送鄧道士彥肅還都嶠　書韓幹二馬
将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
贈鄭清叟秀才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
跋王晉叔所藏畫（徐熙杏花一首　趙昌四季四首）
和黃秀才鑒空閣　韋偃牧馬圖
題靈峯寺壁　衆妙堂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次韻鄭介夫二首
卷三十九　詩五十一首（起建中靖國辛巳改元度嶺北歸卽以是年七月卒於毗陵施註缺今補）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邪今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狄韶州煮蔓菁蘆菔羹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隱圖
贈龍光長老　贈嶺上老人
贈嶺上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　過嶺二首
畱題顯聖寺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里人謂之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峯今復過之戲畱一絕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鬱孤臺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韻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次陽行先　用數珠韻贈湜長老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

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
畫車二首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反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畱别
次韻江晦叔二首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寒食與器之遊南塔寺寂照堂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板長老作此詩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鬒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余同求此詩
贈詩僧道通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迺和前韻以自解云
次韻郭功甫二首
次韻法芝舉舊詩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夢中作寄朱行中
答徑山琳長老

卷四十　遺詩二十九首（施注缺今補）

老翁井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劉顗宮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顗陝西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伎（詩缺）
西山戲贈武昌王居士（并引）
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
戲作賈良道詩（并引）
戲孫公素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肎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送南屏謙師（并序）
虛飄飄三首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贈包安靜先生二首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
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初貶英州贈馬夢得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洗兒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
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擷菜（并引）　食檳榔
儋耳山　夜坐與邁聯句
曹谿夜觀傳燈錄燈花燒一僧字戲占

卷四十一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二首

飲酒二十首（并引）　歸田園居六首
形贈影　影答形
神釋　詠二疏
詠三良　詠荊軻
答龐參軍　貧士七首
九日閑居　己酉歲九月九日
歲暮作和張常侍　遊斜川
郭主簿二首　示周掾祖謝
贈羊長史　乞食
胡西曹示顧賊曹　移居二首
時運　始經曲阿

卷四十二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首

讀山海經十三首　還舊居
止酒（并引）　西田穫蚤稻
下潠田舍穫　使都經錢谿
赴假金陵夜行　擬古九首
戴主簿　怨詩示龐鄧
劉柴桑　與殷晉安別
田舍始春懷古二首　停雲

勸農　雜詩十一首
連雨獨飲二首　王撫軍座送客
答龐參軍　桃花源（并引）

施註蘇詩總目下終

施註蘇詩卷之一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七首（起嘉祐辛丑十二月赴鳳翔任盡壬寅在鳳翔作　施註缺今補）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不飲胡爲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苦寒念爾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樂

僮僕怪我苦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公自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爾）

（杜詩烏帽塵拂青螺粟韋應物與元常全眞二生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王注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嘗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爲閒居之樂其後子由與先生彭城相會有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曰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也）

和子由澠池懷舊（漢書弘農郡澠池縣注景帝中二年初徙萬家爲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公自注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杜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京兆府即長安也劉京兆乃劉敞字原父）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唯餘故苑石漂散向（一作尚）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忽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凜凜蒼根漱潺潺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況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閒

（河圖括地象地以石爲骨白樂天太湖石記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

乙之下按奇章公牛僧孺也家語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廣也宜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王注劉指漢李指唐也史記魏王豹至國即絕河關司馬遷與任安書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谿谿堂遂竝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游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分縣傳明詔循山得勝遊蕭條初出郭曠蕩實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半夜人嘷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

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猶餘賣酒樓煙煤已狼籍吏卒尚呀咻（公自注十三日宿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公自注縣有雞爪峰龍宮寺）南山連大散歸客走（音奏）吾州欲往安能遂將還爲少留回趨西虢道卻渡小河洲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蒼崖雖有迹大鈞本無鈎（公自注十四日自寶雞行至虢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公自注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誰言董公健竟復伍孚鐫白刃俄生肘黄金謾似丘平生聞太白一見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靄果致不巖崖已奇絕氷雪更琱鎪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缾罐小容偸（公自注是日晚自郿起至青秋鎮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輙致雷雨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二曲林泉勝三川氣象侔近山麰麥早臨水竹篁修（公自注十六日至盩厔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行宮晝晃旒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祕殿開金鎖神人控玉虯黑衣橫巨劍被髮凜雙眸（公自注十七日寒食自盩厔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眞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邂逅逢佳士相將弄綵舟投篙披綠荇濯足亂清溝晚宿南谿上森如水國秋遶湖栽翠密終夜響颼飀（公自注是日與監宮張杲之汎舟南谿遂留宿于谿堂）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公自注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尹生猶有宅老氏舊停輈問道遺蹤在登仙往事悠馭風歸汗漫閱世似蜉蝣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鞦不辭山

寺遠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嵓堂髣像緱輕風幃幔卷落日髻鬟愁入谷（音浴）驚蒙密登坡費挽摟亂峰巉似槊一水澹如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鯈（音紬）最愛泉鳴洞初嘗雪入喉滿缾雖可致洗耳歎無由（公自注是日游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腳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眞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仙游潭上有寺三倚峻峰而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缾歸至郿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蟆培方冬脫鹿裘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傍飲無人自獻酬（公自注昔與子由游蟆培時方冬洞中溫溫如二三月）（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注崢嶸深遠貌文選刻削崢嶸王注蒼茫字古人用皆平聲先生用作仄聲蒼字廣韻音麤朗而茫字上聲之莽去聲之滎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出地志載三秦記陳倉以山得名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去晨鳴山頭聞三十里蓋玉雞也唐至德二載更名寶雞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按雞爪峰蓋以此得名王注大散關秦蜀通途又西虢虢叔所封平王東遷虢徙上陽故謂之西虢後漢董卓傳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又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袁紹傳卓議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何必董公又卓傳越騎校尉伍孚忿卓兇毒懷佩刀刺之不中左右執孚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又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李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卓驚呼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遂殺卓三十六洞天記第十一太白山洞周回五百里三秦謠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選賦木不琱鎪王注偸字韻蓋方言取龍水謂之偸湫也西京賦右極盩厔并卷酆鄠之下李善注盩厔山名盩音周厔音質寰宇記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云二曲王注古謂伊洛河爲三川唐以劍南東西及山南西道爲三川釋名箜篌師延所作風俗通武帝禱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作坎侯言聲坎坎應節也因其姓號坎侯蘇林注作箜篌李賀箜篌引二十三絲動紫皇司馬相如賦乘鏤象六玉虯劉燾曰翊聖像皆被髮跣足仗劍擾龍相承舊矣廣雅小風曰颼涼風曰飀周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說文虎文曰彪史記老莊傳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乃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列子馭風而行淮南子有若士者謂盧敖曰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詩曹風蜉蝣之羽毛傳渠略也朝生夕死王

（注帝子唐玉眞公主睿宗之女始封長昌縣主天寶三年上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係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許之與金仙公主皆爲道士青城山記玉眞公主肅宗之姑也築室丈人觀玉眞金仙二宮主眞容見在女仙列傳西王母姓緱其所居有玄碧之堂唐王建溫門山詩曉入溫門山羣峰亂如戟白樂天詩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東齋記事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投于名山洞府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莊子與惠子游於濠上儵魚出遊沈約詩百丈見游鱗唐張又新水記峽州扇子峽石中突而洩水獨清冷石狀如龜頭俗謂蝦蟆石其水煎茶爲第一）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鎭書崇壽院壁

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幛落月澹孤燈奔走煩郵吏安閒愧老僧再游應眷眷聊亦記吾曾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王注觀後上小山有堂是唐玉眞公主修道遺迹本朝端拱元年奉敕賜此額）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不憖弄玉騎丹鳳應逐嫦娥駕老蟾澗草巖花自無主晚來胡蝶入疎簾（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淮南子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姮娥羿妻也乾鑿度蟾蜍體就穴鼻始明注穴鼻兔也）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嶮不敢渡（終南圖經讀書臺在縣城西一百步）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嗁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王注明月峽在古巴郡今在忠涪二州之境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蜀客則先生自謂武陵溪用桃源漁人事詳第六卷風水洞詩注後漢馬融傳融扶風茂陵人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融從其游學）

石鼻城（注見前）

平時戰國今無在陌上征夫自不閒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王注戰國指蜀魏也諸葛亮築此城以拒郝昭）

磻溪石（注見前）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煖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骭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亦欲就安眠旅人譏客懶（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史記齊世家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

郿塢（注見前）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後漢董卓傳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樓觀（公自注秦始皇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觀）

門前古碣臥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長有幽人悲晉惠强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白朮誰燒廚竈香

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抱朴子臨沅縣有廖氏世老壽後移居子孫輒殘折他人居其故宅復累世壽疑其井水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飲水而壽陶隱居引仙經术能除惡氣莊子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北居畏壘之山）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
冷官無事屋廬深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
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知戀切）問西琛（杜子美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又詩白髮不勝簪漢書乘傳注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詩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書劍
豈不懷歸畏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
遙知讀易東窻下車馬敲門定不譍（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左傳引逸詩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王注子由與先生同舉賢科子由以訐直得下第除商州推官而王介甫猶不肎撰辭告未即下故先生自去年十二月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以老泉傍無侍子奏乞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鴈何時更著行遠別不知官爵好
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眞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
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

近從章子聞渠說（公自注章子惇也）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慙
直道通翁久沒厭凡才夷音僅可通名姓瘿俗無由辨

頸顋答策不堪宜落此上書求免亦何哉（王注逋翁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白樂天詩漢容黃綺爲逋客李商隱商於詩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歐陽公汝瘿詩無由辨頸顋）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
流年冉冉入霜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
此外知心更誰是夢魂相覓苦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
戲用其韻答之

經旬臥齋閤終日親劑和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奈（一作那）
飄蕭窻紙（一作紙窻）明堆壓簷板墮（公自注關中皆以板爲簷）風飈助凝冽幃幔
困掀（一作軒）簸惟思近醇醲未敢窺璨瑳何時反炎赫卻欲
躬臼磨誰言坐無氊尚有裘充貨西鄰歌吹發促席寒
威挫崩騰踏成逕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飲雋鉼屢
臥嗟予獨愁寂空室自困坷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涴
寒更報新霽皎月懸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
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何當暴霜雪庶以躡郊賀（魏都賦著馴風之醇醲注以酒喻政王注璨瑳以玉比雪之明也後漢馮衍妻妒悍不畜媵妾兒女自操井臼以言勞則體中生熱也杜子美贈鄭虔詩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楊昌貰酒與文君爲歡左傳士文伯謂投壺之中曰中雋歐陽詩不覺長鉼臥墻曲韓退之詩勿使塵泥涴又新月皎半破杜詩詩家秀句傳寒餓王注郊賀孟郊李賀也）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
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

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寄子由

饋歲

農功各已收歲事得相佐爲歡恐無及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寘盤巨鯉橫發籠（去聲）雙兔臥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微摯出春磨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獨唱無人和（詩商頌歲事來辟左傳以相輔佐王符潛夫論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也）

別歲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東鄰酒初熟西舍彘亦肥且爲一日歡慰此窮年悲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還君老與衰（古詩各在天一涯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彊不睡相守夜讙（一作諠）譁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晉書賈皇后云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

和子由踏青

（子由踏青詩序眉之東門十數里有山曰蟇頤山上有亭榭松竹山下臨大江每正月八日士女相與遊嬉飲酒於其上謂之踏青也）

春風陌上驚微塵游人初樂歲華新人閒正好路傍飲麥短未怕游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烏鳶馴何人聚衆稱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宜蠶使汝蠒如甕宜畜使汝羊如麕路人未必信此語强爲買服禳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太平廣記園客者濟陰人嘗種五色香草積十年服其實一日有五色蛾止其旁客收而畜之至蠶時有女夜半至自稱客妻道蠶之狀客與俱蠶得一百二十頭蠒皆如甕每繅一頭六十日乃盡遂俱仙王注爾雅曰麢大羊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數千百斤試令求之牝牡各得一豈爾雅所謂麢者乎麢與麕皆從鹿挨傍押韻成都古今記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門宴學射山蓋張百子以是日上升即此地也男覡女巫會於此寫符篆以鬻人云宜田蠶辟災疫佩者戴者信以爲然）

和子由蠶市

（子由詩序眉之二月望日鬻蠶器於市因作樂縱觀謂之蠶市）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游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閒閒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破瓢爲輪土爲釜爭買不翅金與紈憶昔與子皆童丱（音慣）年年廢書走市觀市人爭誇鬭巧智（一作智巧）野人喑啞遭欺謾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王注荻箔乃蔟蠶之具瓢輪土釜乃繅絲之物詩齊風總角丱兮注束髮兒）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一別費三年三年吾有幾弃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顔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壖（而宣切）廟謀雖不戰卤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刀鐶何時逐汝去與卤試周旋（漢書趙充國傳元康元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申屠嘉傳太上皇廟堧垣注宮外垣餘地也堧壖仝按塞壖塞垣也又六郡良家子皆習騎射又山西出將左傳晉文公謂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和子由論書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矉（同顰）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體勢本闊落結束入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邇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公自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箭耳）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何當盡屛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强嵬騀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爾雅蟦小而橢注貝狹而長曰橢班彪王命論幺麼不及數子注細小曰麼漢書陳涉傳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注楚人謂多爲夥說文馬搖頭曰騀王注嵬騀不安帖皃鍾張鍾繇張芝也）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

（名畫記吳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玄宗改名道玄下筆有神官至寧王友）

西方眞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狻（音酸）當時修道頗辛苦柏生兩肘烏（一作鳥）巢肩初如濛濛隱山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遶牀彈指性自圓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留故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霾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皆云道子口所傳從橫固已蔑孫鄧有如巨鰐呑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安得攜挂其旁觀（穆天子傳狻猊日行五百里郭璞注獅子也一名虓獸中之王也傳燈錄佛於雪山入定有野鵲於佛頂置巢時去時來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閒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杜詩淚下如迸泉王注月墮清晝以譬佛之滅度光留故躔以譬佛之雖寂滅而猶在圖畫見聞志孫知微字太古通義彭山人每畫聖像必齋戒疏滌方始援筆鄧名隱物類相感志南海有鰐魚其狀若鼉四足長六七尺有齒如劍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

和子由寒食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遶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園意盡便但挂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嗁鵙驚羇旅江上何人治廢田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王注劉長安劉敞原父也薛周莫考）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蚪自

言酒中趣一斗勝涼州翻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青春爲君好白日爲君悠山鳥奏琴筑野花弄閑幽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誰能載美酒往以大白浮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遊（蜀都賦下高鵠出潛虯續漢書扶風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遺張讓即得涼州刺史晉書鄧攸傳吳人歌之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史貨殖傳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又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者浮以大白）

中隱堂詩（幷序）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

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前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一曰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

徑轉如修蟒坡垂似伏黿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偷閒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汙君袍（劉安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韓退之詩二月初驚見草芽杜子美詩丹橘黃柑此地無）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貢（一作來）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潸然（廣韻壖江河邊地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西都賦三成帝畿注周秦漢也古文四聲韻序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形多頭麤尾細腹壯團圓似水蟲之蝌蚪隋志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又云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鳳翔八觀（幷序）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

州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蹟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徧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公自注其詞云我車既攻我馬亦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不可通）古器縱橫猶識

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一作挹）冰斯同鷇㲉（鷇丘候切㲉乃候切）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厥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伏（一作伐）犬戎隨指嗾（蘇后切）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爲考擊煩矇瞍何人作頌比崧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動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彊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沈水取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汙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歐陽集古錄石鼓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今在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西京賦隱轔鬱律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突唐虞世南學書常於被下以指畫肚韓退之苦寒詩濁醪沸入喉口角如銜箝又石鼓歌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王注軒頡軒轅蒼頡冰斯李斯李陽冰也頡爲黃帝史因觀鳥迹始作書契古文是也周宣王時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稍異謂之籀書秦相李斯取籀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以不復知古文故謂之蝌蚪書諸山刻石荊玉璽文及銅人銘皆斯所書謂之玉筯體唐李陽冰獨得斯用筆意論者謂冰愈於斯也小雅鴻鴈詩序曰美宣王也鄭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也大雅常武詩省此徐土又進厥虎臣闞如虓虎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左傳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公嗾夫獒焉說文使犬聲也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大雅江漢詩王命召虎釐爾圭瓚秬鬯一卣方方叔也記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大雅崧高詩毛傳尹吉甫美宣王也岣嶁注見前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明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嘿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史記李斯傳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又南登瑯邪作瑯邪臺刻石頌秦德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刻詞有曰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又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莊子逍遙遊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注擊而碎之也韓石鼓歌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

詛楚文（公自注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

崢嶸開元寺髣髴祈年觀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圉絆計其所稱訴何曾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載後發我一笑（一作笑一）粲

王注問詛楚文於學古文者云有數本其文皆同惟神名異開元寺下所得乃詛於巫咸神者是數本中惟巫咸之文筆法最精其家無之唯有此詛於亞駝神一本詳其篆文乃先生詩中語也今載於此字有不可識者則書闕以補之其文曰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祝宗邵鬷布愍告於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者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齋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印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

（湛亂宣侈競縱變渝盟制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殺孕婦幽剌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滅我百姓□蔑我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卹祠圭玉犧牲□取我邊城新郢及於□鄧及於□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意怒□甲□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竟將欲復其□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詛著諸名章以盟大神之威神其文如此秦始皇本紀注蘄年宮在雍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衞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鞅詐公子卬會盟已飲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穀梁軍士粲然皆笑）

王維吳道子畫

（吳道子見前開元寺注李南名畫記王維字摩詰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工畫）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歛衽無閒言

（唐朱景元畫斷道子爲神品上上摩詰爲妙品上上名畫斷大凡佛之圓光皆須尺寸先定然後規圓而成惟吳生只一筆又云畫成矣最後方畫圓光風落電轉規成月圓王注開元寺有道子畫佛在雙林下入涅槃像又摩詰畫兩叢竹於開元寺莊子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杜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妙絕動宮墻神仙傳王次仲變篆爲隸始皇名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以三大翮墮與使者始皇因名爲落翮仙唐張顛傳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顛曾無閒言）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五代名畫補遺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蹟號爲畫友巧藝並著而道子聲光獨顯遂焚棄筆硯發憤專思塑作能奪僧繇畫相與道子爭衡）

昔者子輿病且死其友子祀往問之跰𨇤鑒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龜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浮雲隨世人豈不碩且好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談笑可卻千熊羆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俚婦那肯顧時有野鼠銜其髭見之使人每自失誰能與結（一作詰）無言師

（莊子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又跰𨇤而鑑於井注跰𨇤病而不能行見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又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晉書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保惜略不汙損）

東湖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邇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慚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怳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耽耽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篸（簪同）深有龜（一作魚）與魚（一作龜）淺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沈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强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

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公自注此古飲鳳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綵羽無復見上有鸇搏鵮（鳥含切）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妉（同耽）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鄭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畱驂問胡不回首無乃趁朝參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載鐘鼓已韽韽（詩小雅終朝采藍鄭箋藍染草也李白詩山光水色青於藍白樂天詩春來江水綠如藍韓南山詩或赤若禿鬝秦始皇本紀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度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死而葬於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木赭其山寰宇記周文王之時丹鳳鳴於岐山故亦曰鳳皇堆王注僑鄭子產也晉侯稱其博物君子鄭子言少昊氏以鳥名官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三輔黃圖京兆在故城內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陽街北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晉書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宋韻注韽韽鐘鼓微也）

眞興寺閣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鵶鵲浩浩同一聲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當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赬寫眞畱閣下鐵面眼有稜身强（一作長）八九尺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王注王彥超周末宋初爲鳳翔節度使晉書桓溫傳劉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

李氏園

（公自注李茂貞園也今爲王氏所有五代史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間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賜姓名

昭宗景福元年反犯京師加拜尚書令封岐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卒）

朝游北城東回首見修竹下有朱門家破墻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入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異花兼四方野鳥喧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轉墻曲東注入深林林深窻戶綠水光兼竹淨時有獨立鵠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獨小橋過南圃（一作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挺若舟千斛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盡東爲方池野鴈雜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春光水溶漾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磽禿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抽錢算間口但未摧羹粥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囿籍沒不容贖此亭破千家鬱鬱城之麓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韣何嘗載美酒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公自注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漢書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貢禹傳禹言口錢起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唐史肅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廣韻韣弓衣史記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漢書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

秦穆公墓

（三輔黃圖橐泉宮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識音志）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史記田儋傳田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自剄高帝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後漢李固傳感古人一飯之報注靈輒也靈輒事見左傳宣二年）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

役名則已勤徇身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宜羞中閒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篘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鎪秋風欲吹帽西阜可縱遊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

（唐有書判拔萃科史記黃帝葬橋山前漢溝洫志武帝歌曰隤林竹兮揵石菑廣韻篘酒篘晉書九月九日桓溫讌於龍山風吹孟嘉帽落）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莩惟將翰墨畱染濡絕勝醉倒蛾眉扶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澀欲無歲云暮矣嗟幾餘欲往南溪侶（一作旅）禽魚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閉門不出閑履鳧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爲久踟躕歲月豈肎與汝居僕夫起餐秣吾駒

（前漢書非有葭莩之親注葭裏之白皮者喻輕薄也韓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百之中以食祿湣王立欲一一吹之先生乃逃趙壹非草書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皆黑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爲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鳧從東來羅之得雙舃詔尚書診視乃四年中所賜履舃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膏吾車兮秣吾馬又天星詩僕夫起餐車載脂）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畱名有懷其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欹枕無人夢自驚深谷畱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未明

夜入磻溪如入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神物已化遺蹤蜿

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王注至人舊隱太公也神物龍也磻溪有龍於此地禱雨也酉陽雜俎李鄘在北都介休百姓送解牒宿晉祠宇下夜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至介休收麥良久數人共持一物如幢上綴旗旛凡十八葉有光如電以授之次日介休大雷雨損麥千餘頃又李靖嘗投宿一巨宅有老婦延之中夜叩戶甚迅婦出謂靖曰老婦龍也二子俱出今天命行雨欲煩一行遂鞴青驄馬以一瓢水與之戒曰馬躩地嘶鳴卽取水一滴滴馬鬃上一滴乃地上一尺愼勿多也靖見旱極連下三十餘滴靖歸婦驚語曰平地水深三丈矣詩意主禱雨故用此事）

是日自磻溪往陽平憇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

翠麓亭

不到峰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修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畱薦晚飧我來秋日午旱久石牀溫安得雲

如蓋能令雨瀉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三水小牘安定郡有峴陽峰峰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如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霶霈杜詩白帝城頭雲若屯白帝城下雨翻盆）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橫槎晚渡碧澗口騎馬夜入南山谷谷中暗水響瀧瀧嶺上疎星明煜煜寺藏嵓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饑虎嘯空林月黑驚麏竄修竹入門突兀見深殿照佛青熒有殘燭媿無酒食待游人旋斫杉松煑溪蔌板閣獨眠驚旅枕木魚曉動隨僧粥起觀萬瓦鬱參差日亂千巖散紅綠門前商賈負椒荈山後咫尺連巴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

（杜甫宿贊上人房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

是日至下馬磧憇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漢書文帝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注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長安志引水經注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亦謂之武功水又曰武功蓋在渭水南郿縣北是蜀志建興十二年諸葛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仲達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之間而百姓安堵軍

無私焉詩車攻篇蕭蕭馬鳴毛傳言不讙譁也公詩用此意韻注馬檛鞭也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定大事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戴記婦人髽而弔也自敗於狐駘始也蓋魯臧紇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

施註蘇詩卷之一

施註蘇詩卷之二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五首（起在鳳翔至治平乙巳罷鳳翔任還京師作　施注缺今補）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煌煌帝王都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倦牽牛與葵蓼採摘入詩卷吾聞山東傅置酒攜嬿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懷寶自足珍蓺蘭那計畹吾歸於汝

處慎勿嗟歲晚（古樂府有煌煌京洛篇本草牽牛生花如鼓子花稍大作碧色陶隱居注蓼有三種一紫蓼一香蓼一青蓼晉書謝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從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王逸注十二畝曰畹）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已敷妍醜各自矜蒲萄雖滿架困倒不能任可憐病石榴花如破紅襟葵花雖粲粲蔕淺不勝簪叢蓼晚可喜輕紅隨秋深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不如種叢篲春種秋可倒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柏生何苦艱似亦費天巧天工巧有幾肯盡爲汝耗君看藜與藿生意常草草

萱草雖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亂葉中一一芳心插牽牛獨何畏詰曲自牙蘖走尋荆與榛如有宿昔約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本草萱草一名鹿葱嵇康養生論萱草忘憂）

蘆筍初似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

行樂惜芳晨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身若馬繫皁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多憂竟何爲使汝玄髮縞

（顏延年赭白馬賦飛黃服皁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因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慇懃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遶砌忽墳裂走鞭瘦竛竮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卧聽牕風泠（左傳僖四年公祭之地地墳注高起也）

芎藭生蜀道白芷來江南漂流到關輔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愔愔清露涵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劚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慙（本草芎藭生武功川谷陶隱居注蜀中亦有而細白芷生河東川谷下澤如学）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

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山高霜雪（一作雪霜）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德薄安敢偷（宸宇記咸平中姚成南採菖蒲有一丈夫謂之曰此菖蒲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倏而失之神仙傳茅君丹砂二千歲乃結成上帝常使鬼神毒蛇守焉）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心隨白雲去夢遶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有如採樵子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公自注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游南山出詩數十篇夢中甚愛之及覺惟記一句云蟋蟀悲秋菊）（郭璞游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惟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蘺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飢（呂溫山櫻詩幽處竟誰見芳心空自知李商隱詩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楚辭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注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也離騷通楚辭夕食秋菊之落英）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湘山野錄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出相傳時平則流亂則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湧澄瑩甘潔太宗嘉之）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硉兀清泉長與世窮通至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

（王注周興鸑鷟鳴於岐山今爲鳳翔郭璞江賦巨石硉兀以前却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茆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避世堂

猶恨溪堂淺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几頹如病忘言兀似（一作自）瘖茆茨追上古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暫來聊解帶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堦前暮雪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晉史郭文少愛山水游名山歷華陰之崖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史記李斯傳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皮日休詩劉根昔成道茲塢四百年毵毵被其體號爲綠毛仙）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舍弟子由同作

樓觀（注見前卷）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青牛久已辭轅軛白鶴時來（一作來時）訪子孫山近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階前井水渾（別說老氏乘青牛薄板車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柱上有鶴集其上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古樂府朔風吹積雪杜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五郡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一作說）水泉甘亂溪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託老聃（公自注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

授經臺（公自注乃南山一峰耳非復有築處）

劍舞有神通草聖海山無事化琴工此臺一覽秦川小
不待傳經意已空（國史補唐張旭善草書自言吾聞公主與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其神後漢張奐傳注張芝草書爲世所寶韋仲將以爲草聖也書斷旭書類伯英時謂之亞聖水仙操序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而成成連曰吾之學不能移人之情吾師方子春在東海中乃齎糧從之至蓬萊山畱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心悲延頸四望但聞海水汨沒山林窅冥羣鳥悲號仰天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作歌按海山無事化琴工句王注引成連事似爲近之又引南史宗少文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非詩意矣今刪老子傳經詳見上卷壬寅二月詩注杜子美望嶽詩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大秦寺

晃蕩平川盡坡陁翠麓橫忽逢孤塔迥獨向亂山明信
足幽尋遠臨風卻立驚原田浩如海滾滾（一作袞袞）盡東傾（漢司馬相如哀二世登陂陁之長阪兮注陂陁不平之貌坡陁通李白詩幽尋無前期乘興不覺遠）

仙游潭五首（公自注潭上有寺三二在潭北循黑水而上爲東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餘從馬北上爲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木爲橋不敢過故南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

潭

翠壁下無路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我
欲然（一作燃）犀看龍應抱寶眠誰能（一作言）孤石上危坐試僧禪（晉書溫嶠傳嶠旋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其夜嶠夢人謂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至鎮未旬而卒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

南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
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千霄

北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畱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山
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信美那能久應先學忍飢（杜詩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今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不亦難乎王粲登樓賦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畱）

馬融石室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蒼石尚能畱豈
害依梁冀何須困李侯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三輔決錄注摯恂字季直詳見前卷留題仙遊潭注後漢馬融傳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命又融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吳祐傳梁冀誣奏李固融在坐爲冀草奏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玉女洞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山月當簾鉤歲
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楚辭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多鄙俚屈原既放逐見而感之爲作九歌韓退之羅池廟碑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缾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紿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
人辨淄澠皎若鶴與鳧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

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漢書終軍傳注繻帛邊也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列子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辨之鶴鳬用莊子鶴頸長鳬頸短語）

自仙游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絶可愛復憩其上

山鴟曉辭谷似報游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危構歸駕聊復柅愛此山中人縹緲如仙子平生慕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爲此溪邊眷眷若有俟國恩久未報念此慙且泚臨風浩悲咤萬世同一軌何年謝簪紱丹砂留迅晷（易繫于金柅注止輪木漢書郊祀志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嚮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即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茀茨分聚落烟火傍城闉林缺湖光漏牕明野意新居民惟白帽過客謾朱輪山好留歸屐風回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楊惲傳乘朱輪者十人落醉巾王注引孟嘉落帽事已見前卷）

凌虛臺（王注在鳳翔廨後圃陳希亮知鳳翔時建先生集載凌虛臺記）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顔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烟鬟浩歌淸興發放意末禮刪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賓來勇躋攀臺前飛鴈過臺上雕弓彎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寰（李太白詩青山猶銜半邊日韓退之詩擢玉紆烟鬟又雉帶箭詩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詩似取其意）

竹𪕮（王注竹𪕮食竹根之鼠也）

野人獻竹𪕮腰腹大如盎自言道傍得採不費罝網鴟夷讓圓滑混沌慙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髣逢人自驚蹶悶若兒脫襁念此微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

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韓退之詩腰腹空大何能爲鴟夷酒器詳本卷次韻柳子玉詩注神異經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名曰混沌退之詩擇肉於熊羆肎視兔與貍）

渼陂魚（公自注陂在鄠縣王注杜詩有渼陂行字從水從美以陂中魚故得名渼音美）

霜筠細破爲雙掩中有長魚如臥劍紫荇穿顋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爲解顔香粳飽送如塡塹早歲嘗爲荊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游鯈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餽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贍東道無辭信使頻西鄰幸有庖虀釅（魚欠切）

（孟浩然詩游魚擁劍來左傳宣公四年鄭靈公烹黿子公之食指動公故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曹植詩食若填巨壑杜子美詩午濕搗香粳韓退之詩淅玉炊香粳杜詩頓頓食黃魚地志沙頭鎮屬荊南府韓南食詩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

讀道藏

嗟予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盛以丹錦囊冒以青霞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乘閒竊掀攬涉獵豈暇徐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虛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籧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戢戢已多如束筍漢武內傳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曰五岳眞形圖也其文祕禁令侍女宋靈賓更取一圖以與帝靈賓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因以付帝乾膜子何讓之見一老翁歌讓之逐入丘化狐遁去案上得書一紙云何以蔽裸霞裾雲紬王注蚩尤神名道藏中多畫蚩尤守禦之狀前漢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莊子惟道集虛王注道家存想法當想心如未開蓮花韻注籧篨竹器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又道之眞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又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疾未暇治天下也）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南溪得雪眞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獨自披榛尋履迹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趙景眞與嵇茂齊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履迹蓋用東郭先生雪中履迹也杜牧之詩澤闊鳥來遲村飢人語早）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橫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

誰謂江湖居而為虎豹宅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官園刈葦留枯槎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風迴焰卷毛尾爇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一作時）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砉（一作苦）逢箭避犬（一作火）逐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厭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麕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啖直欲追羲媧青丘雲夢古所咤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周官大司馬弊旗注弊仆也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芥蒂左傳魏絳諫晉侯引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

（目於原隰又相如賦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北史獨孤信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人有戴帽者咸慕信側其帽焉）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犢載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泠淡爲歡意自長遙想納涼清夜永牕前微月照汪汪

千年古木臥無梢浪卷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蘚暈至今流潤應江潮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材大古來無適用不須鬱鬱慕山苗（王注江有潮來枯木先潤若相應也柳宗元霹靂琴贊引始枯桐生石上言有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爲火焚至旦乃已超道人取以爲三琴云杜子美詩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寄題興州鼂太守新開古東池

百畝新池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座中遺白帢（音蛤）幽尋盡處見桃花不堪山鳥號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南史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遂肆志遨遊尋山陟嶺必造幽勝嵓嶂千里莫不遍歷所至輒爲詩以致其意永嘉今溫州也貫休詩永嘉爲郡後山水添鮮碧永嘉志本漢東甌縣晉太康二年明帝立永嘉郡王注帢帽也魏初有白帢之製）

華陰寄子由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峰已過天浮翠四扇行看日照扉里堠消磨不禁盡速攜家餉勞驂騑

（華山記其上有三峯直上晴霽可覩三峯蓮華松檜毛女也韓退之詩荊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又路傍堠詩堆堆路傍堠一雙復一隻注封堠也）

和董傳留別（王注董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坡相從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韓舉而已卒矣）

麤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厭伴老儒烹瓠葉强隨舉子踏槐花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壻車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後漢劉昆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詩小雅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南部新書長安舉士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王注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鈿車珠幰櫛比而至中東牀之選十八九盧仝詩閑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鴟夷載後車他日見邀須强起不應辭病似相如（漢書陳遵傳鴟夷滑稽腹如大壺注鴟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幐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臨卭令王吉相善臨卭富人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相如謝病不能行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座盡傾）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王注子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永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醉翁門下士雜沓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鱠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漢書劉向傳雜沓衆賢罔不肅和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皆害之出爲長沙太傅長沙楚地也史記樂毅傳毅去燕犇趙燕王以其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賈誼弔屈原賦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李白詩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鱗王注先生詩案云送曾鞏詩以譏近來多用刻薄之人議論鄙陋如蟬之鳴不足聽也以詩案考之此詩作於熙寧三年不當入此）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語尊酒同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僵屛風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嗟予聞道不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邇來憂患苦摧剝意思蕭索如霜蓬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河車挽水灌腦黑丹砂伏火入頰紅大梁相逢又東去但道何日辭樊籠未能便乞勾漏（集作岣嶁誤）令官曹似是錫

與銅雷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怱怱（一作忩忩）（漢地理志武功縣屬右扶風韓退之答張徹詩勤求得晤語勿憚宿寒廳漢書陳萬年病召其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南史陶弘景年踰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又李根兩目瞳子皆方仙經說八百歲人瞳子方也黃庭經北方正氣名河車仙經云鉛絕河車空所作必無功河車挽水蓋搬運之法古高子眞訣大丹第六轉以文武火養一伏時成其伏火朱砂以楮汁丸如麻子大每日下三丸駐顏定色莊子內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漢書地理志交趾郡屬縣有苟屚師古曰屚與漏同蓋即勾漏也一統志安南有勾漏山古縣在其下晉書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爾杜子美詩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後漢書注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鳥囚不忘飛馬繫嘗念馳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謂誰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老死不

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肎從我爲（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軫謂曰吾令公厭事可乎）

石蒼舒醉墨堂

（王注蒼舒京兆人字才美善行草人謂得草聖三昧官爲承事郎通判保安庫當爲丞相呂公微仲所薦不達而卒）

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麤記可以休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儻怳令人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君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

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杜子美詩子雲識字終投閣史記項籍學書不成其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杜醉歌行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張衡賦神儻悅以疑愁柳子厚答崔黯書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啗土炭嗜酸鹹者不得則大戚觀吾子之意亦戚矣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好草書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南史曹景宗爲人自恃高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懷素帖下右軍云吾眞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爲眞不如鍾草不如張三輔決錄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趙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楚張伯英與友人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後漢書注張芝字伯英好草書家之衣帛必先書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

竭來東遊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惟有霜鬢來如期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晉董遇字季直華陰人興平中關中擾亂與兄仲采稆負販而常挾持經史人有從遇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回讀書百遍而義自見漢書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王注園葵用公儀子拔去園葵字左傳秦穆公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蹇叔哭之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南史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王注孜時爲簡州平泉令字師聖伋字師中皆名士眉人也東坡謂之大任小任兄弟於慶曆間登第）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州小郡夾谿谷茆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原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潁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鵠矜爪觜（史記田光曰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杜子美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漢書循吏傳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李白詩六帝餘古丘樵蘇泣遺老漢書趙廣漢傳潁川大姓原褚宗族恣橫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旣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韓退之詩爾連細而黠有似黃鵠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觜）

施註蘇詩卷之二

施註蘇詩卷之三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五首（起熙寧己酉還京師至辛亥乞外除通判杭州赴任由陳潁過廣陵作）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懶惰便樗散疎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曲轅櫟社其大蔽牛匠石曰散材也杜子美詩鄭公樗散鬢如絲晉列女傳周顗母李氏謂顗等曰我屈節爲汝家妻門戶計耳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因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李氏字絡秀顗字伯仁謨小字阿奴）

舊隱三年別杉松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次韻子由綠筠堂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月影萬夫長谷鳥驚棊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會聽北牕涼（宋子京詩檥竹森煙纛杜牧之晚晴賦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密陣而環侍）

送劉攽倅海陵（劉攽字貢父臨江新喻人與王介甫論新法不便介甫怒斥通判泰州）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

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迴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晉阮籍傳籍字嗣宗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掠笞其妻曰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否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韓退之贈劉師服詩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南史謝瀹傳兄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白樂天詩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詩名杜詩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晉張翰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命駕而歸齊民要術四月蓴生莖而無葉名雉尾蓴芽甚肥美葉舒長名絲蓴劉禹錫還京師詩南曹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又贈看花君子詩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再游玄都觀詩桃花淨盡菜花開王注公赴詔獄供此詩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如耳不聞而口不言也）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錢藻字醇老武肅王鏐五世孫熙寧三年以尚書司封郎祕閣校理出守婺州同舍之士餞於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醇老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送之曾鞏爲之序）

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搒（音崩）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漢朱邑傳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嚴助傳上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揚子使我紆朱懷金唐地理志婺州東陽郡劉禹錫答子令詩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後漢岑彭傳南陽津鄉有詔過家上冢白樂天初到江州詩遥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文選班叔皮北征賦心愴悢以傷懷左傳曰旰注旰晏也漢張湯傳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宋仁宗景祐二年置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南隅上谷郡圖經燕太子丹築臺置千金其上以招賢士天下謂之黃金臺柳子厚詠史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史記樂毅傳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虞卿傳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孔子世家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莊子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杜子美詩崢嶸吐高論漢書東方朔傳注搒擊也韓退之赴江陵詩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偸公烏臺詩話熙寧三年三月作古詩一首送錢藻此詩除無譏諷外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

出爲郡不少自勉強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便之故也）

送呂希道知和州（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丞相文靖公之孫翰林侍讀學士公綽之子歷知解和滁汝潁湖亳七州）

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一作櫪）陽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塵土堆胷腸君家聯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恥未去猶徬徨無言贈君有長歎美哉河水空洋洋（九域志解州解梁城事見左傳唐地理志和州歷陽郡世說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曰昨逢一鬼大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爲襄陽太守王注蒙正謚文穆本朝名相其姪曰夷簡夷簡之子曰公著皆爲將相晉書陸雲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北齊裴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杜子美入奏行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世說王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西漢有明光宮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顧我閑官不計員策杖頻過知未厭卜居相近豈辭遷莫將詩句驚搖落漸喜樽罍省僕緣待約月明池上宿夜深同看水中天（漢公孫弘傳起客舍開東閣以延賢人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莊子人間世篇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李太白詩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賈島詩船壓水中天）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文與可名同梓潼人畫竹石妙絕一世得者皆寶之）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遥齊物追莊周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别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東坡墨君堂記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以墨君之形容作堂以居而屬余爲文後漢孔融傳凜凜焉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又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莊子内篇有逍遥游齊物論晉王羲之傳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杜詩使我不能飡令我惡懷抱）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劉道原名恕筠州人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道原不以爲意或稠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此詩端爲介甫而發以孔融汲黯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益著其面折之實也）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百金購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强孔融不肎下曹操汲黯本自輕張湯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傍人大笑供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惟我與子猶徬徨世人共弃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朝來告别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挂冠兩紀鬢未蒼定將文度置膝上喜動鄰里烹猪羊君歸爲我道名姓（一作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史記晏嬰傳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韓退之詩丹墨交横揮又答崔立之書將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後漢孔融傳見曹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漢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憤怒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韓送張道士詩恨無一尺箠爲國答羌夷又臣有一寸刃西京雜記淮南王著鴻烈書自云字中皆挾風霜漢蓋寬饒傳無多酌我我迺酒狂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當此之時能飲一石毛詩屢舞僛僛又屢舞僊僊李白短歌行天公見玉女大笑供千場韓愈答胡生書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廬山記匡俗先生姓匡名俗殷周之際遯世隱居廬於此山因號廬山亦曰匡山按匡廬先生謂道原父俗一作續後漢逢萌傳解冠挂東都城門晉書陶弘景挂冠神武門王述傳述愛子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字文度古樂府木蘭歌磨刀霍霍向猪羊後漢法眞傳太守請見眞乃幅巾詣謁又符融傳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吾行亦偶然及此新過雨

鳥樂忘罝罦魚樂忘鉤餌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莊子胠篋篇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煙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廣雅村落居也陶淵明歸去來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又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我行無疾徐輕楫信容漾船畱村市鬧閘發寒波漲

舟人苦炎熱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頹山（後漢光武紀王邑圍昆陽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庾信詠懷詩哭市聞妖獸頹山起怪雲歐陽荅聖俞大雨詩夕雲若頹山夜雨如決渠）

萬竅號地籟衝風散天池喧豗瞬息間還挂斗與箕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又地籟則衆竅是已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水橫波莊子逍遙游南溟者天池也）

潁水非漢水亦作蒲萄綠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桃初醱醅又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古樂府有白銅鞮歌）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年來煩惱盡古井無由波（白樂天贈元稹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孟郊詩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起）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張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眞色魚鰕易豢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一作闇）人亡鹿溟飜帝斬鼇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臯騎鯨遁滄海捋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游遨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開卷逢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鯤化陋儵濠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殷勤理黃菊未遣沒蓬蒿（班孟堅兩京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史記屈原傳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韓退之調張籍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又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列子湯問篇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王注亡鹿言明皇天寶之亂斬鼇言肅宗誅安史再造唐室漢馮唐傳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又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唐杜甫傳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西川往依焉武以世舊待甫甚善雲谿友議甫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恚目之曰杜審言孫擬捋虎鬚莊子列御寇篇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世說王子猷爲桓冲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荅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杜甫傳甫客耒陽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揚子彫蟲篆刻壯夫不爲韓詩文字鋭氣在揮霍見旌旆揚子般之揮斤羿之激矢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宋元君召匠石爲之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逍遙游篇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葑菼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王注道科有仙卿仙伯如大茅君傳有云紫陽左公太極仙伯是也神仙傳王知遠謂弟子曰吾漸游洞府仙曹除吾爲少室仙伯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揚雄傳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瑞應圖黃龍居四龍之長神靈之精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潘安仁秋興賦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之思莊子人閒世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又田子方篇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韓退之示爽詩我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又閔己賦在隱約以平寬固哲人之細事）

傅堯俞濟源草堂（傅堯俞字欽之）

微官共有田園興老罷方尋隱退盧栽種成陰十年事倉黃欲買百金無先生卜築臨清濟喬木如今似畫圖隣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管子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杜反照詩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吳僧贊寧筍譜俗閒謂筍爲龍孫盧仝詩萬籜抱龍孫攢迸溢林藪）

陸龍圖詵挽詩（陸詵字介夫餘杭人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至種芋充饑願罷四路使者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當改詔獨置成都府一路提舉省其三使詩云挺然直節庇峩岷蓋謂是也所歷桂延秦鳳晉與定成都六州秦鳳未上而改命詩云六州巷哭蓋總言之爾）

挺然直節庇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産過車巷哭六州民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他日思賢見遺像不論宿草更沾巾（禮記屬纊以俟絕氣　漢揚雄傳家産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後漢祭遵傳喪還光武幸城門過其車騎　孔叢子子産死鄭人巷哭三月　晉羊祜傳祜卒南州人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　王注東坡與介夫相別於京師而會於鳳翔故詩及之　唐地里志鳳翔府貞觀七年置岐陽縣　趙抃成都古今集記大聖慈寺思賢閣歷政知府一一繪像因以爲名　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胡完夫名宗愈常州人）

柏舟高節冠鄉隣絳帳清風聳搢紳豈似凡人但慈母能令孝子作忠臣當年織屨隨方進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晉列女傳韋逞母宋氏父授以周禮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時博士盧壺曰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隔絳紗幔受業　漢翟方進傳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晉周伯仁注見本卷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晉王羲之蘭亭序俛仰之間已爲陳迹　詩國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鳴叫强知時多才久被天公怪闕食惟應孌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顏公食粥敢言炊詩人情味眞嘗遍試問於今底處（一作事）虧

（詩國風風雨蕭蕭雞鳴膠膠小序風雨思君子也　韓退之雙鳥詩天公怖兩鳥各捉一處囚　杜子美同谷縣詩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顏魯公乞米帖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肎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早歲便懷齊物意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江文通恨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莊子有齊物論　白樂天詩可惜濟時心力在）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神宗青苗法既行子由度不能救以書抵介甫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爲教授東坡是時亦以論新法爲介甫所嫉通判杭州出都來陳子由送至潁且同謁歐陽公而別蓋熙寧四年也）

征帆挂西風別淚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眞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無坎井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元微之別白樂天詩自識君來三度別遣迴白盡老髭須　周易吉人之辭寡又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劉禹錫鞏子歎意行無舊路　柳子厚愚谿對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　莊子達生篇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患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王注公赴詔獄供此詩言弟嘗爭議新法不合乞罷既美其去果決亦是譏新法之不便也）

近別不改容遠別涕霑胷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人生無離別誰知恩愛重始我來宛丘牽衣舞兒童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問我何

年歸我言歲在東離合既循環憂喜迭相攻語此長太息我生如飛蓬多憂髮早白不見六一翁（唐地理志陳州宛丘縣詩國風宛丘注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李白南陵别兒童詩兒女歌笑牽人衣歐陽公自號六一居士）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何人遺公石屏風上有水墨希微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峨眉山西雪嶺上萬歲不長之孤松崖崩澗絶可望不可到孤煙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刻畫始信天有工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爛心難窮神機巧思無所發化爲煙霏淪石中古來畫師非俗士摹寫物象畧與詩人同願公作詩慰不遇無使二子

含憤泣幽宮（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王注松高尺餘四時不改色今義媚有之朱景玄歷代畫斷畢宏大曆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以詩詠之韋偃工老松異石咫尺千尋駢柯攢影杜雙松圖詩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

陪歐陽公燕西湖（王注潁州西湖）

謂公方壯鬢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朅來湖上飲美酒醉後劇談猶激烈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插花起舞爲公壽公言百歲如風狂赤松共游也不惡誰能忍饑啖仙藥已將壽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樂城上烏棲暮靄生銀釭畫燭照湖明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

（漢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宋玉高唐賦玄木冬榮煌煌熒熒韓詩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史記張良世家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唐陸龜蒙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乃食杞菊頤神養壽漢陳遵傳謂張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後漢童謠城上烏尾畢逋李太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杜牧之詩暮靄生澤樹斜陽下小樓班孟堅西都賦金釭銜璧注釭燈盞也晉桓伊傳王國寶謝安女壻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國寶諂諛行於主相之間嫌隙遂成武帝召桓伊飲安侍坐命伊吹笛一弄乃請以箏歌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云云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有愧色）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畱宿

長淮久無風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吞吐久不嘬（楚快切）孤舟繫桑本終夜舞澎湃舟人更傳呼弱纜恃菅蒯平生傲憂患久矣恬百怪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餅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

（孟郊詩寒江浪起千堆雪禮記毋嘬炙鄭氏注嘬謂一舉盡臠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乘其車繫桑本焉漢司馬相如上林賦洶涌澎湃左傳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韓退之感二鳥賦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又見本卷船上小詩注）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十六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煙雨淒然頗有當年氣象也墨蹟在吳興秦氏集作平淮墨蹟作長淮今從墨蹟）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一作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茆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白樂天山鷓鴣詩黃茆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上寒月低杜牧之詩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杜樂游園歌獨立蒼茫自詠詩）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山鴉噪處古靈湫亂沫浮涎遶客舟未暇然犀照奇鬼

欲將燒燕出潛虯使君惜別催歌管村巷驚呼聚玃猴
此地他年頌遺愛觀魚幷記老莊周
（延平志苦竹潭在尤溪縣西潭有五龍人常見之有魚者棹舟潭上龍吐涎沫舟膠不能進晉溫嶠然犀事注見第二卷呂氏春秋梁園之北黎丘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弟昆好扶邑之丈人而道苦之張華博物志燒燕肉而致龍物類相感志龍之爲性麤猛而畏鐵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之人不可渡江海潛虯注見第一卷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莊周觀魚注見本卷）

濠州七絕

塗山（公自注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唐地理志濠州鍾離縣有塗山九域志當塗城塗山氏之邑）

川鎖支祁水尚渾地埋汪罔骨應存樵蘇已入黃熊廟
烏鵲猶朝禹會村
（古岳瀆經禹理淮水三至桐柏水功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九馗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猱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輸五象搏擊騰趠疾奔輕利倏忽之間視之不可久禹授之同律同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神與神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徙淮之陰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於海李肇國史補永泰初楚州有漁者於淮中釣得古鎖不絕以告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獼猴躍復沒國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防風汪罔氏之君也罔一作芒酈道元水經注引春秋左傳哀公七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塗山在壽春東北今濠州是顧按柳子厚塗山銘塗山巖巖界彼東國亦指在濠州而吳越春秋則以塗山在會稽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謂即今會稽蕭山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顧其處皆有禹迹未詳孰是姑並著之漢韓信傳樵蘇後爨顏師古曰樵取薪蘇取草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能國語作黃能能奴來切三足鼈也）

彭祖廟（公自注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

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鬬蚍龜空餐雲母連山盡
不見蟠桃著子時
（神仙傳彭祖帝顓頊玄孫姓籛名鏗歷夏至商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又云彭鏗善補導之術并服水桂雲母粉麋角常有少容漢武故事武帝七月七日與王母會

遺帝蟠桃七大如彈丸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何可得也博物志亦云）

逍遙臺（公自注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爲堂）

常怪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
誰信先生無此懷
（晉劉伶傳常乘鹿車攜一壺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莊子列御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觀魚臺（九域志濠州有莊子觀魚臺）

欲將同異較錙銖肝膽猶能楚越如若信萬殊歸一理
子今知我我知魚
（陸士衡文賦考殿最於錙銖鄭玄禮記注八兩爲錙漢律曆志二十四銖而成兩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淮南子斟酌萬殊陸士衡文賦體有萬殊物無一量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曰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互見本卷讀杜詩注）

虞姬墓（九域志陰陵城項羽迷失道於此蓋虞姬死所）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倉黃不負君王意
只有虞姬與鄭君
（漢鄭當時傳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四望亭（公自注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記今存而亭廢者數年矣）

頹垣破礎沒柴荊故老猶言短李亭敢請使君重起廢
落霞孤鶩換新銘
（唐李紳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白樂天詩閑吟短李詩又借教短李作歌行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浮山洞（公自注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船中那得見
乾坤浮水水浮空（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代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晉天文志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杜洞庭詩乾坤日夜浮）

泗洲僧伽塔（公自記泗洲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語余曰此固前定無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參寥有詩誌此事）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
香火未收旗腳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
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
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得行固願留不惡
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
不嫌俗士汙丹梯一看雲山遶淮甸（漢衛青傳大風起沙礫擊面杜詩步壑風吹面泗州圖經龜山水陸院在城東三十里宋元嘉中文帝遣臧質拒魏太武於此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韓退之送僧澄觀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魁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孔稚圭北山移文請回俗士駕謝靈運擬鄴中詩躡步陵丹梯）

龜山（九域志泗州盱眙縣龜山鎮）

我生飄蕩去何求再過龜山歲五周身行萬里半天下
僧臥一菴初白頭地隔中原勞北望潮連滄海欲東游
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頹今在不（公自注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按元嘉文帝紀年也杜子美詩我生苦飄蕩韓退之別知賦將歲行之兩周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水皆滄色仙人謂之滄海）

發洪澤中塗遇大風復還（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洪澤鎮）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挂帆卻西邁此計未爲非洪
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
就船賣此意厚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
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何勞弄澎

湃終夜搖牕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晉謝安傳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涌安吟嘯自若舟人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九歌湘君章使江水兮安流李白詩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飛杜子美詩白魚如切玉又溪友得錢留白魚一作溪女杜別贊上人詩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澎湃注見本卷杜詩朝迴日日典春衣韓退之詩篋中有餘衣）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一作水雲）黃淮陰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
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收霧卷已亭午有風北來寒
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
賈亂疾雷一聲如頽牆使君來呼晛置酒坐定已復日
照廊恍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

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九域志楚州山陽郡淮陰縣在州西四十里漢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白樂天詩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莊子齊物論疾雷破山韓退之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清泉百丈化爲土魚鼈枯死吁可悲漢張湯傳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漢五行志言之不從則有白眚白祥聽之不聰則有黑眚黑祥）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劉貢父名攽公有送劉攽倅海陵詩見本卷錢公輔字君倚時正在郡賢主人謂君倚也）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

日飲相對悅如夢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閧（韓退之寄盧仝詩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莊子德充符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史記孔子弟子傳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杜甫飲中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荀子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毛詩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戰國策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引弓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九域志揚州廣陵郡杜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杜牧之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灣口見揚州地志烏臺詩話云熙寧四年十一月赴杭州通判寄劉攽詩云吾邦正喧閧言杭州監司所聚初行新法事多不便）

孫巨源

（孫巨源名洙廣陵人在諫院時王介甫行新法多逐諫官御史巨源心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懇乞補外知海州既會於此東坡與劉貢父劉莘老皆坐論新法以去巨源既同舍雅相厚又居諫省而此詩云終歲不及門則異趣可見又用柳子厚王孫猿事終以巨源絕交之何其責之深矣）

三年客京輦憔悴難具論揮汗紅塵中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譬如王孫猿吾儕久相聚恐見疑排根我禍類中散子通眞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史記蘇秦傳揮汗成雨班孟堅西都賦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柳子厚憎王孫文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雖羣不相若也漢灌夫傳竇嬰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孟康曰根音痕欲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晉嵇康傳初婚魏宗室拜中散大夫康作幽憤詩曰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又與山濤絕交書云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書見文選山濤字巨源沈傳師嶽麓寺詩永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

劉莘老

（劉莘老名摯極論新法章數上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曾布作十難折之仍詰兩人向背好惡之情繪懼謝罪莘老獨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又云若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安石大怒將竄嶺外上不聽謫監衡州鹽倉初安石黨友傾一時造作言語以爲幾於聖人至是遂以其學亂天下先生詩士方在田里云云謂此也）

江陵昔相遇幙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峩冠挹（揖仝）搢紳如今三見子坎坷爲逐臣朝游雲霄間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喜慍子豈眞可人邂逅成一歡醉語出天眞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唐地理志江陵本荊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名漢馮唐傳上功幙府晉郗超傳謝安曰郗生可謂入幙之賓莘老嘗在荊州幕府故云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杜子美詩明光起草人所羨漢丙吉傳馭吏醉歐丞相車上吉曰第忍之不過汙丞相車茵耳漢酷吏周陽由傳同車未嘗敢均茵伏韓退之赴江陵詩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楚辭離騷序遷之江南晉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桓溫傳溫嘗經王敦墓曰可人可人詩國

（風）（避逅相遇適我願兮杜甫寄李白詩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漢司馬遷報任安書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施註蘇詩卷之三

施註蘇詩卷之四

漫堂先生宋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至

詩四十七首（起自京口之錢塘以是年十一月抵任通守錢塘作）

游金山寺（南唐僧應之頭陀巖記金山昔名浮玉因裴頭陀江際獲金貞元二十一年節帥李錡奏易名金山）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羇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鞾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公自注是夜所見如此）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郭景純江賦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漢地理志岷山注云在蜀郡公蜀人也故云我家張又新水經揚子江心中冷水第一竇鞏金山寺詩西江中冷波四截湧出一峰青嶙嵲毛詩魴魚赬尾注赬赤色也尚書厥四月哉生明又哉生魄注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禮記月三日而成魄魄月質也稍表異物志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木玄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此乎左傳僖二十四年晉文公謂咎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三國孫權傳魏文帝詔曰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潤州圖經焦山焦先所隱故以爲名）

金山樓觀何耽耽撞鐘擊鼓聞淮南焦山何有有修竹

採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迹絕時有沙戸祈春蠶（公自注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我來金山更畱宿而此不到心懷慙同游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清晨無風浪自湧中流歌嘯倚半酣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公自注焦山長老中江人也）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為同龕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饑臥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雖未三見黜叔夜自知七不堪行當投劾謝簪組為我佳處畱茆菴

張平子西京賦大廈耽耽晉夏統傳甲夜之初撞鐘擊鼓楞嚴經食辦擊鼓衆集撞鐘揚雄傳橫江潭而漁列女傳趙津涓女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法帖褚遂良書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時禪誦嵇叔夜絕交書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三後漢崔駰傳祖篆辭甄豐辟命投劾而歸又周黃徐姜傳序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遂辭出投劾而去注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

甘露寺

潤州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上唐寶曆中李德裕建（公自注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很石云諸葛亮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畱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為穆宗皇帝造福所葬者也）

江山豈不好獨游情易闌但有相攜人何必素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肎聯鞍古郡山為城層梯轉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天水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卻望大明寺惟見煙中竿很石臥庭下穹隆如伏貙緬懷臥龍公挾策事琱鑽一談收猘子再說走老瞞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畱觀蕭公古鐵鑊相

對空團團陂陁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怪此能獨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紈隱見十二疊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青猊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赫赫贊皇公英姿凜以寒古柏手親種挺然誰敢干枝撐雲峰裂根入石窟蟠薙草得斷碑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牢見伏理可歎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肎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後世徒辛酸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漢張耳傳如平生歡徐鉉吳錄太祖入廣陵造大明寺輿地志石羊巷在城南吳時孫氏隧道也劉備詣孫權權與俱獵因辭各據一羊羅隱石羊詩紫髯桑蓋此沉吟很石猶存事可尋三國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孔明臥龍也文選商鞅挾策以鑽孝公吳曆曹公聞孫策平定江東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猘狂犬也三國志魏武帝小字阿瞞潤州類集甘露寺有梁天監中所鑄鑊有銘可驗漢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周鼎泗水注見一卷石鼓詩魚豢魏略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畱於霸城李賀金人辭漢歌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潤州類集甘露寺有張僧繇畫菩薩列子周穆王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後漢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注紈素也冰言鮮潔如冰范蔚宗宦者論冰紈霧縠之迹溢於珍藏潤州類集甘露寺有陸探微畫狻猊注詳一卷開元寺詩史記平原君傳民家有躄者盤跚行汲杜子美畫鶴詩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唐李德裕傳初封贊皇縣伯潤州類集甘露寺今有李德裕祠堂畫像及所植檜周禮雉氏掌殺草注雉翦也玉壺清話潤州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神光累夕起於圊廁間一日其廁無故自圮長老應夫再營之方築基鑿土去地數尺一甓函復土中刻曰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於上元縣禪衆寺舊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槨一錦襆九重皆余之施也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舍利以資穆皇之冥福也江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刺史李德裕記四雄諸葛武侯吳大帝梁武帝李衛公也漢韓信傳以刻印刓忍不能予刓五丸反注手弄角訛也杜子美贈閭丘師兄詩漠漠世界黑區區爭奪繁漢賈誼服賦千變萬化今未始

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漢齊王傳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晉阮籍傳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東坡志林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歎曰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游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遺迹感而賦詩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使文悲乎對曰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游童牧豎躑躅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鼓之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憶昔子美在東屯數間茆屋蒼山根嘲吟草木調蠻獠
欲與猨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驅馬獨出無往還
惟有柳湖萬株柳清陰與子供朝昏胡爲譏評不少借
生意淩挫難爲繁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憮然
嬌姿共愛春濯濯豈問空腹修蚰蟠朝看濃翠傲炎赫
夜愛疎影搖清圓風飄雪陣春絮亂蠹響啄木秋聲堅
四時盛衰各有態搖落悽愴驚寒溫南山孤松積雪底
抱凍不死誰復賢

（杜移居東屯詩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谿來往皆茆屋淹留爲稻畦北史蠻獠傳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獠者南蠻之別種左傳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會稽典錄孔融與曹公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韓昌黎外集送浮屠令縱西遊序譏評文章商較人士史記荊軻傳願王少假借之晉王恭傳恭美姿儀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白樂天悟眞寺詩根株抱石長屈曲蟲蛇蟠晉列女傳謝道韞詠雪云未若柳絮因風起）

送蔡冠卿知饒州

（冠卿與安石議刑名不合遂補外得饒州公送行詩意蓋在此）

吾觀蔡子與人游掀髯笑語無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
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穽衆所畏布路金珠誰不裹

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强今亦頗憐君獨守廷尉法
晚歲卻理鄱陽枻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須猛火
世事徐觀眞夢寐人生不信長轗軻知君決獄有陰功
他日老人酬魏顆

（漢史丹傳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注儻蕩疎誕無檢也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夜飲朝至未已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漢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秩千石張釋之傳釋之爲廷尉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杜子美短歌行君今理柂春江流又錦樹行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羸牛東方朔七諫服罷牛而驂驥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白居易詩試玉要燒三日滿楞嚴經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古詩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漢于定國傳父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左傳宣十五年魏顆從父治命嫁其嬖妾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報王注先生詩案自言以譏當今朝廷進用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穽以陷之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玉布於道路）

次韻楊褒早春

（楊褒字之美嘉祐末爲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潁州好收法書蔡君謨多從借搨歐陽公見其女奴彈琵琶有詩云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床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亦可見其人也）

窮巷淒涼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騎衝雪
來聽佳人唱踏莎破恨徑須煩麴糵增年誰復怨羲娥
良辰樂事古難竝白髮青衫我亦歌細雨郊園聊種菜
冷官門戶可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

（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樂府曲名有踏莎行世說孔羣與親舊書今年田得七百斛秫不了麴糵事韓退之贈崔立之詩高士例須憐麴糵山海經東南海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娥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謝靈運擬鄴中詩序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白樂天詩白髮更添今日鬢青衫猶是去年身杜子美有小園種秋菜詩又醉時歌廣文先生官獨冷漢鄭當時傳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白樂天詩歸騎紛紛滿九衢放朝三日爲泥塗杜偪仄行曉來急雨春風顚睡美不聞鐘鼓傳）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換聾丞（漢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注頓讀曰鈍　投劾注見本卷焦山詩　漢黃霸傳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　公烏臺詩話軾初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時事力難勝貪戀君恩退未能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材不能勝任也）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頽自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吾方祭竈請比鄰（白樂天詩悶默向隅心摧頽觸籠翅　魏文帝雜詩客子常畏人　詩國風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漢孫寶傳署御史主簿徙入舍祭竈請比鄰）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擁褐横眠天未明衰鬢鑷殘欹雪領壯心降盡倒風旌自稱丹竈錙銖火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牀頭唯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公自注俗謂竹几爲竹夫人）（韓石鼎聯句詩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　杜牧之詩金鐏沉萡蟻貢　鄭嵎津陽門詩笑云鮐老不爲禮飄蕭雪領垂頤　詩召南我心則降　蘇秦傳齊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　孟東野京山行此時游子心百尺風中旌　朝野僉載京兆稱炭而爨多少一鎔必覺之　江文通別賦守丹竈而不顧　大還丹秘訣圖凡一斤藥有十六兩每兩有二十四銖從冬至建子日辰起火分兩錙銖相應　世說王安豐婦卿安豐豐曰婦人卿壻於禮不敬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

紙帳

亂文龜殼細相連慣臥青綾恐未便潔似僧巾白疊布暖於蠻帳紫茸氊錦衾速卷持還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漢尚書郎更直建禮門給青綾被今西掖之任也　子玉官爲尚書郎　舊唐書南蠻傳婆利國有古貝草緝花以作布細者名爲白疊　杜子美贊公房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　又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錦衾春還客始覺心和平　韓退之寄盧仝詩破屋數間而已矣　神仙傳董奉居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請致雨奉曰雨易得耳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曰先生但致雨當爲架好屋屋成奉乃大雨　杜茅屋爲秋風所破歎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孤山在西湖上惠勤僧杭人東坡通守錢塘見歐陽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子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東坡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遂賦此詩）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出石（一作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肎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窻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茲游淡薄歡有餘到家怳如夢蘧蘧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杜子美雨詩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　王維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　漢薛宣傳宣爲左馮翊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矣　今笑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寶雲庵山　沈休文詩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　韓退之詩喚起窻全曙催歸日未西　柳子厚浮圖鶻說有鷙曰鶻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　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荅之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公自注近屢獲鹽賊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

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鞵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哺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餘知非不去慚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列子昔者夢為人僕數罵杖撻無不致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周禮小司徒之職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揚子紆朱懷金唐李泌傳肅宗在靈武泌入議國事出陪乘輿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也因賜金紫莊子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孔稚圭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風俗通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晉劉伶傳常乘鹿車神仙傳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食御老故來採耳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又述懷詩麻鞋見天子莊子說劒篇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漢張騫傳堂邑父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晉陶潛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潘閬觀華山詩高愛三峰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魏野詩從此華山圖帳裏更添潘閬倒騎驢郭緣生述征記華山有三峰直上數千仞古詩凜凜歲云暮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後漢馬援傳戒兄子嚴敦書曰効龍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杜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公烏臺詩話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以譏諷朝廷鹽法按坐妻子移鄉法太急也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從乃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寬大容歌呼君恩飽暖及爾孥才者不閑拙者娛穿巖度嶺腳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出游無伴籃輿孤作詩雖未造藩閾破悶豈不賢摴蒱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朅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圖知君篋櫝富有餘莫惜錦繡償菅蘧窮多闕險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唐王維傳維善畫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漢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唐百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參聞適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白樂天詩歷想為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杭州圖經附郭二邑所管寺院內錢塘二百七十仁和六十五合三百三十五所外七邑不與焉晉陶潛傳王弘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腳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至州元稹杜甫墓誌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白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摴蒱宋高祖紀桓玄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南史柳惲傳武帝嘗曰分其才藝足了十人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後漢張衡思玄賦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名畫錄李成工山水營丘人也世號李營丘韓退之畫記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明年至河陽座有趙侍御者見之感然進曰噫余之所手摹也）

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宮闕畱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谿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松百丈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徐來驚睡餘遂超義皇傲几蘧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錢塘記唐元和中議築塘防海塘始開募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來者如雲旬月而塘成因名錢塘五代史吳越世家錢氏自唐末有國兼有兩浙幾百年宋興俶朝太祖厚禮遣還國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王子年拾遺記後漢郭況庭中起高閣置衡石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衛之劉禹錫泰娘歌斗量明珠鳥傳意晉宣帝紀王凌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帝曰以公非折簡之客故耳十三州記靈隱山青巖晉咸和中有僧登之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晉殷浩傳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弱質望秋先零釋氏要覽唐顯慶中王玄策使西域至維摩示疾之室

遺址壘石爲之玄策躬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號方丈風俗通織毛褥謂之氍毹三輔黃圖武帝溫室殿規地以罽賓氍毹杜子美北征詩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晉陶潛傳嘗言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莊子人間世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注几蘧古聖君名畢通注見三卷陪歐陽公燕西湖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肎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谿何足道
處置六鑿須天游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
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門前萬事不挂眼
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

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今不恥
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
居高志下眞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文章小伎安足程
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宛丘注見前卷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謂長人而異之曲禮君子欠伸撰杖屨潘安仁秋興賦勁風戾而吹帷莊子外物篇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南史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唐沈全交嘲詩詞評士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韓退之詩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班固西京賦紱冕所興冠蓋如雲韓退之送窮文太學四年朝虀暮鹽又贈張籍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挂眼晉職官志州郡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唐地理志杭州餘杭郡秦始皇本紀作前殿阿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庾信小園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世說王弼見何晏自說注老子旨意晏多所短不復作聲但應諾諾史記趙世家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杜子美貽柳少府詩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爲尊公烏臺詩話任從飽死笑方朔肎爲雨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陛楯郎我雖短幸休居言弟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陛楯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虀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差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爲學官故有是句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饑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復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爲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熙寧五年簽書公事太子中舍張次山守希元創建張建康人號能吏）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時不肎入官府高人自與山有素
不待招邀滿庭戶臥龍蟠屈半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
背之不見與無同狐裘反衣無乃魯張君眼力覷天奧
能遣荊棘化堂宇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
才多事少厭閒寂臥看雲煙變風雨筍如玉筯椹如簪

强飲且爲山作主不憂兒輩知此樂但恐造物怪多取
春濃睡足午牕明想見新茶如潑乳

後漢龐公傳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漢張禹傳忽忘雅素注素故舊也臥龍山在越州漢匡衡傳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韓退之答孟郊詩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莊子漁父篇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維摩經心不住內亦不住外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三國志龐統傳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任彥升讓吏部表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書王羲之曰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歡樂之趣莊子天運篇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茶苑湯少茶多則乳面聚

姚屯田挽詞

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韋叟一經在
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爲善樂逍遙卻恨棄官遲
七年一別眞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

（建康實錄孫權於朱方築城因京峴山謂之京鎮又因門謂之京口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乃舉集其門因號萬石君少子慶爲相謚恬侯後漢東平憲王傳顯宗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白樂天詩病瘦形如鶴）

送岑著作（岑著作梓州人名象求字巖起時以提舉梓州路常平還蜀故詩云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懶者常似靜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懶於冰底魚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平聲）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不受砭藥除臨行怪酒薄已與別淚俱後會豈無時遂恐出處疎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李白送蔡山人詩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詩召南鵲巢疏云鳩拙於營巢禮記月令魚上冰蓋未解凍之時魚於冰下自藏也許慎說文砭以石刺病也）

吉祥寺賞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晉謝安傳羊曇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杜牧之贈別詩春風十里揚州夢卷上珠簾總不如）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上人宴坐觀空閣觀色觀空色即空

和劉道原見寄（劉道原事見第三卷送道原歸覲南康詩注）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

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烏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後漢鄭玄傳玄從馬融受業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魏志郭嘉傳劉表坐談客耳漢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汲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如發蒙耳左傳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韓退之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淮南子鷄知將旦鶴知夜半詩小雅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王注先生詩案云以譏當今進用雜亂無分別也）

和劉道原詠史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吳客漫陳豪士賦桓侯初笑越人方名高不朽終安用日飲無何計亦良獨掩陳編弔興廢牕前山雨夜浪浪（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則挾筴讀書問穀則博塞以游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晉陸機傳機吳郡人齊王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之史記扁鵲傳姓秦氏名越人與虢中庶子論方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又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及病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杜子美醉時歌名垂萬古知何用漢袁盎傳盎徙吳相辭行兄子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絲盎字也韓退之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列子仲尼篇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楞嚴經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食或宿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漢石顯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者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莊子曰鴟得腐鼠鵷鶵過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公烏臺詩話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劉恕寄詩三首軾依韻和云云此詩譏諷朝廷近

（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以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也譏□□之顚爵位如鴟鳶以腐鼠嚇鴻鵠□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杭州圖經六和寺開寶三年建太平興國五年改開化寺）

羨君超然鸞鶴姿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畱
青山漫漫七閩路門前江水去掀天寺後清池碧玉環
君如大江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白樂天懷錢舍人詩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林世程閩中記閩之人居海隅有七種故謂之七閩秦時閩越王無諸王此地白樂天詩白浪掀天盡日風劉禹錫洛城舊居詩水繞庭臺碧玉環王注六和寺後有池蘇子美所賦金鯽魚是也）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麥半黃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白
衣仙人在高堂

和蔡準郎中見邀游西湖三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闇天雲拂地
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
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畱不見錢塘游宦客
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賈誼服賦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列子黃帝篇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五年之後始一解顏而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
卻似麋鹿游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

公卿故舊畱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畱君不見拋官彭澤
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漢賈誼傳乘流則逝兮得坎則止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晉陶潛傳性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
卻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
臨風飽食得甘寢肎使細故胷中畱君不見壯士憔悴
時饑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杜詩踏藕野泥中詩大雅釋之叟叟烝之浮浮韓退之薦詩倒身甘寢百疾愈賈誼服賦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史記孫武傳吳王曰將軍罷休）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太昊祠東鐵墓西一樽曾與子同攜回瞻郡閣遙飛檻
北望檣竿半隱堤飯豆羹藜思兩鵠飲河噀水賴長蜺
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左傳梓慎曰陳太昊之墟也先生志林云余嘗過陳州畱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往嚙其趾見有鐵錮之漢翟方進傳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鄉中追怨誣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漢昭帝時天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竭歐陽公詩獨有花上提壺盧勸我沽酒花前傾）

長明燈下石闌干長共松杉鬭歲寒葉厚有稜犀甲健
花深少態鶴頭丹久陪方丈曼陀雨羞對先生苜蓿盤

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唐文粹有高邁長明燈頌劉餗唐朝傳記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劉禹錫詩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杜子美海椶行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法華經天雨曼陀羅華閬川名士傳薛令之開元中爲右庶子作詩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槃槃中何所有苜蓿長欄干上幸東宮見之題其傍曰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乃謝病）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首

黑雲飜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杜子美茅屋歌俄頃風定雲墨色白樂天悟眞寺詩赤日間白雨又三游洞序水石相薄跳珠濺玉柳子厚詩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李賀貝宮夫人詩空光帖妥水如天）
放生魚鼈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枕能令山俯仰

風船解與月裏回（天禧四年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
烏菱白芡不論錢亂繫青菰裏綠盤（一作綠槃）忽憶嘗新會靈
觀滯畱江海得加餐（周禮籩人之實菱芡栗脯注菱芰也芡鷄頭也太史公自序畱滯周南歐陽公食鷄頭詩凝祥池鎖會靈園注京師賣五嶽觀鷄頭最佳）
獻花游女木蘭橈細雨斜風濕翠翹無限芳洲生杜若
吳兒不識楚辭招（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猶在唐皇甫冉詩縈回楓葉岸畱滯木蘭橈張志和漁父詞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楚辭宋玉招魂砥室翠翹挂曲瓊些劉禹錫詩拾羽翠翹鬣屈原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杜子美詩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

故鄉無此好湖山（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白樂天中隱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大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畱司官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又和裴相閑行詩偷閑意味勝長閑）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飈呼不來流汗方被體稀星乍明滅暗水光瀰瀰香
風過蓮芡驚枕裂魴鯉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火雲
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身微欲安適坐待東方啟（杜子美詩汗流被我體又倦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又貽柳少府詩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曦詩小雅東有啟明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
諜知秦過看山識禹功（公自注餘杭始皇所舍舟也西北舟枕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稻涼初吠
蛤柳老半書蟲荷背風飜白蓮腮雨退紅追游慰遲暮
覓句効兒童北望苕谿轉遙憐震澤通烹魚得尺素好
在紫髯翁（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秦始皇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從狹中渡注云餘杭也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館於雒汭歎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韓退之詩蛤即是蝦蟆漢五行志昭帝時上林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杜子美詩蟲書玉佩蘚又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杭州圖經苕水出天目山北入太湖乃古震澤也故老相傳夾岸多苕草秋風吹花浮如飛雪因以名谿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王注張遼以紫髯將軍目孫權今莘老多髯又姓孫故用此事）

宿臨安淨土寺

鷄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參禪固未暇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閉門羣動息香篆起煙縷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晚凉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浩歌出門去暮色入村塢微月半隱山圓荷爭瀉露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今爲猿鳥顧廢興何足弔萬世一仰俯（晉孫綽天台賦羲和亭午游氣高褰蘩嬰日在午曰亭午李肇國史補湖州有顧渚紫筍茶陸羽茶經與楊祭酒書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一上太夫人一充昆弟同啜白樂天白蓮詩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臨安縣圖經眞寂院一名山房在石鏡山東吳興記臨安縣東石鏡徑二尺七寸甚清明四面俱見人形吳越王錢鏐布衣時嘗照石鏡鏡起而聳戰）

自淨土步至功臣寺

（臨安圖經功臣山在縣南二里本名大官山吳越王錢氏建爲功臣院祥符元年改賜今額）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松間野步穩竹外飛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度千人溝下有微流泫岡巒蔚回合金碧爛明絢緬懷異姓王負擔此鄉縣長逢跨下辱屢乞桑間飯誰謂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凜然英氣逼屹起猶聳戰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綉被原野金珠散貧賤實融旣入朝吳芮空記面榮華坐銷歇閲世如郵傳惟有長明燈依然照金殿（臨安圖經寺有溝名曰千人相傳錢氏役千人一日而成晉佛圖澄傳敕龍取水泫然微流西漢有異姓諸侯王表晉郭璞詩五百年生異姓王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以販鹽爲盜天復二年封越王昭宗詔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跨下用史記淮陰事桑間飯用左傳趙宣子靈輒事聳戰字見前篇石鏡注後漢竇融傳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名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漢吳芮傳高祖以其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封長沙王一年薨三國諸葛誕傳注魏黃初末盜發吳芮冢容貌如生後與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但微短爾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寬饒卬視屋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劉禹錫詩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長明燈注見本卷）

游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茆宴坐荒山巓精誠貫山石爲裂天女下試顔如蓮寒牕暖足來朴朔夜鉢呪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門願爲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公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効）（李照徑山山門事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山李白相逢行高揖黃金鞭徐陵紫騮馬詩玉鐙繡纏鬉金鞍錦覆幪山門事狀徑山之頂乃天目龍之別居國一大師法欽初隱此山頂有素衣老人前致拜曰我龍也自師到山吾屬五百皆不安我將挈歸天目願捨此爲立錫地乃請師南登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去此湫當涸矣留一穴之水愼勿壅之我將時至衛師焉今一穴見存謂之龍井又國一大師初入山遇獵者以其地結草菴請師居之其後龍湫旣平北峰之陽復有草菴可居師乃止焉菴蓋龍所爲今菴基在而草不生又師一日坐石屛之下有白衣士自言是天目中子山人也長安佛法有難聞師道行高邈願度爲沙彌往救師曰汝有何術曰我誦俱胝觀音呪功力無比師欲驗之乃曰吾坐後石屛汝能呪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屛

（裂爲三片今謂之喝石巖師知神異爲薙髮賜名惠崇至京師與術士競勝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欲以試佛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去吾不用汝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山門事狀常有白兔二跪於杖屨之間古樂府木蘭歌雄兔腳朴朔雌兔眼迷離王注引抱朴子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卽浮出長十餘丈方士一吹縮至一寸取著壺中遇旱出龍而雨集呪水降龍此事相類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韓退之詩頃刻青紅浮海蜃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公烏臺詩話熙寧六年游徑山雷題云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勝處差安便以譏諷朝廷進用之人多是刻薄褊隘不少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閑之處爲樂也）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呂名仲甫字穆仲丞相文穆公蒙正孫）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古來軒冕徒操捨兩悲慄數朝辭簪笏兩腳得暫赤歸來不入府卻走湖上宅寵辱吾久忘寧畏官長詰飄然便歸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游出郭及未黑（軒后本記見浮葉乃爲舟觀轉蓬乃作車晉謝安傳兄子玄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了無喜色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莊子天運篇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杜子美詩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腳踏層冰又偪仄行徒步飜愁官長怒又鄭廣文詩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娟娟到湖上瀲瀲搖空碧夜涼人未寢山靜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憀慄君胡不相就朱墨紛黝赤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詰君來試吟詠（一作味）定作鶴頭側改罷心愈疑滿紙蛟蛇黑

（高適人日寄杜二詩柳條弄色不忍見鮑明遠翫月詩娟娟似蛾眉白樂天西湖晚歸詩煙波淡蕩搖空碧南史謝靈運傳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楚辭宋玉九歌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北史蘇綽傳拜大行臺右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杜詩新詩改罷自長吟）

夜泛西湖五絕

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豔如半璧游人得向三更看（生魄注見本卷遊金山詩杜子美新月詩影斜輪未安盧仝月蝕詩初露半箇璧漸吐滿輪魄）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漢天文志東宮蒼龍星按蒼龍角亢之宿夜半而沒）

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公自注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漢天文志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注角芒角也後漢天文志長庚廣如一匹布著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施註蘇詩卷之四

施註蘇詩卷之五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六十九首（起熙寧壬子以後通守錢塘作　施注缺今補）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兹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或爲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蹙缾罌走千里眞僞半相瀆貴人高宴罷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

印紫餅截圓玉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豈如泉上僧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蒻籠寄新馥欠伸北牕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致一斛（左傳襄二十二年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白居易廬山草堂記堂東有瀑布瀉階隅落石渠夜中如環珮琴筑聲酉陽雜俎允街縣有泉泉眼中水走旋如盤龍驢馬飲之皆驚走盧仝詩白絹斜封三道印茶錄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紫黑之異又茶宜蒻葉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焙中）

答任師中次韻（公自注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間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貲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兒輩知注見第四卷越州張中舍詩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又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貲唐符載就襄陽節度于頔求買山錢頔與百萬）

沈諫議名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絶持獻沈既見和又别作一首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杭州圖經湖上有水仙王廟在錢塘門外二里）

詔書行捧縷金牋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李肇國史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憐曲名不佳欲改之坐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蓮後有此曲誤呼想夫憐杭州圖經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北山之形如獅子名獅子峰）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定應牀下拜梁松蠹魚自曬閑箱篋科斗長收古鼎鐘我欲棄官重問道寸莛何以得春容（王注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漢曹參爲齊相當避正寢以延蓋公後漢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我乃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科斗詳見石鼓詩注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最多見集古錄曰東方朔客難以莛撞鐘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莛撞巨鐘禮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聲）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嚀無一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白鬢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廛足卻

追范蠡五湖中（韓詩直置心親無貌敬漢書揚雄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廛）

監試呈諸試官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詞雖少作勉强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眞可飲每聞科詔下白汗如流瀋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調和椒桂釅咀嚼沙礫磣廣眉成半額學步歸踸踔（丑甚切一作跉）維時老宗

伯氣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淰至音久乃信知味猶食椹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朕爾來又一變此學初誰諗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飷高言追衛樂篆刻鄙曹沈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卻顧老鈍軀頑朴謝鐫鋟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

左傳僖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卜偃曰不可以五稔廣雅秋穀熟也古謂一年爲一稔按先生以嘉祐六年辛丑中制科入第三等至熙寧五年壬子在杭州監試蓋十二年矣今十稔舉成數云晚唐劉得仁詩一著麻衣便白頭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北齊選衆監者飲墨水一斗王注嘉祐初文格彫鐫磔裂如劉幾魏宜之屬後漢馬廖言城中好廣眉四方皆半額莊子秋水篇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跉同踸王注老宗伯言歐陽永叔也禮運以龍爲畜故魚鮪不淰淰魚駭貌詩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漢末高朕爲蜀郡守興設學校修周公禮教邦人立石室祠之在文翁石室傍王注衛玠樂廣言其時尚虛無之學也曹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爲篆刻而不用也揚子或問淵騫曰存寢

望海樓晚景五絕（杭州圖經東樓一名望海樓在舊治中和堂北太平寰宇記樓高十八丈唐武德七年置）

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二十回

橫風吹雨入樓斜
壯觀應須好句誇
雨過潮平江海碧
電光時掣紫金蛇

青山斷處塔層層
隔岸人家喚欲譍
江上秋風晚來急
爲傳鐘鼓到西興（杭州圖經浙江渡在候潮門外對西興）

樓下誰家燒夜香
玉笙哀怨弄初涼
臨風有客吟秋扇
拜月無人見晚粧

沙河燈火照山紅
歌鼓喧呼語笑中
爲問少年心在否
角巾欹側鬢如蓬（唐地理志沙河塘縣舊治南五里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曾開昔潮水衝擊錢塘江岸至於奔逸入城勢莫能禦故開沙河以決之河有三曰外沙中沙裏沙）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颼颼欲作松風鳴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遶甌飛雪輕銀缾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公自注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貴從活火發新泉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定州花瓷琢紅玉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盌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塼爐石銚行相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但願一

甌常及睡足日高時（蔡君謨茶辨辨水泉煮飲等極爲詳備有蟹眼魚眼用湯之法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爲一沸四向如涌泉連珠爲第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則湯老因話錄李約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焰者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又新茶詩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先生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二月高郵縣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取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

蘭亭璽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顔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畱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眞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法書苑王右軍蘭亭稧序眞本以蠒紙書唐太宗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搨本以賜諸王眞本入玉匣從葬昭陵梁武帝評右軍書字勢雄踞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閣書斷唐顔眞卿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又徐浩父子皆工草隸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杜子美詩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按嶧山碑李斯書所謂小篆也唐李陽冰得其筆法又見一卷石鼓詩注杜子美詩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王注亭中有顔徐李斯等石刻故叙言之楊妃外傳妃小字玉環明皇覽漢成內傳見飛燕身輕不勝風製七寶避風臺因謂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詩大雅築之登登王注登登打碑聲也栗尾筆也溪藤剡溪紙也唐國史補紙則有剡之剡藤蘭亭記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韓詩百歲如風燈劉禹錫詩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又云偶因獨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服膺）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屐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鋐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茆屋光射天里閭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眞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韓賦乃鬼神之所戲又見第二卷渦口詩注）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幷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去年舉君苜蓿盤夜傾閩酒赤如丹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典衣自種一頃豆那知積雨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公自注王江陳州道人毛詩惟參與昴苜蓿盤注見第四卷和子由詩韻語陽秋酒有以紅爲貴者李賀詩小槽酒滴眞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臙脂史記范雎傳須賈曰范叔一寒至此乎乃與之綈袍漢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

催試官考較戲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鳳咮堂前野橘香劍潭橋畔秋荷老八月十八

潮壯觀天下無鴟鵬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紅旗青蓋互明滅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錢塘候潮圖八月十八日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捲雲湧雪混混庵庵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王注紅旗青蓋言弄潮也）

八月十七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牓出輿試官兩（一作五）人復畱五首

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非關文字須重看卻被江山未放回

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彊外已誇明日失杯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蛇（國策陳軫曰人有遺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蛇先成曰吾能爲之足人奪之酒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

亂山遮曉擁千層睡美初涼撼不譍昨夜酒行君屢歎定知歸夢到吳興

天台桂子爲誰香倦聽空階夜點涼賴有明朝看潮在萬人空巷鬬新粧（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方止見陸龜蒙詩注）

秋花不見眼花紅身在孤舟兀兀中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秋懷二首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幃牕前有棲鵩夜嘯如狐狸露冷梧葉脫孤眠無安枝熠燿亦有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物化逝不畱我興爲嗟咨便當勤秉燭爲樂戒暮遲（古樂府有苦熱行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阮嗣宗詩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漢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鳥入舍止於坐隅注鵩似鴞不祥鳥也詩豳風熠燿宵行疏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曰熠燿燐也杜螢火詩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詩小雅無幾相見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海風東南來吹盡三日雨空堦有餘滴似與幽人語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壺漿慰作勞裹飯救寒苦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畎畝念此坐達晨殘燈翳復吐（古詩夜雨滴空堦陶潛詩壺漿勞近鄰楊惲書田家作勞莊子裹飯而食之詩國風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杜詩初日翳復吐）

哭歐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故人已爲土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相逢說舊游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遠可愛次韻（杭州圖經梵天寺在鳳凰山）

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附守詮詩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和陳述古拒霜花

千株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

細思卻是最宜霜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而今父老千行淚一似當時初去時不用鐫碑頌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三國胡質仕魏累遷征東將軍假節青徐諸軍事子威歷安豐太守厲操清白武帝問卿孰與父清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何敢及父）

臥聞鐃鼓送歸艎夢裏悤悤共一觴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爲量（公自注去時予在試院）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君如汗血馬作駒已權奇齊驅大道中竝帶鑾鑣馳聞聲自決驟那復受縶維謂君朝發燕秣楚日未欹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爲人所勞何必陋鹽輜君看立仗馬不敢鳴且窺調習困鞭箠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空階臥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牆霜葉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瘢痍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

（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賈誼賦驥垂兩耳伏鹽車兮漢書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注汗從肩髆出如血故名汗血漢書郊祀歌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揜上馳詩國風輶車鸞鑣載獫歇驕莊子麋鹿見之決驟顏延年賦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揚雄反騷騷騾連蹇而齊足梁簡文帝紫騮詩青驄懸玉鐙唐史李林甫語諫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揚子在夷貊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爾雅水草交曰湄莊子河潤九里後漢郭伋傳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古詩綠葉發華滋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周頌小序清廟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病甚天子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圖經仁和縣湯村鎮市在安仁東鄉去縣四十一里而都鹽倉在天宗門裏）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羹（史記相如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詩國風胡爲乎泥中莊子讓王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王注諷開北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焚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國史補云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卻自然乞食遶村眞爲飽
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洗足關門聽雨眠
遙想後身窮賈島夜寒應聳作詩肩（晉陶淵明有乞食詩披榛覓路注見第二卷續雪詩唐史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韓退之有送無本歸范陽詩韓石鼎聯句序彌明袖手竦肩而高吟）

客位假寐

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
僚不解事慍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晉郗超爲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鹽官縣圖經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屬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
曉鼓卻隨鵶鵲興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入夢
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
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唐書楊國忠傳諸楊湯沐館在華清宮東垣帝臨幸必遍五家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脚楊妃外傳出有餞飲還有軟脚大唐稽疑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出錢三百千）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羡君臨老得相逢

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
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嗁卻得償當年烹龍爲炙玉爲酒
鶴髮初生千萬壽金馬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
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長陵揭來見大姊
仲孺豈意逢將軍開皇苦桃空記面建中天子終不見
西河郡守誰復譏潁谷封人羞自薦（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後漢荀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列士傳老萊子年七十著五色斑斕之衣戲舞於當庭爲小兒嗁以悅親漢書外戚傳武帝母王太后微時爲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霍光傳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絕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爲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中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音仲隋史文帝外家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唐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爲皇太后以睦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史記吳起傳吳起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爲西河守左傳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
溪上苕花正浮雪顧渚茶芽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
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亦知謝公到郡久
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杜子美詩色好梨勝頰吳興統記梅溪一名東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除列植木瓜引泉杜詩刀鳴膾縷飛晉謝安嘗爲吳興太守唐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刺史崔君爲張水嬉縱州人畢觀牧賞一女姝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守湖州女從人三年矣牧

（有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又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

鴉種麥行

霜林老鴉閒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尾稀明年麥熟芒攢槊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跟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爲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笠澤叢書世謂舜之在下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坐看香煙遶白毫

北寺悟空禪師塔（公自注名齊安宣宗微時師知其非凡人鹽官圖經安國寺在縣西北六百五十步祥符元年改今額寺中有悟空塔塔前有古檜存焉）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豈爲龍顏更分別只應天眼識天人（圓覺經彼病目見空中花又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漢高祖本紀隆準而龍顏三國邯鄲淳見曹植曰眞天人也）

塔前古檜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如今化作雨蒼龍

（傳燈錄二祖慧可初詣達磨祭求佛法直大雪夜侍中庭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詩借用其意）

僧爽白雞（公自注養二十餘年常立坐側聽經）

斷尾雄雞本畏烹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卻置蓮花漏老怯風霜恐不鳴（左傳昭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爲犧也晉遠法師在山中置蓮花漏眡其早晚以爲行道之節）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龍飛甲子盡豪英嘗喜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菊天教明月伴長庚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兄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公自注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楚辭九歌春蘭兮秋鞠鞠同菊烟花錄煬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韓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對殘月長庚太白也史記蔡澤傳躍馬食肉富貴四

十三年足矣）

六和寺沖師閘山溪爲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忍教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潮涴能爲山僧更少畱（杜子美詩江流大自在又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紱歸來萬事輕消磨未盡秪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新爲楊枝作短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蝸殼卜居心自放蠅頭寫字眼能明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跪履數從圯下老遥書間問濟南生東風屈指無多日
只恐先春鶗鴂鳴（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邁蒹萊注見第三卷送劉攽唐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旣年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枝詞以託意王注細琢歌詞卽張善爲小詞也三國焦先作小廬形如蝸殼故曰蝸牛廬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殿下家自足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藏巾箱中史記留侯世家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强下取履因長跪進履父以足受笑而去史記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有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使鼂錯往受業離騷恐鶗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

冬至日獨游吉祥寺

井底微陽回未回蕭蕭寒雨濕枯荄何人更似蘇夫子
不是花時肯獨來（月令冬至則水泉動）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
不論時節遣花開（王注言東君止著意寒梅千朵深紅則吉祥寺牡丹也古今詩話殷七七字文祥周寶舊識之及移鎮浙西一日謂七七曰鶴林杜鵑花天下奇絕聞子能作非時花今重九將近能開花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玄所命司此花今與道者開之然此花非久卽歸閬苑矣女子倏不見及九日爛熳如春寶驚異游賞累日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云又見續仙傳）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橋依舊斜陽裏
不見樓中垂手人（古樂府舞有大垂手小垂手梁吳均曲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又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

和人求筆跡

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眞可弔
半紆春蚓綰秋蛇（王注麥光紙名蓋南中竹紙之流今成都以麻屑競爲之唐舒元輿作弔剡溪藤文言今之錯爲文者皆夭閼剡藤者也剡藤可作紙唐太宗論蕭子雲書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

用和人求筆跡韻寄莘老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不如長康號癡絕癡人自得終天
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拄
頰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從豈得
久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恨無文字相娛
嬉（公自注黃庭堅莘老壻能文）（晉書王衍字夷甫居宰輔不以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曰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晉顧愷之字長康桓溫嘗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其平耳故俗傳愷之才絕畫絕癡絕世說王徽之爲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後漢黃香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畫魚歌（公自注湖州道上作按畫胡麥切音義並同劃以鉤劃魚今三吳水鄉往往有之）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鉤畫水如耕犁渚蒲拔折藻荇亂
此意豈復遺鰍鯢偶然信手皆虛擊本不辭勞幾（冀全）萬
一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
雛插竿貫笠驚鵜鶘豈知白挺鬧如雨攪水覓魚嗟已

鯨（杜詩渚蒲芽白水荇青王注鯢有二有鯨鯢之鯢有魚子之鯢今此言魚子也）

吳中田婦歎（公自注和賈收韻）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苫一月隴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頳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粞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韓退之城南聯句刈熟擔肩頳宋史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史記褚先生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豹問故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得數百萬為河伯娶婦巫行視小家女好者共粉飾之沈之河中云不爾即有水患豹至禁絕之）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從來未省馬牛風卜鄰尚可容三徑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招詞閑詠桂生叢此身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公（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漢鄒陽上梁孝王書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左傳風馬牛注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尚書馬牛其風左傳非宅是卜惟鄰是卜漢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太守王莽居攝以病免官居鄉里臥不出戶於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游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杜子美詩自斷此生休問天唐詩公道世間惟白髮）

朝見新荑出舊槎騷人孤憤苦思家五噫處士大窮約三賦先生多誕誇帳外鶴鳴奩有鏡筒中錢盡案無鮭玉川何日朝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公自注時賈欲再娶）（王注先生本注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荑出舊槎使枯楊生荑之義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惡之求鴻不得漢司馬相如奏子虛上林大人三賦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又詳前卷詩注公答秦太虛書初到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南史庾杲之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常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illegible]謂三韭也盧仝詩夜叉當晝不肎啟夜半醮祭夜半闕）

生涯到處似檣烏科第無心摘領鬚黃帽刺船忘歲月白衣擔酒慰鰥孤狙公欺病來分栗水伯知饞為出鱸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王注杜詩檣烏相背發又檣烏宿處非又檣烏終歲飛此檣竿上刻為烏形以占風者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亦是刻烏於竿上名曰相風傳玄相風賦云棲神烏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韓詩連年收科第如摘頷底髭前漢鄧通以櫂船為黃頭郎注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莊子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注芧橡子也似栗而小山海經朝日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游道場山何山

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峰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欄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禪宗正脉道場山如訥禪師証道於此故名王注何山以何錯讀書得名故有高人讀書夜達旦句杜詩碧瓦朱甍照城郭鶴知夜半注見四卷和劉道原

贈孫莘老七絶

嗟予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浮白出劉向說苑注見一卷和劉長安詩吳都賦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苕溪入太湖（寰宇記湖州安吉縣天目山高萬六千丈父老云欲度難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爲第一水經注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後瀾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雙鳳林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係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雖屬杭州蓋與湖接境也輿地志苕溪一源自天目一源自獨松嶺合淨玉山水至吳興入太湖又見四卷宿餘杭法喜寺注）

夜來雨洗碧巑岏浪湧雲屯遶郭寒聞有弁山何處是
爲君四面竟求看（寰宇記弁山在烏程縣一名下山山石瑩然如玉）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
明朝新月到三更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今日駱駝橋下泊
恣看修網出銀刀（駱駝橋唐垂拱元年造以形似駱駝背名之劉禹錫詩駱駝橋上蘋風起鸚鵡盃中若下春杜詩出網銀刀亂）

烏程霜稻襲人香釀作春風霅（音閘）水光時復中之徐邈
聖毋多酌我次公狂（寰宇記古烏程能醞酒故以名縣又指酒爲烏程張協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韋昭吳錄烏程下若酒有名輿地志若溪在長興縣南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村人取下若水釀酒醇美勝雲陽若溪亦作箬溪蓋長興故屬烏程也霅溪在湖州府城霅者以衆流合集爲義凡四水曰苕溪前溪餘不溪及北流水通謂之霅溪一曰四水蕩激時霅然有聲故名魏志徐邈爲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耳竟得免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陽穀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西漢蓋寛饒字次公爲司隸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賀寛饒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牕半日閒不爲思歸對妻子
道人有約徑須還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鴈亭邊送鴈歸蜀客南遊家最遠
吳山寒盡雪先晞扁舟去後花絮亂五馬來時賓從非
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漢制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騑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郡五馬參差於亭故殷文圭云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幷寄其弟惠山老（一作惠山山人）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榜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
慚愧冒寒髯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
寂寞抱關歎蕭生耆老執戟哀揚子怪君顏采却秀發
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眞疎矣
毗陵高山錫無骨陸子遺味泉冰齒賢哉仲氏早拂衣
占斷此山長洗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

儻容逸少問金堂記與嵇康留石髓（南湖紀畧鴛鴦湖名南湖在府城南其禽多鴛鴦故名一曰兩湖相麗若鴛鴦然五代時湖東有煙雨樓今存王注聾御史指錢安道也安道聾而爲御史故云漢蕭望之傳霍光秉政王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吏民當見者先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肎聽自引出曰不願見於是光不用望之而仲翁至光祿大夫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顧謂曰不肎碌碌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揚雄傳雄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按黄門郎掌守門戶故執戟潘岳詩執戟疲揚王注毗陵常州也高山惠山也陸子陸羽也羽善煎茶次第水品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爲第二包吉贈劉尊師詩曉瀲瓊膏冰齒寒世說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許邁遺羲之書自山之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在焉神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山破石裂青泥流如髓烈取食之如飴餘半與嵇康凝而爲石烈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每逢蜀叟談終日
便覺峨眉翠掃空師已忘言眞有道我除搜句百無功
明年採藥天台去更欲題詩滿浙東（洞天記峨眉山在嘉州係第七洞天又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回五百里在台州天台縣）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吳王池館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處
只留雙檜待昇平（晉書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陳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尋而吳國亡）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臨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蟄龍知（通鑑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爲主上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引名士必欲寘之死太皇太后謂帝言小人忌才中傷者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而吳充申救甚力會王安禮亦以爲言帝曰朕固不深譴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促具獄貶黃州團練副使按公諸詩前後作於熙寧間坐詆謗就逮則元豐二年也因注雙檜詩并撫於此）

宋叔達家聽琵琶

數絃已品龍香撥半面猶遮鳳尾槽新曲翻從玉連鎖
舊聲終愛鬱輪袍夢回只記歸舟字賦罷雙垂紫錦條
何異烏孫送公主碧天無際鴈行高（楊妃外傳開元中中官白秀貞自蜀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爲之温潤如玉光明可鑒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以龍香板爲撥絃乃拘彌國所貢綠冰蠶絲也鄭愚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玉奴太眞小字白樂天琵琶行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歐陽詩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連鎖聲入黃泉玉連鎖今曲名廣林記王維微時爲岐王所知將應舉王令作琵琶新曲引至公主家維自彈主問何曲曰鬱輪袍也主大愛之是年遂爲舉首太平廣記李生者其舅盧有道術謂李生曰未得善箜篌者令侍飲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李生妻陸長源女乃所見於舅家者問有何能曰善箜篌取而視之朱字宛然紫錦條見張說琵琶賦傳玄琵琶賦序故老云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名琵琶釋名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

施註蘇詩卷之五

施註蘇詩卷之六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九首（時通守錢塘作　施注缺今補）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得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青春先入睡白髮不遺窮酒社我爲敵詩壇子有功縮頭先夏鼈（公自注見玉川子）實腹鄙秋蟲莫唱帬垂綠無人臉斷紅舊交懷賀老新進謝終童袍鵠雙雙瑞腰犀一一通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杜牧贈趙嘏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盧仝月蝕詩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又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臛羅隱蜘蛛賦序蜘蛛秋蟲也致身羅網閒歐陽詞舞餘帬帶綠雙垂元稹鶯鶯序其臉斷紅而已李白憶賀監詩稽山無賀老漢書終軍傳軍字子雲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後爲諫大夫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漢西域傳贊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注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小蠻白樂天妾已見五卷李林宗字直木嘗謂樂天爲囁嚅翁）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荅之

（杭州圖經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二年梅摯出守杭仁宗賜詩首章云地有湖山美因以名堂）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有如轆轤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約飭始慕陳婦孝可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平生嗜羊炙識味肎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韓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何故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飭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顏師古注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戍屬孝婦曰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死孝婦養姑愈謹其父母欲嫁之孝婦固欲自殺父母懼遂使養姑淮南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號曰孝婦韓南食詩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又食蝦蟆詩彊號爲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曹子建樂府北斗闌干）

次韻荅章傳道見贈

竝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而況彼

區區何異一醉富鷄鶩非所養俯仰眩金奏髑髏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仕竇效矉豈不欲項質謝鐫鏤仄聞長者言婞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跨當俛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漏宏材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還予授

（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史項羽本紀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莊子人生天地閒如白駒之過隙漢枚乘傳太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詩小雅彼昏不知一醉日富箋云無知之人飲酒一

（醉自謂曰㿻富也鶢鶋海鳥見左傳莊子達生篇昔者有鳥止于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又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撽以馬箠而問之髑髏見夢曰死則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又讓王篇原憲對子貢曰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後漢馬融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亦頗爲正直所羞又竇憲出征匈奴以班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及憲敗固死獄中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離騷經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漢書循吏傳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唐婁師德教其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出跨用韓信淮陰少年事史記韓非傳長袖善舞前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詩國風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毛傳邂逅解悅之貌羅雀注見四卷詩國風緇衣之宜兮又還予授子之粲兮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作此詩言某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

法恵寺横翠閣

朝見吳山横暮見吳山從吳山故多態轉側爲君容幽人起朱閣空洞更無物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更看横翠憶峨眉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横處來

（輿圖考錦江在成都府城南一名汶江織錦濯此則鮮麗其地曰錦里名山記峨嵋山在蜀嘉定州南北有臺山有六寺光相居絕頂白水寺居其中自白水至光相歷八十四盤山徑如線如是者六十餘里至山頂即普賢示現處其屋皆以板爲之）

祥符寺九曲觀燈

紗籠擎燭迎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拾遺記石葉香其狀疊疊如雲母其氣辟癘魏文帝時題腹國來獻段成式詩欲熏羅薦嫌龍腦須爲尋求石葉香按銀葉當是石葉類一曰銀葉字見香譜即燒香所用者任注小說載有以九曲寶珠欲穿之而不得問之孔子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又三國時有術士以藥傅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此直言置魚琉璃盞水中其後點燈魚游泳而不畏耳）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門前歌舞鬬分朋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瑠璃閒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

（唐史玄宗於花萼樓命諸王分朋角戲內典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以一燈然百千燈）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老來厭伴（一作逐）紅帬醉病起空驚白髮新臥聽使君鳴鼓角試呼稚子整冠巾曲欄幽榭終寒窘一看郊原浩蕩春

（郭景純遊仙詩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注兌爲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韓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帬）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膾湖中赤玉鱗遊舫已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漁釣追黄帽未要鞾刀抹絳巾芳意十分强半在爲君先踏水邊春

（白衣人用陶潛事黄帽用漢書黄頭郎事注並詳五卷和邵同年戲贈詩晉張載傳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李賀詩越羅衫袂迎春風韓愈送李端公序紅抹首鞾袴握刀又元和聖德詩注禹會塗山之時大風雷震有甲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絹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朝曦迎客宴重岡晚雨畱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公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廟）（唐王績作醉鄉記水仙注又見五卷）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畱風水洞見待

（前地理志秦分三十六郡富春屬會稽晉太元中改曰富陽）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先生詩話舊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畱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乃略出不食復入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蕚知君繫馬巖花落出城三日尚逶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圖經開化寺開寶三年建僧智曇創此建六和塔金魚池在寺後山澗水底有金鯽魚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詩國風清揚婉兮杜子美詩繫馬林花動詩小雅周道逶遲王注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在杭州游風水洞畱題詩言世上小兒誇疾走意在譏諷世人多務急進不顧大體也）

風水洞二首和節推

（杭州圖經洞去錢塘縣舊治五十里在楊村慈嵓院洞極大流水不竭洞頂又有一洞清風微出故名曰風水洞白樂天長慶三年秋九月來游觀泉石竹木畱詩）

風轉鳴空穴泉幽瀉石門虛心聞地籟妄意覓桃源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清冷慰文園（莊子齊物論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又地籟則衆竅是已陶潛桃源記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而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來此停數日辭去既出得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遣人隨往遂迷不復得路漢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有消渴疾）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團團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非梁棟御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一作）永隨二子脫譏讒（莊子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注扶搖風上行也羊角風之屈曲勢今旋風上如羖羊角也王注馮夷弘農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帝錫爲河伯楚辭九歌云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即馮夷所居也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楚辭惜往日無轡銜而自載王注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先生詩案熙寧六年正月有遊風水洞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人爭進各務讒毀試度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卜隱居之地也詩集作欲出詩案作欲去從詩案）

獨遊富陽普照寺

富春眞古邑此寺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書連筒春水遠出谷曉鐘疎欲繼江潮韻何人爲起予（杜詩連筒灌小園唐人詩話宋之問遊江南靈隱寺夜月澄明獨行廊下因吟曰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沈思久之不就有老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歎駭遲明訪之不復見寺僧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自普照遊二菴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菴半掩西菴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裛裛野梅香入袂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山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本不避人那避世

（杜詩神傷山行深）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瑠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人去山空鶴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卻把飛昇乞內（集作肉）芝（王注河中永樂道淨院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鍊丹於藥院中藥成畱貯院內太玄死周悟先主院事有蒲人侯道華者事悟先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道華愈欣然一旦亡去獨畱一詩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今日碧空飛鄧師鍊得藥畱著與內芝其下列細字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姓李名內芝配住上清善進院學者多疑內芝字爲詳載所出云按集作肉芝原有據神仙傳蕭靜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而食之曰肉芝也抱朴子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瑠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時有世人來舐鼎欲隨雞犬事劉安（漢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庭中雞犬舐之並得飛昇故雞鳴雲中犬吠天上）

新城道中二首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韓詩晴雲如擘絮漢書周勃傳勃下廷尉太后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冐絮提文帝注頭上巾爲冐絮提擲也張平子賦右素威以司鉦王注銅鉦今所謂鑼也）

身世悠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

人間歧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山村五絕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唐書文宗延英對宰相曰卿等有意太平乎牛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治亦可謂小康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布穀鳥名俗云催耕鳥也）

老翁七十自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鮑明遠詩腰鐮刈葵藿班固幽通賦虞韶美而鳳儀兮孔忘味於千載涅槃經食中無鹽按老翁杖藜二絕俱入臺獄詩案詳五卷雙檜詩注）

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後漢馬援傳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盈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半酣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尚記

棃花村依依聞暗香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
驚矍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麞始悟山野
姿異趣難自彊人生安爲樂吾策殊未良
（唐文粹何遜夢渴賦飲不盡器鑑惠用陶潛事注見四卷）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
水雲先已颺雙鳬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
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王注烏榜紅舷遊湖之船也古樂府羅敷行五馬立踟蹰杜詩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又詳五卷莘老葺天慶觀詩注雙鳬注見一卷將往終南詩黃帽注再見前白樂天杭州詩小航船亦畫龍舟杜陵集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注爐有柄曰鵲尾皮日休詩鵲尾香爐一世焚）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鑪錘一手賦形殊造物無心敢望渠我本疎頑固當爾
子猶淪落況其餘龔黃側畔難言政羅趙前頭且眩書
（公自注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惟有陽關一杯酒慇懃重唱贈離居
（莊子大宗師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漢龔遂爲渤海太守黃霸爲潁川太守竝見前漢循吏傳晉衛恒傳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竝時注詳第二卷）

贈別

青鳥銜巾久欲飛黃鶯別主更悲啼慇懃莫忘分攜處
湖水東邊鳳嶺西
（太平廣記漢武故事七月七日於承華殿齋西王母來至有二青鳥挾侍王母旁杜詩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唐韓滉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至厚滉聞其能名至籍中昱爲詞以送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還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此詞滉即時歸之）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
應記儂家舊姓西
（史記越世家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王注寰宇記載西施施其姓也所居在西故有東施家西施家今云舊姓西豈偶不契勘耶然不害其詩句之妙）

月兔茶

環非環玦非玦中有迷離玉兔兒一似佳人裙上月月
圓還缺缺還圓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鬬茶公子不
忍鬬小團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
（古木蘭歌雌兔眼迷離歐陽公有鬬茶歌李義山詩願得化爲紅綬帶許教雙鳳一時銜）

薄命佳人

雙頰凝酥髮抹漆眼光入簾珠的皪故將白練作仙衣
不許紅膏汙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無限閑愁總未知
自古佳人多命薄閉門春盡楊花落
（廣韻的皪白狀冷齋夜話則天長壽二年詔書曰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爲衣古樂府有妾薄命曲）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今歲東風巧翦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信花應恨
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即來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翦刀裁國色初含（一作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
語爲君零落爲君開

（劉禹錫詩仙人衣裳棄刀尺宋之問詠翦綵花詩今年春色好應被翦刀催南部新書唐玄宗內殿賞牡丹謂穆修已曰今京邑詩誰爲首出修已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上曰粧臺前飲以紫金醆則正封之詩見矣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二八佳人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欲把斜紅插皂羅（李白詩蒲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曹植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綠珠石崇家妓善吹笛）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公自注前二令作二翁亭）不如野翁來往溪山

間上友麋鹿下鳬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蛾眉山人醉後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捨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嗁（公自注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插大銀櫛長尺許謂之蓬沓　左太沖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後漢岑彭傳岑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吠犬不驚足下生氂）

於潛女

青帬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觰沙鬢髮絲穿柠蓬沓障前走風雨老濞宮粧傳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苕溪楊柳初飛絮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不信姬姜有齊魯（李白越女詩屐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又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退之月蝕詩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沙王注柠當作杼字書柠同楮於絲穿之下無義說文曰杼機之持緯者絲穿杼言鬢如絲之穿杼也杜子美詩稚子無憂走風雨杜牧之詩老濞即山鑄後庭千蛾眉王注老濞吳王濞此指吳越王錢氏也唐書太宗曰人言魏徵麤疎朕正覺其嫵媚）

自昌化雙谿館下步尋谿源至治平寺二首

亂山滴翠衣裘重雙澗響空牕戶搖飽食不嫌谿筍瘦穿林閒覓野芎苗卻愁縣令知游寺尚喜漁人爭渡橋正似醴泉山下路桑枝刺眼麥齊腰（醴泉漢谷口地隋置醴泉縣在今西安府）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共疑楊惲非鋤豆

誰信劉章解立苗老去尚飡彭澤米夢歸時到錦江橋宦游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前漢楊惲種豆詩見第五卷八月十日夜看月詩注史記齊悼惠世家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進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嘿然晉陶潛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錦江橋在成都大慈寺前所過石橋是也退之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於潛僧綠筠軒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世說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魏曹植與吳質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適意揚州

（鶴用俗傳騎鶴上揚州語）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我雖不解飲把盞（一作琖）歡意足試呼白髮感秋人令唱黃
雞催曉曲與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空殘綠如今莫
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
人非我獨（白樂天有初見白髮感秋詩又詩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

寶山晝睡（杭州圖經寶山在吳山之南）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渾無物
何止容君數百人

（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嘗晝日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又尹緯腰帶十圍世說王導嘗枕周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江山雖有餘亭榭著（一作苦）難穩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
惜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
窮朱欄出山破石壁很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巘葱葱
城郭麗淡淡煙村遠紛紛烏鵲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
新獲微景收昔遁道人眞古人嘯詠慕嵇阮空齋臥蒲
褐芒屩每自捆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
荒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飲

（左傳哀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驕敖也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注高貌杜子美詩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後漢蘇伯阿望春陵郭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世說周顗於王導坐傲然嘯詠導曰卿欲遠希嵇阮耶顗曰安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唐書隱士朱桃椎嘗織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易米茗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捆屨字出孟子）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同汎湖游北山

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潋潋水拍簷駕
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穠纖縹緲
朱樓人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鶩
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薄神所殲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汎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藹藹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帬不知野屐穿山翠
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難邀罵坐灌將軍（公自注皆取其有服也）
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凉與子分（退之詩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晉書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游博徒資產俱盡尚書負思自振之方欲求濟於耽時耽在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史記魏其傳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有服嘗嬰強與俱蚡與夫有隙云云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蚡怒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

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晝臥客書帬歌喉不共聽珠貫
醉面何因作纈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

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漢書揚雄傳贊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南史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帬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帬數幅而去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隊纍纍乎端如貫珠唐嚴尚書與于駙馬詩莫損歌喉一串珠又白樂天詩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爲一串珠李賀詩龜甲屏風醉眼纈杜牧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左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注鄭翩華氏黨鸛鵝皆陣名）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悽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一番匀了一番多（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水潤土溽三月雨曰迎梅五月雨曰送梅）

天上麒麟豈混塵籠中翡翠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閨裏更有偷嗁暗別人（南史徐陵母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蓮子擘開須見臆楸枰著盡更無期破衫卻有重逢處一飯何曾忘卻時（王注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古詩有云圍棊燒敗襖著子故依然乃此格矣蓮子曰菂菂中幺荷曰薏須見臆以菂之薏言之楸枰棊槃也更無期以棊言之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之也忘卻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按古樂府子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又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讀曲歌云芙蓉腹裏萎蓮子從心起又石闕生口中銜碑不得語此詩全祖其意王注未盡）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臨安圖經天目山在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乃神仙所居有三十六洞太平寰宇記山有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天目唐道士字子霞嘗作天目山眞境錄）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三國志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時會雷震先主方食失匕箸謂曹公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施註蘇詩卷之六

施註蘇詩卷之七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六十三首（時通守錢塘作）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五首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煙雲好處無多子及取昏鴉未到閒（傳燈錄臨濟禪師曰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隋煬帝詩見面無多子聞名爾許時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杜子美詩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

洛邑從來天地中嵩高蒼翠北邙紅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公自注謂富公也）（史記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毛詩嵩高維嶽太平寰宇記楊佺期洛城記云北邙山連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十道四蕃志河南北邙山上無林木[illegible]北嶺古樗樹婆娑四五畝）

白汗翻漿午景前雨餘風物便蕭然應傾半熟鵝黃酒照見新晴水碧天（淮南子挈一石尊白汗交流杜子美貽柳少府詩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又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謝靈運詩水碧綴流溫）

疾雷破屋雨翻河一掃清風未覺多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莊子齊物論疾雷破山風震海而不能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西京唐安寺菩提院北壁降魔變相道子畫也）

客路三年不見山上樓相對夢魂閒明朝卻踏紅塵去羞向清伊照病顏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楊惠之與吳道子同時詳首卷維摩像詩注又圖畫見聞誌朱瑤長安人工畫佛道洛中廣愛寺有文殊普賢像世傳道子畫多瑤筆）

寓世身如夢安閒日似年敗蒲翻覆臥破裓（古得切）再三連勸客眠風竹長齋飲石泉回頭萬事錯自笑覺師賢（維摩經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釋典六裓行戒衣也杜子美詩嗜酒愛風竹又詩蘇晉長齋繡佛前）

妙迹苦難尋茲山見幾層亂峯螺髻出絕磵陣雲崩措意元同畫觀空欲問僧莫教林下意終老歎何曾

（皮日休縹緲峯詩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中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木玄虛海賦崩雲屑雨浤浤汨汨雲溪友議韋丹帥江西寄東林僧靈澈詩云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峯前必共聞靈澈荅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朱瑤唐晚輩得法尚雄深滿寺空遺迹何人識苦心長廊欹雨腳破壁撼鐘音成壞（一作敗）無窮事他年復弔今（杜子美題松樹障詩更覺良工心獨苦又詩雨腳如麻未斷絕李賀秦王飲酒歌洞庭雨腳來吹笙）

韓子華石淙莊（韓獻肅公名絳字子華父忠憲公名億平日常語子弟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以故子華服闕誓墓年五十遽請謝事最後手疏言昔晉王羲之去郡不仕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名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則無異矣區區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輕有去就妄干退閑也章屢上終不允後拜觀文殿學士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時年七十六矣次年薨此詩多用子華表意石淙莊在許昌唐武后嘗燕於此）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我

公抱絕識凜凜鎮橫潰欲收伊呂迹遠與巢由對誓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羲之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知人意屈折作濤瀨寒光洗肝鬲清響跨竽籟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薈蔚可勝計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著檜

漢書周勃傳勃從高祖封絳侯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恐不知置辭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兵然安知獄吏之貴也趙飛燕傳手書對牘背注牘木簡也時以爲詔驗問之故令于背上書對辭晉諸葛長民傳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高士傳許由隱于箕山堯名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父牽犢欲飲見由洗耳問其故曰子故浮游俗間求名譽汚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晉書載記苻堅曰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晉王羲之傳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輕述由是情好不協及述爲揚州刺史檢察會稽郡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恥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誓曰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述字懷祖莊子上與造物者游下與無終始者爲友軒后本紀見浮葉乃爲舟黃閔武陵沅記武陵鼎口望沅川中舟如樹一葉漢揚雄傳何必相淵與濤瀨唐李釋之罷相詩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詩國風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閑一葉秋聲對榻眠牀下雪霜侵戶月枕中琴筑落堦泉崎嶇世味嘗應遍寂寞山栖老漸便惟有問農心尚在起占雲漢更茫然

嵇叔夜絕交書人間多事堆案盈几白樂天詩堆案拋來眼較明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李頻月詩看共雪霜同韓退之月詩幽坐有侵戶琴筑注見五卷惠山泉詩詩大雅雲漢篇鄭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閒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公自注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李白代壽山答人書清風掃門明月侍坐華嚴經文殊告善財童子言妙峯有比丘曰德雲汝可往問云何學菩薩行杜子美上方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

病中遊祖塔院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凉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堦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

傳燈錄二祖謂達磨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

虎跑泉（臨安新志性空禪師居大慈山苦無水忽有神人告曰明日當有水是夜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涌出因號虎跑泉）

亭亭石塔東峰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濯罷臥聽空堦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維摩經維摩詰右手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若右手掌中又復還置本處不使人有往來想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

陶令思歸久未成遠公不出但聞名山中只有蒼髯叟數里蕭蕭管送迎

廬山詩遠公送客未嘗過虎谿過則虎輒鳴高僧傳東晉法濟王敦之弟隱剡山或問曰山中勝友者誰則指松曰蒼髯叟也

千株玉槊攙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何處霜眉碧眼客

結爲三友冷相看（高僧傳達磨眼紺青色後稱碧眼胡僧白樂天雙石詩石雖不能言許我爲三友）

東麓雲根露角牙細泉幽咽走金沙不堪土肉埋山骨
未放蒼龍浴渥洼（白樂天太湖石詩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韓退之詩蒼龍露角牙白琵琶行幽咽泉流水下灘阿彌陀經池底純以金沙布地韓退之石鼎聯句巧匠斲山骨漢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曰今安匹龍爲友）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
還盡平生未足心（孫樵乞巧對九衢喧喧交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陰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屛居詠歌吾廬對松敲石不知其餘杜牧之懷齊安郡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

日射西廊午枕明水沈燒盡碧煙橫山人睡覺無人見
只有飛蚊遶鬢鳴（唐何諷蔓渴賦臆日斜照飛蚊遶鬢）

癸丑春分後雪

雪入春分省見稀半開桃李不勝威應慚落地梅花識
卻作漫天柳絮飛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
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謝道韞詠雪未若柳絮因風起已見四卷韓退之晚春詩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又辛卯雪詩翁翁凌厚載曄曄弄陰機）

孤山二詠（幷引）

孤山有陳時柏二株其一爲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爲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柏堂堂與白公居易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記之

柏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
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構依巖出乞與佳名到處傳
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九朝謂自陳歷隋唐五代本朝也莊子心若死灰傳燈錄僧問西來意趙州荅曰庭前柏樹子釋典阿羅漢果獨了生死不度衆生故名小乘如車乘之小者僅能自載聲聞緣覺乘爲中乘菩薩乘爲大乘）

竹閣

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
蒼龍猶是種時孫雨叢恰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
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唐逸史會昌中有海商因風至仙山有院扃閉云白樂天院故樂天荅客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華表鶴注見二卷樓觀詩李遠失鶴詩華表柱頭留語後不知消息到如今吳僧贊寧筍譜俗呼筍爲龍孫詳第三卷游源草堂詩注白樂天蕭悅畫竹歌蕭郎下筆獨逼眞森森兩叢十五莖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白樂天退居渭上村詩聖代元和歲閑居渭水陽維摩詰注見一卷維摩像詩）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娟娟雲月稍侵軒瀲瀲星河半隱山魚鑰未收清夜永
鳳簫猶在翠微閒淒風瑟縮經絃柱香霧淒迷著鬢鬟
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

（丁用晦芝田録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唐司空曙詩滿從雙魚鑰車喧百子鈴荀子鳳凰秋秋其聲若簫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七命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古詩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杜子美月夜詩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國史補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以樺燭擁馬有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撲滅避之）

有美堂暴雨

遊人脚底一聲雷滿坐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十分瀲灩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杜子美朝獻太清宮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謝玄暉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杜牧之夜宴詩酒凸觥心瀲灩光又寄李起居詩雲罍心凸知難捧韓愈城南聯句樹啄頭敲鏗南京羯鼓録羯鼓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宋開府善羯鼓嘗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取譬端直而急唐李白傳賀知章一見呼爲謫仙玄宗坐沉香亭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舊書云灑面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遺主人左傳成十七年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絶

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夜潮留向月中看

萬人鼓譟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左傳哀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鼓譟而進吳師大亂遂敗之晉羊祜傳咸寧中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當應其名耳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留監諸軍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

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白樂天詩愁見舟行風又起白頭浪裏白頭人李太白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

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公自注是時新有旨禁弄潮）（晉夏統傳吳兒木人石心斥鹵字見爾雅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矣公烏臺詩話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五首寫在安濟亭上第四首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閒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斷載謂主上好與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變桑田知此事之必不可成以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蜺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公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莊子田子方篇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虹蜺注見四卷和子由柳湖久涸詩國語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三千孫光憲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尚父俾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刹石化而爲陸地遂列廩庾焉漢張騫傳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即破宛矣）

東陽水樂亭

（公自注爲東陽令王都官槩作又志林云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自然宮商）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一作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强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來軒轅至今魚龍舞鈞天聞道磬襄東入海遺聲恐在海山間鏘然澗谷含宮徵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

（漢溝洫志太始三年趙中大夫白公引涇水注渭中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李太白詩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唐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如凉州甘州伊州之類是也元結水樂說元子居山中有所耽愛者水樂水樂是南磵之懸水淙淙然莊子天運篇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至樂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西域傳魚龍角抵之戲史記扁鵲傳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伯牙海山事見第二卷授經臺詩注家語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慍兮）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少年飲紅帬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霧癡馬惜障泥臨流不肎渡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暮肎將紅塵腳暫著白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破甑棄置何用顧更憑陶靖節往問征夫路（王濟傳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錦障泥前有水終不肎渡濟云此必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李白紫騮馬詩臨流不肎渡似惜錦障泥千姓編周姬姓國也望出汝南後漢郭太傳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世說鄧遐免官後見桓溫溫曰卿何以瘦荅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孟敏字叔達陶潛歸去來辭問征夫以前路）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築室安遲暮又恐太幽獨歲晚霜入屨同游得李生仄足隨蹇步孔明不自愛臨老起三顧吾歸便卻掃誰踏門前路（龍故居徑山國一大師事詳第四卷遊徑山詩注謝宣遠詩四達雖平直蹇步媿無良三國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江文通恨賦閉關卻掃塞門不仕晉葛洪傳閉門卻掃未嘗交游）

臨安三絕

將軍樹

（五代吳越世家臨安里中有大樹錢鏐幼時與羣兒戲樹下及貴歸宴父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樹曰衣錦將軍）

阿堅澤畔菰蒲節玄德牆頭羽葆桑不會世間閑草木與人何事管興亡（晉載記秦苻洪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其後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堅彊盛時童謠云阿堅牽連三十年三國志蜀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遙望童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戲於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沈彬舟過金陵詩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送客愁）

錦溪

楚人休笑沐猴冠越俗徒誇翁子賢五百年間異人出盡將錦繡裹山川（漢項籍傳韓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又見前卷漢朱買臣傳字翁子上拜爲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謝晉郭璞題臨安山詩海門山氣橫爲案五百年間異姓王）

石鏡

（吳興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東有石鏡一所徑二尺四寸光照如鏡武肅王錢鏐幼時遊此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狀）

山雞舞破半巖雲菱葉開殘野水春應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殉佳人（異苑魏武時南方獻山雞以大鏡著其前雞鑒形而舞不止庾信畫屏詩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唐人鏡詩無波菱自動不夜月常明王注鏡有菱花之名故使菱葉字揚雄蜀王本紀武都山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成都郭中號武擔山上有一石徑二丈厚五尺呼爲石鏡以表其墓）

登玲瓏山

（臨安圖經玲瓏山在縣西十二里兩山屹起盤屈九折上通絕頂名曰九折巖行百許步有亭下瞰百里名三休亭）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尚倚空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巖前巧貯風

腳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杜牧之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謝靈運詩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唐人詩浮世無窮事勞生有限身）

宿九仙山（公自注九仙謂左元放許邁王謝之流）

風流王謝古仙眞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巖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南史王儉傳儉嘗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杜子美壯遊詩王謝風流遠金堂玉室注見五卷至秀州贈錢端公詩桃花源詳第六卷風水洞詩註）

陌上花（并引）

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陸士衡羅敷豔歌北渚盈軿軒唐韻軿四面屏蔽婦人車也唐薛能詩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遊東西巖（公自注即謝安東山也東山在會稽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文靖公謝安字安石所居一名謝安山巋然特立於衆峰間拱揖蔽虧如鸞鶴飛舞其巔有謝公調馬路白雲明月二堂址千嶂林立下視蒼海天水相接蓋絕景也下山出微徑爲國慶寺乃安石故宅安石傳云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後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安石孫靈運傳云父祖並葬始寧山中并有故宅及墅故其詩云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世說王羲之語劉惔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注引續晉陽秋曰安石家于上虞放情丘壑正在此山自東漢末析上虞之始寧鄉爲始寧縣至東晉有上虞始寧二邑陽秋所載得其實矣汝陰王性之銍遊東山記刻石國慶攷究甚備性之云今臨安境中亦有東山金陵土山俱非是臨安山則許邁所稱文靖嘗往坐石室臨濬谷謂與伯夷何遠者蓋爲海山之遊而非所居之山也）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況復情所鍾感槩萃中年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相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鬢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臥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煙（晉謝安傳衆咸服其雅量詳見第三卷發洪澤詩注王衍傳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漢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註云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劉夢得詩中年多感槩世說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又分見前注謝翱詩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羅隱集謝安山上嬋娟女馬季緣前縹緲人謝安傳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桓伊撫箏事詳三卷陪歐陽公燕西湖詩注又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入西州門自慨失又羊曇謝安甥也自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因醉不覺至西州門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陸士衡弔魏武文何命促而意長）

宿海會寺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下投黃泉上青冥

綫路每與猿猱爭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饑腸鳴北渡飛橋踏彭鏗繚垣百步如古城大鐘橫撞千指迎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倒牀鼻息四鄰驚紞（都感切）如五鼓天未明木魚呼粥亮且清不聞人聲聞履聲

（莊子田子方篇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楚辭九章據青冥而攄虹劉禹錫插田歌田塍望如綫左太沖魏都賦繚垣開囿觀宇相臨漢貨殖傳童手指千注指千則人百王注杉槽漆斛謂浴室也維摩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晉鄧攸傳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劉斧摭遺有一白衣問天竺長老曰僧舍悉懸木魚何也答云用以警衆曰必刻魚有何因也長老不能答以問琅山悟卞師師曰魚晝夜未嘗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之義）

海會寺清心堂

南郭子綦初喪我西來達磨尚求心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谿長照雪霜侵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

（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求心用慧可安心事注見本卷清淨經有清有濁）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頗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餔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谿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公自注太平寺俗號小徑山）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畱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虎迹候吏鐃鼓競我生本艱奇塵土滿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

（史記禮書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故未能決韓非子子貢見子夏肥而問之子夏曰二者戰於胷中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莊子齊物論是黃帝之所聽瑩也韓退之送文暢師詩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暍注聽瑩疑惑也不聽瑩則無所疑矣白樂天中書寓直詩土木形骸麋鹿心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史記屈原傳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唐李白灑面注見本卷世說王長史亡劉尹以犀柄麈尾著柩中陸龜蒙村夜詩遇敵舞蚍矛逢談捉犀柄杭州圖經功臣山在臨安縣南本名天官山晉天福五年敕改今名晉謝安傳能作洛下書生詠顏愷之傳或請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杜牧之寄張祜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駱賓王月夜詩山虛響似應水淨望如空尚書禹貢泗濱浮磬後漢范冉傳冉字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桓帝時爲萊蕪長左傳襄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晉王徽之傳字子猷山陰夜雪初霽忽憶戴安道安道時在剡便夜乘小舟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烏臺詩話臨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供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入爲夕蝙蝠以日入爲旦出爲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卻是訓狐權攝以戲笑轉運副使王庭老等不分別是非）

汪覃秀才久畱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有辭擲簡搖毫無忤色（公自注汪善書託寫諸人詩）投名入

社有新詩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白樂天讀史詩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江淹擬惠休上人詩】日暮碧雲合佳人猶未來【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廬山蓮社雜錄】謝靈運欲投名入社遠公不許靈運謂生法師曰白蓮道人將無謂我俗緣未盡而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後漢韋著入雲陽山採藥不反見韋彪傳）

再遊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倒牀困臥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公自注】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平生未省出艱險兩足慣曾行犖确含暉亭上望東溟凌霄峰頭挹南嶽共愛絲杉翠絲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自來往明月長圓無晦朔（【公自注】山有白雲峰明月菴）塚上雞鳴猶憶欽山前鳳舞遠徵璞雪驄馴兔元不死煙嶺孤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傲生死不怕黃巾把刀槊榻上雙痕凜然在劍頭一吷何須角（【公自注】以上皆山中故事）嗟我昏頑晚聞道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爲洗心源濁騷人未要逃競病禪老但喜聞剝啄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劉禹錫竹枝詩日出三竿春霧消【韓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東方朔十洲記】蓬萊島別有圓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徑山山門事狀】國一大師法欽居山有雞常隨法會及師奉詔之長安雞長鳴三日不食而死今靈雞塚在焉郭璞題臨安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門事狀】法欽在山有白兔二常跪於杖屨之間【高僧傳】魏武帝時有一僧白足名思始甚有神異號白足禪師【山門事狀】第三代法濟大師洪諲始至是山遇黃巢偏師數千人至而師宴坐不起賊以劍揮禪座者再師神色不動賊投刀而拜寺得以全今二劍迹尚存【後漢靈帝紀】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莊子則陽篇】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劍首之一吷【漁父篇】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宋玉九辯】圜鑿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帝止之猶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須臾而成詩云去時兒女嗁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韓退之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

洞霄宮

上帝高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鏁不易到作者七人相對閑（【公自注】論語云作者七人矣今監宮凡七人）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飛鼠白鴉飜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洞霄宮自皖坊鎮度谿行十數里有山回環中通小徑自山旁而入則有田疇稍前亦復亂峰交鏁如是九疊始上陸平陸而宮居其陽世謂其山爲鏁云【杜牧之弄水亭詩】弄水庭前谿颭灩翠蛟舞【李太白仙人掌茶詩】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深谿月【臨安志】大滌洞白鼠長二尺遊於高虛閣即今洞霄宮也）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菴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離騷】恐美人之遲暮【謝靈運詩】賞心不可忘【又】馳騖感節物【杜子美曲江對雨詩】暫醉佳人錦瑟傍【王維從岐王燕衛家山詩】還將歌舞出歸路莫愁長）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月入秋帷病枕涼霜飛夜簟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空對親春老孟光不作雍容傾坐上翻成骯髒倚門旁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歎長（【阮嗣宗詠懷詩】薄帷鑒明月【謝奕傳】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吹帽注已再見】【後漢梁鴻傳】至吳爲人賃舂每歸其妻孟光爲具食舉案齊眉【漢司馬相如傳】爲不得已強往一座盡傾相如侍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互見第二卷次韻柳子玉詩注】【後漢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杜牧之九日詩】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更霑衣【杜子美九日詩】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閑相過

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蘂嚼黃金

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韓退之寒食夜歸詩飲酒寧嫌盞底深南屏山名湖上有南屏寺摭言李義山師令狐楚大中間綯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之不見因以詩紀屏風而去結句云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柳子厚詩晨朝掇露芽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品益衆福州有方山之露芽郭景純游仙詩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王羲之筆陳圖十二章云橫卸如長舟之截山渚高僧傳支遁字道林姓關氏二十五出家住支山寺謝安與之遊）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

雲水光中洗眼來白足赤髭迎我笑拒霜黃菊爲誰開

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公自注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鬱葱注見前劉禹錫送僧詩序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足注見本卷續高僧傳後魏佛陀耶舍赤髭善解毗婆舍論時號赤髭毗婆舍）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

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

卻在漁舟一葉中（紫髯注詳四卷宿餘杭法喜寺詩晉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好飲雖多不亂桓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白樂天詩三聲猿後思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

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沈煙斷佩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

擁髻無言怨未歸（西京雜記漢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捲西山雨伶玄趙飛燕外傳自序云子于買妾樊通德頗能言飛燕姊弟故事子于

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顧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玄字子于）

遊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

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

且盡盧仝七碗茶（維摩經維摩詰言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謝靈運任家出家注見本卷魏文帝折楊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七碗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湖上

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脈脈娟然如靜女不肎傍阡陌詩

人杳未來霜豔冷難宅君行逐鷗鷺出處浩莫測葦間

聞挐音雲表已飛屐使我終日尋逢花不忍摘人生如

朝露要作百年客喟彼終歲勞幸玆一日澤願言竟不

遂人事多乖隔悟此知有命沈憂傷魂魄（爾雅荷別名芙蕖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西京雜記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杜牧之晚晴賦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莊子漁父篇剌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挐音而後敢乘王注飛屐用葉令王喬飛舄意也注已見漢蘇武傳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禮記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陶淵明荅龐參軍詩序人事好乖便當語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復得永年矣）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以絹切一音硯）罷官歸鄉

秋風摵摵（音色）鳴枯蓼船閣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

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

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狗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遺憂患繞期君正似種宿麥忍饑待食明年麨（盧諶時興詩凝霜沾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蘂蘂芬華落韓退之同冠峽詩因拘念輕矯陶潛五斗見六卷自呂化雙谿詩注史記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毛詩月出皎兮漢武帝紀元狩三年遣使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唐韻麨糗也公烏臺詩話熙寧五年杭州錄參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投井及姓裴人女身死不明事本路提刑陳睦舉駁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沈香三官因此衝替意陳睦張若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軾作詩送之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來說月蝕蝦蟇精仝意比朝廷爲小人所蒙蔽也軾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衝替逐人後當感悟牽復云狗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遺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亦自被劾矣）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

瑠璃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松攲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杜子美渼陂行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瑠璃柳子厚郊居詩寒花疎寂歷劉禹錫詩寂歷斜陽照懸鼓晉謝萬傳簡文召爲撫軍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歐陽公送謝中舍詩故事已傳遺老說世人今作畫圖誇）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二更鐃鼓動諸鄰百首新詩間八珍已遣亂蛙成兩部更邀明月作三人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曷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周禮食醫掌和八珍之齊杜子美麗人行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南史孔珪傳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又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李白月下獨酌詩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曹子建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白樂天春遊詩大限年百歲幾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坂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僻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肎對紅帬辭白酒但愁新進笑陳人北山怨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多謝清詩屢推轂豨膏那解轉方輪（公自注來詩有雲霄蒲輪之句）（杜子美寄李白詩道屈善無鄰莊子寓言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怨鶴用北山移文語注已再見陶淵明歸去來辭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漢鄭當時傳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公自注惟演易）唱和四絕句

戲用其韻跋之

帝城春日帽簷斜二陸初來尚憶家未肎將鹽下蓴菜已應知雪似楊花（白樂天詩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李商隱代官妓贈兩從事詩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邊側帽簷晉陸雲傳少與兄機齊名時號二陸語林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陸機傳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中何以敵此荅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錢昭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是楊花）

平生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公自注皆世所傳錢氏故事）（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白樂天小舫詩白蘋香起打頭風五代史補吳越王初入朝上賜以寶馬馬出禁門驕行卻退王謂左右曰豈遇打頭風耶漢文帝紀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歐陽公歸田錄國朝始置諸州通判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往時有錢昆少卿家世餘杭人嗜蟹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足矣）

西臺妙迹繼楊風（公自注凝式）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

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法書苑李建中直集賢院爲西臺御史善古文八分行書嘗得古文孝經研覈臨學遂盡其勢楊凝式書行草西洛寺觀二百餘處題寫幾遍時人以楊風呼之玉壺清話建中晩喜洛中景物求留司園池庭樹蕭灑自放）

五季文章墮劫灰升平格力未全回故知前輩宗徐庾

數首風流似玉臺（三輔黃圖漢武帝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有方士言此天地劫灰之餘北史庾信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鈔撰學士文並綺豔故世號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徐陵有玉臺新詠十卷）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銅器卽古爵也）

隻耳獸囓環長脣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眞良計（公自注有古篆五字不可識）（李賀詩銅龍齧環似爭力韓退之石鼎聯句旁有隻耳穿上爲孤髻搜神仙傳上元夫人三角髻漢陳遵傳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又見二卷次韻柳子玉詩注）

施註蘇詩卷之七

施註蘇詩卷之八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九首（熙寧甲寅在錢塘聞移知密州之命去杭經常潤道中作　施註缺今補）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鬱蔥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爲湯餅客

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

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晉書賈逵晩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杜子美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肎卑微休唐明皇王后恩寵日衰不自

安一日訴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換一斗麪爲生日湯餅邪上感然閔之又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皆掩口世說王渾與婦鍾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注渾弟倫字太冲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又謝道韞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晉桓溫生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眞英物也父彝以嶠賞遂名曰溫）

贈治易僧智周

寒牕孤坐凍生缾尚把遺編照露螢閣束九師新得妙

夢吞三畫舊通靈斷絃挂壁知音喪（公自注師與契嵩深相知時已逝矣）揮麈

空山亂石聽齋罷何須更臨水胸中自有洗心經（唐鄭棨詩凍缾粘柱礎續晉陽秋車胤字武子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文中子六九師興而易道微晉庾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韓退之詩春秋三傳

（束高閣三國吳虞翻立易註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聚石談經注詳本卷虎丘寺詩晉書佛圖澄嘗齋時至流水從腹旁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鷰鷰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王注成都謂之錦官城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錦溪今借用杜詩錦里先生字以言子野杜子美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鬢眉蒼麗情集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爲作會眞三十韻實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鶯鶯歌漢成帝時童謠曰鷰鷰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一說張祐妾名鷰鷰漢書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漢文帝時爲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年百餘歲乃卒唐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席上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白樂天山游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漢書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未嘗得至後堂禹封安昌侯）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我本西湖（一作江湖）一釣舟意嫌高屋冷颼颼羨師此室纔方丈一炷清香盡日畱（維摩經三萬二千師子座入維摩方丈室中無所妨礙）

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孤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雨（一作雪）打牕（韓退之詩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

寶山新開徑

藤梢橘刺元無路竹杖椶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骨青螺髻踏遍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杜子美詩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梁武帝改造阿育王寺塔塔下得佛髮青紺色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右旋屈爲螺形也白樂天詩天寒野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一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王注先生詩案云此譏諷執政之人以化工比之也）

花開時節雨連風卻向霜餘染爛紅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杜子美詩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

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同櫱）放春妍（潤州鶴林寺杜鵑重九開花爲殷七七事詩意本此詳見五卷後十餘日復至詩注）

不分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爲染根（唐小說韓湘退之姪孫自言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開碧牡丹二朶葉有小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謫潮州至藍關遇雪乃悟今集中有示姪孫湘詩太平廣記唐元和中韓湘於退之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四面各有一朶五色者自劚其根下置藥而後培之及花開果數一如其說）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胷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畧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腳何足道啜過始知眞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懭（一作礦）體輕雖復强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葵花玉銙不易致道路幽嶮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秕糠團鳳友小龍奴隷日注臣雙井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癭

（王注雪花雨腳謂茶也見驪珠集漢書武帝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上怒變色而罷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又蓋寬饒爲司隷校尉好言事犯上意鄭昌訟寬饒有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漢書張禹贊曰禹以儒宗居相位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盧仝謝孟諫議茶歌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歸田錄茶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片龍團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龍團凡二十片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一餅宮人鏤金其上其貴重如此又龍團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茶譜草茶盛於兩浙品以日注爲第一景祐以來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制作尤精其品遂出日注上三國志賈逵爲弘農太守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發憤生癭王注公詩案云此詩以譏世之小人乍得權用不知上下之分妖邪頑懭體輕性滯皆陰斥之也）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長如渴缾盡欲沽囊已竭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鬚吟喜雪詩成就我覓歡處我窮正與君髣髴曷不走投陳孟公有酒醉君仍飽德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笑捧玉盌兩奇絕艷歌一曲回陽春坐使高堂生暖熱

（賈島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古詩纖纖擢素手韓詩會合聯句茗盌纖纖捧白樂天詩艷歌一曲酒一杯）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欲尋遺迹彊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張湛列子註本自無生故曰不死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情鍾注見第十卷遊東西巖詩樂天與果上人訣別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

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卻見夢中身安心好住王文度此理何須更問人

（晉王坦之傳字文度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後經年法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幽明耳言訖不見）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眞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年來白髮驚秋速長恐青山與世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陵春

（劉禹錫詩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烈

落帆古戍下積雪高如丘强邀詩老出疎髯散飀飀僧
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相對自忘憂銅爐
擢烟穟石鼎浮霜漚我行雖有程坐穩且復畱大哉天
地間此生得浮遊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

夜聞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
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
惟有孤栖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二首

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太平廣記僧智永學書敗筆如丘山懷素筆塚見第二卷醉墨堂詩注杜子美詩書貴瘦硬方通神唐柳公權在元和間書有名劉禹錫酬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南史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少時與王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已成絲何當火急傳家法
欲見誠懸筆諫時

（唐褚遂良有一帖云即日遂良鬚鬢盡白柳公權字誠懸唐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爲改容悟其筆諫也）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錢安道名顗爲御史諫官）

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
故點紅燈雪裏看他日卜鄰先有約待君投紱我休官
如今且作華陽服醉唱儂家七返丹

（漢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出暮來號爲朝夕烏茅山志華陽洞在茅山側三茅二許俱得道於此金龍玉簡多投其中華陽玉柱洞中懸石乳其大如椽古歌七還七返三五一龍虎相交入塊室呂仙翁詞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餌道書大還秘契圖從寅至申爲七返卯至坤爲九還）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
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
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南來三見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塗老去怕看新曆日
退歸擬學舊桃符煙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鬚
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酥

（風俗通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通典周人木德以桃爲梗言氣相更也桃梗今之桃符崔寔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栢酒次第從少至老今屠酥其遺意也）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堆盤紅縷細茵陳巧與椒花兩鬬新竹馬異時寧信老
土牛明日莫辭春西湖弄水猶應早北寺觀燈欲及辰
白髮蒼顏誰肎記曉來頻嚏爲何人

（風土記元日作五辛盤庾肩吾詩柳傾栢葉酒試奠五辛盤杜詩注茵陳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因陳晉書劉臻妻陳氏元日獻椒花頌庾信詩椒花逐頌來白樂天詩一見竹馬戲每思童騃時月令出土牛以送寒氣北寺在潤州上元最盛詩國風願言則嚏）

古纏頭曲（按先生此詩爲琵琶女子作杜詩注纏頭以賞歌舞者）

鵾絃鐵撥世無有樂府舊工惟尚叟一生喙硬眼無人

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
鷩帆渡海風掣迴滿面塵沙和淚垢青衫不逢湓浦客
紅袖謾插曹綱手爾來一見哀駘佗便著臂韝躬井臼
我慙貧病百不足强對黃花飲白酒轉關蒦索動有神
雷輥空堂戰牕牖四絃一抹擁袂立再拜十分爲我壽
世人只解錦纏頭與汝作詩傳不朽

（段安節琵琶錄開元中賀懷智善琵琶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漢書有呼韓邪單于白樂天琵琶詩序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年長色衰嫁爲商人婦樂天爲作琵琶行結句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琵琶錄曹綱運撥如風雨裴興奴長於攏撚人謂綱有右手奴有左手樂天詩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衣袖中莊子衞有惡人曰哀駘佗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史記淳于髡傳帣韝鞠𦙶侍酒於前注韝臂捍也漢書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傅韝樂譜琵琶曲有轉關六幺濩索梁州皆其名也唐僧善本彈六幺曲下撥一聲如雷發妙絕入神白樂天琵琶行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唐開元時王元寶嘗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來高會有何佳談元寶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杜子美詩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刁同年草堂

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青山有約長當戶
流水無情自入池歲久酴醿渾欲合春來楊柳不勝垂
主人不用怱怱去正是紅梅着子時

（晉書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畱連獨攜天上小團月
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水光翻動五湖天

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晉書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一作苦）苦令儂
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圓覺經菩薩常覺不生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又如湯銷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煖時冰釋爲水）

有主須還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
失卻當年覺痛人

（六祖詩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慧可安心注見前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我身疼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畱京口不及赴此會二首

不覺朱轓輾後塵爭看繡幰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貴
京兆平反一笑春但逐東山攜妓女那知後閤走窮賓
滯畱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

（晉汝南王亮傳伏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還其母問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値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

翩翩緹騎走香塵激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畱連三夜月
豐年傾倒五州春（公自注時浙西皆不熟罷燈惟蘇獨盛）安排詩律追彊對蹭蹬

歸期爲惡賓墮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後漢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强對〕字出晉書〔西京雜記〕公孫弘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之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言州閭之會前有墮珥後有遺簪〔舊唐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遺鈿墜珥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列子〕黃帝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日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華胥氏之國）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如今似我能（〔公自注〕柳子玉云通若及第不過似我）

虎丘寺

（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闔閭葬國西發五都之士十萬人作冢銅椁三重水銀爲池金玉爲鳬鴈扁諸之劍三千槃郢魚腸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爲虎踞其墳故號虎丘）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一作細穿）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鐵花秀巖壁殺氣噤蛙黽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窈然畱清詩讀者爲悲哽東軒有佳致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凄冷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鑄五劍曰純鈎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以湛盧獻吳吳公子光以弑其君僚湛盧夜飛入楚〔十道四蕃志〕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人無信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寺今有生公講堂〔山志〕寺中有鐵花巖在劍池之側〔又〕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游虎丘有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一千年事顏眞卿爲之刻石〔又〕鬼詩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李道昌爲刺史奏其事陸龜蒙皮日休松陵唱和皆及之〔杜子美詩〕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鼉鼓莫違民（〔詩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唐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宋玉神女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日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

草長江南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

（南史丘遲書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白居易詩〕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王注〕唐譚賓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爲雪衣此呼鴿爲雪衣借用故事也）

浮玉山頭日日風涌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剩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浮玉〕即金山也〔劉夢得詩〕山頭日日風和雨〔杭州圖經〕涌金門外錢塘縣〔韓退之詩〕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世說〕簡文入華林園云覺魚鳥自來親人〔又〕詳注十一卷〔王注〕當時新翻眉樣謂之倒暈在橫雲卻月遠山蛾眉之外先生嘗有詩云倒暈眉連秀嶺浮〔白樂天王昭君詩〕滿面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爲回文詩以寄滔〔月令〕季冬之月鴈北向）

國艷天嬈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詹但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縠雨共驚無幾日蜜蜂未許輒先甛

應須火急回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李正封牡丹詩國色朝酣酒已見前注唐人蜜蜂詩不知辛苦爲誰甜）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眞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畱滯經營身計一生迂（王注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陶潛詩心遠地自偏漢于公傳令容駟馬高蓋車史記漢高祖嫚罵酈食其曰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廬山記瑞香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其始蓋出此山）

上苑夭桃自作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閒對宮花識舊香欲贈佳人非泛洧好紉幽佩弔沈湘

鶴林神女無消息爲問何年返帝鄉（劉郎桃花注見一卷詩國風溱與洧方渙渙兮又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離騷紉秋蘭以爲佩古今詩話潤州鶴林寺杜鵑花相傳唐貞觀中外國僧種之鉢盂中自天台攜來每春末開時有朱裳女子來遊花下俗傳花神也又互見第五卷後十餘日復至詩注）

同柳子玉游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鶴林竹林寺也宋高祖潛龍時常遊寺有黃鶴飛舞因名黃鶴山鶴林招隱潤州二寺也）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戴公山下野桃香巖頭匹練兼天淨（一作靜）泉底眞珠濺客忙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王注劉氏宅戴公山皆潤州事劉裕本家彭城晉氏東遷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南史戴顒世居剡下又徙京口止黃鶴山宋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謝元暉詩澄江淨如練杜子美詩遠水兼天淨國史補李舟嘗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吹之俄有客立於岸呼船共載旣至請笛而吹其聲精壯山石可裂謩未嘗見疑其蛟龍也）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捲簾堂上檀槽鬧送客林間樺燭香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和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千柱耽耽瑣北岡（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白樂天早朝詩月堤槐露氣風燭樺煙香李白詩來時儻佩黃金印）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谿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爲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爲翁栽插萬松岡（王注景純有藏春塢又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岡司馬溫公題詩云藏春在何許鬱鬱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暫時假面弄西涼晴牕嚥日肝腸煖古殿朝眞屨袖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何用區區賦陟岡（鮑照詩鞍馬光照地白樂天詩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又詩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王注道家服日精月華之氣毛詩陟岡注已見）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尊勸孟光更教長笛奏伊涼（公自注子玉家有笛妓）牽衣男女遶太白扇枕郎君煩阿香詩病逢春轉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樂府有伊涼州曲李白詩呼童烹雞酌白酒男女嬉笑牽人衣後漢黃香事母至孝暑扇枕寒則以身溫席）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感時懷舊一悲涼蟾枝不獨同攀桂雞舌還應共賜香（公自注赤同爲郎）等是浮休無得喪麤分憂樂有閒忙年來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柏在岡（漢書孔光爲漢太師賜靈壽杖晉郤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酉陽雜俎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漢官儀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莊子其生也若浮其死也若休又見賈誼鵩賦宋眞宗朝嘗召處士种放爲司諫以論事公卿惡之賜金歸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誥嘗令張君房代之一日賜日本國詔書已受詞頭而失君房所在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偶楊大年與錢若水屬閒忙二令楊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賜金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卻張君房時稱名對韓退之詩浪波沄沄去松柏在高岡）

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庬涼蘇門山上莫長嘯薝（音膽）蔔林中無別香燭燼已殘終夜刻槐花還似昔年忙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尊前替戾岡（賈誼賦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史記越王使大夫種奉步光之劍以賀吳范寗序穀梁春秋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左傳晉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庬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蘇門嘯注見本卷維摩經如入薝蔔林中不聞他香惟聞薝蔔香也按薝蔔即梔子亦名林蘭其花六出至香齊竟陵王子良嘗夜與四學士刻燭爲詩四韻刻一寸以爲率左傳齊晉戰於鞌齊師敗績齊國佐如晉師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言軍出捉得劉曜也）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頹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語清軟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醒時江月墮撼撼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杜詩夜闌接軟語李白詩看朱成碧顏始酡晉劉伶酒德頌二豪侍側焉若蜾蠃之與螟蛉）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牕作飛雨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艇一葉從掀舞細思城市有底忙卻笑蛟龍爲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許灊山道人獨何事半夜不眠聽粥鼓（北史石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曰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杜子美詩晚來急雨春風顛又蕩蕩萬斛舟王注龍驤大舟也又參寥號灊山道人）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縮頭鯿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公自注俗說黃楊一歲長一寸遇閏退一寸）（杜子美詩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襄陽耆舊傳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孟浩然峴潭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杜子美詩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

逸堂

新第誰來作並鄰舊官寧復憶星辰請君置酒吾當賀知向江湖拜散人（劉禹錫詩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陸龜蒙詩官家未議活蒼生詔賜江湖散人號）

遯軒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村古來眞遯何曾遯

笑殺踰垣與閉門

遠樓

西山煙雨卷疎簾北戸星河落短簷不獨江天解空闊地偏心遠似陶潛（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卷西山雨又見前卷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七星在北戸河漢聲西流）

游鶴林招隱二首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西牕有病客危坐看香煙（沈約詩山櫻發欲然）

行歌白雲嶺坐詠修竹林風輕花自落日薄山半陰澗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

書普慈長老壁（公自注志誠）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參白足知禪味苦厭黃公聒晝眠惟有兩株紅百葉晚來猶得向人妍（白足注再見前維摩經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說爲味王注黃公黃鸝也又江浙閒有花謂之百葉紅）

書焦山綸長老壁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譬如長鬣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鑷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左傳昭七年長鬣者相又昭十七年長鬣者三人伏舟側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互見第一卷）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悞入仙人碧玉壺一歡那復間親疎杯盤狼藉吾何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他年故事紀南徐欲窮風月三千界願化天人百億軀（神仙傳費長房爲市掾有壺公來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座上日入後輒跳入壺中長房隨公試展足則亦入壺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責暫遊人閒耳史記淳于髠傳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雍容甚都司馬相如事注再見前史記紂使師涓作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唐時妓皆居

北里孫棨有北里志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南史徐君蒨善絃歌好聲色載妓肆意遊行荊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於是府中諺曰北路魚南路徐歐陽公詩翰林風月三千首釋典三千大千世界柳子厚詩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峯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挈壺不知門外曉星疎綺羅勝事齊三閣賓主談鋒敵兩都榻畔煙花嘗歎杜海中童丱尚追徐無多酌我公須聽醉後麤狂膽滿軀（王注周官有挈壺氏蓋言不必問漏之淺深也南史陳後主於光明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並複道往來漢班固西都賦設兩都賓東都主人以相誇答杜牧之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注再見漢書伍被傳秦又使徐福入海求僊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孫多酌我用蓋寬饒事屢見三國趙雲與曹公戰先主明旦視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沐罷巾冠快晚涼睡餘齒頰帶茶香艤舟北岸何時渡

晞髮東軒未肎忙康濟此身殊有道醫治外物本無方風流二老長還往顧我歸期尚渺茫（楚詞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杜寄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施註蘇詩卷之八

施註蘇詩卷之九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樸園先生張榕端　　商丘宋　至

詩六十五首（起自常潤復還杭州尋去杭之密州任作　施註缺今補）

無錫道中賦水車

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分疇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飛沙鼉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翁（一作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江浙間人目水車爲龍骨車晉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爲鼉更埤雅鼉欲雨則鳴搜神記晉永和中有人日暮寄宿草屋惟一女子居之夜半門外呼曰阿香官喚汝推雷車至曉雷雨作視其門乃大塚也）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羞歸應爲負花期已見成陰結子時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金縷猶歌空折枝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杜牧之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朝酣酒用李正封句注再見杜牧之序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莫負黃花九日期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

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

（晉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卭之事遂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置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競相傳寫都城爲之紙貴　杜牧之寄張祜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傷鴻暗用國策虛弦事注見三卷廣陵會三同舍　魏武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　龍驤注見八卷大風留金山）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閭丘孝忠字公顯）

小圃陰陰徧灑塵方塘瀲瀲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莫遣歌聲便駐雲肎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堦獨自聞

（唐咸通末淮南李公遊江舟于剌船誤濺水濕侍女衣公變色裴慶餘時佐公在坐遽獻一絕云半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李爲之霽顏　列子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弗止餞於郊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反不敢言歸　李白詩白酒初熟山中歸　古詩夜雨滴空堦滴滴空堦裏空堦滴不入滴入愁人耳）

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鬬吴王從今卻笑風流守畫戟空凝宴寢香

（唐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　杜牧秋娘詩卻喚吴江渡舟人那得知　劉禹錫泰娘詩有時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　白居易琵琶行詳第八卷古纏頭曲王注吴王與西施作鬬百草之戲　韋應物詩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

次韻沈長官三首

家山何在雨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怪君肥

（李白詩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史記陳平傳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其不事家産曰亦食糠覈耳　晉王戎之子萬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男婚已畢女將歸累盡身輕志莫違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生肥

（東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嫁娶既畢勑斷家事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九星上經青青之月與日同昇合而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黄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　黄庭內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

（王注帆飽水肥皆方言）

戲書吴江三賢畫像三首

誰將射御教吴兒長笑申公爲夏姬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公自注范蠡）

（左傳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又及共王即位使屈巫聘於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楚殺巫臣之族巫臣乃通吴於晉教其射御戰陳吴始伐楚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史記淮南傳王名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臣聞子胥諫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公自注張翰）

（晉張翰傳字季鷹齊王冏辟爲東曹掾翰因秋風起思吴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謂之見機）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公自注陸龜蒙）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杜子美空囊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新唐書陸龜蒙傳有田數百畝苦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也又有鬬）

（鴨一欄頗極馴養一日驛使過挾彈斃其丸者龜蒙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人懼盡與橐中金以窒其口徐使問善言狀龜蒙曰能自呼名耳西京雜記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常十百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述字孝叔　覿字規父）

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穠鶴閑雲作氅駝臥草埋峰跪履若可教卜鄰應見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

（晉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生風跪履用張良事注見五卷杜詩王翰願卜鄰白居易與元稹卜鄰詩明月許同三逕夜綠楊宜作兩家春王注後有回先生詩或言呂洞賓易姓爲回處士回字乃呂耳）

太常齋未解不肎對纖穠只遣三千履來遊十二峰林空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下逢

（東漢周澤字穉都爲太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問所苦澤以妻犯齋禁遂收送詔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五十九日齋注又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宋玉神女賦穠不短纖不長史記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李白詩會向瑤臺月下逢）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閑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傳燈錄佛爲太子出遊諸城門見老病死遂出家唐小說李源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澤遊甚密一日相約遊青城峨眉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而汲者澤泣謂源曰婦人孕三歲矣吾當爲之子無可逃者後十二年中秋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至暮澤亡而婦乳源後自洛適吳聞葛洪川畔牧童扣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遂去不復見）

贈張刁二老

（張子野湖州烏程人　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十歲各飲三萬六千觴藏春塢裏鶯花鬧仁壽橋邊日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

（白居易九老詩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白鬢鬚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王注藏春刁公塢名仁壽橋張子野所居詩人指言子野蓋子野多寵姬以戲之也）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闃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年復扣門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畱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金剛經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莊子養生主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聽僧昭素琴

至和（一作溫）無攫醳至平無按抑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出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史記田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饑坐聽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永嘉郡記沐溪去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惟存雙鶴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歐陽公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遊靈隱高峰塔（武林山記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山有塔記云唐天寶中建）

言遊高峰塔蓐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有無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荅但指穴藜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徬徨贈別留匹布今歲天蚤霜（史記韓信嘗從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後漢廉范傳注蓐食蚤起食於寢蓐中也三國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按穴藜牀似用其意故王注引此存之）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月缺霜濃細蘂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鷲峰子落驚前夜蟾窟枝空記昔年破裓山（一作高）僧憐耿介練帬溪女鬬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王注天竺山相傳有梵僧云此山自天竺鷲山飛來八月十五夜嘗有桂子落）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二首

西來煙陣塞空虛灑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銜肉憶弟難憑犬寄書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白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雨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常欲有所伺察擇廉吏遣行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曰甚苦食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隱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犖确注見七卷再遊徑山韓退之詩淋浪身上衣後漢周燮傳馮良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煙裊裊十里香朝行曳杖青牛嶺崖泉咽咽千山靜君勿笑老僧耳聾喚不聞百年俱是可憐人明朝且復城中去白雲却在題詩處（盧仝詩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王維山中詩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況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徒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爲誰滿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

愈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
之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苜蓿堆青盤歸來羞澀對妻子
自比鮎魚緣竹竿今君滯畱生二毛飽聽衙鼓眠黃紬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土牛願君恰似高常侍
暫爲小邑仍刺史不願君爲孟浩然卻遭明主放還山
宦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
蝗自識人人不識

苜蓿注已見詩翁梅聖俞也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敕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仕宦亦何異鮎魚緣竹竿乎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二始見二毛王注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又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蒞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有文采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李白詩身騎土牛滯東魯唐書高適始爲封丘尉哥舒翰表掌書記適有詩云只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杜子美贈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後歷蜀彭二州刺史西川節度使終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又孟浩然遊京師與王維善維私邀入禁省俄駕至遽匿牀下維以實對玄宗喜曰朕聞其人久矣何懼而匿詔出再拜令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怒曰卿不求仕奈何誣我因放還後漢卓茂爲密縣令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魯恭爲中牟令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宋均爲九江太守會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戴封爲西華令汝潁有蝗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與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按於潛縣圖經毛君寶同尉方君武與東坡熙寧七年八月廿七日同游西菩山明智院石刻存焉西菩提寺去縣十五里）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
天教看盡浙西山尚書清節衣冠後處士風流水石閒
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三國毛玠典選舉以儉率人魏太祖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後歷官爲尚書僕射唐書方干字雄飛新安人咸通中遯於會稽鑑湖之濱漁釣爲樂時號逸士有詩十卷序之者謂入錢起之室唐末宰臣奏名儒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泉下干其一也一曰（干桐廬人毛令方尉當是二人後）

路轉山腰足未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
明月誰分上下池黑黍黃粱初熟後朱柑綠橘半甜時
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郎取次知（於潛圖經寺前有東西兩山或有雲晦遙望如嶺結用王羲之但恐兒輩覺語意注屢見）

聽賢師琴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
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閑君
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

大絃小絃騶忌子見齊威王語注已見本卷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樂天廢琴詩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先生詩話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答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余退而作杭僧惟賢詩云云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贈寫眞何充秀才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左手挂弓橫撚箭又不見雪
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饑寒富貴兩安在空
有遺像畱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迹問
君何苦寫我眞君言好之聊自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
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

（晉王戎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唐書明皇英武善射初封臨淄王爲潞州別駕尚書譚錄潞州啟聖宮有明皇欹枕斜書壁處腰鼓馬槽並在明皇有一目微斜故作橫撚箭之狀郊特牲野夫黃冠草服世說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曰此子宜置丘壑中杜甫丹青引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資颯爽來酣戰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按王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菴壁）

世俗何知窮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
不問黃公覓素書（史張良傳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其書乃太公兵法）
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句
猶傳青紙小朱書（王注宿州符離縣天慶觀寧道士者少年談老莊極可采寧云道中賣菜人儀狀雄偉常此遊息一日於扉上題二絕句而去書爲大篆體法極異或曰此洞賓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刓之以治疾字字刓痕深寸餘墨迹不滅神仙傳陳摶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死日端拱初卒於蓮花峰下張超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經月不散又華陽處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摶齋中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似摶摶與唱和交友爲呂洞賓詩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天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

淒涼雨露三年後髣髴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
中書君豈不中書（禮祭義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韓愈毛穎傳穎拜中書令上嘗呼爲中書君後因進見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李行中醉眠亭三首

已向閒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
賀監偏工水底眠（唐孫思邈千金方以蝱蟲水蛭爲藥以害物命不獲上昇爲地仙莊子醉者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
須信陶潛未若賢（晉陶潛有酒輒設不問賓主醉則語客曰我醉欲眠卿且去李白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爲周公晝日眠枕麴先生猶笑汝
枉將空腹貯遺編（後漢邊韶字孝先嘗晝日假寐弟子嘲之云云孝先聞之荅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同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又互見六卷寶山晝睡詩注劉伶酒德頌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

潤州甘露寺彈箏

多景樓上彈神曲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
白浪翻空動浮玉（公自注金山名）喚取吾家雙鳳槽遣作三峽孤
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

（王注神曲蓋今箏中有之又楊玄素云孫洙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遊多景樓京師官妓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酒闌巨源請於東坡曰殘霞晚照非奇辭遂作採桑子所謂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是也郭璞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顰而綿眇梁簡文巴東三峽歌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歐陽公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牙槎枯木腹）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雲山煙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賴有高樓能聚遠
一時收拾與閒人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卷入簾鉤直將眼力爲疆界
何啻人閒萬戶侯

聞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
心在飛鴻滅沒閒

（前漢郊祀志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高會日陪山簡醉狂言屢發次公醒酒如人面天然白
山向吾曹分外青江上飛雲來北固檻前修竹憶南屏
六朝興廢餘丘壠空使姦雄笑寧馨

（晉書山簡鎭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每出遊多之習家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次公酒狂注屢見晉桓溫傳溫過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次韻陳海州書懷

鬱鬱蒼梧海上山（公自注東海鬱州山云自蒼梧浮來）蓬萊方丈有無閒舊聞草
木皆仙藥欲棄妻孥守市闤雅志未成空自歎故人相
對若爲顏酒醒卻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公自注陳曾令鄉邑）

（史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漢書梅福字子眞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雙鳧注再見前）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因話錄云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寔無天河之說惟張華博物志云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乘槎來不違時齎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曰某時客星犯斗牛即此人也後世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虛無之說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呼爲支機石云寶曆中子於京都途中逢官差夫遞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准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張騫槎者相襲訛謬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也）

人事無涯生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乘桴我欲從安石
遁世誰能識子嗟日上紅波浮翠巘潮來白浪卷青沙
清談美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晉謝安與孫綽等泛海注詳第三卷詩國風丘中有麻彼畱子嗟小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傳畱大夫氏子嗟字也）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奇事豈虛傳荒怪還須問子年遠託鼇頭轉滄海
來依鵬背負青天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神功亦偶然
聞道新春恣遠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晉王嘉字子年著拾遺記事多怪誕列子海中有五山根無所連著帝遣巨鼇十五舉首戴之山始峙而不動莊子逍遙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相望無復馬牛風山公雖見無多子社燕何由戀塞鴻（公自注昔與巨源劉貢父劉莘老相遇於山陽自爾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公嘗有詩云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漢紀王昌字郎邯鄲人許稱成帝子子輿自立爲天子遣將帥徇幽冀移檄有云南嶽諸劉爲朕先驅王注借用諸劉字指言貢父莘老晉山濤字巨源公借以指孫也）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公自注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宋史陳摶謂錢惟演有仙骨麻衣道者曰此人但能於急流中勇退耳惟演果早年恬退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移病上疏乞骸骨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

漱石先生難可意（公自注謂巨源）齧氊校尉久無朋（公自注自謂）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遺吟詩調李陵（公自注謂李君也）（世說孫楚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可枕石可漱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漢書蘇武留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武臥齧氊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又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久之武歸漢陵置酒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云云陵泣數行下因與武訣按蘇武有別李陵詩四首陵亦作三首故後世稱五言首蘇李云）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縣花（公自注盛爲邑宰）（白居易赴忠州道過巫山題詩於廟云爲報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詩晉潘岳字安仁爲河陽令種花滿縣人號河陽一縣花）

膠西未到吾能說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王莽

漢家殊未識經綸入手功名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井千金購得解飛人（漢書王莽傳宗室廣饒侯劉京上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又莽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衡按此與董卓二詩具有深意入手功名事事新譏安石之變法豈信車中有布乎指呂惠卿之負安石也）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天下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後漢董卓傳鄭泰字公業與周珌伍瓊共說卓以韓馥劉岱孔伷諸人爲牧守及義兵起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相負遂斬珌瓊而鄭泰以詭辭獲免又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荷而行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又董公健見第一卷詩注）

虎兒（王注此篇當爲遠姪作）

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鬢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貙丹砂紫麝不用塗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後漢韋康字元將弟誕字仲將孔融與康父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左傳楚人謂虎爲於菟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韓退之月蝕詩爬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王注世之小兒必塗丹砂紫麝以辟不祥魏志曹眞嘗會吳質等眞肥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眞恚拔刀瞋目言爾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王注段釋之也）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强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公自注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欲起强持酒故交

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伴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饑鼯嗅空案數朝閉閤臥霜髮秋蓬亂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肎覷衰懦（奴亂切一作悞）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麤成資一枝有餘暖願君更信宿庶奉一笑粲

（杜詩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隨一線長歲時記宮中以細線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柳子厚書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居易詩病與樂天相伴住觸屏風用陳咸事詳二卷王頤赴建州錢監詩注詩國風首如飛蓬唐史段太尉秀實謚忠烈初朱泚反召秀實議事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頭豈從汝反耶奮笏擊泚泚舉臂自捍才中其額血流匍匐而走三徑用蔣詡事詳五卷和邵同年詩注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喬太傅見和復次韻荅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閒互憂樂歌笑雜悲歎顚倒不自知直爲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豈暇讀城旦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幷案愧煩賢使者弭節整紛亂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未遭甘鷁退竝進恥魚貫每聞議論餘凜凜激貪懦莫耶當自躍豈復煩爐炭便應朝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爲守故丘眷戀桑榆暖爲君叩牛角一詠南山粲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莊子遊於無何有之鄉漢書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後漢孔融傳曹操討烏桓融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幷案也詩頌小序清廟祀文王也周易觀盥而不薦漢書朱博傳遷琅琊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左傳僖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周易貫魚以宮人寵莊子大宗師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刷燕秣越顏延年賦語已見李白詩雞鳴刷燕晡秣越唐明皇續薛令之詩任逐桑榆暖詳見三卷首甯粲注琴操甯戚衛人飯牛扣角而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舉以爲相按粲本作研音岸山石貌）

二公再和亦再荅之

寒雞知將晨饑鶴知夜半亦知老病客遇節嘗感歎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摶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肎伴元達號神君高論森月旦紀明本賢將汨沒事堆桉欣然肎相顧夜闌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著帽不怪安石緩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舌說劍起慵懦二豪沈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嘿嘿老儒館行看富貴逼炙手借餘暖應念苦思歸登樓賦王粲

（白居易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晉良吏傳喬智明字元達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後漢許劭傳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又段頴傳頴字紀明爲護羌校尉窮討先零東羌悉平之初頴與皇甫威明張然明竝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嵇康書堆案滿几已見前晉書桓溫請謝安爲司馬溫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莊子有說劍篇唐元載爲相有用事四人熏灼中外人爲之語曰卓李鄭薛炙手可熱杜詩炙手可熱勢絕倫三國王粲以西京擾亂乃避地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作登樓賦）

雪後書北臺壁二首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來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王注馬耳山名與臺相對按先生超然臺記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又云南望馬耳常山）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王注道經以項肩骨爲玉樓眼爲銀海起粟使趙飛燕雖寒體無軫粟字又世傳王荆公嘗誦先生此詩歎云子瞻乃能使事至此公壻蔡卞曰句不過詠雪之狀糚樓臺如玉樓彌漫萬象若銀海耳荆公哂曰此出道書也又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滋茂而成稔歲此老農語也唐史劉叉韓愈門人作雪車冰柱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而拜之）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已分酒杯欺淺懦敢將詩力鬭深嚴漁蓑句好眞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敗履尚存東郭足飛花又舞謫仙簷書生事業眞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韓退之聯句再入更深嚴王注鄭谷雪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段贊善摹爲畫圖谷以詩謝之曰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簑世說謝安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又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公此賦實超玄虛但不道鹽耳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下乃似人足者乎李白詩飛花送酒舞前簷退之詩兔尖劍莫竝蓋苦寒則筆退尖矣）

九陌凄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也知不作堅牢玉

無奈能開頃刻花得酒彊歡愁底事閉門高臥定誰家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韓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謝惠連雪賦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注引劉熙注孟子云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頃刻花韓湘事見上卷冬日牡丹注汝南先賢傳洛陽大雪積地丈餘令自出案行至袁安門無行迹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鐵溝行贈喬太博（名敘字禹功）

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來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輈恰似當年韓與侯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孤村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盆倒著接䍦搔白首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肎先誅霸陵尉（韓退之詩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又此縱有魚何足求杜子美詩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晉書山簡傳襄陽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漢揚雄傳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從至射熊館還獻長楊賦以風史記李廣傳廣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廣爲右北平太守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王注禹功嘗欲換武故有此句其後果換左藏知欽州）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來父老借問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風雪會見麥千堆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時開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來倦
遊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公自注郡東廬山絕類峨眉而小）
（白樂天詩青春只有九十日不開口笑是癡人唐人詩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期人故故生僧貫休詩一缾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

蘇州姚氏三瑞堂（公自注姚氏世以孝稱）

君不見董名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
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
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
天意宛在虞鰥後惟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韓愈嗟哉董生行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名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又曰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全篇見文集吳郡圖經楓橋在吳縣西九里尚書有鰥在下曰虞舜蓋姚氏所自出）

莫笑銀杯小荅喬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
作酒不種秔我今號爲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
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
作書貸粟監河侯萬斛船中著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
（陶潛種秫詳六卷自昌化雙谿館詩注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晉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勸農使者古大夫不惜春衫踐泥塗王事靡監君甚劬
奉常客卿虬兩須東武縣令天馬駒泮宮先生非俗儒
相與野飲四子俱樂哉此樂城中無溪邊策杖自攜壺
腰笏不煩（一作須）何易于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紛墨
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
（王注勸農使者指段屯田奉常客卿喬太博也應爲太常博士矣時趙杲爲郡教授三國崔琰對賓客虬鬚直視唐書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索民挽縴易于腰笏身挽朴驚問狀對曰民方耕桑不可役縣令閒暇當任其勞朴愧疾驅去摭遺陶弘景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爲題品草木變芬菲謝
女得秀句留待中郎歸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饑（公自注段有姪女在密）

施註蘇詩卷之九

施註蘇詩卷之十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三十七首（時守高密作）

贈上天竺辯才師（蘇子由辯才法師塔銘畧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於潛人生而右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十歲出家二十五賜紫及辯才號及其終實八十有一沈公遘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閣冠於浙西後退居龍井東坡守杭作亭風篁嶺上名過溪亦曰二老此詩疑倅杭日所作誤寘此卷）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鵠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白樂天寄天竺師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唐裴寛傳寛衣碧衫而長號碧鸛雀碧眼白足注竝見七卷後漢賈逵傳自爲兒童常在大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國語鄭史伯曰今王惡角犀豐盈後漢李固傳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韓退之送僧澄觀詩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顴摩頂用徐陵候寶誌事詳六卷席上代人贈別詩注子由塔碑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摩頂晉唐彬傳身長八尺走及奔鹿王注京師開寶寺僧俗姓張好誦法華經故呼張法華其言語散亂不經故亦呼爲風法華又蘇州義師狀如風狂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之）

游盧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巖巒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有鴟夷挂後車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令阿買爲君書（孔稚圭北山移文抗塵容而走俗狀漢灌夫傳局趣効轅下駒王褒傳褒聖主得賢臣頌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晉王衍傳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揚雄方言秦晉閒美狀爲窕言閑都也美心爲窈言幽靜也儀禮有執燭前馬國語句踐卑事夫差親爲夫差前馬王注言官伎引馬也鴟夷詳七卷胡穆秀才遺古銅器詩注古詩話裴令公夜宴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可謂能保其名也元乃微之韓退之贈張秘書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注或問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答云退之姪必有據而云）

盧山五詠

盧敖洞（圖經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名）

上界足官府飛昇亦何益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韓退之酬盧給事詩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眞人足官府李太白通塘曲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史記秦始皇葬驪山又三十五年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衛宏古文官書序秦始皇密令冬種瓜於驪山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使往視之爲伏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死今新豐溫湯處號愍儒鄉見漢書儒林傳註漢酈食其傳初見沛公騎士曰沛公不喜儒）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祕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稚

三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詩國風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王注傳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

障日峯

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嵋（公自）

注其狀類蛾翁但小耳

晉明帝紀帝年數歲元帝坐置膝上因長安使來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向者之言乎對曰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李白登鳳皇臺詩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古樂府石崇作思歸引

次韻章傳道喜雨（公自注禱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蝝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那肎吐前時渡江入吳越布陣橫空如項羽（公自注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毀毛（一作尾）困牛馬啖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秉畀炎火傳自古荷鋤散掘誰敢後得米濟饑還小補常山山神信英烈

撝駕雷公訶電母應憐郡守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夜窻騷騷鬧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從來蝗旱必相資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掃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斛（公自注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則蝗不復生矣）率以一升完一畝更看蠶婦過初眠（公自注蠶一眠）未用賀客來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蹵（蹴同）踏鮑謝跨徐庾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

唐韻蝝蝗子也左傳宣十五年冬蝝生漢黥布傳上望布軍置陣如項籍軍上惡之撲緣字出莊子詳二卷次韻王誨夜坐詩注北史後秦有蝗齧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啖毛姚崇傳謂倪若水曰今坐觀蝗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詩小雅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朝野僉載唐開元四年河南北蝗蟲為災敕遣使與州縣驅逐採得一石者與石粟一斗者粟亦如之掘坑埋之唐十道四蕃志密州常山齊時祈雨常應因以為名王充論衡書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之續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有不入者天為之笑則電後漢王郎傳元元瘡痍已過半矣家語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五行志旱則魚螺變為蟲蝗漢霍光傳使者旁午注一縱一橫為旁午宋鮑昭齊謝朓與徐陵庾信前後以詩文鳴於南朝前漢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材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名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公自注昨日雷雨）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殷勤此粲者（公自注賀獻花三朵）攀折為誰哉玉腕揎紅袖金樽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回

唐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漢賈誼傳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楊巨源看花詩一林堆錦映千燈詩國風三英粲兮又見此粲者國語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杜牧之醉題金鑷洗霜鬢又九日詩菊花須插滿頭歸

惜花

吉祥寺中錦千堆（公自注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咍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腦槃盛金縷杯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

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公自注錢塘吉祥寺花為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為嘆息也南京羯鼓錄明皇嘗遇二月初宿雨始晴景色明媚小殿亭內柳杏將吐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遣高力士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拆上指笑謂嬪嬙曰此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唐裴行儉平都支遮匐獲馬腦盤廣二尺杜子美詩內府殷紅馬腦盤春秋天雨雹）

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嘆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茆散二豪苦不納獨以鍤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以道自盥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乃聞頓夫子講道出新貫豈無一尺書恐不記庸懦（奴亂切）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慙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煖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粲（淵明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種秫無絃注並見前晉劉伶傳字伯倫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著酒德頌曰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莊子大宗師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傳燈錄據款結案又兩重公案皆禪宗語如此類甚多宗門公案有一千七百說文牘書版也長一尺為牽莊子庚桑楚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稱炭用韋莊事詳四卷次韻柳子玉詩注晉孫盛傳嘗詣殷浩談論食冷而復煖者數四漢刑法志罪人獄已決定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惠帝紀註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二歲刑也）

和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游太山

偶作郊原十日游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終把雲山爛漫酬聞道逢春思濯錦便須到處覓菟裘恨君不上東封頂夜看金輪出九幽（蜀記錦城南有濯錦江左傳隱十一年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兔都反史記封禪書武帝封禪上太山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太山記東南峯名日觀雞一鳴見日出劉禹錫詩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黃庭經九幽日月洞空無）

送春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蜜熟黃蜂亦懶飛芍藥櫻桃俱掃地（公自注病過此二物）鬢絲禪榻兩忘機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公自注來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白樂天禽蟲十二章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鬢絲禪榻注再見華嚴經法界觀清涼澄觀禪師述以明華嚴大旨杜子美送韓十四詩歎息人間萬事非）

首夏官舍即事

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菲吾廬想見無限好客子倦游胡不歸坐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卻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張華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賈子野酒譜扶風傳云頓遜國有安石榴取汁數日成美酒白樂天山石榴詩題詩報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鄭谷子規詩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詩國風式微式微胡不歸後漢孔融傳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四事用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注已見）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家聲赫奕蓋并涼也解微吟錦瑟旁擘水取魚湖起浪引杯看劍坐生光風流別後人人憶才器歸來種種長

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沈湘（漢中山靖王傳雍門子壹微吟古詩話李商隱有錦瑟詩云是令狐楚之青衣杜子美詩暫醉佳人錦瑟旁韓退之詩擘水看蛟螭杜宴左氏莊詩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寒衣竹風下穆然中微凉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師莊切）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晉賀循傳晉武賜循以六尺牀白樂天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又詩日高睡足猶慵起危坐見管子弟子職篇詩國風獨行踽踽詩大雅吉甫作頌穆如淸風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詩國風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莊子山木篇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左太冲蜀都賦鴻儔鶴侶振鷺鵜胡雪飛水宿弄吭清渠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而應門齊物論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淮南子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周易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劉禹錫賦觀物之餘遂觀我生陶潛歸去來善萬物之得時又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皇皇欲何之揚子仲尼皇皇）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晉劉伶傳伶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之）

寄劉孝叔

（劉孝叔名述神宗時擢侍御史知雜數論事剴切會與王安石爭獄事不合出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東坡倅杭與孝叔會虎丘和其二詩載第九卷吳興六客堂孝叔其一人也此詩首言征伐之意熙寧三年十一月詔京畿河北京東西路置三十七將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故云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又立保甲法令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故云保甲連村團未徧五年立方田均稅法詔司農以條約并式頒之天下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量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故云方田訟牒紛如雨七年呂惠卿建手實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奏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八年十月乃罷故曰爾來手實降新書云云又曰平生學問止流俗是時安石凡議其新政者皆以流俗謂之也孝叔年七十二卒銘與聞錄其風節贈秘閣修撰）

君王有意誅驕鹵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汙資（當作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譜況復連年苦饑饉剝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强醉寂寞虛齋臥空甒公廚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方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吳興丈人眞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一作祖）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公家只在霅谿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

（三國志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注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謝靈運詩金雞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柳子厚古東門行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漢趙廣漢傳劾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衛按資斧資字當是質字之訛質與鑕通史記范雎傳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又一語無劾請伏斧質又石慶傳罪當伏斧質又漢書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諸本既譌資舊注因並作資斧解極無謂今正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筭術曰方田第一晉王羲之傳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漢儒林傳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漢書司馬遷傳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注望怨也流俗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又刑餘之人無所比數衆裏笙竽用東郭濫竽事詳一卷將往終南詩注晉樂志鳳將雛者舊曲也韓退之感春詩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孫盛雜語姜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許嵩建康實錄太史慈從孫策爲將曹公聞其名遺之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爾韓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挂冠天隱並已見前注漢楚元王傳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莊子漁父篇孔子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俗緣未盡用謝靈運語詳七卷汪潭秀才詩注雲谿注詳五卷贈孫莘老安心注詳七卷病中遊祖塔院王注公烏臺詩案況復連年苦饑饉至更望紅裙踏筵舞供云近來饑荒飛蝗蔽天以譏朝廷行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無備公廚蕭索以譏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冗旱蝗又甚武政巨藩尚如此窘迫耳）

孔長源挽詩二首

（孔長源名延世宣聖裔孫以進士第一嘉祐間知封州有遺愛後知越州改宣州未至以爲管勾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卒長源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老益自强雖齟齬不以易意工於爲文三子皆自教以學文仲武仲平仲皆有傳國史爲時名臣詩云不愧蔡邕碑者曾子固志其墓也）

少年才氣冠當時晩節孤風益自奇君勝宜爲夫子後林宗不愧蔡邕碑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耆舊如今幾人在爲君無憾爲時悲（韓愈孔戣墓志銘孔世卅八吾見其孫按戣字君嚴弟戡字君勝後漢郭太傳太字林宗舉有道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史記陳軫傳非爲越之鄙細人韓退之詩曾連細兒黠）

小堰門頭柳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潮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公自注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詩云天月遠隨雙鳳落海門遙覺兩潮趨一坐稱善）豈

意日斜庚子後忽驚歲在巳辰年佳城一閉無窮事南望題詩淚灑牋（輿地志吳山本名胥山避伍相故改爲吳山杜子美送韋二詩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漢賈誼傳爲長沙傅有服飛入誼舍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曰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後漢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讖曰歲在龍蛇賢人嗟西京雜記滕公嘗出東都馬忽悲鳴掊地不前公使人掘地得石槨其上書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刑存（公自注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爲笑）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回首西湖眞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史記滑稽傳楚相孫叔敖死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後漢孔融傳素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邕爲左中郎將裴度中書郎事詩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余主簿母挽詩

閨庭蘭玉照鄉閭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卻因麟趾識關雎雲軿忽已歸仙府喬木依然擁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一時灑向老萊裾（晉謝玄傳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預人事正欲使其佳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庭堦耳周易家人在中饋貞吉詩小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景疏樓上喚蛾眉君到應先誦此詩若見孟公投轄飲莫忘衝雪送君時

景疏樓海州即東海郡為二疏之鄉故有景疏樓也又見九卷詩注漢陳遵字孟公投轄詳八卷和蘇州太守詩注

答陳述古二首

漫說山東第二州棗林桑泊負春游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卻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公自注陳有小妓述古稱之）（樂府徐陵雜曲舞衫回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劉越石答盧諶詩澄醪覆觴絲竹生塵）

張安道樂全堂

列子御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步兵飲酒中散琴於此得全非至樂樂全居士全於天維摩丈室空翛然平生痛飲今不飲無琴不獨今無絃我公天與英雄表龍章鳳姿照魚鳥但令端委坐廟堂北狄西戎談笑了如今老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相虧

莊子逍遙游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晉阮籍傳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晉魏之際天下多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又嵇康傳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與山濤絕交書曰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庾信詩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蕭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莊子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樂無樂至譽無譽達生篇得全於酒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維摩經長者維摩詰心念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惟置一床世說王孝伯曰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晉陶潛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晉嵇康傳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左傳哀七年吳太伯端委以治吳國語晉侯端委以入註云諸侯祭服也晉謝鯤傳明帝在東宮問鯤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杜子美詩談笑無河北又洗兵馬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莊子繕性篇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張文裕挽詞

（張文裕名掞舉進士知益都縣中丞范諷薦其材知萊州掖縣民訴旱於州州不受文裕自為奏上之詔除登萊稅役歷官龍圖直學士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文裕齊州歷城人故有濟南名士句益都在劍外而文裕有惠政故有劍外生祠句）

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空推德業餘每見便聞曹植句至今傳寶魏華書濟南名士新凋喪劍外生祠已潔除欲寄西風兩行淚依然喬木鄭公廬

漢田叔傳上召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周易天下之能事畢矣易繫辭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三國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杜子美詩文章曹植波瀾闊王注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褚河南而用筆閒闊有豆盧公神道碑見於世又華為王徽之外孫善草隸書杜子美宴歷下亭詩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又寄杜位詩封書兩行淚霑洒裛新詩白樂天寄劉蘇州詩何堪老淚交流日正是西風搖落時後漢鄭玄傳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懷西湖寄鼂美叔同年

（鼂美叔名端彥時提點兩浙刑獄置司杭州）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為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為君妍胡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延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

歐陽公鎮陽園詩至今清夜夢猶遶北潭北漢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莊子漁父詳見七卷九日湖上尋周李詩注杜子美詩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

和梅戸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竿上鯨鯢猶未掩（公自注近梟數盜）草中狐兎不須驚東州趙叟（一作傁）飲無敵南國梅仙詩有聲不向如皐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公自注是日惟梅趙不射）

（後漢段熲傳贊山西多猛三明儷蹤詳見九卷二公再和詩注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杜子美冬狩行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左傳宣十二年趙傁在後漢梅福傳隱吳市門卒至今人以爲仙左傳昭二十八年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卿卿注見四卷）

祭常山回小獵

青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兎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明若用西京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南史侯景作長圍圍梁宋書魏主就臧質求酒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晉張重華傳重華據西涼用主簿謝艾爲將軍進軍臨河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左右大擾艾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懼不敢進艾乘勝奔擊大敗之晉顧榮傳陳敏之亂假榮丹陽內史榮與周玘等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白羽扇其衆潰散）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章惇字子厚）

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兩忘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相傳在渤海中詩小雅一月三捷白樂天詩心與時相遠身將世兩忘陶淵明斜川詩吾生行歸休漢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李宗諤翰苑雜記太宗皇帝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淳化二年賜今在本院玉堂門上）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公自注君好爐火而餌茯苓）雲水未渾纓可濯弁峯初見眼應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

（晉傅玄西都賦巍巍絳闕續仙傳謝自然入海至一山遇道士曰天台司馬承禎身居赤城名在絳闕真良師也後漢朱景等傳贊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王注金丹之術有日魂月魄白虎青龍真鉛正汞蓋五行強名耳雲水弁峯注並見五卷詩國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時子厚二親無恙故云）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過舊游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更欲洞霄爲隱吏一菴閑地且相畱

（公答錢塘主簿陳師仲書云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聖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杭州圖經洞霄宮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唐大曆五年建爲天柱觀祥符元年改今額杜子美詩隱吏逢梅福）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浪不整齊應爲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

（小說有富家子杜四郎常戲爲詩章號杜荀鴨以比荀鶴每有詩即題屋壁親賓或汙漫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一秋泥）

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

（世說孟昶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竹閣有樂天祠堂）

和蔣夔寄茶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虀玉膾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沃野便到桑麻川翦毛胡羊大如馬誰記鹿角腥盤筵廚中烝粟埋飯甕大杓更取酸生涎柘羅銅碾棄不用脂麻白土須盆研故人猶作舊眼看謂我好尚如當年沙谿北苑强分別水腳一線爭誰先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大業拾遺吳郡獻松江鱸魚膾須八九月霜下之時鱸魚白如雪取三尺以下者作之以香柔花葉相間和以細縷金橙食之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也王注海螯言蟹江柱江瑤柱也韓退之篇詩倒身甘寢百疾愈劉禹錫茶詩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漢地理志瑯邪郡東武縣世說諸阮飲酒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杓更飲之丁謂茶錄北苑里名官焙曰龍焙蓋造御茶也呂仲吉茶記壑源其別有八沙谿其一也蔡君謨茶錄建安人鬬試以水痕先者爲負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王注蜀人以芝蘇白土煎茶又鹽薑煎茶亦蜀中風味唐薛能茶詩鹽慎添長戒薑宜煮更誇）

答李邦直

（李邦直名清臣蚤以詞藻受知人主然志於利祿操持悖繆與鄧溫伯章惇諸人銳意紹述正人竄逐幾無噍類後追治其罪貶雷州司戶公守高密時邦直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也東坡七年瘴海僅得生還推原禍本實自邦直發之云）

美人如春風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澌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熏四支徑飲不

覺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脫頤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游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盍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楚詞望美人兮未來東方朔七諫赴湘沅之流澌兮顏書澌流冰也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匡衡傳諸儒語曰匡說詩解人頤注使人笑而不能止也詩小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按邦直再娶孫巨源女賢婦謂孫也劉禹錫楊柳枝詞請君莫奏前朝曲唱我新翻楊柳枝）

施註蘇詩卷之十

施註蘇詩卷之十一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六十六首（起守高密至得代歸京師卷中有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之作按公年譜除夜當是熙寧丙辰元日則丁巳元日也）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唐地理志洋州洋川郡武德元年析梁州之西鄉黃金興勢置）

湖橋

朱闌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湖

貪看翠蓋擁紅糚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卻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古詩娥娥紅粉糚纖纖出素手宋玉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木玄虛海賦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韓退之曲江荷花詩撐舟昆明度雲錦腳敲兩舷叫吳歌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韓退之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三齊記鄭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人號康成書帶草）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杜子美詩勝裏金花巧耐寒晉書王羲之傳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洗硯承天歸宗寺有右軍墨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雅有竹相娛麤才杜牧眞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白樂天答竇舍人詩一別承明三領郡從教人道是麤材北夢瑣言唐自大中以來以兵爲戲廊廟之上恥言韜略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爲麤材杜牧之賦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已見三卷次韻子由詩注）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

便是江南鸚鵡洲（九域志鄂州古迹有鸚鵡洲庾信詩春洲鸚鵡色流水桃花香李太白詩鸚鵡洲橫漢陽渡）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家語孔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華嚴經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花不著水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尚書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謝希逸月賦斜漢左界北陸南躔漢天文志天一紫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氷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眞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瞿曇（公自注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灙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荅雲煙勸君多揀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杜子美詩爛醉是生涯李賀憶昌谷山居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

吏隱亭（吏隱出汝南先賢傳鄭欽事）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殷勤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綴明璣晚香消歇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西域記西域國人首冠花鬘身衣瓔珞詩小雅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涵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谿光亭

决去湖波尚有情卻隨初日動簷楹谿光自古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古詩話詩人以畫爲無聲詩詩爲有聲畫）

過谿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彴微忽悟過谿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爾雅略彴獨木橋也廬山記遠公與陶元亮陸修靜談道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故世傳三笑圖）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

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娥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何遜下方山詩鱗鱗水逆去瀰瀰急還舟晉束晳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承皆爲盛集）

菡萏亭

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史記龜筴傳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抱朴子千歲龜巢於蓮葉或在叢蓍之下樂府江南曲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荼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荼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長憶故山一作半雨半晴）

篔簹谷

（異物志篔簹生水邊長數尺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寸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尤多）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川千畝在胷中（公有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與可與其妻游谷中燒笋晚食發函得此詩失笑噴飯滿案盧仝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笋好看守萬籜抱龍兒攢迸溢林藪吾眼恨不見心腸痛如搗籜龍正稱冤莫殺入汝口丁寧囑付汝汝活籜龍否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鮆（徂禮切）魚肥（張志和漁父詞西塞山頭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永衡記黃河二月三月水名桃花水韻注鮆刀魚也）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犂鋤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菴

寄語菴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眞雖是文夫子我亦眞堂作記人（杜子美丹青引必逢佳士亦寫眞王注名竹爲抱節君先生新語也與可畫竹名之曰墨君有堂焉先生作墨君堂記）

香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虀（王注鱸魚所以爲鱠金橙所以爲虀松江之鱸江南所稱也此爲金虀玉鱠又詳卷十和蔣夔寄茶詩注）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一作晴）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杜牧之將赴吳興詩擬把一麾江海去）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堦紅何時卻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景純藏春塢前有岡皆種松公有詩云爲君栽插萬松岡白樂天夢遊春詩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襄陽記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玉盤盂二首（并序）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于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朶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朶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而其名俚甚乃爲易之

雜花狼籍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瓔珞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絕品難尋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莊子逍遥遊藐姑射之山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直待瓊舟覆玉彝負郭相君初擇地看羊屬國首吟詩

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周禮六彝皆有舟六彝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注舟所以薦彝如今之承盤也負郭看羊俱用蘇氏事）

和潞公超然臺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爲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屢言深囑公如得謝呼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漢張良傳注赤松子仙人號神農時爲雨師事見劉向列仙傳詩大雅穆如清風再見莊子齊物論作則萬竅怒號逍遥遊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張景陽詠史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杜子美戲簡鄭廣文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漢書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今年果起故將軍幽夢清詩信有神馬革裹屍眞細事虎頭食肉更何人陣雲冷壓黃茅瘴羽扇斜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先有鐵溝行贈喬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故此云果且曰信有神也杜子美詩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後漢馬援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班超傳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再見通眞子瘴論嶺南從仲春訖仲夏行青草瘴季夏訖孟冬行黃茅瘴蜀諸葛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濱王戎服蒞事使人視亮乘素車葛巾羽扇指揮三軍）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鶂鶂聽呦呦明朝只恐兼烹鶴此去還須卻佩牛便可先呼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他年萬騎歸應好奈有移文在故丘

（雲谿友議韋鵬翼題盱眙邵明府壁云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卻青山臥明月佩牛用漢龔遂事注見前韓退之送石處士詩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唐王績撰醉鄉記以配劉伶酒德頌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孔稚珪北山移文引云周彥倫先隱北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還山稚珪乃假山靈之意作文移之）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
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公自注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饑苦之事）夜長
鰥守向誰親（公自注貢父近喪妻）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雷鳴撼四鄰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云云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漢張釋之傳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於是言秦漢閒事漢賈山傳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旱火不光天下雨）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甑有埃綠蟻濡脣無百斛
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甑埃用後漢范丹甑中生塵事已見七卷注謝玄暉詩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史記秦始皇紀後贊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漢張敞傳敞守京兆尹稱職然無威儀時罷會過走馬章臺街公烏臺詩話時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及造酒不得百石致管絃生衣甑釜生埃及言蝗蟲災傷盜賊四起旱澇饑饉以見政事闕失皆新法不便之故）

寄黎眉州

（黎眉州名錞字希聲蜀人志林云希聲治春秋有家法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爲黎檬子黎以爲指其德不知檬子眞是木也一日聯騎出市人有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得劉固不泯於世黎亦能文字不苟隨者）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後雪
峨眉翠掃雨餘天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公自注君以春秋受知歐陽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韓退之寄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按王介甫素不喜春秋爲斷爛朝報時介甫方得志故云治經方笑春秋學公爲眉人黎方守眉故有淵明歸去之句）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趙郎中成伯時以尚書郎倅密州）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
攘著令典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我馬亦款矻飛騰
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
畎澮漸若決澥渤往來供十吏腕脫不容歇平生輕妄
庸熟視笑魏勃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
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書咄咄
（韓退之稻畦詩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尚書禹貢濬畎澮距川漢遊俠傳陳遵爲河南太守至官召書吏十人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唐王勮傳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羣臣已在方悟其闕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唐蘇頲傳爲中書舍人時書詔塡委口所占授輕重無舛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漢高五王傳灌嬰聞魏勃本教齊王反使使召責問勃勃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漢宣帝紀吏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晉殷浩傳雖被放黜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
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嗟我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
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入雲霄妙舞纖腰回自從有
此山白石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人生如朝
露白髮日夜催弃置當何言萬劫終飛灰
（史記齊世家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王注穆陵山在沂水縣瑯琊山在沂水朐山諸城三縣界始皇嘗登山樂之作瑯琊臺地）

（在今諸城東南又九仙山在錢塘臨安或云在密州諸城縣杜子美慈恩塔詩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盧仝詩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趙飛燕外傳帝嘗與后坐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筯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帝曰無方爲我持后遽捨笙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泣數行下他日宮姝或襞帬爲縐號留仙帬又飛燕舞腰宛轉若流風之回雪晉羊祜傳登峴山顧謂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然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劉攽見七卷金門寺中絶句詩注）

薄薄酒二首（并序）

膠西先生趙明叔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噱云耳

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鞾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牕涼珠襦玉柙萬人相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蹠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西京雜記漢制諸陵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以金縷之張景陽七哀詩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王注子夏衣若懸鶉董京衣百結宋國有田夫嘗衣緼黂自曝於日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將獻之於吾君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則挾策讀書問穀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牕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應璩古樂府道上逢三叟何以得此壽中叟前致詞室內妻妾醜漢高祖紀幾敗乃公事東華塵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北牕風見前註漢王莽傳赤眉樊崇等入關燒長安宮室爲墟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文帝霸陵宣帝杜陵後漢劉盆子傳赤眉發掘諸陵凡有玉柙斂者率皆如生故遂多行淫穢古樂府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白樂天嘗作酒功贊）

同年王中甫挽詞

（王中甫名介三衢人中嘉祐六年直言極諫科東坡入三等中甫四等爲秘書丞知靜海縣除秘閣校勘熙寧初介甫被召不復辭中甫寄詩曰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介甫後賦詩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爲中甫發也介甫既得政神宗轉對羣臣中甫進疏云願陛下師心勿師人帝納之以諭介甫且以奏疏示之介甫不樂深闢其言會考開封試與劉貢父言語往復御史劾之罷判鼓院歸館知湖州去郡卒官止祠部郎中）

先帝親收十五人（公自注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四方爭看擊鵬鶚如君事業眞堪用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沈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迹宿草猶應有淚痕（詩國風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杜子美詩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

七月五日二首

（法令所載尋醫皆爲去官入務乃住理詩中所用蓋出此）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蕭條北牕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煑況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秋來有佳興秫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牀注（唐陸贄傳避謗不著書晉顧榮傳謂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王注詩尋醫謂不作詩也酒入務謂止酒不飲也杜子美詩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又羌村詩預知秋黍收已覺糟牀注）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秋來未云幾風日已清亮雲間聳孤翠林表浮遠漲新棗漸堪剝晚瓜猶可餉西風送落日萬竅含悽愴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詩國風八月剝棗萬竅注三見漢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杜子美詩苦遭白髮不相放）

趙郎中見和戲復荅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八十字奈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趙子飲酒如淋灰一年十萬八千盃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繆錯羨君精采如秋鶚頗哀老子令日飲爲君坐嘯主畫諾（韓退之寄崔立之詩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白樂天簡簡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肎迷頭白地藏李太白襄陽歌云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盃若以歲計則當十萬八千杯矣神仙傳麻姑云海中行復揚塵鮑照蕪城賦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北夢瑣言符載爲劉闢眞贊云靈龜出水秋鶚乘風後漢馬援傳援爲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諸曹吏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拒旅此太守事耳前漢袁盎傳絲能日飲亡何詳四卷和劉道原詠史詩注後漢黨錮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二首

（周邠字開祖錢塘人東坡倅杭三年與開祖數從湖山之游見於酬唱故云西湖三載與君同是時開祖爲樂清令鴈蕩山定在境內）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公自注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鴈蕩也）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山志鴈蕩山在溫州樂清縣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不記祥符中方有人見之按西域書阿羅漢諾詎羅居震旦東南際大海鴈蕩山芙蓉龍湫唐貫休爲諾詎羅贊有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句此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未知鴈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見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鴈蕩下有二潭以爲龍湫云經行峽宴坐峰則後人因貫休詩名之者後漢龐公常入鹿門山采藥不返異聞集淳于棼醉夢二紫衣吏召棼曰大槐安國王致命以爲南柯太守及覺尋其所經由乃宅南大槐下蟻穴耳張平子西京賦綴以二華註大華少華也杜子美將適吳楚詩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樽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山志天台山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渡得平路上有瓊樓玉闕碧林醴泉瑤草神奇莫可名狀舊稱金庭洞天華陽風俗錄郫人刳竹爲筒釀酒筒中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然後斷之俗號郫筒酒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杜子美詩酒憶郫筒不用沽）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趙明叔教授膠西人）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爲楚相不羨紫駝分御食自遣赤腳沽村釀嗟君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冬暖號寒臥無帳碧香近出帝子家鵝兒破殼酥流盎不學劉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史記滑稽傳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王大驚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復來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盡忠爲廉以治楚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又互見十卷寄呂穆仲詩注杜子美麗人行紫駝之峰出翠釜又御廚絡繹送八珍韓退之寄盧仝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又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碧香都尉王詵家釀也楚辭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註帝子謂堯女娥皇女英也鵝兒用杜子美詩已見前注晉劉伶傳伶求酒於妻妻涕泣諫曰君酒太過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

（禁惟當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勿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又見十卷小兒詩注後漢梁鴻傳其妻孟光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趙旣見和復次韻荅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公自注曹公自言參之後）
北海樽前捉私釀先生未出禁酒國詩語孤高
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卻畏有司書簿帳（公自注近制公使酒過數法甚重）
酸寒可笑分一斗日飲亡何足袁盎更將險語壓衰翁
只恐自是臺無餉（莊子馬蹄篇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漢曹參相舍歌呼已見四卷再和詩注後漢孔融傳曹操以年饑兵興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嘗爲北海相阿瞞操小字唐王績傳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漢袁盎注再見）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

東鄰主人游不歸悲歌夜夜聞舂相門前人鬧馬嘶急
一家喜氣如春釀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讁謗
大兒踉蹡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定教舞袖掣伊凉
更想夜庖鳴甕盎題詩送酒君勿誚免使退之嘲一餉（曲禮舂不相史記商君傳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詩小雅我從事獨賢又國風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韓退之贈張籍詩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漢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也韓退之醉贈張秘書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

蘇潛聖挽詞（蘇潛聖名泳成都新繁人舉進士知乾州邛州官至職方郎中致仕其子名槩亦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晚節忘懷大隱中悃愊無華眞漢吏

文章爾雅稱吾宗趨時肎負平生志有子還應不死同
惟我閑思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杜子美詩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左傳昭六年季平子曰子服氏有子哉三國吳張溫傳孫權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顧雍曰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

和鼂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
騷人長負一秋悲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
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韓退之祭柳子厚文一斥不復羣飛刺天晉王敦傳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楚辭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又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杜牧之九日詩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白樂天讀李杜集詩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送喬施州（王注喬敘字禹功嘗以大博援左藏知欽州其後除知施州）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江上青山橫絕壁
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蠻貨蜂鬧黃連採蜜花
共怪河南門下客不應萬里向長沙（公自注喬受知於吳丞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負郭田注再見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酉陽雜俎波斯人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抱朴子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往啄至輒驚卻故南人名曰駭雞犀也本草南中有蜜色黃味苦蜂銜黃連花作之）

雪夜獨宿柏仙菴

晚雨纖纖變玉霙小菴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牕片
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壓冬溫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
天公用意眞難會又作春風爛漫（一作熳）晴

韓退之詩廉纖晚雨不能晴韓詩外傳雪花曰霙謝惠連雪賦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杜荀鶴雪詩巖谷惟聞折竹聲李太白荅丁十一詩待得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

和孔郎中荊林馬上見寄（孔宗翰字周翰宣聖五十世孫與東坡密州爲代未至以此詩先之）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永媿此邦人芒刺在膚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方將怨無襦忽復歌緇衣堂堂孔北海直氣凜羣兒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十萬貧與羸滔滔滿四方我行竟安之何時劍關路春山聞子規

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願詔大司農使關中益種宿麥霍光傳若有芒刺在背北史崔儦傳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三國遺錄魏文帝云文爲當代所宗讀書五千卷許登閣觀書登者才六人後漢廉范傳爲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平生無襦今五絝詩小序緇衣美武公也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爲北海

相韓退之詩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九域志劍門關隸利州路

留別雩泉（公雩泉記常山西南有泉乃琢石爲井作亭其上而名之曰雩泉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雩）

舉酒屬雩泉白髮日夜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

世說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閒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杜牧之途中絕句惆悵江湖釣竿手卻遮西日向長安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春風小院卻（一作初）來時壁閒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

本事詩博陵崔護清明日游都城南從居人家求飲扣門久之有女子以杯水至獨倚小桃佇立意屬殊厚明年復往門巷如故而扃鐍寂然因題詩左扉曰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劉郎用劉禹錫句注再見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游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白髮郎潛舊使君至今人道最能文隻雞敢忘橋公語下馬來尋董相墳冬月負薪雖（一作那）得免鄰人吹笛不堪聞死生契闊君休問灑淚西南向白雲

漢武帝至郎署見一郎眉鬢皓白問何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張衡賦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橋文云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役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按三國魏太祖紀徂役作殂逝勿怨作勿怪國史補董仲舒墳在長安門人過必下馬故號下馬陵而語訛謂蝦蟇陵史記滑稽傳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向子期思舊賦序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後各以事見法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

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昔而歎故作賦云杜子美懷舊詩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十載飄（一作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辭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杜牧之詩十載飄然繩檢外隋書賀若弼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戒以謹口晉郭舒爲王澄別駕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因遣掐其鼻灸其眉舒跪而受之廞遂得免杜子美醉時歌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蔥曨曉光開旋轉餘花弄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

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騣自怪騎白鳳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歘棟老農釋耒歎淚入饑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劉駕早行詩馬上几殘夢馬嘶時復驚白樂天詩門前雪片似鵝毛曹唐游仙詩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農諺霜淞打霧淞窮漢備飯甕）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孔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蓋公堂前雪綠牕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就中山堂雪更奇青松怪石亂瓊絲惟有使君游不歸五更上馬愁斂眉君不見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又不見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何當閉門（一作戶）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杜子美詩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史記封禪書三神山其物禽獸盡白金銀爲宮闕唐李愬討吳元濟會大雪夜入蔡城黎明禽元濟檻送京師王注或問鄭綮詩思對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背上又浩然有長安道中雪詩史記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公擇知湖州東坡以杭倅來會今自高密官滿過濟南而公擇復爲守在焉）

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游到處身如寄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

（何遜詠雪詩時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餐氈漢蘇武事武還至京師拜典屬國注已見前摭言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爲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爲樂詩國風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杜子美催樹鷄柵詩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

夜擁笙歌雪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相從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晨（送人作守羅友事見三卷送呂希道詩注老子名與身孰親左傳莊二十二年飲齊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蝙蝠注已見七卷）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洶崩奔優游共我聊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只恐掉頭難久住應須傾蓋便深論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孫（公自注殘字君嚴第戲字君勝退之志其墓云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謝靈運入彭蠡詩圻岸屢崩奔史記孔子世家優哉游哉維以卒歲骯髒倚門用趙壹句詳見七卷明日重九詩注）

施註蘇詩卷之十一

施註蘇詩卷之十二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首（起丁巳春畱京師至四月之官彭城以後作）

送范景仁游洛中

小人眞闇事閒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蚕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彌健登山意未闌西游爲櫻筍東道盡鵷鸞杖屨攜兒去園亭借客看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灘餧馬衰憐白驚雷怯笑韓蘚書標洞府

公自注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絶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

松蓋偃天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

公自注劉几云嘗見人嵩山幽絶處眼光如猫意其爲靖長官也又送喬仝詩引云靖長官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

史記孔子世家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戰國策馮忌見趙王曰服子曰客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按景仁嘗累疏力詆王安石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故云聽者寒隱丹經有大小還丹秦中歲時記唐有櫻筍厨白樂天歇馬吟忽憶家園須速去櫻桃欲熟筍應生左傳僖三十年舍鄭以爲東道主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唐白居易致仕洛中旣老又病風將鬻其駱馬馬悲鳴復畱之作不能忘情吟又有賣駱馬詩嵩山韓退之題名云元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與樊宗師盧仝自洛中至少室謁李渤遂至龍潭下釣遇雷明日乃歸歐陽集古跋尾右韓退之題名在洛陽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余爲西京畱守推官游嵩山入天封宮登山頂之武后封禪處有石記戒人游龍潭者毋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誡也九域志洛陽有天壇山

次韻景仁畱别

公老我亦衰相見恨不數臨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嶽歌詞白紵清琴弄黃鐘濁詩新眇難和飲少僅可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犖且作東諸侯山城雄鼓角南游許過我不憚千里邈會當聞公來倒屣髮一（一作三）握

嵇叔夜養生論從衰得白從白得老沈約别范安成詩及爾各衰暮非復别離時勿言一杯酒明日難重持樂府解題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詞爲四時歌周禮凡樂黃鐘爲宮鄭氏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多唐選舉志武選兵部主之朝野僉載崔湜爲吏部侍郎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選兵部答曰外議謂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左傳莊三十二年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晉嵇康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三國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史記魯世家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書韓幹牧馬圖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匹如雲煙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鶾（胡安切）龍顱鳳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蹴同）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弟子韓厩馬多肉尻（立刀切）脽（音誰）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

史記秦始皇紀非子好馬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唐兵志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用張萬歲領羣牧

（自貞觀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寧間地廣千里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及王毛仲領內外閑廏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及四十三萬王毛仲傳從帝東封牧馬數萬疋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杜子美天育驃騎歌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詩駉頌有驔有駰又駟駱驪魚騂皇俱見駉頌驔驪見爾雅赤兔呂布馬名唐韻駭鵝番大馬劉琬馬賦龍頭烏目麟腹虎胷杜胡馬行鳳臆麟鬐未易識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六典曰隋文帝服柘黃袍巾帶聽朝遂以爲常莊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漢東方朔傳結股腳連脽尻莊子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曹植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史記田單傳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天文志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漢王褒傳及至駕齧䣛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漢灌夫傳局促効轅下駒）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

（公自密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故首句云云魯元翰名有開乃肅簡公之姪自知南康代還王介甫問江南如何元翰對新法當爲異日患介甫怒僅得倅杭公時亦爲杭倅與魯同官魯先代去七卷有壽星寺餞魯少卿詩即元翰也）

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桃花忽成陰薺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肎攜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來意彌敦堂堂元老後亹亹仁人言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溫欲飲徑相覓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鮓醢無復存每愧煙火中玉腕親炮燔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北渡新詩侑清樽坡陁太行麓洶湧黃河翻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襦袴音盜賊安足論

（蜀關羽傳猶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晉謝安傳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左傳昭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杜子美貽柳少府詩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又醉時歌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小說載詩云吹火紅唇動撞薪玉腕斜遙觀煙裏面恰似霧中花事見孟啓本事詩襦袴用後漢廉范事見前卷和孔郎中詩注）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功利爭先變法初典刑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代北諸生漸狂簡牀頭雜說爲爬梳歸來問鴈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

（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東漢王符隱居著書三十篇以譏當世得失號曰潛夫論又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迎門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宿州次韻劉涇（劉涇字巨濟）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日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無用蒼皮四十圍晚覺文章真小伎早知富貴有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公自注涇之兄汴亦有文死矣）

（李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杜子美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丈富貴危機晉諸葛長民語見七卷韓子華石淙莊詩注晉書陸機臨死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試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粟青成

堆饑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穀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杜子美詩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莊子達生篇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王注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彭城郡東龍神見法華經社鬼見漢王莽傳漢孫寶傳張忠辟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韓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鼠雀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公詩亦此意）

和孔密州五絕

見邸家園留題

大旆傳聞載酒過小詩未忍著磚磨陽關三疊君須祕（公自注來詩有渭城之句）除卻膠西不解歌（王注漢於燉煌龍勒縣置陽關後人因以陽關名曲按先生詩話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者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盃酒以此驗之則第一句不疊審矣）

春步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漢馮奉世傳奉世子野王與弟立相代爲上郡太守治行略相似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二株雪人生看得幾淸明（韓退之詩走馬城西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醉裏自書醒自笑如今二絕更逢君（南史陸厥傳永明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之病世呼爲永明體又謝莊字希逸王玄謨問何者爲雙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磝碻爲疊韻晉王羲之傳蕭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唐張旭每醉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南史顧野王傳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王褒並爲賓客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王褒書贊時稱爲二絕）

堂後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潔游蜂非意不相干（公自注孔頎有聲妓而客無見者）（後堂用張禹傳字詳見八卷張子野年八十五詩注晉衛玠傳嘗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

和趙郎中見戲（公自注趙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

燕子人亡三百秋卷（一作捲）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空唱崔徽上白樓（白樂天燕子樓詩序徐州故尚書張建封愛妓曰盼盼張既沒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卷簾用杜牧之詩已見四卷吉祥寺賞牡丹詩注麗情集元微之崔徽傳云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見動情不能忍敬中使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寫眞以寄裴且曰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矣微之爲作崔徽歌三國呂布傳魏太祖圍沛布登白門樓圍急乃下降酈道元水經註南門謂之白門）

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公自注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醉顛只要裵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和子由與顏長道同游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閤閑終日臥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泗水步可到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遶劍關劍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漢書汲黯傳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史記張儀傳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三國志注劉備乘馬名的盧走墮檀溪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努力乃一踊三丈遂得出九域志嘉陵江在果州一說出大散關南行劍門關東向閬中與涪水會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

次韻李邦直感舊

騶騎傳呼出跨坊簿書塡委入充堂誰教按部如何武只許清樽對孟光婉娩有時來入夢溫柔何日聽還鄉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漢東方朔傳注騶奉廄之御也後以爲騎謂之騶騎蕭望之傳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王注出而騶騎傳呼則必跨坊巷入而簿書塡委則充滿堂廳或云跨坊乃龍街之義劉公幹詩職事煩塡委文墨紛消散漢書何武傳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韓退之詩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孌趙飛燕外傳成帝見合德曰吾當老此溫柔鄉不復效武皇老白雲鄉也韓贈張僕射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斷場千步平如削）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彭城古戰國孤客勸登臨汴泗交流處清潭百丈深故人輕千里足蠒來相尋何以娛佳客潭水洗君心（彭城徐州也古大彭氏國自春秋至唐末多戰爭之地漢高項羽劉裕皆起彭城晉嵇康傳呂安服其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戰國策蘇秦足重蠒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太白詩君思潁水濁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君心）

老守厭簿書先生罷函丈風流魏晉間談笑羲皇上河洪（一作洪河）忽已過水色綠可釀君無輕此樂此樂清且放（禮記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鄭氏謂講問之客也王注魏晉間士尚清談慕達節藐名教吏事爲俗又陶淵明自謂羲皇上人）

次韻答邦直子由四首（增收一首公詩案云李清臣寄軾弟轍詩一首批云可求子瞻和軾卻作詩二首和李清臣其內一首首句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集中失載此詩今附於後又云軾又用弟轍韻與李清臣六首蓋東坡次韻通爲八首集中止有四首今收詩案一首猶遺其三也按所收詩施本又闕其半無他本可校姑仍之）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肎見原閑作閑門僧舍冷病聞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引睡文書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卻須吞（公自注邦直屢以此見戒）（韋應物郡齋詩惟我出塵意貫愛似僧家白樂天詩引睡臥看書莊子徐無鬼丘願有喙三尺朝野僉載陸餘慶爲洛州善論事而謬於判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公自注邦直家中舞者甚多）閑作清詩斷送秋蕭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鬢不（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杜子美詩留連春夜舞攬鬢叚用桓伊撫箏事三見）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唱酬往復字應漫

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韓退之詩酸寒溧陽尉後漢杜密傳劉勝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註云軌車迹也後漢禰衡傳初達穎川陰懷一刺無所之適至刺字漫滅典畧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

君雖為我此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揚子一區宅懶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鵷鴻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見先主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劉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閒邪後漢儒林傳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關卻欲治幽憂羞為毛遂囊中穎□□龍逢地下遊（缺）（文中子或問劉靈何人也曰古之閉關人也幽憂字出莊子已見前注史記平原君傳秦圍邯鄲平原君求合從於楚取於門下客得十九人有毛遂者自贊備員曰使遂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漢朱雲傳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斝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

來效瘖啞（孟浩然待公關若詩緣篠夾路旁清泉流舍下柳子厚盩厔縣食堂記青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燕樂涑水燕談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身退十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漢蒯通傳足下欲持是安歸乎三國鍾會傳注謂所親曰我淮南已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安歸後漢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王注古者刑人赭衣若莊子天刑之意耳舊注用始皇赭山非是烏臺詩案供此詩言四海蒼生望司馬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譏新法處處不便也）

送顏復兼寄王鞏

（顏復字長道魯人父名太初字醇之先師兗公四十七世孫號晁繹先生東坡為敘其文嘉祐中訪遺逸京東以長道應詔試者二十二人復為第一賜進士出身元祐初入為太常博士遷二史經筵西掖以病改待制未拜而卒鞏字定國）

彭城官居冷如水誰從我遊顏氏子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為一朝捨我去輕衫觸熱行千里問君無乃求之歟答我不然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扣門但覓王居士清詩草聖俱入妙別後寄我書連紙苦恨相思不相見約我重陽嗅霜蘂君歸可喚與俱來未應指目妨進擬太一老仙閑不出（公自注張安道為中太一宮使鞏安道壻也）踵門問道今時矣因行過我路幾何願君推挽加鞭箠吾儕一醉豈易得買羊釀（一作酤）酒從今始（韓退之贈張籍詩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牛行鞏大父文正公居牛行街見徐度南窻紀史記范雎傳鄭安平言於王稽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漢陳勝傳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唐書李珏傳文宗語珏曰賓易直勸我凡宰相進擬五取三三取一韓退之詩買羊酤酒謝不敏）

蝎虎

黃雞啄蝎如啄黍牕間守宮稱蝎虎闇中繳尾伺飛蟲巧捷功夫在腰膂跂跂脈脈善緣壁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歲旱號蜥蜴狂走兒童閙歌舞能銜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覓雲雨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漢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　段公路北戶雜錄蝘蜓以器養之食以丹砂體盡赤搗之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婬則點落故號守宮顔師古漢書注亦云　揚雄方言在澤中者謂之蜥蜴　楊文公談苑魏庠言昔游關中佛寺見沙門有善胡法者置蜥蜴甕中使童男女數十衣青衣同聲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雨令滂沱放汝歸去歲旱爲之頗有應）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子由逍遙堂詩序云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畱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畱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彭城畱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爲作二小詩其一載首卷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詩注其一云秋來東閣涼如水客至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李太白通塘曲相逢不相識出沒繞通塘　後漢夏馥傳黨錮事起馥自翦須變形隱匿姓名爲冶家傭形貌毀瘁人無知者弟靜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陰眞君金液還丹歌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體朱雀調護生金花注云朱雀火也　後漢薊子訓傳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今已近五百歲矣）

畱題石經院三首

蔥蒨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卻來堂上看巖谷意無窮

天矯庭中檜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

窈窕山頭井潛通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轉（一作放）轆轤聲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門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棃棗下有幽人居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童臥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閙鄰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躬耕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媼（烏老反）饑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芼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吾生如寄耳歸計失不蚤故山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好（一作學）種秫斗酒時自（一作相）勞（白門見本卷和趙郎中見戲詩注　顔延年詩及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　晉陶潛傳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揚雄方言周晉秦隴謂父曰翁　漢高祖紀母媼注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又曰媼女老稱也　陸龜蒙杞菊賦序天隨生宅荒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采擷　詩國風采采芣苢薄言擷之又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董邵南事詳十卷蘇州姚氏三瑞堂詩　魏明帝樂府人生如寄多憂何爲　法苑珠林支遁在剡謝安與書云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種秫用陶潛

（事注見七卷漢楊惲傳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

贈王仲素寺丞（公自注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棄官如棄泥人皆笑子（一作予）拙事定竟誰迷歸耕獨患貧問子（一作予）何所齎尺宅足自庇寸田有餘畦明珠照短褐陋室生虹霓雖無孔方兄顧有法喜妻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金褭蹄促膝問道要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肎見梯我生本强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河赤手攬象犀年來稍自笑畱氣暖下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已凄空見孫思邈區區賦病梨

（老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醫經欲養兒愼風池黄庭經寸田尺土以治生兩眉間爲上丹田心爲絳宮田臍下三寸爲下丹田晉魯襃錢神論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維摩經法喜以爲妻慈悲以爲女晉孫登傳登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與語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長嘯卽孫登事注見八卷惠山謁錢道人詩劉夫子或云謂劉誼王注先生在惠州時有書與宜翁洛問道要曰以杜門屏居胸中廓然實無荆棘有受道之質且曰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載毗陵後集一曰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漢楚元王傳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上令典尚方鑄作事方多不驗乃下更生吏漢武帝紀太始二年詔更黃金爲麟趾褭蹏韓愈傳士李君墓誌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屛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襄陽孟簡也時爲節度使唐盧照鄰得惡疾從孫思邈問養生之道庭前有病梨樹照鄰乃作賦以自悲）

陽關詞三首

（王注三詩各自說事意皆可以陽關之聲歌之乃聚爲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云）

受降城下紫髯郎戲馬臺前古戰場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

（漢匈奴傳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唐書朔方總管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以絕突厥南寇之路三國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爲誰答曰孫會稽又見七卷戲馬臺在彭城南項羽所作蕭子顯齊書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

右贈張繼愿

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谿女時作陽關腸斷聲（唐地理志齊州濟南郡劉禹錫詩唱得陽關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郗昂樂府解題許永新歌秦慢聲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腸斷）

右答李公擇（李公擇先知湖州自湖移濟南公故以霅谿女戲之）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李太白詩小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

右中秋月

和孔周翰二絕

再觀邸園畱題

小園香霧曉蒙籠醉手（一作守）狂詞未必工魯叟錄詩應有取曲收彤管邶鄘風（詩國風靜女其孌貽我彤管箋云彤管筆赤管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王注嘗聞高密老儒之言曰邸氏有賢婦孀居不嫁其節甚高故公此詩用靜女彤管邶鄘之風也）

觀淨觀堂効韋蘇州詩

弱羽巢林在一枝幽人蝸舍兩相宜樂天長短三千首

卻愛韋郎五字詩（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高士傳焦先作蝸牛廬呻吟其中注已見前白氏文集記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十七首舊唐書白居易與元微之書云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閒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死後則愛之）

京師哭任遵聖（任遵聖名孜眉山人二卷有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作下篇答任師中即伋也）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每聞耆舊亡涕泫聲輒放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得少（一作小得）譽詩語尤清壯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宦游久不樂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齔中已有食牛量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

（禮記孔子泫然流涕晉阮籍傳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漢灌嬰傳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晉書袁甫嘗詣何勖自言能爲劇縣勖問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與不能奮髯用前漢朱博事注已見唐書張巡裂眥血面嚼齒皆碎潘安仁懷舊賦墳壘壘以接壟柏森森以攢植杜子美詩掌中貪見一珠新韓詩外傳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韓愈別竇司直詩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晉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爾濬冲戎字）

答任師中家漢公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人自闊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高樹紅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腳婢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烹雞酌白酒相對歡有餘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墳拱桑樗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袪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威行烏白蠻解辮請冠裾方當入奏事清廟陳璠璵胡爲厭軒冕歸意不少紓上蔡有良田黃沙走清渠

罷亞百頃稻雍容十年儲閒隨李丞相搏射鹿與豬蒼鷹十斤重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鋤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幾何不樵漁會當相從去芒鞋老菑畬念子瘴江邊懷抱向誰攄賴我同年友相歡出同輿冰盤薦文鮪（公自注鮪鮥也戎瀘常有）玉斝傾浮蛆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知我少諛（一作所）諧教我時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旟雀羅弔廷尉秋扇悲婕妤升沈一何速喜怒紛衆狙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蘧

（王注先君言編禮也皇祐仁宗年號又老史名經字彥輔翁之老儒嘗作思子臺賦公甚稱之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

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三秦記漢武帝園有大棃如五升瓶落地則碎名含消棃漢陳平傳平家貧門外多長者車轍龐德公事詳十一卷寄題刁景純詩注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作賦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為式杜子美詩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漢嚴延年傳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梁益州記雋州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杜子美詩山帶烏蠻闊又烏蠻瘴遠隨漢書終軍傳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注編讀曰辮逸論語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罷亞禾名本作䆉稏已見七卷注史記李斯傳為秦丞相下吏顧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又見首卷石鼓詩注按師中嘗為蔡州新息令邑人愛之為買田故用上蔡東門事晉夏侯湛傳與潘岳友善每出同輿接茵周禮獻人春獻王鮪詩國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雀羅翟注並見前文選趙飛燕姊弟得幸班婕妤失寵作紈扇曲云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甯蘧甯武子蘧伯玉也潘安仁閑居賦雖吾顏之云厚猶内媿於甯蘧

施註蘇詩卷之十二

施註蘇詩卷之十三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閲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一首（時守彭城作）

初別子由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枰使人之意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無憂賴賢婦藜藿等大烹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倒牀作雷鳴秋眠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難（一作重）細評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歸來北堂上古屋空崢嶸退食悮相從入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人事水火爭念當閑閤坐頹然寄聾盲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

詩小雅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王注子由題先生像贊亦云人曰吾兄我曰吾師朝野僉載唐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方葛巾捉鼻抄書上曰措大茶末一椀濟曰鼎水方煎有茶可自潑之又問作何事業是何姓行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皇恐起拜上曰宋五大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曰宋五又坦率也韋弘嗣博奕論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唐韻枰博局也莊子田子方篇東郭順子其為人也正容以悟物使人之意也消後漢梁鴻傳妻荆釵布裙風雨聲用韋應物詩意王注南都則南京也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為此別也韓集石鼎聯句妄使水火爭五代史弘肇傳會飲王章第

（蘇逢吉戲之弘肇大怒以醜語詬逢吉由是將相如水火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次韻呂梁仲屯田

雨葉風花日夜稀一杯相屬竟何時空虛豈敢酬瓊玉枯朽猶能出菌芝門外呂梁從迅急胸中雲夢自逶遲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庾信屏風詩風花直亂回唐孟遲懷鄭洎詩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柳子厚與蕭俛書雖朽枿敗腐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呂梁雲夢注並見前宋武述征記九月九日王登戲馬臺宴百僚賦詩作者百餘人謝靈運最爲工）

章質夫寄惠崔徵真（崔徽注已見）

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千古華堂奉君子水邊何處無麗人近前試看丞相嗔不如丹青不解語世間言語原非真知君被惱更愁絕卷贈老夫驚老拙爲君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郭子橫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倢伃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白燕直飛昇天後宮人作釵因名玉燕釵李賀詩寒鬢斜釵玉燕光華嶽靈姻傳雲髮垂耳李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又李樂府有妾薄命篇杜子美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又慎莫近前丞相嗔楊貴妃遺事太液池有千葉白蓮帝指妃示左右曰何如我解語花杜子美絕句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唐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嘉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詞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荅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老守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花枝不共秋欹帽筆陣空來夜斫營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南史江謐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唐韓偓詩酒衛愁陣出奇兵日飲競病注並再見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杜子美醉歌行筆陣獨掃千人軍吳志甘寧傳受敕出斫敵前營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驚動遂退白樂天詩晝聽笙歌夜斫營禮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杜牧之詩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清歌窈眇入行雲雲爲不行天爲泣紅葉黃花秋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憑君說向髯將軍衰鬢相逢應不識（杜子美詩悲見生涯百憂集漢元帝紀帝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註幼眇猶窈窕也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五行志無雲而雨爲雨泣髯將軍注再見白樂天詩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一作雙）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文選曹植表秋蘭珥筆註載筆也潘岳贈陸機詩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史記孔子世家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晉陳壽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賈誼過秦論史記秦本紀漢書項籍傳皆載其略晉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子不與竟不作傳集異記鄭郊過一冢上有竹兩竿青翠可愛吟曰墓上兩竿竹風吹長裊裊久不能續忽聞冢中人吟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王注詩意言必不如陳壽之希求當念墓中之人而發其潛光也韓退之論史書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杜預左氏傳序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漢昭帝紀大將軍國家忠臣敢有譖毀者坐之公詩案熙寧十年九月內李清臣差知國史軾作詩送清臣云付君此事寧論

（吾載我當時獲過秦軾於仁宗朝嘗進論往古得失軾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軾所進論也）

代書荅梁先

此身與世眞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魯人豈獨不知丘蹸藉夫子無罪尤異哉梁子清而脩不遠千里從我游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侯小楷精絶規摹歐（公自注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畏見問事賈長頭別來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遺我駮石盆與甌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公羞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貴（一作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愼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家語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莊子讓王篇夫子再逐於魯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漢韋賢傳號稱鄒魯大儒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賢薨謚節侯漢韓信傳媮衣寡食注媮苟且也賈長頭注見十卷贈上天竺辯才詩漢司馬相如傳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詩大雅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左傳隱三年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左太沖蜀都賦貢貨時味王公羞焉詩國風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漢書貨殖傳鄒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家自父兄子弟約頫有拾卬有取）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以詩見寄次其韻

無復龍山對孟嘉西來河伯意雄夸霜風可使吹黃帽（公自注舟人黃帽土勝水也）樽酒那能泛浪花漫遣鯉魚傳尺素却將燕石報瓊華何時得見悲秋老醉裏題詩字半斜

（河伯用莊子秋水篇詳七卷八月十五日看潮詩注杜子美詩纜侵隄柳繫幔卷浪花浮詩國風尚之以瓊華乎而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又詩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

河復（幷序）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絶流而濟楚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三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顧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鉅野東傾淮泗滿楚人恣食黃河鱣萬里沙回封禪罷初遣越巫沈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吾君仁聖如帝堯百神受職河神驕帝遣風師下約束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淥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

（溝洫志孝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後二十餘年歲因以數不登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帝悼功之不成作歌曰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又曰河公許兮薪不屬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柳子厚詩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登望谼亭

（此詩墨蹟乃欽宗東宮舊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東坡題云僕在彭城大水後登望谼亭偶留）

（此詩已而忘之其後徐人有誦之者徐思之乃知其為僕詩也集中無之以入河復詩後）

河漲西來失舊谼孤城渾在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
千里禾麻一半空

韓幹馬十四匹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
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
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
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
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
此詩此畫誰當看

（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踶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踶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踶此自以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踒肩而腫膝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踵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王充論衡漢楊翁偉乘塞馬出遇放馬翁偉謂其御曰放馬目眇御曰何以知之曰彼罵轅中馬曰塞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往視之果眇馬也北夢瑣言浙人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蹶則連心痛漢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杜子美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又天育驃騎歌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游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按公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春服既成從二三子云云有詩別見十六卷王注入此帙）

側手區區未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圍趙

猶有張湯欲漕斜已坐迂疏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
使君下策真堪笑隱隱驚雷響踏車（時河決水方退謗有側手障黃河之語戰國策智子攻趙襄子走晉陽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漢溝洫志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言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又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茫茫清泗遶孤岑歸路相將得暫臨試著芒鞋穿犖确
更然松炬照幽深縱令司馬能鑱石柰（一作會）有中郎解摸
金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九域志徐州泗水今呼清河南史顧歡好學而貧夕則燃松節讀書禮記孔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三國陳琳為袁紹作檄書言曹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贈寫御容妙善師

憶昔射策干先皇珠簾翠幄分兩廂紫衣中使下傳詔
跪奉冉冉聞天香仰觀眩晃目生暈但見曉色開扶桑
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識日月角
彷髴尚記重瞳光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松檜凄風霜
天容玉色誰敢畫老師古寺晝閉（一作閑）房夢中神授心有
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孤臣入門涕自
滂元老侑坐鬚眉古虎臣立侍（一作侍立）冠劍長平生慣寫龍
鳳質肎顧草間猿與麞都人踏破鐵門限黃金白璧空
堆牀爾來摹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不須覽鏡坐

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西京雜記漢昭陽殿織珠爲簾左思吳都賦譪譪翠幄爾雅東西廂謂之序楚辭九歌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迎陽禁中門名唐唐儉傳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庭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漢項羽傳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史記黃帝崩葬橋山詩國風涕泗滂沱唐書太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李揆傳龍章鳳姿尚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文房四譜隋僧智永善書人求題頭門限穿穴乃以鐵葉裹之號鐵門限白髮郎用顏駟事詳十一卷董儲郎中詩註杜子美詩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

哭刁景純

（刁景純名約丹徒人少卓越刻苦學問能文章始應舉京師與歐陽永叔富彥國聲譽相高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屈於爲郎䓁不大耀士友歎惜而景純未嘗以爲恨好急人之難海內識與不識多歸之不治產業賓客故人常滿其門尊酒燕娛無虛時重義輕施有古人之風壽八十四）

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蚤紛紛少年場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霜雪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宏材乏近用千歲自枯倒文章餘正始風節貫華皓平生爲人耳自爲薄如縞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媼（公自注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漾漾舞寒藻華堂不見人瘦馬空戀皁我欲江東去匏樽酌行潦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晉衛玠傳謝鯤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王敦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再見德公詳見十一卷題藏春塢詩注漢楚元王傳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范橋潤州范公橋以文正公得名揚雄方言梁宋齊楚之間謂櫪曰皁唐書賀知章字季眞天寶初上章請度爲道士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李白詩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晉阮籍傳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萬松岡在景純藏春塢見八卷景純見和詩）

荅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獨在懸水村（公自注懸水村呂梁地名）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流奔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鵾呂梁自古喉吻地萬頃一抹何由吞坐觀入市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尊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黿旋呼歌舞雜談笑不惜飲釂空缾盆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酒聊相溫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宣房未築淮泗滿故道堙滅瘡痍存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根高城如鐵洪口快談笑卻掃看崩奔農夫掉臂免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還須更置軟腳酒爲君擊鼓行金樽（韓退之詩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漢嚴延年傳河南天下喉咽地顏師古曰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漢王尊傳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杜子美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左傳昭二年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禮記盛於盆尊於缾杜子美遭田父泥飲詩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宣房即宣防見本卷河復詩注又瓠子歌曰齧桑浮兮淮泗滿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軟腳字見唐書楊國忠傳詳五卷監官部役戲呈同事詩注）

張寺丞益齋

（張寺丞名恕字忠甫文定公安道子）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遠游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荆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在軒庭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風雨晦明淫跛躄瘖聾盲虛實在其脉靜躁在其情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苟能閱千人望見知死生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願言書此詩以爲益齋銘（左傳昭元年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史記扁鵲傳扁鵲望見桓侯而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互見四卷和劉道原詠史詩注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荅孔周翰求書與詩

身閑曷不長閉口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未脫多生宿塵垢不棠譏訶子厚疾反更刻畫無鹽醜征西自有家雞肥太白應驚飯山瘦與君相從知幾日東風待得花開否撥棄萬事勿復談百觚之後那詞（一作辭）酒（史記張儀傳顧陳子閉口無復言韓退之詩有底忙時不肯來柳子厚荅崔書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熨卒不能去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又互見二卷石蒼舒醉墨堂詩注晉周顗傳庾亮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家雞詳八卷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注飯山瘦用李白飯顆山頭詩意詳九卷次韻沈長官注孔叢子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子何辭焉）

送李公恕赴闕

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不願腰間纏錦絛用違其才志不展坐與胥吏同疲勞忽然眉上有黃氣吾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俱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我頃分符在東武脫略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內外仍呼騎曹爲馬曹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驚衆雜以嘲諷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獨能容我眞賢豪爲我買田臨汶水逝將歸去誅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槹（列子湯問篇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東方朔十洲記亦云呂氏春秋荆有佽飛者得寶劍於江干渡中流兩蛟繞舟佽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王粲刀銘陸劘犀兕水截鯨鯢杜甫大食寶刀詩蒼水使者捫赤絛晉殷浩傳桓溫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韓退之鄆城晚飲詩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韓退之淮西碑萬口和附幷爲一談牢不可破晉阮籍傳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馬曹王子猷事對飲用曹參吏舍歌呼意持螯用畢卓語竝見前注漢書張耳傳高祖箕踞罵詈注箕踞者謂曲兩腳其形如箕莊子天運篇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春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牙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餠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茵陳甘菊不負渠鱠縷堆槃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抛松葛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幷髮脫

（禮坊記注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劉夢得嘉話錄諸葛亮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三蜀之人今呼爲諸葛菜南史周顒傳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蚤韭秋末晚菘李白詩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杜牧晚晴賦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劉禹錫嘉話菜之波稜者本西竺國僧自波稜國將其子來如苜蓿因張騫而至也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又齒落詩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

送鄭戶曹（鄭戶曹名瑾彭城人）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僮瘦馬從吾飲
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廣文好客竟無氊
東歸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後漢鄭太字公業結交賢豪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唐鄭虔傳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故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杜甫戲簡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

虔州八境圖八首（幷引）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卽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而作是圖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煙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此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歎矣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槃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爲八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明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八乎

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則夫四海之外詼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不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

坐看奔湍（一作灘）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
守八詠聊同沈隱侯

（華陽國志秦孝文王時李冰爲蜀守作石犀牛以厭水精穿石犀谿於江南岸杜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婺州圖經八詠樓在州南宋沈約文南史沈約謚曰隱集中有東陽八詠）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勸客登臨無限思
孤雲落日是長安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南康記贛縣東南山有臺方數丈有自然霞如屋形章貢臺乃章貢二水合流處李太白詩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還）

白鵲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爲開故人應在千山外
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皁蓋歸時酒半醒薄暮樵漁人去盡
碧谿青嶂遶螺亭

（寰宇記昔有貧女暮宿亭採螺見衆螺張口噏其肉貧女死因葬水旁其冢化爲巨石號曰螺亭石山在贛縣東南二十里）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後
著鞭從使祖生先

（大莊嚴論如是衆生者乃勝智叢林一切諸善行運集在其中南史謝靈運傳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晉劉琨傳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卻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
只尋孤塔認西東（杜牧之江南春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詩豳風零雨其濛唐皇甫冉詩山川迷向背風霧失旌旗）
煙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罘觀海市
絳宮明滅是蓬萊（漢郊祀志八神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之罘在登州海中時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
回峰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
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鉉帖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者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顧況集亦云

南康記贛縣東南山上有臺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鼓吹聲卽山都木客吟唱也）

讀孟郊詩二首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
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
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蜞竟日嚼空螯要當鬭
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
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一作巵）醪（杜子美述古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古樂府艷歌行水清石自見詩國風白石鑿鑿唐書韓愈一見孟郊爲忘形交賈島亦韓門弟子島初爲浮屠名無本皆附愈傳）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饑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

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
銅斗歌鄙俚頗近古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一作莎）舞不愛
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霜雪白赤腳浣白紵嫁與踏
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孟東野詩銅斗飲江酒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腳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莎又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鬬作豪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又射鴨復射鴨鴨驚菰蒲頭鴛鴦亦零落彩色難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遊笑伊鄉貢郎踏土稱風流如何卅角翁至死不裹頭李白通塘曲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紗吳女郎又越女詞耶溪女如雪屐上足如霜東野詩數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喈喈）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魚龍隨水落猿鶴喜君還舊隱丘墟外新堂紫翠間野
麋馴杖屨（一作屐）幽桂出榛菅灑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公自

注張故居爲大水所壞新卜此室故居之東韓退之詩豈念幽桂遺榛菅王注山公山簡也公自謂）
萬木鏁雲龍（公自注山名）天畱與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
東菑麥餘春雪櫻桃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南史戴顒嘗憩京口黃鵠山竹林精舍郡邑志潤州有戴公山注詳八卷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詩杜子美夔州絕句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南江北春冬花）

送孔郎中赴陝郊（孔郎中宗翰已見十一卷荊林馬上見寄詩注此詩疑其自密移陝過徐州與先生會也）

驚風擊面黃沙走西出崤函脫塵垢使君來自古徐州
聲震河潼殷關右十里長亭聞鼓角一川秀色明花柳
北臨飛檻卷黃流南望青山如峴首東風吹開錦繡谷
淥水翻動蒲萄酒訟庭生草數開樽過客如雲牢閉口

（漢衛青傳大風起砂礫擊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崤謂二殽函謂函谷關王注古有南徐北徐南徐潤州北徐彭城時自彭城而往故云古徐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河水自龍門南流激華山而東故名河潼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樂府解題橫吹曲有鼓角唐樂令諸道行軍給鼓角三萬人以上角十四具鼓二十四面襄沔記峴山在襄陽下臨漢王注陝州去郡二十里有山亦名峴以其狀類峴首故得名）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說劍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欲把笙歌暖鋒鏑紅旆朝開猛士噪翠帷暮卷佳人出東堂醉臥呼不起嗁鳥落花春寂寂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堦前石（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稱首庾亮與郭遜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嵇康傳潁川鍾會貴公子也裂石用李謩事已見八卷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詩注）

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

從來蘇李得名雙只恐全齊笑陋邦詩似懸河供不辦故欺張籍隴頭瀧（王注前漢蘇武李陵能詩謂之蘇李唐蘇味道李嶠俱以文章顯時亦號蘇李又蘇頲李乂對掌文誥明皇謂頲曰前此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有卿及乂何媿前人哉世說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唐王勃傳張說評楊炯曰文如懸河之不竭韓退之贈張十八詩君乃崑崙渠籍乃隴頭瀧）

簿書鼙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賴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周禮鼓人以鼙鼓鼓役事德公注屢見）

巡城已困塵埃眯執扑仍遭蟣蝨緣欲脫布衫攜素手試開病眼點黃連（公自注來詩謂僕布衫督役）（周禮司空執扑左傳襄十七年宋平公築臺子罕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漢嚴安傳介胄生蟣蝨）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先生生長匡廬山山中讀書三十年舊聞飲水師顏淵不知治劇乃所便偷兒夜探赤白丸奮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羣盜誅七百誰信家書藏九千春風無事秋月閑紅粧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絃客來畱飲不計錢齊人愛公如子產兒嗁臥路呼不還我慙山郡空畱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買花鈿薰衣理鬢夜不眠曉來顛風塵暗天我思其由豈坐慳作詩媿謝公笑讙歸來瑟縮愈不安要當啖公八百里豪氣一洗儒生酸（公作李氏山房記云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指其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漢尹賞傳薛宣舉賞能治劇又長安中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漢朱博傳字子元遷琅邪太守奮髯抵几斥罷病吏詳已見前潘若冲郡閣雅談高從晦好彈胡琴天成中王仁裕使荊渚從晦出十妓彈胡琴仁裕有詩曰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絃四十條史記循吏傳子產治鄭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後漢侯霸傳爲臨淮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臥曰願乞侯君復畱朞年杜子美偪仄行曉來急雨春風顛俗諺有慳値風嗇値雨之說韓退之詩瑟縮久不安晉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而賭之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三國志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詳見前卷次韻答邦直詩注）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欹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畱不住卻須還與散花天

（唐白居易傳自號醉吟先生　杜子美李尚書聯句數語欹紗帽高文擲綵牋　維摩經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說法卽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菩薩卽皆墮地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花著身矣結習盡者花不著也）

夜飲次韻畢推官

簿書叢裏過春風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騕褭黃雞催曉唱玲瓏老來漸減金釵興醉後空驚玉筯工（公自注事善篆）月未上時應蚕散免教鑿谷問吾公（酒聖用徐邈事詳五卷贈孫莘老七絕詩注　漢書音義騕褭神馬也赤喙黑身　杜子美詩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　黃雞用白樂天玲瓏歌詳六卷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詩注　唐舒元輿玉筯篆志秦丞相斯變蒼頡籒文爲玉筯篆體尚太古　左傳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又互見前）

施註蘇詩卷之十三

施註蘇詩卷之十四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三十五首（時守彭城自戊午元豐改元作）

續麗人行（并引）

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張彥遠名畫記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多在渾郭功臣家圖畫又云周昉善畫子女）

深宮無人春日長沈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嗁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

若教回首卻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杜陵饑客眼長寒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心醉歸來茅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嗁（楊妃外傳開元禁中重木芍藥移植於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與妃子賞花命李白進清平調三章末云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漢韓信傳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杜子美麗人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列子黃帝篇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

聞李公擇飲傳國博家大醉二首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肎獨畱髡（晉山簡注屢見李白襄陽歌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

（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云云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不肎惺惺騎馬迴玉山知爲玉人頹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劉禹錫揚州春夜詩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惺惺騎馬迴世說山公稱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忽若玉山之將頹唐闕記杜牧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聽罷鎮閒居聲妓豪華爲當時第一嘗宴客女妓百餘皆殊色牧注視良久問曰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起伏龍行（并引）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至今顱骨帶霜牙尚作四海毛蟲祖東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敧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擢煙縷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爾來懷寶但貪眠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公自注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鬭兩雄有事徑須煩一怒（後漢南蠻傳板楯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昭王重募國中能殺虎者時有巴郡閬中尸人能作白竹之弩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要尸人安之三國志魏杜夔傳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尚書故實南中久旱以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雨亦隨下龍畏虎雖枯骨能動之如此劉禹錫嘉話亦云毛蟲字出漢書五行志帝王世紀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以畫八卦黃帝言余夢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

（紀又洛出龜書以賜神禹洪範是也張華博物志龍抱寶而眠謂之癡龍史記孟嘗君傳秦齊世不兩雄洞庭靈姻傳堯遭洪水九年乃此子一怒耳）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常苦墨軒然就一笑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昃一歡難力致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亂雀啅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襋使君自孤僨此理誰相值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左傳哀十三年晉定公吳夫差會于黃池吳晉爭先司馬寅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杜預注墨氣色下也後漢薊子訓傳渠笑悅欲往就之詩國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漢匈奴傳冒頓爲書遺高后曰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注僨仆也猶言不能

自立也虞與娛同晉許邁傳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送李公擇

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雖云多出處不我謀弓車無停招逝去勢莫留僅存今幾人各在天一陬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宜我與夫子相好手足侔比年兩見之賓主更獻酬樂哉十日飲衎衎和不流論事到深夜僵仆鈴與騶頗嘗見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別不忍言慘慘集百憂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已得其爲人不待風馬牛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詩國風終鮮兄弟惟予二人左傳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史記范睢傳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君幸過寡人願與君爲十日飲王注鈴守鈴閣者漢東方朔傳給）

（騶侏儒師古曰騶奉廄之御也晉謝安傳桓溫請安爲司馬既到溫喜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野夫公擇之兄名莘）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久客厭鹵餼（公自注蜀人謂東北人鹵子）栲然思南烹故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騈頭玉嬰兒一一脫錦棚庵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我家拙廚饍蔬肉芼蕪菁送與江南客燒煮配香粳（韓退之初南食詩百宜味南烹爾雅筍竹萌也吳筠竹賦一筍明其亂嗣三節穫乎嬰兒儲光羲筍詩稚子脫錦棚騈頭玉香滑張平子南都賦若其廚饍則有華薌重秬滍皐香粳）

今日忽不樂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芍藥梟殘葩久旱復遭雨紛披亂泥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棄擲亮未能送與謫仙家還將一枝春插向兩髻丫（陸凱寄梅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按公詩特借用其字故爾不拘歐陽公詩小婢立我前赤腳兩髻丫）

和孫莘老次韻

去國光陰春雪消還家蹤迹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迎送纔堪博早朝雖去友朋親吏卒卻辭讒謗得風謠今年我亦江南去不問繁雄與寂寥（晉向秀傳秀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自妨人作樂耳白樂天詩昏昏一覺睡不博蚤朝人後漢李郃傳和帝分遣使者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游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煙蘿子盆裏千枝錦被堆慣與先生爲酒伴不嫌刺史亦顏開纖纖入麥黃花亂颯颯催詩白雨來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缾回

（唐楊巨源看花詩一林堆錦映千燈王注煙蘿子今所畫修養者多有之錦被堆一名粉團兒花如月桂而小粉紅或微黃色枝柯纖長高丈餘往往作架承之司空圖郊園詩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杜子美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白樂天詩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

杜介熙熙堂

崎嶇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咄咄何曾書怪事熙熙長覺似春臺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遙想閉門投轄飲鵾絃鐵撥響如雷（王文考靈光殿賦旋室㛹娟以窈窕咄咄用殷浩事已見十一卷和趙郎中詩注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神仙傳殷七七年醉歌曰琴彈碧玉調鑪養白朱砂白樂天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投轄陳遵事詳八卷和蘇州太守詩注鵾絃鐵撥開元賀懷智事已見八卷古纏頭曲注唐文宗時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號繞殿雷）

次韻答劉涇

吟詩莫作秋蟲聲天公怪汝鉤物情使汝未老華髮生芝蘭得雨蔚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新音百變口如鸎異義蠭起弟子爭舌翻濤瀾卷齊城萬卷堆胸兀相撐以病爲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闇廣庭飛蟲繞耳細而清敗席展轉臥見經（一作驚）亦自不（一作不自）嫌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不識五郎呼作卿吏民哀我老不明相戒無復煩鞭刑時臨泗水照星星微風不起鏡面平安得一舟如葉輕臥聞郵籤報水程蓴羹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饑腸鳴

漢兩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法書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劉伯倫酒德頌陳說禮法是非鋒起漢蒯通傳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詩國風輾轉伏枕杜子美張舍人遺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唐宋璟傳每宴朝堂張易之昌宗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座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何謂第一是時朝廷以易之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後漢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遨遊唐徐有功傳爲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謝靈運南亭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髮垂杜子美青草湖詩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尊羹羊酪見七卷金門寺中詩注陶淵明詩傾身營一飽韓退之詩饑腸徹死無由鳴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大杏金黃小麥熟墮巢乳鵲拳新竹故將俗物惱幽人
細馬紅粧滿山谷提壺勸酒意雖重杜鵑催歸聲更速
酒闌人散卻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

晉王戎傳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李白對酒歌二八佳人細馬馳青黛畫眉紅錦靴

種德亭 并引

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爲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期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候潮門外治園圃作亭榭以與賢士大夫游惟恐不及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蓺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詩以遺之

小圃旁城郭閉門芝朮香名隨市人隱德與佳木長元化善養性倉公多禁方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但喜賓客來置酒花滿堂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山茶想

出屋湖橋應過牆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

唐詩水淨苔莎色露香芝朮苗後漢華佗傳字元化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有壯容史記扁鵲倉公傳太倉公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師元里公乘陽慶悉以禁方予之史記貨殖傳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莊子天下篇謬悠之說荒唐之言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鵝谿白繭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茶錄蜀東川鵝谿出畫絹作羅底佳白樂天雞距筆賦足之健者雞足毛之勁者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鋒合爲乎筆正得其要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詼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盧仝月蝕詩青山死灰色莊子盜跖篇孔子下車色若死灰楞嚴經世尊從肉髻中踊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白樂天寄上天竺詩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晉嵇康傳與向秀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禮而鍛不輟久之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金剛經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又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孔氏雜錄鄭虔云越州客山有白楊梅杭州圖經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爲聖僧梅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雨足誰言春麥短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

半脫紗巾落紈扇芳草不鋤當戶長珍禽獨下無人見
覺來身世都是夢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來
急掃風軒炊麥飯（公自注徐州所出）伏波論兵初矍鑠中散談仙更
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不邮腸空誇腦滿問羊他日到
金華應許相將游閬苑

蜀志周羣傳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謝承後漢書李固爲太守食麥飯後漢馬援傳劉尚擊武陵五谿蠻軍沒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援爲伏波將軍晉嵇康傳嵇康仕魏爲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壽可及乃著養生論王注南都從事謂子由也時子由從張文定僉書南京判官嘗云學道三十年今始麤聞道也道家口訣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神仙傳黃初平家使牧羊有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其兄尋索見之問羊何在初平叱白石俱起成羊兄曰道可學否初平曰唯好即得兄乃棄家服伏苓五萬日遂得仙集仙錄西王母居閬風之苑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三角其一正北干辰星之輝名閬風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
將入京應舉（秦觀高郵人初字太虛後改字少游）
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將軍百戰竟不侯
伯郎一斗得涼州翹關負重非無力十年不入紛華域
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新詩說盡萬物情
硬黃小字臨黃庭故人已去君未到空吟河畔草青青
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一聞君語識君心
短李髯孫眼中見江湖放浪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
縱橫所值（一作往）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千金敝帚那堪
換我亦淹留豈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

漫

漢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盻史記佞幸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漢李廣傳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豈吾相不侯耶三輔決錄孟佗字伯郎一斗涼州注見一卷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唐選舉志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唐書員半千傳武后謂半千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耶王注公言嘗於祕書閣觀王羲之墨跡皆唐人硬黃紙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眞筆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又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世說郗超爲桓溫參軍王珣爲主簿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衛按短李謂公擇髯孫謂莘老借用李紳孫會稽事耳舊注非嵇叔夜詩志在守樸養素全眞史記楚世家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唐王勃傳李嶠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三國魏武帝紀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王注新書言王介甫新學經義之說也魏文帝典論夫人難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見之患也晉阮咸傳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唐元結傳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又曰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

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
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米元章畫史云蘇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元章所記即此畫也）
貴人金多身復閑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
（公自注法帖大王書中有殷鐵石字鐵石梁武帝時人）更補朱繇爲道玄（公自注世所收吳道子畫多朱繇筆也）煙薰
屋漏裝玉軸鹿皮蒼壁知誰賢吳生畫佛本神授（一作駿）夢
中化作飛空仙覺來落筆不經意神妙獨到秋毫顛昔
我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
作蝴蝶飛聯翩君能收拾爲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誌
公髣髴見刀尺修羅天女猶雄妍如觀老杜飛鳥句脫

字欲補知無緣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湔貴人一見定羞怍錦囊千紙何足捐不須更用博麻縷付與一炬隨飛煙

（尚書故實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韻之書畫補遺朱繇長安人工畫佛道米元章畫史眞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熏損本色書苑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鄔兵曹或問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亦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漢書食貨志武帝造白鹿皮幣令王侯朝覲必以薦璧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小說一道人爲戲術碎翦絹作胡蝶而飛少選復如故或藏其一蝶絹亦虧如蝶之大傳燈錄寶誌禪師金城人姓朱氏常執錫杖頭鑷翦刀尺銅鑑歐陽詩話陳從易舍人偶得杜詩舊本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後得完本乃過字陳歎曰一字莫能到也王注博麻縷似祖語麻三斤之類）

雨中過舒教授（舒名煥字堯夫公守徐堯夫時爲教授）

疎疎簾外竹瀏瀏竹間雨牕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甌語客來淡無有灑掃涼冠屨濃茗洗積昏妙香淨無慮歸來北堂闇一一微螢度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鳶悔前笑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間趣

（杜子美詩心清聞妙香陶淵明詩此間有眞趣欲辨已忘言飛鳶黃犬注並見前）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兄眞書小低猶抗行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旗去年逾月方出晝（公自注予去年畱齊月餘）爲君劇飲幾濡首今年過我雖少畱寂寞陶潛方止酒（公自注此行公擇病酒夕不飲）別時流涕攬君鬚懸知此懽墮空虛松下縱橫餘屐齒門前轣轆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公自注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

（晉王羲之傳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鴈行也華嶠譜序華歆能劇飲石餘不亂周易未濟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陶潛止酒詩始覺止爲善今朝眞止矣裴硎傳奇長慶間裴航傭舟襄漢同舟有樊夫人者國色也航以詩及珍果獻夫人以詩答曰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杵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歸輦下經藍橋驛因渴乞漿于茅舍果遇雲英遂娶之後同得仙去）

又送鄭戶曹（鄭戶曹名僅字彥能彭城人是時爲冠氏令）

水繞彭城樓山圍戲馬臺古來豪傑地千歲有餘哀隆準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尚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蒼苔河從百

步嚮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蕩蕩清河壖黃樓我所開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遲（去聲）君爲坐客新詩出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使君安在哉

（漢高祖隆準而龍顏史記項羽贊舜目蓋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後漢呂布傳自號徐州牧曹操攻之布登白門樓攻圍之急乃下酈道元水經注沛南門謂之白門唐李光弼傳封臨淮郡王復歸徐州遇疾薨杜子美武衛將軍挽詞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南史宋高祖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姓劉氏初封宋公居彭城嘗九日讌戲馬臺韋應物詩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秦太虛黃樓賦序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旣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晉劉琨傳在晉陽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棄圍而走）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黃魯直名庭堅分寧人與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俱出蘇門天下號元祐四學士而魯直之名幾配東坡故稱蘇黃云）

（附魯直古詩一曰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

（恩光孤芳忌皎潔氷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二曰青松出洞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蔕人言可醫國何用大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

嘉穀臥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漫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閒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旁紛紛不足慍悄悄徒自傷（杜子美詩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又病橘詩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莊子知北遊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詩國風殷其靁山海經東海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名蟠桃晉王戎傳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趣之戎獨不往或問故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詩國風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公烏臺詩話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一封并古詩二首與軾依韻和答云嘉穀臥風雨至玉食慘無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稂莠之奪嘉穀又云大哉天宇閒至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蚋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云慍于羣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今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閬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李太白鳳笙篇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韓退之進學解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曰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列仙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楚辭遠遊章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摩挲銅人後漢薊子訓事詳見十二卷子由將赴南都詩注閬風注見本卷）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膻腥汙刀几暮年卻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慍喜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繆說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一生當著幾緉屐定心肎爲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缾應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荒園自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閑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窻冷硯冰生水

（庾翼家雞注再見柳子厚集殿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詩注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晉書王羲之終會稽內史庾翼嘗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唐太宗紀武德元年進封秦王春蚓秋蛇本王羲之傳後制爲唐太宗撰詳見十二卷和流盃石上詩注按晉書太宗自著宣武二帝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御撰云白樂天七德歌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世說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緉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蔡君謨墨說徐鉉云嘗得李超墨一梃與弟鍇共用十年乃盡王注公嘗曰吾有佳墨七十九而求之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當磨子昌言墓木拱矣墨故無恙詩小雅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淳化法帖大王書四百六十五帖其一云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此號青李來禽帖蕭子良與王僧虔書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又陸雲與兄書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一螺溫庭筠詩鵶鬟成塵香不滅法書苑歐陽通矜其書必以松煙爲墨末以眞麝唐永寧里王涯第也或云李駙馬第今士大夫家有墨其上有永寧賜第四字卽是也意或用此韓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東齋記事蜀有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倒暈眉名西京雜記文君眉常如遠山李賀美人梳頭歌纖手卻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杜牧之閨情詩娟娟卻月眉新鬢學鴉飛南部煙花記隋煬帝鳳舸殿腳女吳絳仙善畫長蛾眉帝悅之由是爭爲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

（五斗號蛾綠螺酉陽雜俎吳孫和醉舞如意悞傷鄧夫人頰醫以白獺髓和玉屑以滅瘢痕）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粲爲金槃實瘴霧脫蠻溪清樽奉佳客客行何以贈一語當加璧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驅攘三彭仇已我心腹疾願君如此木凛凛傲霜雪斵爲君倚几滑淨不容削物微興不淺此贈毋輕擲（王注榧子出信州玉山縣以懷玉山得名禮記束帛加璧爲德也左傳成二年韓厥執縶馬前再拜奉觴加璧以進宣室志彭者三尸之姓學仙者當先絕三尸本草榧實去三蟲行營衞史記范睢傳秦之有韓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腹心之病也晉王羲之傳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生驚懊者累日杜子美詩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沈吟）

送胡掾

亂葉和凄雨投空如散絲流年一如此遊子去何之節義古所重艱危方自兹他年著清德仍復畏人知（張載雜詩騰雲似湧煙密雨如散絲清畏人知晉胡質事詳見五卷和沈立之留別詩注）

答仲屯田次韻

秋來不見渼陂岑千里詩盟忽重尋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歎有遺音清風卷地收殘暑素月流天掃積陰欲遣何人賡絕唱滿堦桐葉候蟲吟（杜子美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渼陂左傳哀十二年吳子使宰嚭請尋盟莊子齊物論大木百圍之竅穴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地籟則衆竅是已史記樂書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謝希逸月詩白露泫空素月流天宋書謝靈運傳論平子艶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柳子厚詩碧窗殘月曙門掩候蟲吟）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胡爲尚流落用舍眞有數當時苟悅可慎勿笑杖杜斵牕誰赴救袖手良優裕山城辱吾繼鈌短煩遮護昔年繆陳詩無人聊瓦注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濩（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漢董仲舒傳贊謂其師友淵源有漸北夢瑣言貫休見蜀待詔常重胤傳神曰可謂前無來人後無繼者法華經言辭柔軟悅可衆心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典選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杕字謂韋陟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朝野僉載唐楊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門鑰他適無舊本可檢乃斵牕取之時號斵牕舍人韓退之祭柳子厚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凡外重者内拙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咸大濩鄭氏註大咸堯樂大濩湯樂也）

答范淳甫（范淳甫名祖禹成都華陽人公自注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

吾州下邑生劉季誰數區區張與李重瞳遺迹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公自注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漢高祖紀姓劉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唐張建封貞元四年拜徐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光弼封臨淮郡王後歸徐州遇疾薨並見本傳九域志徐州泗水今呼爲清河水經云泗之別名又泗水亭漢高祖嘗爲亭長魏志呂布傳曹操攻之自白門樓下降布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眼前百種無不有

知君一以詩驅除傳聞都下十日雨青泥没馬銜生魚舊雨來人今不來悠然獨酌臥清虛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非吾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勤呵嘘（劉禹錫酬樂天詩雨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杜子美秋述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唐馬周傳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清虛定國堂名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

芙蓉城（并引）

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

（胡微之作王子高芙蓉城傳略王迥字子高虞部員外郎正路之次子初遇一女自言周太尉女語王曰我於人間嗜欲未盡緣以宿契當侍巾幘是以奉尋非一朝一夕之分也又王初見周懼不敢寢更深困甚視牕戶掩閉及入解衣聞屛幃間有喘息聲乃適女郎已脫衣而臥天明□□□餘香不散自是朝去夕至凡百餘日又周云郎預朝列王曰朝帝耶不言其詳由此倏去不來者數日忽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王曰我居幽僻君能一往否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然與周同舉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王自東箱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王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逡巡東廡之門啟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俄聞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王登東廂之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其字則貝諸八龍雲篆王未及下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王語以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也王問何地周曰芙蓉城也曰馮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問芳卿何姓曰與我同王感其事作詩遺周云又虞曹公狀其事以奏帝春花秋月悽愴悲泣而去周臨別囑詩云久事屛幃不暫閑今朝離意尚闌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按芙蓉城傳施氏注散入句下王注錄之亦不詳蘅未見全傳又無他本可校兹從施氏句注中掇拾出之未免句字脫落殘闕多有而先生是詩大概采用其意不可略也乃附著之如此）

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按翡翠屛雲舒霞卷千俜停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疏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軿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牕櫺忽然而去不可執寒衾虛幌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扃夢中同躡鳳皇翎徑度萬里如奔霆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遶樓飛步高竛竮仙風鏘然韻流鈴蘧蘧形開如醉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缾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膻腥此身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

（杜子美詩樹攪離思花冥冥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芙蓉城張師正括異志慶曆中有朝士日晨赴起居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游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時丁已在告頃之聞卒襄陽記龍巢山缽帽峰尹喜石室內有玉案仙經八卷在案上三輔黃圖未央宮漸臺西有兩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韓退之華山女詩洗妝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孟浩然詩微雲澹河漢疏雨滴梧桐酉陽雜俎有人掘地遇石函發之見一人方偃仰容色如生須臾振髮而起卽失所在方士云此太陰鍊形人也吳筠步虛詞稟化凝正氣鍊形為真仙集仙錄謝自然日誦黃庭經十遍誦時有童子侍立每十遍卽將向上界去東華夫人曰誦經先讀外篇大都精思誦讀者[illegible]稱[illegible]行者獲罪盧仝詩天門九重高崔嵬夜半祭醮夜半開太微靈書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台光三曰幽精南史鄧先生傳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裴鉶封陟傳雲軿既去牕戶遺芳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好吹笙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後三十餘年來山中告桓良曰告）

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楚詞抑志而弭節兮注按節徐行也江淹擬悼婦詩明月入綺牕彷彿想蕙質王注自天門夜開至風泠泠以言周初至時事宋玉神女賦其少進也皎如明月舒其光杜子美薛判官詩自云帝季女噀雨鳳皇翎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上有玉樓十二唐韻伶傳通作伶娟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吳筠步虛詞瑤落制六天流鈴威百魔莊子齊物論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注已見又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後漢何進傳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李太白妾薄命行雨露不上天水覆難重收元微之鶯鶯傳熒熒然猶瑩於茵席白樂天長恨歌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黃庭內景三庭佳穀生蝗螟王注此所謂歸之正也三庭道家事佳穀生蝗螟言色慾之賊身如蝗螟之賊佳穀也楊妃外傳由此一念當復墮下界神仙傳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游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史記外戚世家漢武帝尹夫人邢夫人同時竝幸或云尹喜邢和璞王注正是二夫人耳謂彼自隳落勿致尤也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公自注前次韻後不次）

去歲游新堂春風雪消後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一作界）已分宿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濤繁華眞一夢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明月入華池反照池上堂堂中隱几人心與水月凉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屧響長廊名都信繁會千指調絲簧先生病不飲童子為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絶如韋郎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蘇州圖經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其地西子行則有聲因名韋郎韋蘇州應物也白樂天稱其五言尤高閑雅淡自成一家已見十二卷詩注杜子美詩浩歌淥水曲清絶聽者愁詩國風月出皎兮）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王注莫州文安郡理鄚縣唐開元中以鄚字類鄭改爲莫乃公孫瓚之易京也）

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烝土為城鐵作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一旦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豈如千騎平時來笑譚謦欬生風雷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燕開東方健兒虓虎樣泣涕懷思廉恥將彭城老守亦凄然不見君家雪兒唱（後漢公孫瓚傳瓚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盛修營壘樓觀處有非常乃居高京以鐵為門斥去左右男人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聲以傳宣教令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今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積穀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如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及戰敗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晉載記赫連勃勃起都城烝土築之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古樂府羅敷行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語林諸葛武侯白葛巾持羽扇指麾三軍後漢祭遵傳取士必用儒術對酒設樂必投壺雅歌魏志呂布傳謂曹性曰卿健兒也杜子美哀王孫詩朔方健兒好身手詩大雅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杜子美遣興詩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王注東方健兒則梁左藏所替罷處故懷思之也唐李密有寵姬名雪兒每賓客有新製必令雪兒歌之）

施註蘇詩卷之十四

施註蘇詩卷之十五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樸園先生張榕端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二首（時守彭城作）

次韻子由送趙岏歸覲錢塘遂赴永嘉（趙岏字景仁清獻公子由蔭登第通判溫州）

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候吏來迎客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先獻魯靈光已擊三千里何須四十强風流半刺史淸絕校書郎到郡詩成集尋谿水濺裳芒鞋隨

採藥蠒紙記流觴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宦游無遠近民事要更嘗願子傳家法他年請尙方（南史謝靈運襲封康樂公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謝承後漢書王延壽有雋才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令延壽往錄其狀延壽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延壽賦遂隱而不出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禮記四十曰强而仕舊唐書蕭俛傳昔庾亮與郭游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任居刺史之半安可非其人也唐百官志校書郎正九品主掌讐校典籍刊正文章南史王筠每一官成一集文房四譜右軍蘭亭帖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又蘭亭序淸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漢朱雲傳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詳見十二卷次韻答邦直子由闕詩注按公作清獻神道碑云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

中秋月三首

殷勤去年月瀲灩古城東憔悴去年人臥病破窻中徘徊巧相覓窈窕穿房櫳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撫枕

三歎息扶杖起相從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白露入肺肝夜吟如秋蟲坐令太白豪化爲東野窮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噞（宜檢切）喁（李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韓退之記夢詩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張平子思玄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之瓊宮韓退之秋懷詩蟲弔寒夜永又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郊字東野說文噞喁魚口上出貌左太冲吳都賦泝洄順流噞喁沈浮何諷夢渴賦鯤鯨噞喁相呴以呬）

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公自注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君別離曲滿坐爲凄咽留都信繁麗此會豈易擲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淸樾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喚酒與婦飮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但見古河東蕎麥如鋪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

斷絕（留都子由時之官南京南京有留守司故云留都白樂天詩冰消湖水銀爲面風卷沙汀玉作堆韻注樾木陰也韓退之詩妻孥恐我生悵望槃中不飣栗與梨白樂天詩蕎麥鋪花白又村夜詩月明蕎麥花如雪鮑明遠東門行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淸（公自注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朔（公自注鄭僅赴北京戶曹）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扃（公自注頓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公自注今日得趙杲卿書猶記余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頭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公自注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則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

（謝希逸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鮑明遠翫月詩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

中秋見月寄子由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爲天公洗眸子應費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大星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今宵注眼看不見更許螢火爭清寒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板（公自注是夜賈客舟中放水燈）青熒滅沒轉前山浪颭風迴豈復堅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卷簾推戶寂無人牕下呼

啞惟楚老（公自注近有一孫名楚老）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怳然一夢瑤臺客

（韓退之月蝕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盧仝詩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搖風史記項籍傳烏江亭長艤船待注附船著岸也陸機文賦舞者赴節以投袂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盧子逸史許渲暴卒三日寤而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李公垂鶯鶯歌怳然夢作瑤臺客）

答王鞏（公自注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是家豪逸生有種千金一擲頗黎盆連車載酒來不飲外酒嫌其村子有千餅酒我有萬株菊任子滿頭插團團見花不見目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問客何所須客言

我愛山青山自遶郭不要買山錢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饑幷洗耳彭城之游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杜詩大城鐵不如唐書李光弼傳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常鎮徐州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齊一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効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元次山詩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注非酒徒卽爲惡客祥符相公鞏大父魏國文正公也相眞宗於景德祥符間漢陳勝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李太白詩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韓退之詩谿呀鉅壑頗黎盆張平子南都賦酒車而斟酌注以車載酒也杜子美詩撥弃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杜牧九日詩菊花須插滿頭歸漢書景十三王傳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史記孔子世家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詩國風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入裌衣曉來病骨更支離疎狂似我人誰顧

坎軻憐君志未移但恨不攜桃葉女尚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謝人無繼直恐君詩勝義熙（公自注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白樂天詩猶勝村客病支離楚詞埳軻留滯注不遇也埳坎同古今樂錄王獻之二妾桃葉桃根獻之作桃葉歌白樂天詩小妓攜桃葉）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一作味）字

牕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佳人尺書到客子中夜喟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爲壯士飲皆裂須磔蝟勿作兒女懷坐念蠨蛸畏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饋縱爲十日飲未遽主人費吾儕俱老矣耿耿知自貴寧能傍門戶

啼笑雜猩狒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蕭條歲行暮迫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跡觀楚魏西風迫吹帽金菊亂如沸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遯齋閒覽浙人呼螽斯之善鳴者爲絡緯織女詩國風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史記項籍紀樊噲嗔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晉桓溫傳劉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須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也詩豳風蠨蛸在戶又不可畏也伊可懷也爾雅蠨蛸小蜘蛛長腳者俗呼喜子論語疏腥曰飫謂生肉未煑者東方朔傳上語竇太主曰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主人翁飲大驩樂左思賦猩猩啼而就禽狒狒笑而被格注猩猩形若狗人面善人言被執將死則相對而泣狒狒狀如人長面黑身有尾踵見人卽笑笑則脣掩目晉和嶠傳森森如千丈松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國語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韓退之薦士詩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詩大雅如蜩如螗如沸如羹魏志陳登傳劉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

次韻答頓起二首

挽袖推腰踏破紳舊聞攜手上天門相逢應覺聲容似

欲話先驚歲月奔新學已皆從許子諸生猶自畏何蕃殿廬直宿眞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公自注頓君及第時余爲殿試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回登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左傳或挽之或推之韓退之誰氏子詩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太山記上有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望天窻王注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韓愈何蕃傳蕃入太學二十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

十二東秦比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公自注去歲見之於青州）早衰怪我遠如許苦學憐君太瘦生茅屋擬歸田二頃金丹終掃雪千莖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遍新詩滿洛城（漢書高祖紀田肎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秦得百二焉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後漢左慈傳曹操欲殺之慈走入羊羣忽一老羝屈膝人言曰遽如許太瘦生用李白嘲杜甫詩已見前注王注蘇司業源明也先生以比子由云）

九日黃樓作

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鞾韈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琖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朝來白露如細雨南山不見千尋刹樓前便作海茫茫樓下空聞櫓鴉軋薄寒中人老可畏熱酒澆腸氣先壓煙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齾齾（牛轄切）詩人猛士雜龍虎（公自注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吳歌亂鵝鴨一杯相屬君勿辭此景何殊泛清霅

（杜牧之詩歸棹何時聞軋鴉楚辭九辯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韓退之聯句交斫雙缺齾韻注缺齒又器缺也一曰獸食之餘曰齾漢張良傳上顧戚夫人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李白詩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唐史李朔夜入蔡州擊鵝鴨池以亂軍聲霅溪在湖州注再見）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朱蠟爲摹刻細妙分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秦始皇紀下可以建五丈旗詳見四卷戲子由詩注張景陽七命豐隆奮椎注豐隆雷公也唐杜審言傳嘗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尚書孔安國注泗水涯石可以爲磬杜牧秋娘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

九日次韻王鞏

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屬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謂到臍下督郵謂在膈上住也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郎君東閣用李義山謁令狐綯詩語已見前注晉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登南樓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送頓起

客路相逢難爲樂常不足臨行挽衫袖更賞折殘菊佳人亦何念悽斷陽關曲酒闌不忍去共接一寸燭留君

終無窮歸駕不免促岱宗已在眼一往繼前躅天門四十里夜看扶桑浴回頭（一作顧）望彭城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塵土相豗蹴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澳（公自注頓有詩記黃樓本末）（白樂天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一寸燭用竟陵王子良刻燭爲詩事已見前注唐書柳公權充翰林學士文宗夜召對燭盡而語不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後漢光武紀趣駕南轅注趣急也讀曰促漢官儀泰山東上四十里至天門又東南有峯名日觀雞鳴時見日始出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乎咸池入於扶桑是謂晨明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十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詩國風衛淇澳美武公之德也）

送孫勉

昔年罷東武曾過北海縣白河飜雪浪黃土如烝麪桑麻冠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累饑饉常苦盜賊變每憐追胥官野宿風裂面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公自注君嘗考中進士第一人）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箭更被髯參軍豪篇來督戰（公自注其兄莘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銜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君才無不可要欲經百鍊吾詩堪咀嚼聊送別酒醆（九域志密州古跡有伏湛墓其志云琅邪東武人高密即東武也又濰州治北海縣追胥字出周禮小司徒注已見後漢班超傳嘗爲官傭書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畧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閒乎李太白詩流星白羽腰間插晉郗超傳桓溫爲大司馬辟超爲參軍時王珣爲主簿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又互見十四卷史記秦始皇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漢東方朔傳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揚子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應劭漢官儀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孟東野懊惱詩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間）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唐張彥遠名畫記李思訓宗室也林甫之伯父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睹神仙之事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李將軍也）

山蒼蒼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攙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沙平風軟望不到孤山久與船低昂峩峩兩煙鬟曉鏡開新粧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庾信傷心賦山蒼蒼而正寒杜子美詩春動江茫茫斛律金敕勒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漢武秋風辭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丘遲詩棹歌發中流鳴鞞響沓嶂杜牧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歐陽歸田錄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尤甚江南有大小孤山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云彭郎小姑壻也余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春明退朝錄陳簡夫詩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

次韻答王鞏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揭

來從我游坦率見眞情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清新詩如彈丸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鼉鳴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吾詩自堪唱相子櫂歌聲（晉謝奕傳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詩國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英杜子美酬章使君詩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南史謝朓嘗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也鄒陽酒賦其品類則洛陽醽淥烏程若下又詳五卷贈孫莘老詩注禮記舂不相注相謂送杵聲李太白詩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蜩螿（一作蛩）亂廢沼蛙蟈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蕭然

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公自注其壻王鞏攜來）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漢司馬遷傳仲尼沒而微言絕晉衛玠傳王敦謂謝鯤曰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互見十三卷左傳昭三十一年荀躒掩耳而走太平廣記王仙客者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相狎振妻常呼仙客爲王郎子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簫作鳳鳴遇浮丘公得仙互見前注公烏臺詩話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軾作一詩題卷末云云軾意言人物衰謝不意復見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諷今時衰薄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也又少年有奇志至臨文但噫瘖言軾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老佛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蜩螿之紛亂遂掩耳不欲論文也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愔愔據左氏楚靈王欲求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誦王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軾欲張方平當如蔡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也）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躞蹀身輕山上走讙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辯如雲玉麈揮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南史沈約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檀弓趙文子其中退然若不勝衣後漢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晉載記尹緯慕容超李勢赫連勃勃皆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云便便用邊孝先事注再見楚辭衆踥蹀而日進兮注踥蹀行皃李太白效古詩歸時落日晚躞蹀浮雲驄杜子美詩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白氏六帖趙飛燕舞究轉如流風之迴雪摭言杜牧與官妓賭酒因微吟曰骰子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張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後漢符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注已見晉孫盛傳嘗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落飯中王衍傳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按東坡先生以景祐三年丙子生是年元豐元年戊午年四十有三故云回頭四十二年非）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千戈萬槊擁笓籬九日淸樽豈復持（公自注是日南都敎使按兵）官事無

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逍遙瓊館眞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拄君頤（晉史傳咸劾事云令史張濟案行城東有新立屋間笓籬障二十丈晉傳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詩小雅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杜子美醉時歌忘形到爾汝痛飲眞吾師戰國策田單攻狄不能下齊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下累於梧丘李太白答王十二詩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

次韻王鞏獨眠

居士身心如槁木旅館孤眠體生粟誰能相思琢白玉服藥千朝償一宿天寒日短銀燈續欲往從之車脫軸何人吹斷參差竹泗水茫茫鴨頭綠（趙飛燕外傳體溫舒無軫粟盧仝詩白玉璞裏琢出相思心黃金鑛裏鑄出相思淚續仙傳彭祖云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習其術號彭祖）

（經周易車說輹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楚辭九歌吹參差兮誰思）

次韻王鞏畱別

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當時交游內未數蔡克兒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縻爭爲東閤吏不顧北山移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成此一段奇蛾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君歸與何人文字相娛嬉持此調張子一笑當脫頤（晉王導傳蔡謨戲嘲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謨蔡克子漢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畱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楚辭九歌表獨立兮山之上王羲之帖吾年垂耳順要欲一游目汶領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本事詩寧王宅左有賣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惠其夫取之寵愛逾等踰歲問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

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王乃歸之時坐客數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右丞王維先成曰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也張子謂安道也脫頤用匡衡解頤意注已見）

登雲龍山

醉中走上黄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仰看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次韻僧潛見贈

（僧道潛字參寥於潛人能文章尤喜爲詩嘗有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過先生於彭城甚愛之以書告文與可謂其詩句清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蘇黄門每稱其體製絕類儲光羲非近時詩僧所能及）

道人胸中水鏡清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紛紛鴻鴈何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爲求法欲與慧劍加礱硎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彭城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腳欲趁飛猱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堦夜雨自清絕誰使掩抑啼孤惸我欲仙山掇瑤草傾筐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扑晝塡委煮茗燒栗宜宵征乞取摩尼照濁水

共看落月金盆傾（晉衛瓘見樂廣善談論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傳燈錄六祖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穴榻暗使營窟木榻事注見九卷遊靈隱高峰塔詩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揚子有刃者礱諸莊子養生主刃若新發於硎漢賈誼傳諺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劉禹錫送張盥序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舉鑣亘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杜子美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相期拾瑤草詩國風采采卷耳不盈傾筐杜贈閭丘師兄詩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又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次韻潛師放魚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麈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愧知幾穆生醴況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顙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

佛頂心經說此陁羅尼已天雨寶花繽紛亂下高僧傳梁僧法雲講次天花散墜起起用鄭玄夢孔子事詳十卷孔長源挽詩注漢楚元王傳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唐孟簡爲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漁人所獲魚放之仝作觀放魚歌校人鄭子產事見孟子左傳襄二十五年子美入數俘而出杜預曰子美子產也詩國風魴魚赬尾鄭箋赬赤也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楞嚴經譬如有人於自衣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它方乞食馳走忽有智者指視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白樂天放魚詩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公烏臺詩話元豐元年四月作次韻潛師放魚詩一首云疲民尚作魚尾赤左傳云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注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大役數起軾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以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皆以譏朝廷新法不便以致大水之災也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顔長道二首

古寺長廊院院行此軒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斷如迎客
汴水南來故遶城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古泉清
淡游何以娛庠老坐聽郊原琢磬聲

（桂苑叢談咸通中李蔚鎮彭城於戲馬臺西連玉鉤斜道開創池沼構葺亭臺名之曰賞心白鶴則山中故事也陳無已詩話乃云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古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王注泗濱多磬石故云琢磬聲）

竹杖芒鞵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天寒菽粟猶棲畝
日暮牛羊自入城沽酒獨教陶令醉題詩誰似皎公清
更尋陋巷顔夫子乞取微言繼此聲

（左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詩國風日之夕矣牛羊下來王注廬山僧惠遠與陶淵明常沽酒飲之又吳興僧清晝字皎然唐時有詩名於世又稱長道爲顔夫子故使陋巷字）

滕縣時同年西園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片心君看閭里閒盛衰日駸駸種木不種德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珍木來千岑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浮沈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豈獨蓄草木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樊侯種梓漆壽張富華簪我作西園詩以爲里人箴

（杜子美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禮記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白樂天詩屈曲開池沼無非手自開本草菌桂花白蕊黃牡桂亦曰白華葉冬夏常青文子十圍之大始於拱把後漢樊宏傳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父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建武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

次韻王庭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

霜葉投空雀啅籬上樓筋力强扶持對花把酒未甘老
膏面染鬚聊自欺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相縻
請看平日銜杯口會有金椎爲控頤

（杜牧題北樓詩不爲尋山試筋力豈能寒上背雲樓劉夢得詩筋力上樓知又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晉陸機傳張華嘗謂之曰人爲文常恨才少子更患多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絶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

定中試與問諸天（漢司馬相如傳既奏大人賦天子說飄飄然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太平廣記袁昂書評云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劉禹錫和宣上人放榜詩借問至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

一尾追風抹萬蹄昆崙玄圃謂朝隮回看世上無伯樂
卻道鹽車勝月題（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杜子美遺興詩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十洲記崑崙山三角北曰閬風西曰玄圃東曰崑崙宮韓退之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莊子馬蹄篇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音義云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
得喪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卻伴參寥子
無數新詩咳唾成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遺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凄凉寒蔬病甲誰能採
落葉（一作蘂）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黃耳菌故人兼致白芽
薑蕭然放箸東南去又入春山筍蕨鄉（維摩詰遣化菩薩往衆香國禮彼佛足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悉飽衆會）

百步洪[illegible]

王定國[illegible]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陳迹喟然而嘆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絶叫鳧鴈起
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
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
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
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譊譊師所呵（流沫用莊子已見前注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又互見七卷八月十五觀潮詩注傳燈錄僧問金鱗寶資大師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過新羅國去又古德云鷂子過新羅晉索靖傳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揚子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又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華嚴經愚人之所貪諸佛所訶）

佳人未肎回秋波幼輿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
醉中盪槳肩相磨（摩同）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臙脂
坡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
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
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
土擾擾毛羣欺臥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
蛇時來洪上看遺迹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

下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
呵

傅武仲舞賦目流睇而横波晉謝鯤傳鯤字幼輿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挑之女
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
我嘯歌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異聞集書仙狀長安
南坊名臙脂曹家有女名文姬杜子美遣興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宋玉招
魂涉江采菱發陽阿李太白詩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班固西都賦毛羣内闐
飛羽上覆詩國風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謝靈運登臨海嶠作題云與從弟惠連可
見羊何共和之沈約宋書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
羊璿之共爲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李白久離别歌中有錦字書開緘使人嗟
王仁裕開寶遺事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
帝令宮妓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遞取書字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吷焦穀無新穎胡
爲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

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頽怪浮
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
然眞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
空故納萬境閲世走人閒觀身臥雲嶺鹹酸雜衆好中
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維摩經如焦谷牙又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一吷用莊子字蔚炳用周易字並已
見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張旭善草書喜怒窘窮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
草書發之今閑師浮屠氏其爲心泊然無所起其於世瀞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
頽隳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乎按公詩乃用其意而反之柳宗
元報崔黯書有嗜酸
鹹者不得則大戚

夜過舒堯文戲作（名煥字堯文時爲教授見本卷中秋月注）

先生堂上霜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推門入室書縱横

蠟紙燈籠晃雲母先生骨清少眠臥長夜默坐數更鼓
耐寒石研欲生冰得火銅缾如過雨郎君欲出先自贊
坐客斂衽誰敢侮明朝阮籍過阿戎應作羲之羨懷祖

韓退之桃源歌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劉禹錫詩溪叟未破冰生研白
樂天懶放詩今早天氣寒郎君應不出自贊字出漢書東方朔傳晉王戎傳阮籍
嘗適戎父渾俄頃輒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晉王羲
之傳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王述字懷祖
坦之述
子也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坐隅山下白雲横匹素
水中明月臥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已約輕舟泛五湖
爲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吳越春秋范蠡乘扁舟出三
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

答王定民（王定民字佐才東萊人俊民弟也）

開緘奕奕滿銀鉤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舊聞宗長史
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旗隊遥知到石溝
欲寄鼠須并璽紙請君章草賦黃樓

晉索靖傳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飄若驚鸞法書苑索靖論其書名曰銀鉤蠆
尾又八法起於隸字始自崔張鍾繇傳授李陽冰云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
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長史張旭也韋蘇州注再見
鼠須璽紙注見本卷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王廷老字伯敭）

浪蘂浮花不辨春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地
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風還避庾公塵

更搔短髮東南望試問今誰裹舊巾（韓退之杏花詩浮花浪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晉王導傳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亮字元規）

接果移花看補籬腰鐮手斧不妨持上都新事長先到老圃閑談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何時得見纖纖玉右手持杯左捧頤（鮑明遠詩腰鐮刈葵藿杜子美詩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唐書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

次韻顏長道送傅倅

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別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宗岑用東漢宗資成晉事詳見十一卷趙郎中見和詩注雙洪蓋徐州二水先生徐州鹿鳴燕賦詩叙云俯聽雙洪之號怒即此也）

施註蘇詩卷之十五

施註蘇詩卷之十六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八首（起在彭城至元豐己未移守吳興作）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眞水妃寒山便火耘隕霜知已殺坯戶聽初焚東緼方熠燿敲石俄氤氳落點甘泉烽橫煙楚塞氛窮虵上喬木潛蛟躍浮雲驚飛墮傷雁狂走迷癡麏谷蟄起蜩燕山妖竄夔羵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寃芬悲同秋照蟹快若夏燎蚊火牛入燕壘燧象奔吳軍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搖曳驪山陰諸姨爛紅裙方隨長風卷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習見匪獨聞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君家亦何有物象移朝曛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繽紛行觀農事起畦壠如繡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蕡始知一炬力洗盡狐兔羣（韓退之陸渾火詩女丁婦壬傳世婚左傳昭九年鄭裨竈曰火水妃也杜預曰火畏水故爲之妃妃一音配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左傳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月令蟄蟲坯戶又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漢蒯通傳束緼請火毛詩注熠燿燐也已見前柳宗元詩夜發敲石火杜子美烽火詩雲邊落點殘漢匈奴傳孝文帝時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關輔記甘泉宮在今池陽縣西去長安三百里左傳襄二十七年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漢志天馬歌籋浮雲籋音躡國語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白樂天別東林詩春雨星攢尋蟹

（火注餘杭風俗寒食雨後家家持燭尋蠶歐陽公憎蚊詩燻簷苦煙埃燎壁疲照燭史記田單傳灌脂束葦於牛尾燒其端夜縱之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左傳定四年楚鍼尹固與昭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曰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韓退之詩崩騰相排拶漢韓信傳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趙軍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毛詩碩人注朱幩以朱纏鑣扇汗也舊唐書楊貴妃傳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夫人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一隊著五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互見八卷和蘇州太守詩註玄宗紀天寶六載改驪山溫泉為華清宮）

和田國博喜雪

疇昔月如晝曉來雲暗天玉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螟螣無遺種流亡稍占田歲豐君不樂鐘磬幾時編（公自注田有服不樂）

（禮記檀弓余疇昔之夜王注玉花言雪翠浪言麥雪盛則麥熟也柳子厚詩麥芒際天搖青波詩小雅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漢宣帝紀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周禮磬師註宮懸有編鐘編磬）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

三年走吳越踏遍千重山朝隨白雲去暮與棲鴉還翩如得木狖飛步誰能攀一為符竹累坐老敲榜間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腳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榛菅歲晏風日暖人牛相對閑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刪願君發豪句嘲詠破天慳

（韓退之詩青玉刻佩聯玦環梁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圖第十章露地白牛安眠牧者穩寢第十一章牛亡而鞭筆尚在第十二章人牛俱亡）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豬泉

長笑蛇醫一寸腹銜水吐雹何時足蒼鵝無罪亦可憐

斬頸橫盤不敢哭豈知泉下有豬龍臥枕雷車踏陰軸前年太守為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公自注傅欽之曾禱此泉得雨）太守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我今又復罹此旱凜凜疲民在溝瀆卻尋舊跡叩神泉坐客仍攜王子淵（公自注欽之時客惟舒在矣）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蛟泣怪詞欲逼龍飛起嶮韻不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誰與春工掀百蟄此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汰輈仍貫笠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震失匙

（酉陽雜俎王彥威鎮汴夏旱李玘曰欲雨甚易耳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二蛇醫水浮其中木蓋泥之分置閑處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擊之不得少輟一日雨夜雨大注蛇醫蜥蜴別名夷堅乙志劉居中隱嵩山巔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滑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盎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似彈丸積之於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為者此也王註祈雨法用白鵝景德皇祐中詔以其法頒下諸道又志林云鵝能警盜亦能卻蛇且又有祈雨厄悲夫北夢瑣言邛州有湫有牝豕出入號豬龍湫又元和末建州山寺夜半門外喧然人於牕中窺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博物志地下四柱三十六萬軸犬牙相牽漢王褒字子淵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詳見十卷次韻章傳道喜雨詩注後漢崔駰傳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注華顛謂白首也左傳宣四年伯棼射王汰輈以貫笠轂三國蜀先主傳方食失匕箸注已見）

石炭（并引）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冶鐵作兵犀利勝常云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濕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礐

（音衣）萬車炭流膏迸液無人知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爍玉流金見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杜子美詩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唐韻䃜美石黑色楚辭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爍石晉載記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鐶李白王節士歌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唐段秀實傳罵朱泚云狂賊可斬萬段）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京東第二將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武力絶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公爲小獵城西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公作獵會詩序）

兒童笑使君憂慍長悄悄誰拈白接䍦令跨金騕褭東風吹濕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髇（虛交切）相趁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轡不語頭自掉歸來仍脫粟鹽豉煮芹蓼何似雷將軍兩眼霜鶻皎黑頭已爲將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瓶得兔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蹭蹬百憂繞回首英雄人老死已不少青春還一夢餘年眞過鳥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詩國風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唐韻接䍦白帽也晉山簡事注再見杜子美詩細馬時鳴金騕褭唐韻髇箭卽鳴鏑也漢匈奴傳冒頓廼作鳴鏑習勒其騎射因話錄楊巨源年老頭數搖言吟詩多致得白樂天詩閑倚小橋立掉頭時一吟唐書令狐潮圍雍丘雷萬春立城上面中六矢而不動潮遙謂張巡曰向見雷將軍乃知足下軍令矣晉諸葛恢傳王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杜子美詩馬上誰家白面郎又指點銀瓶索酒嘗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旣畢使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張景陽雜詩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杜子美詩餘生如過鳥襄陽耆舊傳劉表爲荊州刺史築臺名呼鷹仍作野鷹來曲襄沔記劉表呼鷹臺在縣東七里高三丈周七十丈）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雲中（一作回中）急烽連夜過短刀穿鹵陣濺血貂裘涴一來輦轂下愁悶惟欲臥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未發手先唾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漢匈奴傳孝文後四年匈奴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漢書注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劉禹錫登天壇詩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杜子美期王將軍不至詩憶薊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後漢公孫瓚傳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可決）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屧中庭月趁人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輾暗塵回首舊遊眞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入夜更歌金縷曲他時莫忘角弓篇（公自注是日與宋君同栽松寺中）三年不顧東鄰女（公自注取宋玉）二頃方求負郭田（公自注取季子）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斸龍泉（江文通別賦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杜牧之秋娘詩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享之韓子賦角弓旣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韓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宋玉好色賦臣東家之子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晉張華傳字茂先初牛斗閒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問之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問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郎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得石函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是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杜子美詩徒勞望牛斗無計斸龍泉）

種松得徠字（公自注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荒園一雨過戢戢千萬栽青松種不生百株望一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自魯徂徠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束縛同一車胡爲乎來哉泫然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肎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公自注時去替不百日）養此千歲材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古今一俛仰作詩寄餘哀（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杜子美詩幹排雷雨猶力爭淮南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樸子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又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不復食穀面體玉光）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走筆爲此詩（王晉卿名詵太原人徙開封能詩善書以選尚魏國賢惠公主母宣仁高后於神宗爲同產晉卿慕東坡與相游從嘗爲作寶繪堂記）

北城寒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鞿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頭誰敢睎扣門狂客君不麾更遣傾城出翠帷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周昉肥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把盞一聽金縷衣（李賀秦宮詞帳底吹笙香霧濃再見唐韻睎望也盼也柳子厚聞歌詩翠帷雙卷出傾城歷代書斷周昉善畫子女爲古今之冠王注東山東征之詩也采薇三章皆言曰歸）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

苻堅破荊州止獲一人半中郎老不遇但喜識元歎我今獨何幸文字厭奇玩又得天下才相從百憂散陰求我輩人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倉卒收一旦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才難不其然婦女廁周亂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旣盥（一作灌）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夜光一已多矧獲纍纍貫相思君欲瘦不往我眞懦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炭何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相與訪名山微言師忍粲（晉習鑿齒傳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至以其有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才一人半耳又高僧傳云苻堅謂安公一人鑿齒半人也晉地理志魏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江表傳蔡伯喈貴異顧雍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名雍吳錄顧雍爲蔡邕所嘆故字元歎蔡邕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晉石苞傳許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杜子美嚴別駕相從歌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當向古人求韓退之別知賦惟知心而難得斯一旦而爲收述異記有珠夜可以鑒故名夜光趙后外傳眞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獻帝春秋呂布問曹公明公何瘦荅曰所以瘦恨不蚤相得故也杜子美寄岑參詩思君令人瘦家語孔子曰生於我乎館杜子美贈許十誦詩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傳燈錄第三十祖僧粲三十二祖弘忍即中華三祖五祖也）

雪齋（公自注杭僧法言作雪山於齋中）

君不見峩嵋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

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扁舟入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公自注言有詩見寄云林下閑看水牯牛）惟見空庭滿山雪（楚辭招魂曾冰峩峩飛雪千里舊唐書杜悰傳吐蕃維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虜號無憂城李德裕傳亦云新書吐蕃傳削去成都井底語杜子美詩贊公釋門老放逐還上國華嚴經以白旃檀塗身能除一切熱惱白樂天詩既無白旃檀何以除熱惱人牛注見本卷）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爲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媿在其肝念此力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芝蘭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刓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龍雀鐶用赫連勃勃事注見本卷王粲刀銘陸剸犀兕水截鯨鯢列子湯問篇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漢張騫傳竟不得月氏要領杜子美詩妖腰亂領敢欣喜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白樂天古劒詩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又詩無波古井水韓退之詩法曹貧賤衆所易晉衛玠云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再見晉王覽傳覽字玄通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佩此刀虔謂覽兄祥曰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才興于江左左傳閔元年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史記刺客傳荊軻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又樊噲傳沛人也以屠狗爲事漢書注刓圭角泯鑠也莊子養生主族庖月更刀折也揚子龍蟠于泥蚖其肆矣家語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爲韻得澤字

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迹春風在流水鳧鴈先拍拍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艤舟桓山下長嘯理輕策彈琴石室中幽響清磔磔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間世何者爲眞宅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襃子淵肎見客臨流吹洞簫水月照連璧此歡眞不朽回首歲月隔想像斜川游作詩繼彭澤（韓退之病鴟詩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桓山在彭城泗水上即宋司馬桓魋墓又先生游桓山記云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此詩蓋紀實也莊子有人間世篇漢楊王孫傳報祁侯書曰支體東絡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眞宅漢王襃有洞簫賦子淵襃字又王襄爲益州刺史得王襃薦之詳已見前連璧謂王氏兄弟子立子敏也晉夏侯湛傳與潘安仁同輿接茵京都人謂之連璧陶淵明游斜川詩引云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共爾賦詩淵明嘗爲彭澤令）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戴日祥江南人也）

少小家江南寄跡方外士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市雪霜侵鬢髮塵土汙冠袂賴此三尺桐中有山水意自從夷夏亂七絲（一作絃）久已弃（一作廢）心知鹿鳴三不及胡琴四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魋宮一灑孟嘗淚歸來鎖塵匣獨對斷絃喟挂名石壁間寂寞千歲事（韓退之送張道士詩序寄跡老子法中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後漢韓康傳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琴操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以象三百六十六日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古今樂錄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左傳襄四年歌鹿鳴之三三拜琴操有鹿鳴曲三奏胡琴琵琶也本胡中馬上所鼓四絃以象四時詳五卷宋叔達家聽琵琶詩注孟嘗君見雍門周鼓琴事詳見四卷甘露寺詩注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杜子美詩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深紅落盡東風惡柳絮榆錢不當春

火冷餳稀杏粥稠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應羨居鄉馬少游（玉燭寶典寒食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引餳沃之李義山詩粥香餳白杏花天白樂天詩留餳和冷食出火煮新茶馬少游語在後漢馬援傳詳見六卷山村詩註）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眞蹟草書在武寧宰吳節夫家今刻於黃州先生詩話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予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

杏花飛簾散（石刻作報）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

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栖殘紅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忘歸不覺鬢毛斑好事鄉人尚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送君直過楚王山（韓退之西山詩爲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史記項羽紀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王注此地有楚王山）

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公放鶴亭記雲龍山人張天驥於故居之東作亭山人有二鶴旦則望西山之缺以放焉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摭言神龍以來新進士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又辟監逢值新進士出前導曰迴避新郎君又沈嵩得新牓封示羅隱隱詩曰人如流電馬如飛）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已放役夫三萬指從教積雨洗殘春

枝上稀疎地上稠忍看紅糝落牆頭風流別乘多才思歸趁西園秉燭游（白樂天詩枝上稀疎地上多韓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唐置別駕爲太守之貳謂之別乘魏文帝詩秉燭夜行遊逍遙步西園古詩何不秉燭遊）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窟屬鏤無眼不識人

楚國何曾斬無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最眞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左傳哀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又昭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殺費無極王注無眼不識人暗用國志云此箭無眼不識人語周禮夏官大僕救日月亦如之秋官庭氏救月之矢夜射之盧仝月蝕詩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蟇精徑圓千尺入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又地上蟣蝨臣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腸仝號玉川子）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饑疫遍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雖非爲己求重請終愧古鬼神亦知我老病入腰膂何曾拜向人此意難不許重雲晏已合微潤先流礎蕭蕭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鞾屨登城望麰

麥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鬭新語君看大熟歲
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渡河不入境豈
若無蝗虎而況刑白鵝下策君勿取

（穀梁子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唐書田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未嘗入朝每對詔使言辭不遜郭子儀遣使至承嗣西望拜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詩小雅有渰萋萋注渰雲興貌淮南子山雲蒸而柱礎潤京房易候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後漢劉昆傳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卓茂傳為密令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刑鵝用以祈雨事具景德皇祐詔書又見本卷後漢匈奴傳漢得下策世說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寧獨為此別別
離隨處有悲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
等兒戲鞭鐙遭割截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有知當
解笑撫掌冠纓絕

（法華經大通智勝如來廣說十二因緣觸緣受受緣愛又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漢周亞夫傳霸上棘門特兒戲耳開元天寶遺事姚崇牧荊州受代日吏民泣擁馬首截鐙留鞭以為遺愛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晉陸雲傳張華撫掌大笑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父老何自來花枝裊長紅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前
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
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後漢劉寵傳自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王注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挂綵謂之長紅白樂天初到江州詩將迎勞動使君公左傳昭元年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暫

別復還見依然有餘情春雨（一作風）漲微波一夜到彭城過
我黃樓下朱欄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月中聲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游處櫻麥半黃綠歲
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坐穩生髀肉聯翩
閱三守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决田舍我已卜

（杜子美魏將軍歌將軍昔著從事衫九州春秋劉備在荊州嘗於劉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賈島詩碌碌復碌碌百年轉雙轂）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山
泉宅龍蜃平地走膏乳異時畝一金近欲為逃戶逝將
解簪紱賣劍買牛具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穭便恐桐
鄉人長祠仲卿墓

（王注石佛山在眉州眉山縣之南漢東方朔傳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李太白詩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穭葵漢朱邑傳字仲卿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又互見二卷送任伋通判詩注）

次韻曹九章見贈

蘧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蓍正平獨肎從文舉
中散何曾靳孝尼賣劍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
雞豚異日為同社應有千篇唱和詩

（蘧瑗事出淮南子注已見周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後漢禰衡傳字正平唯善孔融及楊修常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亦深愛其才上疏薦之融字文舉晉嵇康傳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康仕魏為中散大夫袁准字孝尼杜子美醉時歌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韓退之南谿詩願為同社人雞豚燕春秋）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落日明孤塔青山繞病身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泗州有僧伽塔塔中人葢指僧伽）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眞已矣歸計亦悠哉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離騷已矣國無人莫我知兮漢蘇武傳李陵曰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詩國風悠哉悠哉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洪澤鎮）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藹藹藏孤寺泠泠出細泉故人眞吏隱小檻帶巖偏卻望臨淮市東風語笑傳（杜子美高齋詩吏隱適性情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

回首濉陽幕簿書高沒人何時桐柏水一洗庾公塵此去漸佳境獨游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淮水所出庾公塵用王導語庾亮字元規注見上卷次韻王廷老退居晉顧愷之傳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人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裏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船頭擊鼓還相呼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厨法鼓香舊事眞成一夢過

高譚爲洗五年忙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斗酒西涼用後漢孟陀事注再見法鼓出金山他處莫能及僧每以小槊饒遺遠客詩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鄭氏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劉禹錫生公講堂詩一方明月可中庭韓退之喜侯喜至詩欹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

遊惠山（幷引）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漪瀾堂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光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漪瀾堂寺中堂名）

薄雲不遮山踈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鞵新嘉我二三子皎然無緇磷勝游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舊史疾讒歌小旻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公自注謂竇羣）（毛詩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唐竇羣傳兄弟皆擢進士第獨羣以處士客隱毘陵蘇州刺史韋夏卿薦之朝幷表其書報聞不召後夏卿入爲京兆尹復言之德宗擢爲左拾遺後爲御史中丞上言李吉甫陰事憲宗面覆得其情大怒將誅羣吉甫爲之解乃免子姓編竇望出扶風）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牕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饑弄三百月豈如

山中人睡起山花發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盧仝詩手閱月團三百片注再見）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欹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安心二祖公案注屢見司馬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燃柿）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輕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殊可喜腳淺猶容卻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漢季布傳楚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杜子美詩人生快意多所辱北夢瑣言唐羅紹威帥魏博疾牙軍之驕以計殺之至八千家雖去其偪而漸爲梁祖淩制乃謂觀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箇錯不成傳燈錄道吾和尚一鉢歌無可離無可著何處更求無病藥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卻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眞如靈覺性）

與秦太虛參寥會于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垂虹吳江長橋名郭氏玄中記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白樂天詩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南史江淹謂郭璞曰子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盧仝月蝕詩今夜吐豔如長虹杜牧之詩一夜風吹竹連江雨送秋王注南中風吹舟拍岸謂之擘岸風吹舟離岸謂之開岸風擘岸乃開岸之義也）

次韻關令送魚

舉網驚呼得巨魚饞涎不易忍流酥更煩赤腳長鬚老來聽西風十幅蒲（韓退之寄盧仝詩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杜荀鶴詩連天一水浸吳東十幅帆飛二月風國史補舟船之盛盡於西江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風）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鬬我覺風雷眞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渾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差（瘥仝楚懈切）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孟郊移居詩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杜子美空囊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清明詩此身漂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左耳聾晉殷仲堪傳父忠嘗患耳聰聞牀）

（下蟻動云牛鬬圓覺經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淨枕流用孫楚語屢見莊子應帝王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內典五蘊色受想行識也傳燈錄壽州道樹禪師云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楚辭九章蓀佯聾而不聞張君房脞說隋董慎爲冥府追爲右曹仍辟常州秀才張審通管記慎令爲判申天府有黄衫人持狀去少頃復至云所申不當慎怒呼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審通乞更爲判後有天符來云甚允當慎喜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命左右割去耳肉擘爲耳安于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杜子美寄李白詩筆落驚風雨）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肩輿任所適遇勝輒留連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
雨止還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公詩話曰云非至此殆不見此景也）忽登最高塔眼界窮大千卞峯照城郭震澤浮
雲天深沈既可喜曠蕩亦所便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
煙歸來記所歷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晉王獻之傳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肩輿徑入湖州圖經卞山極峻清秋爽月不見其頂尚書震澤底定孔安國云吳縣南太湖名也吳郡續圖經太湖在吳縣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郡吳興之境詩國風耿耿不寐）

送劉寺丞赴餘姚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玉笙哀怨不逢人
但見香煙橫碧縷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蟋蟀空房語
明朝開鏁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銀山動地君不看
獨愛清香生雲（一作雪）霧別來聚散如宿昔城郭空存鶴飛
去我老人間萬事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手香新寫法界
觀眼淨不覷登伽女餘姚古縣亦何有龍井白泉甘勝

乳千金買斷顧渚春似與越人降日注（白樂天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王注風雨對牀事見與子由別於鄭州詩注中和堂在杭州先生爲倅日監秋試意劉寺丞爲試官也風俗通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下得笙蓋白玉管也乃知古以玉爲笙後人易以竹耳白樂天待漏入閤詩碧縷爐香直紅垂旆尾閑王注先生監試杭州時以八月十六日放榜故云明朝開鏁放觀潮前有監試呈諸試官又催試官考較戲作可攷也柳子厚答夢得詩耦耕若便遺身世黄髮相看萬事休周易聖人以此洗心莊子山木篇願君刳形去皮洗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地法界觀明華嚴品中法界大旨注已見楞嚴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呪攝阿難入於婬室唐地理志越州餘姚縣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龍井餘姚有龍泉寺在縣西王荆公嘗題詩云山腰石有千年潤井眼泉無一日乾杜子美太平寺泉眼詩香美勝牛乳顧渚在湖州長興縣產茶劉禹錫試茶詩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日注在越州）

施註蘇詩卷之十六

施註蘇詩卷之十七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樸園先生張榕端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一首（起元豐二年己未守吳興即以是年八月攝赴臺獄十二月謫官黃州洎庚申春自京師赴黃作）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憶與僕去歲會于彭門折花餽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擇云

汝陽眞天人絹帽著紅槿纏頭三百萬不買一笑哂共誇青山峰曲盡花不隕當時謫仙人遶韻謝封畛詩成天一笑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稹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寂莫兩詩人殘紅對櫻筍饑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去）更復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天游照六鑿虛室掃充牣懸知邑竟空掃復嗜烏吻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散花從滿裓不答天女問故人猶故目怨句寫餘恨疑我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應虞已斃蛇折尾時一蠢仄聞孟光賢未學處仲忍（公自注閒閣放出事見本傳）寄招應已足左右侍雲鬟何時花月夜羊酒謝不敏此生如幻耳戲語君勿慍應同亡是公一對子虛听

杜子美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又詩何當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南京羯鼓錄汝陽王璡玄宗鍾愛之每游幸頃刻不捨璡嘗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帽上笪處二物皆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賜璡金器宋開府與玄宗論鼓事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卽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互見七卷有美堂暴雨詩注楊妃外傳上羯鼓罷戲秦國請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上與妃子在沈香亭命樂工李龜年持金花牋召李白進清平調詞白承詔旨猶苦宿酲因援筆賦之上命龜年以歌妃笑領歌意尚書禹貢餘波入於流沙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曰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唐白居易傳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南史張融卒其從弟弔之曰阿兄風流頓盡王注兩詩人指莘老施大夫也唐宰相有櫻筍廚三月爲最盛左傳襄十三年鄭石㚟曰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莊子庚桑楚身若槁木之枝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左傳成二年齊賓媚人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六鑿出莊子外物篇注已見史記蘇秦傳饑人饑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宋齊丘化書鄭蹢之酒烏喙之脯初啜之若芥再啜之若黍復啖之若丸又啖之若脯淮南子聖人處環堵之室高誘註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傳燈錄居士龐蘊少悟塵勞志求眞諦散花天女出維摩經詳見十三卷坐上賦戴花詩注杜子美義鶻行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食又折尾時一掉饑腸皆已穿晉王敦傳字處仲王愷置酒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又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顧導遂數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婢妾數十人放之毛詩鬢髮如雲古樂府有春江花月夜篇漢司馬相如傳亡是公亡是人也又亡是公听然而笑

王鞏清虛堂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身（一作心）如止水水中照見萬象空敢問堂中誰隱几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終無事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蓋同耳

楞嚴經月光童子白佛言有佛出世名爲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我於是時室中安禪我有弟子闚牕觀室惟見清水遍在室中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再見晉謝安傳安石妻劉惔妹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安石掩鼻曰恐不免耳史記陳軫傳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再見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釜甑生魚蛙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尚巉絕俯視驚谽谺神井湧雲蓋陰崖垂薜花交流百道泉赴谷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轢車我來叩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雷師亦停檛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龍亦飽豚豭看君擁黃紬高臥放晚衙

（戰國策知伯攻趙城水不沒者三版臼竈生鼃人馬相食晉成公綏陰霖賦沈竈生蛙中庭運舟釜魚用范丹事已見李白詩仙鼠如白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棲則倒懸禰衡傳注檛擊鼓杖也禮記歲十二月土反其宅水歸其壑白樂天詩暖閣謀宵宴寒庭放晚衙倦游錄文潞公初知榆次縣題詩於新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賈收字耘老吳興人）

愛酒陶元亮能詩張志和青山來水檻白雨滿漁蓑淚垢添丁面貧低舉案蛾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五柳先生傳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唐書張志和金華人遁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亦號玄眞子顏眞卿刺湖爲吏易敝舟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歌兼工山水酒酣舐筆輒成憲宗命圖其像求之不能致盧仝詩莫怪添丁郎淚下作面垢添丁兒名也白樂天效陶詩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嫋嫋風蒲亂猗猗水荇長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鵝黃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

（楚詞嫋嫋兮秋風詩國風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杜子美詩水荇牽風翠帶長唐東夷傳高麗馬訾水出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大杓暗用晉人事鵝黃用杜詩並已見）

曳杖青苔岸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已

占蒲魚港更開松菊園從茲來往數兒女自膺門

（襄陽記司馬德操詣龐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注再見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杜詩曬藥能無婦膺門幸有兒晉書李密傳膺門無三尺之童）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慨清哀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迂踈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不怕飛蚊如立豹肎隨白鳥過垂虹吟哦相對忘三伏擬泛冰谿入雪宮

（公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腳尤毒垂虹吳江亭名）

（冷淡用白樂天冷淡生活語詳見十卷游廬山次韻夏小正白鳥蚊蚋也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公臥栢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饑耳因開翠紗廚進之曆忌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陰陽書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謂之三伏王注世謂湖州爲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雪宮借用孟子字）

與客游道場何山得鳥字

清谿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隱見喬木杪中休得小菴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菴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鵲竹益以詩自繞高堂儼像設禪室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谿沼何山隔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蔓絕壁挂嗁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途風雨作一洗紅日燎俄驚萬竅號黑霧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坐羨輕鷗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殍書生倒強很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正似腰支嫋明朝更陳迹清景墮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

（吳興統記郡有五亭曰白蘋亭集芳亭山光亭朝霞亭碧波亭又有白塔巷有白石塔在焉因名楚辭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括地志何山本名金蓋山晉何楷居此習業後爲吳興太守改爲何山唐傳奕傳自爲墓志云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纍然獨依舊社傳眞法
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近聞還印綬竺翁先已反林泉
何時策杖相隨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漢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閒雖頗割地而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神仙傳丁令威云何不學仙冢纍纍左傳閔二年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漢王莽傳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今阸會已度趙叟謂趙清獻公抃前一歲以宮師致仕竺翁指淨慈本長老）

舶趠風（并引）

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趠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

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幾處縈回度山曲
一時清駛滿江東驚飄蔌蔌先秋葉喚醒昏昏嗜睡翁
欲作蘭臺快哉賦卻嫌分別問雌雄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曰豈有說乎玉曰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大王之雄風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庶人之雌風）

丁公默送蝤蛑

溪邊石蟹小如錢喜見輪囷赤玉盤半殼含黃宜點酒
兩螯斫雪勸加餐蠻珍海錯聞名久怪雨腥風入坐寒
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胡越風物志蝤蛑并螯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探取之四時常有峰者膨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去膨滓煮熟分擘爲酒切爲羹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蝤蛑肉硬膨於螯切酉陽雜俎蝤蛑大者長尺餘兩螯最强鄖縣昔有人於水際泥穴探取之爲螯所翦夾有頃而死至今呼此爲蝤蛑洲）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使君閑如雲欲出誰肎伴清風獨無事一嘯亦可喚來
從白蘋洲吹我明月觀門前遠行客青衫流白汗問子
何悤悤王事不可緩故人錢與李清廟兩圭瓚蔚爲萬
乘器尚記溝中斷子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別情何以
慰酒盡對空案惟持一榻涼勸子巾少岸此風那復有
塵土飛灰炭欲寄二大夫發發不可絆

（後漢方術傳趙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注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李方直白蘋亭記洲在郡城南東亂霅溪據洲之陽揭大亭一焉一曰梁柳惲爲吳興太守賦詩於此因以名洲清廟詩頌篇名尚書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氏云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詩小雅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城中樓閣似魚鱗不見清風起白蘋試選苕谿最深處仍呼我輩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遶郭荷花一千頃誰知六月下塘春（劉禹錫湖州詩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孟東野送陸暢歸湖州詩淼淼霅谿前白蘋多清風韓退之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白樂天餘杭詩遶郭荷花三十里按今震澤以南派太湖之水亂苕霅二谿以通舟楫東盡吳興西盡餘杭名曰下塘）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海螯要共詩人把谿月行遭霧雨霾鄉國飄零斷書信弟兄流落隔江淮便應築室苕谿上荷葉遮門水浸堦（管子弟子職篇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後漢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莊子人閒世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把螯用畢卓左手持蟹螯語注已見）

紫蟹鱸魚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運肘風生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慙腹如鼓（後漢謠河間詫女工數錢酉陽雜俎魏正始中鄭公慤守濟南夏日率僚佐避暑於歷城之北使君林下以大荷葉酌酒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吸之名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竇子野酒譜亦云白樂天詩味苦蓮心小醆惜蕉節稠杜子美設鱠歌無聲細下飛碎雪又詩刀鳴鱠縷飛張景陽七命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酉陽雜俎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因會客忽雷震鱠悉化爲蝴蝶飛去）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簷樓中煮酒初嘗芡月夜新糚半出簾南郭清游繼顏謝北牕歸臥等羲炎人間寒熱無窮事自笑踈頑不受痁（顧況湖州刺史廳記在晉則謝安謝萬王羲之獻之國朝則顏魯公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杜預曰痁瘧也後漢景丹傳壯士不病瘧）

贈王郎一首（一作與王郎夜飲井水此詩墨蹟刻石成都帖而集中失載王郎乃子由壻子立也是時從先生於吳興）

吳興六月水泉溫千頃菰蒲聚鬭蚊此井獨能深一丈□□（一作源龍）如我亦知君

次韻李公擇梅花

詩人固長貧日午饑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卽喧鬨君爲三郡守所至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清比於陵仲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更憶檻泉亭插花雲髻重蕭然臥灊麓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嗟君本侍臣筆橐從上雍脫韡吟芍藥給札賦雲夢何人慰流落嘉鵠天爲種杯傾笛中吟帽拂果下鞚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幺鳳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韓退之嘲少年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孟東野詩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高士傳陳仲子終適楚居於陵列女傳楚王欲以子終爲相入告於妻妻曰亂世多害於是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張君房脞說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也泉處沙中居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於境會亭具犧牲拜敕祭泉其夕清溢及造茶畢水卽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卽涸矣守或還旆稽晚則有風雷之變云爾雅檻泉正出正出者涌出也三國志魏太祖先苦頭風臥讀陳琳所作檄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見王粲傳注漢趙充國傳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漢司馬遷傳報任安書云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楊妃外傳開元中植木芍藥於沈香亭前會花繁開召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上自是顧李翰林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以脫韡爲恥摘其詞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漢司馬相如傳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賦云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杜荀鶴梅花詩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摭遺蜀州紅梅閣東壁有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

（取倚闌干因笛中有落梅曲故云後漢濊貊獻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王注西蜀有桐花鳥似鳳而小人謂之倒挂子先生梅詞所謂倒挂綠毛幺鳳是也先生李氏山房記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藏書凡九千餘卷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寡）

送淵師歸徑山

我昔嘗爲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谿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鷹羨師方丈冰雪冷蘭膏不動長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爭來問訊今何似爲言百事不如人兩眼猶能書細字（公自注徑山夏無蚊余舊詩云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傳燈錄達磨欲返西竺命門人各言所得乃謂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并引）

通教自杭來見余於吴興問觀亦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輕財是不獨爲福田今歲成矣其行乎及還作詩送之（集中不載此引道士吴大錢之弟子也嘗見墨迹今錄公表忠觀碑載趙抃知杭州言故吴越國王錢氏墳廟在錢塘臨安者皆蕪廢不治請以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以守其墳廟詔許之改妙因爲表忠觀錢道士即碑中名自然者號通教大師）

先王舊德在民心著令稱忠上意深墮淚行看會祠下挂名爭欲刻碑陰凄涼破屋塵凝坐憔悴雲孫雪滿簪未信諸豪容郭解卻從他縣施千金（漢書吴芮傳徙爲長沙王薨諡曰文王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注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晉羊祜傳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漢郭解傳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曰今子幸而聽我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士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墨迹藏吴興向氏前題云次韻奉和樂清開祖長官見寄後題云元豐二年六月十三日吴興郡齋作旋見兒童迎細侯墨迹作已見當是續改此一字）

俯仰東西閲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旋（一作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脱風濤且傍洲惘惘可憐眞喪狗時時相觸是虛舟朅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颼（疑作鷗）遠思顔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公自注謂張子野陳令舉劉孝叔）風定軒牕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舊游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棹風船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游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麻已許春風歸過我預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謬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應爲有魚留從今更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晉書循吏傳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又互見前注後漢郭伋字細侯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拜迎漢溝洫志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塞之）

（輒復壞莊子庚桑楚汝亡人哉惘惘乎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史記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吳興詩序東晉王謝諸公莫不游而樂之而城中觀游之最則木堂見於柳惲若顏眞卿之忠毅又不獨以篇詠著左太冲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再見卷首注屢見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居孟嘗傳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青州督郵用世說桓溫主簿事詳見十五卷九日次韻王鞏詩注公烏臺詩話軾知湖州有周邠作詩寄軾軾答云云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蒙其害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仕道云云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事道也故有愧於孔孟孔子責由求云顛而不扶意以譏諷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顚仆也）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胡不

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吒萬口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嵇紹孤老病孟光偶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詩巷伯篇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漢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唐楊綰傳綰薨帝曰何奪綰之速耶漢項籍傳注假守兼守也後漢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臧罪帝收匡下廷尉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左傳哀元年有衆一旅杜預曰五百人爲旅晉山濤傳與嵇康善康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字巨源張平子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魏文帝典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注已見劉勰辨騷楚詞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詩賦之英傑也）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吳興統記峴山在州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吳興太守殷康於山上起顯亭後改曰峴山亭）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蕭然欲秋意谿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浩如海時見舟一葉此間眞避世青蒻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驚鷗沒（漢劉向傳熒惑襲月韓退之谿堂詩淺有蒲蓮深有葭葦杜子美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草木有嘉聲我行本無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

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谿間雲水夜自明

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則同歲月如流星從我兩王子高鴻插修翎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銘（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新潑醅再見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云云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字叔子又互見十一卷登常山絕頂詩註兩王子謂王適王遹也）

吏民憐我懶鬭訟日已稀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復尋飛英游盡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顚倒雲山衣我來無時節杖屨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李德裕獻替記出不至遠歸不近夜）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兩尉鬱相望東西百步場揮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瀲瀲波頭細疎疎雨脚長我來閑濯足谿漲欲浮牀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傍欲知歸路處葦外記風檣（王注百步場尉司教閱處也揮旗伐鼓以言尉之事蒲柳市水雲鄉則言湖州也唐孟郊爲溧陽尉開射鴨堂左傳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杜子美詩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又詩雨脚如麻未斷絶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李涉潤州詩孤城吹角水茫茫）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

陂湖欲盡山爲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澎湃一笑翻杯水濺帬餘歡濯足波生隘長松攙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誰云四萬八千頃渺渺東盡日所曬歸塗十里盡風荷清唱一聲聞露薤（公自注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嗟予少小慕眞隱白髮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鎩不將新句紀茲游恐負山中清淨債（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八川分流洶湧澎湃杼情詩李相蔚鎮淮南祖送孫處士舟子回篙濺水近坐妓濕衣孫爲楊柳詞曰從教水濺羅帬濕還道朝來行雨歸又見九卷蘇州閭丘江君詩注作李紳裴餘慶事姑並存之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後漢周舉傳上巳梁商讌於洛水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者皆爲掩涕南史宋何尚之致仕於方山爲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揚子鵠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

其累矣夫謝宣遠答靈運詩鍛翮周數仞）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浩浩湯湯納千派從來不著萬斛船一葦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空聽餘瀾鳴湃湃今朝偶上法華嶺縱觀始覺人寰隘山頭卧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壞空餘白棘網秋蟲無復青蓮出幽怪我來徙倚長松下欲掘茯苓親洗曬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靈芝雜葵薤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公自注子美詩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今年大熟期一飽食葉微蟲眞癬疥（公自注今歲有小蟲食葉不甚爲害）白花半落紫穟香攘臂欲助磨鎌鎩安得山泉變春酒與子一洗尋常債（周禮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蘇州圖經具區接蘇常湖秀四州界內有大小山七十二洞庭居其一焉十道記太湖廣三萬六千頃下有地道潛通巴陵昔龍威丈人之所居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常出青蓮香按湖州法華山昔有樵夫入山得青蓮一枝蓋生於平陸因持入市市人以花生非時且異其事乃從樵夫還至本處掘地視之下有石匣中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生持誦法華經致此勝果故以名其山事具寺碑牛僧孺有幽怪錄史記龜策傳下有伏靈上有兔絲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又伏靈者千歲松根也伏靈與茯苓同杜子美放歌行知子松根是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煑又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三國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廣欠酒縉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縕袍償之）

趙閱道高齋

（冷齋夜話趙閱道休官歸老三衢作高齋居之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交）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隱退云公高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皐功名富貴俱逆旅

黄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挂冠而去眞秋毫

坐看猿猱落罝罔兩手未肎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

豈直相去九牛毛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

我欲贏糧往問道未應舉臂詞（一作辭）盧敖

（法華經諸佛出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晉華譚傳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是乎譚曰卽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漢司馬遷傳若九牛亡一毛韓退之詩自慙靑蒿倚長松莊子庚桑楚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淮南子盧敖游乎北海遇一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敖歎曰猶黄鵠之與壤蟲不亦悲哉）

送俞節推

（公自注尚之子尚字退翁 按俞節推名溫父湖州烏程人父汝尚字退翁第進士僉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淸獻公守蜀入輒相對淸談竟夕王介甫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退翁淸望可寘之御史卽召詣京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得免還家甚貧又從淸獻於靑州遂以屯田郞中致仕子由寄其詩首云不作淸時言事官歸逾年忽告其妻黄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以過之可往矣黄曰我先去退翁曰善後三日黄沐浴化去退翁明日名諸子告曰吾亦行矣俄隱几而終孫莘老以爲事類龐公表其墓而秦少游爲書之）

吳興有君子淡如朱絲琴一唱三太息至今有遺音嗟

余與夫子相避如辰參（公自注退翁官於蜀余在京師余歸而退翁去及余官於吳興則退翁亡矣）猶喜

見諸郞窈然淸且深異時多良士末路喪初心我生不

有命其肎枉尺尋

（揚子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孟東野出門行參辰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

次韻答孫侔

（孫侔字少述湖州人）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

不辭中路伺淵明艤舟苕霅人安在卜築江淮計已成

千里論交一言足與君蓋亦不須傾

（韓退之醉留東野詩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駏蛩晉陶潛傳刺史王弘造之潛稱疾不見弘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旣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後漢范式傳與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鄕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劭尅期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見之審耶對曰式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果至）

重寄

（陸務觀云孫少述一字正之與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予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公詩云云劉貢父亦有詩曰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阮籍

薛宣眞欲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

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都亭奏記乞迴謬恩以光淸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鄕親共諭之乃就吏竟謝病歸朱雲相吏事詳十五卷次韻王鞏留別詩注杜子美贈李白詩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次韻和劉貢父登黄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淸派連淮上黄樓冠海禺（一作隅）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

（公自注劉爲人短小）世俗輕瑚璉巾箱襲武夫坐令乘傳遽奔走爲

儲須邂逅我已失登臨誰與俱貧貪倉氏粟身聽冶家

橅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公自注本欲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

窮鬼卻須呼二水何年到雙洪不受艫至今淸夜夢飛

轡策天吳（公自注此詩寄劉）

（漢書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武夫與珷玞通唐韻珷玞石似玉又傳遽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遽韓退之送窮文結柳作）

（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粻三揖窮鬼而告之云云於是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坐山海經天吳水神也八首十尾亦曰河伯）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偶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好士餘劉表窮交憶灌夫不矜持漢節猶喜攬桓須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新意指畫想前樵（公自注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自寫千言賦新裁六幅圖（公自注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坐聳勸者尺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游不到吳（公自注此詩寄子由）

（莊子徐無鬼越之流人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矣漢書李廣傳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恐不得所欲毋令當單于國語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後漢劉表為荊州刺史愛民養士學士歸者千數漢灌夫傳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漢汲黯傳以便宜持節發河內粟以賑貧民蘇武傳在匈奴中仗漢節牧羊晉桓伊傳謝安捋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詳見三卷陪歐陽讌西湖詩注）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角轉河水渺綿瓜蔓流君已思歸夢巴峽我能未到說黃州此生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水衡記二月三月桃花水五月瓜蔓水謂瓜蔓延故以名左傳成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晉王導傳過江人士每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馳二百里徑來寬我憂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別來未一年落盡驕氣浮嗟我晚聞道款啟如孫休至言難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納之憂患塲磨以百日愁冥頑雖難化鐫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還永與夫子游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畏虵不下榻睡足吾無求便為齊安民何必歸故丘（史記老子傳謂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莊子達生篇孫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注款孔也啟開也言所見之小維摩經佛為大醫王應病與藥令得服行左傳昭三年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金剛經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楞嚴經佛告阿難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韓退之贈張功曹詩下牀畏虵食畏藥杜牧詩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再見圖經黃州齊安郡）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蘭菊有生意微陽回寸根方憂集暮雪復喜迎朝暾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松竹半傾瀉未數葵與萱三徑瑤草合一缾井花溫至今行吟處尚餘履舄痕一朝出從仕永媿李仲元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山城買廢圃槁葉手自掀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閒也仲元世之師也漢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鉛膏染髭須旋露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暾誰知憂患中方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平生學踵息坐覺兩蹬溫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悲歌為黎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蹤迹尚可原窟穴何足掀寄謝李丞相吾將反丘園

（南史何長瑜作韻語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孟東野百憂詩嘗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莊子大宗師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王注李丞相指李斯蓋用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語也注已見）

過新息畱示鄉人任師中（公自注任時知瀘州亦坐事對獄）

昔年嘗羨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鴈起天爲黑（公自注小竹陂在縣北）桐柏煙橫山半紫（公自注桐柏廟在縣南）知君坐受兒女困悔不先歸弄清泚塵埃我亦失收身此行蹭蹬尤可鄙寄食方將依白足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儻許歸田里卻下關山入蔡州爲買烏犍三百尾（公自注黃州出水牛）

（卜居楚詞篇名九域志蔡州新息縣史記韓信傳呂后使武士縛信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歐陽公詩何日早收身江河一漁艇杜子美贈李四丈詩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白足黃耳並已見說文犍犗也）

過淮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麏鼯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衰疾（公自注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新息縣南尚書亂於河雲夢注屢見魏武故事長史王必忠能勤事心如鐵石）

施註蘇詩卷之十七

施註蘇詩卷之十八

漫堂先生宋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至

詩五十三首（起元豐三年庚申以後在黃州作）

書黁公詩後（并引　黁音奴昆反香也晉書有太史令郭黁）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於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清松側只怪高聲問不譍嗔余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滏水僧寶黁宗祥謂余此光黃閒狂

僧也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黁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黁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嗟濁惡世不受龍象蹴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霜顱隱白毫鍱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西竺壁閒餘清詩字勢頗拔俗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

（內典五濁惡世維摩經龍象蹴蹋非驢所堪楞嚴經白毫宛轉五須彌鄴侯家傳李泌母導引骨節珊然有聲人謂之鍊子骨晉庾亮傳將葬何充歎曰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傳燈錄達磨逝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遇之於松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逝雲復命具奏其事帝令啟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金剛經如來有肉眼不）

游淨居寺（并引）

淨居寺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惠思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僧智顗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

十載游名山自製山中衣願言畢婚嫁攜手老翠微不悟俗緣在失身蹈危機刑名非夙學陷穽損積威遂恐

生死隔永與雲山違今日復何日芒鞵自輕飛稽首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八部猶光輝願從二聖往一洗千劫非喪回竹溪月空翠搖煙霏鐘聲自送客出谷猶依依回首吾家山歲晚將焉歸（畢婚嫁後漢向長事已見九卷次韻沈長官詩注史記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尚書敜乃穽孔氏云穽穿地陷獸漢司馬遷傳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法華經稽首兩足尊行集經如來世尊福足慧足稱兩足尊法華經釋迦世尊於靈山會上爲諸大衆說二十八品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三千大千世界又天龍八部咸悉歡喜）

梅花二首

春來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漢司馬相如傳宜笑的皪郭璞曰的皪鮮白貌也高適聽吹笛詩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歐陽公山齋絕句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東風吹石裂齊安拾遺關山岐亭路有春風嶺）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谿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瑣細如插秧二年黃茅下一一攢麥芒三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想作龍蛇長夜風波浪碎朝露珠璣香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公自注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神藥竟渺茫朅來齊安野夾路須髯蒼會開龜蛇窟不惜斤斧瘡縱

未得伏苓且當拾流肪釜盎百出入皎然散飛霜槁死三彭仇澡換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卻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杜子美寄楊員外詩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宣室志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能絕三彭之仇乎三彭道書所謂彭質彭蹻彭居也在人身中狀如小兒有須毛人既死便作鬼耳黃庭經瑞於藥宮十九年三疊琴心化胎仙注三疊琴心三丹田也又三丹田各方一寸曰寸田神仙傳李根兩目瞳子皆方）

萬松亭 幷引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詩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公自注古語云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

（百年之計樹之以德）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詩大雅我儀圖之愛莫助之史記平準書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角弓用左傳季氏有嘉樹事詳見十六卷臺頭寺送宋希元注杜子美懷李白詩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張先生（并序）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爲張氏所養陽狂垢汚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名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肎來傳舍人皆悅能致先生子亦賢脫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莊子達生篇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揚子叔孫通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王注本朝靳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汚垢徉狂晝脫屣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又楊文公說苑曰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唐朱桃椎傳高士廉爲益州長史備禮以請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朱陳村在徐州豐縣白樂天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

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氳機梭聲軋軋牛驢走紛紛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親疎居有族少長游有羣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隣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

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歷代名畫記張懷瓘云像人之美顧得其神陸得其骨顧愷之陸探微也西川名畫錄趙德玄雍京人工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天復中入蜀有朱陳村及豐沛盤車等圖至今相傳文中子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唐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士人多尚閥閱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等撰氏族志太宗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今謀士勞臣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其次有爵爲卿大夫世世不絶謂之門戶反是豈不惑耶）

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韓退之董生行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絶

佛燈漸暗饑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韓退之次石頭驛詩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遶郭知魚美

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公自注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杜子美比隣詩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白樂天聽吳水部新詩明朝與向詩家道水部如今不姓何說苑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漢蓋寬饒傳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白樂天詩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飛木末繚繞香煙來月下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

溜溜小槽如壓蔗飲中眞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閉門（一作但當）謝客對妻子倒冠落佩從嘲罵（後漢祭遵傳帝幸遵營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罷注云良猶深也南史陶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杜牧之晚晴賦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疎）

次韻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公自注去年花下對月與張君厚王子中兄弟飲酒作蘋字韻詩）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扁舟泝巴峽落帆樊口高桅亞長江衮衮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眞食蓼老境安閑（一作清閑）如啖蔗饑寒未至

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陶淵明詩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韓退之詩大帆夜劃窮高桅白樂天詩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啖蔗用顧愷之事已見十六卷韓退之答張徹詩初味如啖蔗遂通斯建瓴杜子美鄭廣文詩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再見）

安國寺浴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尚煩月一沐山城足薪炭煙霧濛湯谷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披衣坐小閣散髮臨修竹心困萬緣空身安一牀足豈惟忘淨穢兼以洗榮辱默歸母多談此理觀要熟

安國寺尋春

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欹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對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强理茶煙中遙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薄羅勻霧蓋新髻快馬爭風鳴雜珮玉川先生眞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孟東野樂府送花人老盡人悲花自開春秋經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呂希哲家塾記玉仙觀在京城宣化門外有陳道士者修葺亭臺栽種花木甚盛洪福寺在京師黃魯直有同元明過洪福寺戲題詩云洪福僧園拂紺紗舊題塵壁似昏鴉春殘已是風和雨更著遊人撼落花曹景宗傳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云云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盧仝詩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恣張樂先生無錢養恬漠又示添丁子詩數日不食強人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
不知貴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閒
桃李漫山總麤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
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
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
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
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
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
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
雪落紛紛那忍觸（周易坤卦天地變化草木蕃楚詞九歌幽獨處乎山中宋玉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杜子美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又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又寄蘇侍御詩紅顏白面花映肉明皇雜錄上皇嘗登沉香亭召妃子時卯酒未醒高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世說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南史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率爾步往直造竹所嘯詠自得韓退之詩誰家多竹門可款白樂天送春詩百花落如雪）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眼暈見花眞是病
耳虛聞蟻定非聰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常驚日過中
植杖偶逢爲黍客披衣閑詠舞雩風仰看落蘂收松粉

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吳潮不到武昌宮（公自注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牕易粗通解
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君同（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花闘蟻晉殷仲堪父事注已見揚子是以過中則惕又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三國志吳主孫權二十五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杜子美贈贊公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已見衛按公用祖字可通上聲十卷寄劉孝叔詩問道已許談其粗與組襯叶此詩寂寞閑牕易粗通亦作上聲想必有據）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强起出門還作
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卯酒困三杯午餐便一肉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昏
昏覺還臥展轉無由足彊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泥深
竹雞語村暗鳩婦哭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白樂天詩空腹三杯卯後酒遯齋閑覽白蟻聞竹雞之聲盡化爲水今山林多有之其聲自呼爲泥滑滑者是也歐陽公鳴鳩詩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嗁無好音）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
東岡上歸二首

雨過浮萍合蛙聲滿四鄰海棠眞一夢梅子欲嘗新拄
杖閑挑菜鞦韆不見人殷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梁宗懍荊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以爲戲名曰鞦韆涅槃經謂之罥索天寶遺事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論語奔而殿注在軍前曰啟後曰殿柳子厚芍藥詩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暮色千山入春風百草香市

橋人寂寂古寺竹蒼蒼鸛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段公路北戸雜錄陶朱公養魚經云凡種魚池中有數洲令魚嘗環無窮如在江湖柳子厚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杜子美絕句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雨中看牡丹三首

霧雨不成點映空疑有無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暗香生雪膚黄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杜子美詩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淮南子日薄於虞淵是謂黄昏杜牧之詩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高）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入花骨肅肅初自持午景發濃艷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斂亦自惜幽姿

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所見金粉抱青子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洛陽貴尚錄孟蜀時兵部貳卿李昊每牡丹花開將數朶分遺親友以金鳳牋成歌詩以致之又以興平酥同贈且云俟花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花也其風流貴重如此）

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一壺春酒若爲湯（庾信愁賦且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孔子家語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枚叔七發小飯大歠如湯沃雪）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肎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佩音（王欽若翊聖保德傳建隆初鳳翔盩厔民張守真一日朝禮玉皇大殿覩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眞君曰上帝在無上天爲諸天之尊常升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柹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黄金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曲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秫酒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濆仲謀公瑾不須弔一酹波神英烈君（公自注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晉王濬傳武帝謀伐吳濬造船於蜀木柹蔽江而下唐李磎傳聚書至萬卷時人號李書樓杜子美詩碧瓦朱甍照城郭李太白詩天生我才必有用黄金散盡還復來杜詩萬事如轉燭又三歲如轉燭曹子建樂府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李詩吳姬壓酒喚客嘗杜懷李白詩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酴醾不爭春寂寞開最晚青蛟走玉骨羽蓋蒙珠幰不粃艷已絕無風香自遠凄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翠巘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怪君呼不歸定爲花所挽昨宵雷雨惡花盡君應返（王注以武昌有孫權故宮故特用吳宮嬪嬙之魂爲意耳）

君言西山頂自古流白泉上爲千牛乳下有萬石鉛不媿惠山味但無陸子賢願君揚其名庶託文字傳寒泉比吉士清濁在其源不食我心惻於泉非所患嗟我本

何有虛名空自纏不見子柳子餘愚汙谿山（牛乳用杜詩已見常州圖經惠山之側有錫山其山出錫古謠云有錫兵無錫寧故縣名無錫陸文學傳云陸羽品第天下水味以惠山泉爲第二刻石留山中故名陸子泉有祠堂在焉周易井卦井渫不食爲我心惻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柳子厚愚溪詩序山水之奇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寧論斗醉後關門防客走不妨閑過左阿君百謫終爲賢太守老居閭里自浮沈笑問伯松何苦心忽然載酒從陋巷爲愛揚雄作酒箴長安富兒求一過千金壽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漢書游俠傳陳遵字孟公嘗過長安富人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乘藩車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起舞跳梁頓仆坐上又初爲京兆史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謫之曰陳卿今日以某事謫遵曰滿百乃相聞又與張竦伯松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而遵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揚雄作酒箴遵大喜之謂竦曰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娛浮沈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又遵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游武昌寒谿西山寺

連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夢逐麏麚走今朝橫江來一葦寄衰朽高談破巨浪飛屨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絶壁寒谿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西上九曲亭衆山皆培塿卻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莽莽眞楚藪空傳孫郎石無復陶公柳爾來風流人惟有漫浪叟買田吾已決乳水况宜酒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勝絶更裹三日糗（楚辭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揚雄反騷橫江湘以南往兩部樂用孔珪兩部鼓吹語已見元次山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論語益者三友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注培塿小阜也杜子美詩高山之外皆培塿離騷九章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三國孫策傳袁術嘗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江表傳策雖有位號士皆呼爲孫郎晉陶侃鎮武昌課諸營種柳唐元結傳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齗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元結集自釋云及家樊上漫遂顯焉注云在武昌縣西五里糗乾飯屑也）

武昌銅劍歌（并引）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以遺余冶鑄精巧非鍛冶所成者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虵虵行空中如枉矢電光熤熤燒虵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虵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烟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漢天文志枉矢狀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如有毛目然廣異記開元時太原武勝之嘗於靜江灘中見雷公躡雲逐虵靜江夫以石投之中虵鏗然有聲雷公飛去乃得一銅劍有文云許旌陽斬蛟第二劍李賀長平箭頭歌凄凄古血生銅花史記孟嘗君傳馮驩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獨有一劍耳又蒯緱每彈劍而歌注蒯如茅之類可爲繩緱謂把劍之處漢匈奴傳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玉具劍後漢馮異傳光武賜以乘輿玉具劍戰國策大冠若箕修劍拄頤）

定惠院顒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嗁鴂催天明喧喧相詆譙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飲風蟬至潔長吟不改調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鳶貪聲最鄙鵲喜意可料皆緣不平鳴慟哭等嬉笑阮生已麤率孫子亦未妙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河海不能號無竅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

（楚辭離騷恐鵜鴂之先鳴漢書譙讓注譙責也韓退之秋懷詩蟲弔寒夜永又吟蛩相唧唧傅玄蟬賦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吸瀣露之朝零聆商風而知鳴差聲吟以遞倡似簫管之餘音荀子蚓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崔豹古今注蚓曰歌女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西京雜記陸賈曰蜘蛛集而百事喜乾鵲噪而行人至韓退之送孟東野序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戰國策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嬉笑之怒甚於裂眦孫登嘯詳見八卷惠山謁錢道人詩註楚詞九歌衝風起兮水橫波）

石芝（并引）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夢游何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石石上生紫藤如龍虵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
有人夜呼祁孔賓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
忽驚石上堆龍虵玉芝紫筍生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
味如蜜藕和雞蘇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
亦知洞府嘲輕脫終勝嵇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
風吹石髓堅如鐵

（晉祁嘉傳字孔賓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晉石崇傳武帝賜王愷珊瑚樹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杜子美詩腰下寶玦青珊瑚韓退之詩太華山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沈痾痊本草水蘇一名雞蘇孔叢子盧胡而笑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續神仙傳許碏遊盧□間常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沿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沿似冉反王烈石髓詳五卷至秀州詩注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齊）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淚灑東風別宛丘又向邯鄲枕中見
卻來雲夢澤南州暌離動作三年計牽挽當爲十日留
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事一時休

（異聞集開元中道人呂翁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與翁同止逆旅主人方蒸黃梁共待其熟盧生不覺長嘆翁問之具言生世困厄翁開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如願生俛首但記身入枕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出入將相五十年忽欠伸而寤黃粱猶未熟也謝曰先生以窒吾欲耳自此不復求仕矣漢陸賈傳約過女極飲十日而更柳子厚別劉夢得詩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

遷居臨皐亭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捄風輪左雖
云走仁義未免違（一作遲）寒餓劍米有危炊鍼氊無穩坐豈
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歸田不待老勇決凡幾個幸茲
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爲破饑貧相
乘除未見可弔賀澹然無憂樂苦語不成些（蘇个切）

（抱朴子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磨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迴焉晉天文志亦云楞嚴經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晉顧愷之傳桓玄與愷之同在殷仲堪坐共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晉杜錫傳屢諫愍懷太子）

（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張平子有歸田賦左傳昭八年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史記張儀傳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些說文語詞也宋玉哀屈原作招魂楚些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西域呪語末皆云娑婆訶亦三合而爲些也）

曉至巴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自恨計之失畱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煙雨輕冪冪孤舟如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漢王莽傳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韓退之詩隔牆聞讙呼衆口極鵝鴈按先生有獄中寄子由詩見四十卷中杜子美復愁詩旱尾掣旗竿劉禹錫詩旗尾飄揚勢漸高）

與子由同游寒谿西山

散人出入無町畦朝游湖北暮淮西高安酒官雖未上兩腳垂欲穿塵泥與君聚散若雲雨共惜此日相提攜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鳧鷖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谿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瓈我今漂泊等鴻鴈江南江北無常棲幅巾不擬過城市欲踏徑路開新蹊（公自注路有直入寒谿不過武昌者）卻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迹空餘悽吾儕流落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虀何當一遇李八百（公自注李八百宅在筠州）相哀白髮分刀圭（唐陸龜蒙號江湖散人莊子人閒世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又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寒谿西山在鄂州武昌縣屬湖北黃州屬淮西圖經筠州高安郡潁濱遺老傳子瞻以詩得罪朝廷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歲因以號之或隱山林或出市廛相傳能拄拐日八百里陳摶傳有一人青巾短褐叩陳希夷門未報倏去追之見老人衣鹿皮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本草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堆如梧桐子大也韓退之寄周隨州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衡風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瀧吏無言只笑儂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杜牧之登第後過麟居老僧詩山僧尚未知名姓始羨空門氣味長韓退之瀧吏詩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華嚴經即以利益諸衆生而爲自行清淨業）

和何長官六言

作邑君眞伯厚去官我豈曼容一廛願託仁政六字難賡變風（後漢朱震字伯厚詳十七卷林子中以詩寄文注漢兩龔傳邴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頗比南容學道未逢潘盎（公自注南海謂狂爲盎潘近世得道者也）草書猶似楊風（後漢梁鴻傳過京師作五噫之歌已見王注元祐中廣南儂智高反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服儒衣常持一大瓢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盎儂賊聞其異名而問之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賊怒害之法書苑楊凝式善行草書時人以楊風呼之再見）

石渠何須反顧水驛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庇探支八

月凉風（三輔舊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漢劉向傳講論五經於石渠楚辭離騷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王注採支字是官物官錢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清風初號地籟明月自寫天容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韓退之詩天容與水色此處皆綠淨禪宗有薄批明月細抹清風之語）青山自是絕色無人誰與爲容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李太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將軍結髮戰蠻溪篋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牀收（一作分）箭

鏃何曾金鼎識刀圭近聞猛士收丹穴欲助君王鑄褭蹏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蜺（圖經辰州出丹砂其苗乃白石耳土人謂之砂牀箭鏃連牀者色若鐵而瑩徹漢貨殖傳寡婦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數世武帝紀大始二年詔更黃金爲麟趾褭蹏史記封禪書少君言上曰祀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沙同砂大洞鍊眞寶經上品光明沙者受太陽洞通澄明正眞之精氣降結紅光耀如日色）

五禽言（并引）

梅聖俞嘗作四禽言余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遶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百族土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按梅聖俞詩集四禽言則竹雞婆餅焦提胡盧杜鵑也一曰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蹶凌兢雨又急此鳥爲君應斷腸二曰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號不息三曰提胡蘆沽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撩亂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四

曰不如歸去春山雲暮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悲號向高樹）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公自注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聞號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惡之果卒於蘄）

南山昨夜雨西谿不可渡谿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谿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瘢（公自注土人謂布穀爲脫卻破袴）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栗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公自注此鳥聲云麥飯熟即快活）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壠上麥頭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繅絲得蛹飼爾雛（公自注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

（王元景談藪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大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不如廣漢龐姑去卻還（公自注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其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漢列女傳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詩母愛飲江水妻汲不時至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怪問鄰母感慚呼還）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病疲坐臥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饑胃強鬲苦滿肺斂腹輒破三彭恣啖嚙二豎肎逋播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稑（公自注新法方田謂黃稑爲上

腴

探懷得眞藥不待君臣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桃（一作珠）大隔牆聞三嚥隱隱如轉磨自兹失故疾陽唱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痛飲知無奈舊人眼看盡老伴餘幾個殘年一斗粟待子同舂簸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眞源結梨棗世味等糠莝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游仙語不用些

（三彭注見本卷［左傳］成十年晉景公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於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黃庭經］寸田尺宅可治生寸田謂三丹田注見本卷［本草］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漢］淮南厲王傳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眞誥］紫微王夫人授許長史曰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猶今有荊棘相雜可剪荊棘出此樹單生［糠莝］漢陳平傳亦食糠覈耳史記范雎傳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楚辭遠游］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以遠游）

正月廿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志林］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沒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唐詩］關分河勢斷春入燒痕深）

鐵拄杖（并引）

柳眞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寶一鐵拄杖如楖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謝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四坐驚顧知是鐵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兩腳未許甘衰歇便尋轍迹訪崆峒徑渡洞庭探禹穴披榛覓藥採芝菌刺虎鏦蛟擉蛇蝎會教化作兩錢錐歸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否取出摩挲向公說

（杜子美桃竹杖引出入爪甲鏗有聲［莊子］在宥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韻語陽秋］崆峒山汝州岷俱有之杜詩云崆峒小麥熟則岷州之崆峒也黃帝往空同乃汝州之空同也［漢］司馬遷傳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漢書］鏦殺吳王［周禮］以時擉魚鼈龜蜃［說苑］干將莫邪斬羽截鐵拂鐘不錚此至利也使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東方朔別傳亦云［桂苑叢談］李德裕贈僧方竹杖及再見問杖無恙否曰已規而漆之矣公嗟惋久之［風俗通］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千金弊帚人誰買半額蛾眉世所妍顧我自爲都眊矂憐君欲鬪小嬋娟青雲豈易量他日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後漢馬廖傳］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國史補］進士不捷而飲謂之打眊矂［孟東野嬋娟篇］花嬋娟泛春泉妓嬋娟不長妍［李太白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施註蘇詩卷之十八

施註蘇詩卷之十九

漫堂先生宋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删補
商丘宋至

詩七十三首（時在黃州作）

東坡八首（施引按東坡在黃岡山下州治東百餘步先生儋耳手澤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生清苦有氣節學者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少時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詩中馬生即其人也）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誰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釋耒歎我廩何時高（詩周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荒田雖浪莽高庳各有適下隰種秔稌東原蒔棗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

敢期瓢飲已可必（晉陶潛傳公田五十頃種秔詩周頌豐年多黍多稌鄭氏云稌稻也蜀士謂王文甫也文甫嘉州犍爲縣人居於武昌先生與秦太虛書云所居對岸武昌山水絕佳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東方朔傳規以爲苑）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流惡壯蓬艾去爲柯氏陂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粘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犂外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薈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公自注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爲之）（後漢劉平傳王扶少修節行聚落化其德注云小於鄉曰聚廣雅云落居也左傳有汾澮以流其惡杜子美大雨詩流惡邑里清陶淵明詩晨興理荒穢）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鍼水聞好語（公自注蜀人以細雨爲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鍼出矣）分秋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公自注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春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倉紅腐等泥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許（江文通別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漢賈捐之傳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良農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史記商君傳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種棗期可剝種松期可斲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雹舊聞李衡奴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官居在灊岳（公自注李公擇也）遺我三寸甘照坐光卓犖百栽儻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襄陽耆舊傳李衡作宅於武陵龍陽汎洲上種橘千株臨終敕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可以不貧矣南史彭城王義康傳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杜子美即事詩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楚辭橘頌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杜子美詩紅稠屋角花）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將種賣藥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孫家有十畝竹無時容叩門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潘名大臨字邠老榮陽人郭生名遘汾陽人古生名耕道新平人）（漢張釋之傳十年不得調漢齊悼惠王傳朱虛侯章曰臣將種也薛調無雙傳劉振女曰無雙許以妻王仙客未果而振授朱泚僞官無雙籍入掖庭仙客怨慕不已聞富平古押牙人間有心人以情告之古生作奇法取之使復爲夫婦二十年杜子美絕句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氊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傳大士金剛經頌如龜毛不實似兔角無形）

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

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鴈邊城暮

雨暎疎簾繡閣空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灑縑書恨見郎（晉列女傳竇滔妻蘇蕙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凡八百四十字再見司馬遷報任安書腸一日而九回後漢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謂之爲紙）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西京雜記相如晚居茂陵將聘妾文君作白頭吟自絕相如乃止後漢列女蔡琰傳注邕故斷琴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南來不覺歲崢嶸坐撥寒灰聽雨聲遮眼文書元不讀伴人燈火亦多情嗟予潦倒無歸日今汝蹉跎已半生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檠（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莫杜子美詩旅食歲崢嶸白樂天詩對雪畫寒灰傳燈錄有僧問藥山惟儼禪師和尚不許人看經因何卻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嵇叔夜絕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韓退之短燈檠歌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饑鼠上燈檠（識舊聲暗使從漢夏馥事詳十二卷子由將赴南都詩註韓退之示姪孫湘詩知汝遠來應有意杜子美詩問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

落第汝爲中酒味吟詩我作忍饑聲便思絕粒眞無策苦說歸田似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爲生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翩翩不受檠

（唐李廓落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　陸龜蒙杞菊賦序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木奴用李衡洲上種橘事注見本卷韓退之詩大弨挂壁無由彎　漢蘇武傳能網紡繳檠弓弩　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也）

冬至日贈安節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凋謝白髮催衰疾瞻前惟兄三顧後子由一近者隔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憶汝總角時啼笑爲梨栗今來能慷慨志氣堅鐵石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詩成卻超然老淚不成滴

（楚辭離騷瞻前而顧後兮相觀人之計極　陶淵明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嶺頭梅數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啅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稭灰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

（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有返魂香死屍聞之即活　杜子美詩啅雀爭枝墜　又詩雀啄江頭黃柳花　張協七命探乳竹葉注云竹葉清宜城九醞酒也　文酒清話王勉秀才上吉水縣大夫雪詩上天燒下豆稭灰烏李須教做白梅）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二首

先生眞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鬬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遙想人天會方丈衆中驚倒野狐禪

（楞嚴經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　法華經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　銅人用薊子訓摩挲銅人事注再見韓退之赤藤杖

歌空堂晝眠倚戶牖飛電著壁搜蛟螭　傳燈錄佛爲人天師　又百丈山大智禪師每日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散老人不去師問之老人曰我非人也過去生中曾住此山有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曰不落因果遂墮在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師曰汝但問老人便問師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告辭曰今已免野狐身）

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塗自衛眞無敵捷徑爭先卻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莊子達生篇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　楚辭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鮑明遠城東橋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脆醱紅螺醬更將西菴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相期結書社（公自注故人相約醵錢穎僕夫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公自注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公自注江漲杭州橋名）

（蔡君謨荔枝譜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曆初知州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

送牛尾貍與徐使君（公自注時大雪中）

風卷飛花自入帷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雞頭鶻（公自注蜀人謂泥滑滑爲雞頭鶻）酒淺欣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骨披綿黃雀漫多脂殷勤送去煩纖手爲我磨刀削玉肌

（後漢梁冀傳妻孫壽作愁眉啼粧　王彥輔麈史閩中鮮食最珍者子魚也剖之則子滿腹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一祠謂之通應廟下有水曰

（通應谿日受潮汐訪諸土人爲鹹淡水不相入處此魚最良故謂之通應子魚比見士大夫賦詩多曰通印以目其魚之大小如王荊公送元厚之知福唐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荊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耶黃雀出江西臨江軍土人謂脂厚爲披綿）

四時詞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幙漸看遠水綠生漪
未放小桃紅入萼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
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作春衣（謝靈運詩山桃發紅萼杜子美蠶春詩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張籍白紵歌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
垂柳陰陰日初永蔗漿酪粉金盤冷簾額低垂紫燕忙
蜜脾已滿黃蜂靜高樓睡起翠眉嚬枕破斜紅未肎勻
玉腕半揎雲碧袖樓前知有斷腸人（宋玉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漿些注柘藷蔗也取藷蔗之汁以爲漿飲也杜子美入奏行蔗漿歸廚金盤凍孟郊莎柵聯句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蘄竹象牀素手熨寒衣
爍爍風燈動華屋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濛月滿庭
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杜子美白絲行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戰國策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白樂天琵琶行轉軸撥絃三兩聲又四絃一聲如裂帛）
霜葉蕭蕭鳴屋角黃昏陡（一作斗）覺羅衾（一作衣）薄夜風搖動鎮
帷犀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雅醉臉輕勻襯
眼霞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杜牧之秋娘詩虎睛珠絡褓金盤犀鎮帷南部煙花記虞世基嘲司花女袁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杜牧之閨情詩娟娟卻月眉新鬢學鴉飛牛僧孺周秦行紀

楊太真自稱爲玉奴）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孟亨之名震東平人舉進士東坡來黃州二君爲守倅厚禮之無遷謫意君猷秀惠列屋杯觴流行多爲賦詞滿去而殂坡有祭文挽詞意甚悽惻亨之寓毗陵坡自黃過常有同游僧舍詩載二十三卷）

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
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
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晉孟嘉傳未得酒中趣注已見又庾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褚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喜裒得嘉而奇嘉爲裒所得陶淵明孟嘉傳高陽許詢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嘆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中聖人徐邈語再見三國徐邈傳盧欽著書稱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

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史記屈原傳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

門外山光馬亦驚堦前屐齒我先行風花誤入長春苑
雲月長臨不夜城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鵶鵲弄新晴
更須攜被畱僧榻待聽摧簷瀉竹聲（太平寰宇記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強梁原上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護所築尉遲偓中朝故事長春宮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漢地理志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寰宇記不夜城在登州文登縣春秋時萊子所置邑以日出于東故以不夜爲名）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
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爲誦此句因以爲

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索漢齊安郡從來著放臣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

瘦骨寒將斷衰髯摘更稀未甘爲死別猶恐得生歸（杜子美簡諸子詩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又垂老別孰知是死別）

日上氣暾江雪晴光眩野記取到家時鋤耰吾正把

月明穿破裘霜氣澀孤劍歸來閉戶坐默數來時店（韓退之喜侯喜至詩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崔豹古今注肆所以陳貨鬻之物店所以置貨鬻之物）

諸兄無可寄一語會須酬晚歲俱黃髮相看萬事休

故人如念我爲說瘦欒欒尚有身爲患已無心可安（詩國風棘人欒欒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

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邯鄲枕

東阡在何許寒食江頭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杜子美詩寒食江頭路風花高下飛魏城君公之配王氏也）

臨分亦泫然不爲窮途泣東阡時一到莫遣牛羊入（晉阮籍傳率意獨駕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

我夢隨汝去東阡松柏青卻入西州門永愧北山靈

乞墦何足羡負米可忘艱莫爲無車馬含羞入劍關（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今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華陽國志漢司馬相如成都人蜀有升僊橋相如出關題其柱云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漢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去家二十年果乘高車出關）

我坐名過實讙譁自招損汝幸無人知莫厭家山穩（越絕書名過實者滅故聖人不使名過實）

竹笥與練帬隨時畢婚嫁無事苦相思征鞍還一跨（後漢戴良傳五女出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

萬里卻來日一菴仍獨居應笑謀生拙團團如磨驢

次韻和王鞏六首

君談陽朔山不作一錢直巖藏兩頭虵瘴落千仞翼雅宜驪兜放頗訝虞舜陟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攲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坼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遙知丹穴近爲斸句漏石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公自注鞏許惠桂州丹砂）（陽朔屬桂州北夢瑣言楊蘧曾至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贊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贊笑曰某未嘗打人脣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貶不去也漢灌夫傳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韓退之永貞行江氣嶺祲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瘴落千仞翼本意用馬援飛鳶跕跕事注已見尚書舜陟方乃死注云升道南巡守死於蒼梧之野白樂天惻惻吟炎瘴蒸均面黧黑句漏漢縣屬交阯出丹砂）

少年帶刀劍但識從軍樂老大服犂鋤解佩付鎔鑠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敲冰春搗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一飽天所酢君生紈綺間欲學非其腳左右玉纖纖束薪誰爲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頩將惡笑我一間茅婦姑紛六鑿（韓退之曾李正封聯句從軍古云樂談笑清油幕漢文帝紀遣使勞賜孝弟力田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周禮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漢貨殖傳頫有拾仰有取）

（已見趙飛燕外傳爲薄眉號山黛宋玉神女賦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六鑿出莊子外物篇注已見）

欲結千年實先摧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涯久
已逃天網何須服日華賓州在何處爲子上栖霞（內景經吞日月華法呪曰日魂云云十六字自有五色流霞入口中許端夫齊安拾遺云栖霞樓在郡城最高處江淮絕境也）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殊方君莫厭數面自成親黙
坐無餘事回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下玉立看垂紳（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引俗諺云數面成親舊況其情過此者乎廣燈錄古德云若能回光反照漢梅福傳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巧語屢曾遭薏苡
廋詞聊復託芎藭子還可責同元亮妻卻差賢勝敬通
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

（杜子美題鄭十八著作詩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先生詩話云昔吾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後漢馬援傳在交趾常餌薏苡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人上書譖之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國語晉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詞於朝注廋者隱也左傳宣十二年楚伐蕭還無社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預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鞠窮即芎藭鞠音起弓切晉陶潛有責子詩後漢馮衍傳娶北地任氏女悍忌不得畜媵妾衍字敬通）

君家玉臂貫銅青下客何時見目成勤把鉛黃記宮樣
莫教絃管作蠻聲熏衣漸歎衙香少擁髻遙憐夜語清
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公自注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

（楚辭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韋應物宮人入道詩高髻雲鬟宮樣粧世說郗隆作詩云娵隅躍清池桓溫問娵隅何物答曰蠻名魚也溫曰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不作蠻語香譜載唐化度寺及雍文徹郎中二衙香法擁髻用伶玄樊通德事已見）

記夢回文二首（并引）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故事也乃續之爲二絕句云

酡顏玉盌捧纖纖亂點餘花唾碧衫歌咽水雲凝靜院
夢驚松雪落空巖（趙飛燕外傳后與倢伃坐誤唾倢伃袖倢伃曰姊唾之染紺袖正如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必如此衣之華也以爲石花廣袖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響遏行雲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

空花落盡酒傾缸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
龍團小碾鬭晴牕

三朶花（并引）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眞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
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
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楞嚴經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烝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秖名熱砂傳燈錄溫州永嘉禪師初謁六祖問答相契便欲辭去祖留一宿謂之一宿覺七女經國王機惟尼有七女第二女字須耽摩游家間言雀在缾中復蓋其口不能出飛今缾已云破雀飛而去又七賢女偈曰雀來入瓶中羅縠掩瓶口縠穿雀飛去識神隨業走傳大士善慧錄亦云賓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有人行曠野爲象所逐見一丘井卽入井中藏井有四毒蛇欲螫其身大王當知此人苦惱不可勝數九域志房州房陵郡）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陳四郎季常）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鬭新杜陵休歎老韋曲已先春獨秀驚凡目遺英臥逸民高歌對三白遲暮慰安仁（杜子美酬裴廸蚤梅詩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又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楚辭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逸民用袁安僵臥事已見吳中風俗占臘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楚辭宋玉哀屈原作招魂章）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余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酒渴思茶漫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策通神語

更看龍蛇落筆痕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非溫歸來獨掃空齋臥猶恐微言入夢魂（法書苑仲尼書吳季札墓志變化開合若龍蛇盤遽史記屈原傳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莊子田子方溫伯雪子見仲尼而不言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浚井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爲惻缾罍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空響聞點滴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霑濡愧童僕杯酒暖寒粟白水漸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潔井在有無中無來亦無失（周易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津陽門詩注石甕巖下有泉寺僧於上層樓中轆轤斜引綆長二百尺詩國風揚之水白石鑿鑿漢義縱傳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栗周易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紅梅三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公自注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雪裏開花卻是遲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細雨裛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夭桃杏數（一作半）點微酸已著枝（齊己蚤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宋玉好色賦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

（公自注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色）玉人頩頰更多姿抱叢暗蘂初含子落蓋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新畫樣竹間璀璨出斜枝（楚辭遠遊玉色頩以艷顏兮精神粹而始壯注頩怒色玉人怒則頰紅故以比紅梅也沈存中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墨筆畫花殊草草略施丹粉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

和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爲問道菴盧子不須從若士蓋公當自過曹參羨君美玉經三火笑我枯桑困八蠶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神仙傳若士者古之仙人燕盧敖至蒙谷之山見焉方踞龜殼而食蛤蜊謂敖曰吾方與汗漫期九垓之外不可久住乃竦身入雲中漢曹參傳爲齊丞相聞蓋公善治黃老言避正堂舍焉三火用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夜語已見左太冲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交州記一歲八蠶出日南晉安海物異名記八蠶綿者八蠶共作一綿華嚴經譬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

二蟲

君不見水馬兒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此蟲趯趯長在此君不見鶂濫堆決起隨衝風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知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杜子美詩鷹兒爭水馬毛詩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趯趯躍也方言阿如軋亦名鶂濫堆莊子逍遙遊蜩與鶯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又之二蟲又何知）

陳季常見過三首

（陳季常名慥父希亮字公弼其先自京兆遷於眉公弼知鳳翔公始筮仕爲簽書判官相從二年公至黃季常數從之游旣爲公弼作傳又爲季常作方山子傳）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青不辭奴飯白（晉阮籍傳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造焉乃見青眼杜子美入奏行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杯中此行非遠別此樂固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暘谷餘光幸分我不死安可獨（盧仝月蝕詩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再見暘谷用內景經呑日華事注見本卷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韓退之文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詳見十二卷）

寒食雨二首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脂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眞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頭已白（莊子大宗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煑寒菜破竈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感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白樂天寒食吟風吹曠野紙錢飛宋玉九辯君之門兮九重杜子美詩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漢韓安國傳死灰獨不復然乎）

徐使君分新火

臨皋亭中一危坐三見清明改新火溝中枯木應笑人鑽斫不然誰似我黃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朵

從來破釜躍江魚只有清詩嘲飯顆起攜蠟炬遶空屋欲事煎烹無一可為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鎖（漢東方朔傳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韋慎微咸鎬故事清明日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新火先進者賜絹二疋椀一口尋以新火賜宰臣以下盧仝詩不堪鑽斫為天下溝中用莊子百年之木其斷在溝中語已見躍魚暗使范丹釜中生魚事注再見飯顆詳見十三卷答孔周翰詩注韓退之石鼎聯句巧匠琢山骨刳中事煎烹華嚴經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其本一燈無滅無盡維摩經天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住魔宮摩詰云有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無盡）

次韻答元素（并引　元素姓楊氏名繪九卷有分贈元素桂花詩）

余舊有贈元素詞云天涯同是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但喜丹砂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讖摩挲金狄會當同蘧蘧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劉禹錫楊柳枝詞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賈誼服賦讖言其度注云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漢晉春秋魏明帝徙長安銅人金狄或泣摩挲後漢薊子訓事蘧蘧用莊子語俱再見蔡禪師十玄談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訶般勤為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等覺經阿鼻地獄與非非想天劫數苦樂等無有二）

蜜酒歌（并引）

西蜀道人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釅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遺之

眞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眞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眞誥右英夫人答許長史書云玉醴金漿交梨火棗乃飛騰之藥唐顏魯公有與李太保乞米帖注已見莊子家貧貸粟於監河侯再見）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脯青苔炙青蒲爛蒸鵝鴨乃瓠壺煮豆作乳脂為酥高燒油燭斟蜜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搜羅假合亂天眞詩書與我為麴糵醞釀老夫成搢紳質

非文是終難久脫冠還作扶犂叟不如蜜酒無燠寒冬不加甛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食敕家人曰爛蒸去毛勿拗折項客謂必鵝鴨也良久每人前粟飯一碗蒸胡盧一枚公食美甚諸人強進而罷山海經倕始為百巧古老有百無一有百巧百窮之語至今俗諺尚爾李白丹丘談玄詩假合作容貌揚子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洞仙傳郭璞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犂而耕後漢馬援傳過是欲少味矣晉列女傳謝道韞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小字也麗情集無雙傳劉振妻常戲呼王仙客為王郎子）

謝陳季常惠一揞巾（揞烏感切）

夫子胷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團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戴（一作帶）黃金雙得勝休教（一本作可憐）白苧

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南史陶潛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復著之已見漢杜欽傳字子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而欽目偏盲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廼爲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雙得勝世人巾裹以黃金爲大環雙繫其帶謂之得勝環疑用此事亦恐自有故實姑俟知者古樂府白紵歌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唐李靖傳突厥寇太原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亡去爲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倦游不擬談玄牝示病何妨出白鬢絕學已生眞定慧說禪長笑老浮屠東坡若肎三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舊唐書毛若虛眉毛覆於眼老子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名三無漏學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不令寸地閑更乞茶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庶將通有無農末不相戾春來凍地裂紫筍森已銳牛羊煩呵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詩國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洛陽伽藍記齊王肅初好茗飲及歸魏高祖問茗飲何如酪漿肅曰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號茗飲爲酪奴李肇國史補湖州有顧渚紫筍茶茶苑總錄段成式謝因禪師茶云忽惠荊州紫筍茶一角寒茸擢筍本貴含膏嫩葉抽芽方珍擣草詩大雅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國風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魚蠻子

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鰕以爲糧不耕自有餘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於焉長子孫戚施且侏儒擘水取魴鯉易如拾諸途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一飽便甘寢何異獺與狙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蠻子叩頭泣勿語桑大夫（漢五行志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國語戚施不可使仰侏儒不可使援劉禹錫有獺吟下見盈尋魚投身擗洪漣禮記內則芼之以苹藻古樂府有行路難曲漢武帝紀元光六年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食貨志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又異時算軺車賈人之緡皆有差又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弘羊嘗爲御史大夫）

弔李臺卿 幷引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貌陋甚性介不羣而博學强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曆千載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爲麻城主簿始識之旣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笑垂頭老鸛雀煙雨霾七竅弊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褚裒半面新皺蔑一語妙徐徐步其瀾極望不可徼卻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

蓺甚博且知要所恨言無文至老幽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作詩遺故人庶解俗子譙（唐裴寛呼為碧鶴雀再見莊子應帝王儵與忽謂渾沌曰人有七竅以視聽食息子獨無有褚裒問孟嘉何在注見本卷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遂如故知老子嘗有欲以觀其徼唐韻徼小道也世說支道林曰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漢司馬遷傳儒者博而寡要唐蕭德言傳太宗詔衰次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左傳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老子聖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曹旣見和復次其韻

造物本兒嬉風噫雷電笑誰令妄驚怪失七號萬竅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鼇便為此手妙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長貧固不詞（辭同）一死實未料難將

著草算除用佛眼照何人嗣家學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君衰老世不要空言今無救奇志後必耀吟君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譙（舊唐書杜審言傳甚為造物小兒相苦新書云造化小兒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莊子外物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晉載記卜崇曰所欠惟一死耳蜀志諸葛亮傳司馬仲達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史記龜策傳能得百莖蓍草幷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金剛經如來有佛眼否傳大士頌云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左傳莊二十二年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

施註蘇詩卷之十九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衡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九首（起任黃州盡元豐七年甲子量移汝州作）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孔毅父名平仲家世見第十卷父長源挽詞注）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市人用史記淮陰傳驅市人而戰之意）

紫駝之峰人莫識雜以雞豚眞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唇與熊白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鑪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豐辯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裴啟語林亦云五侯王氏婁護漢書作樓護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張協七命封熊之掌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按熊白即如謂象白也唐哥舒翰傳遇吐蕃苦拔海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披靡）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書斷羊欣云胡昭草行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史記李斯傳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李太白上裴長史書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傳燈錄洛普和尚頌云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

詩人雕刻閑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
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
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揚子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韓退之贈崔立之詩勸君韜養待招徵不用雕琢愁肝腎古詩題賀知章見李白烏栖曲曰此詩可泣鬼神矣詩國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軒轅彌明夜抵劉師服居宿指鑪中石鼎謂侯喜曰子能爲詩能與我賦此乎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
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
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漢兩龔傳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周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左傳襄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人取其羽以爲飾吳錄玄猨賦小則翡翠殞於毛羽大則犀象殘於齒革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史記滑稽傳淡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後漢左慈傳曹操欲殺之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
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
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舊巢痕按陸游作施氏注東坡詩序解舊巢字甚詳云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才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于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愚意詩句必作如是解毋乃太固後人穿鑿之病所以不免也）

食甘

一雙羅帕未分珍林下先嘗愧逐臣露葉霜枝翦寒碧
金槃玉指破芳辛清泉蔌蔌先流齒香霧霏霏欲噀人
坐客殷勤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

（唐蕭嵩傳嵩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帕包賜之又柳氏舊聞云以素羅包其二賜嵩薛逢謝西川相公賜甘子詩滿合新甘破鼻香相公恩重賜先嘗千奴用李衡千頭木奴事詳見上卷東坡詩注）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巢三名谷字元修眉山人嘗舉進士京師東坡貶黃州谷走江淮因與之遊及二蘇用於朝谷未嘗一見逮謫嶺海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文定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文定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相泣時谷年七十三將復見文忠於海南文定止之不可至新會蠻隸竊其橐裝獲於新州谷從之病死於新）

春雨如暗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
牀斂敗絮破竈鬱生薪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我有
一瓢（一作尊）酒獨飲良不仁未能赬我頰聊復濡子脣故人
千鐘祿馭吏醉吐茵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努力莫
怨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南史陶潛傳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杜荀鶴詩旋斫生柴帶葉燒吐茵用漢丙吉事注再見）

元脩菜（并引）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脩嗜之余亦嗜之元脩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脩菜余去鄉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脩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

坡之下云（世說楊脩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兒爲設果孔指楊梅以戲兒曰此是君家果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槐牙細而豐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欲花而未蕚一一如青蟲是時青幃女採擷何怱怱烝之復湘之香色蔚其饛點酒下鹽豉縷橙芼薑蔥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春盡苗葉老耕翻煙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終年繫余胷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適用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懸知東坡下塉鹵化千鍾長使齊安民指此說兩翁（詩小雅有饛簋飧有捄棘匕云陸機傳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再見韓退之詩芼以椒與橙杜子美姜少府設膾歌放箸未覺金盤空王右軍來禽青李帖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再見漢張騫傳大宛國馬耆苜蓿騫始爲武帝言之其後漢使來歸種之離宮館旁極望焉薏苡注已見）

二月三日點燈會客

江上東風浪接天苦寒無賴破春妍試開雲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蠶市光陰非故國馬行燈火記當年冷煙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王注羔兒酒即今之羊羔酒藥玉船盖以藥煮石而似玉者可作酒杯先生又有獨酌試藥玉船詩成都有蠶市注見首卷馬行在汴京舊城之東北隅蓋鬻馬之區百貨所會也）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詞無倫次

（先生志林記此日出游云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臥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者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二日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一枕春睡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出簷聚枳十圍大寫眞素壁千蛟舞東坡作塘今幾尺攜酒一勞農工苦卻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臥開桃李爲誰妍

對立鵁鶄相媚嫵開樽藉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卻入韓家園轆轤繩斷井深碧鞦韆索挂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應門女南山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餽我玉葉羹火冷煙消誰爲煮崎嶇束緼下荒徑婭姹隔花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卻旁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倒牀不復聞鐘鼓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黃州東坡圖柯山四望亘南高丘故亦名柯丘東南隅海棠一株甚茂又柯丘南尚氏家有叢枳甚大公嘗自爲圖之晉書王徽之傳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

（觀之便出坐與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又互見前晉阮脩傳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小桃用本事詩所載崔護事已見傳奇裴航經藍橋驛因渴乞漿于茅舍老嫗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郎君要飲俄於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瓷甌飲之互見十四卷次韻舒教授詩注漢蒯通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歐陽永叔莫登樓詩婭姹扶欄東兩頭髧髮垂鬟嬌未羞詩大雅豈弟君子神所勞矣韓退之薦士詩徽詩公勿誚豈弟神所勞）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肎過西州（詩國風駕言出游以寫我憂史記蕭何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晉羊曇謝安甥也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詳見七卷遊東西巖詩注）

南堂五首（齊安拾遺夏澳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皐郡人以驛之高陂上築南堂爲先生游息）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
臥看千帆落淺谿

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卻未華故作明牕書小字
更開幽室養丹砂

他時夜雨困移牀坐厭愁聲點客腸一聽南堂新瓦響
似聞東塢小荷香

山家爲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
不憂門外故人車（杜子美秋野詩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孟東野新居詩獨治五畝蔬）

掃地燒香閉閤眠簟紋如（一作似）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
處挂起西牕浪接天（李商隱詩水紋簟滑鋪牙牀李太白詩碧紗如煙隔牕語尉遲偓中朝故事路巖籍沒有蚊幮一頂輕密如煙人疑其蛟綃也）

次韻子由種杉竹

吏散庭空雀噪簷閉門獨宿夜厭厭似聞梨棗同時種
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雪霜誇健巧相沾
先生坐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詩小雅厭厭夜飲注安也）

孔毅父妻挽辭

結褵記初歡同穴期晚歲擇夫得溫嶠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沈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君文照今古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毛詩東山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云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傳曰褵婦人之褘褘香纓也又大車刺周大夫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世說溫嶠從姑有一女屬嶠覓壻嶠報姑已得之門地壻身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晉列女傳王渾妻鍾琰生子濟詳見八卷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注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後漢龐公傳夫妻相與敬如賓客古樂府焦仲卿妻詩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毛詩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又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漢班倢伃賦房櫳虛兮風泠泠楚詞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鄭玄周禮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漢朱建傳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稅注稅贈終者之衣被）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先生爲楊道士書一帖云僕謫居黃）

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來過余□□□乃去其
人善畫山水能鼓琴曉星歷骨色及作軌革卦影通知黃白藥術
可謂藝矣明日當舍余去爲之悵然浮圖不三宿木下眞有以也
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
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翅如車輪嘎然長鳴
掠余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也聊復記云按次毅父韻第三首載
西州楊道士凡數聯因此帖知爲世昌詩中又言善吹洞簫其自
廬山從公蓋壬戌之夏前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殆是楊也先
生先嘗爲賦蜜酒歌後赤壁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觀此帖蓋
非寓言夢一道士者豈卽世昌姑托以夢耶先生道大才高不容
於時憂患半生如陳季常巢元脩張中吳子野輩獨相從流離困
厄之中其姓名遂不沒於千載今世昌藉此復有傳於後世夫豈
偶然二帖書在蜀牋筆
畫甚精宿嘗以入石云

饑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失只知夢飽本來空
未悟眞饑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
去年太歲空在酉傍舍壺漿不容乞今年旱勢復如此

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況欲稽首號泥佛
甕中蜥蜴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陰陽有時雨有數
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形容雖是喪家狗未肎弭耳爭投骨倒冠落幘謝朋友
獨與蚊雷共圭蓽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肎屈
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飜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
且爲疲人洗蒸鬱褰裳一和快哉謠未暇饑寒念明日

白樂天詩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唐杜牧傳夢書皎皎白駒字俄而飯甑裂牧
曰不祥也乃自爲墓志見總目林云雅正嘉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
鬻子則知災祥有自然之理史遁略及朝野僉載並云後漢和熹鄧皇后紀嘗夢
捫天蕩蕩正青張奐傳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
自傷痛蜥蜴詳見十二卷嘲虎詩注史記孔子世家鄭人謂孔子纍纍若喪家之
狗再見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

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何則有爭意也漢中山靖王傳衆喣漂山聚蚊成
雷左傳襄十年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杜預注篳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爲
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決
哉用宋玉風賦語注已見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
日炙風吹面如墨平生懶惰今始悔老大勤農天所直
沛然例賜三尺雨造化無心怳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
甘霔不爲龍所隔（公自注俗有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來燈火新涼
催夜織老夫作罷得甘寢臥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
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糲支百年力耕不受
衆目憐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
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

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饑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
田閒飲醉倒惟有支頭甎

詩小雅上天同雲杜子美詩四海八荒同一雲又詩百年麤糲腐儒食班孟堅西
都賦決渠降雨荷鍤成雲漢李廣傳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韓退之詩暫拳
一手支
頭臥

天公號令不再出十日愁霖併爲一君家有田水冒田
我家無田憂入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
沿流不惡泝亦佳一葉扁舟任飄突山芎麥麴都不用
泥行露宿終無疾夜來饑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
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不須更待秋井塌
見人白骨方銜杯

（揚子法言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後漢蔡邕傳風者天之號令也山芎麥麴用左傳申叔展語詳見上卷和王鞏詩注後漢趙壹傳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庾信愁賦細酌榴花一兩杯蕩彼愁門終不開杜子美醉歌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處憶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語君莫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塗旣難追學道恨不蚤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懷遠驛在汴京麗景門按東坡嘉祐六年與子由同奉制策寓懷遠驛笠澤叢書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云讀古聖人書每涵泳義味獨坐日昃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太牢饋於左右）

和黃魯直食筍

飽食有殘肉饑食無餘菜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公自注太和古白下也時魯直知吉州太和縣）一飯在家僧至樂甘不壞多生味蠹簡食筍乃餘債蕭然映樽俎未肎雜松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胡爲遭暴橫三嗅不忍嘬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再見穆天子傳暴蠹書于羽陵注云暴書中蠹蟲韓退之雜詩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續齊諧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是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人自稱三閭大夫曰常

苦蛟龍所竊願以五色絲纏之則蛟龍所畏也）

聞子由爲郡僚所捃恐當去官

少學不爲身宿志固有在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迹造弘大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寧知事大繆舉步得狼狽我已無可言墮甑難追悔子雖僅自免雞肋安足賴低回畏罪罟黽勉敢言退若人疑或使爲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共抱東坡耒（柳子厚冉谿詩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後漢隗囂傳帝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詩大雅而式弘大莊子廣而造大也孔叢子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酉陽雜俎狽亦狼之類前足絕短每行必駕兩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後漢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墮甑後漢孟敏事注已見後漢楊修傳曹操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於是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曰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曰稍嚴操於是回師晉劉

伶嘗因醉忤客客奮前欲毆之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詩小雅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又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三年不易過坐覘倚天壁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願爲尚書郎還賜上方舄（博物志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北夢瑣言嶺南黃茅瘴患者髮落白樂天詩大江寒見底巨山青倚天）

江家舊池臺修竹圍一尺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平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更茂花絮春寂寂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舄（劉禹錫江總宅詩池臺竹樹五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又詩青松鬱成塢修竹盈尺圍山謙之丹陽記始皇鑿金陵斷方山爲瀆今淮水貫城中入大江謂之秦淮

（江總歸金陵詩歸來惟見秦淮碧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故父絳侯客史記張耳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百官表相國丞相金印紫綬晉周顗傳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鳴鏑字出漢匈奴傳注已見曹子建樂府攬弓捷鳴鏑周禮三槐三公位焉按東坡三槐堂記云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其子懿敏公事仁宗輩文正孫也唐禮樂志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詩大雅王錫韓侯玄袞赤舄）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眞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眞妄石女無兒焦穀槁此身何異貯酒瓶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菴聊洗心我田方寸耕不盡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孟生孟嘉也注屢見韓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如焦穀牙如石女兒嵇康幽憤詩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列子方寸之地虛矣監戒錄王梵夫詩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

任師中挽辭

（任師中名伋已見前注師中為新息令民愛之買田而居後通判黃州知瀘州沒於遂州其任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東坡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為師中菴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頴濱為作記）

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大任先去冢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强寄一樽生死別樽中有淚酒應酸貴賤賢愚同盡耳君家不盡緣賢子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後漢朱震字伯厚詳見十七卷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注大小馮君見十二卷和孔密州詩注揚子法言日昃不飲酒酒必酸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卻看瞋無（後漢趙壹傳欬唾自成珠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眼睛心地兩虛圓脅不沾牀二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

（傳燈錄第十祖初侍伏馱尊者未嘗睡眠謂其脅不至席號脅尊者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蚖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鉤早併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鄧忠臣母周挽辭（鄧忠臣字眘思潭州湘陰人）

微生眞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吾君日月照委曲到肝鬲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家庭拜前後粲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焚瘞千金璧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孤纍臥江渚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感動淚再滴

（尚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孔氏傳云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之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公羊傳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漢王莽傳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注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出尚書大傳揚雄反騷欽弔楚之湘纍注不以罪死曰纍按孤纍公自謂也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

（尸鄉自殺從者悲歌以寄其情後續之爲薤露蒿里以送喪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因呼爲挽歌謝希逸宋貴妃誄翳楚挽於槐風注楚者酸楚也杜子美詩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

徐君猷挽辭（君猷名大受終於黃州事見十九卷戲君猷不飲酒詩注）

一舸南游遂不歸清江赤壁照人悲請看行路無從涕
盡是當年不忍欺雪後獨來栽柳處竹間行復採茶時
山成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

（荊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周瑜黃蓋乘大艦大破魏武於烏林赤壁東西一百六十里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而入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史記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李後主秋夕詩往愁新恨有誰知）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蔡景繁名承禧事見二十二卷蔡景繁官舍小閣詩注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游此必有新篇當破戒奉和也又云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游大篇或可追賦景繁往游既賦詩坡爲屬和前所述皆指石曼卿後車胡琴云云皆帖中語意又前年開閤云云即所謂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用此帖爲證而詩乃槩然因公復起一念實用陳鴻長恨傳楊妃語也）

芙蓉仙人舊游處（公自注石曼卿也）蒼藤翠壁初無路戲將桃核裹
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花
無數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何年霹靂起
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當時醉臥動千日至今石縫餘
糟醑山人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
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我來取酒酹先生後車仍載胡
琴女一聲冰鐵散巖谷海爲瀾翻松爲舞爾來心賞復

何人持節中郎醉無伍獨臨斷岸呼日出紅波碧巘相
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長篇小字遠
相寄一唱三歎神悽楚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
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
開落牀頭酒甕生塵土前年開閤放柳枝今年洗心參
佛祖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
此詩東海桑田眞旦暮

（歐陽公詩話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仙也所主芙蓉城又云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核爲彈抛擲於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張平子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飛流蘇之騷殺庾信賦翡翠珠被流蘇羽帳後漢王喬傳爲葉令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博物志昔人有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飲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歸數日尚醉家人以爲死遂葬之酒家計其日往告之發冢乃醒玉策記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楚詞惜誓章載玉女於後車白樂天五弦彈歌鐵擊珊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萬聲後漢蔡邕爲左中郎將蔡景繁時漕淮南故云持節中郎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韓退之詩杖撞玉版聲彭觥開閤用玉敦事詳見十七卷李公擇過高郵詩注白樂天不能忘情吟序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將放之馬有駱者駔壯駿穩乘之亦有年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素懼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畢泣下予憫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駱馬注已見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言海中行復揚塵也再見）

和秦太虛梅花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
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蚤
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

點綴帬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歐陽公歸田録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善爲詩如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花者多矣未有此句也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摭言寶曆中楊嗣復宴諸生於新昌里第元白亦預皆賦詩于席惟楊汝士後成而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杜子美絶句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白樂天杭州春望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帬腰一道斜注云孤山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帬腰詩小雅勞人草草又投畀有昊）

再和潛師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江南無雪春瘴生爲散冰花除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蚤惟有飛來雙白鷺玉羽瓊枝鬬清好吳山道人心似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東坡習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且撼長條飡落英忍饑未擬窮呼昊（山海經豐山上有九耳鐘霜降則鳴柳子厚龍城録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憩於林間見一女淡粧出迎相與叩酒家門而飲頃之醉寢師雄亦懵然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樹下上有翠羽啾嘈須臾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蜀注云宋武帝宮人早朝聞景陽樓鐘聲即起粧洗出南史及南齊書李賀詩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漢書鄭崇傳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列子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通横華嚴經除一切煩惱習氣爾雅夏爲昊天）

橄欖

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歸叟詩話范景仁云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實自落顧禧注云記得小說南人誇橄欖於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柿按惠洪冷齋夜話云崖蜜事見鬼谷子謂櫻桃也今之鬼谷子實無此說然略記陸士衡有賦云朱藍崖蜜士衡此語當有所自）

海棠

東風渺渺（一作嫋嫋）泛崇光香霧空濛（一作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一作更）燒高燭照紅粧（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花睡暗使楊妃卯醉未醒事注已見）

東坡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折揚新曲萬人趍獨和先生于蔿于但信櫝藏終自售豈知盌脫本無橅朅從冰叟來游宦肯伴臞仙亦號儒棠棣並爲天下士芙蓉曾到海邊郛不嫌霧谷霾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高論無窮如鋸屑小詩有味似連珠感君生日遥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谿新餅截雲腴（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荂則嗑然而笑唐元德秀傳玄宗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皆以聲樂集河内太守輦優伎數百環譎光麗德秀時爲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蔿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河内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朝野僉載武后時宮中謡曰把推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晉王沈傳仕郡文學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壚有冰氏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漢司）

（馬相如傳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毛詩棠棣燕兄弟也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史記魯仲連傳先生天下士也芙蓉胡微之芙蓉城傳爲王迥子高作子高遇仙人周瑤英事見十四卷王郎字子立子高其兄也班固西都賦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晉胡母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文選演連珠注傅玄敘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大體必假喻以達其旨使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歷歷如貫珠易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別黃州

病瘏老馬不任鞿猶向君王得敝幃（一作帷）桑下豈無三宿戀樽前聊與一身歸長腰尚載撑腸米闊領先裁蓋癭衣投老江湖終不失來時莫遣故人非

（漢刑法志以鞿而御駻突注馬絡頭曰鞿杜子美瘦馬行日暮不收烏啄瘡禮記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四十二章經浮屠桑下一宿日中一食愼勿再矣後漢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郡邑志楚人長腰粳米縮項鯿魚言美味也韻語陽秋汝人多苦癭故歐陽公汝癭詩云傴婦垂癭盎嬌嬰食卵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女慚高掩襟男大闊裁領公作此詩時方移汝也）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清風弄水月銜山幽人夜渡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辭遠江南又聞出塞曲半雜江聲作悲健誰言萬方聲一槩鼉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未死相逢眞識面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

（吳王峴在武昌西川九曲亭下志林云孫仲謀泛江自樊口鑿山通道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橫吹曲有鼓角舊說云蚩尤帥魑魅與黃帝戰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中鳴尤更悲矣唐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已上角十四具鼓二十四面二萬已上角八鼓十四萬人以上角六鼓十不滿萬人臨時量給互見十三卷古今樂錄橫吹胡樂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等十曲見班超傳注杜子美閣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又詩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谿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牀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有孤螢自開闔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露宿風飡六百里明朝飲馬南江水未見豐盈犀角兒先逢玉雪王郎子（公自注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對牀欲作連夜語念汝還須戴星起夜來夢見小於菟（公自注遠小名虎兒）猶是髡髦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酒肉淋漓渾舍喜而今憔悴一羸馬逆旅擔夫相汝爾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恥我爲迺翁畱十日掣電一歡何足恃惟當火急作新詩一醉兩翁勝酒美

（露宿字出趙壹傳已見鮑明遠升天行風飡委松柏雲臥恣天行左傳宣十二年將飲馬于河而歸詩國風髧彼兩髦揚雄方言周晉秦隴閒謂父曰翁）

端午游眞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一與子由別卻數七端午身隨綵絲繫心與昌歜苦今年疋馬來佳節日夜數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既懷鄉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熏煮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高談付梁羅（公自注梁羅遲适小名也）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慰此長齟齬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注云端始也謂五月五日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左傳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閲來聘饗有昌歜杜預曰菖蒲葅也按世俗端午以菖蒲泛酒飲之歲時記及玉燭寳典諸書皆不載未詳所自宋玉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鉏鋙而難入）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

（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坡書別子由第二詩而題其後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還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畱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日軾書）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璧願君亦莫歎畱滯六十小劫風雨疾（漢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大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法華經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六十小劫不起于座）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宅（一作築）吾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冰玉遙想（一作想見）茅軒（一作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子由卜居賦序昔余先君以布衣官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唐溫造隱居洛水之南烏重胤辟河陽幕韓愈詩曰水南山人又繼往車馬僕從塞閭里唐地理志河南府本洛州有川二十九其一曰伊川又河南緱氏有仙人洞）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傳家好兒子憶昔汝翁如汝長筆頭一落三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何似鹽車壓千里（後漢鄭玄傳以書戒子益恩曰案之禮典便合傳家晉宣穆張后傳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雙鵲先我來飛上東軒背書隨好夢到人與佳節會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卻渡來時谿斷橋號淺瀨茫茫暑天闊藹藹孤城背青山眊矂中落日淒涼外盛衰豈吾意離合非所礙何以解我憂麤了一事大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四首（起甲子四月以後離黃州至金陵道中作）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詩商頌賚我思成注云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宰樹連山谷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助祭有馴烏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須遙知隣里化醉叟道爭扶（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劉禹錫宣明二帝碑堂詩千行宰樹荊川道又王思道碑堂詩蒼蒼宰樹起寒煙杜子美詩蜀相祠堂何處尋唐褚無量傳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觸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北史蕭祇傳祇卒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二慈烏來集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缺高士傳老萊子行年七十臥地為小兒啼欲親之喜）

歸眞亭（述異記盧府君墓在館陶銘曰盧府君歸眞之室）

舊笑桓司馬今師鄭大夫不知徂歲月空覺老楸梧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禮記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晉杜預傳遺令曰密縣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家也居山之頂四望周達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空其前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吾將來兆域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漢原涉傳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曰京兆阡涉慕之遂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周禮司會掌國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葉夢得石林詩話學者多議木杪見龜趺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東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間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李野夫名莘公擇之兄嘗為江西轉運副使）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裵裒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臥聽隣寺鐘書牕有殘燭（修水在建昌縣孫鉉搜神記陽公子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經三年有一人就公飲出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得美玉幷得好婦如言種之後求徐氏婚徐笑曰得白璧一雙乃可公於所種玉田果得玉徐氏乃以女妻之元稹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

初入廬山三首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公自注山南山面也）

自昔懷清賞神游杳藹閒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

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先生詩話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曰芒鞋青竹杖云云既而哂前言之謬復兩絕句青山若無素云云按詩話則今第三篇為首篇矣晉阮修傳嘗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故併注再見）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明日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建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石耳峰頭路接天梵音堂下月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

他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傳燈錄雪竇師諱重顯遂州李氏子出家參隨州智門祚和尚悟不起一念之旨後居四明之雪竇有雪竇禪師語錄野鶴用晉嵇紹事注已見）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趺坐化去子由聞之仍作二絕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慎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藪舊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九州志筠州治高安縣白樂天詩斗藪塵埃衣禮拜冰雪顏）

右送曹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畱一吷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

右和慎詩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先生詩話載遵師篇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其下句卽序中所載）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羨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李白廬山瀑布詩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頭白早歸來（廬山記棲賢寺東北有五老峰廬山之勝此爲最著李太白詩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杜子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贈東林總長老（廬山在江州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南五里晉道遠所居規制廣袤水石深怪古迹無窮西林卽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韶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寶舉常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求訪得之新淦深山中遂應命其徒相語曰遠公嘗有讖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阿彌陀經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楞嚴經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爍迦羅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皆記佛法門之數法華經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佛言三身法身者清淨無相之身也化身者受生示現之身也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一作無一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華嚴經於一塵中大小刹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各轉法輪）

廬山二勝（并引）

余遊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作二首

開先漱玉亭（廬山記山中瀑布十餘處香爐峯與雙劍峯在瀑布旁水源在五老峯頂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爲開先之瀑布）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沈沈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腳踏赤鯶公手持白芙渠跳下清冷中（陸士衡詩頓轡倚高岳側聽悲風響述征記華山首陽本一山巨靈擘開以通河流唐韻谼大壑也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史記封禪書海中三神山其物禽獸盡白而金銀爲宮闕述異記吳王闔閭構水晶宮楊漢公吳興詩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列仙傳琴高趙人也以鼓琴爲樂康王舍人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至日皆潔齋候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祠中留一月餘復入水去酉陽雜俎唐律捕得鯉即放號赤鯶公輙殺者杖八十以諱言鯉爲李也莊子讓王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無擇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棲賢三峽橋（子由棲賢僧堂記元豐三年余過廬山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又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橋曰三峽）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鬭深

行九地底嶮出三峽右長輸不盡谿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澒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彀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餅得清甘可嚥不可漱（漢枚乘傳太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爲無底之谷名曰歸墟白樂天詩巖崿無撮土樹木多瘦堅杜子美詩青冥連澒洞左思吳都賦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按三峽橋上流有玉淵潭）

陶驥子駿佚老堂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挂冠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公自注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後漢孔融傳年十歲詣李膺融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膺問高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融字文舉膺字元禮陶潛傳我醉欲眠卿可去此詩乃用其語意）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谿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廬山記遠公十八賢同修淨土結白蓮社山有虎谿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嘗與陶淵明陸修靜道士語不覺過虎谿因相與大笑再見陶潛五柳先生傳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漉酒即用陶潛事已見）

和李太白（并引）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

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寄臥虛寂堂　月明浸疎竹　冷然洗我心　欲飲不可掬　流光發永歎　自惜非余獨　行年四十九　還此北牕宿　緬懷卓道人　白首寓醫卜　謫仙固遠矣　此士亦難復　世道如奕棋　變化不容覆（史記日者傳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　三國王粲傳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　惟應玉芝老　待得蟠桃熟（蟠桃出度索山注已見）

次韻道潛留別（參寥從先生於黃期年先生移汝同游廬山乃還於潛山中）

爲聞廬岳多眞隱　故就高人斷宿攀　已喜禪心無別語　尚嫌剃髮有詩斑　異同更莫疑三語　物我終當付八還（維摩經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　唐僧詩髮爲作詩斑　晉阮瞻傳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　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還本所因處云何本因此諸變化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埻還塵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　到後與君開北戶　舉頭三十六青山

岐亭五首（并引）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維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首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　東風融雪汁　遠林草木暗　近舍煙火濕　下有隱君子　嘯歌方自得　知我犯寒來　呼酒意頗急　撫掌動鄰里　遶村捉鵝鴨　房櫳鏘器聲　蔬果照巾冪　久聞蔞蒿美　初見新芽赤　洗盞酌鵝黃　磨刀削熊白　須臾我徑醉　坐睡落巾幘　醒時夜向闌　唧唧銅缾泣　黃州豈云遠　但恐朋友缺　我當安所主　君亦無此客　朝來靜菴中　惟見峰巒集（杜子美成都草堂詩不教鵝鴨惱比鄰　周禮天官冪人掌共巾冪　說苑齊景公坐睡而夢五丈夫　晉顧凱傳頹然而醉時隱几上　杜子美龍門鎮詩古鎮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　閉口護殘汁　又哀網中魚　開口吐微濕　刳腸彼交病　過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溫　相勸此最急　不見盧懷慎　烝壺似烝鴨　坐客皆忍笑　髡然發其冪　不見王

武子每食刀几赤琉璃載烝㹠中有人乳白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鈌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

（莊子大宗師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又外物篇神龜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晉王獻之傳與羲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兒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烝壺詳見十九卷蜜酒詩注按盧氏雜說是鄭餘慶事而公詩指爲盧懷愼豈懷愼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當考晉王濟傳字武子性豪侈麗服玉食武帝幸其宅供饌悉貯琉璃器烝肫甚美帝問之答曰以人乳烝㹠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按濟死年四十六歲新舊唐書並不載懷愼年壽惟鄭餘慶則云死年七十六也黃庭經長生至愼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泣抱朴子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純鉤李白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又擬古詩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嚴詩指嚴武也杜子美集中有嚴武詩數篇）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眞得得愛君似劇孟扣門知緩急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行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弄添丁哇（一作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鈌披圖見八陣合散更（平聲）主客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莊子秋水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漢書袁盎傳洛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韓退之晚秋聯句青娥鬟長袖紅頰吹鳴籥綠頭鴨曲名南史夏侯亶有數十妓妾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伎黃封京師官法酒以黃紙或黃羅絹封冪缾口名黃封酒茶錄建州葉氏多茶山每歲貢焉三國志蜀諸葛亮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老子用兵有云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唐侯君集傳始太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禁網日夜急西隣推甕盎醉倒豬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冪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定應好事人千石供李白爲君三日醉蓬髮不暇幘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

（茅柴乃村落所醸醨薄酒也又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漢循吏傳序禁網疎闊詩意謂酒禁嚴也漢趙廣漢傳爲京兆尹至霍禹第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韓退之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俗諺有無錢喫酒妒人面赤之語好事用揚雄傳語已見陶淵明飲酒詩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李太白贈常南陵詩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翁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王注春甕泣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夜深逾垣似暗使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甕閒盜取意）

枯松强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値遇相哀莫相濕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爲急願爲穿雲鶻莫作將雛鴨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疎冪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玆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出苦語不用兒女泣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空堂淨掃地虛白道所集

（梵網經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愼勿放逸杜子美光祿坂詩西望千山萬山赤後漢來歙傳謂蓋延曰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吏）

（記申公傳公歸魯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莊子人間世虛室生白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又曰惟道集虛）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

空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涴壁長遭罵不嗔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漢律歷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窻且當勤杜子美相從歌酒酣擊劍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咮石硯銘其畧云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咮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有龍尾大硯奇甚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按先生集載鳳咮硯銘有三其銘序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而玉色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余銘之曰鳳咮又延平志考異云延平硯材產斫崎者爲上東坡得之喜其遠目爲鳳咮又云硯崎石在劍浦縣東三十里東坡取名鳳咮者此也）

黃琮白琥天不惜顧恐貪夫死懷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與天作石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詞（辭同）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錦茵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況瞋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窻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麤言細語都不擇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仁者不用生分別（周禮以黃琮禮地以白琥禮西方左傳桓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杜子美遣興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法書苑羊欣云鍾繇行書亦二王之亞又徐浩論書云鍾善眞書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蔡希綜法書論云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集古錄有擣練石記杜子美詩支牀錦石圓史記蘇秦傳諺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四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牛後乎莊子人間世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大毗婆沙論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維摩經天女言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耳）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張近幾仲開封人）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璧橢而窪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窻下爾雅箋蟲鰕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蒯緱玉具皆外物視草草玄無等差君不見秦趙城易璧指圖睨柱相矜誇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周禮以蒼璧禮天漢食貨志復小楕之注云楕圜而長也韓退之調盧給事詩大明宮中給事歸禮記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韓退之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南史范縝對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史記馮驩有一劍又蒯緱漢書單于朝甘泉宮賜以玉具劍並已見漢淮南王安傳淮南王安善爲文詞帝每爲報書及賜嘗召司馬相如等視草翰林志玄宗召張說等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漢楊雄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史記藺相如傳秦昭王以十五城請易趙和氏璧趙遣相如奉璧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破璧乃謝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李玫異聞實錄酒徒鮑

（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一日相遇既飲酒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赤騄忽有二人造席便以妾換馬作題聯賦折亭下舊葉書之四韻訖而葉盡韋生取紅箋獻之二公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甚言訖行十餘步而失二客自稱江淹謝莊鮑既以妾換馬妾歌曰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纂異記亦云　詩國風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又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一朝得見暴公子櫑具欲與冠爭峩豈比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鑱隨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琱琢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詩成劍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委蛇用毛詩字音徒何反　漢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渤海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盛服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　杜同谷縣歌長鑱長鑱白木柄又短衣數挽不掩脛　晉鄧遐傳沔水有蛟爲人害遐拔劍入水斬之　漢李廣傳上名禹使刺虎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上壯之　詩小雅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唐王勃傳張說評楊炯曰文如懸河酌之不竭）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幼子眞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蹁躚逐書史搖頭卻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我累爾衣薪那免俗變滅須臾耳歸來懷抱空老淚如瀉水

（陶淵明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禮記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晉王衍傳衍喪幼子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臥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一慟送餘傷（晉謝安傳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　韓退之杜君墓銘事之在人日遠日忘）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公自注濤顚倒元韻）

平生無一女誰復嘆耳耳滯畱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眞實造物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煩公爲假說反復相指似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爲公寫餘習鉼罍一時恥（三國崔琰傳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隷　漢司馬遷傳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白樂天自覺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　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慾海　韓退之贈侯喜詩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

聞公少已悟拄杖久倚牀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庶幾東門子柱史安敢望嗜毒戲猛獸慮患先不詳囊破蝎已走尚未省醫傷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黠蠶不作蠒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泠然超無方（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　列子力命篇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　枚乘賦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　朝野僉載王顯與文皇有舊常戲顯曰抵死不作）

（賢及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賢耶帝笑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其夜卒）

次荆公韻四絶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裁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黃也鬭開（尚書故實王內史帖中有與蜀郡守書求來禽青李日給藤子來禽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王羲之字逸少李太白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

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杜子美有貽何十少府詩覓榿栽郭象南華真經序莊生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東軒雜錄王荆公築第於金陵白下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童游諸山寺）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卻對道人開（公自注荆公病後捨宅作寺）（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顏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霍光傳孝宣帝賜甲第一區）

張庖民挽辭（張庖民字翔父金陵人元豐五年卒於曹溪）

東晉巾車令西京執戟郎甘心向山水結髮事文章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天高鬼神惡骨朽姓名芳庾嶺銘旌暗秦淮舊宅荒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香（公自注黃魯直爲庖民作哀辭）（晉陶潛爲彭澤令賦歸去來辭云或命巾車漢東方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後漢趙壹傳文章雖滿腹不如一囊錢韓退之感春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晉桓溫傳嘗曰既不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裴氏廣州記五嶺一曰大庾許嵩建康實錄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流至今呼爲秦淮）

次韻葉致遠見贈（葉致遠名濤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始從王介甫學爲文詞哲宗立擢掌外制是時貶削元祐正人一時誥命林希首當其任用以致身二府濤復効尤奮筆醜詆士論鄙之）

欲求五畝寄樵蘇所至遲畱似賈胡信命不須歌去汝逢人未免嘆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我獨憐君屋上烏一伎文章何足道要言（一作知）摩詰是文殊（馬援傳耿舒與兄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詩國風逝將去汝適彼樂國猶吾用論語字太公六韜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維摩經文殊師利維摩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維摩詰默然無言）

次韻杭人裴維甫

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凄涼楚些緣吾發邂逅秦淮爲子畱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杭州圖經臨平山在州西北六十里）

次韻段縫見贈（段縫字約之居金陵）

季子東周負郭田須知力穡是家傳細思種薤五十本大勝取禾三百廛若得與君連北巷故應終老忘西川短衣匹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按百本薤當作句五十本乃葱公一時誤記耳詩國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杜子美贈

（畢曜詩我居巷南子巷北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又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題孫思邈眞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自爲天仙足官府不應尸解坐蝱蟲（杜陽編明皇西幸夢一叟再拜於前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成都故來候謁云云杜子美有赤谷西崦人家詩韓退之張十八詩上界眞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仙傳拾遺孫思邈有神仙降謂之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已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思邈乃取草木之藥以代蝱蟲之命）

戲作鮰魚一絕

粉紅石首仍無骨雪白河豚不藥人寄語天公與河伯何妨乞與水精鱗（石首魚名其頭骨乃石也蘇州圖經云養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梅聖俞河豚詩烹調苟失所入喉爲鏌邪酉陽雜俎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

同王勝之游蔣山

（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入官范文正公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子美奏邸會作傲歌中司與近臣合攻之言其當誅韓忠獻爲仁宗言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不少而獨攻一王益柔此其意不在傲歌也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後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纔一日移南都故詩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坡偕勝之過儀眞再和此詩介甫時居金陵數與坡游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既賦此詩介甫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公自注荆公以宅爲寺）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曾巔

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畧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歸惘然若有失也庾仲雍九江記建鄴宮城孫權所築昔諸葛亮勸都之云鍾山龍蟠石頭虎踞有王者氣權從之高僧傳誌公生於鷹窠手類鳥爪死葬此山上木玄虛海賦浟湙瀲灩浮天無岸再見）

至眞州再和二首

（王勝之是時年七十二東坡纔四十九故云話舊已忘年勝之至南都未幾而卒）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離亭花映肉醉眼鷺窺蓮桅轉三山沒風回五兩偏荒祠過瓜步古甃墮松巔聞道清香閣新蒭白玉泉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鬧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爲付小嬋娟（世說賀司空入洛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爾按公詩北上難陪驥東行且趁船蓋借此事而翻用之也賀名循季鷹張翰字杜牧晚晴賦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李白鳳凰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北堂書鈔候風之羽楚人謂之五兩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李善注引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圖經揚州江都縣有瓜步鎮韋應物蘇州郡齋詩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再見白樂天宿酒詩一甕香醪新插篘）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肎畱歸闕旆坐待逆風船特許門傳籥（一作鑰）那知箭起蓮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流落千帆側追思百尺巔躬耕懷谷口水石羨平泉茅屋歸元亮霓裳醉樂天行聞宣室召歸近御爐煙未用歌池上隨宜教李娟

（門箭謂門筅鑰箭進謂漁花漏也世說支道林語王逸少曰貧道與君小語韓退之庭楸詩朝日出其東吾嘗坐西偏劉夢得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揚子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乎巖谷之下賈氏談錄李德裕平泉莊周回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置其間陶淵明詩草屋八九間白樂天醉吟先生傳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茗芋而後已漢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宣室注宣室未央前正室也白樂天和微之歌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注娟態蘇之妓女也又樂天有池上篇）

次韻答寶覺

芒鞵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傳燈錄鄧隱峯辭馬祖問何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石頭即希遷也爲青原思下第二世號石頭遷）

眉子石硯歌贈胡誾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爾來喪亂愁天公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牕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眦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爲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川畫十眉圖序蛾眉翠黛臥蠶捧心偃月復月節點柳葉遠山八字是爲十眉成都古今集記明皇御容院有宋藝畫美人侍明皇眉十種世多傳寫以爲贈玩晉賈充傳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目如望遠山爲人放誕故悅長卿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色遂發痼疾又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韓退之詩挐攜陬維口瀾翻）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帬相報次韻二首

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傳燈錄禪宗有函蓋箭鋒語北夢瑣言韓熙載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錦袍錯落眞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舊唐書萬回法雲公閿鄉人姓張氏幼時笑傲若狂鄉黨莫測出入公卿間常披錦袍譚賓錄兩京記竝云開天傳信記萬回兄戍安西常往省覲一日往返萬里故號萬回）

次韻滕元發許仲途秦少游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自慙黃潦薦谿蘋兩邦旌纛光相照十畝鋤犂手自親何似秦郎妙天下明年獻頌請東巡（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屢見漢書賈捐之字君房揚雄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後漢馬融傳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謦欬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華嚴經譬如衆水皆同一味）

送沈逵赴廣南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冰河斫雲壘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眞夢耳

我謫黃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煙波裏故人不復通問訊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白髮蒼顏畧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牙眞可喜句漏丹砂已付君汝陽甕盎吾何恥君歸趁我鷄黍約買田築室從今始

按公以景祐三年丙子生至元豐七年甲子四十九歲漢書幕府注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劉禹錫游桃源詩道牙期日就塵慮乃冰釋晉葛洪傳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互見前注莊子德充符甕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汝癭見上卷別黃州詩注公時方量移汝州故云鷄黍後漢范巨卿張元伯事注已見歐陽詩築室買田淸穎尾

豆粥

君不見虖沱流澌車折軸公孫倉黃奉豆粥濕薪破竈自燎衣饑寒頓解劉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虀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身心顛倒自不知更識人間有眞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缾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後漢書光武字文叔馮異字公孫王郎起光武東南馳至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蓺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虖沱河至信都建安六年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未報王霸傳光武南馳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漢臨江王傳既上車軸折車廢晉石崇傳字季倫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以不能及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悉告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殺所告者楞嚴經不知身心顛倒所在杜游何將軍山林詩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一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二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删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一首（時赴汝留金陵道中作是年先生在泗州度歲卷中有泗州除夜雪中謝黃師是送酒及正月一日雪中過淮）

謁客詩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夢尸得官眞古語五行勝己斯爲官官如草木吾如土

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焉曰獻稱寡君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蘆箠相嫵媚飲食嬉游事羣聚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舞殯而歌墓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官所腐塗車芻靈皆假設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周禮凡贄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晉殷浩傳或問將得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以爲名言珞琭子人命五行尅我者爲官禮記仕而未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也庾信哀江南賦青袍似草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韓退之永貞行睗睒跳踉相嫵媚列子天瑞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摭言新進士宴名有月燈打毬又曲江亭子進士開宴既撤饌則移樂泛舟率爲常例咸鎬故事二月士女咸出觀新進士月燈閣打毬會孟東野登第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禮記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唐張嘉貞傳張說曰宰相時來則爲史記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諫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蜚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金山夢中作

江東賈客木綿裘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臥吹簫管到揚州（番禺雜編木綿先花後葉紫赤色大如杯二月三月間花既謝槃爲綿有殼盛之彼人績爲衣裘唐漢中王瑀嘗夜聞笛聲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附讓皇帝傳）

次韻周穜惠石銚（周穜字仁熟御史秩之弟公先嘗舉充鄆州教授元祐三年穜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公兩上章自劾乞正繆舉之辠穜後由此致身從橐云）

銅腥鐵澀不宜泉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

龍頭拒火柄猶寒蕈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烝蘚未乾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無腳是輕安（陸羽茶經漉水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韓石鼎聯句龍頭縮菌蠢又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淮南子函牛之鼎沸則蚑不得置一足焉後漢劉陶傳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木周易鼎卦鼎折足楞嚴經心悟實相身意輕安）

次韻蔣頴叔（蔣頴叔名之奇宜興人）

月明驚鵲未安枝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瓊林花草聞前語罨畫谿山指後期（公自注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陽羨）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李白贈柳圓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白樂天思家詩抱膝燈前影伴身異聞集書生姓盧者歎生世困厄呂翁取枕授之生俛首但記身入穴中榮適無比忽

（欠伸而寤主人蒸黃粱猶未熟也注互見前唐劉商隱愛義興之罨畫溪遂葺居焉地志陽羨有六溪其三溪不知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爲罨畫溪班固兩都賦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龜山辯才師

此生念念浮雲改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横空飛綵繪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風雷生謦欬羨師游戲浮漚間笑我榮枯彈指內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何當來世結香火永與名山躬井磑（泗州圖經龜山在盱眙縣東北周回四里高十五丈新河在龜山南元豐七年發運使蔣之奇開置夾河自洪澤上至龜山六十里謂之新河杜詩鐵鳳森翺翔一曰鐵鳳庭中長竿也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維摩經度千百劫猶如彈指）

贈潘谷

（志林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十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晉陽秋潘岳爲河陽令遍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晉書夏侯湛與潘岳同輿接茵京都人謂之連璧又石崇與潘岳諂事賈謐謐母廣成君出崇岳降車路左望塵而拜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張李張遇李庭珪也其墨爲時所重見蔡君謨墨說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

東將入海隨煙霧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徐大正閑軒（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先君歿守黃州始從公游秦少游爲作閑軒記）

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蚤眠不見燈晚食或欺午臥看氊取溫坐視麥漂雨語希舌頰強行少腰腳僂五年黃州城不蹋黃州鼓人言我閑客置此閑處所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覿頗訝徐孝廉得閑能幾許介子願奉使翁歸備文武應緣不耐閑名字挂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楚莫嫌鑾輅重終勝鹽車苦（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燎東方朔十洲記有火林山山中有火鼠火浣布即火鼠毛爲之有垢燒之即除古詩話王貞白寄鄭谷詩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晉王獻之傳嘗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後漢高鳳傳專精誦書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晉殷仲堪傳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杜子美詩年侵腰腳衰三國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韓退之嘲張十八詩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楞嚴經若有見者去既花空旋合見眼若無見者出既翳空旋當翳眼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漢傅介子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尹翁歸傳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親臨見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大尊

只憂水淺江湖窄我材濩落本無用虛名驚世終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伯夷子路并爲一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暮年欲學柳下惠嗜好酸鹹不相入金山也是不羈人蚤歲聞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漢東方朔傳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曰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季路爲執金吾伯夷爲京兆云云上迺大笑杜子美赴奉先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卨韓退之酬盧雲夫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又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浮休字出莊子刻意篇注屢見潤州類集蒜山在江上說者云山多澤蒜故名一說蒜當作籌算之算周瑜諸葛亮嘗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壁之勝時人以爲其多算故名陸龜蒙詩云周郎計算清宵定是也張籍詩愛養無家客摭遺呂仙翁和大雲寺僧詩曰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來雲水身

王仲父哀辭（并引）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冐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西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父幷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父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歿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父之子沇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乃復次前韻以遺沇之時沇之亦以皐謫家於錢塘云

生芻不獨比前人東蓑端能廢謝鯤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㲉豹爲均死未識荆凡定孰存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

後漢徐穉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晉謝鯤傳爲太傅掾坐家僮取官藁除名莊子達生篇魯有單豹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疾攻其內又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蔡景繁官舍小閣

（十九卷有和蔡海州石室詩蔡景繁名承禧臨川人中嘉祐進士第自知雩都縣神宗名對擢監察御史裏行時呂惠卿參政事景繁極論其姦章言廷諍前後十數竟罷去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軍難以深入論中人李憲不宜主兵柄皆人所難言者後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置司楚州東坡謫黃實在部內獨拳拳慰藉行部訪之製詞示坡坡以備謝云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試勉繼之曉卽面呈又云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篋中異日當奉呈也和篇皆失其傳與景繁諸帖集亦不載後傳其孫擇言東坡自黃移汝以元豐七年至日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方行部既賦此詩且以帖與景繁云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坡帖云西閣而集本作東閣其義理曉然而誤乃如此神宗元豐五年一新官制遷進廷臣六年以殿前司廨舍地爲尚書省自令僕射以下至員外郎聽事凡屋四千餘間故詩云文昌新構滿鵷鷺都邑止喧改杞梓坡以十二月朔至泗州景繁以是月得疾卒坡爲文祭之有云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天哀子窮以是饋贐景繁國史無傳文集亦未之見子居厚事祐陵爲諫官仕至戶部侍部）

使君不獨東南美典刑尚記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

肎爲徐郎書紙尾三年弭節江湖上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西（一作東）閣坐虛明目淨東谿照清泚素琴濁酒容一榻落霞孤鶩供千里大舫何時繫門柳小詩屢欲書牕紙文昌新搆滿鵷鸞都邑正喧收杞梓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三國虞翻傳孔融答書曰覩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也晉王導傳妻曹氏性妒導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之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南史蔡廓傳爲吏部尚書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羨之小字干木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唐百官志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左傳襄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韓退之贈張進士詩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鴈二首

（陳直躬偕之子也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伎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直躬亦世其學云見高郵志）

野鴈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璀慘澹雲水昏晶熒沙礫碎弋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衆禽事紛爭野鴈獨閑潔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苕霅依依聚圓沙稍稍動斜月先鳴獨鼓翅吹亂蘆花雪

和王斿二首

（公自注斿平甫子按王斿字元龍父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幼徼悟以文章稱於世神宗賜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爲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其兄惡呂惠卿之姦數摧抑之惠卿得政因鄭俠上書遂陷平父奪官放歸田里年四十七復官命下而卒）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尚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曾肇雜識王平父熙寧癸丑歲宿直崇文館夢有要之至海上見水中宮殿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父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父自是頗負不凡爲詩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晉苻堅載記桓溫入關王猛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李白贈張鎬詩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孫綽天台山賦投刃皆虛目牛無全選詩鷙鳥無全目世說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人問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杜子美詩酒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江淮上

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看松雪媚南山（新洛汴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引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新洛杜甫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子閑

次韻張琬

（是時有兩張琬一韓城人父昇樞密使歸老嵩少元祐初琬自齊州倅求便親養而易衛尉丞以才擢知秀州崇寧間爲廣東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又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第詩中有臨淮自古多奇士之句臨淮乃泗邑疑自有一張琬而二人者皆非也姑載於此以俟知者正之）

新洛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樽酒相連（一作從）樂寓公半日偷閑歌嘯裏百年暗盡往來中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禮記諸侯不臣寓公史記虞卿傳非窮愁不能著書歐陽公詩昔年叨入武成宮曾見揮毫氣吐虹）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土暈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磨砥十年冰蘗戰膏粱萬里煙波濯紈綺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不記槐堂收劍履卻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眞夢耳（公自注東詩述彭城舊游）君知先竭是甘井我願得全如苦李妄心不復九回腸至道終當三洗髓廣陵陽羨何足較（公自注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不如廣陵）只有無何眞我里樂全老子今禪伯（公自注謂張安道也定國其壻）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答如是相逢爲我話留滯桃花春漲孤舟起

（李賀長平箭頭歌淒淒古血生銅花白樂天詩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蘗國語膏梁之性難以力正漢班固傳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莊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荅李用王戎語注已見漢武洞冥記東方朔游於鴻蒙之澤有黃眉翁語朔曰吾卻食已九千歲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莊子應帝王出六極之外游無何有之鄉金剛經云何降伏其心又諸菩薩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世說世尊默然則爲許可漢溝洫志杜欽說王鳳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

贈梁道人

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造物小兒如子何寒盡山中無曆日雨斜江上一漁蓑神仙護短多官府未厭人間醉踏歌

（壺公費長房事金狄薊子訓事並已見史記封禪書李少君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景龍文館記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往候之乃曰甚被造物小兒相苦僕在世久壓公等今死固當慰人心但恨不見替人耳唐書本傳云造化小兒又互見前唐人詩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青瑣集贈採蓮公詩八十仙翁今釣客一輪一艇一漁蓑韓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續仙傳藍采和每於城市持大拍版常醉踏歌行則振靴言踏踏歌藍采和）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促織

月叢號耿耿露葉泣漙漙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詩國風零露漙兮又爲公子裳）

蟬

蛻形濁汙中羽翼便翾好秋來間何闊已抱寒莖槁

（淮南子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漢諸葛豐傳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蝦蟇

睅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愼勿困蜈蚣飢蛇不汝放

（左傳宣二年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小說世有畫蜈蚣蝦蟇蛇三物爲圖者謂蜈蚣畏蝦蟇蝦蟇畏蛇而蛇復畏蜈蚣也今以三物聚而爲一雖有相吞噬之意無敢先之者蓋更相制伏去一則能肆其毒焉）

蜣蜋

洪鐘起暗室飄瓦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殷牀雷（一作聲）

（莊子外物篇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莊子蜣蜋之智在於轉丸）

天水牛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

（詩小雅睆彼牽牛不以服箱選詩枯桑知天風）

蝎虎

跂跂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爲虎君勿笑食盡蠆尾蟲

（漢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再見左傳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

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酉陽雜俎鬼蝶一足著木如乾木葉）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偶隨樵父採都梁（公自注南山名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

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谿中亂石牆垣古山下

寒蔬七箸香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

（古樂府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毾㲪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白樂天詩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

北望飛塵苦晝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

野橘香清未過淮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階

一官倉庾眞堪老坐看松根落斷崖

（詩國風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史記陳軫傳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周禮橘踰淮而北爲枳史記平準書居官者以爲姓號汪倉氏庾氏是也再見）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自此詩以下至書劉君射堂凡七詩墨蹟刻於成都府治續帖中其後跋云過泗州作此數詩偶此佳紙精墨寫之以遺旌德君元豐八年正月十日東坡居士書旌德蓋王夫人也墨蹟刻本與集本間有不同今皆從刻石本黃師是名寔）

暮雪紛紛投碎米春流活活（一作咽咽）走黃沙舊游似夢徒能

說遷（一作逐）客如僧豈有家冷硯欲書先自凍孤燈何事獨

成（一作生）花使君半夜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

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卻如酥欲從元放覓拄杖

忽有麴生來坐隅對雪不堪令飽煖隔船應已厭歌呼

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牀頭尚一壺

（杜詩金城土酥淨如練土酥者彼中酥名雲液揚之公厨酒名也神仙傳孔元放與客會飲元放作令以杖柱地手把杖倒豎頭下足上一手持杯倒飲之人莫能爲也或曰即左元放一說左慈字元放孫討逆欲殺之慈著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終不能及見太平廣記開天傳信記葉法善有道術一日與朝士會玄眞觀忽有一人叩門稱麴秀才未及延接已突入座中少年美風姿語論不凡葉疑其非人潛飛小劍擊之應手墮地乃一酒榼中有美醞共飲之同坐皆曰麴生風味不可忘）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照汴玉峰明佛剎

隔淮雲海暗人家來年有信迎三白薝蔔無香散六花

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鬭讙（一作喧）譁

（酉陽雜俎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言即西域薝蔔花杜子美杜位宅詩守歲阿戎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按杜詩諸本皆云守歲阿戎家獨謝無逸手抄陳無己所校本作阿咸蓋子美於杜位爲宗從故當用阿咸事也無己云太清本）

分無纖手裁春勝更有新詩點蜀酥醉裏冰髭失纓絡

夢囘布被起廉隅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

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觀音普門品經即解頸衆寶珠瓔珞而以與之南山在泗州盱眙縣自泗州過淮即米元章所謂東南第一山也紫微壺事未詳然杜牧之獨酌詩云獨佩一壺遊秋毫太山小牧之終中書舍人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疑用此句）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風葉亂裘茸萬頃穿銀海千尋渡玉峰從來脩月手合在廣寒宮（左傳傳五年晉士蔿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漢劉向傳始皇驪山以水銀爲江海酉陽雜俎太和中鄭仁本弟仁表游嵩山迷路見一人枕一襆物而坐因問之乃云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脩之我乃其一也十洲記冬至月伏於廣寒之宮養魄於廣寒之地）攢眉有底恨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饑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塔影暮淮平不用殘燈火船牕夜自明

書劉君射堂（集本云劉乙新作射堂公自注乙父嘗知眉州）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鞬馳射笑穿花而今白首閑驄馬只有清樽照畫蛇寂寂小軒蛛網遍陰陰垂柳鴈行斜

手柔弓燥春風後置酒看君中戟牙（後漢董卓傳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鮑明遠詩氈帶佩雙鞬杜子美詩使君五馬一馬驄晉書樂廣傳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杯中有蛇影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于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魏文帝典論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漢呂布傳植戟於營門謂袁術將紀靈曰請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鬭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罷）

孫莘老寄墨四首

徂徠無老松易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公自注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箋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詩魯頌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墨譜唐有祖氏易水人世爲墨官又李庭珪父子張遇皆易水人嗣爲南唐墨官漢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應劭曰故朝鮮國

也文房四譜韋仲將墨法云煙一斤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下鐵臼擣三萬杵多尤善又造墨法有使鯉魚胞者王闢之澠水燕談蔡君謨評墨云李廷珪張遇墨著名當時其制有進貢供堂劍脊圓握其面多龍文唐地理志改東內爲蓬萊宮杜子美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書苑飛白書者漢蔡伯喈見鴻都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唐太宗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醉爭取於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綰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隃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剡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赧（漢武帝時外國獻馬肝石硯譜端州深溪之石其色紫如馬肝者爲上舒元輿悲剡谿古藤文剡溪上多古藤株枿谿中多紙工擘剡皮肌以給其業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漢揚雄傳校書天祿閣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銅劍一枚漆書皆科斗字漢官儀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韓退之詩文章給編剡）

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柹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公自注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牕洗硯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孟東野弔盧殷詩故書窮鼠齧狼藉一室閒唐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柹葉數屋虔日取肄書歲久殆遍法書苑僧懷素善草書常作醉帖）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今來復稍稍快癢如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黜出荒怪詩成自一笑故疾逢鰕蟹（白樂天齋戒詩詩債塡還亦欲平又多生債負是歌詩韓退之詩悵與劇厭疥杜牧之讀韓杜集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點黜見衛恒四體書勢一本作點點）

畱題蘭皐亭

雪後東風未肎和叩門遷客夜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
但見清伊換濁河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笑語說東坡
明年我亦開三徑寂寂兼無雀可羅（下澤車用後漢馬援傳語注再見東坡白樂天謫忠州州有東坡屢作詩以言之故公在黃州亦作東坡乃樂天之遺意也又白詩園荒唯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
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洗盆缾
囘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王子韶雞跖集唐韓定酬馬彧詩曰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馬問雪兒歌事韓曰雪兒李密歌姬也每賓僚文章奇麗者卽付使歌之禮記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缾）

和田仲宣見贈

頭白江南醉司馬寬心時復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
客路相隨月有情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
好詩惡韻邪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醉司馬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白歲日家宴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晉王戎傳嘗與阮籍飲時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昶字公榮）

和王勝之三首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魯公賓客皆詩酒
誰是神仙張志和（異聞集那鳳之子夢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酉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續仙傳玄眞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眞卿與之友善眞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眞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尚又互見十七卷過賈收水閣詩注）

齊釀如澠漲綠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曲水無多日
更作新詩繼永和（左傳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李白詩風來綠酒生微波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王羲之傳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叙曰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于蘭亭修禊事也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蘭亭曲水詩集云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
爲公雕琢損天和（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韓退之石鼎聯句序二子坐睡及覺日已上後漢劉寬嘗講經於靈帝前被酒坐睡）

記夢（并叙）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旁行而不可識旁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畱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豈有圓空入井中不信天形眞箇樣
故應眼力自先窮連環易（一作已）解如神手萬竅猶號未濟
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

（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若因土出則出時應見空入若土先出無空入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王注昔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

寄蘄簟與蒲傳正

（蒲傳正名宗孟閬州新井人嘗以書寄東坡云晚年學道有所得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持勸一曰慈二曰儉此詩云霧帳銀牀牙籤玉局云云亦可見其奉養矣坡女姪歸其子㵐傳正守長安其婦冬月閉戶以酥滴花菓設客一客二十餖用已輒更以此諸婦滴酥日夜不輟）

蘭谿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筯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棊東坡病叟長羈旅凍臥饑吟似饑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嚘咿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君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蘄春地志蘄水縣漢蘄春地也宋永嘉中立浠水縣唐改爲蘭溪縣又改曰蘄水蘭溪源出苦竹山笛竹生羅田縣山中蘄竹亦生於此用以爲簟韓退之送李愿序曲眉豐頰紛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詩國風螓首蛾眉巧笑倩兮晉周顗傳王敦籍顗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晉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孫樵迎春奏凍切人骨闃闃感感燈青火白門無蹤轍跡韓退之鄭羣贈簟詩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又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說文楚人名門曰閶闔閶闔天門也漢司馬相如傳云排閶闔入帝宮）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盤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堅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好去髯卿舍憑將道眼看東坡最後供霜雪照人寒

（陸士衡羅敷歌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王維六祖禪師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東坡雜文有怪石供後怪石供二篇）

漁父四首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彼此不論錢數

漁父醉蓑衣舞醉裏卻尋歸路輕舟短棹任斜橫醒後不知何處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江邊騎馬是官人借我

孤舟南渡

（杜子美詩江天漠漠鳥飛去又詩劍外官人冷韓退之王君墓誌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二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八首（起常州居住泊赴登州道中作是歲元豐乙丑先生年五十　施注缺今補）

李憲仲哀詞（幷序）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見予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爲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

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賻辭之不可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廌年二十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瓚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蕭然野鶴姿誰復識中散有生寓大塊死者誰不窾嗟君獨久客不識黃土煖推衣助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

（莊子齊物論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野鶴用稽紹事見十二卷京師哭任遵聖詩注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西漢楊王孫報祁侯書曰乃得歸土就其眞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詳見十六卷遊桓山會者十人詩注嵇康養生論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禮記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史記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

贈眼醫王生彥若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脈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

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月自朏（音斐）朒（女六切）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公自注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素問鍼頭如芒氣出如筐黃庭經有內景外景楚辭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張衡思玄賦漱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注沆瀣北方夜半氣也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再見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漢書張騫傳犛靬眩人注眩仝幻卽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木屠人截馬之術皆是莊子達生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五輪眼科常談周禮經涂九軌詩國風竝驅從兩肩兮楞嚴經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於空滅釋名朏月未盛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註承大月月生三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謂之朏又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見東方謂之縮朒朓健行貌縮朒遲貌）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苦戰知君便白羽倦遊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此去江淮東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家語子路曰赤羽若日白羽若月按赤白羽指箭羽也歐育武將故云黃封輦下以黃封酒爲貴蓋重內醞也李賀詩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杜子美詩看劍引杯長再見）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線勒帛光遶脅禿襟小袖雕鶻盤大刀長劍龍蛇柙兩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雜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鋩如一插書生只肯坐帷幄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點試問黃河夜偸渡掠面驚沙寒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苕霅（李賀詩禿襟小袖調鸚鵡後漢光武紀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史記趙奢傳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

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歐陽歸田錄近世名畫趙昌花寫生逼眞而筆法較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圖畫見聞志趙昌字昌之廣漢人工畫花果時稱絕倫）

梅花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慇懃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一作晚）涼低昂黃金盃照曜初日光檀心自成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眞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莫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趙昌自題其畫云劍南樵叟）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圖畫見聞志丘文播漢州人畫品降高趙昌後名潛又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仕族熙識度閑放以高雅自任善畫花木禽鳥自作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傳色暈淡細碎爲工李後主特愛重其畫開寶末歸朝悉貢上朝廷藏之祕府）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黃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鬢（一作鬚）無由玄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誰似濮陽公子

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亞十頃田清溪遶屋花連天溪堂醉臥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我遊蘭谿訪清泉已辦布襪青行纏稽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恨君不識顏平原恨我不識元魯山銅駝陌上會相見握手一笑三千年（漢書郊祀志欒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王注龍丘居士指陳季常河東師子事有王覿者字達觀本嘉州犍爲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名天常嘗從先生遊達觀爲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最悍妬每季常設客有聲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濮陽公子吳德仁也唐書顏眞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唯眞卿城守具備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得如此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蘇元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銅駝用索靖語詳十五卷百步洪詩注）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爲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忩忩（漢書竇田傳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韓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世說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謝道韞也漢禮樂志天門開詄蕩蕩書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又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忩忩用張伯英忩忩不暇草書語再見）

書林逋詩後

（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仁宗賜謚和靖先生）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綠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奴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遶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肎悲吟白頭曲（公自注逋臨終詩云茂陵異日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西臺御史李建中善眞行字）

和仲伯達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我已橫江擊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漢武帝秋風詞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晉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日射西牕潑眼明午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

贈袁陟

（袁陟字世弼豫章人自號遯翁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祕書丞）

是身如虛空萬物皆我儲胡爲強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尻輿游乎無何有一飯不願餘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籧篨薰風暗楊柳秋水靜芙蕖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莊子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又游於無何有之鄉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後漢逸民傳劉表謂龐公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唐韻籧篨竹席也知魚用莊子語屢見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名頌字子容元祐中爲尚書左丞）

蘇陳甥舅眞冰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鷄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慍喜不須擁笏彊垂魚我視去來皆夢爾誦詩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

爾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晉書衞玠傳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又王敦鎭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又互見十三十五卷詩注詩魯頌魯侯燕喜令妻壽母韓退之曹成王碑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後漢列女傳班昭字惠班彪之女也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又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宜興常州屬縣竹西寺在揚州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再見）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眞爲田舍翁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

唐地里志揚州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按蜀岡有井陸羽品爲第五泉相傳與岷江相通故先生曰鄉味江東指常州

道人勸飲雞蘇水童子能煎鶯粟湯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孤負竹風涼

本草水蘇紫蘇假蘇三種各異水蘇一名雞蘇再見鶯粟本草名罌子粟一名米囊子秋種冬生嫩苗作蔬甚佳其實形如酒罌中有細米極白可煮粥江東人呼千葉者爲麗春花或謂是罌粟別種非也其花變態本自不常有白者紅者紫者粉紅者杏黃者半紅半紫半白者艷麗可愛故曰麗春又曰賽牡丹曰錦被花詳見游默齋花譜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嗁鳥亦欣然

唐王維因敕拜官詩云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按通鑑元祐六年侍御史賈易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無人臣禮先生辨題詩劄子云是歲三月六日聞先帝遺詔舉哀挂服了當當迤邐往常州至五月初因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道旁語笑一人以手加額云見說好箇少年官家臣實喜聞百姓謳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誠又是時臣初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而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身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嗁鳥亦欣然蓋喜聞此語故作詩書之當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書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決非山寺歸來始聞之語而君錫等公然誣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國法

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孟震字亨之東平人嘗爲黃州通判）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游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

唐元結自稱爲浪士人呼之爲漫郎先生君子泉銘序孟君亨之篤學而力行克有常德信於朋友一時皆稱之曰此君子也因號之孟君子君通守齊安其圃有泉旱不加損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

湛湛清池五月寒小山無數碧巑岏穉杉戢戢三千本且作凌雲合抱看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茅乞靈雨半篙流水送君行

神仙傳大茅君名盈次弟名固小弟名衷太上老君拜盈爲司命眞君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故曰三茅君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盌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窮盡
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眞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憑師爲作鐵門限
準備人間請話人（鐵門限詳見十三卷贈寫御容妙善師詩注）

次韻答賈耘老

五年一夢南司州饑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
仰看古堰橫奔牛平生管鮑子知我今日陳蔡誰從丘
夜航爭渡泥水澀牽挽直欲來瓜州自言嗜酒得風痺
故鄉不敢居溫柔定將泛愛救溝壑衰病不復從前樂
今年太守眞臥龍笑語炎天出冰雹時低九尺蒼鬢髯
過我三間小池閣故人改觀爭來賀小兒不信猶疑錯
爲君置酒飲且哦草間秋蟲亦能歌可憐老驥眞老矣
無心更秣天山禾（郡邑志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齊武帝置也又常潤間有閘名奔牛溫柔鄉語飛燕外傳語已見杜子美詩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襄陽記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天山在伊州伊吾縣唐薛仁貴傳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韓退之詠駑驥饑食天山禾）

墨花（并引）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

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
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起顚（一作畫顚）倒杏雨半摧殘獨
有狂居士求爲黑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黑牡丹也漢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眞老去歸田只此身畱我同行木上座
贈君無語竹夫人但隨秋扇年年在莫鬬瓊枝夜夜新
堪笑荒唐玉川子莫年家口若爲親（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便坐薦上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王大名忱傳燈錄佛日禪師出遊或問誰爲同行師舉拄杖示之曰唯有木上座耳南史陳後主每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玉川子盧仝也有詩云蛙蛇是家口草石是親情）

溪陰堂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酒醒門外三竿日
臥看溪南十畝陰（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消杜詩興致溪邊十畝陰再見）

次韻許遵

蒜山渡口挽歸艎朱雀橋邊看道裝供帳已應煩百兩
擊鮮無久溷諸郎問禪時到長干寺載酒閒過綠野堂

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牕凉（王注蒜山在潤州朱雀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長千里在建康漢書疏廣傳廣受乞骸骨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漢陸賈傳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爲也唐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别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酒爲文章窮晝夜不問人閒事或曰時王介父閑居長干故以綠野堂比之兒輩覺用王羲之語屢見）

贈章默（并序）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難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塈五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眞不慼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爲迹棄身尸陀林烏鳶任狼藉（王禹偁表衰年多病眼有黑花蒧歲多憂頭生白髮漢楊王孫傳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又互見本卷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塈周鄭注火孰曰塈燒土冶以周于棺也漢高帝葬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皆在長安北徙天下豪傑之家以寔之晉書劉毅傳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諸經音義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莊子上爲烏鳶食下爲螻蟻食）

送穆越州（穆名珣字東美）

江海相忘十五年羨公松柏蔚蒼顏四朝耆舊冰霜後兩郡風流水石間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樽前俱是蓬萊守莫放高樓雪月閒（唐元微之守越以州宅誇白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今越州有蓬萊閣登州亦有蓬萊閣又荀郭乃蓬萊縣公是時已聞新命故云）

贈葛葦

竹椽茅屋半摧傾肎向蜂窠寄此生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伯英消遣百年須底物故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烟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

南都妙峰亭

千尋挂雲闕十頃含風灣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鐶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菅無人肎回首日暮車斑斑史君非世人心與古佛閒時要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東皐飛宇臨通闤古甓磨翠壁霜林散烟鬟孤雲抱商丘芳草連杏山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寰亭亭妙高峰了了蓬艾閒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均爲拳石小配此一掬慳煩公爲標指免使勤躋攀（後漢五行志京都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姹女工數錢莊子齊物論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韓退之灰谷湫詩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巍巍本無象刻畫愧孤臣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誰知本無作千古自承風（左傳文十八年史克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莊子知北遊至人無爲大聖不作）

接統眞千歲膺期止一章周南稍畱滯宣室遂凄涼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臥江海歸夢泣嵩邙（後漢律歷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按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漢賈誼傳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按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九域志河南府古蹟有嵩山北邙山先生洛中詩嵩高蒼翠北邙紅）

金山妙高臺

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窻几巉巉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帝王世紀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其地去玉門四萬里史記封禪書曰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神仙傳謝自然汎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不可到妙高臺取華嚴經德雲比丘所居妙高峰爲義也詩小雅周道如砥傳燈錄神機交激若拄於箭鋒晉書鳩摩羅什日誦千偈韓退之詩文如翻水成華嚴經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王注長生謂學仙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

贈杜介

幷序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横空石橋小秋風吹茵露翠濕香娟娟應眞飛錫過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倏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牕戶曉群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遂爲赤城遊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

屢爲瓠壺繞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仙葩發茗椀翦刻分葵蓼從今更不出閉戶閑騕褭時從佛頂巖馳下雙蓮沼（天台石橋見十一卷次韻周邠寄鴈蕩山圖詩注宋永初山川記寧州瘴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者草名其上露霑人之肉卽潰爛故鮑照有苦熱行云瘴氣晝熏體茵露夜霑衣孫綽遊天台賦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眞飛錫以躡虛又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又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又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釋氏要覽高僧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挂錫支遁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會稽記赤城山石色皆赤狀似雲霞倦遊錄金鑾長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于玉泉長老景授一絨及詩一絕云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賈倍珠到了不干藤蔓事壺盧自去纏壺盧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峨嵋五臺廬山天台獨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名）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寰宇記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然則所謂新城豈乃廣陵耶）

落帆謝公渚日腳東西平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坐待斗與牛錯落桂南甍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逢人輒自哂得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小詩如秋菊豔豔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

（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唐房琯開元中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遇夏日入廢佛寺鑿池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曰頗憶此邪因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按先生既自黃移汝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州尋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召伯堰至東都故於篇末及之）

送楊傑

（并序王注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閒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徧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僧了元乃牀坐受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了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朝廷聞之以了元知大體）

無爲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華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太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灩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神游八極萬緣虛

下視蚊雷隱汙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三韓王子西求法鑿齒彌天兩勍敵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

（太山記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嵓爲仙人石閭東嵓爲介丘東南嵓名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腰帶鞓華山地名李白大鵬賦序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詩國風深則厲淺則揭注褰衣涉之也爾雅繇帶以上爲厲三韓韓有三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皆古高麗也晉書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鑿齒曰四海習鑿齒道安曰彌天釋道安人以爲名對摭言唐令狐楚鎮揚州處士張佑常與狎宴楚視佑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佑應聲曰下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柂）

次韻送徐大正

（公自注嘗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閒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別時酒醆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今年並海棗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賒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者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漢書郊祀志李少君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間巖石爲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爲石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楊公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俛首胡不載之歸用此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

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仙經句曲山即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名曰華陽洞大茅君之所治也在江寧府句容縣互見本卷前二茅注司馬相如傳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按公詩意言振化道士道士又化石止設虛辭爲稱耳）

追作淮口遇風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有兒眞驥子一噴羣馬倒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遶舍覓梨棗君看押彊韻已勝郊與島（杜子美詩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注驥子宗武小名又贈賈侍御詩驥之子鳳之雛穆天子傳天子東遊于黄澤宿于西洛歌曰黄之陁其馬歕沙皇人威儀黄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歕卽噴字王子韶雞跖集王欽字元禮爲詩能押彊韻郊島孟郊賈島也）

次韻徐積（徐積字仲車）

殺雞未肎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但見中年隱槐市豈知平日賦蘭臺海山入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眼前事故鄉何處不堪回（莊子大宗師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按子桑非子來也豈先生偶誤記邪淮南子槐市學也樹以青槐三輔黄圖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所與買賣雍容揖讓議論槐下蘭臺用宋玉風賦語再見）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漢汲黯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又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先生依舊廣文貧老守時遭醉尉嗔汝輩何曾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黄雞唱曉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歸釣五湖春（唐鄭虔爲廣文館博士醉尉用李廣屏居藍田事俱已見詩意以鄭虔比趙以李廣比喬也杜子美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唐牛僧孺詩且闘樽前見在身）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傴僂山前叟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卻尋泉源去桃花逢避秦

（左傳昭七年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楞嚴經日月歲時念念遷變）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超然臺在密州舊因城以爲臺公守密州葺而新之自爲之記）

昔飲雩泉別常山天寒歲在龍蛇間山中兒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十年不赴竹馬約扁舟獨與魚蓑閒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當時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爲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公自注翔自言在熙河作屯田有功）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超然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鑱堅頑孤雲落日在馬耳照耀金碧開煙鬟卻（當从扶或作却）淇自古北流水跳波下瀨鳴玦環願公談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灣

按公以熙寧丙辰冬末罷知密州正在辰巳之間故借用龍蛇字周禮卿大夫辨夫家之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疏云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漢趙充國年七十餘以後將軍出平羌戎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杞菊公超然臺記云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公又有後杞菊賦大意譏公使庫之儉陋也衞按酈道元水經注有扶淇水無卻淇水道元濰水條下云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又云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按此則公詩所用的是扶淇無疑故曰自古北流水也又考漢地理志琅邪郡有邞縣師古曰音夫又音扶又二十六卷送喬仝詩隨師東游渡濰邞王注濰邞密州二水名則扶淇似亦可作邞淇至卻淇字別無据依當是集本訛邞為卻諸注家相沿不覺耳今改正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三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四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三首（起自登州還朝迄元祐丙寅改元在西掖作本卷用王肇韻送其姪寘以後詩如干首施註缺今補）

海市（并引）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楚辭九歌紫貝闕兮朱宮已見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唐韓愈傳諫佛骨事貶潮州刺史又謁衡岳詩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蘇氏演義龍鍾謂不昌熾不翹舉如藍鬖拉搭之類漢薛宣傳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信眉於後十洲記蓬萊山在碧海中水皆碧故曰碧海

登州孫氏松堂

萬松誰種已摐摐半嶺蒼雲映此邦露重珠瓔蒙翠蓋
風來石齒碎寒江浮空雨竹橫南閣倒景扶桑射北牕
坐待夕烽傳海嶠重城歸去踏逢逢（梁元帝纂要日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注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詩大雅鼉鼓逢逢韓退之詩不踏曉鼓朝安眠聽逢逢）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
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黄昏風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
太華頂出沒雲濤堆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
風客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劉禹錫詩水遶亭臺碧玉環地志萊州掖縣載三山在海之南岸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又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又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漢紀武帝葬茂陵李賀金銅仙人歌茂陵劉郎秋風客晉孝武帝紀長星勸汝一杯酒陶淵明歸去來辭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宋玉招䰟䰟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遺直坊（幷引）

富公之客李君諱常登人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榜其閭曰遺直而其子大方求詩於軾爲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羔鴈親扣門先生但清坐薤水已多言當
時邦人化市無晨飲豚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魯經
有遺歎楚些無歸䰟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禮記飾羔鴈者以繢後漢陳寔傳子紀紀子羣弟諶父子並著高名同時旌命羔鴈成羣後漢龐參傳爲漢陽守郡人有任棠者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强宗抱兒當戶者欲吾開戶恤孤於是歎息而還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飲其羊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次韻趙令鑠（趙令鑠字伯堅一云字景覲熙寧中以諸衛將軍對策學士院改職方員外郎）

東坡已報六年穰惆悵紅塵白首郎枕上谿山猶可見
門前冠蓋已相望故人年少眞瓌樹落筆風生戰堵牆
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專以醉爲鄉（史記貨殖傳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莊子庚桑楚北居畏壘之山居三年畏壘大穰先生在黄州凡踰六年故云漢文帝紀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晉王戎傳戎目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杜子美莫相疑行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指趙對策事也甕間用晉畢卓事已見二十一卷岐亭詩注王績醉鄉記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

次韻王定國得潁倅二首

仙風入骨已凌雲秋水爲文不受塵一噫固應號地籟
餘波猶足挂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
莫向百花潭上去醉翁不見與誰親（漢司馬相如傳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閒意杜子美詩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禹貢餘波入於流沙孟郊詩奮濤瀉天紳韓退之詩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三國魏杜襲傳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再見左傳定八年顏高之弓六鈞注云三十斤爲鈞百花潭疑當在潁州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清潁尾）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媿先生植杖耘自少多言晩聞道
從今閉口不論文灔翻白獸樽中酒歸煮青泥坊底芹
要識老僧無盡處牀前牛蟻不曾聞

（晉禮樂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蓋上施白獸有能獻直言者發此樽飲之時哲宗即位求言上書者以千計司馬溫公考定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稍進用故用白獸樽事杜子美詩飯煮青泥坊底芹仙傳拾遺周末萇弘於蜀其血碧色入地化爲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今蜀有青泥坊即弘死處傳燈錄壽州道樹禪師云伊伎倆有窮我不見不聞無盡牛蟻用殷仲堪父事再見）

次韻趙令鑠惠酒

神山無石髓生世悲暫寓坐待玉膏流千載眞旦暮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肎見從知我憎市酤開缾自洗盞肴核誰與具門前聽剝啄烹魚得尺素（東方朔十洲記瀛洲有蘊玉石出泉如酒味甘名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令人長生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石髓青州注並再見）

送范純粹守慶州

（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之季子哲宗即位以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代其兄忠宣公守慶請棄所侵西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於是還四砦而夏人服紹聖後以棄地故又坐黨錮婁起婁仆終龍圖閣直學士此詩言文正公在仁宗時李元昊叛命訖以討降之德孺守慶州竟如先生所期云）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君看趙魏老乃爲滕大夫浮雲無根蔕黃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眞賢愚羽旄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赤手降於菟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雛吾知鄧平叔不鬭月支胡（孫樵與賈希逸書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倚天拔地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騎生馬老使君指文正也後漢鄧禹傳帝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又鄧訓傳字平叔爲護羌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時迷吾子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又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

次韻王震

攜文過我治平閒霧豹當時始一斑聞道吹噓借餘論故教流落得生還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詩酒暮年猶足用竹林高會許時攀（劉向列女傳陶荅子相陶家教不修而富其妻曰妾聞南山有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後漢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南史謝朓傳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晉嵇康傳所與神交者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謂竹林七賢按震字子發定國之姪也故以咸爲比）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哀哉練帬子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不如老優孟談笑託諧美世家不可恃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手握天下砥懿敏亦名公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理欲說且止止宅相開府公久爲蒼生起如何乖老別冰盤餽蒼耳親嫌妨鷃鷹相對發微泚新詩如彈丸脫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辭三上章有道貧賤恥（唐李勣傳帝嘗曰我用勣守幷州突厥不敢南向賢長城遠矣南史檀道濟傳壞汝萬里長城又任昉傳昉卒後有子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帬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爲著廣絕交論優孟事在史記滑稽傳屢見按定國大父魏國文正公相眞宗於景德祥符間四方底平懿敏公事仁宗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法華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晉魏舒傳外家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成此宅相韓子華乃王氏甥後漢禰衡傳孔融上疏薦衡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杜子美墜馬歌甫也諸侯老賓客班氏叙傳綺襦紈袴之閒）

惠崇春江晩景二首

（圖畫見聞志建陽僧惠崇尤工小景爲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牙短
正是河豚欲上時（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牙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
兩兩歸鴻欲破羣依依還似北歸人遙知朔漠多風雪
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邠（周邠字開祖已見第六卷公倅杭相與倡酬故結句云）

南遷欲舉力田科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
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
何日西湖尋舊賞淡煙疎雨暗漁簑

次韻胡完夫（胡完夫名宗愈晉陵人副樞宿之姪）

青衫別淚尚斕斑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
朝來拄笏看西山相從杯酒形骸外笑說平生醉夢閒
萬事會須咨伯始白頭容我占清閑

（抱關用蕭望之事拄笏用王徽之事並已見莊子德充符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後漢胡廣傳字伯始達練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次韻錢穆父（欽宗在東宮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僉題即位後出二十軸賜吳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

妹壻以十軸歸之今藏於元孫戶部郎樂道槃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墨蹟云病客來從飯顆山集本作遷客一言置我老劉間集本作二劉諸家所註皆引石勒載記云朕當在二劉之間耳先生自註云公行軾告詞引董仲舒劉向事此註集本亦不載今補穆父名勰吳越讓王諸孫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業成旣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介甫惡孔經父策罷科不得第以蔭入官神宗名對將任以清要介甫知其必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元祐初拜中書舍人故有故人飛上金鑾殿之句哲宗蒞政入翰林

章子厚當軸憾其曉昔論詞有怏怏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二語罷知池州以卒後追復龍圖閣學士

老入明光踏舊班染須那復唱陽關故人飛上金鑾殿
病（集作遷）客來從飯顆山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老劉
（集作二劉）間（公自注公行軾告詞引董仲舒劉向事）便須置酒呼同舍看賜飛龍出帝閑

（漢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杜子美十二月一日詩明光起草人所羨韋執誼翰林內志至德以後置學士東院於金鑾殿西隨上所有而遷取其近便李太白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晉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王注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學術稱又晉書載記石勒謂徐光曰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衡按公自注云云則王注非唐兵志天子御馬總十有二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此首集本不載今補入　是時先生爲起居舍人故用唐志所載起居郎執筆記錄事）

詔語春溫昨夜班屋頭鳴鳩便關關游仙夢覺月臨幌

賀雨詩成雲滿山憐我白頭來仗下看君黃氣發眉間
鳳池故事同機務火急開樽及尚閑

（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書唐儀衛志衙𠯌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閤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又百官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韓退之詩眉間黃色見歸期相書喜色紅黃晉荀勗傳奪我鳳凰池何賀我耶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參議表章自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公自注云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

掖垣老吏（一作史）識郎君並轡天街兩絕塵汗血固應生有
種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也著東坡病瘦
身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對影只三人

（劉禎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上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垣李太白月下獨酌詩舉杯邀明月）

對影成三人

次韻答滿思復

（滿思復字中行元豐末爲左司郎中哲宗即位東坡自登州召入爲郎禮部旬餘擢起居舍人中行並命爲起居郎又同省而中行爲東陽人故有跛牂隨赤驥烏巷有顏之句）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廷綴兩班紙落雲煙供醉後詩成珠玉看朝還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嘑烏巷有顏但恐跛牂隨赤驥青雲飛步不容攀

（杜子美和賈至詩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載酒用李白稽山無賀老句注屢見烏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父死負土成墳羣烏銜土助之烏口皆傷因名縣曰烏傷圖經云即今義烏也顏烏秦時人）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拾遺被酒行歌處野梅官柳西郊路聞道華陽版籍中至今尚有城南杜我欲歸尋萬里橋水花風葉暮瀟瀟芋魁徑尺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也應世出埋輪守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去尋君

（杜子美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子美至德二年拜右拾遺見唐本傳唐地里志成都府蜀郡華陽縣本蜀縣乾元元年更名王子韶鷄跖集京曲杜鄠近長安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趙抃成都集記萬里橋諸葛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因以爲名或云孔明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二說雖殊要之因孔明得名杜子美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漢翟方進傳童謠曰飯我豆食羹芋魁貨殖傳卓氏遷之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顏師古注蹲鴟謂芋也蜀本記蜀人以榿木爲薪種之三年可燒杜子美詩飽聞榿木三年大韓退之詩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漢揚雄傳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又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後漢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條奏大將軍冀十五事京師震悚按雄與綱俱蜀人詩故云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成都集記永壽元年老君駕龍車張道陵乘白鶴同至太嶼玉女修大丹之所感地神湧出局腳玉牀老君升座說北斗經開元中道士羅上清奏重修殿宇本名玉局治避高宗諱改爲玉局化國朝爲玉局觀置提舉主管官）

送陳睦知潭州

（陳睦字和叔嘉祐六年第進士初和叔爲兩浙提刑嘗劾勘裴氏婢夏沈香獄差秀州倅張若濟重勘夏沈香坐死杜陳戚三孫亦得衝替語在第七卷公時倅杭賦詩送之云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指和叔若濟云茲送和叔所述者止少時登臨相從而已並無一語及其人則不與之意可見）

華清縹緲浮高棟上有纈林藏石甕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君時年少面如玉一飲百觚嫌未痛白鹿泉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鸞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眞一夢

我得生還雪髯滿君亦老嫌金帶重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湖南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唐地里志京兆府昭應縣注有宮在驪山下正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杜牧之華清宮辭神仙高縹緲白樂天詩黃夾纈林寒有葉鄭嵎津陽門詩注云津陽門在華清宮之外闕石甕寺崖下有天然石形如甕以貯飛泉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糾引修綆泉出於紅樓喬木之杪互見十九卷注又朝元閣南即老君見處述征記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而驪山中又有白鹿觀云陸倕石闕銘勢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薛綜西京賦注圖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故老杜贊公房詩曰鐵鳳森翱翔又贈崔評事詩曰陰沈鐵鳳闕杜祁公詩老嫌金帶重再見杜子美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注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衡山記天柱峯高四千一百尺夏禹理水刻石峯上紫蓋峯多陰雲表常有白鶴仙童飛翔其側杜子美詩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雙猊蟠礎龍纏棟金井轆轤鳴曉甕小殿垂簾碧（一作白）玉鉤大宛立仗青絲鞚風馭賓天雲雨隔孤臣忍淚肝腸痛羨君意氣風生坐落筆縱橫盤走汞上樽日日瀉黃封賜茗時時開小鳳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木瓜屢費瓊瑤重豈惟蹇步困追攀已覺侍史疲奔送春還宮柳腰支活雨（一作水）入御溝鱗甲動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琴不成弄

（梅聖俞和人早朝詩耽耽玉宇龍纏棟鷄鵲金爐獸齧環李賀詩轆轤咿啞轉鳴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漢張騫傳大宛有善馬唐顏眞卿傳太宗置立仗馬二有急奏須乘者聽漢翟方進傳賜上尊酒黃封內庫官法酒也歐陽公龍茶錄後序茶之爲物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仁宗南郊致齋之夕中書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嘉祐七年明堂始人賜一餅茶經云茗茶之晚取者集韻木云左傳成十二年金奏作於下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杜子美漫興詩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潘閬風琴詩到底不能成一曲）

次韻王覿正言喜雪

（王覿字明叟泰州如皋人第進士元祐初呂正獻范忠宣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極言當位者姦邪害正使一二元老不得行其志章數十上公論韙之公時爲右史故云我方執筆侍君猶伏閤爭云云）

聖人與天通有詔寬獄市好語夜喧街濕雲朝覆砌紛然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誇剪刻工故上朱藍袂我方執筆待（一作侍）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閤爭高論亦少慰霏霏止還作盎盎風與氣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行當見三白拜舞讙萬歲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

（漢曹參傳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韓退之李花詩誰將平地千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吳陸暢雪詩天人寧底巧剪冰作飛花宋書大明五年正月朔賀雪落太

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爲瑞上說李郢雪霽登樓詩城樓飛雪定猶看謝莊衣注云謝莊朝迴衣爲飄雪印點時人歎之爲風韻見宋書符瑞志舊唐書陽城爲諫議大夫伏閤上疏杜牧李賀詩集序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漢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毛詩旣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和蔣發運（之奇字穎叔宜興人）

夜語翻千偈書來又一言此身眞佛祖何處不羲軒船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頹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公母成國太夫人程氏君山著姓其姪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孺第六即楚州也之邵字懿叔第七）

烱烱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下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凫舃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黎栗健如黃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高暗松櫟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集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生風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黎花作寒食

（後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杖杖端以鳩鳥爲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杜子美百憂集行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黎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唐地里志楚州本江都郡之山陽地漢趙廣漢傳見事風生蕭何傳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唐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按公時爲中書舍人爾雅書記曰書說文檄二尺書也釋名檄激也下官激迎其上之書文也漢嚴延年傳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墓耳）

和人假山

上黨擡天碧玉環絕河千里抱商顏試觀煙雨三峯外
都在靈仙一掌間造物何如童子戲寫眞聊發使君閑
何當挈取西征去畫作圍牀六曲山（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顏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楊敬之華山賦天雨初霽三峯相差張平子西京賦巨靈高掌廠跡猶存山志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間相傳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有手跡仙掌峯是也法華經乃至童子戲聚沙爲佛塔李賀屏風曲團迴六曲抱膏蘭）

送王伯敭守虢（王伯敭名廷老）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至今風俗含古意
柔桑涤水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爭入崤函土囊口
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三堂本來一事無
日長睡起聞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斸雪腴
山棚盜散人安寢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
我欲攜壺就君飲（楊文公談苑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壑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華峯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裔也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又秦本紀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唐文粹呂溫虢州三堂記云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韓退之和虢州劉使君三堂新題詩序云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劉兄出刺此州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游其間米芾硯史虢石可爲硯又有茯苓舊唐書憲宗紀李師道與嵩山僧圓淨謀反呂元膺圍之賊入嵩岳山棚盡擒之亦見通鑑漢循吏傳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又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數年上徵遂以年老拜爲水衡都尉）

道者院池上作

下馬逢佳客攜壺傍小池淸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井
好能冰齒茶甘不上眉歸塗更蕭瑟眞箇解催詩（杜子美水檻遣心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又詩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又丈八溝納涼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年來老幹都生菌
下有孫枝欲出林白髮未成歸隱計青山儻有濟時心
閉門試草三千牘仄席求人少似今（柳子厚與蕭俛書朽枿敗腐猶足蒸出芝菌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牘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朕思遲直士仄席異聞羊叔子讓開府表側席求賢不遺幽賤）

書文與可墨竹（幷引）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與
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旣沒
七年覩其遺跡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卻弔斷絃人

次韻錢舍人病起

牀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
榻具爭先看不疑坐覺香煙攜袖少獨愁花影上廊遲
何妨一笑千痾散絕勝倉公飲上池（龜支牀出史記龜策傳杯蛇出晉書樂廣傳並已見史記日者傳宋忠賈誼閒司馬季主言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

（謂自以云云誼爲梁王傅漢書不疑傳暴勝之爲直指使者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上謂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大壯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轆轤形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櫑音壘莊子達生篇桓公田於澤見鬼焉公反誒詒爲病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云云桓公辴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史記扁鵲傳少時遇長桑君出其懷中藥予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按倉公淳于意也飲上池乃扁鵲事公詩偶誤）

次韻和王鞏

謫仙竄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雖剽甚聞鼓或驚奔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傾瀉五石樽卻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君看騶忌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挂桐孫（唐李白傳賀知章曰子謫仙人也後以從永王璘辟長流夜郎杜子美移居東屯詩淹留爲稻畦又東屯稻畦二百頃漢張良傳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周易羝羊觸藩不能遂不能退無攸利史記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再見李善注文選周禮注云孫枝竹枝之末生者桐孫亦然李賀詩嶧陽老樹非桐孫風俗通梧桐生於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王震字子發文正公旦曾孫子發時爲給事中故云夕郎）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奔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尊阿戎修玉牒未憚筆削煩君歸助獻納坐繼岑與溫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公自注子美詩云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

（長安志郭汾陽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子孫甚衆杜牧阿房宮賦雷霆乍驚宮車過也漢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卽今之給事中也金盆用杜詩語屢見晉王戎傳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如共阿戎談王注岑則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溫則溫大雅與其弟彥博也文本爲中書舍人侍郎令而兄子長倩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雅爲黃門侍郎而彥博爲中書舍人侍郎令）

虢國夫人夜游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踏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眞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唐史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怒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羯鼓注再見玉奴已見十九卷楊妃外傳妃善琵琶諸王貴主洎虢國已下並爲弟子每授曲畢皆廣有進獻汝陽王名璡小名花奴尤善羯鼓帝嘗謂侍官曰名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又八姨封虢國夫人不施粧自有美艷常素面朝天杜子美詩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又詩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地志揚州吳公臺以陳將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雷塘在縣東北十里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改葬雷塘大業拾遺帝昏湎滋深嘗行吳公臺下恍惚與陳後主遇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憑臨春閣作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領萬騎直來衝入便至今日始謂殿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日還此逸游曩時何見罪之深也帝叱之不復有所睹杜牧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

用舊韻送曾元翰知洺州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尚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綈袍信到我雀羅門緬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到宣室白首代堯言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一作從）昆道館雖

云樂冷卿當復溫還持刺史節卻駕朱輪軒黃髮方用事白鬓宜少存嗣聖眞生知拯民如救燔初囚羽淵魄盡返湘江魂坐憂東郡決老守思王尊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亡自栖止老幼忘崩犇得閑閉閣坐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筏直泝無生源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因話錄祠部謂之冰廳以其冷也王注世傳京師謂光祿爲飽卿衛尉爲饅卿鴻臚爲睡卿司農爲走卿宗正爲冷卿左傳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王注時哲宗初登極太母垂簾悉罷新法而元豐末年用事宰執皆斥逐當時議新法不合被竄謫者皆召還錄用金剛經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次韻朱光庭初夏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臥聞疎響梧桐雨獨詠微涼殿閣風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陶然一枕誰呼覺牛蟻初除病後聰（漢書鄭崇傳字子游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南史李承業集古今章疏作諫苑）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欣逢傅說霖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破屋常持傘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箴（左傳文七年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書說命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奉敕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東軒筆錄太一宮舊在京城西蘇村謂之西太一熙寧初詔作宮於京城之東西隅謂之中太一）

聖主新除秘祝侍臣來乞豐年壽宮神君欲至半夜靈風肅然（漢文紀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漢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三輔黃圖壽宮北宮有神仙居壽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明若神明來則肅然風生幃帳皆動）

玉璽親題御筆金童來侍天香禮罷祝融參乘前驅已過衡湘（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

解劍獨行殘月披衣困臥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粥魚已響枯桐

陂水初含曉淥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卻迎朝日紅雲正繞宮牆

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王荊公詩云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四首）

秋早川源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杜詩草木變衰行劍外池南蓋歸蜀之路）

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吳興記上若下若村並出美酒再見魏武紀注載公十二月己亥令云云後徵爲都尉及遷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烏衣巷在金陵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故云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四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五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删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九首（時在翰林作）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誰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滔天不能沒尺箠未易訶世俗自無常徐公故逶迤別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當時無限人毀譽卽墨阿虛聲了無實夜蟲鳴機梭相逢一笑外奈此白髮何天驥皆籋雲長鳴飽芻禾王庭旅百實大貝隨弓戈君獨一麾去欲賡五袴歌甘棠古樂國白酒金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過客足瞋喜東堂記分鵝此外但坐嘯後生工揣摩

徐公徐邈也三國盧欽言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云云詳見十九卷太守徐君猷詩注史記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在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民愁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之左傳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焉書亂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五袴後漢廉范事注已見甘棠陝州事今驛名尚謂之甘棠館晉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旣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銜之義熙之政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恐懼而死

送賈訥倅眉二首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肎再來童子遙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公自注李大夫眉之賢守也）鹿頭北望應逢鴈人日東郊尚有梅（公自注人日出東郊渡江游蟇頤山眉之故事也）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子淵才（杜子美鹿頭山詩鹿頭何亭亭樂職用王褒事褒字子淵注屢見）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父老得書知我在蓬蒿親手爲君開試看一一龍蛇舞更聽蕭蕭風雨哀便與甘棠同不翦蒼髯白甲待歸來（公自注先君葬于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爲一往感歎之深故及之）

送程建用（程建用字彝仲眉山人）

先生本舌耕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苕穎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鑿垣種蒿蓬嘉穀誰復省空餘南陔意太息北堂冷織屨隨方進採薪教韋逞辛勤守一經菽水賢五鼎今年聞起廢魯史復光景公子亦改官三就繁馬頸歸來一笑粲素髮颯垂領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郭憲洞冥記賈逵口授經傳致粟盈倉人謂之舌耕拾遺記亦云新說謂王安石三經新義漢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姦人挾左道以欺罔人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莊子庚桑楚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植蒿蓬也毛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詩國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背北堂也李太白贈楚司空詩北堂千萬壽奉侍有光輝漢翟方進傳毋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再見晉列女傳韋逞母宋氏晝則採薪夜則教逞禮記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魯史復光景謂元祐初詔復春秋周禮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司農云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

纓當胷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杜預左傳注繁纓馬飾也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官告之制夫人金花羅紙七張公羊傳湯沐之邑漢齊悼惠王傳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顏師古注高紀曰以其稅賦供湯沐之具晉職官志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白樂天雨中花詩松枝上鶴著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

次韻李修孺畱別二首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豈意青天掃雲霧盡呼黃髮寄安危風流吾子眞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畱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晉樂廣傳衞瓘見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尚書尚猶詢兹黃髮則罔所愆唐郭子儀傳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禮記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此生別袖幾回麾夢裏黃州空自疑何處青山不堪老當年明月巧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後漢列女傳廣漢姜詩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夫婦力作供鱠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以供膳）

次韻黃魯直赤目

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畧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年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史記子夏子死哭之失明漢司馬遷傳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又報任安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周正孺名尹成都人）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

色憂當爲念先傳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蟹行看樂事全
賣卻老驄爲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莊子達生篇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也再見禮記世子色憂不滿容又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予忘孝道是以有憂色書空殷浩事把蟹使畢卓持螯事注並再見）

戲周正孺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會當千鎰訪權奇勸君鬻駱猶閑事
腸斷閨中楊柳枝
（晉羊祜傳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祜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墜馬折臂位至公太公六韜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漢禮樂志天馬歌志俶儻精權奇駱馬楊枝用白樂天事互見十二卷及二十卷詩註）
天廐新斂王鼻騂故人共敝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

換馬還應繼二生
（換馬用愛妾換馬事詳見二十一卷張近幾仲龍尾子石硯詩注）

題文與可墨竹（并引）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
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
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生死隔相見如襲隗
（楚詞遠遊吾將從王喬而遊戲法書苑懷素自言得草書三昧法華經佛入于無量義處三昧疏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晉藝術隗照傳照善易臨終版授其妻曰吾亡後五年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責之期日果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憫然不知所以良久乃命取著筮之卦成嘆曰妙哉隗生于是告照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甖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還掘之皆如卜）

潘推官母李氏挽辭

南浦凄涼老逐臣東坡還往盡幽人杯柈（一作盤）慣作陶家
客絃誦嘗叨孟母鄰尚有升堂他日約豈知負土一阡
新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
（楚詞九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列女傳孟軻之母號孟母三徙乃舍學宮之旁戲嬉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矣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陶家用侃母事升堂用范張事並再見）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故山桃李半荒榛麤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我老

玉堂花蘂爲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皎皎霜葩鬢鬪新
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歐陽公內制集序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晉王逸少有來禽青李帖再見）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老仍分赬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
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鱠稚子讙尋尺素書
醉眼朦朧覓歸路松江煙雨晚疎疎

送杜介歸揚州

再入都門萬事空閑看清洛漾東風當年帷幄幾人在
回首觚稜一夢中採藥會須逢薊子問禪何處識龐翁

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淮南舊桂叢（班孟堅西都賦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注觚稜闕角也後漢劉子訓傳有百歲翁自說爲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今日傳燈錄江湖編白謂禪門龐居士即毗耶淨名楚詞招隱士淮南小山之作也其辭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

秋詠石屏（秋詠樞密使武襄公青之子與先生同館伴遼使）

霏霏點輕素眇眇開重陰風花亂紫翠雪外有煙林雪
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四句燒香偈子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思所及且令鼻
觀先參（華嚴經觀世音菩薩聞思修入三摩地楞嚴經孫陀羅難陀白佛言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入如煙煙相漸消鼻息成白）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斕斑一炷煙消火冷半生身
老心閑

再和（公自注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
是曹參
丹青已自前世竹石時窺一斑五字還當靖節數行誰
似高閑（王維詩當代謬詞客前身應畫師韓退之高閑上人序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

武昌西山（并引）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宣仁簾聽以字行改字聖求紹聖開始復名哲宗親政溫伯首開紹述遂基宗社之禍拜尚書左丞居位財兩月薨）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常游
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
昌相望亦常往來谿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
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
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
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淥漲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
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雨腋飛崔嵬
同游困臥九曲嶺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
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蒼崖半入雲濤堆

浪翁醉處今尚在石臼杯（一作抔音薄侯切）飲無樽罍爾來古意
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
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
同夜直臥看椽燭高花摧江邊曉夢忽驚斷銅鐶玉鎖
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請公作詩
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晉陶侃傳鎮武昌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解劍亭在武昌先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唐元結傳字次山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元次山集有窪樽銘云片石何壯如獸之蹲其背鑿窊可以爲罇又杯罇銘云誰能杯飲共守淳朴唐史宣宗以金蓮燭送令狐綯歸翰林院蓋椽燭而以金蓮花承之杜子美詩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胷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卻欲參黃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臺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還朝豈獨羞老病自嘆才盡傾空罍諸公渠渠若夏屋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公自注韋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眞誥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再見漢張良傳注赤松子仙人號也再見傳燈錄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廬山記遠公與十八賢同修淨土號白蓮社陳舜俞廬山記晉陶侃爲廣州刺史海濱漁人常見夜有光艷網之得金文殊菩薩像後商人於東海亦獲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焉侃以送武昌寒溪寺侃移督江州迎以自隨復爲風濤所溺遠公禱寺乃祿於水上其像復出會昌毀寺二僧藏之錦繡谷其後寺復訪之不獲至今峯頂佛手巖天池有見光相者海東文殊傳五臺卽五方如來之座也華嚴經疏清涼山者鴈門郡五臺山也劉禹錫送僧詩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曾上清涼山晴空禮拜見真像金毛五髻卿雲間漢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南史江淹傳淹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毛詩於我乎夏屋渠渠周易井渫不食舊井無禽孟浩然詩一日不讀書心如廢井傳燈錄僧問雲門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按禪宗自中華五祖之下曹谿六祖爲南宗神秀大師爲北宗史記屈原傳自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矣漢有賈誼爲長沙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送楊孟容（墨跡刻石成都府治題云送楊體先知廣安軍）

我家峨眉陰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牎但苦牎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

治小國洪鐘噎微撞我留侍玉座弱步欹豐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肎入州府故人餘老龐殷勤與問訊愛惜霜眉庬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漢項籍傳力扛鼎顏師古曰扛舉也說文兩人對舉曰扛杜子美遣興詩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門戶照千古文章固應爾須鬢餘似處雖非棠棣狀尚肖歷國苦誦書口瀾翻布穀雜杜宇十年困奔走櫛沐飽風雨吾道其非邪野處豈兕虎霸陵閑老將柏直口尚乳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蓬山耆舊散故事誰刪去來迎馮翊傳出餞會稽組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願君倡此風揚觶斯杜舉（孔子家語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吾知之矣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後漢馮衍傳詞如循環口如布穀莊子天下篇禹堙洪水沐甚雨櫛疾風史記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孔子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霸陵用李廣事屢見漢高祖紀漢王問酈食其魏大將誰也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後漢竇章傳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漢朱買臣傳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先王所謂冊府注云先王以爲藏書冊之府禮記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圖經見聞志崔白濠梁人工畫花竹翎毛熙寧初命與艾宣畫垂拱殿御扆竹鶴各一扇白爲首出）

扶桑大蠒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風蒲半折寒鴈起竹間的皪寒江梅畫堂粉壁翻雲幙十里江天無處著好臥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女仙傳園客妻神女也園客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花蠶焉至蠶時有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得蠒百十二枚大如甕列仙傳述異記並云互見一巻和子由踏青詩注博物志有居海島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過因齎糧而登忽至一處城郭甚壯舍中多織婦俄一丈夫牽牛水次飲之後乃知天河也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幙於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張昌言名問兩爲河北轉運知滄州新法之行獨不阿時好元祐初爲祕書監使河北相度水事過永靜軍奏乞減價糶本軍寄糴斛斗四十餘萬石救郡民饑朝廷從之還爲給事中故有朔野按行猶雀躍之句未幾致仕而卒年七十五按昌言本襄陽人种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當是徙居於汝先生亦常欲居汝故云待向崧陽求水竹一犂煙雨伴公歸雖南遷此志不遂諸子以治命卒葬汝之郟城焉）

馮顛久已歛殘雪戎眼何曾眩落暉朔野按行猶爵躍東臺瞑坐覺烏飛（公自注道家有烏飛入兔宮之說）謾誇年少容吾在（公自注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若鬭樽前舉世稀待向崧陽求水竹一犂煙雨伴公歸（馮顛言馮唐也唐白首郎署故云晉王戎傳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莊子在宥篇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牛僧孺贈劉中丞詩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鬭樽前見在身再見）

次韻三舍人省上（公自注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

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怳如一夢墮枕中卻見三賢起江右（公自注曾子開劉貢父孔經父皆江西人）嗟君妙質皆瑚璉顧我

虛名但箕斗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華朝宣光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杜子美貧交行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古詩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本朝事實景靈宮神宗御容殿曰宣光杜詩矯如羣帝驂龍翔韓退之送張道士詩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當年我作表忠碑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尚從天目下收駒時有渥洼姿踞牀到處堪吹笛橫槊何人解賦詩知是丹霞燒佛手先聲應已懾羣夷（公自注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錢君碎而投之江中）（表忠觀碑詩見十七卷送錢道士歸杭注杭州圖經吳越王錢氏世葬臨安先是有題詩於上者云天目山前兩乳旁鸞飛鳳舞下錢塘兩山空缺橫爲案數百年中出五王或云乃晉郭璞詩其後二句云海門山氣橫爲按五百年間異姓王今兩存之又天目山上有兩湖如左右目故名晉桓伊傳伊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命泊舟青溪素不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吹笛爲我一弄伊時已顯貴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新唐書杜甫傳元稹論曰建安之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傳燈錄丹霞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焚之）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曾子開名肇子固幼弟舉進士入館閣編修國史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子開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儀公忠彥並相祐陵初政日謀所以傾危之子開貽書警戒甚切其兄不能用蔡京得政兄弟俱不免）

槐街綠暗雨初勻瑞霧香風滿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豐年喜復接陳陳雍容已饜天庖賜俯伏初嘗貢茗新輦路歸來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崩放勳立是爲帝堯孔子世家鄭人或謂子貢曰其顙似堯）

入仗寬驚愧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暉暉日傍金輿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眞一芥周章危立近三槐（公自注學士班近輦故）道傍儻有山中舊問我收身蚤晚回（周禮宮正凡邦之事蹕鄭氏云蹕止行者楚辭九歌聊翱游兮周章周禮三槐三公位焉歐陽述懷詩何日蚤收身江湖一漁艇）

再和

眼花錯莫鬢霜匀病馬羸騶只自塵奉引拾遺叨侍從思歸少傅羨朱陳衰年壯觀空驚目險韻清詩苦鬭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擣殘椒桂有餘辛（毛詩無將大車祗自塵兮杜子美憶昔詩我昔近侍叨奉引子美以至德二年拜右拾遺白樂天有朱陳村詩樂天以開成初改太子少傅）

憶觀滄海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桂觀飛樓凌霧起仙幢寶蓋拂天來不聞宮漏催晨箭但覺簷陰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會稽何日乞方回（公自注時方闕會稽守　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也白樂天詩朱箔銀鉤迤邐開史記封禪書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吳越春秋范蠡爲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維摩經起七寶塔以一切纓絡幢幡而供養之又毗耶離城長者子持七寶蓋來詣佛所杜子美詩翠華拂天來向東周禮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欜鄭氏云縣壺以爲漏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杜和賈舍人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又詩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晉郗愔傳字方回除太常固讓不拜樂補遠郡從之出爲會稽內史久之乞骸骨因居會稽）

次韻貢父省上

密雲今日破郊西踈雨翛翛未作泥要及清閑同笑語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不用臨風苦揮淚君家自與竹林齊（公自注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甫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爲起居舍人　周易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韓退之南內朝賀歸詩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莊子馬蹄篇伯樂善治馬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共厭餔糟與汩泥自古赤丸成習俗因公黃犢免提攜生還各有青山與病起猶能小字題莫怪歌呼數相和曾將獄市寄全齊（公自注貢父爲曹州盜賊皆奔鄰境嘗有詩云從教晉盜稍奔秦　漢地理志高密國文帝十六年爲膠西宣帝本始元年更高密曹守言劉貢父也楚辭漁父世人皆濁何不汩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赤丸用尹賞事黃犢用龔遂事並已見漢曹參傳爲齊承相名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顧子敦名臨會稽人舉說書科入館閣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鬧回河拜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公疏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凜然有古人之風宜留寘左右別選深知河事者往使不報後諸公餞子敦復次前韻詩有云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指此事也子敦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召歸班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守定徙應天河南時論旣變奪職守新安斥居番陽年七十二卒徽宗立追復之）

我友顧子敦軀膽兩俊偉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臥江海了不見慍喜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美平生批敕手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廊廟登劍履翻然向河朔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如尊乃勇耳（唐李藩傳爲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批敕耶後漢竇憲傳擊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漢蕭何傳高帝賜何帶劍上殿晉王導傳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漢王尊傳爲東平相謂東平王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又尊爲東郡太守河溢瓠子金）

堤尊居堤上不去詳見十三卷河復詩注王立之詩話元祐中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極肥偉也其後奉使河朔居士有詩送之云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又云磨刀向豬羊釃酒會鄰里又云批敕手皆用屠家語也子敦讀之頗不樂所以居士復和前篇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家退翁名定國弟復禮名安國東坡子由及退翁兄弟少時皆嘗從眉州劉微之見子由送家安國詩）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事既喜（喜字疑誤當作與）違願天或不假齡今如圖中鶴俛仰在一庭（公自注吾州同年友十三人今存者六人而已故有琴上星圖中鶴之語）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入破朱絃微莫聽西南正春旱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見靈雨零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廄馬天仗隨雲輧竟無絲毫補眷焉誰汝令永愧舊山叟憑君寄丁寧（劉禹錫送張盟詩序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漢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取青紫如拾地芥晉嵇康傳作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毛詩靈雨既零命彼倌人後漢郎顗傳丁寧再三）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送別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商頌空振履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舊唐書狄人傑傳武后問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若用之必能盡節於國家漢東方朔傳四方士上書言得失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先生奏議有乞留顧臨狀漢袁盎傳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後漢班超傳相者謂超曰生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新序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也）

和張昌言喜雨

二聖憂勤忘寢食百神奔走會風雲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朝回起縠紋夢覺酒醒聞好語帳空簟冷發餘薰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二聖謂哲宗與太后也劉禹錫竹枝詞瀼西春水縠紋生杜牧之詩水紋如縠燕差池）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要知西掖承平事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公自注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笋供庖計已疎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故人書（酉陽雜俎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公令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公自注亦云）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揚雄他文不皆奇獨稱觀缾居井眉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知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橫氣機遣人追君君絕馳盡力去花君自癡醍醐與酒同一卮請君更問文殊師（魏文帝典論如王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漢陳遵傳遵與張竦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

（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論道經書而遵晝夜號呼車騎滿門先是揚雄作酒箴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缾矣觀缾之居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遵大喜之謂竦曰吾與爾猶是莊子應帝王篇季咸相壺子壺子曰吾向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横氣機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返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維摩經花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花不能令去又互見前）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李伯時名公麟一字叔時舒城人南唐先主昪諸孫舉進士長於詩父虛一喜藏法書名畫伯時自少好之遂悟古人用筆畫特精絕氣韻高遠意造天成顧陸張吳殆不能過畱意三代鼎彝之器博學精鑒用意至到聞一器雖千金不少靳性嗜玉見輒以善價求之晚作洗玉池先生銘之又酷愛伯時丹青見於詩篇文字不一而足其仕監奏邸敕令刪定官御史檢法官後病痺不能運筆反以厚貲收已所作云）

潭潭古屋雲幙垂省中文書如亂絲忽見伯時畫天馬
朔風胡沙生落錐天馬西來從西極勢與落日爭分馳
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元狩虎脊聊可友
開元玉花何足奇伯時有道眞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
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幹惟畫肉不畫骨
而況失實空餘皮煩君巧說腹中事妙語欲遣黃泉知
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廐馬萬匹皆吾師（歸藏啟筮云昔者女媧坐張雲幕史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漢禮樂志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曰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杜子美丹青引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又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唐文粹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云驥騄筋力成意在萬里外後漢禰衡傳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黃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也名畫記上令韓幹師陳閎怪其不同因曰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師也）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牕畏日曉先暾高柳鳴蜩午更喧筆老新詩疑有物

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瑣月軒
共喜蚤歸三伏近解衣槃礴亦君恩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曈曈日腳曉猶清細細槐花暖自（一作欲）零坐閱諸公半廊
廟（公自注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右丞劉公皆自講席大用）時看黃色起天庭
上尊初破蚤朝寒茗盌仍霑講舌乾陛楯諸郎空雨立
故應慙悔不儒冠（陛楯儒冠注並已見）
兩鶴摧頹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悞聞九奏聊飛舞
可得裵回爲啄吞（左傳閔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史記扁鵲傳曰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又樂書師曠鼓琴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藝文類聚白鶴古詩云五里一反顧六里一裵回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日摧頹漢東方朔傳尻益高者鶴俛啄也文選升天行啄腐吞腥）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公自注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畧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

送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宋彭州名構字成之成都人）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
登樓上馬不用扶使君負弩爲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
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春波如天漲平湖

鞓紅照坐香生膚帣韝上壽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諸孫歡笑爭挽須蜀人畫作西湖圖（說苑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杜子美贈李四丈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左傳僖二十二年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也潘安仁秋興賦春秋二十有二始見二毛漢司馬相如傳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後漢劉寬傳典歷三郡溫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北史崔祖思叔父景眞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鞓紅牡丹名見歐陽花譜彭州多此花唐韻帣橐也音與眷同史記淳于髡傳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再見晉樂志鳳將雛舊曲也杜北征詩問事競挽須誰能卽嗔喝）

郭熙畫秋山平遠（公自注文潞公爲跋尾圖畫見聞志郭熙河陽人工畫山水寒林）

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離離短幅開平遠漠漠疎林寄秋晚恰似江南送客時中流回頭望雲巘伊川佚老鬢如霜臥看秋山思洛陽爲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我從公游如一日不覺青山暎黃髮爲畫龍門八節灘待向伊川買泉石（杜子美詩鳴鳩乳燕青春深又詩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伊川佚老文潞公也白樂天開八節灘詩序云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唐田游巖傳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年來赤地到青徐遙聞爭誦十行詔無異親巡六尺輿精貫天人一言足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卽諫書（後漢循吏傳光武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白樂天元和三年賀雨詩卒章云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漢王吉傳以三百篇諫故無諫書）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五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六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九首（時官翰林作施註缺今補）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莊子達生篇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虬走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隋書楊素戲柳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白樂天畫竹歌蕭畫莖瘦節節竦）

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絶倒諛墓得霜竹可憐先生槃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公自注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首二句用魯公乞米帖語屢見世說衛玠談道平子絶倒唐韓愈傳劉叉者亦節士持愈數斤金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者不若與劉君爲壽苜蓿槃詳第四卷和子由詩注屢見）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瀟灑令人饑試問鳳凰饑食竹何如駑馬肥苜蓿知君忍饑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王注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也莊子秋水篇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注練實竹實也本草苜蓿出西域漢大宛列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又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布穀瀾翻注已見）

書皇親扇

十年江海寄浮沉夢遶江南黃葦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唐人題韓信廟詩隆準蚤知同鳥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

人間斤斧日創夷誰見龍虵百尺姿不是溪山曾獨往何人解作挂猿枝（創夷瘡痍同後漢書命軍吏察夷傷注金瘡曰夷李白詩山光搖積雪猿影挂寒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如何此兩幅疎澹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劉勰文心雕龍文章有形似之語書鑑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段成式詩活禽生卉推邊鸞趙昌見二十三卷王伯敭藏趙昌花詩注）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雙翎決將起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

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莊子逍遥遊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漢賈捐之傳君房言語妙天下）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晝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缾下碧井百尺鳴飛瀾俛仰清夢餘愛此一掬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肺肝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寬人閒有此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閤起舞盡餘歡（韓退之憶昨行庇詞苦語感我耳）

和張耒高麗松扇（張耒字文潛淮陰人蘇門四學士之一）

可憐堂上十八公老死不入光明（一作明光）宮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會稽録丁固夢松生腹上有解之者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果為三公三輔故事桂宮中有光明殿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江文通擬班婕妤詩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劉禹錫團扇歌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遍先生詩蓋參觀二詩之意也）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五丈旗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才大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己知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偉奇俛仰自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言雖不見省坐折姦雄窺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零落存者誰比公嵇中散龍性不可羈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淒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九原不可作千古有餘悲（秦始皇本紀作前殿阿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再曰列子穆王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一日行萬里史記季布列傳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漢食貨志亨弘羊天乃雨詳見十九卷魚蠻子詩注又張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魏畧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畧

盡言之傷心顏延年五君詠謂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也其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杜子美八哀詩謂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汝陽王璡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也李邕詩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李邕嘗為北海太守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送君應典鷫鸘裘憑仗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公自注君喜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為戲）埋輪家世本留侯（公自注張綱子房七世孫也犍為武陽人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邪）子河駿馬方爭出（公自注麟府馬出子河汲）昭義疲兵得少休（公自注唐福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定向秋山得嘉句故關黃葉滿行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貰酒為歡長史張旭也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王注故關即河東古關唐李端古別離詩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估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

送張天覺得山字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晻靄卿雲間餘光入巖石神草出茅菅何人相指似稍稍落人寰能令墜指兒虬髯茁冰顏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痌瘝我亦老且病眼花腰腳頑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山志太行山在澤州晉中縣五臺山一名清涼山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劉禹錫詩金毛五髻卿雲間詳見二十五卷武昌西山注山志山中有圓光不次呈現詩小雅露彼菅茅王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茆時有患風疾者入山遇異僧授此草服之兩眉再生疾遂愈）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

此身江海寄天游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司馬相如傳建節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杜註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史記平原君傳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云）

贈李道士（并序）

駕部員外郎李宗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眞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故教世世作黃冠布韈青鞋弄雲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公自注樂天爲翰林學士奉詔寫眞集賢院）（張彥遠名畫記曹霸魏髦之後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再見又顧愷之小字虎頭丹青妙絕一時俗傳虎頭三絕畫絕癡絕才絕互見第五卷寄茅老詩注杜子美丹青引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晉顧愷之傳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幼輿謝鯤字再見唐書李播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杜子美山水障歌青鞋布韈從此始揚雄反騷或鼻祖于汾隅劉德注鼻始也關令內傳關令尹喜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經過至期齋戒守關果見老子一念用楊妃外傳語見第十四卷芙蓉城詩注史記老子列傳姓李名耳爲周守藏室史王注鼻祖指尹喜李耳指老聃按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爲李氏子而皆爲道士故用尹喜老聃事通言之孔融與曹公書五十之年融又過二白樂天詩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舜民字芸叟元豐辛酉爲環慶師屬明年責監郴州酒稅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按郴屬湖湘故曰湘纍又賜服赴試故有給札佩銀之語）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樊口凄涼巳陳迹（公自注昔與張同遊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公自注臺史謂御史立處爲班心）江湖前日眞成夢鄠杜他年恐卜鄰此去若容陪坐嘯故應客主盡詩人（漢司馬相如列傳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又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揚雄反騷因江潭而淮記今欽弔楚之湘纍注不以罪死曰纍淮往也長身注屢見地里志鄠杜二縣名屬長安）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
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籥上天來紫衣敕使親臨啟
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
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
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
里王家破垣誰復修（職畧宋以昭文集賢史館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尚書故實王內史有來禽青李帖秋蛇春蚓野鶩家雞注屢見漢武內傳封以白玉之函黃庭經玉匙金籥常完堅後漢逸民傳井丹善談五經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晉謝靈運傳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神山二曰蓬壺即蓬萊山也續晉陽秋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常出而觀客食寒具油汙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寒具饊餅也晉顧愷之傳嘗以一廚畫寄桓玄玄發其廚後竊取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唐王涯傳居永寧里法帖名畫以厚貲鉤取鑿垣納之及被誅所藏書畫悉為人破取）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饞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
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三國盧毓傳文帝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歐陽永叔詩盛以錦囊裝玉軸孔融與曹公書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人好之也乞米魯公帖屢見）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詩文發源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后主製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當不識）

詩老囊空一不畱百番曾作百金收（公自注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知
君也要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庾亮賦且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王注澄心紙江南李後主製故曰江南數斛愁韓退之詩不用雕琢愁肝腎）

君家家學陋相如宜與諸儒論石渠古紙無多且分我
自應給札奏新書（王注宋肇蓋子京家子京好為險澀之語故言其家學陋相如也漢儒林列傳甘露中施讐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三國魏武帝本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再見）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郭熙秋山平遠見二十五卷題注）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識
送與襄陽孟浩然（杜子美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新詩句句盡堪傳再見）
木落騷人已怨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
他日終煩顧虎頭（李白詩昨夜秋聲閶闔來洞庭木落騷人哀晉顧愷之傳人間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
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卻渡舊黃河漲沙埋馬耳由來
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慍喜（史記大宛列傳大宛多善馬馬汗血東觀漢記光武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者帝以馬駕鼓車）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于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

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翌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通鑑元祐二年秋宴近臣于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按年譜先生以元祐元年自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知制誥二年兼侍讀通典唐置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天寶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省舍人曰紫微郎羣芳譜紫薇花小而叢生色紫一名木槿）

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公自注邇英閣前有雙槐樛然屬地如龍形）壁中蠹簡今千年漆書科斗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東宮賜酒如流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蒼顏白髮便生光袖有驪珠三十四（公自注臣所賜書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歸來車馬已喧鬨爭看銀鉤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公自注上前此未嘗以御書賜羣臣）玉堂晝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公自注時熙河新獲鬼章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遁去）文思天子師文母終閉玉關辭馬武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公自注按唐制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爲故事）

（詩國風袞衣繡裳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與之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曰天子無戲言揚雄賦攬欃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漢書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後漢書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科斗卽壞宅所得也陸機文賦始躑躅於燥吻杜子美詩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索靖草書狀婉若銀鉤飄若驚鸞王羲之草書勢婆娑而同鳳翥韓退之詩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照骨映驪目戎幕閑談翰林院有懸鈴以備中夜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呼唐書長慶中河北用兵翰林院鈴索自鳴與軍中警急相應韓偓詩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杜子美詩捷書夜報清晝同三輔黃圖甘泉宮在池陽縣西去長安二百里史記蒙恬列傳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居上郡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唐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詩周頌亦右文母按文母指太皇太后也後漢臧宮傳時匈奴饑疫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願得五千騎以立功詔報不許又范曄論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後漢西域傳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天子皆還其侍子一統志玉門關在沙州魏收詩尺書徵建鄴杜子美詩敎書憐贊普注贊普吐蕃君號）

和王晉卿（并序）

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詵亦坐累遠謫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名用而詵亦還朝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託物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欲使詵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詵也詵字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云（宋史全斌太原人贈中書令）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醒來送歸鴈一寄千里目悵然懷公子旅食久不玉欲書加飡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賢愚有定分尊俎守尸祝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朝廷方西顧羌鹵驕未伏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羨君眞將家浮面氣可掬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

復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夫起舞屬丞相唐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杜子美詩旅食京華春尚書惟辟玉食又晉王濟傳濟麗服玉食按濟爲晉駙馬則於晉卿用之宜矣古樂府上有加飡食王注公自黃量移汝州表乞常州居住詔許之唐令狐綯傳爲學士承旨夜對禁中撤金蓮花炬送還院按先生時爲學士嘗召對便殿宣仁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或即自述其事歟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漢司馬遷傳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閒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白羽落酒樽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方語氣浮入于大宅若將必多殺人願自戒漢書終軍傳願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復河湟見本卷九月十五日詩注）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同千尺
知有奇功似伏苓（長松五臺山神草詳見本卷送張天覺詩註抱朴子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神仙傳秀眉公餌茯苓得仙）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公自注張天覺詩有理及河東慳之語）無
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漢揚雄傳或嘲以玄尚白而雄解之作解嘲三國華陀傳樊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注青黏一名地尸一名黃芝黏女廉反本草千斤鍾乳不若一斤仙茅）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夢覺眞同鹿覆蕉相君脫屣自參寥顏紅底事髮先白
室邇何妨人自遙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閤不須招
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列子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順塗而詠其事傍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薪者歸其夜眞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士師將復夢分人鹿耶相君字出史記范雎傳莊子大宗師玄冥聞之參寥唐書蕭氏自瑀至遇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有衣冠盛事圖）

閉戶端居念獨深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鬢誰識英公意
黃髮聊知子建心已託西風傳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
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拚醉墮簪（史記陸賈傳陳平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唐李勣傳姊蚤寡有疾自爲煮粥火燎其鬢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之勣封英國公曹子建別白馬王彪詩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枚鄒接長卿只許隔牆聞置酒
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廣受如君不治生
共託屬車塵土後鈞天一餉夢中榮（司馬相如傳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杜子美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漢疏廣傳廣爲大傅兄子受爲少傅俱移病歸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勸說君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漢司馬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注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史記趙世家簡子夢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似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韓退之詩雖得一餉樂）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巘已穹窿不應屢被譏安石
但使無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鵾絃鐵撥坐生風
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晉謝安傳字安石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白樂天戲贈牛僧孺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鵾絃鐵撥注屢見漢書丙吉字少卿車茵見第三卷廣陵三同舍詩注又魏相字弱翁爲人嚴毅不如吉寬）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爲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强覷棘端猴聰明不在根塵裏藥餌空爲婢僕憂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莊子大宗師彼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韓子燕王好微巧衞人妄進曰臣能於棘刺之端造母猴三國吳周瑜傳精意于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諺曰曲有誤周郎顧）

送喬仝寄賀君六首（并序）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

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遊具得其事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仝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仝來京師十許日予畱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絶句以寄賀（靖長官見十二卷送范景仁遊洛中詩注）

君年二十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須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路逢逃秦博士盧方瞳照野清而癯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濰邦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胸垂胡上山如飛嗔人扶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詩國風洵美且都抱朴子上黨趙瞿者病癩垂死其家乃送之山穴中有仙人行過穴口以囊藥賜之瞿服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曰此是松脂耳列仙傳盧敖爲秦始皇博士使求神仙一去不返互見第五卷盧敖洞詩注王子年拾遺記老明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筇杖共談天地及五行之精列仙傳偓佺兩瞳更方濰邦密州二水名禰衡傳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詩國風狼跋其胡注頷下懸肉也杜子美詩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

生長兵間蚤脫身晚爲元祐太平人不驚渤澥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後漢光武紀生長兵間久厭武事柳子厚與蕭俛書朝夕歌謠使成文章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也太平廣記王遠傳麻姑云接待已來東海三爲桑田詩

魯頌奄有龜蒙山志龜山在兗州泗水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寰宇記兗州泗水縣東北漏澤穴有五皆深二丈每春夏積水秋冬不過二日水皆盡）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周禮王之五輅一曰玉輅又車宮軒門帷宮旌門注天子行宮也）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王注一發謂四皓對高祖太子仁孝之語）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東蒙即蒙山一名東山南史陶潛傳送一力給其子曰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抱朴子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食之令人不老不死）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
粟飯藜羹問養神（李白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再見莊子刻意篇此養神之道也）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家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博學舉進士不第後隨韓存寶征乞第得官既而諸公舉之得成都教授故詩內有說劍横經鋒鏑腥編簡香之句）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斯文終典刑屢
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
空說劍春夢猶横經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須煩凌
雲手去作入蜀星蒼苔高朕室古柏文翁庭初聞編簡
香稍覺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脩翎鳴呼應嶰律

飛舞集虞廷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杜子美詩案頭乾死讀書螢莊子有說劍篇按通鑑元祐二年詔毋用王氏經義從呂公著請復制科詩中新科復舊貫指此後漢李郃傳和帝遣使微服單行觀采風謠二使當到益部李郃指星云有二使星入益州分野高朕見第五卷監試呈同官詩注王注高朕室今府學古室文翁庭今有古柏處呂氏春秋黃帝使伶倫截嶰谷竹制十二筩聽鳳凰之鳴以為律呂）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按除夜元祐二年丁卯元日三年戊辰也）

江湖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亦偶然等是新年未相見
此身應坐不歸田

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遙遣試春衫朝回兩袖天香滿
頭上銀幡笑阿咸（杜子美詩朝罷香煙攜滿袖杜子美杜位宅守歲詩守歲阿咸家王注銀幡元日所賜者）

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鏁醉翁白髮門生幾人在
卻將新句調兒童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車輕馬穩轡銜堅但有蚊虻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問
人間差樂勝巢仙（列子齊輯乎轡銜之際蚊虻撲緣出莊子屢見李賀小傳天上差樂不苦也韓退之記夢詩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寧屈曲身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

馭風騎氣我何勞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老
卻向清涼禮白毫（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火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院主自後眉須墮落王注張天覺為河東提刑行部至五臺山游清涼山時有神光也法華經世尊于靈山會上為諸大衆說二十八品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三千大千世界）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按年譜先生以元祐三年戊辰任翰林學士知貢舉）

少年鞍馬勤遠行臥聞齕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横
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
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公自注黃有老母）（杜子美韋偃畫馬歌一匹齕草一匹嘶又詩知君苦思緣詩瘦芋魁飯豆注屢見後漢桓典傳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宋故事省試官出院給假三日吳志陸績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答曰欲歸遺母）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
第愧甚作詩送之（廌陽翟人少以文字見蘇子瞻子瞻喜之及知舉廌適就試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

（及考章程文大喜以爲膺無疑遂以爲魁既拆號悵然出院以詩送膺）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戰場
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
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買羊沽酒謝玉川
爲我醉倒春風前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

（唐李華傳嘗擬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權他日與蕭穎士讀之問誰可及答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信服李肇國史補唐李程貞觀中試日五色賦破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楊於陵覽之曰須作狀頭翌日無名於陵攜示主文曰場中有此侍郎何以待之曰非狀元不可於陵曰若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亟命取李程卷對之不差一字遂擢第一左傳成二年知罃對楚王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韓退之寄玉川子詩買羊酤酒謝不敏再見又紅芍藥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漢司馬相如傳列仙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東坡先生未歸時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路
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
此閒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
知君對花三歎息

（按未歸時指在黃州時也）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漢皇慈儉不開邊尚教千艘下瀨船貪看艨艟飛鬬艦
不知贔屭舞鈞天故山西望三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
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

（漢食貨志時粤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漢武帝紀甲爲下瀨將軍注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字吳志周瑜取蒙衝鬬艦十艘實以薪草同時舉火釋名外狹而長曰艨艟上下重板曰艦按艨艟蒙衝通吳都賦巨鼇贔屭音備戲注云作力貌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石爲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鬣皆動韓退之酬盧給事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再見）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六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七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五首（時在翰林）

書艾宣畫四首（圖畫見聞志艾宣鍾陵人工畫花竹翎毛）

竹鶴

此君何處不相宜况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緇布緣深衣（劉禹錫竹詩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杜子美畫鶴詩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禮記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故先王貴之今云緇布緣深衣以鶴之狀身白而黑緣於外也）

黃精鹿

太華西南第幾峰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採黃精去不見春山鹿養茸（本草黃精一名鹿竹華山爲多）

杏花白鷴

天工剪刻爲誰妍抱蘂游蜂自作團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閑客此閑看（韓退之杏花詩剪刻作此連天花楊文公談苑李昉畜五禽皆以客名白鷴曰閑客鷺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隴客昉畫爲五客圖各爲詩五章杜牧之詩願爲閑客此閑行）

蓮龜

半脫蓮房露壓欹綠荷深處有遊龜只應翡翠蘭苕上獨見玄夫曝日時（抱朴子千歲龜巢如蓮葉杜子美漫興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沈懷遠南越志宋元君夢玄元大夫神之龜也韓退之詩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欣）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爲答

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忽逢騎吏有嘉招魚龍絕技來千里斑白遺民數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蒼顏華髮自相遙（唐傳記有行行避門生之語漢西域傳贊作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王戎傳嘗經黃公酒壚下顧後車客曰昔與嵇阮酣暢於此自嵇阮云亡吾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再見）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元祐三年五月一日公以翰林學士兼侍讀文定以戶部侍郎同對先是公發策試廖正一館職問王莽曹操事侍御史王明叟覿奏論以爲非是韓川趙挺之亦攻之公屢疏丐去故詩有憂患半生歸休上策云云結用趙堯事言事官中必有所指也）

跪奉新書笏在腰談王正欲伴耕樵晉陽豈爲一門事宣政聊同五月朝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蚤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漢揚雄傳士有不談王道者樵夫笑之唐溫大雅傳高祖初大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帝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唐書貞元中詔自今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漢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奇士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昌爲趙相堯遂代之）

韓康公挽辭三首（韓康公名絳字子華已見七卷石淙莊詩注）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予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風流表搢紳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史記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卽搢紳也古字假借）

再世忠清德三朝翊贊勳功成不歸國就訪敢忘君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氛何當繼韓奕故吏總能文（王注三朝康公所歷英宗神宗及哲宗也毛詩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按公墓誌知慶州日熟羌據堡爲亂公出兵討平之故有餘威靖塞氛句）

西第開東閤初筵點後塵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賦詩猶墨濕把卷獨沾巾（後漢馬融傳爲竇憲作西第頌漢公孫弘傳爲相開東閤以延賢人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張景陽七命余雖不敏請從後塵晉羊曇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見謝安傳）

柏石圖詩（幷引）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爲之銘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耳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畫師亦可人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正欲譏韓子（韓退之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又詩柏移就平地柏有傷根容周易繫於金柅貞吉三國蜀費禕傳來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

慶源宣義王丈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

爲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嗁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歸來瑞草橋邊路獨游還佩平生壺慈姥巖前自喚渡青衣江畔人爭扶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拊掌容歌呼不學山王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壚（韓退之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按蘇叔黨作王元直墓表云初季父慶源官於雅州以論事不合取官長怒謝病去詩中云刺史怒卽指此唐陽城傳爲道州刺史當上考功第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芋魁飯豆用漢翟方進傳語釁見杜牧之獨酌詩獨佩一壺游秋毫太山小慈姥巖青衣江皆在青神縣成都記蠶叢氏每春勸民農桑但蠶器具設之蠶市又詳一卷和子由蠶市詩注左傳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預曰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韓退之崔十六少府詩賃屋住連牆往來欣莫閒隔牆聞讙呼衆口極鵝雁南史顏延年傳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世說王戎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經黃公酒壚互詳本卷）

次韻許沖元送成都高士敦鈐轄（高士敦字仲穆名將瓊之孫）

栘中老監本虛名懶作燕山萬里行（公自注余昔與高同使契丹辭免不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勳閥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不妨樽酒寄平生

（漢蘇武傳以父任爲郎稍遷至栘中廐監漢車千秋傳無閥閱功勞顔師古曰伐積功也杜子美哀嚴武詩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二十四卷有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此詩送漕江西也）

君家兄弟眞連璧，門十朱輪家萬石。竹使猶分刺史符，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發倉廩，到處賣刀收繭栗。歸來閉口不論功，卻走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我老得全猶社櫟。青衫莫厭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積。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連璧用夏侯湛與潘岳同輿事再見漢楊惲傳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石奮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漢汲黯傳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濟貧民賣刀用漢龔遂賣刀買犢事禮記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漢丙吉傳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左思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再見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匠伯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杜子美狄明府詩有才無命百僚底漢汲黯傳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障扇用王導事北山孔稚圭文並再見後漢岑彭傳光武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顧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一朝見縈策，蟻封驚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晉王湛傳兄子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之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湛初有識度兄弟宗族皆以爲癡濟聞湛剖析玄易微妙有奇趣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武帝亦以湛爲癡嘗調濟曰卿家癡叔死未至是對曰臣叔不癡因

稱其美後漢莋都夷傳遠夷樂德歌云昌樂肉飛屈伸悉修）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二首（錢穆父名勰事見二十四卷次韻錢穆父詩穆父以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坐奏獄空不實出知越州時元祐三年九月也）

簿書常苦百憂集，樽酒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會稽聊喜得方回。（漢趙廣漢傳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晉郗愔傳字方回遷太常固讓不拜樂補遠郡出爲會稽內史）若耶谿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杜子美詩若耶谿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李太白對酒憶賀監詩敕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又重憶賀監詩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再見）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稭如嚼竹。蹏間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豈如廄馬好頭赤，立仗歸來臥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槱入銅歷。（戰國策秦馬之良探前趹後蹏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再見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欲以大夫禮葬愛馬左右爭之不可優孟曰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大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使以馬屬大官詩大雅薪之槱之）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程七表弟名之邵字懿叔）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煙鬟。持此娛使君，一笑簿領閒。使君

如天馬朝燕暮荆蠻時無王良手空老十二閑聊當出毫末化服狡與頑勿謂無人知古佛臨濤灣（一作淸灣）赤子視萬類流萍閱人寰但使此可人餘事眞茅菅（王注泗州大聖塔臨泗水舟人往來與居人祈禱立應古佛淸灣指此可人用桓溫傳經王敦墓語已見）

送曹輔赴閩漕（曹輔字子方海陵人元豐間爲鄜延路經畧司勾當公事故有往來戎馬詩成橫槊之句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遐内子方周恤備至士論與之）

曹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楯墨何曾乾一旦事遠游紅塵隔巖灘平生羊炙口竝（普浪反）海搜鹹酸一從荔支飮（一作食）豈念苜蓿槃我亦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靑霞志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今我何爲者索身良獨難憑君問淸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舊唐書杜甫傳元稹曰建安之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北史荀濟潁川人與梁武帝爲布衣交而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文江文通恨賦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白樂天詩不病何由索得身）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王子立名適趙郡臨城人祖忠穆公鬷知樞密院父正路知濮州東坡守徐子立爲州學生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故以其子妻之後子由謫官同其有無講道著書元祐四年卒年三十五）

百年一俯仰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已覺團扇厄不須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故無醳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揠苗不待長責萊苦求益此郞獨靜退門外無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爲飢所迫淒風弄衣

結小雪穿門席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爲君裁春衫高會開桂籍（盧諶贈劉琨詩贍彼日月迅過俯仰攫醳用史記鄒忌子語再見莊子列御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又騈拇篇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皇甫謐高士傳司徒侯霸遣侯子道奉書嚴光子道求報光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之光曰買菜乎求益也唐房玄齡傳高孝基曰僕觀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郞者陶淵明歸去來引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兼稚子盈室缾無儲粟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邑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飢凍雖切違己交病荀子鶉衣百結如懸漢司馬相如賦楚有七澤其一曰雲夢再見杜子美寄李白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後漢王符傳符無外家隱居著書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晉裴秀傳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毛詩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注云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三輔決錄孔融見韋元將與其父書曰不意明珠生於老蚌蔡邕青衣賦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此窈窕產於卑微列女傳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嘗謂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從命由是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顗字伯仁）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林次中名旦時爲右司郞中伯時號龍眠居士）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劉禹錫贈米嘉榮詩唱得陽關意外聲舊人惟數米嘉榮又歸京聞何戡歌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嘉榮戡元和樂人也本事詩與盧氏雜說小異）

兩本新圖寶墨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曲譜小秦王入腔卽陽關也按先生有歸去來引傳於世亦名哨遍）

送蹇道士歸廬山

物之有知蓋恃息孰居無事使出入心無天游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法師逃人入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閒綿綿不絕微風裏內外丹成一彈指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游（莊子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又天運篇孰居無事而推行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又天游六鑿屢見又寓言篇其往也舍者避席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無還出楞嚴經再見老子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按道家以烹鍊金石爲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爲內丹楞嚴經惟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

微霰疏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玉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醉眼有花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何時卻逐桑榆暖社酒寒燈樂未央（謝惠連雪賦微霰零密雪下桑榆暖用薛令之事屢見）

送周朝議守漢州

（五代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藝祖平蜀罷去一切橫斂茶遂無禁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相繼秉政邊事寖興以財用爲急七年李杞以三司判官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後一歲杞以疾奉祠都官郎中劉佐繼杞爲提舉而益病矣侍御史周尹言成都府路置場榷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爲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敝法劉佐壞代其任無他方術惟割剝於下而人不聊生矣臣受命入蜀乃知爲害甚鉅有知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司孟等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卽信用其言今議者條其利害悉皆明白未卽采聽乞罷榷茶之法許通商買賣以安遠方尹還未至都坐是除提點湖北路刑獄元豐二年四月李稷言自榷茶法行至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已支見在凡七十六萬緡上杞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稷自蜀擢陝西轉運使助成伐夏之役督餉出境從給事中徐禧城永樂爲夏人所圍遂與將士俱沒元祐初蘇子由在諫省及西掖極論之稍去其害詩云茶爲西南病岷俗記二李者謂此也）

茶爲西南病岷俗記二李（公自注謂杞與稷也）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公自注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謂當收桑榆華髮看劍履胡爲犯雨雪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顧自爲謀耳吾聞江漢間瘡痏有未起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名還當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後漢馮異傳異破赤眉光武賜璽書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漢書龔遂傳宣帝卽位久之渤海盜賊竝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爲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聞遂對云云甚說至渤海盜賊悉平數年上徵遂以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水衡典上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後漢鄧禹傳帝敕禹曰赤眉來東吾折捶笞之已見韓退之送張道士詩豈無一尺箠爲國笞羌夷）

木山（并引）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且爲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猶子千乘又得五峯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附梅聖俞詩空山枯楠大蔽牛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射幾千秋蠹肌爛髓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鎪形侔三山中椎酋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與谿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殘不爲薪槱雨侵蘚澀得石瘦宜與夫子歸隱丘）

木生不顧回萬牛顧終天年仆沙洲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嶺巧彫鎪蟄蟲行蟻爲豪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河伯好事不汝尤城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菟裘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檻木行可樵會將白髮對蒼巘魯人不厭東家丘（杜子美古柏行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莊子人閒世未終天年而中道夭於斤斧此材之患也杜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蓬婆雪嶺蜀所近吐蕃之山名行蟻音行列之行又南池詩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君看龐德公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顧獨遺以安鹿門

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不起耆舊節獨完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奉養眞色難烹雞獨饋母自饗苜蓿槃口腹雖累人寧我食無肝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兄亦復心閑寬忽然捨我去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青雲意先闌汝歸蒔松菊環以青琅玕檻陰三年成可以挂吾冠清江入城郭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晉陶侃傳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滿後漢龐德公事屢見杜子美遺興詩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閒處士節獨苦後漢郭太傳見陳留茅容異之遂與之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太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太起拜之曰賢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後漢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沛三國志蜀秦宓答王商書云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翰林志翰林院與金鑾殿相接故學士號金鑾）

送周正孺知東川

（周正孺名尹任御史坐言茶事外補事見本卷送周朝議詩註後呂微仲丞相典領錄見正孺爲御史日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於上除直秘閣在東川人安其政願復借留詔許之）

得郡書生榮還家昔人重而況東西川千騎許上冢里門下車入父老且驚聳端知何武賢不事長卿寵清時養材傑杞梓方培擁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如君尚出麾顧我宜耕壟告歸謝先手求去悔不勇豈云慕廉退實自知衰冗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公自注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韓退之贈崔復州序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後漢岑彭傳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漢石奮傳少子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肉袒謝請罪萬石君曰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遂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漢何武傳蜀郡郫縣人也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課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卒白太守召商爲吏州里皆服焉長卿寵已見前卷次韻王定國倅揚州詩注左傳襄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韓退之送張道士詩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顏延年五君詠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趙景仁名屼清獻公之子已見十五卷詩註）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公撰趙清獻公神道碑云自成都召還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耶鮑明遠舞鶴賦偉胎化之仙禽黃庭經閑居蘂珠作七言琴心三疊舞胎仙再見）

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眼終日傲傲舞爨薪

（毛詩屢舞僛僛後漢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鄗文冢（公自注劉蛻文冢銘在梓州）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竹馬迎細侯大錢送劉寵遙知句谿路老稚相扶擁看畫古叢祠百怪朝幽拱牛頭與兜率雲木蔚堆壠醉鄉追舊游筆陣賈餘勇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李義山詩望郎臨古郡華陽國志文翁在蜀立講堂作石室唐劉蛻文冢銘序云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竹馬後漢郭伋事伋字細侯已見後漢劉寵傳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齎百錢以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牛頭兜率梓州二寺老杜皆有詩王績醉鄉記昔黃帝氏嘗獲游其都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杜子美醉歌行筆陣獨掃千人軍左傳成二年欲勇者賈余餘勇會稽典錄孔融與曹公書云珠玉無踁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再見韓詩外傳蓋胥謂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公自注王晉卿畫）

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唐張說江上愁心賦江上之峻山兮巉巘而不極雲爲風兮煙爲色繽變態兮心不識陶峴詩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荷花秋水明杜子美詩水宿鳥相呼又禽經云凡禽林曰棲水曰宿韓退之桃花源圖歌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陶淵明桃源記武陵人旣出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往尋遂迷不復得路）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王定國名鞏常通守揚州）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何人可復聞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杜子美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何遜揚州事史傳不載蜀本杜注已見晉王湛傳武帝問王濟曰湛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聞笑曰欲處我以季孟之閒乎三國魏徐邈傳醉客以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再見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李太白寄二稚子詩吳地桑葉落吳蠶已三眠）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王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

天風淅淅飛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遙知清虛堂裏雪正似薝蔔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扣門剝啄驚寒鴉羨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葩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卻得仙爪爬

銀鉼瀉油浮螘酒紫盌鋪粟盤龍茶幅巾起作鸜鵒舞疊鼓誰摻漁陽撾九衢燈火雜夢寐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暾晨霞

（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酉陽雜俎梔子花六出相傳卽西域薝蔔花也韓退之出門詩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又詩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揚雄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注云寒涼戰栗之處三國魏王粲傳陳琳嘗草檄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讀之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神仙傳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念背癢時此爪爬大佳王方平知之卽鞭之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爬背乎杜牧之讀韓杜集詩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曹植七啓雕觴浮蟻釋名酒有汎齊浮螘在上汎汎然晉謝尚傳王導有勝會謂尚曰聞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後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召爲鼓吏因大會賓客衡爲漁陽摻操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史記日者傳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屛語史記封禪書三神山金銀爲宮闕楚辭九歌暾將出兮東方竝已見）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縹緲營丘水墨仙浮空出沒有無間爾來一變風流盡誰見將軍著色山

（畫錄李成營丘人也工山水世號李營丘名畫記李思訓父子畫稱一時思訓官至左武衛大將軍世言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

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駮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

（韓愈南海神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又韓詩山石犖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又山紅澗碧紛爛熳時見松櫪皆十圍）

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栢詩

龍蟄雖高臥雞鳴不廢時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知已負棟梁質肎爲兒女姿那憂霜貿貿未喜日遲遲難與夏蟲語永無秋實悲誰知此植物亦解秉天彝

（陸士衡歎逝賦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韓退之琴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三國魏邢顒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吳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

王晉卿作煙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濶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煙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潸然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渥洼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啗棗脯十年俯仰龍旂前卻因瘦病出奇骨鹽車之厄寧非天風流文采磨不盡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鄭虔三絕君有二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峰修嫮誇連娟人間何有春一夢此身將老蠶三眠山中幽絕不可久要作平地家居仙能令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願君終不忘在莒樂時更賦因山篇（公自注柳子厚有因山賦）

（李太白登鳳凰臺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晉王濟傳性豪侈洛京地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謂爲金溝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杜子美丹青引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唐鄭虔傳嘗自寫其詩畫以獻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卒上作賦以傷悼曰美連娟以修嫮兮劉向新序齊桓公與管仲飲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縛束於魯也柳子厚因山賦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山之囚吾兮滔滔）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

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愁侵硯滴初含凍喜入燈花欲鬬妍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西京雜記漢廣川王去疾好發冢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盛書滴白樂天劉白唱和集叙命小姪龜兒編錄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兩家集）

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公自注時公方進新樂）

笙磬分均上下堂游魚舞獸自奔忙朱絃初識孤桐韻（公自注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玉琯猶聞秬黍香（公自注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萬事今方咨伯始一斑我亦媿真長此生會見三雍就無復遼遼歎未央（尚書疏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尚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杜子美石犀行再平水土犀奔忙續仙傳王母獻白玉琯云吹之以和天風尚書大傳亦云漢律曆志度者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後漢胡廣傳字伯始達練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再見晉王獻之傳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拂衣而去漢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雅樂召對三雍宮後漢儒林傳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後漢梁鴻作五噫之歌曰遼遼未央兮噫再見）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寬詔隨春出內朝三軍喜氣挾孤貂鏤銀錯落翻斜月剪綵繽紛舞慶霄臘雪强飛纔到地曉風偷轉不驚條脫冠徑醉應歸臥便腹從人笑老韶（公自注前一日微雪是日幕次賜酒）

（後漢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書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摭言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雪詩云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荊楚歲時紀人日家家翦綵或鏤金箔爲人謝宣遠詩慶霄薄汾陽杜子美雪詩南雪不到地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便腹後漢邊韶事屢見）

再和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莫笑華顛飄彩勝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左思詠史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漢金日磾傳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劉向新序齊宣王謂閭丘卬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坐嘯後漢成瑨事再見漢黃霸傳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梁元帝纂要春景曰媚景韶景）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葉公秉名均時爲秘書監王仲至名欽臣爲秘書少監）

袗絺方暑亦堪朝歲晚凄風憶皁貂共喜鵷鸞歸禁籞心知日月在重霄君如老驥初遭絡我似枯桑不受條强鑷霜須簪綵勝蒼顏得酒尚能韶（漢宣帝紀池籞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應劭曰籞禁苑也詩國風蠶月條桑鄭氏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珥貂誰惜異材蒙徑寸自慙枯枿借凌霄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咸韶（後漢輿服志侍中中常侍武冠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注應劭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

（徑寸用左太冲詠史詩詳見本卷柳宗元與蕭俛書枯枿腐敗不能生植楚辭招魂光風轉蕙氾崇蘭此二韓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漢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大樂等六令禮記樂記端冕而聽古樂樂緯黃帝樂曰咸池舜曰簫韶）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七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八

漫堂先生宋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閲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至

詩五十八首（起在翰林洎元祐己巳出守錢塘作）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傳第中

坐來念念失前人共向空中寓一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閑客管青春（柳子厚石門長老詩坐來念念非昔人萬遍蓮華爲誰用杜牧之書齋詩願爲閑客此閑行）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燕端門

月上九門開星河繞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光動仙毬縋（音墜）香餘步輦回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爲陪（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故事上元日端門築露臺高丈餘優人妓女皆列其上放燈至夜闌緣山上縋下仙毬妓則聽民縱觀天子乘步輦還內枕中夢用盧生事再見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而止）

王鄭州挽辭

（王鄭州名克臣字子難河南人勳臣審琦之曾孫祖承衍尚秦賢穆公主子難第景祐進士仁宗閲其父名謂侍臣曰賢穆有孫登科可嘉也熙寧中爲開封度支二判官還鹽鐵副使監安上門鄭俠介夫以上書直言竄嶺表子難嘗薦俠且饋之白金坐奪官復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決曹村子難亟築隄城下或曰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水患安事此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財尺餘役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邦人得趨以避水皆繪奉其像璽書褒焉故詩云千里農桑歌子產子師約習進士英宗求儒生爲主壻乃以師約尚焉故云一時冠蓋慕蕭蕭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卒年七十六）

羨君華髮起琳宮右輔初還鼓角雄千里農桑歌子產一時冠蓋慕蕭嵩那知聚散春糧外便有悲歡過隙中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桉筆生風（公自注吾爲開封府幕與子難同廳）（空洞靈章經衆聖集琳宮金母命清歌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爲政三年與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唐蕭嵩傳以太子太師請老而子華爲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莊子逍遙遊適百里者宿春糧又知北遊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漢趙廣漢傳爲京兆尹見事風生無所迴避）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先生以詩謫黃州凡五年王定國鞏亦坐累謫監賓州酒稅王晉卿詵爲英宗主壻主薨詵徙均州故云三人俱是識山人）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煩君紙上影照我胷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斕斑我心空無物斯文定何間（一作何足關）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漢張良傳注顏師古曰四人即商山四皓也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注云商山之顏也）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三人俱是識山人（晉王濟傳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王武子尚常山公主以比晉卿也）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不羨三刀夢蜀都聊將八詠寄東吳臥看古佛凌雲閣敕賜詩人明月湖得句會應緣竹鶴思歸寧復爲蓴鱸橫空好在修眉色頭白猶堪乞左符（晉王濬傳濬夜夢懸三刀於其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覺甚惡之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婺州圖經八詠樓碑在州南宋沈約集有東陽八詠嘉州江上有大石佛明月湖在州治之東韓退之南山詩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漢書銅虎符注與郡守爲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潁州西齋二首

樹頭啄木常疑客客去而嗔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書恐獨賢蚤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賈島詩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韓退之剝啄行我不出應客去而嗔杜子美詩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詩小雅我從事獨賢西湖潁州之西湖也）

寂寞東京月旦州德星無復綴珠旒莫嗟平輿（去聲）空神物尚有西齋接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爲謝平生馬少游（月旦汝南許劭事已見劭傳註云縣有月旦里稽神異苑陳實與子姪造荀爽父子討論于時太史奏德星聚漢志五星如連珠許劭傳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太平寰宇記汝南縣有二龍鄉謂許劭許靖橘千頭襄陽李衡事馬少游語在馬援傳並再見石崇思歸引序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秦少章名覯少游弟錢蒙仲穆父子）

碧畦黃隴稻如京歲美人和易得情鑑裏移舟天外思地中鳴角古來聲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詩小雅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氏云京高丘也李白詩人行明鏡中鳥渡屏風裏王羲之曰每過山陰道如明鏡中行也元微之會稽州宅詩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從地下迴）

次韻錢越州（錢越州穆父先賦羣字韻詩東坡次其韻錢又和寄坡復次其韻先是東坡起流落中掌二制勇於

（報國不爲顧慮且復疎於言語是時衆賢雖聚本朝而已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言路多以謗訕誣之二聖察其忠蓋不以爲辠諸公無以泄其怒凡所薦引如黃魯直歐陽叔弼王定國秦少游皆被彈劾無得免者公乃屢章乞去歷辯謗傷元祐四年三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而穆父時以京尹坐奏獄空事守越正言劉器之謂責之太薄錢與公以氣類厚善故此詩末章云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後又和云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在多言意皆有在也）

髯尹超然定逸羣南游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桉

老鶴來乘刺史轓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

年來齒頰生荊棘習氣因君又一言

（蜀關羽傳諸葛亮答羽書曰孟起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馬超字孟起張飛字益德元微之越州寄白樂天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已見白樂天詩老鶴風標不可親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輒曰頗哀老子使得遨遊再見眞誥許遠遊與王羲之書云君侯心中荊棘交雜華嚴經斷除一切煩惱習氣）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立鶴低昂煙雨裏

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

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沒人經豐歲尚凋疎

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高僧傳慧可立雪斷臂求法於達磨達磨曰我法一心不立文字法師以心契故曰心印王注公游壽星院入門便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又晉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唐房琯悟前生爲永禪師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邪山至藏院云前生寫楞伽經未終願再成之皆異人也唐高適爲封丘尉日有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適終左散騎常侍）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官至少府監）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

不見跳珠十五年

（公爲杭倅日有詩云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

送子由使契丹

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不辭驛騎凌風雪

要使天驕識鳳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應夢武林春

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漢匈奴傳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杭州舊號虎林避唐諱更爲武林陸文學錢塘記云武林山隋時有白虎見其上因以名之唐李揆傳帝嘗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時第一信朝廷羽儀後爲入蕃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劉景文名季孫開封祥符人壯閔公平之少子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後以左藏副使爲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公爲守表薦之得隰州以沒公嘗自書曰劉景文慷慨奇士也博學能詩英偉冠世孔文舉之流耳嘗寄僕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二萬軸畫數百幅云其愛重之如此）

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

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

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

（漢韓信傳建大將鼓旗唐南蠻傳攻大度河仆旗息鼓李白憶賀監詩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帳下兒用禰正平譏劉荊州語詳見十二卷次韻答邦直詩注佛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雲間蹋白看纏旗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

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鴈來時雪未滋爲問從軍眞樂否書來麤遣故人知（王注軍中有踏白馬行師以爲先驅踏白纓旗蓋苛嵐邊州所見也杜子美夕烽詩夕烽來不近毎日報平安王仲宣從軍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其韻（梅子明吳郡人自館閣求便親養爲杭州通判）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法供坐令微物重邑難歸致孝心純只疑薏苡來交趾未信蠙珠出泗濱願子聚爲江夏枕不勞揮扇自寧親（晉石崇傳字季倫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武帝助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之愷爲之惋惜崇曰不足多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華嚴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先生舊有怪石供故云薏苡用馬援交趾事再見尚書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東觀漢記黃香至孝事母暑月扇枕寒則以身溫席人號江夏黃童）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臥治何妨晝掩門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轓搔頭白髮秋無數閉眼丹田夜自存欲息波瀾須引去吾儕豈獨坐多言（王注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黃庭經噓吸廬外出入丹田注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則曰胎仙韓退之剝啄行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蓬萊海上峯玉立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或珠琲閻浮一漚耳眞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儻有蟠桃生旦暮猶可待（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劉禹錫賦發陰火之光采左太沖吳都賦金鎰磊砢珠琲闌干長阿含經閻浮提世界由閻浮提樹得名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再見本卷）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毛滂字澤民元祐初公在翰苑澤民自浙入京以書贄文一編自通公出守錢塘澤民適爲掾紹聖初謫惠州澤民以書問安否又寄所擬秋興賦公答之曰秋興之作追配騷人多矣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澤民嘗爲武康令崇寧初除刪定官未幾爲言者論去後知秀州有東堂集行於世）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攬之溫如春公子焉得寒輿雨自有時膚寸便蒙靉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空庭月與影强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圞欲歡在一醉常恐樽中乾拾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息息發虛彈迨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空腹容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飡永愧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簟無下莞時時亦設客毎醉筒輒殫一笑便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懶殘

（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雲爾南史王筠傳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再見莊子讓王篇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以其所用重而所要輕也黃庭經注寸田謂三丹田皆方一寸毛詩下莞上簟乃安斯寢公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楞嚴經心悟實相身意輕安摭言唐進士如得主司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即謝衣鉢古詩話和凝第十三名及第後知舉取范質第十三名謂曰此傳老夫衣鉢耳郊島皆韓愈門人公蓋以韓自況也袁郊甘澤謠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嘗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出芋啖之取其半以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送鄧宗古還鄉

廣漢有姜子孝悌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郃得妙甘公書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抱關不肎仕布褐蒙璠璵西南固多士君得二子餘凜凜忠文公搜士及樵漁澗谿有幽討蘋芷眞嘉蔬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後漢列女傳姜詩事母孝母嗜江水魚膾夫婦常力作供之舍側忽有涌泉每日輒出雙鯉以供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又互見十八卷五禽言詩注後漢李郃傳漢中南鄭人也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微服單行觀采風謠二使當到益部投郃候舍郃時為候吏夏夜露坐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相驚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云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甘公古之知星者忠文范蜀公也蜀公諱鎮字景仁謚忠文宗古當是景仁門生）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得心字

（參寥上人名道潛事見十五卷智果舍下有泉出石間東坡名之參寥泉且為之銘故詩云云）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笋

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揚雄太玄經飲玉醴以解渴張平子思玄賦飲青岑之玉醴）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

（王子立名適事見上卷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詩註）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公自注余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出同舍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清言得未嘗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公自注子立能詩而有禮學）咄咄眞相逼諸生敢鴈行（韓退之銘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再見晉束皙有補亡詩其序曰皙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酒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法帖衛夫人書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非無伯鸞志獨有子雲悲（公志子立墓享年三十五一女初晬有遺腹孺其兄蘧子開葬之臨城）恨子非天合猶能使我思兒曹莫悽慟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公自注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陳無已皆友善）誰為感舊詩（後漢梁鴻傳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鄉里勢家慕之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女狀醜肥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作頌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注云童烏子雲之子也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也）龍困嘗魚服羊儇或虎蒙悤悤成鬼錄憒憒到天公偶落藩牆上同遊羿彀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張平子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晉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證也庾信詩憒憒天公曉精神殊乏少藩牆用范縝對景陵王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語羿彀用莊子德充符語並已見

異鵲（并引）

熙寧中柯侯仲常通守漳州以救饑得民有二鵲棲其聽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

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幺鳳集桐花是時烏與鵲巢鷇可俯拏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群呀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鳶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豭柯侯古循吏悃愊眞無華臨漳所全活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棲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夸君看彼酷吏所至號鬼車（荀子王者之政好生惡殺則鳥鵲之巢可俯而窺　莊子馬蹄篇至德之世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　周易中孚信及豚魚吉　東坡雜說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數年間鳥雀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一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奇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雀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蓋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雀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後漢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韓退之雜詩鵲鳴聲楂楂烏噪聲擭擭　嶺表錄異鳥一名鬼車或云九首古者重鴞尚及梟獍蓋惡鳥欲滅其族也）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君方夢謫仙（公自注來詩記李白郎官湖事）我亦弔文園江上同三黜天涯共一樽濤雷殷白晝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雨應隨御

史軒（公自注詹爲御史臺主簿　金道眞浙江記潮頭湧激高數丈訇隱若雷霆　林逋梅詩暗香浮動月黃昏　唐顏眞卿傳爲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旱眞卿辨獄而雨郡人呼爲御史雨　韓退之祈雨詩行看五馬入蕭颯已隨軒）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魯冀州名有開字元翰事見第十二卷送元翰知衛州詩註）

鵝谿清絲清如冰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爲老侍從骨寒只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醉中倒著紫綺裘下有半臂出縹綾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積雪未放浮塵興白須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杜子美張舍人遺織成段詩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　漢霍光傳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李白翫月詩序翫月金陵城西孫楚樓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帽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　北夢瑣言鄭愚好華侈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見崔鉉鉉歎曰眞消得錦半臂　宣室志竇參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臂乃股肱之服後數日果大拜　溫庭筠乾膗子房琯家法不著半臂　韓退之詩我齒豁可鄙我顏老可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

詩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牙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維摩經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　唐百官志太官署令掌供祠宴朝會膳食　呂仲吉建安茶錄芽如鷹爪雀舌者爲上一槍一旗次之）

次韻王忠玉游虎丘三首

當年大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公自注郡人有閭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即謁閭丘規父忠玉伯父也）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楚辭劉安招隱士序曰淮南小山之所作也辭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青蓋紅旗映玉山新詩小草落玄泉風流使者人爭看知有眞娘立道邊（公自注虎丘中路有眞娘墓）（張平子東京賦陰池幽流玄泉洌清孟東野詩手中飛黑電象外寫玄泉）

舞衫歌扇轉頭空只有青山杳靄中若共吳王鬬百草使君未敢借驚鴻（劉禹錫寄蘇州白使君詩若共吳王鬬百草不知應是欠西施又秦娘歌舞鶴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

寄蔡子華（蔡子華名褒眉之青神人成都帖有詩叙云王十六秀才將歸蜀云子華宣德蔡丈見託求詩夢中爲作四句覺而成之以寄子華仍詩以示楊君素王慶源二老人元祐五年二月七日）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君歸荔子已丹吾髮白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髯三老如霜檜舊交零落今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史記蔡澤傳嘗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

和錢四寄其弟龢（錢四蓋穆父龢字昆仲時穆父守越公守杭故云東西二老人別本又載一篇云老來日月似車輪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氷花猶作柱曉來梅子已生人）

再見濤頭湧玉輪煩君久駐浙江春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

（維摩經長者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無數千人皆往問疾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闍黎以詩見招次韻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宴坐春強半清陰月屢遷平生無起滅一念有陳鮮婀娜風枝舉離離日萼鶱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顚何必遨頭出湖中有散仙（李義山詩日薄不嫣花後漢馬援傳竊是欲少味矣成都記太守凡出遊縱士女列於木牀觀之勢如磴道謂之遨牀故謂太守爲遨頭）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周茂叔先生子燾字次元公守杭次元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爲賦此詩次元終寶文閣待制）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谿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谿愚（晉解系傳趙王倫以宿憾收系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太公虎韜篇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餘胥再見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其名之不彰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惡乎聞柳子厚種柳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又愚溪詩序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谿故更名爲愚溪）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公自注余昔年辭免使北）要到盧龍看古塞投文易水弔燕丹（唐地里志平州武德元年徙治盧龍一曰盧龍軍天寶二載置史記燕世家秦兵臨易水燕知禍且至太子丹使荊軻襲刺秦王秦王殺軻擊燕燕斬丹以獻）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又見子卿持漢節遥知遺老泣山前（莊子逍遥遊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李潤詩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韓退之和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李太白金陵詩六帝餘古丘樵蘇泣遺老）

氊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鴂舌問三蘇（公自注余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

始憶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公自注時猶子遲侍行）此子何勞爲買田（楚辭離騷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南史王僧虔傳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燭珠爲鳳凰伯父弘稱其長者或云僧綽漢陸賈使南越歸出橐中金分諸子買好時田宅）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耳劉景文左藏和順闍棃詩見贈次韻答之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空令九陌遷（公自注開閭時市井皆入）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深紅任蚤蔫天葩尚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老境同乘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公自注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遊謂之遨頭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姸共向北山尋二士畫橈鼉鼓聒清眠（漢武帝紀元鼎五年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伍子胥書有下瀨船白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咸鎬故事清明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鑽新火賜宰臣以下漢趙充國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杜子美贈李白詩白也詩無敵晉謝安傳能爲洛下書生詠維摩經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二士謂清順道潛）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故應千

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渴飲半甌玉明朝鬧絲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灩金盌翠羽出華屋須臾便陳跡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東野始以其詩鳴今以言二詩僧也）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餽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程朝奉名遵彥字之邵巢進士簽書杭州節度判官文學吏事皆有可觀事母孝謹有絕人者在東坡幕府二年替還有詩送赴闕歲二十九年公再入翰林薦之於朝擢宗正丞後使廣西入爲祠部郎提點兩浙刑獄）

縫衣付與溧陽尉舍肉懷歸潁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

會須難老待千鍾火前試焙分新胯雪裏頭綱輟賜龍
從此升堂是兄弟一甌林下記相逢（孟東野游子吟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唐孟郊傳字東野年五十登進士第調溧陽尉左傳隱公元年潁谷封人潁考叔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漢雋不疑傳爲京兆尹每行縣錄決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毛詩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魯侯宴喜令妻壽母莊子寓言篇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茶錄福建貢茶第若干綱以進國朝故事第一綱團茶至即分賜近臣歐陽公歸田錄茶之貴者莫如龍鳳三國吳周瑜傳孫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羨君飄蕩一虛舟來作錢塘十日遊水洗禪心都眼淨山供詩筆總眉愁雪中乘興眞聊爾春盡思歸卻罷休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莊子列禦寇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北戶雜錄陶朱公養魚法凡種魚每二月上庚日取鯉魚有子者投池中柳子厚遊黃溪記有魚數千尾橘千頭）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林子中名希時守潤故有雨餘北固之句）

蚤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公自注近聞莘老公擇皆逝故有此句）昨夢已論三世事歲寒猶喜五人同（公自注余與子中彥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健）雨餘北固山圍坐春盡西湖水暎空差勝四明狂監在更將老眼犯塵紅（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因空所生圓覺經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去來今南史梁平樂侯傳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唐賀知章傳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

壽星院寒碧軒（周益公詩話云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牕扉牕前脩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其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卻說破其妙如此）

清風肅肅搖牕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

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章子厚書評云劉季孫文思有子敬兩帖二十二字雖殘缺不完而精神骨氣具在柳公權題數十字於其後用筆艱辛滯澀不可言米元章書史云王獻之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即詩中所謂君家兩行十二字也宿按此詩注有東坡詩話所載子敬黃甘三百顆帖在劉景文處二王書傳於世者皆無黃甘帖獨書史載唐摹逸少帖乃雙鉤蠟紙本云奉橘三百顆霜未降未可多得詩話所載蓋誤記梨爲甘也）

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十二字

氣壓鄴侯三萬籤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張彥遠名畫記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善書畫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張彥遠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

宛轉回紋錦縈盈連理花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繅車（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善畫有設紈素求爲圖畫者必怒而去乘興即自爲之有富人子喜畫設几案紛墨縑素屢以情言忠恕取紙數十番首畫一丫角小童持車輪紙窮處作風鳶中引線長數丈富家子大怒遂謝絕）

眞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

（歐陽公花釋名牡丹中魏花者千葉內紅出於魏仁浦故相家白樂天醉贈叔詩老伴如君少史記司馬相如傳盧橘夏熟注今蜀中有給客橙即盧橘也談助云盧橘枇杷也）

又和景文韻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
幾人不爲看花來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臥聽謖謖碎龍鱗俯看蒼蒼立玉身一舸鴟夷江海去
尚餘君子六千人（陸機感冬賦風謖謖而屢作世說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再見白樂天題武丘詩玉立竹森森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用范蠡計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句踐已平吳范蠡乃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
行作絕句五首送之（王箴字元直公夫人同安君之弟也）

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
作鵬騫

海角煩君遠訪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
里空回（郭景純江賦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

三人一旦同行（公自注二子與秦少章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遙想扁
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顱玉頰長懷髯
舅淒然（犀顱玉頰公自謂諸子髯舅謂元直）

爲余遠致殷勤瑞草橋邊老人紅帶雅宜華髮白醪光
泛新春（老人王慶源也公先有慶源詩引見上卷）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
急流勇退豈無人書中苦覓元非訣醉裏微言卻近眞
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唐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江鄰幾雜志錢若水謁華山陳摶摶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耳白樂天醉吟先生傳洛陽內外六七十里間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又閑吟詩看雪尋花翫風月洛陽城裏七年閑）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八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九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八首（時守杭州作）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林子中名希閩人東坡起遷客朝廷以人望欲驟用之議除起居舍人公詣宰相蔡持正力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先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章子厚方治元祐諸臣欲使子中典書命而疑於左遷使問之欣然留行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温公東坡等數十人皆使爲謫詞極其醜詆遂累遷至同知樞密院後朝廷理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爲舒州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海南歸至儀眞與子由書云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哀哉）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十年簿領催衰白
一笑江山發醉紅聞道賦詩臨北固未應舉扇向西風（後漢馮衍傳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博通羣書數遭讒毀遂埳壈於時舉扇用庾元規事屢見無家客公有與金山元長老詩云蒜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叩頭莫喚無家客歸掃岷峨一畝宮

再和并答楊次公（楊次公事見二十三卷送楊傑詩注此卷倡酬凡五詩次公時提點兩浙刑獄）

毗盧海上妙高峯二老遙知說此翁聊復艤舟尋紫翠
不妨持節散陳紅高懷卻有雲門興好句眞傳雪竇風
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華嚴經毗盧遮那十身業海又文殊師利告善財童子言南方有一國土名爲勝樂其國有山名曰妙高峯漢食貨志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賈捐之傳孝武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持節用汲黯事雲門雪竇皆禪宗也次公有雪竇語錄序司馬相如大人賦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錢蒙仲乃穆父內翰之子穆父守越遣蒙仲從東坡學穆父九男子東坡每戲穆父爲九子母丈夫故云送盡青雲九子子由壻王子立新逝故云王郎獨爲鬼錄）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送盡青雲九子歸去扁舟五湖（南史何承天傳除著作佐郎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王郎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
五字古原春草千金漢殿長門經緯尚餘三策典刑畱與諸孫（摭言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樂天集此詩題云古原草司馬長卿長門賦序孝武陳皇后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爲文以寤主上后復得幸）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
不歸閬苑歸西湖（三輔黃圖武帝建温室殿規地以罽賓氍毹白樂天紅線毯歌揀絲練線紅藍染織作披香殿上毯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盛爲三春游觀之最時將重九周寶謂殷七七曰能令此花開否七七乃宿其下次日花發此花平日開時常見三紅裳女子護之及是忽女子來語七七曰花在人間已百年非久卻歸閬苑今與道者開之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落之迹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事互見卷五後十餘日復至詩注）

題楊次公春蘭

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

青寫眞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漢淮南王傳武帝使爲離騷傳旦受詔食時上楚辭離騷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漢汲黯傳丞相嬰見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

題次公蕙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辭中幻色雖非實眞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鼻觀已先通（王子年拾遺記楚人思慕屈平謂之水仙楚辭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由聞思修入三摩地疏云聞思修爲三觀惟觀世音三觀俱全）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曹輔字子方時爲福建路轉運使）

仙山靈草（一作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林春要知玉（一作冰）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勿（一作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韓退之李花詩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南史齊帝賜公主首面三十人茶品要錄沙溪之園民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試時雖鮮白而不能久）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

燥吻時時著酒濡要令臥疾致文殊河魚潰腹空號楚汗水流骹始信吳（公自注吳眞君服椒法云半年腳心汗如水）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羨君清瘦眞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陸士衡文賦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維摩經文殊奉佛旨詣維摩詰問疾諸菩薩大弟子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左傳宣十二年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再見潘安仁射雉賦注云骹腳也一曰吳人呼腳爲骹）

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公自注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缾罍棄官縱未歸東海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遊無礙腳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三國魏田豫傳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史記曆書冬分時雞三號卒明韓石鼎聯句方當紅爐然益見小器盈漢疏廣傳東海蘭陵人也與兄子受俱乞骸骨歸老故鄉已見水衡用漢龔遂事屢見）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塼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雨綆飛淨淥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信可御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去不待絃管逐西湖眞西子煙樹點眉目濤江少醞藉高浪翻飛屋俛仰拊四海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躅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嵓彩雞舞月峽哀猿哭朝先鶗鴂起暮與寒螿續我老廢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軔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磨塼字出傳燈錄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莊子在宥篇俛仰之間而拊四海之外祖侯謂祖無擇淮南子聖人重分寸之陰而輕尺璧後漢馬援傳見公孫述曰天下雌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南史任昉傳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莊子惠子多方其書五車韓愈詩爲人强記覽過眼不再讀北史邢卲傳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唐蕭穎士傳與李華陸據游龍門讀道傍碑穎士卽誦華再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異苑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清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謝惠連擣衣詩烈烈寒螿啼此二句謂景

（文篇學苦吟也史記封禪書上使樂大驗小方鬭棊自相觸擊楚辭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縣圃內典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法華經有五欲曰淫慾曰睡眠曰飲食曰自恣曰貪欲又維摩詰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狂道士軒轅彌明也與劉師服進士相識劉與侯喜聯石鼎句彌明應之如響事詳韓退之石鼎聯句序屢見）

袁公濟和復次韻答之（袁公濟名轂）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淥袖手獨不言默藁已在腹是時風雨過藹藹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鴈我亦繼華躅那知君蹭蹬獨泣荊山玉相見南新道青

衫垂破幅蚤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

（禮記季夏之月土潤溽暑詩大雅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唐王勃傳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曆忌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于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太平廣記唐溫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繼華躅袁轂試館職首薦東坡亦第七人漢司馬遷傳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漢馮唐傳文帝問曰父老何自爲郎賈誼傳上疏陳政事曰有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左傳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云云）

介亭餞楊傑次公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公自注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久與青山爲弟昆孤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臨高揮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言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

（杜子美貽鄭少府詩白非晚相訪觸熱生病根傳燈錄會通禪師休官出家鳥窠禪師云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儔也次公號無爲子杜牧之詩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傳奇封陟傳仙姝謂陟曰好住無異日追悔六祖壇經和尚報言好住今共汝別）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程懿叔名之邵行七）

（二十七卷有送表弟程七知泗州詩先生元祐五年六月三日手書此詩并自跋云時德孺在嶺外適有使至杭當錄本示之德孺

書中自言學佛有所悟入寄偈頌十數篇來故有新得道之語德孺名之元懿叔兄也詩跋刻石成都府治）

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顏竝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鬟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閒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當獲一紀閒子亦拙進取才高命堅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仲氏新得道一漚目塵寰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

（左傳成十六年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古詩話樂天二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爲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國語狐偃語晉文公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韋昭注曰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

葉教授和溽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游

先生曾諸儒飲食清不溽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華

堂閑絲管畔子溗春淥先生疾走避面冷毒在腹歸來煑瓠葉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故應容我輩淸坐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雪髯叟西嶺訪遺躅朝陽入潭洞金碧涵水玉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神侶得幽讀訥菴有老人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瓔珞法供燈相續吾儕詩酒汙欲往無乃觸齋廚費晨炊車騎滿山谷願聞第一義鉢飯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奇服

（漢叔孫通傳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禮記儒行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佛書耽著五味禪詩小雅瓠葉大夫刺幽王也大雅旱麓受祉也靈臺民始附也禮記聲淫反商說苑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白樂天懷微之詩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也無按介亭有石如劍戟對峙謂之排衙石訥菴謂辯才法師觀音經天魔外道恐怖毛豎普門品經無盡意菩薩解頸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華嚴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傳燈錄達磨西來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云廓然無聖杜子美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楚辭九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孝章要是有名人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卻西湖千頃葑笑看魚尾更莘莘

（西京雜記公孫弘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再見陶潛歸田園居詩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素有高名孫策深忌之孔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勸招致之曰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蒜山爲客已見蒜山卜居詩註千頃葑公開西湖以葑積爲堤以通南北今蘇公堤是也詩小雅魚在在藻有莘其尾）

安州老人食蜜歌

（公自注贈僧仲殊按僧仲殊安州人居錢塘爲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蜜陸務觀云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麪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筯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漬中經遽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煙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遊蕩不羈爲妻投毒羹胾中幾死啖蜜而解醫云復食肉則毒發不可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平聲）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一作知）食蜜中邊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吴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四十二章經財之於人譬如刀刃有蜜小兒舐之有割舌之患又若有人得道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後漢朱浮傳與彭寵書云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漢郊祀志谷永曰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虛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公自注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

（杭州圖經虛白堂在舊治白樂天有詩云虛白堂前衙退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漢蓋寬饒傳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再見莊子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又養生）

（主簿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折得芳蕤兩眼花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公自注白樂天紫薇花詩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微郎上嘗書此詩以賜軾）坐覺天光照海涯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頗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游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卻到龍泓口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看見月時登樓笑談萬事眞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公自注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歸來還

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李白與韓荊州朝宗書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嘉州九頂山上寺曰凌雲龍泓口在凌雲之上土人謂之龍巖後漢劉寵傳爲會稽太守徵還山陰老叟厖眉皓髮人齎百錢以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蘇伯固名堅博學能詩公與講宗盟自黃從汝同遊廬山有歸朝歡詞以劉夢得比之公自翰林守杭道吳興伯固以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在城商稅自杭來會作後六客詞伯固與爲方經理開西湖伯固建議謂當參酌古今而用中策湖成其力爲多後一歲又相從於廣陵有和伯固韻送李孝博詩公歸自海南伯固在嶺外護待有詩載三十九卷黃魯直謫死宜州至大觀間伯固在南華相其喪歸葬雙井其風義如此子庠字養直學世其家號後湖居士有文集行世）

雲間朱袖拂雲和知（一作應）是長松挂女蘿鬢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墨瀋彩袖吾方醉紙落雲煙子惠多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李白寄遠詩遙知玉隱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詩小雅蔦與女蘿施於松上白樂天有醉示妓人商玲瓏歌已見）

送李陶通直赴清谿

忠文文正二大老（公自注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溫公諡文正蜀公諡忠文）蘇李廣平三舍人（公自注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谿山琢句新肎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三舍人熙寧初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守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蘇頌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敏求前罷頌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遂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中寢）

次韻楊公濟梅花十首

（楊公濟名蟠章安人舉進士能詩題金山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

燈火見揚州歐陽文忠公讀公濟章安集詩云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先生守杭公濟通判州事知壽州提點荊廣鑄錢卒）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翦刻多月黑林間逢縞袂霸陵醉尉誤誰何（摭遺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構閣環墻以固之游人莫得見也一日梅已放有兩婦人凭欄語笑守梅吏走報郡侯既啟鑰闃不見人唯於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幾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干）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饑鶴啄莓苔

綠髮尋春湖畔回萬松嶺上一枝開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

月地雲堦漫一樽玉奴（當作兒）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牛僧孺周秦行記僧孺遇薄后潘妃楊妃戚妃作詩云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堦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辭潘亦辭曰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令王昭君夕焉楊妃在坐自稱玉奴十洲記聚窟洲有返魂香死尸在地聞香即活仙傳拾遺亦云）

日出冰湖散水花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子美家（杜子美江上獨步尋花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

君知蚕落坐先開莫著新詩句句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畱待使君來（李義山詩忍寒應欲試梅糚白樂天新栽梅今年好待使君來）

冰盤未薦含酸子雪嶺先看耐凍枝應笑春風木芍藥豐肌弱骨要人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遶林空囀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燕語時

鮫綃翦碎玉簪輕檀暈糚成雪月明肎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北夢瑣言張建章大夫於渤海遇水仙遺鮫綃自齋以進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守東序之寶言國璽外有一物一即鮫綃也亦云夏天清暑展開滿堂凜然）

縞帬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韓退之李花詩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到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帬練帨無等差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贈劉景文

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珍重多情關令尹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釅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歐陽歸田錄丁晉公南遷過潭州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一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谿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谿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辯才事見第十卷贈上天竺辯才師詩注）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畱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谿谿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寧有別離憂（賈島詩碌碌復碌碌百年雙轉轂漢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後漢孟嘗傳合浦郡海出明珠先時宰守貪穢珠漸徙於交阯嘗爲太守革易前弊未踰歲去珠）

（復還周易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廬山記遠公與陶元亮陸修靜語道不覺過虎谿因相與大笑故作三笑圖再見柳子厚石門精室詩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

送程之邵僉判赴闕（程之邵名遵彥事見二十八卷新茶送僉判程朝奉詩注元祐三年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尋改江寧而先生繼之之邵蓋是伯通羅致幕府故有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之句）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或出五羖皮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畱君望此府助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揖辭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去矣會有合豈常懷其私

（世說王東亭爲宣武主簿旣承藉有譽爲一府之望舊唐書韋思謙傳皇甫公義引爲沛王府倉曹曰屈心爲數句客以望此府禮記虎豹之皮示伏猛也漢賈誼傳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

寄梅宣義園亭（梅宣義者吳郡人子明之父子明爲杭州通判與東坡同僚嘗以白石遺子明以奉其父載二十八卷此詩云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又云明年過君西蓋吳郡爲滿去歸塗也先生後有除夜園空詩呈公濟子侔二通守不著子明當已去官耶）

仙人子眞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有孫清池壓丘虎異石來湖黿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樽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敝廬雖尚在小圃誰當樊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缾盆

（漢梅福傳字子眞少補南昌尉後去官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爲仙其後人有見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僧文覽洞庭湖山記黿頭山形如黿欲行狀有眼鼻山中所出貞石郡人琢而爲器周易坤元亨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王弼注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詩國風折柳樊圃注云樊藩也圃菜園也）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聽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蕭然三圄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蚤歸官事乃見畱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小人營餱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誰能暫縱遣閔默愧前修

（會稽典錄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斷妻夜持燭吉持丹筆垂泣相向舊唐書太宗紀嘗親錄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詣京師凡三百九十明年秋自詣朝堂無一亡匿者上皆赦之楚辭離騷謇吾法乎前修今非時俗之所服舊唐書裴寂傳高祖曰我與公無媿前修）

今詩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不畱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卻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

（漢律歷志秦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注引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爲火用水勝也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岑范嘯諾詳後漢黨錮傳注屢見）

游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

猷之子垌赴鄂州舟中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唐彥猷名詢錢塘人仁宗時爲知制誥子垌字林夫父任爲官熙寧初上書青苗法不行宜誅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同知諫院既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慄安石爲之請去上意雖竊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至是知鄂州後知湖泉二州卒於泉林夫當先生廢棄於時其自附甚勤前牘題跋可以考見此詩餞行因得彥猷舊作用以爲題三十二卷又有賦靈隱詩長篇亦止述靈隱天竺山川風物而已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亦有在也）

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晉衛瓘傳瓘爲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一臺二妙瓘子恆爲黃門郎善草隸書韋續書訣墨藪梁武帝評鍾繇書如雲鵠遊天羣鳧戲海）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送江公著知吉州（江公著字晦叔桐廬人舉進士爲洛陽尉遇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卻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上塵司馬温公於士人家見之爲稱薦由此知名元祐初以近臣薦通判陳州後歷提點湖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清美豈惟濁世隱狂奴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劍履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未應良木棄大匠要使名駒試千里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

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糚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公自注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吳郡圖經續記漢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後漢嚴光傳司徒侯霸奉書光答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又光武曰咄咄子陵不相助爲理耶光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乃歸富春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漢張敞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儒林轅固傳太后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再見）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飲酒送一壺

龍根爲脯玉爲漿下界寒醅亦漫嘗一紙鵝經逸少醉他年鵬賦謫仙狂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吳越舊邦遺澤在定應符竹付諸郎（玄怪錄巴邛人有橘園剖二大橘中有二老叟相對象戲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袖出一草根削食食訖以水噀之化爲一龍共乘之風雨晦冥忽失所在十洲記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杯輒醉令人長生又上元夫人謂漢武帝曰鳴天鼓飲玉漿晉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曰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仙傳拾遺雲霄寶龍紅鵝一雙還之請書黃庭經李太白大鵬賦序見司馬子微謂余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華燈閟艱歲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云從月幾望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今宵掃雲陣極目淨天宇嬉遊各忘歸闐咽頭未覩飛毬互明滅激水相吞吐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鐃鼓新年消暗雪舊歲添絲縷何時九江城相對兩漁父（公自注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周易月幾望馬匹亡無咎激水謂水燈也韓退之陸渾山火詩山狂谷很相吐吞）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一枝風物便清和看盡千林未覺多結習已空從著袂
不須天女問云何（維摩經有天女散華注屢見）

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
國香和雨入青苔（左傳昭七年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廣志艾納松皮上蘚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烟團聚清白可愛出本草注香譜云艾納出西國似艾）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
知是多情得得來

人去殘英滿酒尊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
知是風流楚客魂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煙浦
脈脈當壚傍酒家（白樂天春望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韓詩外傳鄭交甫將適南楚遵彼漢高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曰欲子之佩二女解以與之交甫既行顧不見二女佩亦失之列仙傳亦云漢司馬相如傳文君與相如俱之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朶含風露
恰似西廂待月來（杜子美梅花詩朝夕催人自白頭麗情集鶯鶯詩待月西廂下臨風戸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洗盡鉛華見雪肌要將眞色鬬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
玉頰何勞獺髓醫（沈立之香譜龍涎香出大食國國人候鳥林上有異禽翔集下有羣魚游泳則必有伏龍吐涎浮於水上舟人或採得之則爲巨富其涎如膠每兩與金等獺髓用孫和誤傷鄧夫人事載酉陽雜俎注已見）

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
怕見梅黃雨細時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寒梅似與春相避
未解無私造物情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
秉燭三更對此花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

（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前知信州侯臨葬親杭之南蕩往來相視地形反復講求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竝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二里以達於江又竝江爲岸凡八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古河浚古河四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時公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璹同往按視如臨言遂奏疏以聞乞令三省看詳支賜錢物委臨監督而公以是月召還役竟不成先是杭之西湖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公取葑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杭人名爲蘇公堤故云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勸農使者非常人謂溫叟上饒使君更超軼謂臨也淳老溫叟字敦夫臨字秉道乃吳興六客之一時客於杭）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至今鳳凰
山下路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
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

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眞暫寓功名如幻
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
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麤了我竟歸餘事後來
當潤色一菴閑臥洞霄宮井有丹砂水長赤（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尚父俾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刹石化而爲陸地遂列廛肆爲漢書溝洫志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後漢楊脩傳曹操出教曰雞肋外曹莫能曉脩獨曰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解嚴操於是迴師杭州圖經洞霄宮在餘杭縣西南十八里）
荊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平生倔强韓退之
文字猶爲鰐魚戒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
江湖開塞古有數雨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
髯張乃我結轙生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
一言已破黎民駭上饒使君更超軼坐睨浮山如累塊
他日歸朝同此拜（晉周處傳不修細行州曲患之嘗謂父老曰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問之答曰南山白額獸長橋蛟幷子爲三處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經三日不出人以爲死皆相慶處乃斬蛟而返遂厲志好學期年州府交辟處義興陽羨人荊溪在陽羨史記漢高祖紀大人常以臣無賴晉均曰江淮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獪爲無賴倔强字出漢書舊唐書李逢吉傳韓愈性木强古詩語韓退之詩尤工用韻寬則泛入旁韻窄則不復旁出木强可見也雨鵠用翟方進鴻隙大陂謠語已再見列子周穆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漢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曰吾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水衡丞用漢龔遂及王生事已再見）

施註蘇詩卷之二十九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

長洲顧嗣立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删補

樸園先生張榕端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七首（起守杭州洎元祐辛未召還尋出守穎州作）

椶筍（并引）

椶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
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
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劖取過此苦澀不可
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
畧與筍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瘦欲分甘
籜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
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摭言王璘詩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散夜叉頭晉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莊子山木篇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曹子方名輔已見二十七卷）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
栽青蓮宇遂冠薝蔔林紉爲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
風霜節耳冷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

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彩雲知易散鶗鴂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阿彌陀經舍利弗極樂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李太白東林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維摩經如入薝蔔林惟嗅薝蔔不嗅餘香唐釋仲休花品每至牡丹開月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文酒清話俗有慳值風嗇值雨之說詳已見楊雄反離騷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灧灧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爲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霙共爲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杜荀鶴詩夜深知雪重臥聞折竹聲賈島朝飢詩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詩國風見此粲者楚辭九歌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寶雲樓閣鬧千門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灧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鹽雪是陳言（寶雲寺名南史宋徐湛之傳廣陵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厚世祖特令還俗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次韻參寥同前

朝來處處白氈鋪樓閣山川盡一如總是爛銀并白玉不知奇貨有誰居（史記呂不韋傳子楚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澹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來卽歸休師寧要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旣雨歸亦得珠泉有舊約何年挂缾錫（傳燈錄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對朕者誰答云不識互見上卷葉教授和溥字韻詩注挂錫注已見）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咸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糚不須纏頭萬匹錦知君未辦作呂強（唐書渾瑊繇樓煩郡王徙咸寧郭子儀封汾陽郡王唐魚朝恩傳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大唐故事稽疑代宗詔王縉等就郭子儀爲軟腳局朝恩以錦綵數萬與伎人纏頭後漢呂強傳爲中常侍清忠奉公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請先赦黨人）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二老長身屹兩峰常撞大呂應黃鍾將辭鄴下劉公幹卻見雲間陸士龍白髮憐君畧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石慙愧當年邴曼容（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陰聲大呂三國魏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好文學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時在鄴宮晉陸雲傳與荀隱素未相識常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雲字士龍隱字鳴鶴漢兩龔傳琅邪邴漢以清行徵用）

（王莽秉政遂歸老於鄉里兄子旻容亦以養志自修爲官不肎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次韻答馬忠玉

坡陀巨麓起連峰積累當年慶自鍾靈運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河梁會作看雲別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爲君容（南史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謂殊有鳳毛見本傳後漢荀爽傳字慈明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李陵與蘇武別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又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又杜詩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畱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强說重臨慰別情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

出處依俙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白樂天醉吟先生傳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尋水望山如此者凡十年予時年六十有七墓誌云終於東都履道私第春秋七十有五）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邢堪黃散付子度空羨蘇杭養樂天病肺一春難白酒別腸三夜繞朱絃羣仙政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漢韓安國傳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杜牧之赴吳興詩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南史蔡廓傳字子度爲吏部尚書問中書令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云云詳已見前又蔡凝傳宣帝欲用錢肅爲黃門侍郎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白樂天吳郡詩石記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予旅二郡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今以中書舍人間領二州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又詩去年脫杭印今日佩蘇印玉川清風用盧仝句注再見）

畱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何曾不清明寸田滿荊棘梨棗無從生何時反吾眞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託鶵鵠未肎化南榮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楞嚴經明還日輪暗還黑月佛書西土於一月中三十日內分前十五日爲白月後十五日爲黑月按今沙門戒牒中第一念亦云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謂南榮趎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神仙傳陰長生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籍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執御者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明生曰子眞得道矣乃授以丹經教之合丹二仙既合丹成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故言地行也）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

老去君空見畫夢中我亦曾游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杜子美觀山水圖詩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又蕭駙馬山亭詩伏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賴我胷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

（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孔德璋北山移文誚同俗士駕爲吾謝逋客）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眞强把先生擬季倫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李白王右軍詩右軍本清眞蕭灑在風塵晉王羲之傳人以蘭亭叙方石崇金谷集叙崇字季倫韓退之贈張秘書詩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再見）

霅谿乘興

谿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猶言不見戴安道爲問適從何處來（晉戴逵字安道訪戴用王徽之事再見唐武儒衡傳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四明狂客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溪山非此身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眞（韓退之雜詩下視寓九州一塵集毫端再見唐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詔許之又詔賜鏡湖剡溪一曲注再見）

西塞風雨

斜風細雨到來時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眞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續仙傳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再見）

破琴詩（并引）

舊說房琯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房琯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見高道傳）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所臨者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淞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絃予方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廸畫山川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十三絃音節如佩玉新琴空高張絃聲不附木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舊唐書房琯傳爲宰相無匪懈之意但與劉秩等高談虛論此外則聽董庭蘭彈琴庭蘭自是大招納貨賄琯字次律晉陶潛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再見）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長松倒卧木中龍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峰第幾重

贈武道士彈賀若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今宵肎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續湘山野錄太宗皇帝作九絃琴七絃阮酷愛宮調中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一最優古而亡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閲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粱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卻尋（一作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已飯（一作飲）茶

夢覺還驚屧響廊故人來炷影前香鬢須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法帖褚遂良云即日遂良鬚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卻卷波瀾入小詩（漢匈奴傳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後漢陽球傳徙衛尉敕尚書令名拜不得稽留尺一按尺一版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杜酬高蜀州詩文章曹植波瀾闊再見）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二首

誤點故教同子敬雜篇眞欲擬湯休壠雲寄我山中信雪月追君谿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篋卻來顛倒拾遺裘王孫辦作玄眞子細雨斜風不濕鷗（晉王獻之傳字子敬桓溫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南史湯休注見本卷又江淹作雜擬三十首有擬湯休上人詩云西北秋風至楚客思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本事詩梁高祖問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名畫記顧愷之小字虎頭飛仙用桓玄發廚竊畫事詳見廿六卷次韻米黻詩注杜子美北征詩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子美以至德二年拜左拾遺見本傳續仙傳張志和號玄眞子注屢見）

此境眼前聊妄想幾人林下是眞休我今心似一潭月君已身如萬斛舟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明年兼與士龍去萬頃蒼波沒兩鷗（圓覺經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寒山詩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杜夔州絕句萬斛之舟行若風北史房法壽傳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晉陸雲字士龍士衡弟詩以況子由也杜贈韋左丞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感舊詩（幷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槩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悽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雙闕夜未央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

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焉感初凉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住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安寢已太康青山暎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槃中石蜜與柿霜（公自注予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江淹擬古詩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詩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按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阿同子由一字同叔唐地里志潁州汝陰郡梓州梓潼郡）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為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戲作放魚一首

東池浮萍半黏塊裂碧跳青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吾僚有意為遷居老守縱饞那忍膾縱橫爭看銀刀出瀺灂初驚玉花碎但愁數罟損鱗鬣未信長堤隔濤瀨濊濊發發須臾間圉圉洋洋尋丈外安知中無蛟龍種尚恐或有風雲會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杜子美詩水荇牽風翠帶長韓退之詩出網銀刀亂上林賦臨坻注壑瀺灂霣墜字林曰瀺灂小水聲也又潘岳閑居賦游鱗瀺灂數罟用孟子字詩國風施罛濊濊鱣鮪發發鄭氏注罛魚罟濊濊施之水中發發盛貌孟子趙氏注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北戶雜錄陶朱公養魚經云魚至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因風雨則飛去三國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莊子大宗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趙景貺陳履常）

擾擾萬生同一塊搶榆不羨培風背青丘已吞雲夢芥黃河復繚天門帶長議韓子隘且陋一飽鯨魚何足膾東坡也是可憐人披扶泥沙收細碎逝將歸修（一作休）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正似此魚逃網中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為君更喚木腸兒腳扣兩舷歌小海（莊子逍遙遊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里而南為漢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泰山記山頂有大天門小天門黃河去嶽三百餘里日觀望之如帶韓退之贈劉師服詩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白樂天開八節灘詩序云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灘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晉夏統傳賈充謂統曰頗能作鄉土間曲乎統曰國人痛伍子胥忠烈為小海唱於是以足扣船引聲喉轉充使伎女之徒盛服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韓退之荷花詩腳敲兩舷叫吳歌）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為誰來似為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糵醺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哀彈奏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宋玉九辯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韓退之秋懷詩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

復次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

（趙景貺名令畤神宗初以承議郎簽書判官在東坡潁川幕府公謂其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時教授陳履常公門人相與倡酬既力薦於朝又為著說改字德麟公由潁徙揚自揚召入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紹興間封安定郡王履常名師道家彭城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知其必以文高世通於詩經尤邃詩禮為文精深雅奧喜作詩小不中意輒）

（焚去存者財十一熙寧中王氏之學盛行履常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元祐初公與傅欽之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家爲徐州教授公守杭履常以知己之義求郡檄送行守不聽以疾謁告別於南京詩云豈不畏簡書放麑誠不忍後除太學博士言者用是論之改教授潁州復相從於此家素窮或經日不炊澹如也名爲秘書省正字卒歐陽叔弼名棐季默名辯皆文忠子此詩云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當元豐間公坐詩遷謫至是賈易趙君錫又以揚州詩有山寺歸來聞好語之句爲聞神宗上仙之報而作宣仁力爲辯明君錫輩從官而公亦丐補以去此聯意實在此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則以文忠公家而發也）

能詩李長吉識字揚子雲端能望此府坐嘯獲兩君逝將江湖去浮我五石樽眷焉復少畱尚爲世所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唐李賀傳字長吉七歲能辭章韓愈使賦詩援筆輒就漢揚雄傳字子雲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杜子美醉時歌子雲識字終投閣舊唐書韋思謙傳屈公數句以

望此府再見莊子逍遙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杜宿贊公土室詩明燃林中薪暗汲古底井又示從孫濟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名憲文忠公孫）

鳳雛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徧牙籤三萬軸欲來小邑試牛刀

出處年來恨不齊一尊臨水記分攜江湖咫尺吾將老汝潁東流子卻西

白馬津頭春水來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酒更勸重新畫舫齋（九域志滑州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漢酈食其傳守白馬之津歐陽晝舫齋記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爲燕居名曰畫舫齋韋城滑屬邑）

道傍埀白定霑巾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在典刑復見老成人

泛潁

我性喜臨水得潁意甚奇到官十日來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流水有令姿遶郡十餘里不駛亦不遲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物水中少磷緇趙陳兩歐陽同參天人師觀妙各有得共賦泛潁詩（陶淵明和尚西曹詩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劉禹錫牛渚詩秋江鱗甲生又白樂天詩伊水細浪鱗甲生莊子水靜則明燭須眉傳燈

錄良价禪師過水覩影大悟有偈曰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按公詩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正暗用禪師語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

六觀堂老人草書（公自注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僧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人莫知貴故作此詩）

物生有象象乃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電已徂此滅滅盡乃眞吾云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板開雪膚遊龍天飛外人呼莫作羞澀羊氏姝（左傳僖公十五年韓簡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傳燈錄鄧隱峰對馬祖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法書苑周越善草書而不逮懷素又先生不喜周越草書謂其險劣嘗跋懷素帖云此書不佳乃似周越晉王羲之傳善隸書論者稱

其筆勢以爲飄若遊雲矯若驚龍章續書訣墨藪梁武帝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加位遇而舉止羞澀終不近似法書苑亦云

次韻劉景文見寄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

晉王敦傳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云云以如意擊唾壺以爲節壺邊盡缺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

商也哀未忘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畱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羲之生五子（一作之）總角出銀鉤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千鍾斯爲堯百榼斯爲丘陋矣陶士衡當以大白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

檀弓子夏旣除喪而見與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弗敢過也晉王羲之傳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索靖傳作草書狀曰婉若銀鉤飄若驚鸞二許謂蘇許公父子瓌頲也故曰吾家魏文帝典論論文云班固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後漢孔融傳曹操制酒禁融頻書爭之曰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又孔叢子子路嗑嗑尚飲百榼云云已見前晉陶侃傳字士衡每飲酒有定限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時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大白注再見周禮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王注二子謂歐與陳兩玉舟則先生實有揚州桼玉船也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吐酒茹好詩肝胃生滓汙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悄然得長愁爲計已大誤二歐非

無詩恨子不飲故强爲嚼一酌將非作愁具成言如皦日援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白樂天思舊詩且進盃中物其餘皆付天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從子木成言於楚詩國風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南史顏延年作五君詠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再見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

公退清閑如致仕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臥看縈簾一炷香

心有何求遺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祇愁戲瓦閑童子卻作泠泠一水看

楞嚴經月光童子言嘗於比丘室中安禪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見清水遍在室中了無所見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顧盼而去我出定後頓覺心痛又互見前注

小閤低牕臥晏溫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眞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史記漢武帝紀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溫也

到潁未幾公帑已竭齋厨索然戲作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齋空不知春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誑食菊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眞飽竟亦虛尚有赤腳婢能烹赬尾魚心知皆夢耳愼勿歌歸歟

白樂天詩渴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食寶積經說食者竟無所飽夢飽者竟無所得韓退之寄盧仝詩一婢赤腳老無齒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莫輕眞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韓祭柳子厚文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漢齊悼惠王傳朱虛侯章曰臣將種也又晉書胡貴嬪嘗與帝博爭道傷帝指帝怒曰眞將種也周禮夏官環人掌致師鄭氏云致其必戰之志左傳僖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致其師唐書選舉志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則謂門生按將種謂兩歐陽門生則公自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漢周亞夫傳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亞夫封條侯醉翁歐陽公自謂也歐公寄蘇子美詩我亦願助勇鼓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地水轉兩輪五伯之所運毫端棲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十年此中過卻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眞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瞋拱手但默坐牆壁徒諄諄今宵恨客多汙子白氎巾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虞喜穹天論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晉天文志引葛洪渾天說云天如鷄子地如鷄中黃天表裏有水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天轉如車轂之運也傳燈錄汾州無業國師云看它古德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鐺子裏煮飯喫杜贈閬丘師兄詩夜闌接軟語屢見紅麒麟獸炭也傳燈錄牆壁瓦礫亦能說法杜贊公房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作詩見寄

大耿疲勞已離羣小馮慈愛且當門（公自注錢本以含弟親嫌請郡）玉堂不著扶犂手霜鬢偏宜畫鹿轓豪傑雖無兩王繼風流猶有二歐存（公自注兩王謂子直深父二歐謂叔弼季默）清詩已入新歌舞要使邦人識雅言（後漢耿弇傳張步曰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又皆疲勞足可摧乎注弇耿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小馮注已再見謝承後漢書鄭弘爲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主簿黃賀曰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爲相乎後果爲太尉）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未契作此荅之（王定國與吳正憲充爲姻家素善而師友東坡舒亶輩欲傾二公因坡詩獄羅織定國謫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司馬溫公當國深器遇之東坡在翰林以人言力請郡去未幾定國亦報罷此詩自愼勿怨謗讒以下端爲定國發也）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何如魯連子談笑卻秦師愼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荑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仲也珠徑寸照夜光如月好詩眞脫兔下筆先落鶻知音如周郎議論亦英發文章

乃餘事學道探玄窟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公自注熙寧之末仲純父見像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授吾曰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沒）傷心清潁尾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莫遣歷塊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四子發伯和奕仲純棐叔弼辯季默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三國吳周瑜精意音樂有闕誤瑜必知之詳見廿六卷次韻王都尉詩注呂蒙傳孫權論蒙曰籌畧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耳瑜字公瑾歷塊字出漢書王褒傳詳十二卷韓幹牧馬圖詩注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釋名笏忽也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又法書苑秦有八體書其七曰殳書徐鍇曰書於殳也文書笏武書殳）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

翠柏不知秋空庭失搖落幽人得嘉蔭露坐方獨酌月華稍澄穆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一盃賞月露萬象紛酬酢此生獨何幸風纜欣初泊逝逃顏跖網行赴松喬約莫嫌風有待漫欲戲寥廓泠然心境空彷彿來笙鶴（歐陽公顏跖詩顏回飲瓢水陋巷臥曲肱盜跖饜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跖壽死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云云漢王褒傳俛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顏師古曰喬王喬松赤松子也莊子逍遙遊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屢見列仙傳王子喬好吹笙作鳳凰鳴於緱氏山頭乘白鶴駐山嶺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

鎔鉛煮白石作玉眞自欺琢削爲酒盃規摹定州瓷荷心雖淺狹鏡面良瀰瀰持此壽佳客到手不容辭曹侯

天下平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溫克頗似之風流越王孫詩酒屢出奇喜我有此客玉杯不徒施請君詰歐陳問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扶病及良時（漢張釋之傳廷尉天下平也于定國傳爲廷尉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詩小雅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書牕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漢公孫賀傳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韓退之讀皇甫湜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再見）

明日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漢庭九尺人誰似老方朔揶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餉魚欲自洗鱗尾生卓犖我是騎鯨手聊堪充鹿角（漢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楊雄羽獵賦乘鉅鱗騎鯨魚杜牧送孔巢父詩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歐陽公達頭魚詩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毛魚與鹿角一網數千百鹿角小魚也）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物化青牛君時有再生枝（公自注潁之靈壇觀有再生檜）還作左紐紋王孫有古意書室延

清芬應憐四孺子不墮凡木羣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薰初扶鶴立骨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殖勤他年皮三寸孤鼠了不聞（玄中記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萬歲之樹精化爲青牛秦始皇使人伐大樹有青牛躍出走入豐水青瑣高議亳州太清宮八檜有左紐煉丹等名王注杜甫有種四小松詩又管子對齊侯問苗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今栽檜亦適有四故云爾雅釋木柏葉松身曰檜漢晁錯傳胡貉之地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一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三十九首（時守潁州作）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葉待制名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其政務便民以治績顯歷秦鳳陝西轉運使涇原師知秦州夏人寇甘谷景溫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直龍圖閣進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請亳州召爲兵部侍郎卒）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建谿富奇偉葉氏初隱淪森然見喬木其下維德人佳哉鬱蔥蔥氣若鳳與麟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柏有鳥馴待公歸上冢淚葉乃冐春（漢賈誼傳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楊惲傳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晉許孜傳二親沒孜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之明日鹿爲猛獸所殺置於栽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唐褚無量傳廬母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北史蕭放傳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慈烏各集一樹爲巢馴庭飲啄每到臨時舒翼悲鳴有似助哀也放與無量二事並互見廿一卷思成堂詩晉王裒傳廬父墓側常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孟郊古薄命妾行丹山有蘖無淚葉長不乾）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媿此一束書尺椽亦何有而我常客居羡君開此室容膝眞有餘拊牀琴動搖弄筆牕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塡渠（公自注時方禱雨龍

（祠作此句時星斗粲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雪）夢回聞剝啄誰乎（一作呼）趙陳予添丁走沽酒通德起挽蔬主孟當啗我玉鱗金尾魚一醉忘其家此身自籧篨（韓退之示兒詩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爲華於我自有餘通德伶玄之妾樊通德也已見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籧篨竹席已見先生詩註元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禱雨張龍公會景貺履常二歐陽子作詩云夢回聞剝啄誰乎趙陳予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人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語也）

聚星堂雪（并引）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廬陵集載雪詩注云時在潁州作其序曰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字皆請勿用）

牕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老守先醉霜松折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歸來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鈴索掣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飆驚落屑模糊檜頂獨多時歷亂瓦溝裁一瞥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既去感槩不已而賦此詩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唐元載傳爲相聚斂無涯賜死後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鹽鐵論崑山之旁以玉抵烏鵲）

喜劉景文至

天明小兒更（平聲）傳呼髯劉已到城南隅尺書眞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無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旱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兩無事千里一笑無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老死欲葬杭與蘇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新堤舊井各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別後新詩巧摹寫袖中知有錢塘湖（新堤謂所築蘇公堤舊井謂所治唐六井參寥六一二泉名先生有參寥泉銘又有六一泉銘皆杭州事）

禱雨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張公晚爲龍抑自龍中來伊昔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精誠苟可貫賓主眞相陪洞簫振羽舞白酒浮雲罍言從關州妃遠去焦氏臺傾倒缾中雨一洗麥上埃破旱不

論功乘雲卻空回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子義英風冠東萊笑說龍爲友幽明莫相猜（歐陽公集古跋尾張龍公碑唐趙耕撰有云公常釣於焦氏臺之陰夫人關州石氏又詳本卷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詩注見後漢書洞簫注云簫之無底者周禮凡舞有帔舞有羽舞又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氏注山罍刻畫爲山雲之形三國志吳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最有膽烈）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樂天身心相物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陶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序云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白樂天有心問身身報心心重答身三絕句題云閑臥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戲復爲南史孟顗事佛精懇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運後再見）

西湖戲作

（王注杭潁皆有西湖先生連守二州其到潁有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用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一士千金未易償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并州一葛强（晉山簡傳兒童歌之曰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又互見前）

送歐陽季默赴闕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須令我眼中見此父汝南相從三晦朔君去苦早我來暮霜風淒緊正脫木潁水清淺可立鷺莫辭白酒瀉香泉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遣夢得出奇句

郎君可是筦庫人乃使騄驥隨蹇步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晉王述傳字懷祖愛其子坦之雖長大猶抱膝上王坦之傳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步王文度王羲之常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並再見晉陸機字士衡弟字士龍唐劉禹錫字夢得按時季默兄叔弼及劉景文在潁故有坐看士衡之句禮記趙文子之於晉國舉管庫者七十餘家杜子美錦樹行天驥跛足隨氂牛）

用前韻作雪詩畱景文

萬松嶺上黃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折霜須折無情豈亦畏嘲弄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朝來雲漢接天流顧我小詩如點纈歐陽趙陳在戶外急掃中庭鋪木屑交遊雖似雪柏堅聚散行作風花瞥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眞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蹏如踣鐵（莊子不龜手注其藥能令手不龜拆已見白樂天與元九書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杜子美詩未掣鯨魚碧海中晉陶侃傳鎮武昌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于是以屑布地杜子美驄馬行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層冰裂）

和劉景文見贈

元龍本志陋曹吳豪氣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等伍作詩猶似建安初西來爲我風黧面獨臥無人雪縞廬畱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三國志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詳已見前漢韓信傳嘗過樊噲噲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建安後漢末年號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

（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此七子皆在建安時也韓退之薦士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列子黃帝篇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史記范雎傳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漢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去聲）杯那堪李常侍入蔡夜銜枚（左傳昭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僭吉曰僂句不吾欺也杜預注僂句龜所出地名王洙注膠字去聲與白樂天一楪膠牙餳之膠同膠杯雖出莊子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膠杯乃是酒凍也唐李愬傳討吳元濟夜半冒雪入駐元濟外宅周禮大司馬篇銜枚而進注枚如箸銜之軍法以止語）

次前韻送劉景文

白雲在天不可呼明月豈肎留庭隅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公自注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意謂君都頭也）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公自注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邇來又見三黜柳共此暖熱餐氊蘇酒有酸薄紅粉暗祇有穎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對影誰念月與吾（公自注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戒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又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公自注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仙傳拾遺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唐袁滋傳與之接者皆曰謂可見肺肝白樂天對酒詩賴有酒仙相暖熱餐氊用漢蘇武事庾信出橫門詩明朝風雨散何處更相尋）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爲貧聊復仕每於紅塵中嘗起青霞志屏山輟贈子莫遣汚簪珥寓目紫翠間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漫郎用元結傳語屢見江文通恨賦鬱青霞之奇意杜牧之詩千峰橫紫翠遺教經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

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神屠不目全妙額惟糚半更刀乃族庖倚市必醜悍平生魏公籌忽斲郢人墁詩書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子詩如清風翏翏（六收反）發將旦胡爲久閉匿綺語眞自患許時笑我癡隔屋相詠歎竟識彥道不絕叫呼百萬清朝固多士人門子皆冠莫言清穎水從此隔河漢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持歸不忍食尺素解凄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春愁結凌澌正待一笑泮百篇儻寄我呻吟鄭人緩（莊子養生主庖丁謂文惠君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又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孫綽天台賦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後漢馬廖上疏長樂宮云長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見馬援傳南史梁元帝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糚以俟晉魏舒傳爲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嘗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發無不中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材有如此射豈一事哉莊子徐無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注再見史記滑稽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魯仲連傳爲人排患釋難陳後主詩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晉顧愷之傳與）

（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俗傳愷之癡絕晉袁躭傳字彥道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投馬絕叫曰竟識袁彥道不詳見六卷會客有美堂詩注南史蔡凝傳上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如何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察之唐史李揆傳肅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爲彈眞珠爲丸以彈鳥雀南史王筠傳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再見莊子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歲華來無窮老眼久矣靜春風如繫馬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鳥落魚動鏡縈城理枯瀆放閘起膠艇願君營此樂官事何時竟（公自注清河西湖三閘督君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明朝游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眞到齊紅帬已放鄭（公自注酒尚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

（莊子列禦寇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到齊用世說青州從事語青州有齊郡從事謂到齊下也注再見）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先生以十月二十五日禱雨迎龍公祝辭云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幷遣男右承務郎迨既禱而獲十一月十日祝辭云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負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惟師道迨復餞公還履常爲教授屬以送迎龍公蛻骨故詩云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云云）

經明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鄭翁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絳青表雙蟠烈氣斃强敵仁心惻饑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蕭條麥斃枯浩蕩日月寬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槃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閉閤默自責神交清夜闌

（唐趙耕撰張龍公廟碑公諱路斯隋末明經登第爲宣城令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亦龍也據吾池吾屢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九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公是夕與九子俱復爲龍漢韓延壽傳守左馮翊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傷之閉閤思過後漢吳祐傳爲酒泉太守民有爭訟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集本作竹閒亭小酌公眞迹刻于婺倅廳事作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德麟陳履常蓋是後來所書景貺已改字德麟也）

歲暮自急景我閑方緩觴歡（一作醉）飲西湖晚步轉北渚長地坐略少長意行無澗岡久知薺麥青稍喜榆柳黃盎盎春欲動瀲瀲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霧松檜香撫景方晚晚懷人重凄涼豈無一老兵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才亦圭璋此會不可再（一作恐難久）此歡不可忘

（宋玉九辯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晉謝奕傳桓溫辟奕司馬嘗逼溫酒溫走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作小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醉中不覺渡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閒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我家衡山公（公自注伯父爲衡山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

默識如著龜擢子拱把中云有驥騄姿胡爲三十載尚作窮苦詞丈人不妄語未效此何疑揭來清潁上淚濕中郎詩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言指松柏永與霜雪期（白樂天上翟中丞詩行爲時領袖言作世著龜荀子驊騮騏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也南史何遠傳言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也中郎言伯父也晉書謝道韞傳云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掃白非黃精輕身豈胡麻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親授棗如瓜雲蒸作霧楷火滅噀雨巴自此養鉛鼎無窮走河車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公自注君曾見永州何仙

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皆女仙事）我本三生人疇昔一念差前生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儒臞謝赤松佛縛慚丹霞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夸回車入官府治具隨貧家萍虀與豆粥亦可成咄嗟（博物志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食之入口即死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年冰雪容續齊諧記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同入天台採藥乏食見澗中流一杯胡麻飯云云本草胡麻久服輕身不老神仙傳王方平與麻姑過蔡經家經弟婦新產姑索少許米擲之墮地即成丹砂封禪書李少君言上曰嘗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後漢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又欒巴爲尚書正旦大會巴取酒西南噀之云成都市失火因酒爲雨以滅之詔以驛書問成都答言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仙傳拾遺劉無名有眞人示以陽爐陰鼎汞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汞煉鉛成朱髓之訣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牙爲田修眞秘訣陰眞君金液丹歌云北方正氣爲河車陰符經注云河車伏汞也眞誥許翽小名玉斧萼綠華者南山女子顏色絕整以晉升平三年降羊權家章續書訣墨藪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法書苑釋亞栖善草書每自題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維摩經貪著禪味是菩薩縛傳燈錄丹霞禪師遇天大寒取木佛焚之詳見廿六卷次韻答張天覺詩注杜子美詩語不驚人死不休皇甫湜顧著作文集序遇歌長句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晉石崇傳爲客作豆粥咄嗟而辦每冬得韭萍虀王愷密問其帳下云豆至難熟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投之韭萍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

閻立本職貢圖

（譚賓錄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貽後以彰服遠之德從之乃命尚書閻立本畫之爲職貢圖）

正觀之德表（一作來）萬邦浩如滄海吞河江音容傖獰服奇厖橫絕嶺海逾濤瀧珍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辮卻蓋幢粉本遺墨開明牕我喟而作心未降魏徵封倫恨不雙（唐太宗紀即位明年正月改元貞觀劉禹錫竹枝詞激訐如吳聲傖獰不可分左傳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皐落氏衣之厖服杜預曰厖雜色也漢終軍傳殆

將有解辮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唐畫斷閻立德[illegible]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弟立本畫國王粉本昔南北兩朝名手不是過也又云職貢鹵簿圖立本與立德同製之唐魏徵傳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封德彝曰不然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帝納徵言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曰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封德彝名倫）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君看永叔與元之坎軻一生遭口語兩翁當年鬢未絲玉堂揮翰手如飛教得滁人解吟詠至今里巷嘲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觳谿山上笑捐浮利一雞肋多取清名幾熊掌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

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倦承明苦求出到處遺蹤尋六一
憑君試與問琅邪許我來游莫難色（歐陽永叔與王元之俱嘗守滁州漢江都易王傳曰語籍籍楊惲傳曰橫被口語杜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李白嘲杜子美詩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漢嚴助傳詔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歐陽公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公自號六一居士）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分一壺作潤筆也

王孫天麒麟眸子奧而澈囊空學愈富屋陋人更傑我
老書益放筆落座爭掣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鉼
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晉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有大名北史鄭譯傳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帝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淳于髡事屢見）

洞庭春色

并引（安定郡王名世準字君平時以保靜軍留後爲安定郡王趙德麟舊字景貺先生著字說爲字德麟德麟字見於詩者自此篇始）

安定郡王以黃甘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爲作此詩醉後信筆頗有沓拖風氣（法帖評書王子敬書如河洛少年雖自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

二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
王文字飲醉筆龍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鉼開
香浮座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莫遣公遠覰（公自注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闕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途嘗有道士覊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未用問升斗應呼
釣詩鉤亦號掃愁帚君知蒲桃惡正是嫫母黝須君灩
海杯澆我談天口（潘安仁笙賦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歐陽公牡丹圖詩洛人矜誇立名字李後主中酒詩莫言滋味惡一算掃寒愁漢西域傳大宛以蒲萄釀酒列女傳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史記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齊人頌曰談天衍）

送路都曹

并序

乖崖公（范蜀公東齋記張詠自蜀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後十年公薨於陳許至僧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贊曰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公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語留之不可乃採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邀趙德麟陳履常同賦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
亦倦游者君恩繫疎慵欲留耿介士伴我衰遲蹤吏課
升斗積崎嶇等鉛舂邗將露電身坐待收下鍾結髮空
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子意亮已
成我言寧復從恨無乖崖老一洗芥蔕胸我田荊谿上
伏臘亦麤供懷哉江南路會作林下逢

（漢江都易王傳宮人有過或髡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輒掠漢李廣傳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嘗語王朔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荆谿在常州宜興縣先生嘗買田於此）

次韻陳履常（汝陰久雪人饑公名僉書判官趙德麟令時議所以賑卹之乃發義倉穀以濟貧乏出作院炭酒務薪用元價以售又奏放積欠教授陳履常師道有詩公和之）

可憐擾擾雪中人饑飽終同寓一塵老檜作花眞强項凍鳶儲肉巧謀身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謳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後漢董宣傳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主訴於帝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謝帝笑敕强項令出）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二鮮于君乃諫議大夫子駿之子子駿事見十四卷和鄆州新堂月夜詩注）

我懷元祐初圭璋滿清班維時南隆老奉使獨未還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公自注溫公謂余曰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往彼）名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有餘潸喜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高論邈河漢清詩鳴珮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菅故人在潁尾投詩清泠灣（南隆闕中也鮮于子駿閩中人司馬溫公自號迂叟漢天文志景星德星也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莊子吾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也左傳杜預注潁水之尾在下蔡又詳本卷新渡寺詩注莊子讓王篇北人無擇自投于清泠之淵）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臥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爲掃除

閬苑千葩映玉宸人間只有此花新飛霙要欲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火迫字出唐書源休傳朱泚僭號姚令言勸泚圖奉天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酇侯）

蹀躞嬌黃不受鞿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遣入王孫玉斝飛（竇子野酒譜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味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餉號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藩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時爲之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洛陽伽藍記亦云）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陳傳道名師仲履常之兄家居彭城履常在潁傳道來訪未幾先生移守維揚而傳道亦歸遂和趙德麟韻送之詩載卷末傳道是時仕爲兗庫）

新年樂事歎何曾閑閤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潁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祇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士龍能

閱世堂詩贈任仲微（任仲微父任師中名伋按秦少游作任師中墓表元豐中公知瀘州錄使者不法事而使者即誣奏公西南乞第過江安時不時掩擊乃延儒生講書疑有私謁朝廷乃下章於他部各窮竟所考未具而公卒時當途者以公既沒爲使者地公之子大防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大防即仲微也又按師中嘗爲蔡州新息令惠給鰥寡爲邑人德之遂居焉堂前有檜高百尺蓋數百年矣直幹蒼然乃以名其堂故詩云惟有庭前檜閱世不改色云云）

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妻

凉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卻畱封德彝天意眇難測象賢眞驥種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仇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但恐里門窄傷心千騎歸贈印黃壤隔惟有庭前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井在記此王粲宅（左傳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謀歸之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孫子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又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封德彝事見本卷職貢圖詩注又杜牧題魏文貞詩可憐正觀太平後天且不畱封德彝蘅按封德彝指當時使者象賢四語謂大防諳關訟寬事也漢書于公治閭門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注閭門里門也杜子美一室詩應同王粲宅畱井峴山前）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我遊清潁尾想見翠被君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瘦田失歸耘獨宿

古寺中荒雞亂鳴羣送子以曉角幽幽醒時聞（左傳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子美贊上人詩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史記李斯傳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晉祖逖傳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建安本云送朱世昌使蜀）

藹藹青城雲娟娟峨眉月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夢尋西南路默數長短亭似聞嘉陵江跳破吹錦（一作枕）屛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

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腳輕猶堪踏泉石（唐地理志蜀州青城縣以青城山名十道四蕃志嘉州峨眉山兩山相對如峨眉故名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敏於夢中往尋之至半道迷不知路而回嘉陵江其源出于大散關嘉陵谷贊寧筍譜慈竹筍四時生其竹內實而節疎又斬黃生一叢數竿根不外迸茅亭客話慈竹聚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唐書陽城爲道州刺史以家人法待吏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空中花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巧笑在頩頰哀音餘摻撾曾坑一掬春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眞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圓覺經譬如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後漢禰衡傳爲漁陽摻撾擊鼓之法東谿試茶錄佛嶺東南曰曾坑今屬北苑茶少甘而多苦色亦重濁陸羽茶經上者生

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又湯經三沸爲老）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老守惜春意主人畱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餳酒闌紅杏闇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擘岸撐逮君憒未墮對此月猶橫（蔡邕月令自溫風暑之在風者也玉燭寶典今人寒食日煮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酪以餳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宗懍荆楚歲時記亦云晉庾敳傳頹然已醉憒墮几上以頭就穿）

贈朱遜之（并序）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于潁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爲

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鬷蔑一言知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

黃花候秋節遠自夏小正坤裳有正色鞠衣亦令名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性寓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旣易售粹駁宜相傾疾惡逢伯厚識眞似淵明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頳（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花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以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周易坤六五黃裳元吉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注鞠衣黃衣也後漢陳蕃傳疾惡如風朱伯厚屢見陶淵明飲酒詩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維摩經佛所印可屢見）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旣妙士兩歐惟德人王孫乃龍種世有籋雲麟五君從我游傾寫出怪珍俗物敗人意茲得實清醇那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沙水吹玉塵君行踏曉月疎木挂寸銀尚寄別後詩翦刻淮南春（莊子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漢賈誼鵩賦德人無累知命不憂二陳言傳道履常兩歐言叔弼季默也杜子美哀王孫詩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籋雲字出漢書天馬歌已見晉王戎傳戎與阮籍爲竹林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清淮時先生將離潁赴揚州故云幽怪錄橘中兩叟相謂曰汝輸我瀛洲玉塵九斛）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一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二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三十六首（起在潁州洎元祐壬申改知揚州尋以兵部尚書召還作）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遊塗山荊山記所見（塗山詳見三卷濠州七絕詩注）

此生終安歸還軫天下半竭來乘欙廟復作微禹歎（公自注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年矣）從祠及彼呱（公自注山有啟廟）像設偶此粲（公自注謂塗山氏）祖當侑坐（公自注廟有柏翳）夏郊亦薦祼（公自注有鯀廟）可憐淮海人尚記弧矢旦（公自注淮南人謂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荊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刖人有餘坑美石肖溫璞（公自注荊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鑱刻取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公自注龜泉在荊山下色白而甘眞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貞元中隨白龜流出）小兒强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國語還軫諸侯可謂家困尚書禹曰予乘四載孔氏傳云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欙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尚書禹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楚詞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詩國風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氏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禮記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尚書亂於河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荊山獻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刖其左足及文王卽位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至成王時和抱其璞哭於荊山下王乃使玉人理之得寶焉名曰和氏璧蘅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遶荊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此濠

（州之荆山也又按史記楚始封居丹陽至楚文王遷都郢皆在南郡其地有荆山楚人故以荆爲號左傳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後漢郡國志曰臨沮侯國有荆山注引荆州記云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據此則卞和得璞自當以近郢之荆山爲是而濠州古鍾離國去郢甚遠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玉事乃在武文成三王之際當時鍾離未嘗屬楚卞和何從得至此山今山中有采玉坑爲後人傅會無疑明宋濂塗荆二山記亦云附著之以俟博雅）

淮上早發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

次韻徐仲車（公自注仲車耳聾按仲車名積山陽人苦學養母盡力行年四十不婚不仕久之鄉人迫令就舉入京則以隻輪載母躬自推行葛衫草屨行道之人不能辨也登治平四年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家居山陽衣食不給及路振通判楚州始爲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先生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聵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謂異矣）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是霜松囀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世上誰知（一作如）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公自注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眞螻蟻應笑人呼作鬭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林子中名希事見二十九卷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詩按先生以元祐六年三月從杭州召還凡七上章乞去八月自翰林承旨出知潁州故詩云東都寄食似浮雲襆被眞成一宿賓七年正月改知揚州子中繼公守杭公在杭開西湖以所積葑爲長堤于中因杭人之意爲榜曰蘇公堤新堤書事蓋蘇公堤也）

東都寄食似浮雲襆被眞成一宿賓收得玉堂揮翰手卻爲淮月弄舟人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甑有塵

爲報年來殺風景連江夢雨不知春（公自注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餘萬枝吏緣爲姦民極病之故罷此會晉魏舒傳襆被而出莊子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處李義山雜纂有十三殺風景事）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陳伯修名師錫神宗時登第奏名帝得其文婁讀婁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啟封果然擢爲第三人故云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知臨安縣拜監察御史以言事出知宿遷縣元祐間東坡三上章薦之乃入爲校書郎遷工部郎徽宗用爲殿中侍御史坐黨論削官郴州卒）

裕陵固天縱筆有雲漢姿嘗重連山象不數秋風辭龍騰與虎變貍豹復何施我窮眞有數文字乃見知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屈信反覆手獨於君可疑四門方穆穆行矣及此時（神宗皇帝葬裕陵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唐藝文志易部有連山十卷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與羣臣飲燕乃自作秋風辭揚子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送張嘉父長官（張嘉父名大寧山陽人登元豐八年第治春秋學政和間爲司勳郎張文潛嘗作南山賦以贈之其略曰南山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提珠刻意曾旻之古經不習世儒之臆書過都梁兮躊躇春雨月之周旋其所居當是泗之南山兮爲盱眙也）

都城昔傾蓋駿馬初服輈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韝於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識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鷄牛歸來我益敬器博用自周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但當寄苦語高節貫白頭（說文輈車轅也考工記輈人爲輈有國馬之輈有田馬之輈有駑馬之輈又張衡賦云馬倚輈而徘徊杜子美去矣行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即飛掣詩小雅賓之初）

（筵左右秩秩又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在潁州與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潁誰雌雄（公自注來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六橋橫絶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朅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朧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瓈風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公自注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樂府有大堤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艶驚郎目詩國風子之昌兮又子之丰兮子由作先生墓誌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先生在杭乃取葑積之湖中爲長堤一以通南北六橋並跨堤上又先生奏修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爾至今湮塞其半已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先生昭靈侯廟碑南陽張公隋之初家潁上曰我龍也自唐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熙寧中詔封公昭靈侯元祐六年乃益治其廟月斧用鄭仁表遊嵩山事再見歐陽公自揚移潁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先生復自潁移揚此句蓋用文忠語也雷塘在揚州東北十里煬帝葬處）

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絶句

壺中春色飲中仙（公自注謂洞庭春色也）騎鶴東來獨惘然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杜子美有飲中八仙歌後漢郭太傳遊洛陽見李膺大奇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太字林宗）

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使君不用山鞠窮饑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公自注子以潁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河）免使甂石愁揚雄西湖雖小亦西子縈流作態清而丰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一行作吏人不識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定須卻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左傳杜預注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詳已見漢揚雄傳家無甂石之儲晏如也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

事便廢後漢許揚傳成帝時翟方進奏毀鴻卻陂太守鄧晨欲修復聞揚善水脈名與議之揚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黃鵠注再見韓退之燈花詩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到官病勌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爲謝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繆爲淮海帥每愧廚傳闕爨無欲清人奉使免內熱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爲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禪牕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金釵候湯眼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絶報君不虛受知我非輕啜

（漢宣帝紀吏飾厨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莊子人間世吾食也執麤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劉禹錫試茶詩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進筒糉一名角黍以菰葉裹黏米以象陰陽相包蜀井揚州石塔寺旁有蜀井相傳云泉脈與蜀相通故紙工汲其水以造麻牋杜子美蜀道圖詩吳蜀水相通三國蜀費禕傳來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陸羽茶經茶沸如魚眼崔珏詩石鼎水煎紅蟹眼）

雙石（幷引）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於背其一玉白可鑒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井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峰橫太白
便從鳥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
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眞欲住仇池

（韓退之盆池詩老翁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唐地理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茅君內傳三十六洞第二委羽之洞名曰大有空明之天三秦記仇池縣本名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形如覆壺仇池百頃周迴九千四百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見後漢南蠻傳注）

次韻鼂無咎學士相迎（無咎名補之濟州鉅野人文章溫潤典縟其淩厲奇卓出於天成與黃張秦並驅聯鑣世號元祐四學士）

少年獨識鼂新城閉門卻掃卷旆旌胷中自有談天口
坐卻秦軍發墨守有子不爲謀置錐虹霓吞吐忘寒饑
端如太史牛馬走嚴徐不敢連尻脽裴回未用疑相待
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伴我眞能老淮海

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幨且須還家與婦計
我本歸路連西南老人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傾白墮
每到平山憶醉翁懸知他日君思我路傍小兒笑相逢
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鼂新城無咎之父也爲新城令晉葛洪傳閉門卻掃未嘗交游左太沖詠史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後漢鄭玄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玄字康成荀子儒者無置錐之地莊子雜篇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也東方朔傳武帝問朔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司馬遷之倫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臣觀其吐吻唇連尻脽臣雖不肖尚兼此數子唐褚亮傳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等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閣下每暇日訪以政事詩論典籍號爲十八學士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再見杜子美仇池詩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謝玄暉詩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白墮注詳上卷次韻趙德麟詩平山堂在揚州大明寺歐陽文忠公修建杜牧之詩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已見）

次韻范淳父送秦少章

宿緣在江海世網如予何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
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
忽過我賦詩如卷阿句法本黃子（公自注謂魯直也）二豪與揩磨
（公自注謂其兄少游與張文潛也）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後生多名士欲
薦空悲歌小范眞可人獨肎勤收羅瘦馬識騄耳枯桐
得雲和近聞館李生（公自注謂李廌方叔）病鶴借一柯贈行苦說我
妙語慰蹉跎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坐籌付公等吾
將寄潛沱

（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周禮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漢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

（百僚人解仇交質詛盟漢地理志安定郡朝那縣故戎那邑也漢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尚書九江孔殷沱潛既道孔氏云沱江別名潛水名）

聞林夫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唐坰）

（字林夫事見二十九卷和唐彥猷詩送其子坰詩注）

靈隱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肎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塘六百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作靈隱居葛衣草屨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

（圖經杭州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即靈隱寺靈山之南南澗之陽即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泉遶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為一澗有橋號合澗橋又冷泉亭在飛來峰下白樂天冷泉亭記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白樂天詩到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唐郭子儀傳校中書令考二十四）

滕達道挽辭二首

（滕達道名甫字元發宣仁廉聽避高魯王遵甫諱遂以字名而以達道為字也元發東陽人廷試第三早受知於范文正公而孫威敏沔一見異之曰奇材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知之即位擢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尹開封故曰先帝知公早云云未幾與先生皆以論新法得罪而眷眷憂國之意若一故曰公方占賈鵬云云先生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州即日報可遂與元發會於金山蓋其來守吳興時也後以手帖與賈耘老云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出船巍然使人神聳故曰荊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云云皆紀其實也）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至今詩禮將惟數武宣臣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空試乘邊策寧留相漢身淒涼舊部曲淚濕塚前麟

（左傳僖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漢公孫弘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漢之得人於茲為盛蓋指孝武以及孝宣之世也漢高祖紀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漢王商傳河平四年單于來朝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杜子美詩韋賢初相漢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杜子美詩淒涼餘部曲又詩死邊高塚臥麒麟）

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俱懷畎畝憂荊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骯髒儀刑在驚呼歲月遒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

（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新苗未沒鶴老葉方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觀風嶠南使出相山東賢渡江弔很石過嶺酌貪泉與君步徙倚望彼修連娟願及南枝謝早隨北鴈翩歸來春酒熟共看山櫻然

（韓退之稻畦詩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晉顧愷之傳桓玄嘗以一柳葉紿愷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庾信小園賦蟬有翳兮不驚白樂天詩晝扉扇白板漢趙充國傳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很石在京口注已見晉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隱之為刺史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楚辭如修眉之連娟漢外戚李夫人傳美連娟以修嫮沈約詩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石塔寺（并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

此戲作此詩

饑眼望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厨養若人無益秖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摭言王播少孤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食久之僧頗厭一日播出度未回而先飯訖乃鳴鐘魚後播鎮江都因訪舊遊所題字皆紗罩之因留詩云云按唐書播相穆宗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故公詩有無益秖遺患闍黎蓋具眼之句）

送鼂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我年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如有求頎然鶴骨清而修醉翁遣我從子游翁如退之蹈軻丘尚欲放子出一頭（公自注嘉祐初與子由寓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遊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按子由志先生墓亦云）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虯惟有我顔老可羞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謀正作尚書已過優君求會稽實良籌往看萬壑爭交流（公自注美叔方乞越）

（毛詩頎人其頎注頎長也白樂天詩病瘦形如鶴晉王羲之傳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更求會稽便自邈然王述字懷祖）

王文玉挽辭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玄晏一生都卧病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宿草何曾淚葉乾猶喜諸郎有曹志文章還復富波瀾（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疾辭位孟郊贈崔純亮詩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說者謂草經一年則陳根今翻

用之以言過期而猶哭也三國魏陳思王傳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按曹志蓋陳思王植之孽子亦好學有才）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苦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愈密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召爲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故云二年閱三州）

送程德林赴眞州

君爲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君欲言之路無從移書諫臣以自通（公自注諫臣蹇受之也）元豐天子爲改容我時匹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小兒敬君如魯恭爾來明目達四聰收拾駔駿冀北空君爲赤令有古風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廄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公自注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行義爲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後漢劉寵傳爲會稽太守徵還山陰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見棄去故自扶奉送魯恭傳爲中牟令河南尹袁安遣仁恕掾肥親往廉察政迹恭與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瞿然起曰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以狀白安魏都賦冀馬填廄而駔駿韓退之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白沙眞州也唐爲白沙鎮）

谷林堂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我

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稚竹眞可人霜節已專車老槐苦無賴風花欲塡渠山鴉爭呼號谿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國語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殺而戮之骨節專車杜子美詩書時記朝夕）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露宿泥行草棘中十年春雨養髯龍如今尺五城南杜欲問東坡學種松（鷄跖集韋曲杜鄠近長安諺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七詩時論同歸尺五天）

君方掃雪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爲問何如插楊柳

明年飛絮作浮萍（先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注云舊説楊花入水爲浮萍驗之信然）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二年三蹋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且窮愁孤松早偃原非病倦鳥雖還豈是休更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偃平偃蓋然有數年輒偃但於根下遇石則偃耳遯齋閒覽蘇伯才云凡欲偃松栽時去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須根則無不偃陶淵明歸去來詞鳥倦飛而知還）

次韻劉景文贈傅義秀才

幼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未能飛瓦彈清角肎便投泥戲潑寒忽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安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幼眇字出漢書讀曰要妙屢見韓子衛靈公之晉平公觴之靈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傍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請試聽之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成列三奏而延頸鳴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幙俎豆墮廊瓦唐張説傳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四夷來朝復爲之説上疏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呂洞賓詞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摭言賈島得落葉滿長安一句求作一聯杳不可得孫郎帳下用禰正平語屢見）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盞萸囊自古傳長房寧復是臞仙應從漢武橫汾日數到劉公戲馬年對玉山人今老矣見恒河性故依然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二篇（吳筠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異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可消此禍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南史宋武帝在彭城九月九日遊項羽戲馬臺再見世説山公謂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隗然若玉山之將頽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汝年幾時見恒河水王言我生三歲經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如汝所說日月歲時念念變遷則汝三歲見此河時王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於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

九日次定國韻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我觀

去來今未始一念畱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蓋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讎黃金散行樂清詩出窮愁俛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騶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烱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意行無車馬倏忽畧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力盡病騏驥伎窮老伶優北山有雲根寸田自可耰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李太白將進酒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黃金散盡行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世說桓大司馬問劉眞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對曰極進然是第二流中人桓曰第一流是誰劉曰正在我輩道士傳董威隱居洛陽白社以殘絮縷帛爲衣號百結衣楞嚴經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寶珠不自知覺漢伍被傳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蓋寬饒傳長信少傅以列卿而沐猴舞又見項羽傳莊子逍遙遊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丁令威歌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屢見）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鷄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塡溝壑猶朝請黃門殿中春事罷詔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異聞實錄江南進士陳季卿客長安十年不歸一日終南山翁以竹葉置寰瀛圖上渭水中令陳注目恍然至家信宿復回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而畱詩皆在漢汲黯傳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漢吳王濞傳不能朝請二十餘年注云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唐百官志開元元年改門下省曰黃門按子由時爲門下侍郎故事執政聽謁有服親仍先上聞得旨乃出青蓋按國朝故事

宰相執政許張青蓋）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復穿鴛鷺行强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默坐數更鼓流水夜自逆故人爲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舄（公自注時方請越）（史記陳軫傳軫對秦惠王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髮軟紅猶戀屬車塵（公自注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麤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杜子美詩[illegible]垂領白尚書禋於六宗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按年譜元祐七年壬申是歲南郊先生爲鹵簿使）

與君並直記初元白首還同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溫（公自注穎與穆父並拜庭中地皆流濕相與小語道之）病貪賜茗浮銅葉老怯秋泉灔寶樽回首鵷行有人傑坐知羌鹵是遊魂（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銅葉言茶盞也魏文帝善哉行假氣游魂魚鳥爲伍杜子美詩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

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屛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屛我

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眞僞何足評笑彼三子歐梅蘇無事自作雪羽爭（公自註事見三人詩集）故將屛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牕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脇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鷄鳴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後漢列女蔡琰傳玄雲合兮翳月星異聞實錄徐玄之夜見人物如粟粒行案上傳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入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冊覆之照看皆無雪羽用孟子字前漢天文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月脇用皇甫湜若穿天心出月脇語已見孟郊聞鷄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杜子美山水圖歌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屛詩

月次於房歷三星斗牛不神箕獨靈簸搖桑榆盡西靡影落蘇子硯與屛天工與我兩厭事孰居無事爲此形與君持橐侍帷幄同到溫室觀堯蓂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欲留衣冠挂神武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沐醉石可助平泉醒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挂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同青熒撫物懷人應獨歎作詩寄子誰當聽（韓退之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三星各在天什五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劉孝標書與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淮南子日西垂景在桑端謂之桑榆莊子天運篇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自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而盡月小則餘一莢不落此瑞草也謂之蓂莢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韓退之毛穎傳封諸管城號管城子陳玄陶泓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出處必偕舊唐書李德裕傳平泉別墅有醒酒石德裕醉則踞之又歸登傳登拜右拾遺時德宗欲相裴延齡補闕熊執易危言忤旨草成以示登登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

次韻錢穆父會飲

（按先生論新法出爲杭州通判時年三十六歷典三郡謫從黃州年五十始再登朝二聖眷遇特異諸公懼其得政交攻之既不自安力丐外出守杭州凡再歲召入而子由已爲右丞公以嫌又上章丐去遂守潁移揚復召入益不爲留計元祐初錢穆父與公同在西掖又同去守杭越至是復同來故云與君幾合散先生任兵部爲閑曹穆父任戶部爲劇部故云居官不任事又主人獨賢勞云云）

彈冠恨不蚤挂冠常苦遲盛服每假寐角闕時伏思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逝將江海去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與君幾合散得酒忘醇醨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奕棊（公自注世有作詩如奕棊奕棊如飲酒飲酒乃大戒之語僕於棊酒二事俱不能也）居官不任事造物眞見私主人獨賢勞金轂方流馳行人亦結束秋杜乃歸期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釃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左傳宣公二年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坐而假寐王注角闕言帝闕之角也漢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釋名罘罳在闕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議事至此復重思莊子逍遙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晉史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漢溝洫志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注云釃分也晉郗愔傳字方回還太常固讓不拜樂補遠郡出爲會稽內史久之乞骸骨因居會稽）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二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三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楧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一首（起在兵部洎遷禮部尚書作）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

千章杞梓蔭雲天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挂冠前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太息何人知帝力歸來金帛看頳肩（杜子美送鄭虔貶台州司戶鄭公樗散鬢成絲酒後常稱老畫師史記孫子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韓退之城南聯句刈熟擔肩頳）

郊祀慶成詩

（元祐七年哲宗合祭天地于圜丘公以兵部尚書為南郊鹵簿使先是朝饗八室至神宗室上涕洟不止癸巳冬至行禮上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妥溫御樓肆赦終日和煥大意昭答翼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余執侍從進詩以賀蓋此詩也）

帝出乘昌運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制作七年成大祀乾坤合剛辰日月明泰壇朝掃地魄寶夜垂精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嶽城北流吞朔易西極落欃槍升燎靈光答回鑾瑞霧迎需雲徧枯槁解雨達句萌可頌非天德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帝謂本無聲富國由崇儉蘄年在好生無心斯格物克己自銷兵化國安新政孤臣反舊耕還將清廟什畱與野人賡（周易帝出乎震漢食貨志三登曰太平漢孝武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尚書洛誥註周公七年成禮樂禮記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禮記外事以剛日鄭氏曰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爾雅圜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禮記掃地而祭貴質也晉天文志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唐文粹李德裕武宗冊文云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詩國風北流活活詩意言黃河順流也尚書平在朔易孔安國云北稱朔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西極謂西夏也漢天文志天欃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天欃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云槍欃棓彗異狀其殃一也又曰欬星周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又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義大矣哉禮記季春之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唐李絳傳安國佛祠欲使絳爲之頌絳言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毛詩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詩大雅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又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後漢王符傳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毛詩清廟祀文王也）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謖謖松下風藹藹隴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尊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鳳鳴枝背作蛇蚹紋月明委靜照心清得奇聞當呼玉澗手（公自注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崔閑妙于雅聲當呼使彈）一洗羯鼓昏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毛詩鳳鳴枝琴也琴古而漆裂則有蛇蚹紋蛇蚹字出莊子注謂蛇腹下有齟齬可以行也羯鼓錄明皇酷不好琴嘗聽琴未及畢叱琴者出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史記樂書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揚子虞夏之書渾渾爾）

見和仇池

上窮非想亦非非下與風輪共一癡翠羽若知牛有角空瓶何必井之眉還朝暫接鵷鸞翼謝病行收麋鹿姿記取和詩三益友他年弭節過仇池（華嚴經四空處天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又金輪水際外有風輪樓炭經地深二十億萬里下有金粟金剛亦各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此雖六重前四是地輪第五水輪第六風輪共一癡言上天下地皆然蓋佛氏謂之界者一癡想所成也白樂天詩上自非想頂下及風水輪杜子美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漢陳遵傳揚雄作酒客難法度士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唐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三益友指言錢蔣王也仇池詳見三十二卷雙石詩注）

玉津園

承平苑囿雜耕桑六聖勤民計慮長碧水東流還舊派（公自注玉津分蔡河上流復合於下）紫壇南峙表連岡不逢遲日鶯花亂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籍斜陽寂歷鏁雲莊（六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漢郊祀志甘泉泰時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禮記天子籍田千畝以事天地）

籍田

竊脂方紀瑞布穀未催耕魚沫依蘋渚蝸涎上綵楹江湖來夢寐蓑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因君一再行（左傳昭十七年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九扈為農正杜預曰桑扈竊脂也文選石季倫有思歸引序注已見）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于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能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楊康功名景略洛陽人元豐開以起居郎使高麗為國王祭奠使歸稱上旨就賜金紫擢中書舍人終龍圖閣待制知揚州）

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談笑出奇偉鼓舞南海神頃年三韓使幾為鮫鱷吞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公自注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公自注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為拳拳繫此空中雲作詩頌其美何異刻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韓退之南海神廟碑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傳燈錄南泉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為復釘釘住為復藤纜著刻劍出呂氏春秋詳二十二卷王仲父哀辭注周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

沐浴啟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

（趙德麟名令畤舊字景貺事見三十卷先生守潁德麟在幕府郡有西湖每相從其上至是官滿入京故有東潁西湖季子來歸之句時先生力求會稽故有同泛越溪之句）

南山北闕兩非真東潁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老聃新沐定非人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穩如禪息息勻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谿春（孟浩然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春秋閔元年八月季子來歸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莊子田子方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注慹不動兒神仙傳焦先臥于雪下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元祐七年南郊罷時雪如期先生是歲自揚州召歸故云偶還仗內身如寄仲至名欽臣時權工部侍郎）

三軍喜氣鑠飛花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驊騮金騕褭故殘鳷鵲玉橫斜偶還仗內身如寄尚憶江南酒可賒宣勸不多心自醉强扶衰白拜君嘉

（杜子美宣政退朝詩雲殘鳷鵲亦多時唐儀衛志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後漢劉寬傳帝嘗令講經寬于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左傳襄四年晉侯享魯穆叔歌鹿鳴之三穆叔曰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綠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嶠南使饋餉淮東牧（公自注僕在揚州程德孺自嶺南解官還以此石見遺）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公自注僕以高麗所餉大銅盆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皆附其足）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

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畱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閒道歸應速（楚詞紫貝闕兮珠宮再見南部新書青黛螺光明鮮絜每一螺直千金當時名之曰蛾綠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謂甲夜至戊夜也唐地理志均州武當郡有武當山九域志武當山一名仙室山山上有巖澗凡三十七所趙弱四句用史記藺相如歸璧事詳已見）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岑巖起名象求梓州人元祐四年爲郎考功用蘇文定公薦拜殿中侍御史文定執政以嫌徙金部郎事徽宗於王邸終寶文閣待制第四卷送岑著作詩即巖起也）

一聲清蹕霧開天百辟心莊豈貌虔回顧驚君珠玉側同升愧我粃糠前裴回月色畱壇影縹緲松香泛蠟煙（公自注近制以椽燭松明易枳盆）莫嘆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鳶肩

（周禮卿士大祭祀帥其屬夾道而蹕漢儀注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止晉衛玠傳王濟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孫綽傳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後漢張衡傳尉厖眉而郎潛鳶肩用唐馬周事並已見）

次韻蔣頴叔二首

扈從景靈宮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祝融參乘破朝寒英姿連璧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鑾已向詞臣得頗牧（公自注時頴叔新除熙河帥）路人莫作老儒看（楚辭遠遊風伯爲余先驅兮辟氛埃而清涼漢司馬相如傳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子虛賦陽子參乘纖阿爲御韓退之荊潭唱和詩序鏗鏘發金石世說孫興公作天台山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詩小雅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唐畢諴傳爲翰林學士宣宗名訪邊事諴條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即拜邠寧節度使）

凝祥池

似知金馬客時夢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煙波寫故鄉鳴鸞自容與立馬久回翔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公自注時高麗使在都下每至勝景輒圖畫以歸）（碧雞坊在成都杜子美詩云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漢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封三年開故朝鮮國也圖畫見聞志高麗國熙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鑑入貢訪中國圖畫銳意購求稍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萬餘緡丙辰冬復遣使崔思訓入貢因將帶畫工數人乞摹寫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之於是盡摹之持歸其畫人頗有精于筆法者）

和叔盎畫馬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鱗中皇天不遺言兀與圖畫同（一作畫圖）駑駘飽官粟未受一洗空十駕均一至何事籋雲風

（南秦錄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鱗腰裹丹髦萬計盈庭元微之望雲騅歌邑沮聲悲仰天訴天不遣言君未識杜子美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荀子騏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亦及之矣爾雲字出漢禮樂志屢見）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謂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足平生錦繡腸蚤歲藜莧腹從教四壁空未遣兩峰蹙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泝岷山瀆守子不貪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卜君家畫可數天驥紛相逐風騣掠原野電尾梢澗谷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來聽陽關曲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西京雜記文君眉色不加黛常如遠山再見李白翰林集序太白弟令問嘗曰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韓退之詩三年國子師腸肚習藜莧左傳襄十五年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不若人有其寶尚書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柳子厚龍城錄寧王善畫馬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驟霧鬛信偉如也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有府一名安西）

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

春冰無真堅霜葉失故綠鷄疑鵬萬里蚿笑夔一足二豪爭攘袂先生一捧腹明鏡旣無臺淨缾何用蹙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眞愛寶碎玉未忘玉久知公子賢出語耆年伏欲觀轉物妙故以求馬卜維摩旣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照此久幽谷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三峩吾鄉里萬馬君部曲卧雲行歸休破賊看神速（公自注晉卿將種常有此意）（莊子秋水篇夔謂蚿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晉劉伶傳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臂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傳燈錄神秀云心如明鏡臺六祖云明鏡亦無臺又百丈名溈山云溈山勝景汝當居之華林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公何得住持百丈曰若能下得一句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缾問云不得喚做淨缾華林曰不可喚作木椻也百丈又問祐師師踢倒淨缾百丈笑云輸卻山子也楞嚴經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維摩經魔波旬言居士可捨此女以一切所有於彼者是爲菩薩維摩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於是諸女問維摩我等云何止於魔宮居士乃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又互見六卷上元詩注傳燈錄六祖偈云本來無一物維摩經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法華經堅著於五欲癡愛故生惱因造立宅舍五欲自娛）

生日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次韻爲謝

問子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微言在參同妙契藏九篇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霜枝謝寒暑雲翮無前卻何須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詩腴固堪飧字瘦還可愕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伍志與湛輩各豈待相顧言方爲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

孺終主爵吾當追松喬子亦鄙衞霍（抱朴子小餌丹法服之三日司命削其死籍李太白詩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白樂天詩授我參同契其辭妙且微神仙傳魏伯陽齊會稽上虞人也得古文龍虎上經盡獲妙旨公因約其象著參同契三卷龍昭升天行五圖發金記九龠隱丹經注云仙家有九轉金丹法而龠所以藏書也白樂天松詩殺身獲其所爲君構明堂軒后本紀鳳集東園梧桐又巢阿閣南齊王儉傳世祖嘗問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曰謝朏得父膏腴晉羊祜傳從事鄒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互詳十七卷與王郎昆仲詩注漢汲黯傳字長孺武帝名爲主爵都尉）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程德孺名之元）

（持節嶺南歸惠此石故皆用嶺南事德孺時爲主客郎中）

嵐薰瘴染卻敷腴笑飲貪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肎教沈網取珊瑚不知庾嶺三年別收得曹溪一滴無但指庭前雙柏石要予臨老識方壺（飲貪泉晉吳隱之事薏苡後漢馬援事竝已見洽聞記釋繇國海中珊瑚生于水底以大船鐵網取之名其所爲珊瑚洲南越志南越以五嶠爲限東曰大庾九域志大庾嶺本屬虔州大庾縣淳化三年以縣置南安軍傳燈錄僧問雲門如何是曹溪一滴水再見又趙州從諗禪師凡有僧入室但指庭前柏樹云庭前柏樹子拾遺記海中有三山其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洲曰瀛壺）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帝城如海欲尋難肎捨漁舟到杏壇剝啄扣君容膝戶巍峩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肎把參同較同異小牕相對爲研丹（莊子漁父篇孔子休乎杏壇之上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漁父下船而來楚辭九章冠切雲之崔巍問羊黃初平事詳見十四卷送將官梁左藏詩注後漢梁鴻傳牧豕於上林苑中娶同縣孟氏女字之曰德曜孟光）

次丹元姚先生韻（葉少蘊避暑錄記姚丹元事云姚因王鞏以進於東坡本京師富人王氏子爲父逐去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頗慧因取道藏徧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作詩間有放浪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沈淮南屢易姓名後復其姓名爲王繹又易名元誠力詆林靈素爲其毒死）

浮生知幾何僅熟一釜羹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自憐無他腸偶亦得此生懸知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宿緣重每爲習氣昏似聞梅子眞近在吳市門未能肩拍洪但欲目擊溫不敢扣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徐以方便論不學劉更生黃金鑄尚方不學房次律身事問穎陽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飡石髓香至道尚聽瑩麤材終蹶張先生喜而笑幅巾登我堂苦誓指黃壤要言刻青琅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達人友四海曲士守一疆慎勿使形諜兒童驚夜光（漢書衛綰傳以戲車爲郎文帝以爲廉謹實無他腸以爲河間王大傅陶淵明雜詩身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莊子田子方吾有不亡者存韓退之華山女詩仙梯難攀俗緣重楞嚴經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漢梅福字子眞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詳見九卷次韻陳海州注郭景純游仙詩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莊子田子方溫伯雪子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之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維摩經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廣爲說法法華經以方便力柔伏其心漢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尚方鑄作事詳十二卷贈王仲素寺丞詩注酉陽雜俎邢和璞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房琯太尉祈問終身之事邢言若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署病起於魚飱木材用龜茲板其後房公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琯琯悟具以板事白於刺史其夕病鱠卒也王烈石髓事屢見嵇康字叔夜聽瑩字出莊子齊物論已見漢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羽晉王羲之傳去會稽郡於父母墳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本草玉石部青琅玕注瑠璃之類火齊寶也續仙傳謝自然曰每登玉霄峯卽見滄海蓬萊亦應不遠於是入海遇一道士笑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莫到又互見前莊子列禦寇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注整猶醯醢也）

（韓退之詩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省事天公厭兩回新年春日併相催殷勤更下山陰雪要與梅花作伴來

己卯嘉辰壽阿同（公自注子由一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

詞鋒雖作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盡驅春色入毫端（公自注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澹月疎星遶建章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觀（一作殿）一朵紅雲捧玉皇

薄雪初銷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史記范雎傳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公自注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聽攜以歸蓋故事也漢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送蔣穎叔帥熙河（并引 蔣穎叔名之奇已見二十四卷）

穎叔出使臨洮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爲韻致遄歸之意得我字

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苟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自薦雖云數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瑣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我欲歌杕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鹵所得蓋幺麽願爲魯連書一射聊城笴陰功在不殺結草酬魏顆（漢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和親之約顏師古注宿久留也晉羊祜傳祜在軍輕裘緩帶尚書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漢丙吉傳鹵入雲中代郡吉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詩小雅杕杜勞還役也又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漢衛青傳至龍城斬首鹵數百史記魯仲連傳齊田單攻聊城不下仲連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說文笴箭莖也魏顆事出左傳宣十五年詳見卷四送蔡冠卿知饒州詩注）

再送二首

使君九萬擊鵬鶤肯爲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國西門（唐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正觀中置漢書鄭吉初護鄯善以西南道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自吉始焉）

餘刃西屠橫海鯢應予詩讖是游魂歸來趁别陶弘景看挂衣冠神武門（莊子養生主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木玄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游魂公先有詩與穎叔云須知羌鹵是游魂故中言之而曰詩讖也漢賈誼傳讖言其度注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陶弘景詩意公自謂也）

次韻穎叔觀燈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游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便因行樂令投甲不用防秋更打冰

振旅歸來還侍宴十分宣勸恐難勝（魏武紀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唐陸贄傳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毛詩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燕射

北苑傳呼陛楯郎東夷初識令君香天山自可三箭取海國何勞一葦航宣勸不辭金盌側醉歸爭看玉鞭長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陛楯郎出史記滑稽傳再見世說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唐書薛仁貴傳爲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李賀傳每旦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未嘗先立題然後爲詩白居易傳最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易一金僞者相輒能辨之）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四朝正史錢穆父傳載其復知開封臨事益精明東坡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穆父操筆立賦以報坡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然穆父以是歲二月十八日再除開封田曹賞梅倡和猶當是爲戶部尚書時此後止有次韻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絕而東坡出帥定武和送別一詩酬響答詩筒則未見之豈倡酬猶有遺逸耶坡公之語不應虛發也）

寒廳不知春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忽驚庭戶曉未受煙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鬢霜未易掃眉斧眞自伐惟當此花前醉臥黃昏月（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枚叔七發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李友諒字叔益錢塘人舉進士紹聖初右正言張商英論元祐以來刑賞失當謂友諒當衡替因與蘇軾厚善三省爲之掩匿云）

居杭積五歲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文行兩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公隄不改作姥嶺行開新幽夢隨子去松花落衣巾（王注髯張老潛李子皆杭州人髯張不知爲誰老潛卽道潛師曰參寥子者李子則友諒也公堤卽蘇公堤姥嶺則天姥山也）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吳傳正名安詩父克相神宗傳正元祐中爲右司諫與劉器之同攻蔡確竄荒服還左史攝西掖坐草蘇黃門知汝州詞溢美罷去後爲子累編置湘中詩中有龍眠居士本詩人指李伯時也）

天公水墨自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夢回疎影在東牕驚怪霜枝連夜發生成變壞一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能使龍池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

龍眠胸中有千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禿筆東南山水相招呼萬象入我摩尼珠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卓異記天授二年十二月則天幸上苑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楞嚴經度百千劫猶如彈指杜子美曹將軍畫馬圖詩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又丹青引幹惟畫肉不畫骨又韋偃畫馬歌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圓覺經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二十二卷有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詩黃師是名實神宗時登進士第歷京東河北轉運師是爲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陳由是二女皆爲子由婦哲宗欲召用而林希用是沮之終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贈龍圖閣直學士孫勰跋此詩云先生侍兒嘗問朝之諸公遷擢不澹時獨黃師是昔爲提刑今又提刑何也先生時方作詩送之故有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按陸游序亦云侍妾朝雲嘗嘆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云）

世久無此士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豈出次公門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近聞海上港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一見刺史天稍忘獄吏尊會稽入吾手鏡湖小於盆比我東來時無憂瘡痍存（後漢徵君黃憲字叔度西漢循吏黃霸字次公五袴後漢廉范事屢見漢項籍傳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後漢蘇章傳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請太守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漢周勃傳下廷尉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會稽句先生時方請越故云）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以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為韻（范中濟字子奇五世祖仁恕相蜀因葬成都祖雍字伯仁始家河南中濟以蔭歷官判將作監使契丹虜欲撓之不爲屈歷四路漕左司司農卿由河陽守召權戶部侍郎元祐八年二月爲集賢殿修撰知慶州伯仁在仁宗時爲副樞李元昊叛拜鎮武節度使知延州又知永興軍故云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中濟在慶進寶文閣待制廣儲蓄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鬬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百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仁風被宿麥綠浪搖秦川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荊魚杯副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梁李謂西夏二種族西夏在唐賜姓李爲李繼遷本朝賜姓趙趙爲趙元昊承襲者姓趙其餘種族猶李姓梁則其妻之黨也左傳莊二十年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又隱四年魯大夫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史記趙奢傳秦伐韓軍於閼與奢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後漢安帝記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注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稱宿落虛弦用戰國策更羸射鴈事再見歐陽公送劉侍讀詩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筆杜牧之送薛處士詩贈以蜀馬箠副之胡廚裘晉劉琨傳與祖逖爲友聞祖逖被用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吾著鞭）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我昔在田間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鼙我鞭不妄發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草長病牛羊尋山跨坑谷騰趠筋骨強煙簑雨笠長林下老去而今空見畫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圓覺經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唐李密傳以蒲韉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神仙傳王方平牽蔡經鞭之曰吾鞭亦不可妄得也莊子達生篇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杜子美詩老去人間空見畫李白寒食獨酌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

呂與叔學士挽詞（呂與叔名大臨京兆藍田人博學無所不通尤深於春秋二禮每欲掇拾三代遺文舊制令今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元祐間從官薦其行義脩飭文詞爾雅除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內翰淳甫乞以備勸講未及用而卒兄大忠字進伯終寶文閣直學士大防字微仲爲左僕射兄弟平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制度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後漢黃憲傳字叔度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不能去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唐元德秀傳字紫芝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此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嘗爲魯山令天下高其行謂之元魯山再見世說陳元方子長文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白於

（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禮記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飛仙亦偶然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遭綽虐失身墮蓬萊蓬萊至今空護短不養才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雪滿頭終當卻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楞嚴經衆生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韓退之記夢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我以指撮白玉丹行且咀嚼行詰盤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

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寧極齋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漿餽但有爭席人寧極無常居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郗鑒天不留封倫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祁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顧挂神虎（一作武）冠往卜飲馬鄰王郎濯紈綺意與陋巷親南遊苦不蚤儻及尊鱸新

（莊子列禦寇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寓言篇其往也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繕性篇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唐紀聞譚武威段碧天寶五載過魏郡逆旅有客市藥碧知是道者卽市醪薦之自言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碧祈至山中遂約入山居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啟西室老先生據牀碧謁拜焉碧在山四年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端坐正心禪觀不食每出禪時卽飲少藥汁碧問孟叟老先生爲誰叟取晉書郗鑒傳吟諷之曰欲識先生卽鑒也杜牧之題魏文貞詩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封倫字德彝再見晉祁嘉字孔賓事詳十八卷石

芝詩注左傳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曰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爲終也挂冠陶弘景事屢見神虎門避唐諱改神武）

王仲至侍郎見惠稚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翠栝東南美近生神嶽陰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仙風振高標香實隕平林偶隨樗櫟生不爲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稍出青玉鍼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橐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閤凡木媿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思樊籠中摧我鸞鶴衿誰知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蒼皮護玉骨旦莫視古今何人風雨夜臥聽饑龍吟

（換鵝來禽用王羲之事屢見莊子千歲而一遇大聖是猶旦莫遇之也）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三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四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七首（起在禮部洎元祐八年癸酉出知定州紹聖甲戌改元就任落職知英州再貶惠州赴嶺道中作）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自有長城鳥鼠西剩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駞蹏（後漢隗囂傳囂將王元曰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唐李勣傳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尚書西傾朱圉鳥鼠孔安國云在隴西之西雍州之南山）

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蹏（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蹏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蹏）

表弟程德孺生日（程德孺名之元事見二十四卷送德孺守楚州詩注德孺元祐七年六月自嶺外持節歸以右朝奉郎爲主客郎中進金部時與先生同朝先生還自海南又與德孺會金山始決計歸毗陵）

仗下千官散紫庭微聞偶語說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遥知是弟兄（公自注予與君皆壽骨貫耳旋列中多指予二人不問而知其爲中表也）曾活萬人寧望報（公自注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饑歲活數萬人）祇求五畝卻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于浴室東堂八年

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乞郡三章字半斜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畱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公自注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今年綱到最遲）

夢繞吳山卻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公自注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從此歸田策最良

東南此去幾時歸倦鳥孤飛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

峨峨扇中山絕壁信天剖誰知大圓鏡衡霍入戶牖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數千巖在掌握用捨彈指久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短屏雖曲折高枕謝奔走出家非今日法水洗無垢浮遊雲釋嶠宴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楞嚴經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後漢馬援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韓退之詩釋嶠孤雲縱莊子至樂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東府雨中別子由

庭下梧桐樹三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今年中山去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息主人亦是客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歸來知健否莫忘此時情

（漢地理志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爲國九域志定州定武軍有中山城對牀夜雨按辛丑歲東坡與子由別於鄭州詩云夜雨何時聽蕭瑟語意詳見卷一注下）

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王敏仲名古文正公旦曾孫）

衝風振河朔飛霧失太行相逢不相識下馬須眉黃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喜有賢主人共惜（一作此）殘燭光聚散一夢中人北鴈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傍（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水横波唐地理志懷州河內縣有太行山杜子美贈衛八處士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歐陽公詩白雲汾水上人北鴈南飛漢揚雄甘泉賦溶方皇於西清顏師古曰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廂作箱王文考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閑宴左傳昭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眞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麾斥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瞋作詩一笑君應聞（莊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曹子建七啟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韓退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李白蜀道難歌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横絕峨眉巔李白傳初遊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及白坐永王璘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子儀爲中書令汾陽王大鵬賦序昔於江陵口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予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子微坐忘論序敬尋經旨與心事相應者著坐忘安心之法略成七條以爲修道階次李白傳嘗侍玄宗飲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摘其樂府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曾仲錫溫陵人時爲定武倅）

代北寒虀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應（一作疑）是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便隨李白跨滄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公自注俗有十八娘荔枝）（蔡君謨荔支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支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蜜煎者剥生荔支笮去其漿然後蜜煎煮之漢楊王孫傳鬱爲枯腊神仙傳孫討逆怒左慈使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屐拄竹杖徐行討逆鞭馬逐之終不能及再見）

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辭二首

至矣吾三后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公自注書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諡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庶幾於仁宗也）有作猶非聖無私乃是天侍臣談要道家法信家傳（公自注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注）（三后眞宗后章憲明肅劉氏仁宗后慈聖光憲曹氏英宗后宣仁聖烈高氏皆嘗垂簾聽政）

卻狄安諸夏先王社稷臣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定策天知我忘家帝念親萬方何以報得疾爲勤民（社稷臣謂楚王高瓊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獨萊公寇準不可武臣中惟瓊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瓊既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既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策宣仁后瓊曾孫也後漢和熹鄧皇后紀叔父陔言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白河歲活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后訓女也漢霍光傳定萬世策以安社稷言太皇太后定立元祐天子之策）

再和曾仲錫荔支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公自注柳至易成飛絮落水中經宿即爲浮萍荔支難長至二十四五年乃實）本自玉肌非鵠浴至今丹殼似猩刑侍郎賦詠

第三峽妃子煙塵動四瀆莫遣詩人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莊子天運篇鶂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華陽國志永昌郡有猩猩其血可染朱罽唐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題郡中荔支詩重寄荔支與楊使君詩種荔支詩荔支樓對酒詩樂天入爲刑部侍郎九域志忠州隸夔州路三峽山在夔州唐書楊貴妃嗜生荔支乃置騎傳送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過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楚辭離騷經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次韻滕大夫三首（滕大夫名與公海陵人時爲定武倅）

雪浪石

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嶽爭雄尊飛狐上黨天下脊
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氣壓代北三家村
千峰石卷矗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揭來城下作飛石
一礮驚落天驕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臥枯榆根
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離堆四面繞江水
坐無蜀士誰與論老翁兒戲作飛雨把酒坐看珠跳盆
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山水聊心存（唐文粹鄭亞會昌一品集序云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史記張儀傳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山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王洙古所謂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是也杜牧云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指今之河北謂之山東蓋太行山之東也山東二百郡正謂太行以東冀州之域矣杜子美河北入朝絶句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桉抱青丘國史補雷州多雷秋冬伏地中人取得雷斧雷墨可以爲藥用漢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沬水之害穿三江成都中韓退之盆池詩老翁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白樂天三游洞序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

同前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

已見天吳出浪頭（公自注石中似有海獸形狀）履道鑿池雖可致玉川卷
地若爲收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山海經天吳水神也八首十尾唐白居易傳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盧仝詩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恐百姓疑我卷地皮賈氏談錄贊皇公平泉莊周回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今悉以絶矣怪石名品甚衆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李衛公平泉花木記及詩序云後世以一花一石移於它處者非李氏子孫德裕初封贊皇伯後封衛國公唐牛僧孺傳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白樂天石記云公嗜石以甲乙丙丁爲品第）

沉香石

壁立孤峰倚硯長共疑沉水得頑蒼欲隨楚客紉蘭佩
誰信吳兒是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玉中還有辟邪香
早知百和俱灰燼未信人言弱勝剛（唐本草注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樹葉似橘經冬不凋本似櫸柳重實黑色沉水者是吳兒木腸用賀充吳兒木人石心語出晉書夏統傳已見錄異記婺州永康山有枯松因斷墮水化爲石枝幹及皮與松無異笠澤叢書東陽多名山金華永康之地中饒古松往往化而爲石杜陽雜編自漢至唐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瑞麟香皆異國所獻也唐肅宗以香玉辟邪賜李輔國其香可聞數里老子柔之勝剛弱之勝彊）

石芝（并引）

予嘗夢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眞得石芝於海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此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肌骨匀見之怖走誰敢食
天賜我爾不及賓旌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
我家韋布三百年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

化人視之眞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嚬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夢想至人空激烈古來大藥不可求眞契當如磁石鐵（神仙感遇記蘭陵蕭静之買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且潤其色微紅烹而食之逾月齒髮再生偶遊鄴都見一道士指其脈曰子之所食者肉芝也神仙傳亦云周易包有魚義不及賓也洪州十二眞君傳許遜字敬之弱冠拜旌陽令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拔宅上昇東晉尚書郎邁護軍長史穆皆族子也眞誥許邁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改名遠遊弟謐一名穆外雖泯俗務而內修眞學穆生三男小男名翽字道翔小字玉斧禮記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氏云皆黍稷器毛詩於粲灑掃陳饋八簋化人塊蘇出列子詳見二十九卷與葉淳老詩注抱朴子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有百許種西京雜記菰之有米者長安謂之雕胡傳燈錄誌公善惡不二頌云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呂氏春秋慈石召鐵或引之也大涅槃經譬如磁石去鐵雖遠以其力故鐵則隨著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華嚴經如好磁石少分之力則能吸壞諸鐵鉤鎖）

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鵩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脛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漢賈誼服賦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禮記儒有難進而易退者粥粥若無能也）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暮多風雪强壓春醪與君別玉帳夜談霜月苦鐵騎曉出冰河裂斷蓬飛葉卷黃沙祇有千林鬖鬆花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閒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唐藝文志有玉帳經年號記又咸通十一年以龐勛盜徐州停貢舉盧尚卿賦詩曰自從玉帳論兵後不許金門諫獵來李華弔古戰場文月色苦兮霜白曾子固云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庭階齊人謂之霜淞鬖鬆花疑即此白樂天懷微之詩今日排衙得免無後漢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嘯諾注屢見）

和錢穆父送別幷求頓遞酒

聯鑣接武兩長身鵷鷺行中語笑親九子羨君門戸壯八州憐我往來頻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更向青齊覓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九子穆父之子九人東坡嘗戲之爲九子母丈夫又東坡嘗歷密徐湖登杭穎揚及今定武凡八郡守）

劉醜廝詩

劉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窰有子曰醜廝十二行操瓢堌閒得餘粒雪中拾墮樵饑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既死侍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饑鴞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齠崎嶇走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視與苑物色同遮邀行路爲出涕二客竟就梟嶢嶢訴我庭慷慨驚吾寮曰此可名寄追配郴之蕘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爲媾他日婦婉然初垂髫洗沐作小史裹頭束其腰筆硯耕學苑弓（一作戈）矛戰天驕壯大隨爾好忠孝福可徼相國有折脇封侯或吹簫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僬僥

（唐地理志定州望都縣莊子盜跖篇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周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柳子厚童區寄傳童寄者郴州蕘牧兒年十一歲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一人去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將殺童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市者善之持童愈束縛牢甚夜半童以縛即爐火燒絕之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吏白州州白大府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之衣裳護還之鄉史記范睢傳魏齊笞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得出後遂相秦漢周勃傳常以吹簫給喪事後從高祖封絳侯列子湯問篇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題毛女眞

霧鬢風鬟木葉衣山川良是昔人非祇應閑過商顏老
獨自吹簫月下歸（異聞集洞庭靈姻傳柳毅見龍女風鬟霧鬢商顏老商山四皓也）

寄餾合刷餅與子由（此詩眞迹臨川□撥嘗刻於婺倅聽事公自題其尾云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醉睡中作）

老人心事日摧頹宿火通紅手自焙小甑短餅良具足
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閑烝粟知我空堂坐畫灰
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棃棗待翁來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天公不解防癡龍玉函寶方出龍宮雷霆下索無處避
逃入先生衣袂中先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屠酒
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緯蕭手黄門寡好心易足
荆棘不生棃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無脛金丹來入腹
區區分別笑樂天郍知空門不是仙

（劉慶忌幽明錄洛下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穴中良久方甦旁得一穴入見郭郭臺榭悉以金瑰爲飾人皆長三丈因告哀求去長人引令過九處最後所至苦饑餒指中庭柏樹下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一珠亦取之後得一珠令噉甚得療饑因問九處名荅曰還問張華可知其人復隨穴而出至交州七八年間方歸終南詣華問之華曰是崑崙下地仙九館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第二珠食之可以延年第三珠充饑而已酉陽雜俎孫思邈常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爲老人至思邈石室請救孫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因無所恡有頃捧方至孫曰爾第還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韓退之詩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僧史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謁聞曰我龍也以疲墮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傍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震激雨射山岳爲搖而聞危坐不顧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史記魏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又公子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莊子列禦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唐百官志門下侍郎龍朔二年改黄門侍郎按子由時爲門下侍郎靈樞經扁鵲註曰化靈爲姹女之胞十月分胎狀如紫金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中央黄號曰紫金丹白樂天詩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互見七卷竹閣詩注）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韓退之詩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羊生得婦如得風
握手一笑未爲辱先生室中無天遊佩環何處鳴風甌
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胡爲寫眞傳世人
更要維摩一轉語丹元茅茨祇三間太極老人時往還
點檢凡心早除拂方平神鞭常使物

（眞誥楊君自記論云紫微王夫人見降與一神女俱來曰此九華眞妃也眞妃曰聞君德音甚久不期今日得敍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綵羅之纏矣夫人旣去眞妃小留而言曰冥情未攄意氣未忘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閒忽然不見陶隱居注萼綠華詩云此是降羊權乃云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姓同音耳趙飛燕外傳帝於太液池作千人之舟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倚后歌互見十一卷登常山絕頂詩注分燈用維摩經無盡燈

事詳見前卷裴硎傳奇元和中元徹柳實艤舟合浦岸漂入大海抵孤島見玉虛尊師與南詰夫人會二子拜謁求返尊師曰子歸不難子宿分自有師夫人命侍女送二子馭百花橋而歸二子問吾師是誰云是南嶽太極先生既達昔維舟處回視無橋矣二子後共尋雲水偶雪中見老叟負樵擔上有刻太極字遂禮爲師隨諸祝融不復出云云方平鞭屢見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能使物卻老

紫團參寄王定國

谽谺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眞氣入苕穎舊聞人銜芝生此羊腸嶺纖纖虎豹鬣蹙縮龍蛇癭蠶頭試小嚼龜息變方騁矧予明眞子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挂戶半夜珠落井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東坡猶故目北藥致遺秉欲持三椏根往侑九轉鼎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本草補注人參潞州太行山所出謂之紫團參文選注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再見抱朴子鴟鳶展翅不動去地四千里風力猛壯所以可驗有剛風世界陸士衡文賦或苕發穎豎離衆絕致本草人參一名人銜漢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定命錄袁天綱與李嶠同寢嶠息自耳中起曰是龜息也龜息貴壽而不富王注珠落井以言嚥納也黃庭外景經抱珠懷玉和子室注云珠玉謂津液室謂身令人嚥津液以和一身也圖經本草相傳欲試人參者當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含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毛詩彼有遺秉本草高麗人作人參讚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神仙傳仙方有九品其七名九轉霜雪之丹

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支（劉燾字無言長興人）

時新滿座聞名字別久何人記色香葉似楊梅蒸霧雨花如盧橘傲風霜每憐蓴菜下鹽豉肎與蒲萄壓酒漿回首驚塵卷飛雪詩情眞合與君嘗

舊唐書白居易在南賓郡爲荔支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支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北夢瑣言薛能以

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嘗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茶云麤官乞與眞抛卻賴有詩情合得嘗

立春日小集戲（一作呈）李端叔（李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後居當塗舉進士力學善屬文爲）

東坡所知元祐八年九月坡出帥中山辟掌機宜文字是時事將變端叔策知其然相與反覆論議先生是之曰自是相從之日益難得期與子游戲於文詞翰墨以寓其樂蜀人孫敏行子發亦辟在幕府而勝與公曾仲錫爲倅五人相得甚懽明年五月先生遂謫嶺南端叔後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論爲東坡客不可任京官詔停廢徽宗初恩舉河東常平范忠宣公將薨以意授端叔作遺表未幾蔡京當國謂忠宣之子正平與端叔矯撰皆逮入御史府由是得辠貶廢終朝請大夫有姑溪前後集七十卷孫子發仕止奉直大夫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蠶歲月斜川似風流曲水慙行吟老燕代坐睡夢江潭丞掾頗哀援（去聲）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尚饞貪白啖本河朔紅消眞劍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歸臥燈殘帳醒聞葉打菴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

陶淵明有遊斜川詩序再見酈道元水經注宋元嘉十一年以舊樂遊苑地爲曲水武帝引流傳觴會者賦詩王注白啖荔枝名紅消梨名一本作熊白來河北豬紅劑劍南按荔枝不應言河朔別本熊白爲是延一廣清凉傳無著禪師遊五臺山問一僧云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又詳本卷贈清凉寺和長老詩注顧禧云此詩方敘燕遊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幙中特悅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聞其說於强行父云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蕭索東風兩鬢華年年幡勝翦宮花愁聞塞曲吹蘆管喜見春盤得蓼芽吾國舊供雲澤米（公自注定武齋酒用蘇州米）君家新致雪坑茶（公自注近得曾坑茶）燕南異事眞堪紀三寸黃甘擘永嘉

（杜子美卽事詩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按溫州永嘉郡歲貢黃甘）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爲壽一首

旃檀婆律海外芬西山老臍柏所薰香螺脫黶來相羣能結縹緲風中雲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繆篆紋繚繞無窮合復分緜緜浮空散氤氳東坡持是壽卯君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共厄中年點蠅蚊晚遇斯須何足云君方論道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國恩未報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枌收拾散亡理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焄

聞思大士應已聞（南史西南蠻傳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多棧沉婆律等香酉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又龍腦香出婆利國有婆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香唐本草麝生益州形似麞常食柏葉水麝臍其香尤美又甲香海螺之掩也可聚香使不散雜衆香燒之使益芳獨燒則臭香譜蠡頭生雲南者取黶燒灰合香多用謂能發香復來香煙晉衞恒傳繆篆所以摹印也香譜香篆鏤木爲篆文範以香塵卯君子由以己卯生故云韓退之贈張祕書詩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漢韓信傳建大將旗鼓按公自言帥定州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由聞思修入三摩地）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中山保塞兩窮邊臥治雍容已百年顧我迂愚分竹使與君談笑用蒲鞭松荒三徑思元亮草合平池憶惠連（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嘗詩思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卽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疎賢

中山松醪寄雄守王引進

鬱鬱蒼髯千歲姿肎來杯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公自注唐人以荷葉爲酒盃謂之碧筩酒）掃白聊煩鶴踏枝醉裏便成欹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馬軍走送非無意玉帳人閑合有詩（杜子美謝中丞乳酒詩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戩鴛鴦竹石圖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早晚王師本不陳賊壘何足剗守邊在得士此語要而簡知君論將口似予識畫眼笑指塵壁閒此是老牛戩平生師衛玠非意嘗理遣恕君定何人未用市朝顯置之勿復道世俗固多舛歸去亦何

須單車度殽澠如虫得羽化已脫安用繭家書空萬軸涼曝困舒卷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煖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時來未可知妙斲待輪扁（穀梁傳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劉道醇聖宋名畫評道士牛戩字受禧河内人善畫花竹翎毛尤長破毛之禽泊寒雉野鵲每飲酒肆閒或飲一斗然後畫片紙以貿之至醒必購之遂毀畫而去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常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莊子天道篇輪扁斲輪於堂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次韻聰上人見寄（聰事見本卷三絕句呈聞復詩注）

前身本同社宿業獨臨邊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歸心忘櫝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畱六一泉

（異聞實錄元和初齊君房遊錢塘有胡僧探囊出一棗大如拳曰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君房啖之頃刻乃悟前生講法華于同德寺是夕君房至靈隱寺翦髮具戒法名鏡空纂異記亦云圓澤與李源事屢見先生六一泉銘序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予到官三日見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謂西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余爲杭州則勤亦化去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互見四卷臘日遊孤山詩注）

次韻王雄州還朝畱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壁閒精悍見遺顏自聞出守風流似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杕杜不妨侍女唱陽關內朝接武知何日白髮羞歸供奉班

（王注老李指言李允則也先生作詩在元祐八年逆數八十年則眞宗時也景德二年正月眞宗以契丹初和易置守將名樞宰議可適用者首選公知雄州御筆置名於紙公在雄凡十四年事見李復圭所作李氏家傳）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

零露泫月蘂溫風散晴葩春（一作天）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翦刻天質自清華惱客香有無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殺氣浮高牙叢臺餘袨服易水雄悲笳自從此花開玉肌洗塵沙坐令遊俠窟化作溫柔家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公自注欲請梓州而歸）

（漢鄒陽傳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顏師古曰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史記刺客傳燕太子丹送荊軻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皆垂涕而泣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曲如巴字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至漢益州牧劉璋以墊口以上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永寧爲巴西是爲三巴）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雪髯霜鬢語傖獰澹蕩園林取次行要識將軍不凡意從來祇啜小人羹（公自注是日散父老酒食）

（左傳隱元年潁考叔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

西園牡籥夜沈沈尚有游人臥柳陰鶴睡覺時風露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漢五行志章城門牡自亡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

鬱鬱蒼髯眞道友絲絲紅蕚是鄉人（公自注蒼髯松也紅蕚海棠也）何時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

（杜子美南隣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威聲又數中（去聲）興年二鹵行當一矢聯聞道名城得眞將故應驚羽落空弦追鋒歸去雄三衛授鉞重來定十連別酒回頭便陳迹號呶端合發初筵

（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今朝漢社稷重數中興年漢周亞夫傳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晉宣帝紀魏帝詔帝乘追鋒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晉職官志文帝初置中衛將軍武帝分左右衛唐李密傳以陰爲左親衛大都督宇文述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閒哉淮南子凡命將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禮記十國爲連連有帥詩大雅賓之初筵溫溫其恭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臨城道中作（并引）

予初赴中山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過臨城內丘天氣忽清徹西

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忽悟歎曰吾南遷其速返乎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愚谷能畱柳可獨衡山解識韓（韓退之謁衡嶽廟詩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

朔野方赤地河壖但黃塵秋霖暗豆莢（一作漆）夏旱臞麥人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時珍青斑照七箸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風飡便逐臣漂零竟何適浩蕩寄此身爭勸

加餐食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三年新（漢晁錯傳居太上廟堧中注云堧者内垣之外遊地也本草小麥人作麵第三磨者良為近麩也蓋麥之心曰人樂府古辭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左傳成十年曰不食新矣杜預注言不得食新麥也）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韻語陽秋汝州龍興寺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筆法奇絕子由曾施百縑）

丹青久衰工不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刑畱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一作畫）作波濤翻海勢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始知眞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聞遺墨畱汝海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歎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衿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莊子天道篇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汝州爲陸海軍）

過高郵寄孫君孚（孫君孚名叔高郵人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君孚多所建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紹聖初削職守虔歸二州貶汀州卒）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菰蒲雜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美人遊不歸一笑當誰供故園在何處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歸夢千山重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卷野畢秋穫殷牀聞夜舂樂哉何所憂社酒粥面醲官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詩國風隰有游龍注云游龍紅草也史記蘇秦傳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詩國風橫從其畝杜子美詩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

僕所至未嘗出遊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間矣明日阻風復畱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并請轉呈於參寥子各賦數首（聞復名思聰先生嘗有敘送其歸孤山曰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復）

亦知壺子不死敢問老聃所遊瑟瑟寒松露骨耽耽病虎垂頭（莊子應帝王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曰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明日又與之見出而謂曰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又孔子見老聃老聃方新沐曰吾游於物之初）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扶病江邊送客杖挐浦口回頭（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 莊子漁父篇漁父杖挐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老去此生一訣與來明日重遊臥聞三老白事半夜南風打頭（古詩話川峽呼梢工篙手爲三老故杜子美詩云長年三老應憐汝 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拜謁曰願白事）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

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峰雲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一作爲）作泉公喚居士（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礮車雲 南史隱逸傳釋寶誌於宋太始中出入鍾山往來都邑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 晉王戎傳眼爛爛如巖下電 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如人虎齒善嘯 韓退之遣瘧鬼詩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 徐爰釋問略建康北十餘里舊名金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將侯祠故世號曰蔣山 搜神幽明錄志怪書亦云）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江南來見臥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畱丈六身老去山林徒夢想雨餘鍾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氎巾

（廣清涼傳大曆中釋無著至五臺山見一寺有童子出延無著問一僧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無對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童子送出門又問解否答曰不解童子曰金剛背後看師回首寺卽隱無著愴然有偈云言下不知開佛印回頭只見舊山巖 後漢西域傳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 房千里投荒記南方六七月芒茅黃枯時瘴大發土人呼爲黃茅瘴）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頫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頫獨有人間萬里風（吳越王錢俶以太平興國三年舉族歸朝卒謚曰忠懿事具國史 王注頫字內地常語宮室之房曰頫猶人之頭頫也 杜子美夏夜歎安得萬里風飄飖吹我裳）

慈湖夾阻風五首

捍索桅竿立嘯空篙師酣寢浪花中故應菅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此生歸路愈茫然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喜聞虛落在山前（說文虛大丘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或從土 廣雅落居也）

我行都是退之詩眞有人家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空餘石髮挂魚衣（韓退之宿曾江口詩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 爾雅釋草薄石衣注水苔也一名石髮）

日輪亭午汗珠融誰識南訛長養功暴雨過雲聊一快

未妨明月卻當空（尚書平秩南訛孔安國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
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竝水村欹側過
人間何處不巉巖

過廬山下（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湧默有禱焉未午衆峯凜然
故作是詩

亂雲欲霾山勢與飄風南羣隮相應和勇往爭驂驔可
憐薈蔚中時出紫翠嵐鳫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一時
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暴雨破坱圠清飆掃渾酣廓然歸
何處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菴五老數松
雪雙溪落天潭雖云默禱應顧有移文慙（詩國風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漢賈誼傳大鈞播物坱圠無垠注坱塵也圠山曲也廬山記山南簡寂觀白雲峯其間一峯獨出而秀卓名曰紫霄峯又山南楞伽院舊名下白石巖道院舊名上白石又棲賢寺東北有五老峯廬山之勝此爲最焉默禱韓退之事移文孔稚圭事竝已見）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四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五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删補
樸園先生張榕端　商丘宋　至

詩四十五首（起南遷盡在惠州作　施注缺今補）

壺中九華詩（一統志九華山在青陽縣舊名九子山李白謂九峯似蓮花乃更今名）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牕櫺然
予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
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記之

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
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牕明處處通（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壺中用費長房事詳第八卷刁景純席上詩注莊子逍遙遊南溟者天池也又按青城廬山皖山所在皆有天池詩特借言耳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玉女闚窻而下視）
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

江西一首

江西山水眞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瀧
篙聲犖确相舂撞醉臥欲醒聞淙淙眞欲一口吸老龐
何人得儁窺魚矼舉叉絕叫尺鯉雙（杜子美詩白沙翠竹江村暮柳宗元小石潭記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地志韶州昌樂縣有瀧水說文瀧奔水也韓退之詩山石犖确行逕微又詩船石相舂撞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郎向汝道左傳莊十一年得儁曰克韓退之又魚詩[illegible]儁語時[illegible]鬭）

（雅石矼謂之彴古樂府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

秧馬歌（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譜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于禾譜之末云

春雲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齊嗟我婦子行水泥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雞筋煩骨殆聲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脇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入聲）如鳧鷖纖纖束藁亦可齎何用繁纓與月題卻從畦東走畦西山城欲閉聞鼓鼙忽作的盧躍檀溪歸來挂壁從高棲了無芻秣飢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黧何曾蹶軼防顛隮（一作擠）錦韉公子朝金閨笑我一生蹋牛犂不知自有木駃騠

（杜子美稻畦詩芊芊炯翠羽剡剡向銀漢簽筱見首卷壬寅寄子由詩注按簽筱似箏而腹曲故以爲比韓退之詩磨滓出角圭古樂府解題有兩頭纖纖詩晉載記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燃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繁纓註疏繁馬大帶纓馬鞅也月題守出莊子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的盧劉備事詳見十二卷和子由同遊百步洪詩注又水經注檀溪今有的盧渙尚書微子今爾無指告予顛隮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馬門也杜子美詩李侯金閨彥駃騠字見漢書匈奴傳注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懽勞遠夢（公自注蜀道有錯喜歡鋪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一作扶）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一統志贛州府城北章貢二水所合抵萬安縣界有十八灘惶恐其一也中多怪石最險）

鬱孤臺（公自注以下四首皆虔州）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爲翠浪湧水作玉虹流日麗崆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

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畱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八景圖詩見十三卷一統志崆峒山在贛州郡城南後凡言崆峒者指此非隴州之崆峒也水經注劉澄之曰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因以名焉楚辭遠遊嘉南州之炎德韓退之詩南逾横嶺入炎州或作洲三宿用內典語又浮屠不三宿桑下出後漢襄楷傳詳見二十卷別黃州詩注）

廉泉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廉我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孰是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淄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朅來廉泉上捋鬚看鬢眉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杜詩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再見愚溪食泉洗耳並已見先生汎潁詩云豈此水薄相與我相娛嬉）

塵外亭

楚山澹無塵贛水清可厲散策塵外遊麾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卻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爲斬薙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戲畱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幽人以下八句皆指馬祖事傳燈錄六祖謂南嶽曰向去佛法從汝邊去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傳法遂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又馬祖始居此山山鬼爲築垣自謂修行不至爲鬼所識乃捨去又洞山直道本來無一物這裏合下得一轉語）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畱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眞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唐宣宗弔樂天詩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按樂天此詩乃連珠體也書評懷素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嶺表異錄山薑花莖葉卽薑也根不堪食而葉閒吐花細如麥粒按本草术一名山姜）

過大庾嶺

一念失垢汙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

（莊子德充符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白樂天詩可憐身與世從此兩相忘仙人二句乃李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先生用其語蓋有所感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圖經傳聞有二仙人衣冠相對踞坐二石上云昔帝舜嘗奏樂于此言訖不見郡國志韶州有韶石山舜登此奏韶樂焉一統志在府城東北山多怪石）

雙闕浮光照短亭至今猿鳥歗青熒君王自此西巡狩再使魚龍舞洞庭

（水經注韶石對峙似闕又有鳳闕毬門之名劉夢得詩乘標不來廣樂絕獨與猿鳥愁青熒西巡狩詩意以岳州洞庭在韶州西故云自此而西特借用舜典字耳莊子天運篇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列子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聖主若非眞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爲

（司馬相如大人賦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漢書注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山海經南方蒼梧之丘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處）

嶺海東南月窟西功成天已錫玄圭此方定是神仙宅禹亦東來隱會稽

（揚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孫綽天台山賦玄聖之所降遊靈仙之所窟宅史記夏本紀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帝王世紀禹崩于會稽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

月華寺（公自注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萬人採斵富媼泣秖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三火豈天意至今茇舍依榛菅僧言此地本龍象興廢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曉得異石青斕斑坑流窟發錢湧地莫施百鎰朝千鍰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脈已斷天應慳我願銅山化南畝爛熳黍麥蘇惸鰥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鐺煮飯茆三間（漢書吳有章郡銅山又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又禮樂志郊祀歌后土富媼昭明三光張晏注曰媼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媼周禮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註草舍也智度論水行中龍陸行中象故荷大法力比之龍象按月華寺智藥三藏眞身在焉故有龍象之語史記天官書金寶之上皆有氣杜子美詩潤聚金碧氣清無砂土痕漢書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尚書呂刑其罰千鍰史記蒙恬列傳蒙恬喟然太息曰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南華寺（曹溪通志南華山南華寺爲六祖慧能道場按通首皆六祖事）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旣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鍊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眞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行者卽躡跡追逐至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楞嚴經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月爲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禮記摳衣趨隅必愼唯諾鮑昭詩泪下如流霰傳燈錄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甘滑贍足大衆曹溪志卓錫泉一名明通泉凡泉脈枯僧持祖衣往叩卽通流）

碧落洞（公自注在英州下十五里）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閒古來仙釋幷陽崖射朝日高處連玉京陰谷叩白月夢中遊化城果然石門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入窈窕別戶穿虛明泉流下珠琲乳湔交縵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小語輒響荅空山自雷驚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靈寶金录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注云玉京無爲之天也蓋三十二帝之都法華經有一導師以方便力化作一城於是衆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一統志洞多懸石如霓旌羽蓋旁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按詩所云幽龕別戶卽指其處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傳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須臾麻姑繼至再拜方平行廚具食皆金盤玉杯多諸花果芬香異常擘脯食之云是麟脯）

峽山寺（公自注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卽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

天開清遠峽地轉凝碧灣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劍翁孫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林深不可見霧雨霾（一作埋）髻鬟（郭璞江賦𧮫若天開地志清遠峽一名中宿峽崇山峻立中貫江流寺一名飛來寺白樂天詩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舂釋惠標詩松門夾細草又杜子美詩松門似畫圖吳越春秋越王問劍於處女處女將見王道逢袁公公曰聞子善劍術女子曰願試也公卽挽以刺女女舉杖擊之公卽上樹化而爲白猿傳奇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遇袁氏女遂納爲室後十餘年同至峽山寺袁氏欣然攺服理鬟詣老僧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比僧方悟曰乃貧道爲沙門時所養者碧玉環則胡人所施繫於其頸者）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溼

梅雨脩脩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唐史若仗在紫宸内閤則起居舍人夾香案分立殿下杜子美詩朱橘不論錢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屢見）

廣州蒲澗寺

（公自注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太平寰宇志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胤所開）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薝蔔祖師禪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公自注山中多含笑花）

（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楸注大材曰章又杜子美詩千章夏木清寰宇記戎州宜賓縣有大黎小黎二山四時霈霖俗謂之大漏天小漏天唐詩地道漏天終歲雨杜子美詩鼓角漏天東香譜梔子香出大食國即佛書所謂薝蔔也傳燈錄仰山謂香嵓禪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遯齋閒覽南方花木北地所無者大含笑小含笑其花常若菡萏之未敷者故有含笑之名）

贈蒲澗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家已從子美得桃竹（公自注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聞鴉勝遊自古兼支許爲採松肪寄一車

（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王注佛言優曇鉢五百年而開花其花極香且有花而無實傳燈錄風穴延沼禪師有盧陂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沼禪師曰超然迥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讚底沙志林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拄杖也杜子美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云云晉書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本草松脂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松脂一名松肪）

發廣州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三杯軟飽後（公自注浙人謂飲酒爲軟飽）一枕黑甜餘（公自注俗謂睡爲黑甜）蒲澗疎鐘外黃灣落木初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扶胥之口黃木之灣按灣在府城東南）

浴日亭（公自注在南海廟前）

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暘谷浮金暈遙想錢塘涌雪山已覺滄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其一曰日出之初滄滄涼涼及其日中熱如探湯司馬相如大人賦呼吸沆瀣兮餐朝霞）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雞一鳴（公自注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公自注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東坡之師抱朴老眞契久已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誰耕道華亦嘗啖一棗（公自注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契虛正欲仇三彭（公自注唐僧契虛遇人導遊稚川仙府眞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荅）鐵橋石柱連空橫（公自注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飛猱輕雲谿夜逢瘖虎伏（公自注山有啞虎巡山）斗壇晝出銅龍吟（公自注沖虛觀後有朱眞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

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公自注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眞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巘巘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略曰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還須略報老同叔贏糧萬里尋初平（公自注子由一字同叔）

（李太白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劉禹錫羅浮山詩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鄒師正羅浮指掌圖山高三千六百丈袤直五百里周三百里上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高出雲表登之可望滄海夜半見日初出泰山日觀注屢見黃庭內景經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鄰善相保注鬱儀奔日之仙也茅君內傳太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山之洞周迴五百里名曰朱明耀眞之天謝靈運羅浮山賦朱明之陽宮耀眞之陰室又山志云朱明洞卽葛洪修煉之地黃庭內景經脾神常在字魂庭晝夜存之可長生注云冕黃庭也初平事見十四卷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詩注）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按年譜爲紹聖元年十月）

彷彿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戶皆春色（公自注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

（西京雜記高祖旣作新豐幷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男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亦競識其家三國志管寧北海朱虛人方天下大亂寧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邴原王烈等至遼東郡往見度遂廬于山谷示無還志禮記諸侯不臣寓公）

寓居合江樓

海上蔥曨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肎爲蘇子浮江來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公自注予家釀酒名羅浮春）

（二江東江西江也按府志東江自贛州南流過龍川河源至府城東西江在府城西南蓬萊方丈注屢見按廣州香山縣有三洲山三山並立海中詩意似指此續仙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白水山佛跡巖（公自注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

（顧微廣州記南海增城縣白水山有瀑布懸注百許丈西有佛跡巖其東湯泉出焉志林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過遊白水佛跡院浴于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有懸水百仞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水涯有巨人跡數十所謂佛跡也）

何人守蓬萊夜半失左股浮山若鵬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融液相綴補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帝觴分餘瀝山骨醉后土峰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當時汪罔氏投足不蓋拇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雙溪匯九折萬馬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潭洞開水府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彊弩山靈莫惡劇微命安足賭此山吾欲老愼勿厭求取谿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下灌黃精圃

（地理志惠州浮山自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又羅浮山記羅山自爲一山浮山卽蓬萊別島堯時洪水浮至依羅而止二山合體謂之羅浮按詩中蓬萊失守及根株連絡神工綴補語卽指此易明夷夷于左股莊子逍遙遊鵬之背若太山其翼若垂天之雲禮記堂下布武家語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氏於周爲長翟氏按古佛二句指巨人跡也楞嚴經卽時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閒錯紛糅柳子厚山水記泉大類轂雷鳴西奔李白襄陽歌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杜子美泉眼詩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溼黃精一食生毛羽）

詠湯泉（公自注在白水山）

積水焚大槐蓄油災武庫驚然丞相井疑浣將軍布白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觱沸湯泉注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燖狐兎山中惟木客戶外時芒屩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汚

莊子雜篇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博物志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昔晉泰武中武庫火積油所致又臨邛火井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異苑亦云聖證論梁冀衣布有垢則洗之於火後漢梁冀傳帝曰此跋扈將軍也列子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取其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澣布左傳哀三年司鐸火子服景伯命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山海經注火山國雖經霖雨火常烈魏書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詩小雅觱沸檻泉吳越春秋越有木客村勾踐使工人伐木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其地互見十三卷八境圖詩注驪山華淸宮有溫泉卽貴妃浴處

自笑一首

子石如琢玉遠煙眞削黳入我病風手（公自注古語云磨墨如病風手）玄雲渰淒淒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屐阮又如鍛柳嵇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蜺（一作霓）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栖

歐陽永叔硯譜端石以子石爲上本草松柏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黳燒之作松氣爲用與琥珀同狀似玄玉而甚輕出西戎釋名瑿是衆珀之長亦曰瑿其色黳黑故名阮屐嵇鍛並已見詩小雅有渰淒淒後漢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

朝雲詩 幷引

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嘗有子曰幹兒未朞而天云

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罏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

前三句故實屢見按阿奴句似指幹兒之天也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遊戲菩薩之神通也白樂天集有閒居貧活計詩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曰妾巫山之神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寄虎兒（按虎兒猶子遠也）

獨倚桄榔樹閒挑蕐撥根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廣志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直上無條枝可作杖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栟櫚本草圖經蕐撥生波斯國今嶺南有之多生竹林內正月發苗作叢高三四尺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按年譜先生以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公自注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蜑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枝浦臥樹獨秀桄榔園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豔排冬溫松風亭下荊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

繞樹𢾭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尊（一統志廣州府城東有荔枝洲周五十里南漢嘗建昌華苑其上按縞衣以下卽咏趙師雄事）

再用前韻

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爲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肎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扶桑暾（公自注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衣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中物也）抱叢窺我方醉臥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掃灑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蘂粘空樽（唐摭言僧栖白詩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杜子美徐卿二子歌秋水爲神玉爲骨又詩天横醉後參禮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唐明皇天寶末遣使採民間美女納之宮中號花鳥使劉績霏雪錄桐花鳳卽東坡詞所謂倒挂綠毛幺鳳是也李之儀詠倒挂詞自注云此鳥以十二月來好集美人釵上謂之收香倒挂又名探花使按此則花鳥使正指倒挂也異物志啄木大如鵲青黑色人呼爲山啄木穿木食蠹左思詩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韓退之詩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李肇國史補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掃灑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言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略無作色）

新釀桂酒（先生桂酒頌序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擣香篩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煑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小山淮南小山作招隱士篇其詞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三見周禮酒正以式法授酒材杜子美詩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已破誰能惜甑盆頹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倉米試滿莊生五石樽三杯卯困忘家事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要半道籃輿未暇走山村（破甑孟敏事見第七卷與周長官游徑山詩注三國吳魯肅傳周瑜故過候肅幷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倉與周瑜公瑾瑜字白樂天有卯飲詩籃輿半道用陶淵明事屢見）

花落復次前韻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暗（一作闇）香入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花入腹清而暾先生來年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餘習氣惜花未忍都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罍樽（玉妃借用太眞事招魂楚辭篇名宋玉哀閔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遂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杜子美詩見童汲井花慣捷瓶在手本草井花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顏色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再見北史王晞傳謂盧思道曰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已杜子美詩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

江郊（幷序）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數步抵江少西有盤石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

江郊蔥曨雲水蒨絢碕岸斗入洄潭輪轉先生悅之布席閒燕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優哉悠哉玩物之變（柳子厚記流沫成輪唐張志和傳自稱煙波釣徒志不在魚每垂釣不設餌韓退之詩寒竿引線忽有得詩小雅優哉悠哉）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傳呼草市來攜客灑掃漁磯共置尊山下黃童爭看舞江干白骨已銜恩（公自注時詹方議葬暴骨）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杜子美少年行莫笑田家老瓦盆又三絕句縱暴略與羌渾同注謂吐谷渾西羌種也）

寄鄧道士（并序）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山中有道者也嘗於菴前見其足跡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二日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菴中人空飛本無迹（嵇叔夜養生論採薇山阿散髮若岫柳子厚詩飛鳥無遺跡）

上元夜（公自注惠州作）

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璧月挂罘罳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亦復舉膏火松間見層層散策桄榔林林疎月鬅鬙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公自注謂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我亦歸瞢騰（端門宣德門也宋故事元夕皇帝登端門以宴羣臣罘罳觚稜並已見中山府定州也南部新書云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又先生定州詩云鐵騎曉出冰河裂二句正指帥定武軍時事）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游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棲禪寺在惠州豐湖上）

斷橋隔勝踐脫屨欣小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淒涼羅浮館風壁頹雨砌黃冠常苦饑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崎嶇食松黃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棲禪晚置酒蠻果粲蕉荔齋厨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游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禊寄書陽羨兒并語長頭弟門戸各努力先期畢租稅（詩國風淺則揭注揭衣涉水曰揭陶淵明游斜川詩序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又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本草圖經松枝上黃粉名松黃應劭風俗通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之也王注陽羨兒邁也長頭弟迨也二子在常州迨長頭兒先生詩）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帬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一首（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歸善縣西）

縹蔕緗枝出絳房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燒空紅佛桑落日孤煙知客恨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帬袂子美詩中黄四娘（杜牧之詩醉折梨園縹蔕花李商隱詩紅苞雜絳房釋名綠白色曰縹淺黃色曰緗大赤色曰絳余皇日疏佛桑出嶺南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柔過之有深紅深紫淺紅數種剪插于土即活杜子美詩黄四娘家花滿蹊再見）

龍虎石研寄猶子遠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黝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寛饒要少和吾衰此無用寄與小東坡（公自注遠爲人類予）（晉書衛恒傳草書勢云或黝點點黝狀似連珠絶而不離後漢書賈彪字偉節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漢書蓋寛饒傳自以行清能高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書諫諍太子庶子王生高寛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云云寛饒不納竟被害）

贈王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畱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姿流落瘴江浦淨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蕭然振衣襪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粉色如黄土一言破千偈況爾初不語可憐一轉話他日如何舉故復此微吟聊和鷗鴉櫓江邊閒草木閑客當爲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研清篇眞漫與願君（一作兄）理北轅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煖鴻北翥（史記屈平既絀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維摩詰經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李賀將進酒歌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振衣散花見十七卷李公擇過高郵詩注天寶遺事太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貴妃宴賞指妃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陳鴻長恨歌傳玄宗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熠燿景從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壽邸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文每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研左傳宣十二年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詩國風執轡如組）

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孤臣南游墮黄菅君亦何事來牧蠻艤舟蜑戶龍岡窟置酒椰葉桄榔間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孱博羅小縣僧舍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神游黄蘗參洞山何時曠蕩洗瑕謫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兩山遥對雙煙鬟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腳飛孱顔玉牀丹鐵記分我助我金鼎光爛斑（韓退之詩衙時龍戶集注即今蜑戶也謂採珠者一統志惠州有九龍岡在長樂吳都賦檳榔無柯椰葉無蔭南方草木狀椰樹葉如栟櫚高五六丈無枝條高安）

縣隸筠州轄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傳燈錄洪州黄蘗希運禪師筠州洞山良价禪師玉牀丹鍼見十八卷觀張師正所蓄辰砂詩注大丹秘契圖金鼎篇云金鼎者上應天下應地中應人民

再用前韻

樂天雙鬢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茂弘孱三杯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幺趁蹋鞠杳眇三疊縈陽關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忽驚鐃鼓發半夜明月不許幽人攀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鬟羅浮道人一傾蓋欲繫白日留君顏應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晉書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詩意用王愷使美人行酒事注已見蹋鞠字出史記蘇秦傳又見衛青傳今之蹴鞠也劉向別錄曰蹴踘黄帝所造六幺曲名琵琶錄唐崑崙彈新翻羽調綠腰注綠腰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為名後又訛為六幺也陽關三疊詳見十二卷和孔密州詩注）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五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六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閲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删補
商丘宋　至

詩四十八首（時在惠州作　施注缺今補）

眞一酒（幷引）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眞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公自注眞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醖蜜酒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眞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游博羅香積寺（幷引　白鶴故居圖香積寺在惠州南博羅縣西山下）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谿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閘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抃字天和）

二年流落蠹魚鄉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泫露酣嬌黃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擁僧舍小一谿雷轉松陰涼要令水力供臼磨與相地脈增隄防霏霏落雪看收麪隱隱疊鼓聞舂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炊裂十字瓊肌香豈惟牢九薦古味（公自注束皙餠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要使

眞一流天漿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眞膏肓（國語范蠡謂王孫雄曰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柳子厚詩麥芒際天搖青波文選麥漸漸以擢芒謝靈運詩花上露猶泫白鶴故居圖三山者大北山象頭山白水山皆在水南一谿者即東江也在山之北柳州山水記泉大類轂雷鳴西奔漢武帝外傳太上之藥則有風實雲子金精玉液杜子美詩飯抄雲子白晉書何曾性奢豪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也眞一酒名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壯起溲牢丸之名而先生詩用作牢九又自注中薄壯作薄持起溲作起搜又三十八卷眞一酒歌亦用起搜字想別有所據未詳）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吾甚嘉之爲和八首（吳郡圖經續記定慧禪院本萬歲子院在長洲縣東祥符中改今額傳燈錄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故名有頌三百餘首傳布人間又三祖僧璨鏡智禪師五祖弘忍大滿禪師賈島初爲僧名無本可即僧可明也舊云郊寒島瘦）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鈎簾歸乳燕穴紙出癡蠅爲鼠常畱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眞可笑我是小乘僧（左角用蠻觸事南柯用淳于棼事並已見左傳隱十二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卒長滕侯傳燈錄古靈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紙牕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肎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肎出投牕也太癡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韓退之詩癡如遇寒蠅李白書云白崎嶇歷落可笑人也傳燈錄圭峰云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舞空五色羽吠雲千歲根松花釀仙酒木客餽山飧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白鶴故居圖鐵橋峯在大石樓峯東大小二石樓在羅浮山下一統志五色雀出羅浮山貴人至則先翔舞先生在儋州有五色雀詩見三十八卷續神仙傳朱孺子一日忽見二花犬相趁入枸杞叢下因异之尋掘得二枸杞根形狀如犬白樂天詩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豈眞獻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乃取一丸藥投之味頓別）

羅浮高萬仞不看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白鶴故居圖朱明洞在麻姑峯之北又詳上卷遊羅浮山詩注）

幽人白骨觀大士甘露滅根塵各清淨心境兩奇絕眞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紲（楞嚴經優婆尼沙陀白佛言觀不淨相生大厭離白骨微塵歸於空虛維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楞嚴經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又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張衡鵰鶚賦蒼鷹鷙而受紲）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一作豈）相殺予初本無言

閒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掩此暴骨橫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時哉汝非爭（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注毒五毒也疏藥之辛苦者又韓退之詩醫師加百毒詩大雅陶復陶穴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禮記大道之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微生山海閒坐受瘴霧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卻（一作弔）私渡斷橋費千金（按鄧道士名守安嘗造東新橋見下卷兩橋詩序）

淨名毗耶中妙喜恒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土（徒故切）同一在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腳債請判維摩憑一到東坡界（維摩經毗耶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僧肇注云維摩詰秦言淨名也又佛言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此生）

二（一作五）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杜子美槐葉冷淘詩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云云）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灧玉蛆暫借垂蓮十分盞一澆空腹五車書青浮卵椀槐芽餅紅點冰盤藿葉魚醉飽高眠眞事業此生有味在三餘（水經注劉白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庾信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王注槐芽餅取槐葉汁溲麪作餅卽鮮碧色禮記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三國志注董遇言爲學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

江漲用過韻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巳連漲海白尚帶霍山綠坎離更休王魚鼈橫陵陸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衄行看北風競來救南國蹙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孤吟慼造化何時停倚伏當憐水旱氓不作舟車蓄江流儻席卷社酒期茅縮（房千里竹箪記予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桷破者爲霤削者爲障一統志霍山在龍川縣有三百七十二峰按東江過龍川入惠州界故云周易坎爲水離爲火漢書音義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卽五行相勝之意也韓退之陸渾山火詩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讎奈後昆又月及申酉利復怨助女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注水火相配今火勝水故結讎然水生于申火死于酉故帝於此時令之報怨溺火官之邑而囚火官于崑崙也按此正申上句坎離休王之意左傳襄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又成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山海經大荒南有蜮處水中含沙射人影中則成瘡史記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左傳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

連雨漲江二首

越井岡頭雲出山牂牁江上水如天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蜑子船龍卷魚鰕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只應樓下平堦水長記先生過嶺年（史記西南夷傳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後漢南蠻傳楚遣將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注繫船杙也亦作牂牁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牀屋漏無乾處類書蜑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辨水色知龍居又曰龍人）

急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帷浥舊香高浪隱牀吹甕盎闇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向空堦滴夜長（嵇含南方草木狀榕樹南海桂林多有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枝條最繁其蔭十畝柳子厚詩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嗁）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公自注謂楊梅盧橘也）白華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樝梨麤先生洗盞酌桂醑冰盤薦此赬虬珠似聞江鰩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公自注予嘗謂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鰩柱河豚魚近之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眞良圖（臨海異物志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司馬相如上林賦盧橘夏熟師古曰盧黑色也廣州記盧橘皮厚味酸大如柑至夏熟土人呼爲盧橘張勃吳錄餘冬錄云相如作賦不知盧橘名枇杷按上林賦自有枇杷橪柿之文不應重出蔡君謨食荔支詩絳衣仙子過中元別葉空枝去不還古今注中單襯衣也漢高）

（祖始改名汗衫唐輿服志凡祀天地之服皆白紗中單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欲取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禮記楂梨鑽之莊子天運篇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韓退之柿詩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赬虬卵臨海異物志玉珧柱美如珧玉晉安南異物名記肉桂膚寸美如珧玉即江瑤也一云江瑤即海月藝苑雌黃河豚水族之奇味本草吳越人春月甚珍貴之尤重其腹腴呼爲西施乳禮記少儀冬右腴疏曰腴腹下也杜子美設鱠歌偏勸腹腴愧年少）

桄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蓽撥香獨步儻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眞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唐書劉禹錫傳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善臣而卒無嗣豈忮心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張九齡傳韶州曲江人時呼爲張曲江楊彪傳融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也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誅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意欲曹公致書救之書未至而已誅矣初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爲兄弟）

答周循州

蔬飯藜牀破衲衣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自（一作似）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知君清俸難多輟且覓黃精與療饑（盧行者名慧能即曹溪六祖抱朴子內篇黃精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花勝實服實勝根）

與程正輔游碧落洞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何時謫仙人來作鈞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多（一作方）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黃

公獻紫芝赤松餽青精谿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蜩咽繞耳飛蚊清謫仙撫掌笑此羽皇銘我頃嘗獨游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幷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坰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修齡（曹子建與陳琳書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高士傳四皓者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避秦逃入商洛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眞誥霍山有道者鄧伯原受青精石飯之法杜子美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按羽皇銘疑即用前卷自注山玄卿新宮銘事）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羽蟲見月爭翾（一作翻）翻我亦散髮虛明軒千梳冷快肌骨醒風露氣入霜蓬根起舞三人謾相屬停盃一問終無言曲肱薤簟有佳處夢覺瓊樓空斷魂（杜子美夏夜歎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眞誥大極綠經云髮當數櫛血液不滯髮根常堅李太白詩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盃一問之白樂天寄李蘄州詩最愁春盡梅花裏最冷秋生薤葉中拾遺記翟乾祐與人翫月人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良久乃隱又先生有詞云祇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同此意）

荔支歎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候兵火催顚坑仆谷相枕籍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

（公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林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爲上瑞（集本無此二句）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公自注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鬬品充官茶（公自注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鬬茶許之）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公自注洛下貢花自錢惟演始）

（李太白詩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金樓子奇肱之民能爲飛車兵書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旗之狀木華海賦魚則橫海之鯨王注鶻橫海言船也按首四句指漢橫海四句指唐交州記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荔支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謝承後漢書唐羌上書云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云云後漢書和帝紀元興元年帝以唐羌言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按漢書曰元興先生詩云永元蓋末年改元即永元十七年也王注十五年誤張平子西京賦所惡成瘡痏武夷山在建州粟粒芽茶之極品者范希文鬬茶歌年年春日東南來建溪水暖冰微開溪邊奇花冠天下武夷仙人親手栽錢俶歸朝諡忠懿先生有表忠觀碑互見前三十四卷忠孝王注歐陽牡丹譜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

江月五首（并引）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然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殘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夕（一作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蟲夜話

三更山吐月栖鳥亦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駐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遑洗耳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城

（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星謝朓詩玉繩低建章杜子美詩不遑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五更山吐月牕迴室幽幽玉鉤還掛戶江練卻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韓退之詩蟲鳴室幽幽月吐牕炯炯鮑昭月詩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謝玄暉詩澄江靜如練）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南游雖懷跫然喜豈免跕墮憂莫雨侵重膇曉煙騰鬱攸朝槃見蜜唧夜枕聞鵂鶹幾欲烹鬱屈固嘗饌鉤輈舌音漸獠變面汗嘗騂羞賴我存黃庭有時仍丹丘目聽不任耳踵息殆廢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茅秋我兄清廟器持節瘴海頭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惠然再過我樂

哉十日留但恨參語賢忽潛九原幽萬里儻同歸兩鰥當對耰（公自注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强歌非眞達何必師莊周（跫然足音出莊子跕墮用後漢馬援事竝已見左傳成六年韓獻子曰郇瑕氏之地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蜜唧即鼠胎飼之以蜜飣筵上獠民喜食之互詳下卷聞子由瘦詩注嶺表異錄鵅一名鵂鶹夜飛晝伏能拾人爪甲以爲凶凶則鳴于屋上又名鬼車韓退之南食詩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又陸龜蒙苦熱詩蛇頫爭蟄屈盤躁實郭索鉤輈鷓鴣聲也韓退之詩鷓鴣鉤輈猿叫歇李羣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南越志鷓鴣肉白而脆味勝雞雉韓退之南食詩腥臊始發越吞咀面汗騂楚辭遠遊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列子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莊子大宗師至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再見唐書李珏傳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非擊搏才柳子厚鐵爐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九國志王審知聞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旦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波後堰焉能容萬斛之舟乎王注漢吏指正輔楚囚先生自謂也漢書楊敞傳霍光遣田延年報敞以廢昌邑王事敞汗流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遽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注三人共言故云參語）

再和

稚川眞長生少從鄭公游孝章偶不死免爲文舉憂餘
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由來警露鶴不羨攫蚤鶹顧加
視後鞭同駕躡空輈寧飡墮齒堇勿憶齊脅羞何時遂
縱壑歸路同首丘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著意尋彌
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頷飛虎頭君方卒功名
一汎范蠡舟我亦霑霈渥漸解鍾儀囚寧須張子房萬
戶自擇留猶勝嵇叔夜孤憤甘長幽南牕可寄傲北山
早歸耰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晉書葛洪傳洪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盛孝章注見本卷詩大雅爲韓姞相攸箋云相視攸所也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木上滴滴有聲則鳴莊子秋水篇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視後鞭亦用莊子語已見唐逸史蔡少霞夢爲蒼龍溪主寫太皇眞訣記得四句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躡空仰塗綺紹輪囷互見三十五卷公自注爾雅齧苦堇也本草一種黃花者有毒殺人即毛芹也又烏頭苗一名堇有毒唐書張果傳帝密語高力士朕聞飲堇無苦眞仙人也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如醉顧曰非佳酒也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更出藥傅其齗良久復生齒粲意指鰥居也禮記狐死正首丘言不忘本也漢書留侯世家高祖自擇齊三萬戶欲以封張良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世本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又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代）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白鶴故居圖白水山羅浮山之西瀑布在焉）

偉哉造物眞豪縱攫土摶沙爲此弄擘開翠峽走雲雷
截破奔流作潭洞因隨化人履巨迹得與仙兄躡飛鞚
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驚鳥救（一作投）霜
葉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
動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難到惟我共永辭角上兩蠻

觸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武陵路絕無人
送鈎籃擷翠爪甲香素綆分碧銀缾凍歸路霏霏湯谷
暗野堂活活神泉湧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
鳳（莊子大宗師偉哉夫造物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再見按翠峽二句指瀑布化人句指佛迹也山有佛迹巖見前卷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韓退之詩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古詩淮南王篇金瓶素綆汲寒漿王褒湯泉碑湯谷揚波神泉愈疾山有湯泉故云）

與正輔遊香積寺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茯
苓無人採千歲化琥珀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豈
無長鑱眞贋苦難識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

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嘗谷汲我慙作機舂鑿破混沌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杜子美詩長鑱長鑱白木柄韓退之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贋漢書地理志號會之地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王注傳曰杵臼之智不及機舂）

次韻正輔同游白水山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綫自縈繞左旋右轉隨繅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首參虞舜款韶石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雪樹兩摘南枝花赤魚白蟹（一作白魚赤蟹）箸屢下黃柑綠橘籩常加糖霜不待蜀客寄荔支莫信閩人誇恣傾白蜜收五稜細斸黃土栽三椏（公自注正輔分人參歸種韶陽來詩本用椏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放杖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仙人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窪徑從此路朝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庶幾一見畱子嗟千年枸杞嘗夜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一作飛）（莊子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白樂天詩途窮平谷險樂足劇褒斜西都賦注褒斜谷在長安城西南南曰褒北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謝靈運傳在永嘉登山臨水佳處無不游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入臨海周禮籩人掌肆籩之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物產志糖霜出遂寧宋時入貢荔支譜廣南及梓夔之閒

所出大率早熟其精好者僅比閩中之下品東觀漢記上賜朱祐白蜜一石蘇頌本草圖經雒洛閒有黎花蜜白如凝脂嶺表錄瀧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兩頭如箭鏃煮水飲之煖而無毒三椏見三十四卷寄紫團參詩注又互見本卷人參詩注李白長干行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同安志長風沙鎮在懷寧縣東一百二十里王維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雙雲鴉似指失偶事先生前詩有兩解之語玩洗凡心及萬想滅二語可見雲鴉卽所云雲鬟鴉髩也作飛鴉解非）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子由詩序云櫛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眞水火養之恐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眞不生耶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詩曰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亟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拔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牕幽人臥羲軒風輪曉長春笋節露珠夜上秋禾根（公自注或爲予言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早作而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笋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于其根纍纍然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入于莖心或垂于葉端稻乃秀實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從來白髮有公道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他年妙絕兼形魂（公自注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有解化之事　杜牧之詩公道世間惟白髮法報法身報身也字見華嚴合論）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析塵妙質本來空（公自注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線功照夜一燈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養成丹竈無煙火點盡人間有暈銅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楞嚴經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空傳燈錄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在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

（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一作儛）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王注章時爲廣帥孔融爲北海相嘗有樽中酒不空語故云）

小圃五詠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眞井底玄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肢（一作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淸沘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靑椏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齕齧盡根柢開心定魂魄憂恚何足洗糜身輔吾生（一作軀）既食首重稽（本草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釋名人參一名海腴春秋運斗樞瑤光星化而爲人參故又名神草隋書五行志高祖時上黨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本草圖經人參初生小者一椏兩葉年深者生四椏各五葉中心一莖有花細小如粟蘂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如大豆靑生熟紅自落藥性論人參主安精神定魂魄開心益智）

地黃

地黃飼老馬可使光鑒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蕃茂爭新春沈水得穉根重湯養陳薪投以東阿淸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融爲寒食餳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白樂天採地黃者詩凌晨荷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饑腸本草地黃宜肥壤虛地則根大而多汁本草陶隱居云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少則膠有清濁又崖蜜生南方巖嶺間入藥最勝杜子美成州詩崖蜜亦易求釋名餹之清者爲餳纂異記甘珍逢三書生曰我有瑞露珍釀有花中與飲甘香可愛天寶遺事楊貴妃含玉嚥津以解肺渴）

枸杞

神藥不自閟羅生滿山澤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靑荑春自長絳珠爛莫摘短籬護新植紫筍生臥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棄物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靈尨或夜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儻許我借杖扶衰疾（詩小雅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本草枸杞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又枸杞久服輕身不老一名仙人杖劉禹錫枸杞井詩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詩國風無使尨也吠又靈尨注見本卷）

甘菊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晨光雖照耀秋雨半摧倒先生臥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嚼珠寶香風入牙頰楚些發天藻新荑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公（一作翁）恨爾生不早

（先生記菊帖云嶺南地煖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須霜降乃發而嶺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吾以十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書此爲記唐太宗殘菊詩階蘭凝曙霜岸菊照晨光范至能譜序惟甘菊一種可食仍入藥餌楚些注已見神仙傳王母云神仙之書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韓退之秋懷詩鮮鮮霜中菊旣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

薏苡

伏波飯薏苡禦瘴傳神良能除五谿毒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雪粉剖桄榔不謂蓬荻姿中有藥與糧舂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子美拾橡栗黃精誑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座光（酈道元水經注武陵有五谿謂雄谿樠谿酉谿元谿辰谿謂之五谿蠻後漢馬援傳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前所

載皆明珠文犀再見蔡君謨荔枝詩厚葉纖枝雜絳囊使君分寄驛人忙臨海異物志桄榔皮中有白粉似稻米及麥麵可作餅餌崔豹古今注芡一名鴈頭廣雅鷄頭謂之役芡歐陽永叔食雞頭詩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本草薏苡米白色如糯人呼爲薏珠子舂熟炊爲飯食氣味如麥飯乃佳宋玉賦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註彫胡菰米也廣雅菰蔣其米謂之彫胡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歲拾橡栗隨狙公又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再見）

雨後行菜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雨漿天公眞富有乳膏瀉黃壤霜根一蕃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杯盤（一作桉）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眞賞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詩國風于以盛之維筐及筥杜子美詩自鋤稀菜甲小摘爲親情劉恂嶺南異物志南土芥高五六尺芥心嫩薹謂之芥藍陳仁玉菌譜芝菌最爲上品蕈凡九種味極香美海錄碎事江東人呼地菌爲土菌陸佃埤雅菘葉如蕪菁性凌冬晚凋故曰菘俗謂之白菜左傳宣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堂羅浮春欲動雪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我欲從之語恐復化爲羊（杜子美詩江路野梅香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徐墮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客欺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去客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欺之云公不在矣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化羊事屢見）

江邊有微行詰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靜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詩國風遵彼微行陶淵明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新年五首（紹聖三年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卽古白鶴基始營新居故有結茅來此住之句）

曉雨暗人日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煙濕落梅村小市人歸盡孤舟鶴踏翻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謂之人日以陰晴卜豐耗）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生物會有役謀身各及時何當禁畢弋看引雪衣兒（江淹擬雜體詩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談苑李昉五禽呼鷺爲雪客天寶遺事楊貴妃鸚鵡名雪衣娘詩借用其字耳）

海國空自煖春山無限清冰谿結（一作紛）瘴雨雪菌到江城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一統志豐湖在惠州府城西廣十里有漱玉灘點翠洲諸勝中產藤菜王注先生嘗言豐湖有燕脂藤味滑美大類蓴

小邑浮橋外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三年眞識翁結茅來此住歲晚有無同（茶譜蘄州團黃茶有一槍兩旗之號）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叩門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

安心守玄牝閉眼覓黃庭問疾來三士澆愁有半缾風松時落蘂病鶴不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束猶當隱季主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綴族寸田結初果秀若銅生綠荆棘掃誠盡黎棗憂不熟高人寧鑄金下士乃服玉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蓄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眞歷塊歸臥甘破屋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縠偶從越女笑不怕蠻江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曾作八州督骨銷讒口鑠膽破獄吏酷隴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明腹蹇驢步武窄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珮俯聽石響轂千峰瀉清駛一往無回躅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要知僧長饑正坐山少肉人間無南北蝸角空出縮仇池九十九（公自注仇池有九十九泉余嘗夢至有詩）嵩少三十六（公自注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少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眞可老生理亦麤足便回爇天焰長作照海燭（公自注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合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于長安市本草生銅皆有青溢銅之精華也抱朴子服玉當得璞玉以屑與水服之令人不死北史李預傳得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掘得百枚作屑食之經年有效韓退之詩吾老世味薄又洪濤舂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舊唐書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又韓退之詩五管徧歷無賢侯王注引莊子謬晉書陶侃字士行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袂曰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按先生有詩云八州憐我往來頻即紀實也史記鄒陽上梁王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南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準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以爲膽破于良史詩掬水月在手韓退之詩雷驚電激語難聞傳燈錄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往潙山可乎對曰潙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

百丈云何謂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于百矣西京賦光焰燭天庭韓退之詩居然妄推讓見謂爇天焰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六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七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首都圖書館藏書之章

詩五十一首（起在惠州泊紹聖丁丑再貶儋耳作）

食荔枝二首（幷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枝一株郡人謂之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杜子美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後漢馮異傳每所止舍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韓退之游青龍寺詩然雲燒樹火實駢詩衛風取彼斧斨以伐遠揚注遠枝揚起也漢司馬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晉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不敢專饗羊祜傳鈴閤之下侍衛不過數十人宣室志張長史買凶屋以居覩黑衣人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鄭熊番禺雜編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幾與飯相半）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

春英秋莢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薝蔔有花今始信菖蒲芳心未飽兩蛺蝶寒意知鳴幾蟪蛄記取明年十二節小兒休更簪霜鬢（本草陶隱居補注云眞菖蒲葉有脊四月五月亦作小釐花也南史梁武帝母張皇后見之曰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生武帝本草圖經菖蒲亦有一寸十二節者張籍菖蒲詩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

遷居（幷引）

吾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至惠州寓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

前年家水東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溼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

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雪浪舞吾砌青山滿牆頭鬅（烏果切）鬙幾雲髻雖慚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劉禹錫詩鬅鬙雲鬟宮樣粧古樂府頭上阿鬅鬙音義並同謂髮美貌晉葛洪傳所著書言黃白之事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又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韓退之羅池廟碑羅池者故刺史柳侯廟也其詞曰荔子丹兮蕉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續仙傳丁約謂韋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兩橋詩（幷引）

惠州之東江谿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

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舫鐵鎖石矴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栖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爲飛樓（一作閣）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谿機牙任信縮漲落隨高低轆轤卷巨索青蛟挂長堤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讙傳廣東西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魚龍亦驚逃雷雹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如去登樓梯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鷄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公自注二子造橋予嘗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

（鶡冠子學問篇中流失船一壺千金避齋閒覽壺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用帛爲帶挂之項上出兩手以按之則浮而不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爲壺後漢劉表傳表子琦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語亮云云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儋梯將去鄭審天寶故事楊國忠本張易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無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梯母恐絕嗣乃令女奴騈珠上樓遂生國忠左傳莊六年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西新橋

昔橋木千柱挂湖如斷霓浮梁陷積淖破板隨奔谿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稍進百步隄炎州無堅植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駞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山川非會稽嗟我久閣筆不書紙尾鷖蕭然無尺箠欲構飛空梯百夫下一杙椓此百尺泥（公自注橋柱石鹽之下皆有堅木椓入泥中丈餘謂之頂樁）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公自注子由之婦史頃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千以助施）父老喜雲集簞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鷄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公自注橋下舊名鰐湖蓋常有鮫鰐之類）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茭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臍

（漢韋玄成傳天雨淖注云淖泥也會稽錄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流血三齊畧記亦云法帖中有王氏一帖最後大書一鷖字相傳此帖之珍所酬至五十餘萬云爾雅橛謂之杙注橜也）

悼朝雲（幷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銘其墓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麤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畧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先生於朝雲墓前作六如亭蓋取經中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之語）

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

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按此言朝雲所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杜子美少年行共醉終同臥竹根）

丙子重九二首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惟有黃茅浪堆壠生坳窊蜑酒糵衆毒酸甜如梨楂何以侑一樽鄰翁饋蠹蚷亦復强取醉歡謠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西湖惠州西湖也朝雲墓在湖上）

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兩使君共飲去年堂俯看秋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沄沄老去各休息造物嗟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娛我客遊魚在清濆水師三百指鐵網欲掩羣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關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鋩山（公自注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尖峯若劍鋩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

甕間畢卓防偷酒壁後匡衡不點燈待鑿平江百尺井要分清署一壺冰佐卿恐是歸來鶴次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晉畢卓盜飲注已見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鄰壁映光廣異記天寶中玄宗重陽日獵沙苑有孤鶴飛帝射之中戴箭西南而去益州道觀第一院有青城山道士徐佐卿寄寓一日自外持一箭歸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加因挂箭於壁書月日且言後年箭主到此付之及玄宗幸蜀至觀見之乃沙苑縱獵之日所射箭也廣德神異記亦云仍云觀即明月觀房琯字次律前世爲僧事再見杜子美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堂前種山丹錯落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王子年拾遺記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辟寒臺宮人爭以所吐金爲釵飾謂之辟寒金故相嘲曰不得辟寒金那得聖人心酉陽雜俎亦云）

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萸粲照重九纈蘂兩鮮明（杜子美立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漢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按子由詩云後庭往草盛憐汝計興亡注云矮雞冠即玉樹後庭花故此和章及之）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誰言三伏熱止須一杯凉先生坐忍渴羣嚚自披猖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韓退之詩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晉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先生飯土塯無物與劉叉何以娛醉客時覲砂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蕭然行腳僧一身寄天涯（史記秦始皇紀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採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塯啜土硎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唐韓愈傳劉叉持愈數斤金去再見）

東齋手種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茅爲遮藏近聞南臺松新枝出餘僵年來此懷抱豈復（一作收）驚凡七（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桓司馬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遂去凡七出莊子田子方篇詳見二十二卷王仲父哀辭注）新居已覆瓦無復風雨憂榿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求尚欲煩貳師刺山出飛流應須鑿百尺兩綆載一牛（杜子美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又有與何十少府覓榿栽從韋二明府覓綿竹詩後漢耿恭傳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歎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乃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公自注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華嚴經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圓覺經心悟實相具無生忍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陰字韻四詩墨蹟及惠守和篇並藏吳興秦氏此詩云軾次韻南圭使君與循州倡酬一首循州孟周彥質字文之已見三十六卷有答周循州詩南圭使君乃惠州守方子容後題云因見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詩與文之一閱訖即焚之慎勿傳也）

共惜相從一寸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天涯萬里心東嶺近開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猶望攜壺更一臨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

（先生眞蹟云軾啟叠蒙寵示佳篇仍許過顧新居謹依韻上謝伏望笑覽集本作曉聰清快墨蹟作明快後題云一閱訖幸毀之切告切告集本與後詩相連題云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以墨蹟觀之非也今析題爲二且載南圭一詩使託名先生集中藉以不朽云按南圭詩今缺）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聰明（一作清）快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眞宅聊欲跏趺看此心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大毗婆娑論結跏趺坐是相圓滿禮記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王簡栖頭陀寺碑飛閣流丹下臨無地）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墨跡云次韻南圭文之二太守同過白鶴新居之什伏望採覽後云請一呈文之便毀之切告切告）

此生眞欲老牆陰卻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折蔬聊慰故人心風流賀監常吳語憔悴鍾儀獨楚音治狀兩邦俱第一穎川歸去肎重臨（劉禹錫牆陰歌莫言牆陰數尺間老盡主人如等閑拔薤用後漢龐參任棠事詳廿四卷遺直坊詩注陶淵明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杜子美遺興詩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左傳成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互見十七卷陳州與文郎詩注漢黃霸傳爲穎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有詔歸穎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學語雛鶯在柳陰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

（公自注文之與南圭令弟同年）得路方知異日心趁著春衫遊上苑要求國手教新音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鐙須防舊所臨（公自注文之嘗倅韶）（摭言崔沆判罰盧璨曰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截鐙唐姚元崇牧荆州事已見）

種茶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裁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咮未任供臼磨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大官百餅衒私鬬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後漢光武紀野穀旅生註旅寄也陸羽茶經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芽者次又建人謂鬬茶爲茗戰茶譜蜀州雀舌鳥觜麥顆故用鳥咮字）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乃得泉

海國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勞易此寢處乾但苦江路峻常慙汲腰酸矻矻煩四夫磽磽斲層巒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磐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粲與醪利汝椎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摶晨瓶得雪乳莫甕停冰湍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曲肱有餘歡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南嶺過雲開紫翠北江飛雨送凄涼酒醒夢回春盡日閉門隱几坐燒香

門外橘花猶的皪牆頭荔子已斕斑樹暗草深人靜處捲簾攲枕臥看山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迺聞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九疑聯緜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煙樹裏落日未落江蒼茫幽人拊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須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聖恩尚許遙相望平生學道眞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眞吾鄉

（李太白遠別離九疑聯綿皆相似薛士昭九疑山圖記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有九疑山山有九峰一曰蕭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蛾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回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蒼梧今梧州前志云舜葬於此記曰葬者藏也古樂府白紵歌愁來夜遲猶歎息拊枕思君終反側杜子美詩棣萼一別永相望後漢東夷濊國傳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尚書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孔氏云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畧也南史顧埜王撰輿地志三十卷行於世）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此生當安歸四顧眞途窮眇觀大瀛海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一作區區魏中梁）一米誰雌雄幽懷忽破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安知

非羣仙鈞天宴未終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電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四州言瓊及崖儋萬也漢賈捐之傳云朱崖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史記孟子傳騶衍言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又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莊子秋水篇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又則陽篇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列子周穆王篇王及化人之宮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魏夫人傳青童君來降夫人之別寢命青華玉女烱景珠擊西盈之鐘夢雲用宋玉高唐賦笑電用玉女投壺事竝已見）

次前韻寄子由

我少卽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强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洹尚一路（公自注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梵語泥洹此云涅槃）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雄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此琉璃鐘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峩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昔遊處蒿萊生故宮（仇池注詳三十二卷雙石詩再見唐地理志雷州海康郡本合州貞觀元年更名漢書項羽贊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童卽瞳也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藏云云有方鏡廣四尺九寸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卽見五臟有病則知所在後漢費長房傳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市肆市罷翁跳入壺中長房見而異焉因詣翁俱入壺中於是隨入深山長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旣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互見八卷刁景純席上詩注丹臺錄謝元一名壺公乃費長房所見藏入空壺者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胥謂子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安期生（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見漢蒯通傳）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旣兩大繆漂然竄遺風迺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忍饑啖柏松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祀猶蟻蠭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列仙傳須於食柏實偓佺食松實續仙傳大中間有野人體生綠毛云我卽姚泓也食松柏得長生唐逸史亦云漢武帝葬茂陵李賀金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漢郊祀志武帝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如瓜棗注屢見）

夜夢（并引）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音奏）書計功當畢春秋餘今迺始及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鉤魚我生紛紛嬰百緣氣固多習獨此偏弃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一作願）留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絕丘

猶然如我當以犀革編（韓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挂鈎史記孔子世家晚而喜易序彖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左傳莊十二年衛人請南宮萬于陳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鼃黽生理半人禽跫然已可喜況聞弦誦音兒聲自圓美誰家兩青衿且欣集齊咻未敢笑越吟九齡起韶石姜子家日南吾道無南北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荊榛短牆缺燈火破屋深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毛詩子衿刺學校廢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唐張九齡韶州曲江縣人韶州有韶石山姜公輔有高才數奏詳亮德宗器之愛州日南人）

聞子由瘦（公自注儋耳至難得肉）

五日一見花猪肉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藷芋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公自注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蝍蛆未遽賢麋鹿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鵠（杜子美遣悶詩頓頓食黃魚又秦州詩充腸多藷芋朝野僉載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唧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囁囁而行以筯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韓退之食蝦蟇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詩小雅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莊子齊物論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九域志雷州海康郡子由時責授雷州別駕漢西域傳烏孫公主悲愁為歌曰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

無一事

病怯腥鹹不買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老去獨收人所弃游哉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烏攫用黃霸傳事再見漢蘇武傳武在匈奴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歸拜典屬國漢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莊子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再見江表傳道士瑯琊于吉往來吳會立精舍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人多事之策於郡城門樓會諸將賓客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之策怒收吉諸將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命斬之）

宥老楮

我牆東北隅張王（張王並去聲）維老穀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墮子楊梅熟胡為尋丈地養此不材木蹶之得輿薪規以種松菊靜言求其用畧數得五六膚為蔡侯紙子入桐君錄黃繒練成素黝面頮（音潰）作玉灌灑烝生菌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酲毒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為賦詩德怨聊相贖（張王後漢班超傳遂雄張南道張音丁亮反韓退之箭詩得時方張王又劉禹錫蒲桃歌張王日日高本草楮實一名穀實詩小雅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又國風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後漢宦者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天下咸稱蔡侯紙唐藝文志有桐君藥錄三卷王注黃繒黃絹也世蓋以楮實練絹矣黝而黑色也頮洗也額命洗頮水是也一云楮汁能去面黑點莊子蒸生菌又商丘大木嗅之使人狂酲三日不已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觀棊（幷引）

子素不解棊嘗獨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棊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廼麤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趾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禮記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北夢瑣言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朝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棊王子出紋楸玉局冷暖玉棊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冬暖夏涼）

糴米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穟悵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

入寺

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世尊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旦隨老鴉起饑食扶桑暾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瓈盆來從佛印可稍覺魔忙奔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楚辭遠遊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又九歌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再見）

次韻子由三首

東亭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遙知小檻臨廛市定有新松長棘茨誰道茅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

東樓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獨棲高閣多詞客爲著新書未絕麟小醉易醒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誷眞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公自注柳子厚詩云高歌返故室自誷非所欣）（王注董生董仲舒也高閣新書意指仲舒下帷講誦不窺園及著玉杯繁露等書特不泥本事耳）

柳子冠

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公自注前漢高紀注云薛有作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漢袁盎傳字絲爲吳相兄子種謂盎曰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詳四卷和劉道原詠史又屢見番禺雜編柳子中有汁二三升許番人好飲謂之柳子酒戰國策帝女儀狄造酒進之於禹漉巾用陶潛事屢見隋禮儀志簪導者簪所以建髮於冠導所以導櫟鬢髮入巾幘之裏晉輿服志江左時埜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後乃高其屋云）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付造物未易料枯枿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筍茁乘時出婉娩爲我暖栗烈先生

蚤貴重廟論推英拔而今城東瓜不記名南菱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關躡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公自注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春杯浮竹葉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蘂新（公自注此玫瑰花也）插向綸巾折（世說謝萬詣簡文著白綸巾鶴氅裘談論折巾用郭林宗事再見）

次韻子由浴罷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閉息萬竅通霧散名乾浴頹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公自注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臥糞土振羽雙瞋目倦馬驏（之善切）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稍能夢中覺漸使生處熟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反流歸照性獨立遺所矚未知仰山禪已就季主卜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楚辭離騷晞汝髮兮陽之阿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噴玉字出穆天子傳詳廿二卷泊作淮口遇風詩注傳燈錄老宿有語生踈處常令熟熟處放令生踈楞嚴經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傳燈錄仰山惠寂禪師問香嚴近日見處如何香嚴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無卓錐之地今年錐也無仰山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張景陽雜詩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

眼電磽磽峙頭玉（公自注李賀詩云頭玉磽磽眉刷翠杜郎生得眞男子）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公自注吾與子由共九孫男矣）簞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窮達已可卜蚤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公自注吾前後典八州）（幽憂字出莊子讓王篇彈冠用楚辭漁父竝已見周易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王注爲有四男子故用大壯泰臨復句蓋一陽生則爲復二陽生則爲臨三陽生則爲泰四陽生則爲大壯白樂天家醞詩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詩小雅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眼電晉王戎事再見适子由幼子）

獨覺

瘴霧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風生體疥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無數心花發桃李翛然獨覺午牕明欲覺猶聞醉鼾聲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蘂爐灰重撥尚餘薰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雷州別乘應危坐跨海幽光與子分

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朝黃宮日出露未晞鬱鬱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踈含清風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少年

苦嗜睡朝謁常怱怱爬搔未云足已困冠巾重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騣瑚鞍響珂月實與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翁（莊子海運則鵬徙於南溟王注道家以臍下爲丹田腦頂爲黃宮故云若要不老還精補腦又先生嘗有詩云何異枯楊便馬疥此云枯柳豈易逢翻前詩意也）

午牕坐睡

蒲團蟠兩膝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體適劇卯酒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爲覺物至了不受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敢問希夷叟（睡蛇出佛遺教經再見周易枯楊生稊何可久也楊文公談苑陳摶閉門獨臥至百日周世宗令於禁中扃戶以試甚異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

夜臥濯足

長安大雪年束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斗水寬百憂今我逃空谷孤城嘯鵂鶹得米如得珠食菜不敢留況有松風聲釜鬲鳴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剪快若鷹辭韝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腿藥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悉踡縮如蝟杜子美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又詩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又引水詩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又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說苑墨子謂滑氂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又欲與子鍾粟者得粟不得珠得珠不得粟子將何擇重腿字出左傳已見上卷柳子厚栽竹詩適有重腿疾蒸鬱寧所宜）

子由生日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騭小忍待其定報應眞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公自注子由三子四孫）次第皆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懸磬室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筆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尚書洪範惟天陰騭下民注云騭定也天不言而嘿定下民也又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

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瘢疻海南無嘉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公自注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漢孔光傳爲帝太師詔賜靈壽杖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香谷中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尉胡廣患風疾休沐南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乃薨廣字伯始王注孔光胡廣二人皆畏儒諂諛故云草木蒙恥番禺雜編黃子類交州子槁屬也淡黃色晉和嶠傳庾敳見而嘆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七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八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衡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六十三首（起在儋耳洎元符三年庚辰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北歸抵英州作）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蹏重汝如黄犢走卻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不恨居鄰無二仲

他年汝曹笏滿牀中夜起舞踏破甕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癖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尚恐九十煩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衆婦夜績燈火共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餘安足夢（杜子美百憂集行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犢走復來後漢荀爽傳潁州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爽字慈明三輔決錄蔣詡竹下開三徑惟與羊仲求仲從遊互詳五卷和邵同年詩注唐崔琳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世傳小話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以寢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蓄聲妓而高車大蓋無不備置往來于懷不覺歡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間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唐王勃傳父福畤嘗詫諸子於韓思彥思彥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邪使勃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杜子美羌村詩生還偶然遂禮記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糞土腐餘用殷浩傳語詳二十卷秦少游夢發殯詩註）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使君置酒莫相違守舍何妨獨掩扉靜看月牕盤蜥蜴臥聞風幔落蛜蝛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汝欲歸搔首淒涼十年事傳柑歸遺滿朝衣（爾雅蠑螈蜥蜴蝘蜓守宮詩國風伊威在室鄭氏云伊威委黍也此物家無人則然令人感思疏云伊威鼠婦也或並作蟲邊傳柑先生在翰林時有上元侍飲詩云猶有傳柑遺細君追憶其事故云）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

鹿門山下德公回管寧投老終歸去王式當年本不來記取南城上巳日木棉花落刺桐開（李白詩集有尋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三國魏管寧傳避難居遼東文帝即位徵還郡注云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漢王式傳詔除為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博士共持酒食勞式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云云式恥之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强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番禺雜編木綿樹高二三丈切類桐木二三月間花既謝蘂為綿彼人績之為毯絜白如雪溫煖無比刺桐樹似青桐而矮三四月時紅芳滿樹禁煙時士女競憩花陰亦由江之偶也）

新居（東坡至儋耳軍使張中請館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為安居計朝廷命湖南提舉常平董必者察訪廣西遣使臣過海逐出之中坐黜死雷州監司悉鐫秩遂買地築室為屋五間潮人王介石為客於儋躬泥水之役其勞甚於家隸故詩有逐客猶遭屏句）

朝陽入北林竹樹散疎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數朝

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五色雀（并引）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揚浮異物志儋耳南方夷也生則鏤其頰皮連耳匡分爲數支狀如雞腸纍纍下垂至肩故名儋耳見後漢孝明紀注）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惠然

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佩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眞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未易握粟呼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韓退之詩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詩小雅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國風惠然肯來又見此粲者詩疏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左傳莊二十二年鳳凰于飛和鳴鏘鏘番禺雜編五色雀一名音聲鳥毎樂作有聲如鼓者塤者笛者版者滿山嘖嘖久而自罷詩小雅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賈誼弔屈原賦歷九州而相君今何必懷此都也）

倦夜

倦枕厭長夜小牕終未明孤村一犬吠殘月幾人行衰鬢久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虛織竟何成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公自注符吳皆坐客其餘皆卽事實錄也）

小酒生黎法乾糟瓦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凍醴寒初泫春醅暖更饛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閈峩山北田園震澤東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髮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愁顏解符老壽耳鬬吳翁得穀鵽初飽亡猫鼠益豐黃薑收土芋蒼耳斫霜叢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松頻頻非竊食數數尚乘風河伯方夸若靈媧自舞馮歸塗陷泥淖炬火燎茆蓬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番禺雜編黎人在海南山洞中一曰熟黎亦供州縣之役又有生黎所居洞深百餘里善登木如猿狖詩小雅有饛簋飧鄭氏云饛滿簋貌王注峨山在眉州震澤

在常州陸務觀云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宋尚書在鄜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先生時謫瓊州別駕故用犀圍尚半紅之句揚子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乘風河伯俱用莊子屢見司馬相如大人賦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已見晉王坦之字文度膝上事屢見漢張釋之傳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章續墨藪梁武帝評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

縱筆三首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竈隻雞斗酒定膰吾

（〔漢孫寳傳〕入舍祭竈請比鄰再見〔膳肉〕字出孟子）

貧家淨掃地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扣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畱舂炊勿草草此客未易媮愼勿用勞薪感我如薰蕕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廋（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杜子美詩〕一飯未嘗畱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詩小雅〕勞人草草〔左傳襄三十年〕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注媮薄也〔晉荀勗傳〕常在武帝坐進飯謂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世服其明識〔左傳僖四年〕晉卜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吳子野名復古一字遠遊潮州人東坡與一見論出世間法嘗著養生論一篇爲子野作也與遊二十餘年南遷至眞揚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告坡曰邯鄲之夢猶足破妄而歸眞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悟矣未幾南歸訪東坡於惠過子由於循坡徙儋耳子野又從之爲作遠遊菴銘）

（送坡北歸遇疾而殂以文祭之曰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急人緩已忘其渴饑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可以知其人矣）

馬跡車輪滿四方若爲閉暑小茆堂仙心欲捉左元放癡疾還同顧長康（〔後漢左慈〕字元放曹操欲于座上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云云互見二十卷次韻孔毅父詩注〔長康〕顧愷之字世傳癡絕屢見）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集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衹有青山繞建康（江令江總也爲陳中書令劉禹錫金陵五題其一江令宅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其一烏衣巷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九域志〕江寧府天禧元年爲建康軍節度）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杜子美詩〕竹寒沙碧浣花谿橘刺藤梢咫尺迷〔韓非子〕商太宰問市南門之外牛矢何多）

總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里意谿邊自有舞雩風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唯逢春夢婆（〔公自注〕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言換扇事）（〔投梭〕晉謝鯤事已見〔趙德麟侯鯖錄〕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蓋哨遍也饁婦年七十謂曰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因呼爲春夢婆）

夜燒松明火

歲暮風雨交客舍悽薄寒夜燒松明火照室紅龍鸞快

焰初煌煌碧煙稍團團幽人忽富貴蕙帳芬椒蘭珠煤綴屋角香湆（音諳）流銅槃（〔公自注〕湆松瀝也出本草注）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萊公夜長歎海康無此物燭盡更未闌（〔本草〕唐本注云松取枝燒其上下承取汁名湆〔晉石崇傳〕小字齊奴常以蠟代薪〔歐陽公歸田錄〕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雖寢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按雷州海康郡萊公貶此地終焉）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

（神宗元豐四年澶州言河決小吳埽詔東行河道已塡淤不可復更不修閉哲宗元祐三年知樞密院安燾等疏議回河東流平章重事文忠烈中書侍郎呂正愍從而和之力主其議子由在西掖言於右僕射呂正獻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過先帝也正獻曰當與公籌之然竟莫能奪其役遂與議論紛）

（然至於累歲公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曰黃河執方北流而强之使東當軸者恨之老臣舊數論此指此事也）

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逢人日
歸路猶欣過鬼門三策已應思賈讓孤忠終未赦虞翻
典衣剩買河源米屈指新芻作上元

（作詩孫陸務觀云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後題云寄作詩孫符符字仲虎九域志容州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韓退之贈張十一詩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門幽更賃諺云若渡鬼門關十去九不回三國吳虞翻傳孫權積怒徙翻交州在南十餘年卒河源米河源縣屬惠州當是秔秫所產也白樂天嘗酒詩一甕香醪新插芻）

不用長愁挂月村檳榔生子竹生孫（公自注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
新巢語燕還窺硯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
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

（杜子美詩月挂客愁村舊雨字出杜子美秋述已見）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

自撥牀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濃芬天門冬熟新年喜
麴米春香並舍聞（公自注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菜圃漸疎花漠漠
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縠紋

（證類本草孫眞人枕中記云天門冬釀酒服之去三虫伏屍輕身益氣令人不饑）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
睡息齁齁得自聞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
點燈更試淮南語汎溢東風有縠紋

（王績醉鄉記乃命周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遊焉莊子駢拇篇吾所謂聽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淮南子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注云酒汎謂米麪麴之汎者風至而沸動許氏注云酒汎清酒也東風震方也木味酸相感故也）

追和戊寅歲上元

春鴻社燕巧相違白鶴峯頭白板扉石建方欣洗牏廁
姜龐不解歎蠨蛸一龕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
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

（漢石奮傳長子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澣灑姜龐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詳十八卷五禽言詩注再見詩國風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伊威注見本卷蠨蛸長踦也漢王章傳初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後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果下廷尉獄既死妻子皆徙合浦采珠致產數百萬注云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

老可能爲竹寫眞小坡今與石傳神山僧自覺菩提長
心境都將付臥輪

（老可謂文與可小坡言過也過字叔黨先生之子時謂小東坡傳燈錄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之曰未也乃云慧能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

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蟉欲相纏不須更說能鳴鴈
要以空中得盡年

（莊子人閒世匠石之齊見櫟社樹曰散木也又支離其身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漢司馬相如傳青龍蚴蟉於東廂莊子山木篇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倦看澀勒暗蠻村亂棘孤藤束瘴根唯有長身六君子

猗猗（一作依依）猶得似淇園（詩國風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漢溝洫志下淇園之竹以爲揵）

眞一酒歌（幷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鈆汞以爲藥策易以候火不如天造之眞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蹋踘者以氣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眞一遠遊先生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眞一之歌其辭曰

空中細莖插天芒不生沮澤生陵岡涉閱四氣更六陽森然不受螟與蝗飛龍御月作秋涼蒼波改色屯雲黃天旋雷動玉塵香起搜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噍（昨笑反）安且詳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三伏遇井了不嘗醲爲眞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終身不入無功鄉（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按麥熟頭昂故芒可云插天也此詩通首皆指麥言之王注麥以九月種四月熟涉閱四氣者謂備四時之氣更六陽者謂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爲六陽也又王充論衡云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秬無蟲又麥以四月熟時爲秋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是也按卦氣圖十一月復卦爲乾之初九遞至三月夬卦爲乾之九五四月正陽之月爲純乾卦乾九五飛龍在天則飛龍御月者指三月也是時麥欲秋矣故下有蒼波屯雲之句又柳子厚詩云麥芒際天搖青波稍老謂之蒼波稍熟則又如黃雲之屯也又論衡云日月星隨天而西譬若蟻行磨上則磨可以言天旋又天文志天無雲而有聲謂之雲磨則磨可以言雷動又束晳餅賦云漫頭薄持起搜牢九四物之名晳何曾性豪修作蒸餅不裂作十字不食詩蓋用曾事也再見又佛氏謂盤足爲跏趺楞嚴經云有牛呞病謂吐而噍也又黃庭經言口爲天關瓊漿以言華池之水也壬公言水丁女言火既出華池之水則壬水飛而在上丁火伏而在下矣韓退之陸渾火詩女丁婦壬傳世婚王績字無功著醉鄉記已見本卷）

汲江煎茶

活水還須活火煎（公自注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缾茶雨已翻煎處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荒城長短更

予來儋耳得吠狗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烏喙本海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爲門戶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童僕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肎躡徑渡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鞭箠當貰汝再拜謝厚恩天不遣言語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爾雅犬四尺爲獒漢張蒼傳肥白如瓠魏賈岱宗狗賦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窬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賓漢蒯通傳里婦云昨暮夜犬得肉黃耳晉陸機犬名詳見九卷捕蝗至浮雲嶺詩注）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飛閣俯長橋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

（楚辭宋玉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云云韓退之詩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

洞酌亭（并引）

瓊山郡東衆泉觱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南遷過瓊始得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於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兩泉挹彼注茲一缾之中有澠有淄以瀹以烹衆喊（胡感切）莫齊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既

味我泉亦嚌（音霽）我詩（詩大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列子仲尼篇口將爽者先辨淄澠張湛曰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也又說符篇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揚子易牙能喊不能齊不齊之口注喊者嘗其味也禮疏嚌謂至齒嘗之）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麤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樂府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左傳昭公四年春無淒風秋無苦雨詩國風終風且霾晉書謝重傳嘗侍會稽王道子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曰卿居心不淨乃欲滓穢太清耶韓退之詩水色與天容此處皆澡淨楞嚴經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楚辭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荒涼海南北佛舍如雞棲忽行榕林中跨空飛拱枅當門冽碧井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甎洞戶分角圭倒牀便甘寢鼻息如虹霓僮僕不肎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醉兀十里谿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韓退之青龍寺詩刻畫圭角出崖竅杜子美詩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龍眼與荔支異出同父祖端如甘與橘未易相可否異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纍纍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星隕空又恐珠還浦圖經未嘗說玉食遠莫數獨使（一作有）皺皮生弄色映琱俎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汗

（番禺雜編龍眼子樹葉俱似荔支但子圓小止淡黃一色廣人多呼爲亞荔支左傳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珠還後漢孟嘗事已見按皺皮指荔支妃子汙謂楊妃嗜生荔而致禍也注已見）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嶽留詩壁上云閒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爲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年（一作時）歸（陶淵明辭雲無心以出岫柳子厚詩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大唐新語玄奘法師西域取經以手摩靈巖寺松樹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吾歸即東向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一年忽東向弟子曰吾師歸矣乃迎之果至後號爲摩頂松）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己居其中

一琴横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按宋史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徽宗卽位先生以五月始被命移廉州六月離儋耳七月至廉三爲歐陽晦夫賦詩）

寂寞王子猷同船剡谿路迢遙戴安道雪夕誰與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須句

歐陽晦夫惠琴枕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輪囷䕶落非笛用剖作袖琴嶶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新漉孤鸞別鵠（一作鶴）誰復聞鼻息齁齁自成曲（張隱文士傳蔡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邕初平元年拜中郎將古琴操一曰別鵠操商陵牧子作陶淵明詩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鵠下絃離孤鸞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夏以後每寢熟卽聲如鼓簧自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

僧覺亦不自知十餘年如此）

畱別廉守

編萑以苴豬墐塗以塗之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東坡詩好在眞一酒爲我醉宗資（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刲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注云將音牂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當爲墐墐黏土也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酒如線遇鍼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後漢宗資爲汝南太守詩意謂廉守也）

餅笙（幷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麤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餅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請作餅笙詩記之

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蠒長繅女媧笙陋哉石鼎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餅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神仙傳園客養蠶成五色獨蠒繅之經月不絕再見禮記明堂位女媧之笙簧莊子齊物論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晉載記石勒爲人耕聞鞞鐸之音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歐陽晦夫遺接䍦琴枕戲作此詩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塗更著黎衣冠白頭穿林要藤帽赤腳渡水須花縵不愁故人驚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挽須握手俱汍瀾妻縫接䍦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嶶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猶作山公看

我懷汝陰六一老眉宇秀發如春巒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扶霜紈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亦帶脫巾攲寬作詩頗似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酸（番禺雜編生黎人用藤織裹頭謂之麗䍦子西域記西域國人首冠花縵身衣纓絡杜子美詩相對如夢寐又詩問事競挽須東軒雜錄晏公一日見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也詩國風顏如渥丹梅翁謂梅聖俞也東坡題梅詩集後云先君與二丈游時某與子由年甚少公獨深知之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藁數十幅云）

次韻王鬱林

晚塗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漢使節空餘皓首

故侯瓜在有頹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此去殘年盡主恩誤辱使君相抆拭寧聞老鶴更乘軒（漢朱博傳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抆拭用禁能自效否）

藤州江下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漙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遊

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元用名疇）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眞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醉臥松下石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沒水揭此碧鱗鱗（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得醇者輒呼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陳後主詩壁月夜夜好瓊樹朝朝新）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箭盡霜鬢照碧銅依然春雪在長松朝行犀浦催收芋夜渡繩橋看伏龍莫歎倦遊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鍾子雲三世惟身在爲向西南說病容（犀浦在郫縣青城山記云李冰琢五石犀以厭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號犀浦爲沉犀浦杜子美南鄰詩園收芋栗未全貧繩橋在灌口有伏龍觀杜入奏行運糧繩橋壯士喜漢揚雄傳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洞天福地記第二十都嶠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容州）

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茆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慾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眞許邁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晉許邁傳字遠遊初學道時其妻尚在父母既終乃遣妻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晉書陶潛傳或有酒要之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返）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回策如縈獨善騎赬白紫騮俱絕世

馬中岳湛有妍姿（後漢鮮卑傳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晉明帝紀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王敦營壘敦晝寢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晉王湛傳兄子濟有從馬絕難乘湛騎此馬姿容既妙回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詳見二十七卷和王晉卿詩注赬白顏延年有赬白馬賦李太白紫騮馬詩紫騮行且嘶雙翻碧玉蹏岳湛借用夏侯湛潘岳連璧事已見）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爲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潦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稚四歲守孤嶠次子病藥醫三折乃麤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爲書繞我亦困詩酒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曹詩書教氓獠亦莫事登陟

谿山有何好安居與我遊閑戶淨灑掃（左傳定十三年晉知伯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揚子古之學者耕且養唐柳宗元傳自禮部員外郎坐貶後徙柳州刺史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以宗元爲師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胡爲犯二怖博此一笑喜問
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所有聊足己安能
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
事足所欠惟一死澹然兩無求滑淨空棐几（韓退之南海廟碑廟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再見）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孫叔靜名鼛錢塘人從江都年十五遊太學老蘇先

生亟稱之哲宗擢提舉廣東常平東坡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無咎黃魯直女黨事起家人危之叔靜一無所顧平生篤於行義君子人也徽時與蔡京善察其人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多而德薄志大而行不副若不能謹守恐詒天下憂京還朝遇諸途京曰我若用願助我叔靜曰公能以正論輔人主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鼛何爲者京默然後卒如其言仕爲太僕卿殿中少監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單州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謚通靖）

病骨瘦欲折霜髯簡更疎喜聞新國政兼得故人書秉
燭眞如夢傾杯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杜子美簡諸子詩少陵野老骨欲折又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

生還麤勝虞蚤退不如疎歪死初聞道平生誤信書風
濤驚夜半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幽懷得少攄（唐蕭穎士傳人稱爲蕭夫子）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强韻知君得異書滔
滔沮叟是綽綽孟生餘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攄（南史王筠傳爲詩能用强韻袁山松漢書王朗爲會稽守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抱朴子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王充所作論衡綽綽用孟子語）

跋王晉叔所藏畫

徐熙杏花（徐熙鍾陵人）

江左風流王謝家盡攜書畫到天涯卻因梅雨丹青暗
洗出徐熙落墨花（圖畫見聞志徐熙意出古今徐鉉云落墨爲格雜彩副之迹與色不相隱映也沈存中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善畫花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神氣迥出

別有生動之意）

趙昌四季（圖畫見聞志趙昌廣漢人工畫花果）

芍藥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
自是風流時世粧（杜子美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粧白樂天歌時世粧自出城中傳四方）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躑躅千層不忍看開卷便知歸路近
劍南樵客爲施丹（范蜀公東齋記趙昌漢州人昌自稱劍南樵人）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眞是青帬兩髻丫（西京雜記趙昭儀弱骨豐肌尤工語笑歐陽公詩小婢立我前赤腳兩髻丫）便有佳名配黃菊應緣霜後苦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黃落蘂猶收蜜露香待得春風幾枝在年來殺菽有飛霜（左傳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和黃秀才鑒空閣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鑒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蟇俗說皆可屏我遊鑒空閣缺月正凄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借君方諸淚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清絕冠五嶺（前定錄袁孝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命即開一幅累仕皆驗最後一幅畫蛇蟠鏡中而已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係陽也酉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有兔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長慶中有人八月十五夜玩月光屬於林中如匹布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淮南子陽燧見日燦而爲火方諸見月津而爲水大莊嚴論如是衆僧者乃勝智之叢林一切諸善行運集在其中）

韋偃牧馬圖

神工妙技帝所收江都曹韓逝莫留人間畫馬唯韋侯當年爲誰掃驊騮至今霜蹏踏長楸圉人困臥沙壠頭沙苑茫茫蒺藜秋風騣霧鬣寒颼颼龍種尚與駑駘遊長稭短豆豈我羞八鑾六轡非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杜子美曹將軍畫馬引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又丹青引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又韋偃畫馬歌戲拈秃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又霜蹄蹴踏長楸間又李鄠縣胡馬行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又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

題靈峰寺壁

靈峰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依希猶記妙高臺（華嚴經德雲比丘居勝樂國妙峰山之上）

衆妙堂（先生有衆妙堂記載集中）

湛然無觀古眞人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衆中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暾餘光照我玻瓈盆倒射牕几清而溫欲收月魄餐日魂我自日月誰使吞（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夫物芸芸各歸其根黃庭內景經出日入月呼吸存注云日月者陰陽之精也左出右入身有陰陽之氣）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老衍清篇墨未枯小馮新作語尤姝呼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墮月湖聞道牂江空抱珥（公自注南詔有西珥河即古牂柯江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西珥）年來合浦自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舃

（王注老衍謂馮衍也漢西南夷傳蜀枸醬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再見）

次韻鄭介夫二首（鄭介夫名俠福清人事詳見宋史東坡南遷始識介夫北歸至英介夫在焉和其二詩嘉定六年賜謚曰介）

一落泥塗迹愈深尺薪如桂米如金長庚到曉空陪月
太歲今年合守心相與齧氊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
孤雲倦鳥空來往自要閑飛不作霖（左傳襄三十年趙孟謂絳縣老人曰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後漢郎顗傳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注云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劉向新序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尚書高宗命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蠶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
葦間猶得見延緣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兩甄
收取桑榆種棃棗祝君眉壽似增川（晉周訪傳擊賊率杜曾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親鳴鼓士皆騰踊奔赴曾遂大潰詩小雅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八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九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閲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詩五十一首（起建中靖國辛巳改元度嶺北歸卽以是年七月卒於毗陵　施註缺今補）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畧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江（一作空）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葢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葢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
上林鴻鴈子卿歸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眞依（漢書蘇武傳昭帝卽位求武等匈奴言武死後使至常惠敎漢使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視左右大驚乃使武歸曹溪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汎舶曹溪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乃云百七十年後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法今六祖南華寺是也眼淨字屢見傳燈錄五祖黃梅弘忍大師以衣鉢潛付六祖今衣猶傳寺中古佛衣卽指此白樂天詩本結菩提香火社爲嫌煩惱電泡身）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華髮蕭蕭老遂良（公自注褚河南帖云卽日遂良鬢髮盡白葢謫長沙時也）一身萍挂海中央
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

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公自注邇英閤在延和殿西廊下）（後漢書孔融傳字文舉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白傳閒游空誦句（公自注事見白樂天吳郡詩石記）拾遺窮老敢論親（公自注事見子美寄狄明府詩）東海莫懷疎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爲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唐書狄仁傑封梁公此借用指韶州白樂天吳郡詩石記云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因以于旬宴一章亦附於後杜子美狄明府詩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一篇瀧吏可書紳莫向長沮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回首天涯一惆悵卻登梅嶺望楓宸（韓退之瀧吏詩有云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瀧吏垂首笑官何問之愚旄大概是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乃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云云大指皆嘲憤之詞也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嶺南錄梅嶺即大庾嶺上多梅樹或云梅福隱處）

青山秖在古城隅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更看二李跨鯨魚欲從抱朴傳家學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馭風去借君瓊珮與霞裾（公自注僕昔爲開封幕先公爲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遊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

（按先生與李惟熙帖云偶得生還平生愛龍舒風土欲卜居爲終老之計云云是青山當指舒州但四山未詳其名耳一統志龍眠山在桐城縣又舒州有灊山左慈修煉處皖山天柱山道書稱司玄洞天漢武帝嘗登封於此以代南岳或即指此數山也詩國風佩玉瓊琚韓退之詩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狄韶州煮蔓菁蘆菔羹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腳鼎自煮花蔓菁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周易鼎折足覆公餗劉禹錫嘉話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五也冬有根可食六也今蜀人呼爲諸葛菜唐本草萊菔即蘆菔也陶弘景別錄蘆菔根可食葉不中啖陸佃埤雅萊菔能制麪毒是來牟之所服故名按蔓菁蘆菔諸家皆作二物惟陸機草虫魚疏葉是蔓菁根是蘆菔則一物矣先生似亦從陸說東坡羹頌見先生文集中又有玉糝羹詩見補遺卷）

李伯時畫其弟亮功舊隱宅圖

樂天蚤退今安有摩詰長閒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白樂天池上篇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唐書王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有華子岡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陶淵明歸去來詞三徑就荒漢書揚雄傳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區杜子美詩旁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

贈龍光長老（舊傳先生詩本題云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畱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百花開過盡行人君不來不趁青梅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盧仝詩鬪花爛熳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杜子美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予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按即前過大庾嶺詩）

秋風卷黃落朝雨洗綠淨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獨徐行艱嶮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月令孟冬之月草木黃落漢武帝秋風辭草木黃落兮鴈南飛漢書叔孫通爲博士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云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按陸游序云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名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末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而語緩）

過嶺二首

暫著南冠不到頭卻隨北鴈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丘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劍關西望七千里乘輿眞爲玉局游（柳子厚六言詩一生判卻歸休爲著南冠到頭唐書楊憑貶臨賀尉姻友憚往獨徐晦至藍田慰餞李夷簡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韓退之謫潮州潮人爲之立廟先生集中有廟碑）

七年來往我何堪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

醉中不覺到江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鷄忽驚起半嵓花雨落毿毿（按年譜公以紹聖元年自定州貶惠州凡四年再貶儋耳明年改元元符至三年乃量移廉州凡七年江南謂虔州）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疏林集晚鴉孤村煙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前茶（首楞嚴經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華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結成終名百結又江南人謂丁香爲百結）秪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遶白沙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峯豐下銳上里人謂鷄籠山予更名獨秀峰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倚天巉絕玉浮屠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二別四三壺（韓退之詩倚天更覺青巉巉李太白詩青冥皖公山巉絕可人意同安志小孤山在宿松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又江州有澎浪磯語轉爲彭郎磯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語並見十五卷李思訓長江絕島圖詩注一統志大別山在漢陽府城北小別山在漢川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壺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製猶華山之似削成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云云按詩意則本前說也）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轉千佛且從千佛轉儒生推變化乾策數大衍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嘿坐閱塵界往來八十反（一作返）區區

我所寄蹙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謂之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周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金晶論夫龍虎金木也金爲虎木爲龍虎之異名眞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眞汞木火也楞嚴經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洹河沙劫周徧了知得無疑惑）

鬱孤臺（公自注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閒游贛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寃飛吒雪洲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畱秪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孟浩然詩贛石三百里沿江千嶂間李肇國史補蜀之三峽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爾雅山狹而長曰嶠王注橫雲嶠指五嶺吒雪洲謂瓊崖儋萬四州南越地炎瘴而無雪有雪則以爲吒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虫爲沙賈胡畱後漢馬援事注已見）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此詩復次前韻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閒遊贛水雨已漲廉泉春未流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秋思生蓴鱠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王粲且登樓老景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端爲和詩畱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前生恐是盧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生時宿直斗牛箕憑君爲算行年看便數生時到死時（頷聯已見三十六卷答周循州詩惟自字今作恐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樊注蘇內翰云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葢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箕）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眞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眞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又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又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周易復卦注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

次陽行先（公自注用鬱孤臺韻）

室空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元無病須洹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已逃鸚鵡洲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拔葵終相魯碎轂會封畱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金剛經須陀洹名爲入流而實無所入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良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輿地志鸚鵡洲在武昌府城南即黃祖殺禰衡處）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卻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諸方皆席卷當年清隱老鶴瘦龜不喘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彫喪但有犢角繭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傳燈錄手提諸佛眞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又百丈禪師侍馬祖言下省皆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百丈出卷卻席祖便下座白樂天贈王山人詩夜

（後不聞雞喘息秋來性長鶴精神禮記天地之牛角繭栗爾雅釋獸篇虎切毛謂之虦注切淺也疏淺毛者別名虦貓虦音潺又鉏限助諫二切）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軒裳大爐鞲陶冶一世人從橫落模範誰復甘飢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頗念懷祖黠瞋兒與兵姻失身墮浩渺投老無涯垠回看十年舊誰似數子眞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闉深居不汝覯豈問親與鄰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公自注陽行先以登眞隱訣見借）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絶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我家六男子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願言敦宿

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莊子大宗師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楊子師者人之模範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晉書郗愔傳字方回超字嘉賓超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付門生曰我亡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及超死愔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又王述傳字懷祖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晉書周浚傳三子顗嵩謨顗別有傳伯仁顗字登眞隱訣梁貞白先生所述抱朴子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故能令人長生大洞鍊眞寶經將丹砂修煉伏火後鼓成白銀名之爲一返也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之乃成黃銀名之爲二返也六男子謂邁迨過遲适遠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曰趙孟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陶詩詩書敦宿好）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皇覽德輝遠引不待遣鷾鴯戀庭宇倏忽來千轉那將坐井蛙而比談天衍蠹魚著文字槁死猶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侍者應足繭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賈誼弔屈原賦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莊子山木篇鳥莫知於鷾鴯注鷾鴯燕也韓退之詩何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閒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又滿奮語載世說已見淮南子楚王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趨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杜子美詩足繭荒山轉愁寂）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心一一風輪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生謦欬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綆合兩繭纍然挂禪牀妙用夫豈淺（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楞嚴經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莊子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六用注已見）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全鋒雖未露半藏已曾轉說有陋裴頠談無笑王衍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醒一吷何由喘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繭持珠尚嘿坐豈是功用淺（傳燈錄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又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茅境界師云不露鋒僧云何爲不露鋒師云無當者又有一媼令人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卻下禪牀轉一帀乃曰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媼媼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晉書裴頠傳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傚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晉書王衍傳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傳燈錄藥山看經曰且圖遮眼再見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咤注云至齒而不飲曰咤韓

（非子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鄭人買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前和陽行先韻）

文字先生飲（公自注謂劉執中）江山清獻遊典刑傳父老尊俎繼風流度嶺逢梅雨還家指麥秋自慙鴻鴈侶爭集稻粱洲野闊橫雙練城堅聳百樓行看鳳尾詔卻下虎頭州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畱歸途應食粥乞米使君舟（王注清獻趙閱道也劉趙二公皆知虔州廣絕交論分鴈鶩之稻粱庾信詠鴈詩稻粱俱可戀飛去復飛還王注雙練謂章貢二水後漢公孫瓚傳云兵法百樓不攻紀聞譚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詔松陵集皮陸詩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虎頭謂虔州也）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客路晚追遊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流傳家有衣鉢斷獄盡春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淒京望鄉國得句仲宣樓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與一尊畱更約登塵外歸時月滿舟（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斷獄如雋不疑引春秋蒯聵衛太子事見漢書本傳謝朓詩芳洲採杜若白氏金鍼梁元帝詩云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樓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三句以第二句對四句謂之扇對又梅聖俞續金鍼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畱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煙衰草馬頻嘶以證其格今此兩聯即其格也塵外亭名在虔州公有詩見三十五卷傳燈錄慧禪師唱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郭解安得貧驚飛賀厦燕走散入幕賓醉眠中山酒結夢南柯姻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眞灑掃古

玉局香火通帝閫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所至爲鄉里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大春蜿蟺楚南極淑氣生此民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譬彼嶰谷竹翦裁待伶倫俗學吁可鄙紙繒配芻銀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頗子事篤實浮言掃譊諄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漢書佞幸傳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漢書游俠傳武帝徙豪右茂陵郭解貧不中徙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郭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來賀互見前思無邪先生齋名韓退之詩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東漢井丹字大春深於經術再見韓送廖道士序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王注紙繒芻銀喻俗學之無實譊音占字出素問病而狂言也）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敝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君看崔員外晚就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嫗爭爲姻（公自注見退之贈崔員外詩）蹭蹬阻風水橫斜挂邊垠青衫映白髮今似梅子眞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闉自言總角歲慈母爲擇鄰邪人驚似舅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家法乃富春豈非空同秀爲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清詩要鍛（一作淘）煉乃得鉛中銀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新著書已絕筆一嘿含千諄贇桴和

葦籥天節非人均時時自娛嬉豈爲俗子陳（邢夫人事見第十四卷芙蓉城詩注杜子美詩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韓退之寄崔立之詩老婦願嫁女約不論財貲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晉書何無忌傳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晉書劉伶傳字伯倫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管子上有鉛下有銀蘇頌本草圖經銀在銅中與銅相雜土人采得以鉛再三煎鍊方成又鉛銀最難得今時燒煉家每一斤鉛止得一二銖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注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也杜子美詩九鑽巴噀火先生用其意益紀年也禮記蕢桴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畫車二首

何人畫此隻（一作騎）輪車便是當年欹器圖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踈虞（公羊傳晉人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

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漢書張耳傳廝養卒說燕曰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

九衢歌舞頌王明誰惻寒泉獨自清賴有千車能散福化爲膏雨滿重城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潘子真詩話補遺呂倚夢得維揚人少有場屋聲善屬對喜收書畫蹭蹬不偶老始以恩補虔州瑞金簿致仕貧無以歸年八十餘惟有一女嫁贛人因居焉與王禹玉有舊元豐間餉錢二萬酒十壺夢得作啟致謝隔句中用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爲對禹玉極嘆賞之其後東坡過虔以詩遺之云）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撑拄吟爲蜩蛩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

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韓退之贈盧仝詩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先生有贈王子直秀才詩見三十五卷）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解舟又欲攜君去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頭剩買山田添鶴口廟堂新拜富民侯（顏魯公與蔡明遠帖云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來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於淮泗之間魏野閒居詩成家書滿室添口鶴生孫）

次韻江晦叔二首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稺子候淵明幸

與登仙郭同依坐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劉安世字器之終於寶文閣待制學者號曰元城先生）

橫空初不跨鵬鼇但覺胡牀步步高（公自注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坐牀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歸來又見顛茶陸（公自注往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顛君亦然）多病仍逢止酒陶（公自注陶淵明有止酒詩器之小時飲量無敵今不復飲矣）笑說南荒底處所秪今榕葉下庭臯（下注先生渡江北還以三更發瓊州曉到遞角場元城先生語錄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煙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雖徧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鬬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誰爲寂照境中人紅英掃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先生和聰上人詩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楞嚴經湛然寂照韓退之杏花詩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器之好譚禪不喜游山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冷齋夜話先生邀器之食筍器之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爲戲坡公大笑作偈云云）

叢林眞百丈法嗣有橫枝（公自注玉版橫枝竹筍也）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釋氏要覽梵語貧波此云叢林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所居處巖巒峻極故號曰百丈又黃梅謂道信師曰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禪家旁出者謂之橫枝前燕錄石季龍使人采藥于華山得玉版先生詩則借以喻筍也莊子道在瓦礫傳燈錄有僧問如何是佛文殊答云牆壁瓦礫而猶能說之此君竹也用王子猷語屢見）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鬒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公自注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贛石二百里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予獨遊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秪有琴聰與蜜殊（公自注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捨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殊辟穀常啖蜜）語帶烟霞從古少（公自注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無草木）氣含蔬筍到公無（公自注謂無酸餡氣也）香林乍喜聞薝蔔古井惟慙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劉禹錫答柳子厚書新文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奫然以長端而曼苦而腴）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王注張熙明也）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未許中郎得異書且與揚雄說奇字清江縈出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閒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關晳侯之孫書滿腹玉函寶方何用讀濠梁空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編（一作篇）足（國朝雜事唐太宗出幸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閒燕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諛當爲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抑爲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紬史行天誅皎皎大明鏡百陋逢一姝鶚立時四

顧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孜孜稱善人不善自遠徂願君置座右此語禹所謨（漢書士相與言仁義於閒燕歐陽永叔非非堂記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先生用其說按醉翁二句指仲尼作春秋韓退之詩近來自說尋坦途左傳宣十六年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後漢崔瑗有座右銘）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峰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公自注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眞形猶在畫圖中（公自注道藏有五岳眞形圖）歸來晚歲同元亮卻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瓏（公自注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水達背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二首（功甫觀先生畫雪雀有感作詩寄惠州云平生才力信瓌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後先生北歸又用前韻寄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卻尋雲跡帖天飛今次其韻也）

蚤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按年譜元符三年庚辰五月自儋移廉州八月又移永州十一月被命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沙苑用徐佐卿化鶴事詳見三十七卷新居詩注）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羸牛踏舊蹤但願老師眞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王注建中靖國初盡起元祐諸公之廢先生亦得請歸常州故以歸鴻起興先生舊有詩與法芝云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又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故今云爾）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安心有道年顏好（一作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浪滿衣巾（傳燈錄僧問龍光和尚賓頭盧一身何爲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

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肎買北牕眠開心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本草別錄麥門冬葉如韭根似麥而有鬚凌冬不凋故又名忍冬）

夢中作寄朱行中（舊傳先生本序云前一日夢作此詩寄朱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所謂謾寫去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

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璧與俱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周禮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尚書舜典修五禮五玉注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逸論語璵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春秋陽虎竊寶玉大弓注寶玉卽璵璠左傳昭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韓子買諸賈人以告子產曰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毋乃不可乎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請辭之）

答徑山琳長老（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維琳湖之武康人也至常州與東坡問疾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援舊風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羅什神呪眞浪出（晉書鳩摩羅什傳從師授經日誦千偈王注按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常州乃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萬日舉成數耳老子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若無吾身吾有何患又羅什傳未終之日覺四大不愈乃日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此詩蓋先生示疾時而和琳老者也故用羅什將終時事）

施註蘇詩卷之三十九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

漫堂先生宋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長洲顧嗣立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至

遺詩二十九首（施註缺今補）

老翁井

井中老翁悞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公來無蹤去無迹井面團圓水生花翁今與世兩何與無事紛紛驚牧豎攺顏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

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夢遶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鷄眼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公自注獄中聞杭湖間民爲余作解厄道場者累月故有此句）（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因名烏臺又名柏臺杜子美詩風動金琅璫犀角字出國語牛衣用王章事桐鄉用朱邑事並已見）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
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

百日歸期恰及春餘年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走馬聯翩鵲啅人卻對酒盃渾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必深追咎竊祿從來豈有因（左傳定三年閽曰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也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起出戶若將便旋然又詩起居諫議聯翩來）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鬬少年雞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予投檄向江西（公自注子由聞予下獄乞以官爵贖予罪貶筠州監酒　淮南子近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不爲禍　曹子建詩鬬鷄東郊道　唐東城父老傳明皇好鬬鷄時賈昌爲五百小兒長）

劉顗宮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顗陝西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伎（詩缺）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

予往在武昌九曲西山亭上有題一句玄鴻橫號黃槲峴九曲亭即吳王峴山一山皆槲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荷花極盛因爲對云皓鶴下浴紅荷湖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一統志樊山即西山也山有九曲嶺元結寒溪在其下相傳有吳王避暑宮）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挂經篙竿繫舸菰茭隔

笳鼓過軍雞狗驚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漢兒寬傳帶經而鉏　唐書李密傳以蒲韉乘牛挂漢書[illegible]帙角上行且讀　宋沈慶之詩歸來笳鼓競　杜子美詩殺戮到雞狗　戛羹漢高祖事在漢書楚元王傳　詳見十三卷哭刁景純詩注　按經字係九青韻豈先生偶失檢耶）

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慈聖后也）以軾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巍然開濟兩朝勳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故應祠百世先王何止活千人和熹未聖猶貪位明德雖賢不及民月落風悲天雨泣誰將椽筆寫光塵（杜子美蜀相詩兩朝開濟老臣心　論語十亂注其一人蓋邑姜也　後漢和熹鄧皇后紀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太皇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于虛器直生懷懣懸書于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　又明德馬皇后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illegible]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老子和其光同其塵　王注王立之云此詩蓋未嘗進其後作宣仁挽詞取其兩句云固應祠百世何止活千人）

未報山陵國士知遶林松柏已猗猗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夢裏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彤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纍臣正坐詩（史記刺客列傳豫讓曰知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　毛詩關雎卷耳皆后妃之詩　左傳成三年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識楚王知已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

戲作賈梁道詩（幷引　施註目有嵇紹似康一題即此首）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觀之梁道之忠于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

義之至精貫于神明矣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予戲作小詩云

嵇紹似康爲有子郗超叛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晉書嵇紹傳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王師敗績于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于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又郗鑒傳與王敦相見鑒曰丈夫既絜身北面義全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敦聞言大忿之及祖約蘇峻反鑒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三軍爭爲用命圍解進位太尉尋薨冊曰惟公忠亮雅正行爲世表社稷之危賴公以寧云云子愔愔子超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又轉爲參軍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主以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公閭賈充字子元司馬景王字）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溫嶠握刀晚歲戰劉郎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時時說李陽（世說溫嶠下玉鏡臺一枚聘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三國志法正傳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漢書馮衍傳妻北地任氏妒悍衍作書與其兄淡遂逐之世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肎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公自注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妓遇雪陶收雪水烹團茶謂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麤人安得此但能於銷金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嘿然慙其言）莫言衰鬢聊相映須

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肎言才（公自注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　文君司馬相如妻見本傳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女於青瑣牕中看見壽說之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兎園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送南屏謙師（幷序）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軾遊壽星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兎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按第六卷先生月兔茶詩云中有迷離玉兔兒兔毛斑疑即指此茶也杜子美詩鵞兒黃似酒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茶寮記雲腳漸垂乳花浮面又茶有石乳滴乳白乳之號）

虛飄飄三首

虛飄飄畫簷蛛結網銀漢鵲成橋塵漬雨桐葉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

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謾成橋入夢雲千疊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蒼海鴈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

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霪（音霜）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綵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字彙霪雨貌漚點水中小泡楞嚴經云如湛巨海流一浮漚起滅無從白樂天詩大都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脆）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余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已傾潘子錯著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贈包安靜先生二首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睡應休（公自注偶謂大中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故詩以記之五代劉鋹有妾名花見羞雪見羞三字本此）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公自注昨日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罐中餘者可示及舟中滌神耳茶經歷代貢茶皆以建寧爲上國史補建州有先春龍焙茶錄建人以鬭茶爲茗戰胡嶠茶詩破睡當封不夜侯）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絶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幾綰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蘭陵王臧及代趙綰皆從受詩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默然是時竇太后喜老子言不悅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穆生事已見十五卷次韻潛師放魚詩注）

初貶英州贈馬夢得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殷勤竹裏夢猶自數山王（杜子美詩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雪堂在黃州府治東顏延之詠竹林七賢以山王貴顯黜之乃作五君詠）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總閒但見蠅鑽紙

門外惟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挂且逢場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蠅鑽紙佛放光注已見一絲不挂逢場作戲皆禪宗語釋典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又十六開士於浴堂證悟本因於薰籠焙浴具得大安樂法華經法王無上尊圓覺經註佛爲萬法之王又曰空王）

洗兒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閒決無此味也（唐本草芋有六種白芋眞芋連禪芋紫芋並毒少正可煮啖之兼肉作羹甚佳蹲鴟之饒蓋謂此也）

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虀膾輕比東坡玉糝羹（香譜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海傍多亦不過數兩上品曰泛水次曰滲沙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病有小疾當用牛乳又杜子美泉眼詩香美勝牛乳金虀鱠注已見）

擷菜（幷序）

吾借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過子終年飽菜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風露雖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晉書何曾傳性豪奢務極華侈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食檳榔

月照無枝林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閒扇蔭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禦風欺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先生失膏粱便腹委敗鼓日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蟄雷殷臍腎藜藿

腐亭午書燈看膏盡鉦漏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眥弩渴思梅林嚥飢念黃獨舉奈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肎多與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異物志檳榔樹若筍竹生竿近上未五六尺閒洪腫起如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秀也無花而爲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澀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食之堅如乾棗彼方珍之以爲口食嵇含南方草木狀交廣人凡貴勝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本草主治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虫宜利臟腑壅滯破胸中氣嶺南人啖之當果實以祛瘴癘也一名洗瘴丹按彭者三尸之姓彭質彭矯彭居也周成雜字檳榔果也似螺可食李當之藥錄檳榔一名檳門韓昌黎進學解敗鼓之皮世說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本草拾遺陳藏器云黃獨遇霜雪枯無苗蓋蹲鴟之類梁劉孝綽詠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詩云宋劉穆之貧時從妻兄江氏乞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若飢何須此後尹丹陽以金盤斛許詒示之）

儋耳山

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列子天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闕）

夜坐與邁聯句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坡）松聲滿虛空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飢鼠（坡）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微涼感團扇古意歌白紵樂哉今夕游獲此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膝上成聊以感懷祖（坡）

（古樂府有白紵辭杜子美詩晚節漸於詩律細又集中有示宗武詩懷祖事屢見）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僧（釋典天竺第九祖入滅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眞體闍維即茶毗焚燒也）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一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

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媿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俛仰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眞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

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晩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肎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廼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肎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

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二首

飲酒二十首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槃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庶以彷彿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鼂無咎學士（鼂無咎名補之時通判揚州事見三十二卷次韻鼂無咎詩註）

我生不如陶（一作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二豪詆醉客氣湧胸中山漼然似冰釋亦復在一言嗇氣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祕君勿傳（晉劉伶傳爲酒德頌曰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先生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然而醒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又互見前江表傳孫權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卻令人氣湧如山老子渙若冰將釋又虛其心實其腹）

道喪士失已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眞談笑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唐文藝傳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

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乃得黏網悲啁啾同巢雀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大如小指齧葉如饑蠶之速蛻爲胡蝶從空翅輕蹔然而去須臾罥蛛網而膠之引絲還纏牢若拳梏禮記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

小舟眞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爲此道常往還未來寧豫計既往復何言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

酒未舉杯喪我固忘爾倒牀自甘寢不擇菅與綺（莊子齊物論今也吾喪我子知之乎）頃者大雪年海波翻玉英有士常痛飲饑寒見眞情牀頭有敗榼孤坐時一傾未能平體粟且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趙飛燕外傳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無軫粟已見）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繞復何爲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林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

芙蓉在秋水時節自闓開清風亦何意入我芝蘭懷一隨採折去永與江湖乖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醉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迴（李白憶舊遊詩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韓退之詩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再見維摩經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溼淤泥乃生此花漢賈誼傳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籃輿兀醉守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溫風送蠶老三嚥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頹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嵇叔夜養生論爲稼於湯世必一溉者後枯再見晉阮籍傳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五見十二卷京師哭任遵聖詩注按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揚州上奏略曰今大姓富家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其餘小民大率皆有債欠臣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本州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令權住催理聽候指揮伏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六月十六日又上奏曰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一應淮南東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特與權住催理一年此詩所述蓋是得請故也）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謂有白髮猶誦論語辭人閒本兒戲顛倒略似茲唯有醉時眞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詩國風總角之宴言笑晏晏注云總角結髮也杜子美春陵行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景升牛莫保尻與領黠如東郭㕙束縛作毛穎遒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晉桓溫傳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韓退之毛穎傳居東郭者號曰㕙蒙將軍拔其豪載穎而歸聚其族而加束縛焉晉嵇康傳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後爲鍾會譖於文帝而害之）

我家小馮君天性頗醇至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豈知山林士骯髒遒爾貴乞身當念蚤過是恐少味（小馮君出漢書馮奉世傳詩意謂子由也）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

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頎然六男子麤可傳淸白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惜（韓退之示兒詩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漢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或令爲開產業震不肎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嘵嘵六男子弦誦各一經復生五丈夫戢戢丁欲成歸田了門戶與國充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淮老如鶴雛破殼已長鳴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揚子嘵嘵[illegible]學各習其師史記孔子弟子傳商瞿年長無子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唐食貨志凡民始生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韓退之寄盧仝詩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漢吳王濞傳注服虔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二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齋廚聖賢雜無事時一中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使君不夕坐衙門散刀弓

（尚書淮海惟揚州史記貨殖傳自淮以北西楚也其俗剽輕李濟翁資暇錄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柳之楊繆也魏徐邈傳醉客謂酒淸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屢見）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獨立表衆惑蕪城閱興廢雷塘幾開塞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釋氏要覽梵語塔婆此云高顯文選鮑昭蕪城賦注云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吳王濞所都也遂爲此賦唐地理志揚州江都縣東十一里有雷塘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譽引渠以漑田）鼂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已各懷伯業能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吳公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請作鵩鳥賦我亦得坎止行樂當及時綠髮不可恃（英雄[illegible]魏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見魏武紀）蓋公偶談道齊相獨識眞頹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當時劉項罷四海瘡痍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寂寞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臥客懷中言笑徒多勤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漢曹參傳爲齊相膠西蓋公爲言治道貴淸淨而民自定及爲相日夜飲酒賓客欲有言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唐陽城傳爲諫議大夫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强飲客客辭卽自引滿或先醉臥客懷中漢公孫弘傳爲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南史齊高帝諸子新渝侯子雲善草隸百濟使人求書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書三十紙與之）

歸園田居六首（東坡曾孫叔子名峴刻所藏眞迹於泉南舶司開與集本不同當是集本有誤今從石本）

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卻行以與客言不覺至荔支浦上晚日蔥曨竹陰蕭然荔子纍纍如芡實矣有父老年八十五指以告余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來游乎意欣然許之歸臥旣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和（一作次）其韻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迺已耳（一本云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

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烟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魏志邴原別傳晉游學詣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師模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説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二國相謂讓其所爭以爲閑田宋武二王傳論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云云食前用孟子食前方丈字）

窮猿既投林疲馬初解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江鷗稍馴集蜑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北嶺紫筍長提壺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風乎懸瀑下卻行詠而歸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甘冷恐不如君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史記律書文帝時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蔡君謨荔支譜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支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墻入錢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君謨所述閩中諸郡荔子以陳家紫爲第一）

坐倚朱藤杖行歌紫芝曲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願同荔支社長作鷄黍局教我同光塵月固不勝燭（公自注莊子曰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子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于小月能燭天下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耶月勝耶）霜飇散氛祲廓然似朝旭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皋友王績詩成竟何爲六博本無益（詩小雅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禮記朝不廢朝夕不廢夕左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夕唐王績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宋玉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

形贈影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胡爲有哀樂輒復隨漣洏我舞汝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互見前）

影答形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姸形本在君我豈相媢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廼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耳未用議優劣（圓覺經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

神釋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翁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陶淵明飲酒詩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周易繫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詠二疏

二疏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世途方轂擊誰肎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嘗遊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漢疏廣傳東海蘭陵人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曰不宜獨親外家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所及莊子知北遊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睹始知已）

詠三良（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之良臣也）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

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眞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漢司馬遷傳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禮記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敝帷不弃爲埋狗也左傳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魏顆從父治命事在左傳宣十五年詳卷四送蔡冠卿詩注陶詠貧士詩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縻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

詠荊軻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晉元帝紀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而以毒酒鴆殺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史記秦本紀秦之先柏翳佐舜賜姓嬴氏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名爲政姓趙氏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諸姬與居知有身以獻秦質子楚生子政立爲王是爲始皇帝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史記李斯傳爲秦相呂不韋舍人因以得說秦王拜爲客卿卒用其計謀竟并天下詩小雅如岡如陵又如坻如京鄭氏云京大也史記秦始皇紀崩於沙丘平臺趙高與公子胡亥丞相斯詐爲受遺詔沙丘立胡亥爲太子賜公子扶蘇死滿）

（安仁西征賦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謂始皇也滑稽傳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史記燕世家秦兵臨易水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使荊軻襲刺秦王秦覺殺軻擊燕燕斬丹以獻史記魏世家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强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史記荊軻傳田光見荊卿欲自殺以激荊卿因自刎而死呂不韋傳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出就國不韋自度稍侵見誅乃飲酖而死劉向說苑茅焦對秦始皇帝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漢項籍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荊軻傳軻善擊筑者高漸離秦既逐荊軻之客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始皇不中遂誅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

答龐參軍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追送之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子非玄德三顧我廬

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數面自親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漢司馬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再見陶龐參軍詩序諺云數面成親舊況其情過此者乎再見）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於中傾倒出之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丱妙侍側兩髦丫分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悽然仰視浮雲此曲此聲何時復聞（韓退之詩捧書隨諸兄累累角尚丱詩國風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擊鼓其鏜船開艣鳴顧我而言雨泣載零子卿白首當還西京遼東萬里亦歸管寧

（詩國風擊鼓其鏜又涕零如雨漢蘇武傳字子卿在匈奴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願言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

貧士

余還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一作將近）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七篇以寄許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

（史記齊世家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一作人）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廼徑歸視世差獨賢（漢張良傳呂后令呂澤卑辭厚禮迎此四人顏師古曰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再見晉陶潛傳嘗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急送酒家保勿違故人心（南史陶潛傳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漢欒布傳賣傭於齊爲酒家保）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弱毫寫萬象水鏡無停酬閒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樽空憂二子不竝世高風兩無儔我復五百年清夢未易求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遥憐退朝人餻酒出太官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九徂歲（一作暑）慘將（一作多）寒無衣粟（一作寒）我膚無酒顰我顏貧居眞可歎二事長相關（國朝故事九月九日以花餻法酒賜近臣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囊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方言餌即餻或謂之餈）

老詹亦白髮（公自注惠州太守詹範字惠之）相對垂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屨聊相從（南史陶潛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互見前）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辛苦見（一作更）不識今與農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修（陶潛傳爲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曰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再見）

九日閑居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索酒和淵明一篇醉熟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澑澑糟牀聲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登高望雲海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坎坷識天意淹畱見人情但願飽秔稌年年樂秋成（新序原憲曳杖拖屣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列子天瑞篇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己酉歲九月九日

十月初吉菊始開迺與客作重九因次淵明己酉九月九日一首胡廣飲菊潭而壽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猶糞土也

今日我重九（公自注海南氣候不常有月卽中秋有菊卽重陽）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古潭霏慶霄伯始眞糞土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持我萬家春一酹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漢地里志南陽郡穰縣屬荊州古潭指穰縣菊水也胡廣字伯始飲水愈疾事詳三十七卷以黃子木拄杖壽子由詩注）

歲暮作和張常侍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皆客於余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吳遠游名復古字子野事見三十八卷次韻子）

（由贈吳子野先生詩注陸道士名惟忠字子厚始見東坡於黄州惟忠作詩論內外丹自以爲決不死坡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後十五年復見於惠曰吾眞坐寒而死矣紹聖四年卒坡爲銘其墓坡嘗以文祭張安道云某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如惟忠吳遠游輩於公困厄流離之中追隨不捨惟忠不幸而死故獨得公爲銘以垂千載是亦可謂知所託矣）

我生有天祿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棃棗愆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二子眞我客不醉亦陶然（漢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黄庭經舌下玄膺死生岸出清入玄二氣渙子若得之昇天漢注云玄膺通津液之岸也管受精符揚雄反騷恐日薄於西山）

游斜川

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春江淥未波人臥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遇伏洄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陶淵明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楚辭卜居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南史袁粲傳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郭主簿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閑美感念少時悵焉追懷先君宮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適和淵明二篇隨意所寓無復倫次也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孺子卷書坐誦詩如鼓琴卻去四十年玉顏如汝今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入我夢角羈未勝簪孺子笑問我君何念之深（禮記翦髮爲鬌男角女羈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

雀鷇含淳音竹萌抱靖（一作靜）節（公自注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篇）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如鳴鶴和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楞嚴經衆生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互見前莊子山木篇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示周掾祖謝

游城東學舍作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邦風方杞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餼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饑坐談道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媿虞仲翔弦歌滄海濱（三國吳虞翻傳字仲翔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

贈羊長史

得鄭會嘉靖老書欲於海船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兩鴟酒肎借一車書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故知根塵在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好學眞伯業比肩可相如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慙桑榆迫久厭詩酒娛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猶當距楊墨稍欲懲荊舒

（晉皇甫謐傳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門人摯虞等皆爲晉名臣兩鴟古語借書一瓻還書一瓻韻注瓻通作鴟盛酒器卽鴟夷也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石經英雄記袁遺字伯業已見本卷飲酒詩注詩魯頌荊舒是懲按王安石初封荊國公後封舒王詩意指此）

乞食

莊周昔貸粟猶欲舂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嗚呼天下士死生寄一杯斗水何所直遠汲苦姜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禮記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胡西曹示顧賊曹

長春如稚女飄颻倚輕颸卵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頩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寧當娣（一作配）黃菊未肎姒（一作似）戎葵誰言此弱質閱世觀盛衰頩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遲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

（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宋玉神女賦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左傳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秦秦伯納女五人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移居

去歲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合江樓迨今一年多病鮮歡頗懷水東之樂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此古白鶴觀也意欣然欲居之迺和此詩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興（一作與）烏鵲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日有造請役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

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束薪與誰析

（左傳昭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漢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廛氓此地乃得之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江山朝福地古人不吾欺

時運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迺次其韻長子邁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人伊何誰其裔苗下有澄（一作碧）潭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歗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顧野王玉篇洙水出泰山沂水出琅邪縣揚子倚門牆則麾之再見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翦鬃（一作髮）垂髫覆此瓠壺三年一夢廼復見余（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呂氏春秋款門而謁款扣也漢張蒼傳肥白如瓠陳遵傳腹如瓠壺）

始經曲阿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穆生責醴酒先見我不如江左古弱國强臣擅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餘獨有媿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兼取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揚子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莊子列禦寇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外物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一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二

漫堂先生宋　犖　　長洲顧嗣立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毗陵邵長蘅　刪補
　　　　商丘宋　至

追和陶淵明詩六十首

讀山海經

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用韻賦之（晉葛洪字稚川止羅浮山鍊丹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關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媿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莊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云云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蛄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蟄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抱朴子論仙篇或問曰古人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吾子不亦謬乎莊子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郭景純游仙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纊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爲三游

莊子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酣歌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又臨終自爲祭文及與儼等疏具集中禮記屬纊以俟氣絕

子政信奇逸妙算窮陰陽淮南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漢劉向傳字子政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黃金之術向幼而讀誦以爲奇五見十二卷贈王仲素詩注王子年拾遺記劉向正月十五夜受書天祿閣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見向暗中誦書老人吹杖端烟然因以照坐與向說開闢以前事授以五行洪範之文抱朴子仙藥篇中黃子有服食節度極言篇黃帝適東岱而奉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劾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抱朴子故太丘長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當避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側

有大古冢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於冢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捨去後三年廣定乃得還鄉欲收所棄女骨其女故坐冢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父母甚喜初猶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劾之輒不復饑日月爲之以至於今廣定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

二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束縕分寸燭

抱朴子微旨論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曰有之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玄芝萬株絳樹時生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雲飄飄玉液霏霏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漢蒯通傳束縕請火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鷄鵠非同音口耳固多僞識眞要在心

抱朴子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世傳見之號爲八百歲翁人往問事阿無所言但瞻顏色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呪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爲李八百而實非也了無治身之要後有見寬者與凡人無異及吳大疫寬亦得溫病死於廬中而事寬者猶謂之化形屍解之仙非眞死也

黃花冒甘谷靈根固深長葛井窖丹砂紅泉湧尋常二女戲口鼻（一作耳）松膏以爲糧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抱朴子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下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故水味爲變谷中居民飲甘谷水者無不老壽此菊力也又臨沅縣有民世年百歲或八九十是宅井水殊赤試掘之左右得古埋丹砂數十斛砂汁因泉入井故飲而得壽已見前注又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有仙人以囊藥賜之曰此是松脂耳汝煉服之可以長生不死瞿服之年百七十歲夜見面上有采女二長二三寸游戲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長如大人在側又嘗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丹雀本無有遼哉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荀子儒効篇傀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抱朴子辨問篇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爾吾答之曰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以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迺近在屍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眞誥葛洪內篇漢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煎水銀成銀偉從受方妻謂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乃屍解去抱朴子云黃門郎莊子逍遙遊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鄭君故多方玄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了未出生死素

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晉葛洪傳從祖玄學道得仙以其鍊丹秘術授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抱朴子余受之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先以道家訓戒書近百卷稍稍示余余頗以其疑事咨問之鄭君言君才可教也今當以佳書相示久之漸得見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二百許卷跪履張良事已見仙傳拾遺張良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得素書一篇云抱朴子鄭君語余曰雜道書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麤擇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輩一切不用也）古强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抱朴子昔有古強者食草木之方年八十許尚聰明時人便謂之仙人而強曾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神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眞也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廢棄家業走之深山中三年饑凍辛苦久而不堪還家黑瘦骨立不復似人其家問之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爲老君牧龍因與諸仙博戲忽失此龍以罪見謫送付崑崙山下芸鋤芝草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爲吾作力且得放歸於是遂老死矣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云曾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東坡信畸人涉世眞散材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蚍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莊子畸於人而侔於天仇池注再見又先生常夢至仇池詳載桃花源詩引見本卷後韓退之憶昨行踐蚍茹蠱不擇化忽有飛詔從天來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

還舊居

夢歸白鶴山居作

痿人常念起夫我豈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興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偶拾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時節供丁推夢與鄰

翁言憫然憐我衰往來付造物未用相招麾（漢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莊子魚相呴以溼相濡以沫杜子美詩大兒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吳正肅育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高宗諱避之損其點畫爾史記汲黯傳嚴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止酒

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因以贈別庶幾眞止矣

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臥起茫茫海南北麤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唐王績傳所居東南有磐石立杜康祠祭之）

西田穫早稻

蓬頭三獠奴誰謂愿且端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願治此圃畦少資主遊觀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蚤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尚恨不持鋤未免騂我顏此心茍未

降何適不問關休去復歇去菜食何所嘆（北史蠻獠傳南方曰蠻其流曰蜑曰獠南史周顒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傳燈錄石霜和尚有僧入室石霜云休去歇去）

下潠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宴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松養土膏老楮生樹鷄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迴跨海得遠信冰槃鳴玉哀茵蔯點膾縷照坐如花開一與蜑叟醉蒼顏兩摧頹齒根日浮動自與粱肉乖食菜豈不足呼兒拆鷄栖（左傳閔公元年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杜子美詩一日須來一百迴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杜子美乞瓷盌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又詩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

使都經錢谿

游城南謝氏廢園作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非宿昔仰看桄榔樹玄鶴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谿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鵩鳥來此生還蕩析誰能插籬槿護此殘竹柏

赴假金陵夜行

郊行步月作

缺月不蚤出長林踏青冥犬吠主人怒媿此閭里情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荊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孤螢亦宵征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免爲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鳴

擬古九首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酒盡君可起我歌已三終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酒從孟公愼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塵埃汙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歌兩柱之閒子路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南史顏延之五君詠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再見漢陳遵字孟公屢見漢元后傳后崩王莽詔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晉顧愷之傳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再見）

客去室幽幽服鳥來坐隅引吭伸兩翮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我廬去此復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

少年好遠游蕩志隘八荒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渺茫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何異嵩與邙飛泉寫萬仞舞鶴雙低昂分[illegible]（古文）

（流字）未入海膏澤彌此方芋魁儻可飽無肉亦奚傷（楚辭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以遠遊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屢見九域志儋州有黎母山水）馮洗古烈婦翁媼國於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一心無磷緇錦繖平積亂犀渠破餘疑廟貌空復存碑板漫無辭我欲作銘誌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僂句莫余欺犦牲菌鷄卜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歌此迎送詩（北史列女傳譙國夫人洗氏世爲南越首領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壓服諸越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中高凉太守馮寶聘以爲妻高州刺史李遷仕反夫人擊之大捷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夫人發兵拒境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源郡太夫人儀如刺史陳亡隋文帝遣陳主遺書諭之歸化夫人得信驗盡日慟哭親披甲乘介馬張錦繖領穀騎衛詔使巡撫諸州封譙國夫人每歲時大會陳所賜物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國語秦文犀之渠注云甲也僂句龜也事出左傳已見史記封禪書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鷄卜番禺雜編嶺表之人凡小事必卜其名[illegible]鷄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鷄卵卜田螺卜篾竹卜嶺表錄異銅鼓蠻夷之樂形如腰鼓一頭有面頭面圓二尺許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草木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之瓠剖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律清響雅合律呂）沈香作庭燎甲煎紛相和豈若注微火縈煙嫋清歌貪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公自注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沈）隕墜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說文庭燎大燭也詩有庭燎箋禮記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南史范曄傳撰和香方以比類朝士其序曰沈實易和以自比也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也胡椒暗使元載事已見史記孔子世家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呂氏春秋晉文公與楚人戰城濮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矣）鷄窠養鶴髮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頰識李崖州再逢盧與丁閱世眞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中李守忠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家見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梁上鷄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崖州謂唐相李德裕也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洞微志云李守忠見宋卿訪及往時韋執誼李德裕二相經由宋卿曰李太尉到朱崖雖不多時尚時時令人北去買藥其時某以小吏亦三獻廚料於太尉觀太尉方正端重實爲名相雖遷降南荒茅茨之下了無介懷盧丁謂盧多遜丁謂也盧丁皆貶崖州司戶參軍漢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衡按公詩反用其語似謂李與盧丁賢姦之不同也盧丁乃其本朝故語意特深渾左傳襄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言於趙文子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幽姿小芙渠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浩蕩絕雲海遙知玉井蓮落蘂不相待攀躋及少壯已矣（一作失）那容悔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翛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日暮鳥獸散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棲龍鸞遺我古貝布海風今歲寒（莊子大宗師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舊唐書南蠻傳婆利國有古貝草緝花以作布麤纖者名白氎番禺雜編嶺南邕容皆有古貝樹語訛爲劫貝其花蘂似茸絲以線碣子績之織爲布）

戴主簿

海南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時時小搖落榮悴俯仰中上天信包荒佳植無由豐鉏耰待肅殺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冲草去土

自隤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嶺表錄異廣南節氣四季溫燠當盛暑北風而雨便似窮秋或嚴冬南風而晴卻如初夏時之寒暑繫在陰晴彼人謂之溫天）

怨詩示龐鄧

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頹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眞市塵困來臥重裀憂媿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蚤悟猶推淵明賢（柳子厚乞巧文胡爲賦授有此奇偏劉楨贈徐幹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

劉柴桑

紅藷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公自注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與殷晉安別

送昌化軍使張中（張中事見三十八卷新居詩注）

孤生知永棄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棊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仍將對牀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恐無再見日笑談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禮記王制雕題交阯有不火食者矣白樂天答元微之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劉禹錫寄僚友詩故人雲雨散滿目山川多）

田舍始春懷古

儋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爲醵錢作屋余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載酒堂用淵明懷古田舍韻作二首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休閑等一味妄想生愧靦（公自注淵明本用緬字今聊取其同音）聊將自知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返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後漢馮衍字敬通爲曲陽令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帝將召見王護等排間由此得罪顯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詩小雅有靦面目注靦面慙也詩國風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白樂天渭上釣詩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

茅茨破不補嗟子迺爾貧菜肥人愈瘦竈閑井亦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勸坐人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鄰鴃舌儻可學化爲黎母民（韓退之寄盧仝詩時致薄少助祭祀按廣輿記載黎子雲兄弟貧而好學所居多林木水竹東坡嘗造訪遇雨從農家借笠著屐小兒隨行調笑云云今世傳東坡冒雨圖卽此事也故附著之）

停雲

自立冬以來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

廼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停雲在東黤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眷此區區俛仰再撫良辰過鳥逝不我佇（莊子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

颶作海渾天水溟濛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牕念彼海康神馳往從（南越志颶風具四方之風也嘗以五六月與杜子美朝獻太清宫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再見）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餽莫化之廓兮忘情萬里遲子晨與宵征遠虎在側以寧先生（遲遠子由二子也遠小字虎兒）

對奕未終摧然斧柯再遊蘭亭默數永和夢幻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太息浮雲幾何（述異記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童子對棊質觀之局未終視所執斧柯已朽爛矣晉王羲之蘭亭叙曰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蘭亭修禊事也）

勸農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爲業所産秔稌不足於食廼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其眞怨忿劫質尋戈相因欺謾莫訴曲自我人（後漢順帝紀荆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怪珍是植播厥熏木腐餘是穡貪夫汚吏鷹摯狼食（漢酷吏傳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

豈無良田膴膴平陸獸蹤交締鳥喙諧穆驚麏朝射猛豨夜逐芋羹藷糜以飽耆宿（毛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聽我苦言其福永久利爾鉏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藋南東其畝父兄搢梃以扶游手（左傳昭十六年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詩小雅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左傳襄十七年子罕親執扑以扶其不勉者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勸農詔曰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天不假易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擧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祖跣何媿（左傳桓十三年夫人鄧曼曰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漢書溝洫志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擧臿爲雲決渠爲雨）

逸諺戲侮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美（尚書無逸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生黎見三十八卷用過嶺冬至詩注毛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雜詩十一首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誰信我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從我來南海幽絕無四鄰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眞游有黄庭閉目寓兩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海闊河漢来西牕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逝水無由騁我苗期後枯持此一念靜（黄庭經注脾中央卽黄庭之宮又黄庭有内景外景）

眞人有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兔死縛淮陰狗功指平陽哀哉亦可羞世路皆羊腸（史記留侯學辟穀道引輕身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漢蕭何傳爲相國後下廷尉數日赦出何徒跣入謝又上曰諸君徒能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上善鄂千秋言乃令何第一漢韓信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械信至洛陽赦以爲淮陰侯酈道元水經注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故取名焉）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書曾幾何渴肺灰土燥琴臺有遺魄笑我歸不蚤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媿可與君平道（九域志成都府古跡有司馬相如琴臺漢書王吉貢禹傳序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而言利害）

孟德黠老狐姦言噉鴻豫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郗慮昆蟲正相齧迺比藺相如（去聲）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住細德方險微豈有容公處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後漢孔融傳字文舉曹操忌融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書激厲融曰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誘怪今者與始相違操既積嫌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慮字鴻豫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賈誼弔屈原賦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

博大古眞人老聃關尹喜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川差可近儻有接物意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哉朱明洞詳三十五卷遊羅浮山公自注）

藍喬近得道常苦世褊迫西游王屋山不踐長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昔與吳遠遊同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歲晚儻見客伐薪供養火看作栖鳳宅（英州鄭總作藍喬傳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禱羅浮山而孕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求道書讀之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以黄金數斤遺母曰是眞氣所成潮州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汙吾瓜當於水中啖爾自擲於河至夜不出吳候其邸則已酣寢始知喬已得道遂與執爨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躡風雲而上征宮中歷歷聞笙簫聲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吳子野嘗謁東坡於惠州）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枉費塵與糠越子古成之韓生教休糧參同得靈鑰九錄啟伯陽鶩城見諸孫貧苦我爲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神仙傳魏伯陽得神丹玄奥之理微顯闡幽著參同契三卷隱丹經金匱九篇有九轉丹法篇所以藏書也後漢華佗傳字元化精於方藥爲曹操所殺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燒之）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親

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顚虛名非我有至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嘆舊說易兩篇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史記申韓傳申不害荆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漢王莽傳字巨君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爲博士員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詣公車晉習鑿齒傳釋道安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再見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昭氏成虧出莊子齊物論已見三十八卷鉼笙詩）

我昔登朐山出日觀滄涼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兹黎母國何異于公卿蠔浦既黏山暑退亦飛霜所欣非自調不怨道里長（九域志海州東海郡朐山縣滄涼字出列子已見三十五卷浴日亭詩注番禺雜編蠔殼即牡蠣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山岸呼爲蠔山韓退之初南食詩蠔相黏爲山南史張融海賦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連雨獨飲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製美妙畱以自娛適和淵明連雨獨飲二首

平生我與我舉意輒自然豈止磁石鐵雖合猶有間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僊晚景最可惜分飛海南天糾纆不吾欺寧此憂患先顧引（一作影）一杯酒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晉殷浩傳桓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漢賈誼服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應劭曰如糾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晉劉伶傳伶引酒御肉隗然復醉）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入無功鄉掉臂嵇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僊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眞遂超天地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牀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陶淵明獨飲詩故老贈予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際去此幾任眞無所先無還借用楞嚴經語再見魏文帝典論劉表子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五升次曰季雅受三升）

王撫軍座送客

再送張中

胷中有佳處海瘴不能腓三年無所媿十口今同歸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畱清輝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夢中與汝別作詩記忘遺（毛詩百卉具腓莊子大塊載我以生維摩經不使人有往來想）

答龐參軍

三送張中

畱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頗能口擊賊戈戟亦森然才智

誰不如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當奚宣一見勝
百聞往鏖皐蘭山白衣挾三矢趁此征遼年（詩國風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漢董仲舒傳下帷講論蓋三年不窺園史記孫武傳以兵法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晉朱伺傳楊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君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高祖諸子傳虢王巨入對合旨楊國忠謂巨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漢趙充國傳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漢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皐蘭下唐薛仁貴傳天子征遼仁貴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後與九姓衆戰發三矢輒殺三人互見三十三卷次韻王晉卿詩注）

桃花源（并引）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

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塲久矣常意天壤閒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閒無異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予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畤德麟者曰公何問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予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欲
知眞一處要使六用廢桃源信不遠杖藜可小憩躬耕
任地力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尻駕無可稅苓龜亦
晨吸杞狗或夜吠耘樵得甘芳齕齧謝炮製子驥雖形
隔淵明已心詣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如我仇池
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近又算癡慧蒲澗安期境羅

浮稚川界夢往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桃花滿庭下流水
在戶外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眞契（傳燈錄溈山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楞嚴經當知是根非一非六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忘一又應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莊子大宗師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羅浮山靈異記麻姑壇有枸杞樹時有赤犬見於樹下或天晴朗時聞犬吠聲陶淵明桃源記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焉嶺表錄異菖蒲澗在廣州城之東北十五里澗中生菖蒲多是一寸十二節山半有菖蒲觀跨水有玉舄閣即安期生上昇之地互見三十五卷廣州蒲澗寺注羅浮山記葛稚川入羅浮煉丹弟子從之者五百餘人置觀四所今丹存焉）

施註蘇詩卷之四十二

蘇詩續補遺總目

卷上　古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送淡公二首　　上韓持國
送別　　琴枕
黃州　　古風
遊杭州山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畱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　　和穆父新涼
無題　　古意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古離別送蘇伯固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雷州八首　　妒佳月
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申王畫馬圖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和公濟飲湖上　　贈僧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次韻董夷仲茶磨　　送公爲遊淮南
謝蘇自之惠酒　　戲和正甫一字韻
池上二首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贈曇秀
再過泗上二首　　贈李兕彥威秀才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龐公
食雉　　雙鳧觀
郭綸　　初發嘉州
犍爲王氏書樓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夜泊牛口　　牛口見月
舟中聽大人彈琴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看山　　畱題仙都觀
屈原塔　　新灘
新灘阻風　　昭君村
黃牛廟　　蝦蟆培
畱題峽州甘泉寺　　寄題清溪寺
荆門惠泉
次韻答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淛陽早發　夜行觀星
漢水　萬山
隆中　竹葉酒
鯿魚　望夫臺
永安宮　八陣磧
諸葛鹽井　穎大夫廟
許州西湖
江上値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
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渚宮　出峽

神女廟　巫山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滄洲亭懷古
柏家渡　清遠舟中寄耘老
書堂嶼　戲詠子舟兩竹兩鸜鵒
贈山谷子　鰒魚行
次韻水官詩　弔徐德占（幷序）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李白謫仙詩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
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飲酒四首　大雪獨畱尉氏
阮籍嘯臺　畱別叔通元弼坦夫
和寄天選長官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
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顏闔　贈狄崇班季子
題盧鴻學士堂圖　寄周安孺茶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
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
雲篇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次韻魯直戲贈　寄傲軒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　問淵明
朱亥墓　嚴顏碑
峴山　驪山
和子由除日見寄　夢雪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觀子玉郎中草聖
竹枝歌（幷序）　螔蠦歌
辨道歌　陳守道
老人行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襄陽樂）　（上堵吟）
仙都山鹿　白鶴吟畱鍾山覺海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
補和陶詩二首
（和東方有一士　和劉柴桑）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卷下　今體詩二百九十三首

白帝廟　戎州
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
獲鬼章二十韻　光祿菴二首

過木櫪觀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荆州十首　渝州寄王道祖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
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涪州得山胡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
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入峽　題贈田辨之琴姬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從遊得此句
南康望湖亭　牛山亭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次周燾韻　過海得子由書
去歲與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並西山叩羅浮
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儋耳
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
伯固仲豪游七寶寺題竹上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絶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答鼂以道索書　大老寺竹間閣子
欵塞來享　觀臺
吳江岸　嘲子由
無題　扶風天和寺
聞洮西捷報　三萼牡丹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
作詩　題李景元畫
謝人惠雲巾方舄二首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李委吹笛（并引）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畱夜飲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歙硯甚奇作小詩
秋晚客興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爲齊書此
寒食夜　　答子勉三首
送楊奉禮　　別東武流杯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畱別登州舉人　過嶺寄子由二首

歇白塔鋪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
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
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
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悲問之乃昔富而今
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贈人　　觀湖二首
寄高令　　寄子由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次韻馬元賓
第五橋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
里之約云　和林子中待制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鹿鳴宴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眞興寺閣禱雨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
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
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
忘湖山也　送蜀僧去塵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黃河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小飲公瑾舟中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噱
儋耳　　答李端叔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
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
公醉笑以撥滯悶也二首
和參寥見寄　　東園
奉和陳賢良　　秋興三首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　次韻參寥寄少游
謝曹子方惠新茶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贈仲勉子文　講武臺南有感
題寶雞縣斯飛閣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沈泥硯
次韻子由彈琴　再次前韻三首
和人回文五首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答海上翁　占山亭二首
題懷素草帖　雨中明慶賞牡丹
贈僧思誼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次韻致遠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
欲傾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又答氊帳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送范德孺　陸蓮菴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
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壽陽岸下　戲答王都尉傳柑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
二小詩　遊中峰盃泉
憩寂圖　送柳宜歸
寒具　參寥惠楊梅

雨夜宿淨行院　送惠州監押
過黎君郊居　贈王覲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絶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固可復
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韻
邵伯梵行寺山茶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病後醉中　夢中絶句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
爲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藏春塢三首　謝都事惠米

別公擇　絶句
書寄韻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常州太平寺薝蔔亭　過文覺顯公房
惠州靈惠院壁閒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
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朶特奇爲
作小詩　此君軒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絶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
亭下留詩爲別　絶句三首
呈定國　絶句二首
破琴詩後　送柳子玉至靈山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贈江州景德長老
雜詩二首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
覯　聞捷
睡起　秋思寄子由
碣石菴戲贈湛菴主　散郎亭
俟灘　春夜
火星巖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謝惠貓兒頭笋　題淨因堂
同景文詠蓮塘　睡起
子美名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和參寥　醉題信老方丈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竹枝詞
寄歐叔弼　題淨因院
絶句　和黃龍清老三首

過土山寨　書辨才白雲堂壁
琴詩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驪山絶句三首　靈上訪道人不遇
常山贈劉鎡　游三游洞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
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惠州追錄
醉睡者　集歸去來詩十首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
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題雲龍草堂石磬

和子由岐下詩（并引）

北亭　橫池　短橋　軒牕　曲欄
雙池　荷華　魚　牡丹　桃花
李　杏　梨　棗　櫻桃
石榴　楞　槐　松　檜
柳

縱筆

附四言六言

息壤詩（并引）　顏樂亭詩（并序）

新渠詩（并序）　跋姜君弼課冊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畧若諭馬者用吃躑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惠崇蘆雁　[illegible]（補錄）

蘇詩續補遺總目

蘇詩續補遺卷之上

漫堂先生宋　犖　閱定

樸園先生張榕端

錢塘馮　景　補註

古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送淡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淡仰詠嗟無窮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道意冲崧洛典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爲君學虛空

（本淡二僧名燕越二僧所產地也莊子逍遙遊肌膚若冰雪傳燈錄慧可頂骨如五峰秀出楞嚴經縱觀如來青蓮花眼梁昭明文選序退傳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注降將謂李陵別蘇武於河梁作五言解頤新語論者謂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夏歌鬱陶乎予心詩體未備五言之濫觴也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唐書秦系曰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曹植有寶刀賦揚雄法言鴻飛冥冥聯響即聯句始於漢武柏梁宋孝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長楊賦翰林以爲主人姓譜方雷氏之後蓋古諸侯國黃帝時有雷公按唐雷威嘗入深松中聽[illegible]連延悠颺者伐爲琴世稱雷公琴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唐詩一片冰心在玉壺六祖問答九年冷坐無人識神仙傳浮丘伯姓李隱居嵩山服黃精二十年久之道成白日飛昇列仙傳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晉書庾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王徽之傳嘗居山陰夜雪初霽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即返漢張良傳老父謂良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又曰孺子見我濟穀城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神仙傳黃石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陸機文賦兀若枯木文選注引郭象注曰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莊子德充符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金剛經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楞嚴經起爲世）

（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

坐重青草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人鏡
浪洗手淥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遶衣新行當
譯文字慰此吟慇懃

（後漢五行志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按千里草爲董此豈有董姓者與坡公意合耶輿地志鑑湖後魏太守馬臻所開本名慶湖避漢安帝父淸河王諱改爲鏡湖今在紹興城南述異記鏡湖軒轅鑄鏡於此楞嚴經因色有香因香有觸維摩經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又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高僧傳先是律藏未闡鳩摩羅什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

上韓持國

韓氏三虎秉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端居隱几學無心
鳳駕入朝常正色犯時獨行太嵔㠥回天不忌眞藥石
輦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吾儕小人但飽飯
（一作食）不有君子何能國西湖醉臥春水船如何爲人作豐
年

（宋史韓維傳字持國與兄絳弟縝先後同在樞府維屢有諫諍孔文仲以對策切直罷歸維言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安石惡之後漢賈彪傳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漢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又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曰天樞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天地篇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詩國風星言夙駕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晉書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可謂王臣後漢書有獨行傳韓文特立而獨行史記相如賦云崴磈嵔瘣隱轔鬱㠥唐書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張玄素上書諫卽詔罷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左傳美疢不如惡石戰國策苦言藥也南史王僧孺傳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嘗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愼云以石刺病

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晉書董京傳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王僧虔傳嘗有書教子曰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左傳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又吾儕小人朝不及夕又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春水船如天上坐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又蔡洪曰凡此諸君以義理爲豐年）

送別

鴨頭春水濃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臉衰翁送客水邊行
沙襯馬蹄烏帽點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落葉飛
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白居易詩鴨頭新綠水鴈齒小紅橋唐詩桃花笑臉紅崔護詩人面桃花相映紅通典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所繇起故釋名曰帽者冒也劉熙說推帽冒也巾謹也晉輿服志成帝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三省侍郎俱著烏紗帢陳周弘正謝烏紗帽啟雖復魏宜二端豈能比今烏紗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擬其華飾漢書司馬遷報任安書通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莊子盜跖篇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已矣）

琴枕

淸眸作金徽素齒爲玉軫響泉竟何用金帶常苦窘斕
斑漬珠淚宛轉堆雲鬒君若安七絃應彈卓氏引

（謝惠連白鷺賦之淸明雙眸善識文選七發皓齒蛾眉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爲龍螭鸞鳳嵇康琴賦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陳暘樂書琴論黃帝之淸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以至玉牀響泉之類名號之別也輟耕錄響泉卽蔡邕所傳開成至寶宣威題述異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博物志鮫人貨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謝主人毛詩鬒髮如雲左傳昔有仍氏女生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彈琴九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箜篌引八曰琴引九曰楚引漢司馬相如傳臨卬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黃州

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峰顛（春秋隱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左傳平地尺爲大雪宋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李白古樂府拂彼白石彈吾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金徽變化篇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有自然之聲正合類聚）

古風

精神洞元化白日昇高旻俯仰淩倒景龍行逸如神半道過紫府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盃放盃恍如春遂朝玉

虛上冠劍班列眞無端拜失儀放弃令自新雲霄難遽返下土多埃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莊子在宥篇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張紫陽眞人曰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名曰三華聚頂淮南子若士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神仙傳浮丘伯隱居嵩山久之道成白日飛昇梁纂要日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注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列仙傳陶安公六安冶師也七月七日騎赤龍上升九歌夕弭節兮北渚六帖銀宮金闕紫府清都關令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地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古樂府金牀玉几不能眠下踢霜與露拾遺記瀛洲南有金鸞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劉孝綽詩共摛雲氣藻同舉霞文杯名山記小有清虛天清虛王君所居抱朴子河東項曼都入山學仙十年而歸云曾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到上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又劉安昇仙見上帝誤稱寡人謫守天廚）

遊杭州山

山中村塢迷野寺鐘相答晚陰失林莽（一作秋）落日猶在塔

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眞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與王遺址今岌業功勳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傾壓詩人工譏病此欲恣挑抉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及壯無賴販鹽爲盜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見鏐大驚曰貴人也後起兵幷董昌昭宗拜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尉中書令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又梁太祖聞鏐好玉帶名馬笑曰眞英雄也又鏐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吳興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東有石鏡一所徑二尺四寸光照如鏡武肅王錢鏐幼時遊此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狀又鏐布衣時嘗照石鏡鏡起而聳戰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又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

潮窮盡瀛海汝等即是迷中倍人）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絶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三絶句老泉及東坡子由各一也按南行集老泉遊三游洞詩云洞中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我欲居之亦不能子由詩云昔年有遷客攜手過嵌岩去我歲已百游人忽復三按此題前東坡有遊三游洞絶句一首今入下卷）

一徑遶山翠縈紆去似蛇忽驚溪水急爭看洞門呀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楂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煙雲去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猳相逢衣盡草環坐髻應髽竈突依巖黑樽罍就石窪洪荒無傳記想像在犧媧此事今安有

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畱句強爲寫槎牙（世說羊元所居山當戶峰巒奇秀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柳文斗折蛇行明滅可見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柳宗元詩風移魯婦髽淮南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魯連子竈五突分烟者衆也呂氏春秋竈突決火上棟宇）

和穆父新涼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安敢摶九萬常恐樗櫟身坐纓冠蓋蔓受恩如負債粗報乃焚券但知眠牛衣寧免刺虎圈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飯紫蟹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政比張趙徒三公行可致一語自先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韓退之進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南史宋劉伯龍少而貧薄及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莊子逍遙遊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人間世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匠伯不顧曰散木也漢書冠蓋相望史記孟嘗君傳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又馮驩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後漢樊宏傳其素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漢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漢儒林傳轅固齊人也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假固利兵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按此乃刺彘恐非虎圈公蓋偶記張釋之傳虎圈嗇夫及郊祀志圈中虎圈字耳後漢崔瑗傳瑗字子玉高於文詞尤善爲書記箴銘諸能爲文者皆自以謂弗及范曄贊崔爲文宗世禪雕龍蔡邕傳邕字伯喈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范曄贊邕實慕靜心精辭綺唐柳宗元傳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漢趙尹韓張兩王傳班固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莊子魚相忘於江湖）

無題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盃更待他人勸

（論衡曰晝行千里夜行千里李賀詩炎炎紅鏡東方開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精液涎沫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楞嚴經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又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南史劉穆之傳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又王玄謨傳驍敍孝武具陳本末帝答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鄉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爲戲又齊本紀高帝爲相王鎮東府鬱林時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

古意

兒童鞭笞學官府翁憐兒癡旁笑侮翁出坐曹鞭復呵賢於羣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等爲戲劇誰復先我笑謂翁兒更賢

（尚書舜典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漢刑法志薄刑用鞭朴唐開元名例律笞刑五注笞用箠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賈誼過秦論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左傳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北史齊本紀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又以馬鞭鞭楊愔背流血浹袍按自古至今以鞭笞流血爲戲劇者莫高洋若也題曰古意豈亦有感於此耶）

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

衡門老苔蘚行栢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清風舉吹籟散亂書帙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鄰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綠泛田家盆比來伏

青蒲坐捉白獸樽王猷修潤色亦有簿領煩朝廷貴二陸屢聞天語溫猶能整筆陣媿我非韓孫（詩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莊子齊物論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杜甫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漢史丹傳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云云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晉樂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廷樽葢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之晉書陸機傳字士衡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至太康末與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王羲之筆陣圖天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孫何有詩戰罷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見七雄）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葢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眞弊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座衣冠刳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師子吼佛法無南北（漢書遊俠傳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史記袁盎傳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世說晉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歌闋以如意擊唾壺口盡缺史記封禪書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圓覺經四大假合而成幻軀法華經無上兩足尊楞嚴經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釋典佛國有五精舍其一爲靈鷲山起信論世間根本味禪出世根本淨禪出世口無漏禪出世間上上禪後漢書逸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楞嚴經習氣成累流詩我心匪石漢書司馬遷傳趣舍異路涅槃經佛說偈言師子一吼衆獸伏金剛一杵羣峰碎修羅無數一輪降世間黑暗一日破傳燈錄梁武通天元年達摩來自西土爲初祖慧可爲二祖僧璨爲三祖道信爲四祖弘忍爲五祖慧能爲六祖自中華五祖之下曹溪六祖爲南宗神秀大師爲北宗又六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

古離別送蘇伯固（一作送蘇伯固效韋蘇州）

三度別君來此別眞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遶湖邊（一作江南）路（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杜甫詩老年花似霧中看）

次韻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又恐兩皆是分身來入流（晉書陶潛字元亮爲彭澤令唐韋應物河南人性高潔工詩貞元中歷蘇州刺史世稱韋蘇州唐書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唐詩品彙總論開元天寶間則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大曆貞元間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閒曠烟花錄煬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楞嚴經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金剛經須陀洹名爲入流而實無所入）

雷州八首（一統志雷州古粤地天文牛女分野秦屬象郡漢曰徐聞梁隋曰合州曰海康唐曰雷州）

白髮坐鉤黨南遷瀕海州灌園以餬口身自雜蒼頭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後漢黨錮傳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李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獄考死鄒陽書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左傳以餬其口於四方漢鮑宣傳蒼頭盧兒皆用致富注謂奴爲蒼頭猶秦言黔首也史記召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又云青門瓜青門東陵也杜甫詩縱有健婦把鋤犂）

荔子無幾何黃柑遽如許遷臣不惜日恣意移寒暑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鶗鴂何關汝（廣志荔支樹青花朱實大如雞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酸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有百斛風土記甘橘之屬滋味甜美有黃者

（詛者謂之胡甘後漢方術傳左慈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離騷經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終日數椽閒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鷦鷯一枝足所恨非故林（莊子逍遥遊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

培塿無松栢駕言此焉游讀書與意會卻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得歸艮不惡未歸且淹留（左傳部婁無松栢塞子培塿生松栢說文培塿小山也詩國風駕言出遊後漢杜密傳劉勝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又劉祐杜門絶迹周易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劉安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又心淹留兮惘荒忽）

粤嶺風俗殊有疾昔勿藥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紘歌薦繭栗奴至洽觴酌呻吟殊未央更把鷄骨灼（周易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陳氏禮書其牲角繭栗漢書郊祀志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効迺命粤巫立粤祀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鷄卜自此始用師古註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粤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帬腳不襪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漢揚雄傳有田一壥有宅一區廣志鰕魚類土附而腮紅若虎善食蝦俗謂之新婦魚一名鰕虎方輿記博白雙角山下梁氏女綠珠生此石崇爲採訪使以珠三斛易之舊井尚存汲飲者産女必麗色干寶晉記石崇有妓人曰綠珠）

海康臘已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撾鼓祭城郭爲傾動雖非堯須曆自我先人用苦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風俗通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也荆楚歲時記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以逐疫搜神記宣帝時陰子方臘日晨炊竈神見子方以黃羊祀之後遂鉅富故後人臘日祀竈後漢陳咸傳咸哀閒爲尚書王莽篡位謝病不仕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舊時日南郡野女出成羣此去尚應遠東風已如雲蚩氓託絲布相就通殷懃可憐秋胡子不遇卓文君（後漢郡國志日南郡注秦象郡武帝更名屬交州刺史所部劉熙逸雅郡羣也人所羣聚也詩國風有女如雲又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採桑婦美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不受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即採桑者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妒佳月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汙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今夕偶不見汍瀾念風伯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支頤少待之寒空淨無迹粲粲黃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玉露洗秋色浩瀚玻瓈琖和光入胸臆使我能永延約君爲莫逆（莊子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鮑照詩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李白詩對月成三人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伯進掃雲笈七籤風伯姓方名道彰呂氏春秋風伯曰飛廉莊子漁父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世說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杜詩月落如金盆禮斗威儀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謝眺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五經通義和氣精液凝爲露杜詩玉露凋傷楓樹林李白詩秋露如白玉團團下庭綠莊子大宗師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追和沈遼頊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歘然不我厭肎致遠公材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禪宗要覽瓶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傳燈錄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盧慧能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和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高僧傳晉義熙間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十八賢同修淨土中有白蓮池因號蓮社隋書經籍志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西山無時春巉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點綴無風林物
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眞自蠹詩句且娛心

世說微雲點綴及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皆註見前史記李斯傳娛心意說耳目

申王畫馬圖

天寶諸王愛名馬千金爭致華軒下當時不獨玉花驄
飛電流雲絕瀟灑兩坊岐薛寧與申憑陵內廄多清新
肉駿汗血盡龍種紫袍玉帶眞天人驪山射獵包原隰
御前急詔穿圍入揚鞭一蹙破霜蹏萬騎如風不能及
鴈飛兔走驚弦開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一作遍）山
谷百里舄珥遺纖埃青騾蜀棧兩超忽（一作西趨急）高準濃娥
散荊棘回首追風趁日飛（一作皆茫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杜詩朝來少試華軒下畫斷唐玄宗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唐書宗室世系惠文太子範嗣岐王珍惠宣太子業嗣薛王知柔杜詩肉駿碾礌連錢動西域傳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杜詩霜蹏千里駿又汝陽眞天人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景四追電五飛翮六銅爵七晨鳧瑞應圖飛兔神馬名日行三萬里顏延之馬賦紫燕騑衡按鷹飛兔走皆指馬言則鴈當作燕唐書后妃傳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又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原註明皇乘青騾入蜀後漢書蘇伯阿望舂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杜詩五陵佳氣無時無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樂事難幷眞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或成懽
死鉤卻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冒爲一時風雨阻
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二難幷金剛經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李義山詩若信貝多眞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莊子達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酉陽雜俎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

和公濟飲湖上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鳴孤枕扁舟小棹截湖來
正見青山駮雲錦須知老人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飲
與君歌鼓樂豐年喚收千夫食陳廩

詩小雅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世說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又王戎弱冠詣阮籍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或問之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按詩云不共飲蓋主後說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貴餘
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矯如翔鸞
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顏不辨供歲月
風中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乞得摩尼照生滅
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
不如木人騎土牛

（史記王翦傳爲將三世者必敗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庾信哀江南賦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江左名士傳杜弘治曰如點漆　一統志金陵長干里在聚寶門外有長干橋　世說支道林長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　善信經明月珠摩尼珠多在龍腦中　杜詩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舊注周泰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繇調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而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明公之子有文采守吏職獼猴騎木牛又何遲也　李白詩身騎土牛滯東魯）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大夫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
怪底昏花懸兩目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挂仙籙
荒城古塹草露寒碧葉叢低紅菽粟春根夏苗秋著子
盡付天隨恥充腹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丹其族
贈君慎勿比薏苡採之終日不盈掬外澤中乾非爾儔
斂藏更借秋陽曝雞壅桔梗一稱帝堇也雖尊等臣僕
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韓退之詩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又短檠二尺便且光　楞嚴經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　唐書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所居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　揚雄解嘲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後漢馬援傳初援在交阯嘗餌薏苡實以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　詩小雅終朝採菉不盈一掬　莊子徐無鬼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次韻董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飲時煮之無問葉與骨寖窮厥味臼始用
復計其初碾方出計盡功極至於磨信哉智者能創物
破槽折杵向牆角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
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鐫鑿理疏性軟良可咄

予家江陵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拔拂

（茶經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郭璞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茗　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茶譜歷代貢茶皆以建寧爲上而密雲龍品最高皆碾末作餅　周禮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送公爲遊淮南

負米萬里緣其親運甓無度憂其身讀書莫學流麥士
挾策莫比亡羊人洒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強勉當青春
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寧非貧

（家語子路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晉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後漢高鳳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　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所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謝蘇自之惠酒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嘗聞退之說我今有說殆不然
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
達人本自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景山沈迷阮籍傲
畢卓盜竊劉伶顛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
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流涎露頂置不說
爲問底處能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長孤圓
有時客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吾宗先生有深意

百里雙罌遠將寄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不如同異兩俱寘得鹿亡羊等嬉戲決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

（韓退之贈崔立之詩高士例須憐㯷糵莊子達生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又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三國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晉書阮籍傳字嗣宗籍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嗜酒能嘯畢卓傳字茂世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劉伶傳字伯倫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杜甫飲中八仙歌道逢麴車口流涎又脫帽露頂王公前又醉中往往愛逃禪傳燈錄心月孤圓光吞萬象晉陶潛傳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列子鄭人擊駭鹿斃之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詠其事傍人聞而取之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眞夢者矣亡羊注已見楚辭衆人皆醉我獨醒）

戲和正甫一字韻（一字韻未詳）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薑蕨交荊菅奇孤甘挂汲古綆僥覬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高巾冠改更句格各蹇（當作謇）吃姑因狡獪加閒關

（劍閣記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爲外戶大劍山與小劍山相屬秦欲伐蜀而道不通迺造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將以遺蜀蜀主負力而貪令五丁開道引入之秦因架閣爲棧道司馬錯由此伐蜀蜀志錦官城萬里橋南一名錦里韓詩汲古得修綆世說頭責秦子羽云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管子行年六十而老吃史記韓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神仙傳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不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池上二首

小池新鑿會天雨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泅出沒東南隈井幹跳梁亦足樂洞庭魚龍何有哉能歌德聲莫入月清池與爾俱忘回

（南齊書孔稚珪字德璋風韻清疎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莊子秋水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張衡靈憲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有荷葉細雨魚兒噞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友吾得尚此池便可當長江欲榜茅齋來蕩漾

（李太白詩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白居易池上篇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叟在中白須飄然云云）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一統志皖山在潛山一名皖公山皖伯始封地亦潛山在今安慶）

潛山隱君（一作）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腹中靈夜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禮墟鼓城爲我駐三日明月滿舟（船）同一醉丹書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眞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愼勿逃人改名字

（寰宇記潛山在潛山縣一名皖伯臺左慈常修煉於此上有二嵒三峰四洞太清煉靈丹經丹砂外包八石內含金精八素經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纓以素絲韓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賢往聘焉闔鑿坏以遁永嘉郡記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廌爲屋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後漢書孔嵩變名姓爲傭）

魯直以詩餽雙井茶次韻爲謝

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磨成不敢付僮僕自看雪湯生幾珠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

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何妨宿太湖（公自注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舫宿太湖北渚貢茶故事）（後漢書文苑傳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史記相如以爲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又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鮮鯽經年秘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後春蓴茁活如酥先社薑芽肥勝肉鳥子纍纍何足道點綴盤餐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孜孜飲麋鹿（本草鯽魚一名鮒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沼皆有之孟詵本草鯽是稷米所化其魚腹上猶有米色埤雅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卽故謂之鯽以其相附故謂之鮒荊州記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左思吳都賦飛輕觴而酌醽淥鄒陽酒賦其品類則沙洛淥酃烏程下若齊公之清關中白薄傅肱蟹譜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浙者其色青白皮日休詩蟹因霜重金膏溢橘爲風多玉腦圓南方草木狀蓴生水中葉似鳬葵浮水上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爲絲蓴堪啖味甘寒杜甫詩金城土酥淨如練又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山林道人偶愛山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遺像要知水味孰冷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中有璧月綴星珠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幷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誦師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杖策復尋歸路難留師筍蕨不足道悵望荔子何時丹（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傳燈錄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汎船曹溪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乃云百七十年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法今六祖慧能南華寺是也佛書[illegible]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釋典佛經出自西域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漢志五星連珠日月合璧韓文荔子丹兮蕉黃）

再過泗上二首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柑紫蟹見江梅紅稻白魚飽兒女慇懃買酒謝船師千里勞君勤轉櫓（杜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又溪女得錢留白魚）

繫舟淮北雨折軸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歲事欲晚霜雪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篙不用燃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史記羣輕折軸韓文巧匠旁觀縮手袖閒晉書溫嶠還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嶠燃犀角照之見水族奇形異狀夢曰幽明道別何相照也水經注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晉書周處傳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殺蛟而反呂氏春秋荊有佽飛者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寶劍刺蛟殺之）

贈李兕彥威秀才

魏王大瓠實五石種成濩落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千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從軍數到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

戲中戟枝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冐學班超苦兒女封侯衛霍知幾許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韤猶堪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紈袴儒冠皆誤身窮途政似不龜手與世羞爲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粱且與先生說烏有（莊子逍遙遊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漢司馬遷傳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唐書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也彎弓射之沒金飲羽史記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入矣後漢呂布傳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去不中可留決鬭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馬援傳丈夫當以馬革裹尸還葬幸矣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相如傳爲鼓一再行漢書項籍傳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杜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史記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司馬相如傳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又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呂純陽集洞賓隨雲房同憇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入夢備極富貴寵榮爲相數十年忽被罪謫籍沒家資分散妻孥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雲房炊黃粱尚未熟也雲房笑曰子適來之夢升沈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爲聽之誰爲傳風流豈落正始後甲子不數義熙前一山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晉陶潛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詳見前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史記誰爲爲之孰令聽之世說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南史隱逸傳陶潛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龐公

襄陽龐公少檢束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有餘彼不足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但愛長康畫金粟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東西有人問老翁爲道明燈照華屋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五行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住亦不滅我今不作亦不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洗墨無池筆無冢聊爾作戲悅吾神（後漢逸民傳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桃花源記武陵人以捕魚爲業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耀月餘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唯識論生相謂本無今有住相謂生位暫停異相謂住別前後滅相謂暫有還無圓覺經云何四疾一者作病二者任病三者止病四者滅病佛經流浪生死豫章志臨川墨池王羲之學書處至今池水盡黑一在金谿白水寺乃謝靈運滌研處也）

食雉

雄雉曳修尾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鬬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復誰嗟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烹煎雜雞鶩爪距漫槎牙誰知化爲蜃海上落飛鵶（禽經雉介鳥也以其善搏鬬也詩王風雉離于羅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

雙鳧觀（在葉縣）

王喬古仙子時出觀人寰常爲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後漢王喬傳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或曰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郭綸（公自注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

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戰截髮願作萬騎先我當憑軾與寓目看君飛矢射蠻氊

（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後漢書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左傳楚子玉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初發嘉州（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舟行適楚）

（漢屬犍爲郡曰漢嘉隋曰眉山唐宋曰嘉州按眉州唐曰嘉州此是今之嘉定州非眉州也原註嘉祐己亥冬）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旆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細不見蠻江清更鮮奔騰過佛腳曠蕩造平川野市有禪客釣臺尋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公自注是日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詩小雅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注闐闐亦鼓聲也杜詩秦川對酒平如掌舊注錦水岷江也蠻江陽山與青衣江也三江合流於嘉州城東南過九頂山麥雲寺大像閣而下）

犍爲王氏書樓

樹林幽翠滿山谷樓觀突兀起江濱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江邊日出紅霧散綺窗畫閣青氛氳山猿悲嘯谷泉響野鳥嘐戛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爲三墳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爾雅狹而修曲曰樓說文樓重屋欐爾雅觀謂之闕釋名觀者於上觀望也墨客揮犀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不知者號爲杜萬卷左傳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又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世語諸葛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一統志宜賓在叙州漢僰道後周外江唐義賓宋宜賓原注嘉祐四年作）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峰晃蕩射峭壁橫

雲忽飄散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誰能從之遊路有豺虎迹（後漢書避世牆東王君公黃氣陽精經金門日之通門也其內有金精冶鍊之地故立春之節日更鍊魄於金門之內）

夜泊牛口

日落江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飧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嚘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子獨何者

汲汲强奔走（高士傳披裘公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詩深谷為陵）

牛口見月（原注時嘉祐元年始舉進士至京師作 按詩意當是己亥適楚至牛口作也）

掩窻寂已睡月腳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洒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彷徨忽憶丙申年京邑大雨雱蔡河中夜決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操栰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龍津觀夜市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晝疎星弄寒芒不知京國喧謂是江湖鄉今來牛口渚見月重凄凉卻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詩國風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莊子養生主為之四顧）

舟中聽大人彈琴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世已忘千年寥落獨琴在有如老仙不死閱興亡世人不容獨反古强以新曲求鏗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如笙簧無情枯木今尚爾何況古意墮渺茫江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琴錄吳忠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布泉屋柱斵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為曠代之寶李白琴贊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水泉葉若霜月斵為綠綺徽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古今樂錄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自爾東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拾遺記師涓造新曲以代古樂衛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曰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泊南牛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江上有微徑深榛煙雨埋崎嶇欲取別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江上看山（韋應物詩一郡荆榛煙雨中陶潛歸去來辭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

船上看山如走馬倐忽過去數百羣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遝如驚奔仰看微逕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詩大雅來朝走馬至于岐下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儵忽全俟輿地志縹緲峰洞庭之最高者）

留題仙都觀

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蒼蒼松栢老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飛符御氣朝百靈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去如旋風摶紫清真人厭世不回顧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飡霞絕粒長辛苦安得獨從逍遙君泠然乘風駕浮雲超世無有我獨行（一作存）（懷沙賦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列仙傳王方平名遠漢桓帝問災祥題宮門數百字帝令削之墨入版矣嘗過吳門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聞俄頃即至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坐定各進行廚香氣達戶外擗麟脯行酒麻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蓬萊水又淺矣宴畢乘雲而去又陰長生新野人漢和帝后之曾）

祖不好榮位從馬明生得度世法偕入青城山太清金液神丹成著書九篇白日昇天古詩飛符絕羽翼神仙傳竇子明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解放之三年龍來迎去又呼子仙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子仙持一與軀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又龔聖者結菴於道人峰上每乘龍往來又張道陵游雲綿洞煉丹青龍白虎旋繞其上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消遙遊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又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屈原塔

（公自注在忠州原不當有塔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漁父之辭懷沙之賦懷石投汨羅而死李華弔古戰場文弔祭不至精魂何依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江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但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畏今人作粽子以此蓋其遺風也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人傷屈原故以舟檝救之方輿記南賓古巴子國尚書洪範五福考終命六極凶短折）

新灘

扁舟轉山曲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鬣（一作腮）灘下橫小魚散復合瀺灂如遭烹鸕鷀不敢下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腳還欹傾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只應灘頭廟賴此牛酒盈（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司馬相如上林賦臨坻注壑瀺灂霣墜史記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岩谷舞電穿牕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一作山）前叟孤舟倦鵶軋短纜困牽揉嘗聞不終朝今此何其久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老子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猶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一作家）

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人言生女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一統志王嬙字昭君避晉文帝諱改曰明秭歸人今歸州有明妃廟漢書匈奴傳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白居易詩生爲漢宮妃死作胡地鬼楊妃外傳貴妃寵幸時童謠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看長大作門楣韓非說難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黃牛廟

（夷陵志黃牛峽重嶺峻絕加以江湍紆迴行者諺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山下耕牛苦磽确兩角磨崖四蹄濕青芻半束長苦飢仰看黃牛安可及（詩小雅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杜詩自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李白詩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

蝦蟆培

（峽州志扇子峽石中突而洩水獨清泠石狀如蟇頭俗謂蝦蟆石其水煎茶爲第一培一作碚音佩）

蟇背似覆盂蟇頭如偃月謂是月中蟇開口吐月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釀酒應無敵

（廣雅鼁蝦蟇也陸佃埤雅蝦蟇一名蟾蜍東方朔客難運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張衡靈憲姮娥奔月是爲蟾蜍易乾鑿度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輿地紀勝竹泉在荊州松滋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得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蝦蟇碚所墜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松滋縣西竹林寺苦竹林中甘井泉巴人謾說蝦蟇碚試裹春茶來就煎）

留題峽州甘泉寺（公自注姜詩故居）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逶迤尋遠迹婉孌見遺貌清泉不可挹涸盡空石窖古人飄何之惟有風竹鬧行行翫村落戶戶懸網罩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嗟哉此樂鄉無乃姜子教

（後漢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氏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時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寄題清溪寺（公自注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

口舌安足恃韓非死說難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眞姦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秦儀固新學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顚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頷首然吾言

（漢婁敬傳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史記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又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張儀傳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尹知章鬼谷子序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胠篋三章儀秦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文心雕龍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

荊門惠泉（公自注荊門山在宜都大江之南與虎山對）

泉源從高來走下隨石脈紛紛白沫亂隱隱蒼崖坼縈回成曲沼清澈見肝膈泉瀉爲長溪奔駛蕩蛙蟈初聞不容椀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一作頑）遭謫不能致雷雨瀺灂吐寒碧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說文泉水原也周易山下出泉爾雅泉一見一否爲瀸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出反出也僧史僧聞禪師住郤武山中一日有老翁來謁曰我龍也以疲惰行雨天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乃化小蛇延緣入袖中夜風號霆擊山岳爲搖而師危坐不傾達旦蛇飛去）

次韻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坌若有所拆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終古恥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泉旁地平衍泉上山嵽嵲君子慎所居此義安可闕古人貴言贈敢用況高節不爲冬霜乾冐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海遠要當徹

（圖經貪泉在廣州海南縣石門口即吳隱所酌也舊經云登大庾嶺則濁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淸白之質變荊州記桂陽郡西南有山水出注大溪號曰橫溪水甚深冬夏不乾飲者輒冒於財賄俗謂之貪泉南齊書范柏謂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謂曰卿州復有此不對曰梁州惟有文翁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何在曰廉讓之間柳宗元愚溪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故更名之爲愚溪注愚溪在永州府城西史記孔子世家辭去而老）

（二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王勃滕王閣序臨別贈言）

浰陽早發

富貴本先（一作無）定世人自榮枯嚚嚚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種藕春滿湖（史記蔡澤傳富貴吾所自有班固答賓戲朝爲榮華夕爲顦顇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漢書武帝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注始税商賈車船令出算原注江陽指眉州也）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乃是家人器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晉書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歳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兒童歌謠嬉戲塡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後漢書光武曰郎官上應列宿詩小雅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漢儒林傳轅固曰此家人言耳劉向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莊子大宗師傅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唐書李白母夢長庚星而生白因以名之）

漢水

捨棹忽踰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偶似蜀江淸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洲中浣沙子環珮鏘鏘鳴古風隨世變寒水空冷冷過之不敢慢佇立整冠纓（詩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寰宇記漢江在鄖陽府繇漢中流入鄖縣其水因地而名曰漾曰沔曰漢曰滄浪總之爲漢水也上至襄陽七百里下至沔陽州五百里異物志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雄曰鯨雌曰鯢詩國風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世說王安豐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舊經浣紗溪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秋冬之月水色淨麗若浣紗然史記環珮玉聲璆然又滑稽傳冠纓索絕古詩李下不整冠）

萬山（公自注時獨不游問轍而作）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旋轉山之趾禪房久已壞古甃含淸泚下有仲宣欄綆刻深容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傳云古隆中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平沙盤盤如抱珥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筆

（襄陽志萬山在城西相傳鄭交甫所見游女居此山之下萬山東有王粲井即仲宣樓在府城東粲依劉表即此地非荊州也輿地志隆中山在府城北下即諸葛亮隱居有三顧門漢書天文志抱珥虹蜺注皆日旁氣也凡氣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後漢馬援傳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蜀書許慈傳卓犖强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

隆中

諸葛來西國千年愛未衰今朝遊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蜀書諸葛亮傳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四十里號曰隆中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何人在丘墳應已平惟餘竹葉在畱此千古情（輿地志宜城楚鄢陵漢宜城梁率道張協七命荆南烏程豫北竹葉吉詩竹葉清香好何妨飲數杯杜詩三杯竹葉清又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酒譜蒼梧之地釀酒以竹葉雜於中極清潔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成九醞酒梁昭明太子將進酒篇洛陽輕薄子長安遊俠兒宜城溢渠椀中山浮羽卮襄陽耆舊傳江淹恨賦琴瑟滅兮丘壠平）

鯿魚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項貪餌每遭烹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吾今又悲子輟筯涕縱橫（埤雅魴一名魾比今之青鯿也郭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魚一曰鯿魚魴方也鯿褊也襄陽志漢江出鯿魚土人以槎斷水鯿多依槎因號槎頭鯿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杜子美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只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晉書翟莊傳莊以弋釣爲事後不復獵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名言）

望夫臺（公自注在忠州南數十里）

山頭孤石遠亭亭江轉船回石似屏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紛紛過客似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晉蘇峻傳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郡國志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爲石後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詩以顧況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爲第一尚書禹貢江漢朝宗於海韓詩外傳二親之壽忽如過客李白春夜宴桃園序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周禮萍氏掌水禁鄭注以不沉溺取名蓋使之幾酒謹酒也月令季春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十一曰萍浮於流水則不生埤雅世說楊華入水化爲浮萍劉伶酒德頌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

永安宮（公自注今夔之永安門卽宮之遺趾）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蜀地記永安宮在夔州府治東今之府學也先主爲陸遜所敗還至白帝建此卽諸葛亮受遺命處杜子美詩崩年亦在永安宮毛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國志法正傳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年四十五卒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先主將東征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八陣磧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蕝（子悅切）縱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已心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蠭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水經注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荆州圖記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棊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成都圖經武侯八陣有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嘉話錄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鸛勢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唯陣圖小石分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陶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心爲之德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搆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圖經夔人重諸葛公每歲以人

（日傾城出游積上謂之踏磧唐韻東茅表位曰蕝春秋傳置茅蕝也漢書叔孫通爲綿蕝之儀註立竹束茅以爲標準按石蕝字先生特借用其意耳蕝一音最）

諸葛鹽井

（公自注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還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閑綆

（漢書蜀多鹽井羅褒以鹽井富洪範五行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甘泉記甘露泉在林縣五行之理相剋相勝山泉多甘而海水鹹蓋鹹者水歸本甘者土勝之也後漢書光武曰人苦不知足莊子天運篇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又至樂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穎大夫廟

（一統志洧川縣有純孝伯廟即穎考叔）

人情難彊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言何柔暴主意自慘荒祠旁孤冢古隧有殘坎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脫衣徒勇敢

（左傳鄭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因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史記呂不韋坐嫪毐免齊人茅焦說秦王云云說苑秦嫪毐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解衣立井幹之上而諫云云始皇釋之迎歸太后母子如初法言茅焦可謂劇虎牙矣趙雲別傳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許州西湖

（寰宇記許州周許國魏許昌北齊南鄭後周許州）

西湖小雨晴灩灩春渠長來從古城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紜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坌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穎川七不登

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

（一統志河南西湖一在許州一在鄢陵湖誌舊傳許穎陳蔡接壤之閒皆有西湖而汝陽爲最孔武仲詩亭下湖光疑不流百尺高臺蘸春綠劉伶酒德頌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說文榼酒器也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

縮頸夜眠如凍龜雪來唯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入戶但覺輕絲絲沾裳細看若（一作巧）刻鏤豈有一一天工爲霍然一麾遍九

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閒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飄拂巾帽眞仙姿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淸淋漓灑袍入袖溼靴底亦有執版趨堦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孤隼下擊千夫馳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

（晉佛圖澄傳石季龍遷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後漢書河水流澌無船）

（不可渡朝野僉載要宜麥見三白世說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誰刻佩環坐間服其韻精宋書大同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爲嘉瑞羣臣皆作雪花詩賀褚少孫補史記齊東郭先生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晉書王恭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曰此眞神仙中人）

渚宮

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茫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公自注湘東王高氏）何況遠問縱橫時楚王獵罷擊靈鼓猛士操舟張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兕千石烹蛟螭當時郢人架宮殿意思絕妙般與倕飛樓百尺照湖水上有燕趙千娥眉臨風揚揚意自得長使宋玉作楚詞秦兵西來取鍾簴故宮禾黍秋離離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

蓋已卑池空野迥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臺中絳帳誰復見臺下野水（一作鴨）浮清猗綠牕朱戶春晝閉想見深屋彈朱絲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牕無紙風颼颼陳公蹤跡最未遠士（一作七）瑞寥落今何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誰能爲我訪遺迹草中應有湘東碑（輿圖江陵秦郢地今荊州寰宇記江陵渚宮楚襄王建梁元帝卽位楚宮卽此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又擊靈鼓起烽燧上林賦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鉅墨子公輸般造雲梯而攻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韓詩雕鐫妙工倕史記管晏列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爲寡人賦之九辯序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史記王翦傳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又殺其將項燕因乘勝畧定荊地

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詩國風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序周室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賦此詩元稹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又夜夜狐狸上牆屋荊州記府城西南有馬融絳帳臺與渚宮不遠孔姬謂孔子周公南史梁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瑞武帝第七子也十三年封湘東王）

出峽

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卽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畧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眞可愛翠碧光滿盎忽驚巫峽尾岩腹有穿壙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嚮宣尼古廟宇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側浪石竇見天囷瓦棺悲古葬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亦到龍馬溪茅屋

沽村釀玉虛悔不至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今朝脫重險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夔州志巫山在大江之濱形如巫字路史舜崩以瓦棺葬於紀是爲鳴條三峽記巫峽與瞿唐峽歸峽世稱三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古謠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寰宇記馬鳴溪在夔州府俗稱龍馬溪昔土人牧馬於溪上產龍駒四蹏利爪朱駿赬尾高可七尺州將聞之以貢行在所載至溪口擁鬣長鳴躍於江溪以名易坎卦習坎注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彖曰習坎重險也）

神女廟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深淵鼉鼈橫（去聲）巨壑蛇龍頑旌陽斬長蛟雷雨移蒼灣蜀

守降老蹇至今帶連鐶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上帝降瑶姬來處荆巫閒神仙豈在猛玉坐幽且閑飄蕭駕風馭彌節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艱古糚具法服邃殿羅煙鬟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還應搖玉珮來聽水潺潺（左傳使民知神姦許旌陽傳旌陽於豫章遇一少年自稱愼郎眞君與語知非人類謂門人施太玉曰此蛟精宜亟剪戮彼今化爲黃牛我當化黑牛以逐之以手巾挂膊爲識俄龍沙州一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之中其左股因投於井自井徑歸潭州先是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眞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壻愼郎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遂變本形爲吏所殺神異記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於江上水害遂息誓水碑記李冰鑿山導江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冰操刀入水殺之因立五石犀於水旁誓曰淺毋至足深毋至肩水害遂息神女廟石刻瑶妃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眞人廟額曰凝眞觀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瑶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寢夢與神遇遂爲置觀於巫山之南號爲朝雲宋玉神女賦於是搖珮飾鳴玉鸞）

巫山

瞿塘迤邐盡巫峽崢嶸起連峰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坱軋勢方深結構意未遂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蒼崖忽相逼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俊爽凌顥氣晃蕩天宇高崩騰江水沸孤超兀不讓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一一問廟吏遥觀神女石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吾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峰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稚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絕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峰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縋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洪濛草樹密蔥蒨雲霞膩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終朝自盥漱泠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十年衰老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蘖已如臂忽聞老人說終日

爲嘆喟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嗟爾若無還絕粮應不死（劉安招隱士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荒忽兮宮戲超忽荒而躊蒼顥封禪書肇自顥穹師古注顥灝也元氣浩汗故曰灝招隱士攀緣桂枝兮聊淹留荆州圖記天門角上特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永嘉記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爲仙壇壇陬凡有四竹葳蕤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初無塵穢相傳云曾有卻粒者於此羽化故謂之仙壇仙經曰神山五百歲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金玉之精也神仙傳王烈入太行山忽見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如飴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朝陽巖前不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乳竇青莎白石半洿涂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遥望橫盃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列子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滄洲亭懷古

湘水悠悠天際來夾江古木抱山回城中人物若可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嶷巉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

（長沙志湘江府城西水至清澈圖經九嶷山在寧遠屬衡州府唐元結九嶷圖記九峰相似望而疑之故名太公曰舜死於蒼梧之埜歸葬於江南之九嶷王韶之神鏡記九嶷山半皆植松竹夾路有青瀾澗生黃色蓮花香氣盈谷又有九井昔何侯煉丹於此汲一井則九井皆動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又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尚書大禹謨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按此因九嶷而思舜故言九歌寂寂似非屈原九歌也）

柏家渡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挂南嶽一夢悄悄四十秋古人不死終未休草舍蕭條誰與語香風欲過白蘋洲

（寰宇記衡山即南嶽也周八百里上有七十二峰其峰高峻者五而祝融爲最九域志南嶽衡山上承翼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度應斗衡位直離宮故曰南岳左傳祈招之愔愔唐韻愔靖也）

清遠舟中寄耘老

（一統志清遠漢中宿地在今廣州宋史賈收字耘老烏程人有詩名喜飲酒李公擇蘇子瞻與之游）

小寒初度梅花嶺萬壑千岩背人境清遠聊爲泛宅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穎水湄山腰自懸蒼玉珮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清流數鬢絲

汀洲相見春風起白蘋吹花散烟水萬里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鴈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清齋十日不燃鬻曲突往往巢龜魚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爾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卻帶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南安志大庾嶺其上多植梅又名梅嶺世說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道經太上玉珮金鐺吳筠詩白馬黃金羈後漢獨行傳范丹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漢兒寬傳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書堂嶼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水百餘步誰爲往來虧世界至今人指安禪處豈無驚蛇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不知我身今是否空記名稱作常住

（楞嚴經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釋典初禪修五法四禪離八災患名不動地是爲安禪）

戲詠子舟畫兩竹兩鸜鵒

風晴日煖搖雙竹竹間對語雙鸜鵒鸜鵒之肉不可食人生不才果爲福子舟之筆利如錐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鸜鵒語何似夢中蝴蝶飛

（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廣雅鸜鵒似鵙而有幘兩翼有白點剪其舌可教以人語方言鸜鵒一名寒皋杜詩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爲見羈虞網中南郭新書柳公權筆偈曰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卻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人間世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

（斧斤此材之患也不才爲福句與莊同旨）

贈山谷子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哀哀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爲父
平生崛强今心（一作巳）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
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謾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捨
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巳動人老人畱眼看他
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
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後漢書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再見晉伏滔傳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晉王戎傳阮籍嘗適戎父渾俄頃輒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三國志曹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晉杜乂傳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孔融與韋端書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鰒魚行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啖鰒魚人未識西陵衰老繐帳空
肎向北河親饋食兩雄一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
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中間霸據關梁隔
一枚何啻千金直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
東隨海舶號倭螺異方珍寶來更多磨沙瀹瀋成大胾
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八月邊風
備胡獠舶船跋浪黿鼉震長鑱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
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醋芼魚皮
眞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遠致割肥方厭
萬錢廚決眥可醒千日醉三韓使者金鼎來方奩饋送
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菑掾吏誰爲材吾生東歸
收一斛包苴未肎鑽華屋分送羙材作眼明卻取細書
防老讀

（漢書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注漸浸也臺在池中受水所浸故曰漸臺漢武故事漸臺高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內殿堂陛咸以玉爲之鑄銅鳳凰高五丈飾以黃金棲屋上漢王莽傳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軍人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初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魚[illegible]與但[illegible]一統志銅雀臺在彰德府臨漳縣魏操所築上有樓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巔操臨終遺令施繐帳於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墓田世說劉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啖邕邕去靈休與何勖書曰劉邕向顧見啖遂舉體流血注瘡痂味似鰒魚故也南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鰒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庾杲之傳清貧自業食惟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注韮與九同音故謂三韮是二十七廣志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即石決明內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鰒魚即此本草鰒魚治青盲失精方輿記蓬萊閣在登州丹崖山閣上望海如鏡忽有若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船至矣不一炊許已至閣下駝碁島一曰鼉磯島在蓬萊海中產硯石金星雪浪者佳晉書何曾廚膳滋味擬於王者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湎千日志怪齊人田無已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臥千日方醒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又劉玄石千日醉見博物志莊子列禦寇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

次韻水官詩

淨因大覺璉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
報之以詩謂某汝亦作某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
詩爲一卷以獻（附老泉詩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

（臣左右乘魚龍瞿鑠相顧覘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髮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纛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强弩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鱷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霆雨雹瞬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烟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閻子於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閻子本逢掖疇昔慕雲淵丹青偶爲戲染指初嘗黿愛之不自已筆勢如風翻傳聞正觀中左衽解椎髻南夷羞白雉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別殿寫戎蠻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旜傳入應門內俯伏脫劍拳天姿儼龍鳳雜沓朝鵬鱣神功與絕跡後世兩莫扳自從李氏亡羣

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出東關三官豈容獨得此今已編吁嗟至神物會合當有年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豈能動高禪信應一篇詩皎若畫在前

（莊子達生篇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江淹別賦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注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唐書閻立本傳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愼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解黿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譚賓錄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欵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貽後以彰服遠之德從之乃命尚書閻立本畫之爲職貢圖唐書斷閻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怪之狀弟立本畫國王粉本昔南北兩朝名手不是過也唐太宗本紀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胡琮別傳吳時秣陵掘地有得白玉如意大帝以問琮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瓢理寶物以當王氣此殆是乎）

弔徐德占（幷序）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偶以事至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骯髒誰與論（一作言）竟爲明所悞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汚始覺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免傍籬藩南山

隔秦嶺千樹龍蛇奔大厦若畏傾萬牛何足言不然老巖壑合抱枝生孫死者不可悔吾將遺後昆

（柳宗元栝松詩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杜甫古柏行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彼哉嵇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著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華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顏延年陶徵士誄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於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刺史王弘送酒也卽便就酌醉而後歸陶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杜甫詩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賖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李白謫仙詩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韓退之謁衡嶽廟詩須臾靜掃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唐書上官婉兒初生時其母夢神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又趙光逢以文章名人謂玉界尺紀聞談錄有海客言一夜見海中大鼇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蓋金鼇也）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蕖飛電著子壁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璧日月跳明珠問子是非我我是非文殊（越絕書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劍三小劍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楞嚴經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又於自心現大圓鏡）

飲酒四首

我觀人間世無如醉中眞虛空爲銷殞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日且致賢人（莊子有人間世篇楞嚴經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又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魏書徐邈傳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渡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左手持蟹螯舉觴矚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閒（晉畢卓傳卓嘗謂人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魏武短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有客遠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醉方不啜強啜忽復醒既鑿渾沌氏遂遠華胥境操戈逐儒生舉觴還酩酊（莊子應帝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既寤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矣又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獨與居七日而積年之疾一朝俱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雷觴淡於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裔爲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家語君子之交淡於水左傳有劉累者善擾龍洛陽伽藍記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如鶴之一飛千里也史記大宛國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世本杜康作秫酒晉江統酒誥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曰儀狄一曰杜康唐王績傳聞大樂署焦革家善釀復求爲大樂丞革死妻送酒不絶歲餘又死乃弃官去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以焦革配）

大雪獨畱尉氏（尉氏屬河南開封府本秦縣）

古驛無人雪滿庭有客冒雪來自北紛紛笠上已盈寸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畱溼千門晝閉行路絶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左傳楚子乘驛爾雅馹遽傳也漢書注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騎詩小雅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古注臺夫須也即莎草謂以夫須皮爲笠所以禦暑雨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注馬鞭也唐元逵傳送客冒寒舉體凍濕）

阮籍嘯臺（在尉氏東南城隅）

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陳畱風俗傳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畱有阮公嘯臺世說袁羊古之遺狂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畱尉氏人嗜酒能嘯善彈琴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又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

畱別叔通元弼坦夫

田三昔同寮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反覆看愈好寇三我部民孝悌化鄰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石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宦遊甑生塵飯水媚翁媼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三子尤見存往復紛紆縞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凜凜貫華皓（左傳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文帝典論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魏武本紀山陽太守袁遺注字伯業紹從兄古詩疾風知勁草塵甑范萊蕪事注見前史記吾翁即若翁又母曰劉媪注媪母別名音烏老反一曰媪女老稱也後世父母稱翁媪本此莊子天下篇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國語人皆集於菀子獨集於枯左傳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韓詩外傳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於人乎孟郊審交詩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華皓首皆謂白頭）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方以老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頃子縈網羅文采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

寒巖翁論心秋月皎黃昏十年舊禪學參衆妙虛懷養天和肎狗奔走閑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眷子東南來野飯煮芹蓼葆光旣清尚令尹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頹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人隱嵩山）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何（一作行）當從結好中山饒勝景一覽未易飽何時命巾車共陟雲外嶠翻然（一作思）筋力疲不復追蹁跳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形容逼天眞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閫奧（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莊子大宗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金樓子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進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挂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隱莊子齊物論此之謂葆光大宗師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杜子美詩夜闌接軟語歸去來辭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注以衣飾車也韓退之有南山詩凡百有二韻詩國風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宋玉對楚王問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爾雅西南隅謂之奧）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子爲賦之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馳不及覘山川儼莫回長鳴視八表擾擾萬駑駘秦王龍鳳姿魯鳥不足摧腰閒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搏取若提孩手持掃天帚六合如塵埃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維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唐書太宗本紀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杜子美詩英姿颯爽來酣戰又卓立天骨森開張六韜陷堅陣敗强敵用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杜詩猛將腰間大羽箭唐書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英衛英公徐世勣衛公李靖也）

顏闔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軺軒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與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皮冠安知獲堯客

（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然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後來求之則不得已達生篇忘足履之適也讓王篇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以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漁父篇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左傳臣不見皮冠不敢進也南史明僧紹屢徵不至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贈狄崇班季子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踞牀咤得雋借筯數禽入短後掬豹裘猶濺猩血溼指呼索酒嘗快作長鯨吸半酣論刀槊怒髮欲起立北方老猘子狂突尚不縶要須此慓悍氣壓邊烽急夜走追鋒車生斬活離級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何爲走獵師日使羣毛泣

（南史張充傳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莊子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杜詩笑指銀瓶索酒嘗又飲如長鯨吸百川史記怒髮上衝冠纂文猘屈尾犬也記獻犬則執緤注紲繫也按老猘子謂契丹也古今注追鋒車去巾蓋施通幰遽則乘之晉杜預傳給追鋒車第二駙馬班固賦四夷間奏德廣所極傑侏兜離罔不具集活離疑即兜離漢書夏侯勝每講授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後漢班超傳立功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閒乎班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題盧鴻學士堂圖

（唐書盧鴻字顥然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結廬嵩山名所居廬曰寧極開元禮徵不至）

昔爲太室花盧岩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繭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千老舒卷不盈軸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煩錄百年入籃筍犬馬同一束嗟予縛世累歸未有茅屋江干百畝田清泉映修竹尚欲逃世名豈須上圖軸

（一統志嵩山在登封縣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淮南子楚王欲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趨楚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杜詩足繭荒山轉愁疾後漢法眞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寄周安孺茶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賦詠誰最先厥傳惟杜育（育當作毓）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常李亦清流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鹿門有佳士慱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開園頤

山下屏跡松江曲有興即揮毫粲然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少年時低回客京轂雖非曳裾者庇蔭或華屋頗見綺紈中齒牙厭粱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團鳳與葵花碔砆雜魚目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自研討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籯赴初旭驚雷未破蕾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髹筒淨無染箬籠匀且複苦畏梅潤侵暖須人氣燠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香濃奪蘭露色嫩期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自云葉家白頗勝中山醁好是一杯深午牕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子咤中冷泉次乃康王谷蟆培頃曾嘗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懶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蓋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體安能徇心腹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為此羈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旗簇呼兒為佳客採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簏何嘗較

優劣但喜破睡速況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困臥北牕風風微動牕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為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麴

（爾雅檟苦荼郭璞注樹小似梔子冬生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爾雅始於周公故曰名從姬旦始晉杜毓荈賦酒如積雪煇若春敷雲溪友議陸羽字鴻漸唐人著茶經三卷說茶具二十四事時鬻茶者以陸羽為茶神見國史補貞元中常衮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中朝故事李德裕在朝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因話錄李約性嗜茶常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蓋謂老湯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唐書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使問何為魯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番使曰我亦有之命取出以示曰此壽春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唐書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以詩文著隱鹿門山中自號閒氣布衣與華亭陸龜蒙友善陸號天隨子松陵集有皮日休茶人詩云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陸龜蒙詩云日共鷹鳥虛何勞傾斗酒歸田錄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間蔡君謨為福建運使造小片龍團其品精絕謂之小龍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一餅宮人往往鏤金其上其貴重如此茶譜蒙山頂曰上清峯茶最難得候雷發聲採之茶錄藏茶宜蒻葉而喜過燥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三兩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然以禦濕潤又茶以建寧貢為上有石乳滴乳龍鳳團等名皆碾末作餅中山酒注見前盧仝茶歌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江中冷水取置一壺來其人忘之舟上石頭城方憶及汲一瓶歸京獻之李飲後大咤曰江南水味有異於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張又新載陸羽品天下二十水揚子中冷水第七南康記谷簾泉在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餘派陸羽品其味為天下第一廬山記東王谷楚康王昭為秦將王翦所窘匿此奚喬山疏云在康王谷中故名谷簾蝦蟆注見前張又新煎茶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茶譜蘄州團黃茶有一旗二槍之號言一葉二芽也晉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劉伶酒德頌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余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攓雲篇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龍移相排拶（子達切）鳳舞或頹亞散爲東郊霧凍作枯樹稼或飛入吾車偪仄入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攜反茅舍開緘乃放之掣去仍變化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詩國風星言夙駕說于桑田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釋名雲猶云云衆盛意也韓愈雲詩崩騰相排拶龍鳳交橫飛注排拶密拶也後漢書河南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謝氏詩源更云㵳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寘放入其中歸家放視囊白如綿自囊而出更云㵳善射每言能仰射入雲中其妻不信因以一囊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曰鎖雲故子美詩云歸身向天仰射雲是也詩意大槩本此唐諺語木若稼達官怕韻注木稼一曰木介亦曰樹稼春秋雨木冰即此師古注曰氣著樹木結爲冰也杜詩有遍灰行）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煌煌世胄餘夫子非祿祿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鵠遇勝即倘佯風餐兼露宿嗟予偶傾蓋一笑外羈束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鮮雲繡錯出林麓松門有時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疏見華屋銜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鄴下歡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子取樂亦云足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船頭行北歸囊橐有美玉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魏其武安侯傳太后怒曰此時帝在即錄錄與碌碌全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家語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文選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序云建安末予時在鄴宮朝遊夕讌）

（究懽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盃渡我願焚囊鉢不作陳俗具會取卻歸時只是而今路（楞嚴經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高僧傳晉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大杯渡河因名焉許渾送僧詩杯浮野渡魚龍遠錫響空山虎豹驚傳燈錄洪州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

次韻魯直戲贈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我願隨秋風隨身入房櫳君王不好事只作好驚鴻細看卷蠆尾我家眞栗蓬（楊妃外傳楊貴妃每夏月常衣輕綃汗出紅膩而多香拭於巾帕其色桃紅洛神賦矯若游龍翩若驚鴻詩小雅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注蠆螫蟲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又國風首如飛蓬栗蓬未詳禪宗有栗棘蓬語按之詩意不合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云栗蓬疑當作歷蓬）

寄傲軒（歸去來辭倚南牕以寄傲）

先生英妙年一掃千兔禿仕進固有餘不肎踐場屋通闤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定知軒冕中享榮不償辱豈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得如虎挾乙失若龜藏六茅簷聊寄寓俛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方寸盡藏畜醉哦傍若無獨侑一樽酥牀頭車馬道殘月挂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選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杜甫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李白詩筆鋒殺盡中山兔酉陽雜俎虎威如乙字長寸許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

（官則能威衆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根魔不得便注野干獸名干音犴范石湖詩六用都藏縮似龜）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

榆

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幽囚中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至飛英覆空屋

（詩國風隰有榆爾雅榆白枌也管子五沃之土其榆條長淮南子八月榆檽令人不飢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

槐

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高槐雖經秋晚蟬猶抱葉淹畱未云幾離離見疎莢棲鴉寒不去哀叫飢啄雪破巢帶空枝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伴我此愁絕

（周禮爟氏掌火冬取槐檀之火淮南子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後漢書破巢之下寧有完卵）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庭前竹低昂中音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意可折不可辱風霽竹已（一作亦）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一作三徑綠）

（莊子養生主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詩國風綠竹猗猗元稹竹詩一一青琅玕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晉書王徽之字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便命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柏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

來拾流膠（一作肪）未忍踐落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

（春秋運斗樞玉衡星精散爲柏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珠子柏實如珠子生葉又有鷹翅檜葉婆娑如鷹翅也漢書蓋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仰屋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唐書敬宗初立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法詔釋之卻其所進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桑道茂傳茂居有二柏甚盛茂曰人居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斤自埋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

問淵明

（公自注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意言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日）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星斗懸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求年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有酒不辭醉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饞涎委運憂傷生憂（一作運）去生亦還縱浪大化中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

朱亥墓

（公自注俗謂屠兒墓）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冢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字寄當時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

（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晉鄙軍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春秋經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春秋經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賤而書名重地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嚴顏碑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悸（蜀書張飛傳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漢田延年傳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注悸心動也音揆）

峴山（在襄陽府城南）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團團山上檜歲歲閱榆柳大材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霤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佳必造峴山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驪山

君門如天深幾重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爲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接金闕樓觀隱煙橫翠空林深霧暗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便入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游猿鶴怨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掃羯鼓樓高挂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醯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晏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一統志驪山在臨潼左曰東繡嶺右曰西繡嶺下有溫泉其清徹底不火而熱初學記閶闔天門也角亦天門也楚辭天之門兮九重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故天子所居曰法宮戰國策蘇秦曰謁者如鬼主人難得見如天帝明皇雜錄天寶六年更溫泉宮曰華清宮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李白詩六龍西幸萬人懽峨眉山名在蜀詳見下卷望湖亭詩注杜牧華清宮詩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劉禹錫詩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史記淮南傳伍被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南京羯鼓錄明皇嘗遇二月初宿雨始晴景色明媚小殿亭內柳杏將吐遣高力士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拆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左傳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醯雞甕中小蟲見莊子三輔黃圖五柞宮在盩厔漢武帝建有五柞樹可陰數畝長楊宮在盩厔本舊秦宮漢修飾以備行幸有垂楊以名通鑑隋煬帝游江都浙人項昇進新宮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眞仙遊此亦當自迷因名迷樓左傳晏安酖毒不可懷也尚書伊訓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儺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爲攘磔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蘂何時拆不憂春艷晚行見棄夏𤢫人生行樂耳安

用聲名籍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寬子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鬬健未免馘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陶詩飢來驅我去　淮南子能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　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　周禮腊人掌乾肉　又腊脂注腊小物全乾者　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率百隸時難以索室驅疫難通作儺　後漢禮儀志季冬先臘一日大儺逐疫選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衣執大鼗鼓以逐惡鬼於禁中　月令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又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漢揚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漢兩龔傳龔勝不食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詩國風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魯頌在泮獻馘　記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莊子槁項黃馘一作聝或云截耳從聝獻首從馘　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史記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夢雪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千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竅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既超詣世故亦屢更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挂世網舉動俗所驚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河陽豈云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傾

觀子玉郎中草聖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羊欣儉百斛明珠便可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韋續書訣墨藪唐太宗論蕭子雲書行行如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故曰寒悴　法書苑梁武帝評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加位遇而舉止羞澀故曰儉也）

歌辭

竹枝歌（并序）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歟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

蒼梧山高湘水深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草木無情空寄泣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屈原已死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海濱長鯨徑千尺食人爲糧安可入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惜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章華不復見車輪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一朝兵起盡讙呼當時項羽年最少

提劍本是耕田夫橫行天下竟何事棄馬烏江馬垂涕
項王已死無故人首入漢庭身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
至今惟有塚嵯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

（一統志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漢曰蒼梧地總百粵山連五嶺柳開記桂林全州分水嶺下卽湘灕二水東自海陽至此分南北而離也北爲湘水南爲灕水竹書舜南巡不返史記舜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顊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去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顊隨墮黃帝之弓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顊號博物志舜南巡不返二女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以淚揮竹竹盡斑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續齊諧記五月五日楚人楝葉裹粽投汨羅江祭屈原注見前晉夏統傳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異物志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雄曰鯨雌曰鯢史記屈原傳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漢書臨江王傳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齊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彈鋏用馮驩事已見又羽本紀項籍者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又項王謂烏江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又夜聞四面皆楚歌又項王乃悲歌忼慨）

轆轤歌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轆轤上我心皎潔君不知
轆轤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珠閣
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
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

（古賦轆轤不絕注環轉也又轆轤井上汲水木一作轆轤魏志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傳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水自覆更入其功百倍白居易詩蕭相厥初謁召平中庭百拜百不應召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郭璞井賦爾乃冠玉檻焚鱗錯鼓轆轤彈勁索飛輕冪之繽紛手爭驚而互擲長罣綆逶蛇以曾縈兮瑤甕龍騰而洒激禮斗威儀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謝朓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再見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迥度金波注玉井星名按此則瑤井玉繩皆指星言故曰相對曉公詩精妙典博如此）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廰歸中華離南爲室坎爲家
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產紅蓮花
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二樓瞰靈泉霔
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差三田聚寶眞生涯
龜精鳳髓塡谿谷天地駭有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
長修久餌須叔遐腸中澄結無餘相俗骨變換顏如葩
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眞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
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罝一氣頓盡猶嘔啞
餘生所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鏌鋣
空與利名交撐拏胡不讓□如文騧可惜貪愛相漫塗
眞心道意非不嘉餐金閒活非虛譁何須橫議相疵瑕
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
日懷嗔喜甘籠笯其去死地猶獵豭吾恨爾見有所遮
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卽晚蟾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史記司馬相如傳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師古注沆瀣北方夜半氣也揚雄曰或玄而萌或黃而芽陰眞君金液丹訣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爲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眞訣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注龍本坎水而出於火虎本離火而出於水是乃水火之相生也志林人生死自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肺藏之離之物也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鎗中以火炙之百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亦名黃芽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

（飛孫思邈詩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東覆載鼎俟無忒洪爐列火烘燄翁精姹女氣索嬰兒聲寂紫色內達赤芒外射骨變金植顏駐玉澤黃庭內景經琴心三疊舞胎仙注琴和也疊積也和積三丹田如一則如胎息之仙也太清煉靈丹經丹砂外包八石內含金精晉書許邁字叔遐服氣一氣千餘息仙經道家用金色藥石於鼎以水火煉之成丹爲外丹口吐濁氣曰吐故鼻納清氣曰納新爲內丹莊子天運篇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又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眞誥作咽金漿控景登空左傳子取子求不汝疵瑕也懷沙賦鳳凰在笯兮雞雉翔舞說文豭牡豕也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莊子埳井之鼃注見前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卽有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在嵌巖坑人偽相加有餘怨天眞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爲處士松栢寒蓬萊眞人冰玉淸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木公金母相東西純鉛眞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卻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越絕書道生氣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莊子德充符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春秋繁露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金氣也其音商也穀梁傳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廣記木公生於碧海之上以主陽和之氣號東王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西王母傳漢初小兒歌曰著青帬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老人行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相識雖多少知己問

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舟地角天涯知自跳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尊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卻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邇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强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動著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秖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若相見莫慇懃卻是翁家舊主人

（孔子猗蘭操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國語注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韓詩一奴長鬢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家語所得皆黃口小雀史記是口尚乳臭莊子列禦寇汎若不繫之舟祭十二郎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漢紀漢世祖於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杜牧之詩贏得青樓薄倖名此則指娼家青樓也宋志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禮記士卑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謙從舊制也）

襄陽樂府三篇

野鷹來

（水經注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illegible]荊州牧劉表所築表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

野鷹來萬山下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綵絲北原有兔老且白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不可得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有臺高崔嵬臺中公子著

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嘷（禮記立秋之日鷹隼乃擊廣志有雉鷹有兎鷹圖經萬山在襄陽城西相傳鄭交甫所見游女居此山之下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兎見抱朴子兎壽千歲五百歲則色白晉書權翼諫秦王堅曰慕容垂勇畧過人其心豈止作冠軍而已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高飛每聞風飈之聲嘗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

上堵吟（水經注上堵陽縣有堵水旁有白馬塞孟達爲新城守登之而歎遂爲上堵吟音韻哀切今水次尚歌之）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宮臺邊遊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白馬爲塞鳳爲闕山川無人空且闊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鯿魚冷難捕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襄陽記鳳林關在峴山衡州金城山記武岡金城山道書第六十八福地古眞人修煉於此題曰仙都白馬關在衡州城東北）

襄陽樂（南史劉道產爲襄陽太守善於臨職蠻服歸順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裏氊裘自從氊裘南渡沔襄陽無事多春遊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使君朱旆來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邊逢人問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應斷腸（漢司馬遷傳氊裘之君長咸震怖峴山注見前晉書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顧愷之傳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仙都山鹿

老泉詩序云至豐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余聞而異之乃爲作詩（東坡同賦按此序當細書今依原本）

日月何促促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鹿述異記鹿千歲而蒼又五百年而白虞世南白鹿賦宴嘉賓於雅什寓仙客於宜春明皇别錄芙蓉園得一白鹿山人王旻曰此漢時鹿也果於角際雪毛中得一銅牌刻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命園人善畜之又玄都觀老鹿將有客來輒夜鳴道士每候之無失淮南子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孫綽遊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又赤城霞起而建標）

白鶴吟畱鍾山覺海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駛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捨陰而坐露（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百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潔白如雪漢汲黯傳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莊子山木篇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述異記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於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埜火燒之乃露袒寢雪中）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名宗甄）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淵明不肎折腰爲五斗一年鴻

鴈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讀書要
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奥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已
習鷙子定猶復晨朝怖頭走刳心先擬射轂名不作羊
鄒悲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中灰同墨守恐甥自
是禹門鱗未可潛逃入吾藪琢磨晚覺孟光賢畏我放
言時被肘甥能鉏我青門瓜正午時來休老手（高士傳陳仲子終齊人適楚王欲以爲相妻曰子織屨以爲食恬淡而無爲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晉陶潛傳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史記説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説者心經注舍利子卽舍利弗此云鶖子於小乘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已得空定楞嚴經佛告富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爲魑魅無狀狂走晉羊祜登峴首語鄒湛注見前墨子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堞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而墨子守有餘辛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顋龍門晉載記祖約敗降於石勒勒使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也説苑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靑門瓜用東陵侯名平事已見晉載記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補和陶詩二首

和東方有一士

鉼居本近危甁墜知不完夢求亡楚弓笑解適越冠忽
然返自照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殽潼失重關屢從
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弦物寓我非指彈豈惟舞
獨鶴便可躡飛鸞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寒（公自注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

和劉柴桑

萬劫互起滅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
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理蘭桂叢盡平狐兔墟黃櫞
出舊枿紫茗抽新畬我本蚤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
畚鍤鄰里通有無竹屋從低深山牕自明疎一飽便終
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蘇詩續補遺卷之上終

蘇詩續補遺卷之下

漫堂先生宋　犖
樸園先生張榕端　閱定
錢塘馮　景　補註

今體詩二百九十三首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版迎官長趨塵拜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宋史寇準傳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後爲相封萊公荊州府志巴東漢巫縣地梁信陵隋巴東有寇萊公祠祠中有二柏乃公作令時手植者民比之甘棠）

白帝廟

朔風催入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荊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問風俗涕泗閔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旗遠略初吞漢雄心豈在夔崎嶇來野廟閔默愧常時破甑蒸山麥長歌唱竹枝荊邯真壯士吳柱本經師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寰宇記白帝山在夔州府城東公孫述據蜀殿前井中嘗有白龍出因自稱白帝山亦以名後漢公孫述傳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更始之亂述據蜀郡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龍興平陵人荊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而不能用後漢書孟敏貿甑墮地徑去不顧郭林宗見而異之問其意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

戎州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征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年來亦款關頗能貪漢布但未脫金鐶何足爭强弱吾民盡玉顏（敘州府志古僰國漢犍爲郡梁隋曰戎州戰國策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漢食貨志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是爲布貨十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注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郭元振古劍歌瑠琉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黃庭經御滅百邪玉鍊顏）

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附孔周翰題詩云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一潸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

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再見）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此去宦遊如傳舍揀枝驚鵲幾時眠（史記司馬相如傳王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漢蓋寬饒傳此如傳舍所閱多矣詳見上卷孟襄陽集浩然閒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魏武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帀無枝可依）

獲鬼章二十韻（案先生謝御書詩自注云時熙河新獲鬼章當在元祐之初）

青唐有逋寇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煙霄詭異人圖像驩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伐叛自先朝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轣轆失主馬蕭條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譯長舌初調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槀街虛授首東市偶全腰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强弱天時或長消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愼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宋史董氊傳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帝命邊臣招來之熙寧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阿里骨傳董氊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封寧塞郡公二年遂遣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結藥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怯陵結藥密懼攜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嗟齪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聽招其子以自贖元祐三年里骨奉表謝罪詔西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以尸付其骨左傳敎子面縛銜璧杜詩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又瘦馬行失主錯莫無晶光又毛暗蕭條連雪霜漢司馬遷傳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東觀故事令郡國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賜百官注以惡鳥故食之欲絕其類也三輔錄長安城中有槀街陳湯斬郅支單于懸頭于此史記鼂錯衣朝衣斬東市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左傳困獸猶鬬史記宋義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

光祿菴二首

文章恨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泉何事菴中著光祿枉教閒處筆如椽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唐書田游巖傳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問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晉王珣傳孝武時爲僕射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

城中太守的何人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菴中覓光祿雪中履迹鏡中真

通典郡守秦官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

過木櫪觀（老泉詩序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既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棺槨猶在山上旌陽許遜也嘗爲旌陽縣令）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公自注出劍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古柏似仙都許子嘗高遁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脩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南昌府志許遜南昌人母夢金鳳銜珠墜掌而生晉初爲旌陽令得異人術周游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棲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六舉家飛昇倒景注見上卷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肎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明（湖作）波

左傳後之人求多於女將不女容焉道德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漢武故事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案天星下浴人但以爲先生偶作驚人語耳不知亦有出處

荊州十首（庚子正月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自荊州游大梁）

遊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古今注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左傳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博物志禹始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唐書大河以北無堅城）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慷慨因劉表凄凉爲屈原廢城猶帶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周易改邑不改井韻注村聚落也）

楚地闊無邊蒼茫萬頃連耕牛未嘗汗投種去如捐農事誰當勸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那得怨凶年（左傳提封萬頃事物紀原後漢末以趙過爲搜粟都尉始教民牛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實勝耒耜之利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注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

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江山非一國烽火畏三巴戰骨淪秋草危樓倚斷霞百年豪傑盡擾擾見魚鰕（五代高從誨嗣爲荊南節度使封渤海王改南平王晉高祖立遣學士陶穀爲生辰國信使從誨宴之望沙樓大陳戰艦語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脩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祖大喜又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故公詩有江山非一國語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

沙頭煙漠漠來往厭喧卑野市分麞鬧官帆過渡遲遊人多問卜傖叟盡攜龜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詞（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史記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褚少孫續史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

太守王夫子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白首見雄豪食鴈君應厭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東漢王符傳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晉謝安傳字安石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史記屈原傳乃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殘臘多風雪荊人重歲時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嬉爆竹驚鄰鬼驅儺逐小兒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荊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蔌謂之備宿歲之儲至新年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詩驕人好好勞人草草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惡鬼名山魈畏爆竹聲人以竹著火中熚烞有聲則驚走驅儺注見前案鬼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爲金姑聲也）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玻瓈上客舉雕俎佳人搖翠篦登庖更作器何以免屠刲（周頌猗與漆沮潛有多魚郭璞江賦或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璀錯煥明錦斑）

北鴈來南國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感惻爲沾巾平日誰能挹高飛不可馴故人持贈我三嗅若爲珍（韓詩嗷嗷鳴鴈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張衡四愁詩側身北望涕霑巾九域志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欲之何氏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陶弘景詩不堪持贈君）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白居易春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岳陽樓記北通巫峽南極瀟湘懷王入秦不返注見前史記趙王敖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貫高趙午乃怒曰吾王孱王也注孱弱也）

渝州寄王道祖（祖一作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泊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

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重慶府志周巴子國秦置巴郡漢曰江州漢末曰永寧梁曰楚州隋曰渝州白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第二首一作重過安樂山）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張真人傳名道陵良八世孫隱天目山漢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游雲錦洞煉丹青龍白虎旋繞其上丹成餌之子蜀之雲臺峯昇天所遺經訣符章印劍授子孫世守之化去詳下）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莊子大宗師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史封禪書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又齊人丁公年九十餘

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宋史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名羣臣迎于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

涪州得山胡（公自注善鳴出黔中案涪州古巴國漢涪陵）

終日鎖筠籠回頭惜翠茸誰知聲嘒嘒亦自意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日上峯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釋名籠土器又笿也所以畜鳥左傳狐裘尨茸注亂貌此云翠茸蓋翠羽也禰衡鸚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揚子通諸人之嘖嘖）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羣飛來去噪行人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饑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韓文一斥不復羣飛刺天杜詩白鷺羣飛太劇乾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揚子法言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

夷陵雖小邑自古控荆吳形勝今無用英雄久已無誰知有文伯遠謫自王都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感歎亦憐朱（公自注時朱太守爲公築此臺）舊種孤楠老新霜一橘枯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公自注三游洞有詩夷陵圖後有留題處）故老問行客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史記白起傳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宋歐陽修傳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按史稱呂夷簡爲相成郭后之黜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以此少之而歐陽之貶由救仲淹故公詩云追思猶咎呂指夷簡也）

入峽

自昔懷幽（一作清）賞今兹得縱探長江連楚蜀萬派瀉東南合水來如電黔波綠似藍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風過如呼吸雲生似吐含墜崖鳴窣窣垂蔓綠毿毿泠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驂絕澗知深淺樵童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邦君古子男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篸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氣候冬猶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公自注孟昶從此入覲王衍亦蜀主）舊俗接魚蠻版屋漫

無瓦嵓居窄似菴伐薪常冒嶮得米不盈甑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慙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矍鑠容相視嘔啞莫與談蠻荒安可駐幽邃信難妉獨愛孤棲鶻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振翮游霄漢無心顧雀鶴塵勞世方病局束我何堪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

（漢書趙充國傳注山峭夾水曰峽寰宇記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舊名西陵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巫峽在巫山縣明月峽在夷陵州懸崖間白石如月黃牛峽在夷陵州西庾仲雍荆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今謂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輿圖大江在荆州府西北源出蜀之岷山歷荆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而東與漢江合荆楚及夔子皆古子男國也神仙傳鄧伯元王玄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飰杜詩豈無青精飰使我顏色好發真訣註乾石青精卽黃精其法以南燭少汁浸米蒸飰暴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延年李白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一統志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乃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稱蠶叢次曰柏灌次曰魚鳧又蠶叢氏初爲蜀侯後稱蜀王教民蠶桑呼青衣帝又成都有昇仙橋相傳魚鳧王與張伯子俱乘虎仙去橋因以名後漢馬援傳矍鑠哉此翁莊子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風土記鶻鳩一名鶌鳩又名鶻鵃喜朝鳴後漢呂布傳譬如養鷹饑卽爲用飽則颺去）

題贈田辨之琴姬

流水隨絃滑清風入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呂氏春秋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方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江河琴歷琴曲有風入松石上流泉辨音集李龜年在岐王宅聞繡簾內彈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王入問之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也二妓驚服翰林志賀知章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自號四明狂客）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從遊得此句（一作上元夜遊絕句）

午夜朧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

（唐詩淡月疎星遶建章南部煙花記宮人皆以沉香屑裹履中以薄玉爲底行則香痕印地名曰塵香洞冥記長安巧工丁緩爲常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蕖蓮藕捧承之狀）

南康望湖亭（一本云過洞庭）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一本云瀟湘景物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作雨）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一作業）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成都府志岷山在茂州卽隴山之南首直上六十里可望成都岷江之源出此山經茂威二州至新津界峨眉山記在眉州城南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峯其二峯對峙宛若峨眉）

半山亭

登嶺勢巍巍蓮峯太華齊凭欄紅日蚤回首白雲低松

柏月中老猿猴物外號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山海經太華山在華陰卽西岳也石壁直上如削成最著者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峯寇準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時準年八歲）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西征憶南國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來看意渺茫

（寰宇記衡陽縣漢酃縣地臧榮緒晉書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

落落君懷抱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揮灑不應難江市人家少煙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細細爲尋看

（後漢耿弇傳帝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咫尺殊非少陰晴自不齊徑蟠趨後崦水會赴前溪自

說非人意曾經入馬號他年宦遊處應話劍山西（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杜牧之阿房宮賦舞殿冷褏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畱（抱朴子胎息者謂以鼻口呼吸如在胞胎中初學行氣常令入多出少莊子列禦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楞嚴經阿那律陀常樂睡眠聞如來訶唬泣自責七日不眠失其雙目易雷雨之動滿盈莊子養生主指窮于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維摩經有法門名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

次周燾韻（一作次周濤韻幷敘）

周燾遊天竺觀激水作詩云拳石耆婆色兩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檐間滴雨聲

東坡和之

道眼轉丹青常於寂處鳴蚤知雨是水不作雨般聲（傅大士金剛頌天眼通非閡肉眼閡非通法眼惟觀俗慧眼直緣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按此詩宗旨暗用傅頌而以道眼包攝五眼又楞嚴偈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乃此詩常於寂處鳴五字註腳）

過海得子由書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且休（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銷唐元結傳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戰國策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且休矣）

去歲與子野遊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往歲追歡地寒牕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雞唱山椒曉鐘鳴霜外聲只今那復見髣髴似三生（黃帝內傳王母授帝洞霄盤雲九華燈檠注此燈有檠之始也韓詩長檠八尺空自長柳子厚記步山椒而登焉山海經豐山上有九耳鐘霜降則鳴）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聖途次元伯固仲棠游七寶寺題竹上

結根豈殊衆修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唐王維詩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希禮記如松柏之有筠也如竹箭之有心也虛其心實其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吾以是觀君子之德）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馬援聚米事詳後漢書注見前晉書魏舒傳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巴俗深畱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裌衣丁寧巫峽雨慎莫暗朝暉（方言吳人自謂曰儂後漢書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其子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答鼂以道索書

閱世真難記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正以懶相妨

（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莫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韓退之詩老嬾無闗心久不事鉛槧）

大老寺竹閒閣子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汧水黃樹高傾隴鳥池淺落河魴栽種艮辛苦孤僧瘦欲尫

（毛詩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又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禮記檀弓吾欲暴尫而奚若注瘠病之人也）

款塞來享

蠢爾氐羌國天誅亦久稽既能知面內不復議征西斥堠銷烽火邊城息鼓鼙輸忠脩貢職棄過爲黔黎雪滿流沙靜雲沉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詩小雅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商頌自彼氐羌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三國志高堂隆傳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說文堠封土爲臺以記里也李廣傳然亦遠斥堠漢文帝遺匈奴書朕與單于共棄細過偕之大道一統志太白山在武功山嘗積雪望之皎然軍行不得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上有洞道書第十一洞天）

觀（去聲）臺

（案佛家止觀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止如定而后能靜觀則慮而后能得也梵云毘鉢舍那華言觀）

三界無所住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寂照起黃庭殘磬風中嫋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投瓦犯清泠

（釋典欲界爲一地四禪四空爲八地合爲九地卽三界是亦名三有金剛經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于布施又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優波尼沙陀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于虛空又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高僧傳智藏宿靈曜寺一心寂照滿室光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妥寂之門固有妙喜吉祥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注黃庭者脾爲中宅橫在太倉上楞嚴文殊偈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隋唐嘉話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案孤燈雪後青句青字本此卻以雪後形容不熱使事眞有化工之巧楞嚴經月光童子修習水觀室中安禪有弟子闚窗觀室唯見清水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于水內激水作聲出定心痛後入定時童子奉教除去瓦礫身質如初莊子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吳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江淹恨賦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嘲子由

堆几盡埃簡攻之如蠹蟲誰知聖人意不在古書中

（嵇康與山濤書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韓退之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斵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曰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案攻專治也如考工記攻木攻金之類）

無題

六秩行當啟區中緣更疎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故國多喬木先人有敝廬誓將閑散好不著一行書

（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左傳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卒弗受戰國策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檀弓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扶風天和寺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涕浩難收

聞洮西捷報

漢家將軍一丈佛詔賜天池八尺龍露布朝馳玉關塞

捷書夜到甘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牧臣不見天顏喜但驚草木放（一作皆）春容（漢武故事昆耶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後漢書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身有日光飛空而至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文心雕龍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又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虎袁宏小字也北史後魏每戰克書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傳永傳永字脩期仕魏拜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傳脩期耳按露布與檄文同體聲罪曰檄告捷曰露布謂露板宣布其功也其用已久惟書帛漆竿當始於北魏後漢班超傳注王門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燉煌縣西北杜子美詩捷書夜報清晝同漢文帝紀三年上幸甘泉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上郡秦置屬并州漢武帝紀遣因村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杜詩談笑無河北又天顏有喜近臣知）

三萼牡丹

風雨何年別畱眞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縱有鋤犁及田畝已無面目見丘園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漢朱博傳御史府有松柏樹常有烏數千集其府朝去暮來號朝夕烏南史宋元康中彭城王義康爲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云明日有赦後改爲南州因製烏夜啼曲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宋玉招魂注見前史記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職書宋雍熙四年改補闕爲左右司諫拾遺爲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脩職故詔改其官詔曰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陛之列是爲耳目之官）

題李景元畫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百年寥落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宋史郭忠恕傳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縱酒跅弛後坐貶流落不復求仕進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澌消釋人皆異之尤善畫得者藏以爲寶太宗聞其名授國子監主簿益使酒肆言擅鬻官物詔減死決杖流登州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槀葬後累月故人將改葬之其體輕若蟬蛻史記注掊手把土也畫鑑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

謝人惠雲巾方舃二首

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公自注頭巾起後周）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公自注皮襲美贈天隨子沙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玄霜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脩四教也傅子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素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魏武惜財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帢卽帢也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而弗改按成岐蓋若燕尾云晉輿服志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鶡尾冠非也南史齊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帬覆頂東昏曰帬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帬向下此服袄也按反帬覆頂今道士巾式故云宜歸紫府仙也北堂書鈔頭巾之製起于後周宋書陶潛好酒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胡鞾短靿格麤疏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公自注晉永嘉中有鳳頭鞋）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楚客豪華可笑珠擬學梁家名解脫（公自注武帝作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

（古今注韓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常服之其制短靿黃皮閒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之以氈及條得著入殿省數奏取便乘騎也雙鳧注見前詩小雅紏紏葛屨可以履霜史記春申君傳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楞嚴經有佛化身結跏趺坐）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鬒髮墮寒鴉

（見聞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曹植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李賀石硯歌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詩國風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牆東暗用鄰女窺宋玉事古墨法云色不染手光可射人此云鬒髮寒鴉亦取有仍氏女髮光可鑑意）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只知紫綬三公貴不覺黃粱一夢遊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

（史記老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前漢書太尉金印紫綬後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閒得施玉環鐍云唐白居易左遷九江郡司馬送客湓浦口作琵琶行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結用此事）

李委吹笛（并引）

元符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白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要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風俗通笛漢武帝時丘仲所作也笛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尺四寸六孔元稹連昌宮辭逡巡大遍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按詞曲之名有破有犯破則唐樂府中入破第一疊入破第二疊之類是也犯則詞譜所載二犯尾犯之類是也詩用犯字本此龜茲蕃部曲名）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鬭嬛好獨依蘚石立多時

（畫鑑五代時黃筌與子居寀並善花卉謂之寫生妙在傅色不用墨筆但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郭若虛云諺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蓋筌居待詔所寫皆禁籞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氣尚豐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汀花野竹小鳥淵魚二者皆春蘭秋菊各擅重名）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中庭燕麥新怊悵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杜牧之詩桃花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短衫壓手氣橫秋更著仙人紫綺裘使我有名全是酒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醉有眞鄉我可侯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釋名衫芟也衣無袖端也古今注秦始皇以布開袴名曰衫廬陵記成芳隱麥林山剃苧皮爲短襴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李太白詩解我紫綺裘且換）

金陵酒晉張翰傳字季鷹吳郡人常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
其曠達晉顧榮傳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
杜詩詩律羣公問杜牧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唐王績有醉鄉記注見前宋
种放傳字明逸隱終南山自號雲溪醉侯佛遺教經譬如黑蚖在汝室睡當以自
持戒之鉤蚤併除之
睡蛇既出乃可安眠

偶於龍井辨才處得歙硯奇作小詩

羅細無文角浪平半丸犀壁浦雲泓午牕睡起人初靜
時聽西風拉瑟聲

硯譜玉兔朝元硯此爲細羅紋劍絲歙石圓徑六寸高寸五分面有蔥色兔月二
像巧若畫成更無凹凸眞五代前物也旁刻建中靖國元年歲製下刻篆書一拳
石兮星辨衡翰墨兮增光出煨燼兮不敗伊蘇氏兮其昌張九成識又二行子子
孫孫永古用之按蘇氏其昌句豈卽先生辨才處所得歙硯與又先生倣毛穎戲
作萬石君傳云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龍尾山云云見聞錄蜀人景煥嘗得墨
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後山談叢秦少游有李廷珪墨
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
而拜曰眞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

秋晚客興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
潮上孤城帶月迴客夢冷隨楓葉斷愁心低逐鴈聲來
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唐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
空城寂寞回又楓落吳江冷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百里馮生寧屑去湖海陳侯猶肎來詩書好在家四壁
蒲柳蓊然城一隈騎上下山亦疎矣儵從容出何爲哉
市橋十步卽塵土晚雨瀟瀟殊未回

三國志陳登字元龍許汜嘗曰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漢司
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莊子秋水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廣陵後園題申公（章厚）扇子

露葉風枝曉自勻綠陰靑子淨無塵閑吟遶屋扶疎句
須信淵明是可人

謝惠連詩園園滿葉露析析振條風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
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世說桓溫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兒可兒孫綽與庾
亮牋云王敦可人
之目數十年間也

山光寺回次芝上人韻

鬧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眞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
十里南風草木香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爲齊書此

桑麻已零落藻荇復銷沈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强
穿南埭路遙望北山岑欲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江淹恨賦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廣雅銷
散也湮沒也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寒食夜

漏聲透入碧牕紗人靜鞦韆影半斜沈麝不燒金鴨冷
淡雲籠月照梨花

藝術圖北方爲鞦韆戲以習輕趫漢武後庭之戲爲千秋誤作秋千唐本草麝香
生中臺川谷及雍州益州皆有之陶隱居曰形似麞嘗食柏葉及噉蛇或于五月
得香往往有蛇皮骨主辟邪殺鬼精記事
珠金猊寶鴨皆焚香器詩餘金鴨晚香寒

答子勉三首

君不登郎省還應上諫坡才高殊未識歲晚幸無他櫪
馬羸難出鄰雞凍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

漢書馮唐傳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通典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分掌二十一局事總國內機要尚書雅聽受而已李氏談錄先公嘗言故左省雀坡頌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待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鑿立在給事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去亦須斗下坡來蓋言其卻爲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爲故事按諫坡二字得此方明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處士還清節滑稽安足雄深沉似康樂簡遠到安豐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

皇甫湜顧況集序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多意外驚人語杜子美詩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華山記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屈原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漢書傳注師古曰滑稽圜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世說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又王公歎視謝尚謂客曰使人思安豐又濟尼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

欲舞腰身柳一窠小梅摧拍大梅歌舞餘片片梨花落爭奈當塗風物何

白樂天詩楊柳小蠻腰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詩餘六么催拍盞頻傳洞冥記武帝宮人麗娟善歌體弱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帝嘗以衣帶繫其袂恐其隨風而去也

送楊奉禮

譜牒推關右風流出靖恭時情任險陂家法故雍容南去河千頃（大水中相別）餘惟酒一鍾更誰哀老子令得放疎慵

後漢楊震傳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又曹操收楊彪下獄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劉攽曰按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是震族亦是陽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亦實然耶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唐書柳沖著姓系錄柳芳論之略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晉宋因之始尚姓已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爲僑姓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又唐與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詩小雅靖共爾位世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陂孔叢子平原君彊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後漢馬援傳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別東武流杯

莫笑官居如傳室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在唯有雙松識使君

傳室注見前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臥沙細肋吾方厭通印長魚誰肎分好事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

埤雅肋魚似鰣魚而小身薄骨細詩義疏鯊魚吹沙也似鯽魚而小常張口吹沙背上有刺螫人王得臣麈史閩中鮮食最珍子魚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一祠謂之通應廟下有水曰通應谿日受潮汐訪諸土人爲鹹淡水不相入處此魚最良故謂之通應子魚比見士大夫賦詩多曰通印以日其魚之大小如王荊公送元厚之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荊公博學多聞豈自有所稽耶按公正集有送牛尾貍詩云通印子魚猶帶骨此云通印長魚誰肎分解與荊公同類說宋顯仁后謂秦檜妻曰子魚大者絕少對曰妾家有之檜咎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進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可見子魚大者非權貴不多得也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總閒但見蠅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挂且逢場卻須重說圓通偈千眼薰籠是法王

楞嚴經跋陀婆羅于浴僧時隨例入室忽悟水因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又若諸衆生愛談名言清淨自居我于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傳燈錄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窻紙求出師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肎出鑽他故紙楞嚴經爾時世尊從肉髻中涌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華

（中頂放十道白寶光明又一絲不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皆宗門語楞嚴偈根選擇圓通入流成正覺法華經法王無上尊）

畱別登州舉人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閒看古黃腄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落筆已吞雲夢客抱寒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怱怱守歸去先傳樂職詩

（莊子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漢地理志東萊郡有腄縣黃縣師古注腄音直瑞反登州府志黃縣古萊子國後漢書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為北海相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幷致餉遺史記司馬相如傳吞若雲夢者八九其于胷中曾不蔕芥樂府解題伯牙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謂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澒洞崩坼之聲山林窅冥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漢張敞傳絮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按公紀年以元豐乙丑十月十五日抵登州二十日內召去故有五日怱怱之句漢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于衆庶聞褒有俊材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過嶺寄子由二首（按過嶺詩有三首其一已見前）

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寃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佩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曉嵐從此西風庾梅謝卻迎誰與馬毿毿

（漢揚惲傳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韓退之賦覩二鳥之光榮思一飽之無時）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憐終反北無心卻笑亦巢南蠻音慣習疑傖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毿毿

（詩國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世說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又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隆攬筆曰娵隅躍清

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晉書陸機曰此有傖父欲賦三都）

歇白塔鋪

甘山廬阜鬱長望林隙依稀（一作意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蚤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巖花撲馬香望眼儘從（一作窮）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杜詩雨裛紅蕖冉冉香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莊子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一統志占城古越裳界秦為象郡林邑漢為日南郡唐曰占城其俗粒食稻米）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逢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孤村漸（一作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唯櫪馬愁吟（一作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杜子美守歲詩盍簪喧櫪馬詩小雅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孫皓爾汝歌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晉孝武帝紀太元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贈人

別後休論信息疏仙凡自古亦殊途蓬山路遠人難到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亡楚國新詩聞已滿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

（李陵答蘇武書與子別後益復無聊易殊塗而同歸李義山詩劉郎已恨蓬山遠又隔蓬山一萬重史記屈原至于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觀湖二首（題疑作觀海）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
飄衣猶覺色塵高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鼇
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

（張華博物志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乘槎來不違時賫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還問嚴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金剛經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楞嚴經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又麄爲大地細爲微塵又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因本經須彌山半高四萬二千由旬乃四天王所居宮殿須彌山頂而分四方每方有八所中間一所乃帝釋宮殿梵語謂兜率天也列子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帝恐流于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吳都賦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劫火注見前）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
雲駕高風馳送來昇霞影色歛殘火及物氣談明纖埃
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馬悠悠哉

（莊子逍遙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臆
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
田園知有兒孫委蚤晚扁舟到海涯

（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莊子知北遊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寄子由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鉤秀句益疏通也知堆桉文書滿
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謾搖風
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堆桉用嵇康絕交書已見隋書楊素戲柳調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蜀志杜瓊謂譙周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詩送交代仲達少卿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舊尹未嫌衰廢久
清尊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極目扁舟挽不回
歸去青雲還記否交遊勝絕古城隈

（詩豳風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唐書張說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之助莊子人閒世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又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晉鄧攸傳攸爲吳郡刑政清明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更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爾雅厓內爲隩厓外爲隈）

次韻馬元賓

流落江湖萬里歸相逢自慰已差池初聞好句驚人倒
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結交誰復許袁絲
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期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諸宿將常坐流落不遇又袁盎傳字絲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韓文握手出肺肝相視唐李白傳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僊人也言于玄宗召見金鑾殿杜詩有垂老別）

第五橋

白露淒風洗瘴煙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廷尉非當日
鳩杖先生愈少年世事飽諳思縮手主恩未報恥歸田

誰憐第五橋東水獨照台州老鄭虔（詩國風白露為霜又淒其以風史記汲鄭傳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漢禮儀志杖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周禮羅氏捕鳩養老按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而風俗通乃謂漢高京索之敗逃叢薄中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後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人恐未可據漢張衡有歸田賦唐鄭虔傳安祿山反授虔偽職因稱風緩賊平貶台州司戶參軍杜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又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詩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毗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完夫姓胡名宗愈晉陵人二十四卷有次韻胡完夫又再次韻答完夫穆父詩）

柳絮飛時笋籜班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為我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竹簟水風眠晝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應容緩急煩閭里桑柘聊同十畝閑（一統志宜興銅棺山即古陽羨其地產茶茶譜有唐茶品以陽羨為上建溪北苑未著也茶賦雲垂綠腳香浮碧乳挹此霜華却茲煩暑茶經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乳泉漫流者上圖經惠山泉在常州府無錫縣唐陸羽品泉以此居第二史記袁盎傳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又緩急人所有云云注詳見前詩國風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和林子中待制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紹聖初典詞命醜詆正人詳見施注二十九卷次韻蒜山亭詩）

兩翁畱滯各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共把鵝兒（一作鵝黃）一樽酒相逢柳色五湖天江邊遺愛嗁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蚤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笑老斜川（漢書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尚書黃髮番番與皤仝班固詩皤皤國老後漢馬援傳嘗謂人曰丈夫為志窮當益[illegible]老當益壯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陶淵明有遊斜川詩）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古來靜治得清閑我愧真常也一班舉酒東榮挹江海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蚤晚抽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史記曹相國世家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又百姓歌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傾蓋注見前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

小雪疎煙雜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曈曈日色籠丹禁杳杳鞭聲出建章鵷鷺偶叨陪下列天閶聊啟望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唐浩虛舟日五色賦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漢百官志注天子凡塗飾以丹丞相以黃禮天子赤墀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注天子庭以丹朱塗地故曰丹墀又名丹陛又名彤庭漢宮闕疏天子所居曰禁中凡人不得出入史記封禪書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一統志建章宮在西安府城西北漢司馬遷傳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詩話謝廷諮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鹿鳴宴

連騎怱怱畫鼓喧喜君新奪錦標還金罍浮菊催開宴紅蕊將春待入關他日曾陪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坐夜閑（戰國策結駟連騎煇煌於道南部新書唐盧肇黃頗同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接甚厚肇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慙詩周南我姑酌彼金罍詩小雅南山有臺）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

炎歊五月北牕涼更覺甘如飯稻粱宰我糞牆譏敢避孝先經笥謔兼忘憂虞心謝知時鴈安穩身同挂角羊

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說文歊炎氣班賦吐金景歊浮雲此聯注已見韓詩倒身甘寢百疾愈後漢文苑傳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嘗晝日假臥弟子私謿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謿出何典記謿者大慙傳燈錄雪峯云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什麼處捫摸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再見）

眞與寺閣禱雨

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雲陰黮黮將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粳（隋志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搜神記諒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若無效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自環將自焚火而雷雨大作一郡霑潤釋名秔粳米也稻不黏者）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余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夕陽飛絮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鐵化雙魚沉遠素劍分二嶺隔中區花曾識面香仍好鳥不知名聲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滿林煙月到西湖（吳志鄭泉嗜酒嘗語人曰我死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鐵化魚未詳劍分二嶺注見前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豈是想耶樂云因也）

送蜀僧去塵

十年讀易費膏火盡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將芹芷薦君盤誰爲善相寧嫌瘦復有知音可廢彈拄杖挂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沈攸之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論語讖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

青春不覺老朱顏強半銷磨簿領閒愁客倦吟花以（字疑訛）酒佳人休唱日銜山共知寒食明朝過且赴僧牕半日閑命駕呂安邀不至浴沂曾點暮方還（梁元帝纂要春曰芳春青春陽春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晉書呂安與嵇康友善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黃河

（輿地志其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東北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合忽蘭諸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蘭州入中國）

活活何人見混茫崑崙氣脈本來黃濁流若解汙清濟驚浪應須動太行帝假一源神禹跡世流三患梗堯鄉靈槎果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史記張騫傳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史記蘇秦傳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爲固一統志太行山在平陽府絳縣漢書堯都平陽靈槎用八月乘槎事詳見本卷）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花開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杜詩憶弟看雲白日眠又明年此會知誰健又羞將短髮還吹帽晉書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參僚畢集有風吹落其帽嘉不之覺溫謂左右及賓客勿言）

（以觀其舉止）

小飲公瑾（一作謹）舟中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訪（一作知）船牕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睡賞君南浦不貲風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此去澄江三萬頃只應明月照還空（公自注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叟入下省）

（庾子山哀江南賦關上泥青說文烘燎也詩小雅卬烘于煁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迂叟司馬君實也醉翁歐陽永叔也謝朓詩澄江淨如練）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噱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簡書見迫身今老樽酒聞呼首一昂欲把天河聊自洗塵埃滿面鬢眉黃

（漢書頭如蓬葆相經腹如懸壺善畜多藏詩小雅畏此簡書漢司馬遷傳昂首申眉論列是非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列仙傳有黃眉翁）

儋耳（一統志瓊州昌化漢儋耳地）

霹靂收威暮雨開獨憑欄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音齧）雲端下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

（漢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爲儋耳珠厓郡春秋繁露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金氣也甘氏星經霹靂在雷電南官北方水府之精而飛皆爲天門故其神棲焉唐書吳武陵與孟簡書云雷硏霆射天怒也不能終朝柳宗元之貶已十二年矣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公起句暗用其意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埤雅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沈約賦雌霓連蜷漢書注蜺讀曰齧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陰氣也垂天出莊子逍遙遊宋玉風賦此大王之雄風也杜詩但願殘年飽喫飯世說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史記死灰不復然乎）

答李端叔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已入西羌度沙磧又來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憐君（一作鄰居）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閑

（後漢馬援傳援征五溪蠻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一統志玉門關在沙州班超上書願生入玉門關即此又沙州有鳴沙山天氣清朗則沙鳴聞數里外郡國志伊州鎮勒國路多沙磧沙內聞叫喚聲不見人蓋鬼物也史記有味乎其言之也）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欹簪羞彩勝黃耆煮粥薦春盤東方烹狗陽初動南陌爭牛臥作團老子從來興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

（荊楚歲時記人日造華勝相遺起晉賈充又曰人日翦綵爲人帖屏風上亦戴之頭鬢興戒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李商隱詩鏤金作勝傳荊俗翦綵爲人起晉風玉燭寶典新正作膏粥以祠門戶風土記月正元日五薰鍊形注嗽五辛菜所以助發五臟之氣也庾肩吾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四時寶鑑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禮記月令季冬之月磔狗于四門出土牛以送寒氣論衡立春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乘耒耜又立土象牛順時應氣示率下也晉庾亮傳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再見韓詩外傳一人向隅滿座不樂）

齋居臥病禁煙前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强喜青春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里白首先生杖百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散花天

（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注爲季春將出火也連昌宮詞店舍無烟宮樹綠史記魏其武安侯傳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白居易詩江州司馬青衫濕晉書阮脩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維摩經長者維摩詰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又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

（菩薩悉皆墮落李義山詩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

和參寥見寄

黃樓南畔馬臺東雲月娟娟正點空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待我西湖借君去一杯湯餅潑油葱（黃樓戲馬臺注並見前一統志祝融在衡山位直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道書第二十四福地後漢書願借寇君一年）

東園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閑心遠地偏幽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鵬鷃遊（莊子天道篇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神州鼓吹註並見前陶詩心遠地自偏莊子有人間世篇又逍遙遊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尺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

奉和陳賢良

不學孫吳與六韜敢將駑馬並英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身外浮名休瑣瑣夢中歸思已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鼇（漢藝文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注孫武也齊孫子八十九篇注孫臏也吳起四十八篇周史六弢六篇注即今之六韜史記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釋文智出萬人曰英智過百人曰豪廣雅葵菜常傾葉向日杜詩何用浮名絆此身魏文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史記封禪書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釣鼇注見前又唐李白稱東海釣鼇客）

秋興三首

野鳥游魚信往還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

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頹仍健食此生通脫屢酡顏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佛遺教經示一往還去已無返晉書喜通脫而憚檢束）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今陳迹謬忝承明愧昔年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田黃雞白酒雲山約此計當時已浩然（蘭亭記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西都賦金馬承明著作之廬漢書限民名田浩然有歸志本孟子）

浴鳳池邊星斗光宴餘香滿上書囊樓前夜月低韋曲雲裏車聲出未央去國何年雙鬢雪黃花重見一枝霜傷心無限厭厭夢長似秋宵一倍長（史記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一統志樊川韋曲乃韋安石別業杜詩韋曲花無賴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詩小雅厭厭夜飲）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蓬瀛宮闕隔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瓦弄寒蟬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共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閑心對此君大隱本來無境界北山猿鶴謾移文（此君用晉王子猷語已見白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在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猿鶴用孔稚圭北山移文語已見）

次韻參寥寄少游

岩棲木石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晝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禪

（高僧傳惠可立雪斷臂求法于達磨達磨曰我法一心不立文字法師以心契故曰心印晝公唐詩僧皎然姓謝字清晝湖州人已見）

謝曹子方惠新茶

陳植文華斗石高景公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祿仕何妨有馬曹囊簡久藏科斗字銛鋒新瑩鸊鵜膏南州山水能爲助更有英辭勝廣騷（陳植陳思王曹植也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史記李廣數奇不得封侯又韓說封龍額侯世說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李長吉詩鸊鵜淬花白鷴尾注鸊鵜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題潭州徐氏春暉亭

曈曈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竟倚欄穿竹鳥聲驚步武入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臨玄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槩直應吟不盡憑君寄與畫圖看（晉陸機傳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一作縣圃）

贈仲勉子文

雨昏南浦曾相對雪滿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心似後凋松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何日晴軒觀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

講武臺南有感（又見黃山谷集）

山城九月冒朝寒講武臺南路屈盤騶子雨中乘馬去村童煙外倚牆看鵶嗁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

題寶雞縣斯飛閣（寶雞屬鳳翔府秦陳倉地小雅斯干詩云如翬斯飛）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野闊牛羊同鴈鶩天長草樹接雲霄昏昏水氣浮山麓汎汎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誰人無事肎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嬾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沉泥硯（沉一作澄）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領山經火尚含泉脈暖吊秦應有淚痕潸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硯譜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鄴民乃僞造以紿遠方又虢州澄泥硯唐人品硯以爲第一米芾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硯以細絹二重淘洗澄之取極細者燔爲硯有色綠如春波者細滑著墨不費筆但微滲耳班超投筆注見前）

次韻子由彈琴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義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看痕應有仙人依樹聽空教瘦鶴舞風騫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韓非子衛靈公之晉平公觴之靈公令師涓鼓琴師曠曰此清商也不如清徵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再奏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

再次前韻（係織錦圖上回文）

春機滿織回文錦粉淚揮殘露井桐人遠寄情書字小
柳絲低日晚庭空
紅牋短寫空深恨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
戍邊回鴈寄情郎
羞雲斂慘傷春暮細縷詩成織意深頭伴枕屏山掩恨
日昏塵暗玉牕琴

和人回文五首

紅牕小泣低聲怨永夕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
曉鶯啼破夢悤悤

同誰更倚閑牕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
恨無愁續斷絃琴（後漢蔡琰傳注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竝不差謬）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傳文錦
字字縈愁寫斷腸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衾煙鎖竹枝寒宿鳥
水沉天色霽橫參
娥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
薄倖郎如露草晞（詩小雅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海濱莫趁明珠弄明月
夜深無數採珠人（後漢孟嘗傳合浦郡海出明珠先時宰守貪穢珠漸徙于交阯嘗爲太守革易前弊去珠復還）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
攜歸萬竅總號風（楞伽云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法華經解世尊十號具足世出世間之所宗主故名世尊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復官北歸再次前韻

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

卻尋雲跡帖天飛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壁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
南北東西只一天（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禮記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送行無酒亦無錢勸爾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
四方同此水中天（晉書長星勸汝一杯酒註詳見前楞嚴經有佛出世名爲水天教諸菩薩修習水觀入三摩地觀于身中水性無奪與世界外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

答海上翁

山翁不復見新詩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豈容鯨飲盡然犀何處覓瓊枝（燃犀用溫嶠事注見前）

占山亭（一作懷口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

尚父提封海岱間南征惟到穆陵關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詩大雅維師尚父禮記提封萬頃史記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左傳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一統志膠西今膠州隸萊州府）

我是膠西舊使君此山仍占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南史弘景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既登與之游及即位恩禮愈篤書問不絕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題懷素草帖（國史補長沙僧懷素善草書自言得艸聖三昧）

人人送酒不曾沽終日松間挂一壺草聖無成狂飲發眞堪畫作醉僧圖（書斷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精勁絕倫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聖唐書張旭善草書性好飲醉後輒以頭搵水墨而書醒而觀之以爲若有神助）

雨中明慶賞牡丹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洛陽貴尚錄孟蜀時兵部貳卿李昊每牡丹花開分遺親友以金鳳牋成歌詩以致之又以興平酥同贈花謝時煎食之）

贈僧思誼

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一作搜攪）齋腸那得許慳頑（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拂衣而去）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君年甲子未相逢難向君前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奮衣矍鑠走山中（仙傳眼方者壽千歲陶弘景晚年一目有時而方後漢馬援傳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光武曰矍鑠哉是翁）

次韻致遠

長笑右軍稱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欲吟淮月懷祖無勞聽角聲（晉書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艸猶當鴈行也又王述字懷祖每聞角聲謂羲之當侯已輒灑掃而待之如此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以爲恨）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忽憶韓公二妙姝琵琶箏韻落空無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鬪東昏百草須（傅玄琵琶賦序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裁箏筑箜篌之聲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曰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釋名琵琶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象其鼓時因以爲名風俗通箏秦聲也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易也南史謝靈運傳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父瑍靈運幼便穎悟博覽工文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晉陽秋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僧保惜晷不污損齊東昏侯與宮人鬪百草剔取靈運鬚去）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詩成畫燭飄金燼

八尺英公欲燎須（樂錄琵琶一名胡琴一名鼙婆鄭中丞唐宮人以彈小忽雷擅名事載豔異編唐書李勣傳姊嘗寢有疾自爲煮粥火燎其須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之勣封英國公）

荻花楓葉憶秦姝切切幺絃細欲無莫把胡琴挑醉客

回看霜戟褚公須（白樂天琵琶行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南史褚彥回傳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彥回西上閤宿公主夜就之從夕至曉彥回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須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

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卻空迴隔籬不喚鄰翁飲

抱甕須防吏部來（公自注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晉書畢卓字茂世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閒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眞个好相宜深注脣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

洛川自有浴妃池（一統志楊妃池在灌縣妃父玄琰爲蜀司戶生妃于此按洛當作灌）

又答氈帳

臥病經旬減帶圍清樽忘卻故人期莫嫌雪裏閑氈帳

作事猶來未合時（南史沈約傳約以書陳情于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又梁昭明太子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堤春風自恨無情水

吹得東流竟日西

送范德孺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

暮雲衰草雪漫漫

陸蓮菴（草木狀生于陸者曰旱蓮）

何妨紅粉唱迎仙來伴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安足怪

而今更有火中蓮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

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牕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覺

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繰車鳴處楝花風長江昔日經遊地

盡在如今夢寐中（歲時記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楝花竟則立夏）

壽陽岸下

街東街西翠幄成池南池北綠錢生幽人獨來帶殘酒

（一作雨）偶聽（一作閒得）黃鸝第一聲

戲答王都尉傳柑

侍史傳柑玉座傍人間草木盡天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不知薝蔔是餘香（公自注衆經明重維摩摘三十枚）（詩話唐上元夜宮人以黃羅包柑遺近臣謂之傳柑宴劉禹錫謝柑表甘踰萍實寒比天漿釋典西域有薝蔔林即梔子也其花六出維摩經如人入薝蔔林唯聞薝蔔不嗅餘香王維六祖碑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肩輿欲到岑公洞正怯衝泥傍險行定是岑公閟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杜詩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一統志岑公巖在萬州大江之南石巖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噴薄巖下如簾松篁藤蘿蓊蔚蒼翠記稱神仙窟也）

蓬牕高枕雨如繩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

遊中峯杯泉

石眼杯泉舉世無要知杯度是凡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高僧傳晉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再見）

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送柳宜歸（又見黃山谷集題曰長沙留別）

折腳鐺邊煨淡粥曲枝桑下飲離杯書生不是南遷客

魑魅驚人須蚤回（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左傳以禦魑魅杜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寒具（公自注乃念頭出劉禹錫佳話）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酒壓褊佳人纏臂金（續晉陽秋桓玄好蓄法書名畫客至嘗出而觀客食寒具油汙其畫後遂不設寒具注寒具繯餅名釋名金條脫纏臂金也今之手釧）

參寥惠楊梅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鬬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史記魏其武安傳灌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傳燈錄臨濟參大愚愚曰黃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又普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卻具一隻眼）

雨夜宿淨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一作虛）舟寄渺茫林下對牀聽夜雨靜無燈火照凄涼

送惠州監押（一作送都監北歸）

一聲鳴（一作鴻）鴈破江雲萬葉梧桐卷露銀我自飄零足羇旅更堪秋晚送行人

過黎君郊居

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贈王覲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掣筆郎莫怪圍碁忘瓜葛已能作賦繼靈光（晉書王衍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獨斷瓜葛疎親也文選註王延壽字文考有儁才父逸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延壽因韻之以獻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書壁一絕

壽樽餘瀝到朋簪要與郎君夜語深敢問阿婆開後閤井中車轄任浮沉（杜詩朋來慶壺觴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嫁郎君謙下之德注云璩曾事其父奮故稱郎君漢陳遵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閤出去）

余舊在錢塘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固可復來開鏡湖伯固有詩因次韻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坐嘯因君又得名

邵伯梵行寺山茶

山茶相對阿（一作本）誰栽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不會（一作見）爛紅如火雪中開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帬馬上謳無限小兒齊拍手

山公又作習池遊（襄陽記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茗艼無所知）

病後醉中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作蓬蓬入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漢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後人稱天子爲官家本此）

夢中絕句

楸樹高花欲插天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惆悵春光又一年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

巖垂疋練千絲落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景中人（方輿記谷簾泉在南康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餘派陸羽品其味爲天下第一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注匹練言其光如練也）

藏春塢三首

退之身外無窮事子美生前有盡花更有多情君未識不隨柳絮落人家

莫尋羣玉峯頭路莫看玄都觀裏花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枝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如此奈有銀牀素綆何（李太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

謝都事惠米

平生忍慾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倖薄身輕趙都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别公擇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弔一丘若問西來祖師意竹西歌吹是揚州（黍離注見前一統志煬帝塚在揚州府城北雷塘又竹西亭在府城東北杜牧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

絕句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世說王恭濯濯如春月柳杜詩詩成珠玉在揮毫）

書寄韻

已將鏡鑷投諸地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投鑷用南史齊鬱林王事已見）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千里

巧歷如今也被漫（莊子巧歷所不能知）

常州太平寺薝蔔亭

六花薝蔔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運斗樞玉衡星散為菖蒲本草菖蒲一名堯韭抱朴子菖蒲石上生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韓終服之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恒不寒古詩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飡令我好顏色野狐禪注見前）

過文覺顯公房

斕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牕書小楷便同爾雅注蟲魚

（韓退之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直視無前氣吐虹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為作小詩

醉中眼纈自斕斑天雨曼陀照玉盤一朵淡（一作官）黃微拂掠鞓紅魏紫不須看（法華經佛說是經已天雨曼陀華牡丹譜姚黃左紫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又煬帝闢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頳紅鞓紅等名）

此君軒

雲幢煙節十洲（一作七洲）人犀甲檀槍百萬軍蓊薈發生何足道（一作數）此君眞是此君君（案此君眞是此君君言竹之發生必有所以爲之主者猶莊子齊物論所云其有眞君存焉莊子又云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即此君君同意）

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百尺長松澗下摧知君此意爲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尚有任風急雨催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杜詩只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詩爲別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釋論一覺性是法身二覺相是報身三覺用是化身又釋迦牟尼千百億化身寶王云法身如月之體報身如月之光應身如月之影注應身即化身也）

絕句三首

松柏蕭森溪水南道人只作兩團菴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褚河南帖與彌勒同龕）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數竿偶爲老僧煎茗粥自攜修綆汲清泉（韓退之詩汲古得修綆）

天風吹月入闌干烏鵲無聲夜向闌織女明星來枕上乃知身不在人間

呈定國

舊病應逢醫口藥新糕漸畫入時眉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

絕句二首

峩峩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空留遠水伴寒蘆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牕前似有聲

破琴詩後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託王晉卿臨寫爲短軸名爲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

此身何處不堪爲逆旅浮雲自不知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身是永禪師（莊子大宗師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知北遊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維摩詰言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

送柳子玉至靈山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

也學傳呼觀主來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款段曾陪馬少游而今人在鳳麟洲黃公酒肆如重過

杳杳白蘋天盡頭（後漢馬援傳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注款遲也段形也言形段遲緩東方朔十洲記海外有麟洲鳳洲世說王濬沖為尚書令經黃公酒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飲于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

總把空花眼裏看（高僧傳釋曇如游化關中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汙時稱白足和尚天女散花注屢見）

雜詩二首

腮搖細浪魚吹沫（一作日）手弄黃花蝶遶（一作遶）衣不覺春風吹

酒醒空教明月照人歸

昔日雙鵶照淺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

腸斷簾間蟋蟀悲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

王覿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

坐待宮人畫詔回

聞捷

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齊愈於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种諤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五千匹衆喜忭各飲一巨觥

聞說將軍取乞閭將軍旗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宋史元豐四年八月种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唐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

睡起

柿葉滿庭紅顆秋薰爐沉水度春篝松風夢與故人遇

自駕飛鴻跨九州

秋思寄子由

黃葉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老松閱世臥雲壑

挽著蒼江無萬牛（杜子美詩萬牛回首丘山重）

碙石菴戲贈湛菴主（相國寺僧也）

保康橋上夜觀燈碙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

老夫手裏有烏藤

法花下有散郎亭老樹蒼崖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

散郎亭

壁間只有古人名

侯灘

江邊皎皎過侯灘更上山腰看打盤百歲老兒親擊鼓

城中憂患不相干

春夜

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

鞦韆院落夜沉沉（天寶遺事宮中寒食競立鞦韆令宮嬪嬉笑宴樂明皇呼爲半仙戲古今藝術圖北方山戎寒食用鞦韆以戲習輕蹻也）

火星巖

火星巖下石凌壁閣上相忘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

門前流水几前燈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一作開元遺事三首）

姚宋亡來事事與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

不取西蕃石堡城（姚宋姚崇宋璟也謂自開元欲求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朔方老將王忠嗣也第石堡之得不當所亡）

潭裡車（一作春）船百倍多廣陵銅器越溪羅三郎官爵如泥

土爭唱弘農得寶歌（通鑑江淮南租庸等使韋堅引滻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天寶二年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裼之紅袹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注先是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成甫乃更紇體歌爲得寶弘農野歌曰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聽唱得寶歌其俚又甚焉）

琵琶絃急袞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

大唐天子要纏頭（楊妃外傳明皇自擊羯鼓八姨獻三百萬爲大唐天子纏頭再見）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眉間冰玉照淮明筆下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

不知形諜已多名（莊子列禦寇內誠不解形諜成光）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牕一榻共秋閑會知名利不到處

定把清觴屬此山

謝惠貓兒頭笋

長沙一日煨邊筍鸚鵡洲前人未知走送煩公助湯餅

貓兒突兀鼠穿籬

題淨因堂

瞑倚蒲團臥鉢囊半牕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

葵葉爲誰傾夕陽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鈎簾對晚香不知斜日已侵牀江妃自惜凌波襪

長在高荷扇影涼（郭璞江賦江妃含嚬而矊眇注引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曹植洛神賦凌波微步羅韈生塵說文韈足衣也）

睡起

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直千金腹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

子美名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有詩次韻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君應作玉箏歌可憐病士西牕下一夜丹田手自摩（白樂天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梁元帝箏詩璅柱動金絲黍聲發趙曲晉書王國寶搆謝安于孝武一日帝名桓伊飲伊撫箏而歌曹子建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捋其鬚曰使君于此不凡太微靈書清水鄉敖丘里丹田名藏精宮）

和參寥

芥舟只合在坳堂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猨嘷處月茫茫（莊子逍遙遊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後漢書梁鴻取孟氏女名光字之曰德曜）

醉題信老方丈

鶴作精神松作筋皆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武林千葉照觀空別後湖山幾信風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看鞓紅

竹枝詞（又見黃山谷集數字小異）

自過（一作日瘦）鬼門關外天命同（一作輕）人鮓甕頭船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嶂無梯問杜鵑（九域志容州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

寄歐叔弼

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畱侯不見欺（史記封禪書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中草木亦常閑屐聲如渡薄冰過催粥華鯨吼夜闌（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海島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吼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于上以所擊之者爲鯨魚之狀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鐘）

絕句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卻添衣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筆眞誠相見問何如（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釋典僧者梵語具云僧伽不言伽者省文也天台八教頓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嘿堂中有相憶

清江或遣化人來（太平廣記南威橄欖也圖經感擎俗作橄欖生嶺南閩廣樹高不可梯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其中一夕丁皆落此木作舟楫所經魚皆浮廣志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其顚生葉其子作穗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皮中有屑如麪列子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

騎驢覓驢眞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誰好

二老風流各自知（傳燈錄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肎下不解卽心是佛眞是騎驢覓驢莊子齊物論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杜詩中天月色好誰看）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

蔞蒿如筯玉簪橫

書辨才白雲堂壁

不辭清曉叩松扉卻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

卷簾惟見白雲飛

琴詩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

何不於君指上聽（楞嚴經譬如琴瑟箜篌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又偈云聲無旣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眞實此詩宗旨大約本此）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

一一牕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袂人知否

曾到栴檀小殿來（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嗅此栴檀燃于一銖四十里內同時聞香）

驪山絕句三首

功成雖欲善持盈可嘆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土

阿房纔廢又華清（秦阿房唐華清宮皆在驪山）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上皇不念前車戒

卻怨驪山是禍胎（枚乘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海中方士覓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監

朝元何必苦躋攀（封禪書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未能至望見之焉詩大雅殷鑒不遠朝元閣在驪山上唐明皇建）

靈上訪道人不遇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澗（晉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常山贈劉鎡

劉侯年少日駿馬拊便面援弓鴈自落不待白羽貫（漢張敞傳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注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亦曰屏面虛弦落鴈用戰國策更羸事注見前家語白羽若月）

游三游洞

凍雨霏霏半成雪游人屨冷蒼崖滑不辭攜被巖底眠
洞口雲深夜無月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
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惠州追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不來
火紅銷盡灰如雪

醉睡者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此石間
萬古無人知此意

集歸去來詩十首

命駕欲何向忻忻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逢迎雲
外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
去徑有（一作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罇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一作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
言話審無勸心懷良獨安東皐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庭
內菊歸酒牕前風入琴寓形知已老猶未倦登臨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
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農夫人不樂我獨與之游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
化欲（一作亦）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已倦雲出欲何之入
室還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入
息亦詩築出游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寄傲疑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
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睡時有鳥歸飛

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
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

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憐此腰肢裊

題雲龍草堂石磬

折爲督郵腰懸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
（折腰爲磬折故作淵明揖督郵事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左傳室如懸磬尚書泗濱浮磬）

和子由岐下詩（幷引）

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廨宇之北隙地爲亭亭前
爲橫池長三丈池上爲短牆屬之堂分堂之北厦
爲軒牕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爲過廊以屬之

廳廊之兩旁各爲一小池三池皆引汧水種蓮養魚於其中池邊有桃李杏棃棗櫻桃石榴樗槐松檜柳三十餘株又以斗酒易牡丹一叢於亭之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和答凡二十一首

北亭

誰人築短牆橫絕擁吾堂不作新亭檻幽花誰爲香（公自注舊堂北有牆子始去之爲亭）

横池

明月入我池皎皎鋪紵縞何日變成緇太玄吾懶草（楊雄解嘲吾默默獨守吾太玄）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臥朱橋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臥波）

軒牕

東鄰多白楊夜作雨聲急牕下獨無眠秋蟲見燈入

曲欄

流水照朱欄青紅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

雙池

泝流入城郭亹亹渡千家不見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華

田田抗朝陽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自從識鈎餌欲見更無因

牡丹

花好常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

桃花

爭開不待葉密綴欲無條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

李

不及棃英軟應慙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公自注城西有千葉李如荼蘼）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關中幸無梅汝彊克鼎和

棃

霜降紅棃熟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冬冰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吾歸已及瓜

櫻桃

獨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溥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帬腰染名隨酒盞狂

樗

自昔爲神樹空聞蜩鵙鳴社公煩見輟爲爾致羊羹

槐

採擷殊未厭忽然已成陰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抱朴子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魏都賦槐以蔭塗）

松

彊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

檜

依依古松子鬱鬱綠毛身每長須成節明年漸庇人

柳

今年手自栽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思（世說桓溫北征經金城見所種柳皆十圍慨然嘆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因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縱筆（舊注此詩執政聞而怒之再貶儋耳）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輕打五更鐘

附四言六言

息壤詩（并引）

淮南子曰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辭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敕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恕帝茫不知誰敢以告（字疑誤）帝怒不常下土是震使民前知是役（音域）于民無是墳者誰取誰予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顏樂亭詩（并序）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

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蠭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臭（一作嗅全）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鬭鶩而不反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新渠詩（并序）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三陂疏名渠招懷遠人散耕于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流于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

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秔稌

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

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

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

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粥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跋姜君弼課冊（公自注姜君瓊州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儋耳庚辰三月方還瓊）

雲興天際歘若車蓋凝矑未瞬瀰漫霮霴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爇空萬夫皆廢霤縆四墜（一作懸霤縆墜）日中見昧（一作沬）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易豐卦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沬星之小者漢王莽傳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爲變董子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

莖潤葉而已）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滅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鄧粲晉紀王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叔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步驟不異于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不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六言）

楚水別來十載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爲傖父憑君說

與吳儂

湖目也堪供眼木奴自足爲生若話三吳勝事不惟千里蓴羹（襄陽記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密遣人于武陵龍陽州上種甘千樹臨終勅兒曰汝毋惡吾不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足用矣晉書陸機詣王武子有羊酪指以示機曰卿東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潛確類書或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豉所出處張鎡山詩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鹽是也按此則未下當作末下語較有味但末下少見出處存之備考）

人在畫屏中住客依明月邊游未卜柴桑舊宅須乘五馬（一作湖）扁舟

生計曾無聚沫孤蹤謾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攜孥頗笑梁鴻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爲鱸魚（晉張翰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惠崇蘆鴈（六言）

惠崇煙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

何公橋詩（補錄）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鵜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儵游溢而懷山神禹所

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壤舞于盤渦冰折雷解坐使此郡畫爲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蘇詩續補遺卷之下終